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二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1380/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二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16 開本 50.6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二〇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金華徵獻畧二十卷(二)

〔清〕王崇炳撰
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金律刻本

一

聖學知統錄二卷

〔清〕魏裔介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龍江書院刻本

一一七

聖學知統翼錄二卷

〔清〕魏裔介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龍江書院刻本

一七四

希賢錄五卷

〔清〕朱顯祖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二年天瑞堂刻本

二三七

洛學編四卷

〔清〕湯斌輯
雲南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樹德堂刻後印本

四八四

洛學編續編一卷

〔清〕尹會一輯
雲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年懷澗堂刻本

五三五

續表忠記八卷

〔清〕趙吉士 盧宜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七年寄園刻本

五四六

金華徵獻畧二十卷(二)

〔清〕王崇炳撰

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金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金華徵獻

畧二十卷》提要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二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文學傳三

朱震亨

〔元〕朱震亨字彥修，義烏人。臨海太守汎之後，環則其大父也。震亨生秉殊資，讀書卽了大義，爲聲律之文，刻燭而成，尚俠氣，不肯出人下，一觸怒卽求直有司，鄉之右族，搖手莫敢犯。旣而聞許謙承紫陽四傳之學，講道東陽八華山中，執贄往事，時年已三十六矣。謙爲開明天命人心之秘，內聖外王之道，由是心曷融廓，體膚如覺增長。潛驗默察，必欲見諸實踐，抑其粗豪，歸於平粹。如是者數年，歲當賓興，再試再不利，曰得失有命，苟推一家之政，以達於鄉，寧非仕乎？迺卽其家適意亭遺址，建祠堂，考朱子家禮損益之，歲時敬祭，不愆於儀，會下包銀之令，州縣承之一里之間，不下數十姓，震亨所居里僅上富垠二人，郡守召震亨臨之以威，曰此非常法，君獨不愛頭乎？震亨笑曰：官頭貴固當惜，民頭何愛焉？此害將毒子孫，必欲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一

及民願倍輸吾產當之守雖怒竟不能屈鄉有蜀墅塘羸堤壞而水竭數以旱告震亨倡民興築置坊廂鑿爲三寶時其淺深畜洩之震亨壯齡時以母病肥乃習醫徧訪名人卒得劉守真之學於羅知悌遂精其術一時方嶽重臣及廉訪使者聞其名莫不願見莫不欲交章薦之皆力辭惟民瘼吏弊必再三蹙額告之或府縣吏決獄當罪而情可原宥必從容言之多所全活震亨爲人孤高如鶴挺然不羣雙目有大小輪日出乃見雖毅然之色不可凌犯而清明坦夷不事表襮精神充滿接物和粹人皆樂而親之語言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三

有精魄使人聳聽有蹶然興起之意而於天人感應映慶類至之說尤反覆不厭其學則稽諸載籍一以躬行爲本其爲文則以理爲宗居室服御敦尚儉樸藜羹糗飯安之若素惟喜聞人之善隨聞卽錄用爲世勸晚年識見尤卓其所著書有宋論一卷格致餘論若干卷局方發揮若干卷傷寒論辨若干卷外科精要發揮若干卷本草衍義補遺若干卷風水問答若干卷梓風凡七種卒年七十八學者稱丹溪先生論曰發書列丹溪於方技而義烏志則列理學考之元史則列文學元史裁自宋潛溪所聞不如所

見故仍載文學而叙其醫法於弟子戴元禮傳中云

金涓

金涓字德源自幼警敏日記數千言比長大肆力於經傳聞許謙承考亭之緒講道八華山中乃執經從遊厲志力學卒爲入室弟子又嘗學於黃潛與宋濂王禕朱廉輩爲友講習益精州縣薦辟皆力辭隱居青村授徒著書學者稱青村先生

蘓伯衡

明蘓伯衡字平仲金華人徵猷閣待制遲八世孫也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三

遲眉山蘓轍長子來知婺州遂家焉代有聞人伯衡少警敏書過目輒成誦初習舉子業中年專肄力古文有名於時洪武初召爲國子學錄陞學正入史館纂修元史書成陞翰林院編修再以贖辭賜鈔幣遣歸旣而宋濂以翰林承旨致政天子命舉可以自代者濂以伯衡應詔至復固辭上憫其誠特賜文綺遣之復起爲處州教授無何以撰進表牋觸諱逮置獄二千恬怡叩登聞鼓院請代亦併被刑天下傷之初伯衡在朝作登極表有云雲從龍風從虎幸逢千載之昌期河山圖洛出書願啟萬年之泰運一時共

傳誦。又嘗作畏慎箴曰。君子宅心。若救火。用畏爲水。若防川。用畏爲土。若馭馬。用畏爲勒。肆厥心。罔有弗存。君子蒞事。若治絲。用慎爲經。若運輻。用慎爲轂。若除蔓。用慎爲斤。肆厥事。罔有弗濟。其見幾防患如此。而卒不免。伯衡在明初。爲文章。其有聲。所著有空同子。以自附於諸子之列。其論文篇曰。尉遲楚好爲文。謁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四

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之於三軍。如腰領之於衣裳。何也。曰。有統攝也。如置陳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而葩。何也。曰。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脉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羅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沉鬱也。如漲海焉。波

濤湧而魚龍遊。何也。曰。浩瀚詭怪也。如日月。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景常新也。如烟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遠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水。何也。曰。縈爭也。如太羹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頤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復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紆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五

如楚莊王之怒。如杞良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假磨礱雕琢也。將惡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三禮春秋所載。即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咏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積於中而發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花蔓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

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邱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與微空同子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個焉無難能者矣空同子二十八篇合文集共十五卷

論曰。蘄平仲抱先幾之哲。兢兢畏慎。脫屣榮名。保身之道可謂密矣。卒之禍起意外。父子俱刑。惜哉。

張孟兼

張孟兼名丁以字行。浦江人。孟兼爲人侃侃自許。涉微書史。有俊才。會天子詔徵才能士。郡縣以孟兼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六

上擢國子學錄。遷太常丞。孟兼自負能爲文。常奴視同輩。而是時誠意伯劉基與翰林學士宋濂皆爲天下所尊信。基豪不肯妄下人。而獨喜稱孟兼。上嘗問今天下文章士。基對翰林學士宋濂第一。臣基次之。又其次則有張孟兼。孟兼既爲基所稱。益自高。濂亦才孟兼。欲薦之而未有其會。適上欲用趙僧證。急欲得其文觀之。而證方遺書孟兼。論性命。濂因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之命。濂召孟兼以證文至上。覽畢。顧孟兼謂濂曰。張丞卿門人也。曰臣里中子耳。且言其才劉基數稱之上。熟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途。當徐

徐進乃可耳。未幾除山西按察司僉事。遷副使。移山東。而山東布政司吳印乃鍾山僧也。上特擢用之。孟堅以其僧慢侮之。乃先爲所劾。論棄市。孟堅廉勁疾惡。爲人所陷。卒於身死。

論曰。士不患無才。有才而患無器以居之。孟堅負才驕人。其爲身害奚怪哉。

吳沉

吳沉字潛仲。蘭谿人。師道子。與兄深傳其家學。名重一時。洪武初。以薦授翰林院編修。嘗輯六經辭義。爲兵家言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川。三曰兵禮。四曰兵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七

詩。五曰兵訓。題曰六經師律。以爲聖人之兵。所以昭文德。威不軌。生人而非殺人。禦亂而非爲亂也。天地之所造設。聖人法之。掌之有其官。定之有其制。教之有其時。備之有其素。歌詩以勞之。誓戒以齊之。上順乎天。下應乎人。廓然而大公。神武而不殺。豈孫吳之所能測哉。嘗撰千家姓進御。又進精誠錄三卷。先是上謂沉等曰。朕聞古昔聖賢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三事以類編輯。書成上之。乃賜此名。沉以文學膺寵眷。官至東閣大學士。禮遇亞於宋濂。以懿

文太子故宮人讒之，下獄，竟死。時沉已歸隱，蘭之尹源械繫至京，太子營救不能免，朝野傷之。

論曰：明初金華有魁儒者五人，曰宋景濂、王于克、胡仲申、蘓平仲、吳濬仲。惟仲申以不仕獲全。于克殺身成仁，可謂克終。餘則皆死於罪，拔茅彙征，朋首受戮，羣儒之劫，適丁泰運，千古而下，爲之吁歎。

朱廉傳藻楊芾

朱廉，字伯清，義烏人。少力學，淹貫經傳，領其要義，既遊黃潛之門，遂以文章知名。明太祖定婺州，太守王宗顯辟爲郡學師。浙東行省右丞李文忠開鎮嚴州，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八

尤加禮敬，遂移長釣臺書院。洪武三年，詔修元史，聖朝日歷，起爲纂修官。史成，授翰林院編修。八年，乘輿巡幸中都，命廉扈從，駕至滁，廉進詩十章，上覽而喜之，稱爲佳詩。曰：朕爲汝和，仍賜和詩六首。旣而授經楚府，陞長史，以病曠致仕。廉篤志儒學，探索微義，嘗取朱熹語類摘其精要，名曰理學纂言，廉爲人嚴謹，續密有文集十七卷。

傳藻，字伯長，義烏人。受業黃潛門，以文章知名。潛修邑乘，屬王禰朱廉，藻亦與焉。洪武五年，由本縣儒學名對稱旨，授翰林編修，尋改應奉文字，尋以監察御

史奉敕按鳳陽獄，叙其道途所見，爲詩若干篇，寓諷諫之意。因召對華蓋殿，進呈，上覽之大悅，作和章四首，賜之。未幾轉東宮文學，出知武昌府，以薦擢河南廉使。所至皆有聲，旋致仕，卽所居義門地，號杜門，建杜門書院。

楊芾，字仲彰，義烏人。徙居東陽，性穎悟，少力於學，早從陳樵遊，復登黃潛之門，文辭典雅，操筆立就。洪武初，聘爲義烏學官，膺薦上京，辭歸。所著詩文有百一葉，無逸齋稿。又輯元詩爲正聲類編總若干卷，學者稱鶴巖先生。子獻、璫，俱能詩。璫嘗補金華賢達傳。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九

鄭錡鄭璫

鄭錡，字威甫，號聽菴，蘭谿人。登成化乙未進士，任靖江令，平易近民，有惠政。丁內艱，歸。靖民設像尸祝之，致仕不復出，與章懋同修蘭谿縣志。所著有聽菴稿、子璫。

鄭璫，字溫飛，號北園，治庚戌進士，爲長洲令。璫遇事英發，持論過激，與時不諧。陞楚雄通判，致仕。所著有道德經陰符經正解、禮儀纂、鳴蛙集等書。

王宗聖

王宗聖，字汝學，別號賓湖，義烏人。登嘉靖甲辰進士，

授興化府教授、陞國子助教、從祭酒程文德學士呂懷、講明理學、轉南京工部主事、着督蕪湖、及蘆洲國稅、釐革宿弊、商旅悅服、陞刑部郎中、遷福建兵巡僉事、時適有倭寇、調追勦集、民獲寧宇、旋致政歸、築室編湖濱、督學屠公禮聘講學於本邑學宮、與邑令趙大河、發明經權忠恕之義、所著有賓湖稿五十卷、權政記、十五卷、太極圖跋等書、

姜麟 宜入儒學

姜麟、字仁夫、蘭谿人、早遊楓山之門、父璉本姓徐、以其先為贅婿於姜、遂姓姜氏、璉講學為文、度越流輩、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十

登天順庚辰進士、歷官贛州永平二郡守、通敏有政績、嘗大書榜於公堂云、治官事、如家事、以民心為己心、麟登成化丁未進士、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陞四川僉事、定馬湖之亂、不以兵戈、然氣高招謗、為言官所劾而歸、家居杜門謝事、心胸宏濶、議論高古、以學問文章名一時、居官時、曾奉使貴州、特迂道至白砂、謁陳獻章、曰、吾聞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其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人間之、曰、活孟子、活孟子、

童俊 童品 童琥

童俊、字邦英、蘭谿人、以乙科知嘉定民、好田獵、俊教以力穡、至今祀為稷神、又知趙州、因內臣王政巡歷、耻於折腰、遂致政歸、民攀留不得、立祠祀之、居家養殮不繼、或撤其几、以易米、處之怡然、日夕考索、經傳作書、韻會通若干卷、童氏所居、即香溪故里、明時甲第聯翩、而三童最著、士論評其家學、精則童品、博則童琥、兼之者、俊也、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十一

員外郎、與楊廉邵、賈蔡清相友善、兩考、遂引年致仕、家居十九年、讀書喪明、貧不自振、卒所著有周易初義、春秋經傳辨疑、禮記大旨、正蒙發微、含章子集、金華文獻錄若干卷、

童琥、字廷瑞、號草窓、登弘治庚戌進士、任刑部主事、歷官江西按察副使、竣事歸、所著有梅花集、句數百首、和梅花百詠、寫懷集、釣臺拾遺等集、梅花集、句數百、今傳誦、其精者五言、則有如皎月散清影、元劉東風、暗香、元葉晚香、傳遠樹、元許春色、上寒梢、元葉野渡、冰生岸、唐皇孤村雪、擁籬、宋張孤標、能自保、元許

一壑不妨專。宋劉離疎還有艷。唐許樹老半無枝。宋

仲不知春色早。唐王已與歲寒謀。唐城曉風高角。

唐李山空月滿樓。元黃此時逢國色。唐白何處避春

愁。宋獨有烟霞染。聖俞不知霜月寒。宋謝○七言

如暗吐幽香穿別院。宋逸數將疎影上雕欄。宋景山半

灘流水浸殘月。宋放翁一片寒光接素霞。唐張愁生細

雨寒煙外。元倪夢遶孤雲落日邊。宋陳兩岸嚴風吹

玉樹。唐常一溪春水浸雲根。唐胡素韻只應天上謫

宋張繁枝疑自月中生。唐李商隱薄薄遠香來。宋梅

微微春色染林塘。唐謝客瓊枝方貯眼。唐李漢官

嬌額半塗黃。宋王臘盡山中三尺雪。元僧月斜樓上

五更鐘。唐李越使可能千里致。元馮故人寄一枝

來。宋翁孤根欲老水霜國。宋張晚節猶存鐵石心。宋

東幽香入室有餘韻。唐皇甫冉老樹着花無醜枝。宋梅明

月自來還自去。唐崔東風吹落復吹開。宋歐陽

論曰童庭式文獻錄草窓梅花集句予皆寓目邦

英文不概見既與二公並稱則其為博之儒可

知也

章适字景南蘭谿人受學於凌瀚步趨言語皆有師

法舉嘉靖丁未進士授行人擢禮科給事中時世宗

諱言倦勤羣臣無敢論及儲君者适獨進東宮講讀

疏雖忤上旨而風節愈著未幾引疾告歸遂不起家

無餘儲蕭然若布衣所著道峰集吳門王世貞徐祜

並為之序四明楊德周稱其詩五言律則有秋聲上

木葉暝色下樵蕪荒雲留古嶂夕照下平蕪村煙全

傍水城邑半藏山。德過建畏餌魚全沒歸林鳥不鳴。鈞

孤城傍海月。戊鼓應春潮風塵留劍氣山水會琴心

七言律如寒生絕塞冰霜早秋老滄江木葉飛雞鳴

旅客催炊黍月落溪船獨上灘溪春隔水自相應野

火穿林時獨明七言絕如無限相思瑤草碧鳳聲渾

不到江南公雲滿地石門古開遍碧桃無限花溪山

好處行人少盡日空林一草亭适弟述字景明蓮字

景德俱能詩

徐學聚祖抱子與參

博學高行從遊常數百人所著字典考畧六卷父用

光登嘉靖庚戌進士仕至工部郎中有清名學聚名

家子於學多所該博登萬曆癸未進士由浮梁知縣

歷官至御史中丞巡撫八閩所在皆有政績其撫閩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七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七

時請以延平李侗豫章羅從彥從祀孔子廟庭得旨下部議詔令天下郡邑從祀所著有本朝典彙二百餘卷子與參字原性儲書之多與胡應麟等因不戒於火惔然不怡仍卒

論曰徐氏之學起於白谷先生傳世四代奉爲家寶原性雖不仕而風雅之聲益著吳賜如稱其博聞多識工書法善鑒別所收古書畫尊彝金石遺文甚衆或欸署磨滅皆能別其時代爲浙河以東好事之尤以是毀其家蘭谿令吳雪崖曰自原性歿吾登大雲山觀雲物皆有異也其爲時賢思慕

如此

陸可教

陸可教字敬承號葵日蘭谿人幼英敏日誦數千言九歲能屬文登萬曆癸丑進士第二人授庶吉士歷官至南京國子祭酒轉北雍尋陞南京禮部右侍郎丁父憂歸卒天啟改元賜祭塋贈禮部尚書可教登第文與馮夢禎齊名至今有瑜亮之目其在館閣所著文典贍詳整爲時所重分校禮闈者一典會試者一典江右鄉試者一典應天鄉試者一所著有陸葵日集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齒

李鶴鳴

李鶴鳴字九阜以正德丁丑進士歷官吏科給事中差察內八府莊田嚴覈侵奪事竣稱旨上錄名御屏轉兵科右給事中左遷金壇丞巡撫侯位特疏薦其力任千鈞之重才堪八面之敵特旨復原職時安南新降會推朝臣有才望者往撫諭之陞大理寺寺丞仍兼舊職以不合於時歸鶴鳴器識宏深才猷練達風采甚著性友愛蚤孤受學於伯兄鶴年既通籍祿入無所私婚嫁弟侄同已子詩文清妍雋麗所著雙杉亭草十二卷虞山錢謙益錄其詩於列朝詩中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五

胡應麟

胡應麟字元瑞蘭谿人自號少室山人父副使傳應麟九齡時從里師學經生業即不好獨好爲古文辭弱冠副使北上挾與俱時南海黎惟敬歐楨伯吳興徐中行吳郡周公瑕輩十餘子先後抵燕見應麟所業文咸折節請交每燕會應麟年最少坐末席片語出皆爽然自失伏其隸事之精俄得羸疾歸卧山中大司空朱衡過蘭江踪迹應麟應麟匿不見泊舟待三日而後見之卽以其所作示學使者滕公曰天下奇才也因是兩試皆冠軍已得薦鄉書然應麟意不

在一第所交皆天下賢豪長者而所心折獨太倉王世貞歷城李攀龍新安汪道昆暨世貞弟世懋世懋曰吾於詩畏于麟已矣今庶幾得應麟應麟卧山中凡六載始上公車過都下遇張九一於湖上大司馬汪道昆大將軍戚繼光皆至而大司馬張佳胤方撫浙爲文酒之會賓客皆一時之傑然莫不傾心應麟應麟因介道昆謁王世貞於太倉時天下才士以聲名相標榜而世貞爲之魁業詩文者皆奔走於其門片語借榮若繫帶於是而有七子五子又五子末五子之稱應麟既見世貞盡出其所爲詩文示之世貞乃

歎曰前我而作者涵洪併繼吾推李獻吉然不能諱其淳絕塵行空卿雲爛兮吾推徐昌穀然不能諱其輕刻羽雕葉舍陳而新吾推高子業然不能諱其促鞭風馭霆以險爲絕吾推宗子相然不能諱其疎融而趨之于鱗庶幾哉時時見孤詣焉後我而作者其在子矣列之五子之中蓋應麟之重以世貞而世貞亦自重應麟應麟既不附於南宮益肆力於學夫何世貞疾革應麟急往世貞曰吾恐死待子屬以較勘續集世貞既歿應麟乃入白榆社白榆社者汪道昆爲首道昆之稱應麟則曰成都博而不核弇州核而

未精博而核核而精莫如元瑞夫何道昆歿應麟稱老宿王詩壇大江以南向之趨新安者皆裹糧接踵於婺州翕然宗之無異詞應麟於世俗都無所好顧獨喜藏書築室城隅號二酉山房購書四萬餘卷分別部類類劉氏七畧其所自著亦名四部稿詩八十八卷文四十卷詩藪十八卷筆叢四十八卷行於世他所著有六經疑義二卷諸子折衷四卷史叢十卷皇明詩統三十卷皇明律範十二卷擬古樂府二卷古韻考一卷二酉山房書目六卷六遊紀畧二卷兜玄國志十卷西陽續編十卷隆萬新聞四卷雜聞六卷

駱侍御忠孝辨一卷補劉氏山棲志十六卷羣祖心印十卷方外遐音十卷澄懷錄一卷抱膝編十卷眞賞編十卷會心語四卷計三百四十七卷而詩藪筆叢最爲時所重論曰弇州之稱詩藪則曰不啻史遷之上下千古而周密無漏勝之其刻精則董狐氏韓非子也而元瑞之贊弇州則孔子後一人而已譽之所聚謗亦隨作曾不數年鍾伯敬譚友夏之徒起盡掃七子之派而元瑞之學幾於不振迨虞山錢受之起而稱詩則又併王李鍾譚而俱摧陷之詩人相輕

類簪如此。至其悲訴少室。爲文字與臺。噫過矣。

斯一緒李能茂

斯一緒字惟武。號懷白。東陽人。父正。官巴州守。一緒少英敏。爲博士弟子。累試不第。卽棄舉子業。攻古文辭。發中學者。皆以理學名家。後進慕之。且不知有魏晉。無論秦漢。一緒獨嚶嚶慕古。乃言曰。今經儒先生。好言意。吾謂有其意。無其辭。何取。又好言六經。夫典謨雅頌彖繫二禮三傳。苟無其文。何傳。自宋以來。儒者之意。靡如也。其文卽使孺子操觚。一息萬言矣。夫論辨以稱詩。詩亡矣。通達以考文。文亡矣。是烈於劫火。何秦坑足云乎。聞者皆愕然。而一緒持此以終。岸然勿顧也。其初出徐中行門。爲人倜儻。不修邊幅。飲酒無所節。嘗與諸少年。僦舍錢塘市中。舍東壁諸蕩口。酒數十甕。閉門飲。飲畢。以空甕投舍西幾滿。入門往往以醒而寐。不能竟試。督撫泓陽王公讀其詩。而壯之。爲具賓主禮。曰。生將遠遊。吾爲治裝。旣而王公奪職。曰。吾歸矣。無以爲生計。因移書蕭鎮督兵使者。張公使延致一緒。一緒遂入燕。草疏數萬言。飲上之時。鄉人爲納言。格不上一緒出塞。以邊使者客。交歡大帥。諸大帥皆厚禮之。因教之上書。言便宜。復爲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文

納言所格。而遺書張君。令善遣之。一緒遂歸。客胡應麟所。爲定次巖樓諸稿。彼此揚挖。甚洽也。而名益藉甚。前後郡邑大夫。鮮不客遇。一緒者。一緒自書刺。必口部下布衣。攝敝衣冠。分庭抗禮。無所紉。或得金卽付酒家。一夕俱盡。家故累千金。以跣跣故。日益落。家人至不能具朝餽。於是走匿野寺。敗屋中。風雨歲暮。猶不歸。人或踪跡之。不能得。俄遂卒。一緒爲詩文。不自惜。隨手散棄。族孫谷雲和尚拾其遺篇。爲懷白山房稿。其五言律。則有小園偶憩。寄懷李允達。則云。枕策重炎逼。尋陰一憩回。窓移隣樹影。砌積隔春苔。池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文

館。局煙柳。風流憶酒杯。誰令懷舊賦。向子獨堪裁。塞下曲。則曰。草別故園綠。路經窮。戍寒天山。從此雪萬里。正漫漫。帶甲宵難夢。聞笳夕未餐。裁衣休。准舊依骨。半消殘。秋夜則云。風喧仍歸雨。牕幽更及寒。葉知遙夜變。髮畏入霜看。旅夢蛩聲散。天涯物候殘。誰能留蕙草。不並聚芳闌。七言律。蘓觀察至嶺右。則云。去矣。猶帷共黯然。將軍何處問樓船。天窮象部千峰外。地擁雞林七驛前。視草玉堂應計日。傳書銅柱易經年。無勞更閱河東記。鉅鉞潭邊萬象懸。秋懷五首。其二。則云。秋蘿製就。挹清芬。八詠初裁。酒半醺。祇羨使

君能下榻。何愁孺子不工文。霜凋深樹通山雨。鴈渡
煙汀破壑雲。徙倚高樓新物色。溪潭雙水映寒暄。其
四則云。塞上風煙落日斜。當年一缺度黃花。班生銘
石虛懷想。終子捐繻誤歲華。較獵胡笳驚鳳閣。防秋
漢騎出龍砂。五陵年少從軍樂。回首長安七寶車。雖
七子流派。而風骨自存。

李能茂。字允達。東陽人。以其爲侍御學道仲子。故又
稱仲子。少負氣。從其父至齊魯間。見濟南郡那詩。慨
然有千古之志。落筆雄健。與同郡胡應麟相知善。應
麟稱之於太倉王世貞。世貞亦自雅知能茂。有偶朗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主

之目。數遺之詩。所以屬之者。良厚。年三十餘。抱病不
起。所著有甲邇亭稿。武林唱和集。友疴山房集。吳之
器。楊德周。皆摘錄其詩。五言則有如薜荔封囊草。芙
蓉澁劍花。路通秦望北。山斷禹陵西。急峽魚龍鬪。深
林鶴鶴呼。雨勢滄江動。秋陰大麓長。七言則有如謁
帝星。長天北畔。懷人風雪海西頭。秦淮鷁首春煙合。
建業曉前暮雨寒。白眼中原無倒屣。青春故國有加
餐。諸天風雨開樽斷。列部樓臺入夜封。絕壁天痕開
暗谷。空江月色散輕濤。朔雲鳴鴈黃花盡。落日滄江
白髮哀。平林夜火漁舟出。極浦秋聲鴈陣移。皆雄健

可謂

論曰。昔者聖人之繫易曰。修辭立其誠。又曰。言之
無文行之不遠。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文質彬彬。斯
則著述之極則也。懷白山人。譏世之有意無辭是
矣。然自七子之風盛。吾發學者鼓其餘波。而浮誇
之弊。不免。國初淳樸之意。浸息。然觀其一二零篇。
鑄辭立格。皆有師匠。要非苟作。李仲子筆力雄健。
倘假以年。豈易限其所至。長才屈於短筭。惜哉。

徐應亨

徐應亨。字伯陽。蘭谿人。以萬曆乙卯舉於鄉。其業詩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主

精專。甚多反古振始之音。好稱說先輩。早遊胡應麟
諸公間。而不踵其故武。嘗言嘉隆諸君子。但知少陵
壯語爾。夫有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不有飛星過
水白。落月動簷虛乎。有千家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
草木風。不有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乎。
夫詩之資格者。水鏡也。興象者。花月也。學者澄水營
鏡。待花月之至可也。今以濁水昏鏡。而皇皇焉花月
之索。豈有幾乎。故應亨詩。於漢魏以還諸家體。擬作
殆徧。在本調。什不失二。其七里瀨。次謝靈運曰。杖策
臨高臺。落日展遐眺。峻嶺鬱崔嵬。傾壁屹崩峭。冷冷

山溜鳴。燁燁紛葩。躍。凌雲激楚。辭。承風舒阮。嘯。幽。鎮。叩。虛。北。玄。解。覽。衆。妙。猥。嬰。好。爵。情。徒。竦。攢。拳。謝。洗。耳。頴。川。流。投。足。澗。水。釣。咄。彼。羊。裘。人。千。載。庶。同。調。富。春。洛。日。倚。棹。富。春。渚。遙。望。青。山。郭。麗。譙。俯。通。波。晴。川。映。紫。薊。蒼。翠。杳。芊。鬱。金。碧。相。間。錯。翔。鳥。依。密。林。潛。虬。泳。幽。壑。俯。仰。懷。苦。心。逍。遙。思。遠。托。高。尚。諸。風。昔。甲。棲。困。微。弱。北。渚。悵。佳。期。東。山。赴。宿。諾。玄。覽。有。合。并。空。花。歟。開。落。既。乘。齊。物。觀。焉。辨。龍。與。鱗。定。山。次。沈。約。韻。曰。昨。宿。赤。亭。洛。茲。晨。發。定。山。洪。濤。鼓。木。末。翠。巖。疊。波。間。游。魚。弄。藻。影。搖。曳。不。成。圓。迴。潮。流。活。活。觸。石。水。濺。濺。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三

平綠如剪。林繁花欲然。佳期遲歲月。難佩寄舊壑。還顧望松子。淹留矜九仙。所著有吳越集。十笏齋稿。庚申篇邊事詩。其司論增城也。有羅浮集。南海集。俄以親老量移慶元論。有樂在軒楹。應亨爲人淵雅簡靜。每羣邑庭中。士夫旅立。後進浮薄。一息萬狀。客不能堪。則引避去。應亨處之澹然。久與之交。未嘗見有鄙言贅行。吳之器稱其爲君子人云。

龔士驥

龔士驥字季良。義烏人。貌偉。善談辨。慷慨有志節。然諾不欺。父一清。卒於嶺右臬署。士驥四歲而孤。母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三

急就使學。輒自就塾師讀。十四補博士弟子。能爲古文辭。然性好弄。氣凌其儕偶。見之皆匿避。已而折節讀書。造請諸賢豪長者。不避風雨。又酷不能治生。卽囊中贏一錢。夜不能寐。旦起卽買酒召客。閉門轟飲。古玩巨羅之屬。恒在子錢家。過當卽割膏腴償之。所餘止旣脫。而豪不少衰。凡星氣握奇博射。暨形家軒岐諸方技。一見卽能習試。而不能洞精。又好治藥物。化黃金。不驗則更端試之。士驥以天啟辛酉舉於鄉。戊辰成進士。授溧水令。暴卒。年四十三。士驥於文最矜慎。嘗以爲文者。經緯宮商。古有定體。昔平原文賦於時體製未離。特就體求工耳。自唐以來。厥體既乖。千輪覆轍。如序記碑贊銘碣之屬。或出莊左。旁涉史漢。不知史與子。且非同流。已難其貴。妄師其軌。以屬篇章。何其綴豐貂於狐腋。錯吳綃於齊紈。因作續文賦。以明文章之源。詆近世之陋。人多不能堪。其於詩自謂降格爲之。亦有玄勝。不必開盾便足登峯。然不能措意改作。多以句勝。不能以篇。有春興十四首。吳之器所謂首尾溫麗者。其六曰。長途新柳報清明。綠滿平蕪海燕輕。花攪旅愁飄宿雨。樹留霜葉下初晴。客心暗火道時熱。草際浮煙犯禁生。客鬢謾憐車迹。

遠。年年春色負多情。其七縹緲遊僊帝子家。畫樓一半倚晴霞。吳潮夜湧隋宮月。淮水春浮楚國花。但有綺羅驕粉蝶。更無難大試丹砂。綠輿日日鳴簫鼓。多少春心隔絳紗。其九黃鶴樓頭坐夕曛。白蘋堤外急波紋。岳猿夾嶂啼湘雨。江鳥啣花上楚雲。夢澤草痕煙外細。武陵春色洞中分。仙人舊事今寥落。惆悵梅花笛裏聞。其十一侯門夜啟御溝花。鼓肅嚴城響暮笳。樂部紫衣嬌樹月。天街紅燭影春紗。侏儒有米分臣朔。上客無人識孟嘉。信馬垂鞭羅袖薄。畫樓楊柳正藏鴉。皆雕繪有深永之致。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詩

吳之器

吳之器字賜如號神岳義烏人吳襄毅百朋曾孫祖大纘字子孝乙科父存中字致之爲古文詞皆有聲存中年三十二卒之器侍其祖大纘學年十八爲諸生二十七餼於庠遂以曾祖門廕爲官生家有抱甕園藏書十餘楮之器坐卧其間流覽誦記罔懈俱廢如是十年遂爲儒與斯一緒龔士驥陳達德章有成六七八人爲八詠樓社稱詩談藝近宗少室而遠祖太倉至於史學自謂有得於班氏之微太倉知紀傳之分不甚知其合繩以孟堅之法合者半離者亦半

之器雖與一緒諸子爲伍然論其所學諸子恐不能望其項背之器爲八詠社時邵司李吳載鰲博雅君子也與之器有成共登玄暢樓歎曰壯哉邵也此隱侯之所留連孝標之所棲道也是中有人述而志之非兩君子乎有成謝不敏之器獨慷慨談史事甚悉載鰲曰國家方全盛蘭臺石室之所傳山崖屋壁之所秘搜而簡之宜有完書子又何辭焉於是取藝哲隸以史法作藝書崇禎壬午試南闈與鄉薦之器爲人介然特立家居布袍蔬食內外肅雍而志量恢思理淵湛杜門著書當世賢豪長者多樂與交又詣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畫

知常世治亂得失之故因挾策遊兩京慨然有匡世志在公卿間數陳軍國大計言往往多中當路交推之或有惡而泥之者之器乃歎曰管幼安鄭康成何人哉吾何爲於此因賦詩曰岵岵泰山桐製爲漆鳴琴徽以閩河玉絃以朱絲繩清夜閒撫之殊音肅泠泠一終舞雲鶴再變貫秋旻鍾曠久已往此曲誰爲聽遂歸在家著書不復出所著藝書之外曰藝書別錄明月齋爲詩經春秋測史推古今句圖雜錄官方官鍾秋應雜抄物記禮叢閣鑑香草編露香采香雜題後屐譜石困八鈔藝苑指歸四種古今詩係六十

四家古詩，廣雅，樂府翼，南唐詩細，填辭家錄，明月齋後刻稿，曰秋聲，離齋，橋服，登嶺，綺雲，大樽，溪南，經鉏，尊拙，聽雪，白醉，古今官意，闌意，春間，三賦。

章有成

章有成，字無逸，章文懿公懋曾孫，爲人豐頤美髯，又稱髯翁，幼孤，事母以孝聞，旣爲諸生，才瞻學博，有聲於時，與斯一緒，龔士驤諸子爲八詠樓詩社，蘭谿令吳國琦以才子領縣，嚴峻，門無雜賓，獨與有成爲忘形交，旣去，貽之書曰：僕於蘭谿都無所戀，惟一片澄江，數峯黛色，及足下與賜如數兄弟，極不忘耳。明季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美

兵亂，以有成華胃，縛而索金，鞭撲極楚，有成給至，藏金處，脫身投井，其子璦載而出，其首得活，而璦死井，故有亭，因號義井，亭明亡，絕意進取，所居有上客軒，與同邑趙淳、吳鯤、范開文、補子愚公爲詩酒社，其別墅曰豁堂，濱有岩突起，名小赤壁，每風口佳娛，則邀數子携樽泛舟，其詩曰：無雨半春堪載酒，有山一畝卽爲家。有成雖孤落，詩文聲氣遠播江表，如閩中曹石倉、蘭陵孫承公、錢塘熊雪堂、連契尤深，詩文郵寄往來不絕，郡司李張公屏騶從造廬請謁，望門下車，劇談盡歡而去，凡官於婺者，莫不嚮慕有成，有成一

無所干，故人益重之，旣喪偶，有侍兒在側，卽遣去，得鰥居之樂，嘗有詩曰：人今難問舊衣敝，不求新，又曰：花移難借影，琴在可無絃，性善飲，不喜肥濃，常血蔬，核小酌，陶然自樂，豪家饗客，以得招致爲榮，或移席就之，性所不宜，卽落落無歡，嘗有詩曰：貧藉更增隣舍慢，嬾搖自怪友生稀，柴桑麴蘖非真好，多事移樽到白衣，書法鍾太傅，頗願求索，嘗有詩曰：君才真國寶，臣法匪奴書，詩法太倉歷城，而頗歸真淡，生平最推稱胡少室，時二西山房已歸他姓，有成過之，惻然不樂，嘗有詩曰：空餘池館勝遙想，舊登臨，當代辭章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老

手，窮年著作，心六書，翻鳥迹，四部陋蟬吟，寂寞玄亭下，桓譚獨賞音，好獎勵後進，或以文就正，必多方誘掖之，國初文獻凋零，有成與烏傷吳之器皆先朝遺老，搜亡補缺，使先賢編帖，幸而僅存，皆賴其力，卒年八十餘。

程明試

程明試，字式言，永康人，京兆尹正誼第四子，少英敏，旣入泮，遂入北雍，所交皆天下名士，旣而歸養於家，構七松書樓，定省之暇，閉戶讀書，凡經史諸子，稗官野乘，自家九流之書，無不周覽，每嘆諸家彙書如御

覽合璧冊府六帖、玉海、廣記、初學藝文，多所異同，欲爲考訂，作博古事海，約數千卷，未成而卒。時方三十有二，遺篋所存，僅得程子榜言七松吟稿、海運議數帖而已。深明儒釋合一之理，著有心經山旨、并松廳頌古等書。頌古者，採唐宋以來大臣巨儒如富鄭公、趙清獻、陳瑩中、潘默成諸公，與大僧勘辨機鋒，而作爲歌頌者也。榜言蓋未成之書，倘天假之年，得究其學，何遜於考索淵海哉！明試生三子，後嗣甚繁，今嗣王嗣音及部郎敬一，皆其後人也。

李鳳雛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天

國朝李鳳雛字紫翔，世居東陽。高祖學道明隆慶間，爲御史，事許名臣傳，父振聲，號石艇子。工詩，爲勝朝遺民，著有石艇子詩集。鳳雛詩得之家學，弱冠卽工。太倉相王公按爲浙江學使，鳳雛作梅花詩十章上之。王公以才士目之，貢入太學。國子師試瀛洲觀荷詩，拔萃名大噪，傾動公卿間。都下才士林立，少足當其意。故交雖廣而不終，再應舉不中，乃歸至菴，與尤公侗、彭公定求唱和，後乃執贄蕭山毛西河先生之門。年五十，以教習謁選，得曲江令。一年仍以強項落職，發五仙驛爲徒。鳳雛因自號仙驛狂奴，自此而鳳

雛名益振，名章疊出，照曜珠江羊城間。卓然寡儔，以父喪釋歸，而東陽令門應璫方蒞任，見其詩，大悅，倚之師友間。亟問亟饋，鮑肉忽不悅於卒也。彼此相詰，繫獄三年，得釋，性不安貧，頻歲入都，卒於京邸。年七十矣。方行，卜之，占曰：降者爲唐李白，詢之答曰：我卽是爾。奚問我爲鳳雛？遜謝，占云：我是唐朝舊供奉，擬翻新曲付梨園。非子詩乎？鳳雛曰：慚愧，因復以長短句示之。其結語云：直待九九春殘，東門雞狗，西麟悲野。鳳雛愕然，竊意九九當得八十一歲，遂上都竟卒。時在甲辰四月，初旬，越數載，其孫韶生，赴都扶柩。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天

云鳳雛美鬚髯，有風儀，爲詩文，喜自矜，倨傲任意，思不防患，故所至輒窮。其詩流布天下，見之者莫不心折其才，固卓然成其爲梧岡也。所著春秋紀傳五十一卷，梧岡詩集、叩心集若干卷，隨筆一卷，古文及詩餘未刻。晚年書法尤佳。西河先生序梧岡集畧曰：有典有則，一矩於雅，鏗然鐘呂之音，而尤長於五七言古。吾老閱人多矣，讀之如擷芳蘭於榛林，觀時光於蚌澤，其自序叩心集有曰：記云溫榮敦厚，詩教也。予觀三百篇中，刺淫則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傷讓則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請如此類甚多，何嘗不怒

目裂眦言之痛切予之爲此未嘗非詩人之旨也其大意亦可知矣大抵梧岡詩氣雄詞麗至於長篇數卜韻隨口傾吐飛珠洒玉而以大氣幹旋見之無不傾倒詩止於六十六十以後作與古文皆散失

論曰八詠詩社惟章無逸先生雋厚長者斯及龔吳皆負才矜高騷賦紀事之文則吳爲最宋文憲後發才鮮儼近體詩則不如李梧岡而五七言尤勝氣高詞華擲地作金石聲而不足於溫厚觀西河先生弁言及自序可見矣春秋紀傳經當代集公評騰無待予贊四六近體及尺牘散文皆工惜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手

其稿失於京邸可慨也

附錄

予閱石艇詩集詳序屢屢而繫其詩於後作詩話一篇梧岡歸自粵見之拜稽首曰極感先君卽此可傳矣乃錄其畧有曰名高則謗生過貶則議至議論一中人真宰失其恃有曰朱鑑元祐碑漢興司隸獄浩浩天地間白日沉西陸有曰文章泄元化富貴焉能及我食僅一蔬我衣僅一褐但學陶與孟饑寒復何戚有曰壯懷千里志老居四壁家落日掩柴門收淚對黃花有曰出無濟世謀入無資身策我歌不足歡

我哭不足戚悠悠天地間雖然無損益有曰登山采藥薇臨川拾舊杜落日漢諸陵秋風動禾黍有曰易制千行淚難降一片心有曰食梅知酸牙茹茶知苦口無家逐斷蓬有地餘哀柳有曰白露下庭除離菊忽已華與夜窮巷憂懷此秋色作有曰羣芳不碍獨賞心誰與同靜然天地理取川固不窮有曰海懷泛溟渤山想陟崑崙有曰登山驅白鹿入海駕青虬先生年七十歲爲自輓詩至八十餘合爲一帖曰蒿里吟

葉自合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手

葉自合字永和蘭谿人少讀書不治舉子業以師友爲骨肉以詩文爲性命以薈葉爲佐輔以山川風月爲貴產從鄉先輩章有成學詩有成所居曰谿堂時時營杖頭不以資妻帑升斗提壺羣鯨以趨其師之急有成歿自合不忘淵源所自或遇其師誕忌賁隻雞樽酒奠於墓間咨嗟涕洟若默見其靈於盃爵間自合善飲蘭谿令殷廷弼年少雄於詩酒延自合與武林人李煌爲上客每聽政暇輒邀與暢飲聯吟而尤敬自合爲買田數畝於揚青里以給餽粥自

合與殷令。醉和詩最多。曾無一言。虛讀此失官。公登
山。臨水見故所。與觴咏處。歎歎而言。殷侯自合在蘭
谿口。不談人過。村翁里老。見其幅巾。藤杖逍遙。往過
輒欣然。問款。臘月家居。餽米送炭者。相繼不絕。自合
工書。凡夢中先賢遺集。莫不抄錄。予募刻東萊集。及
微獻畧。多資之。自言古人抄書之多。無過莊夢堂。予
可不遜。因自號夢菴。其為詩數十韻。頃刻立就。歲為
一編。臨歿。囑其子寄予。予何能傳其詩哉。因錄數首。
附諸文學之後。如戴以經書樓。陡絕蒼鬱數畝。居繁
香異卉。遠階除。蔥分楚畹。枝秀菊傲南村。百品餘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圭

掃席延賓。重設醴。曲樓施架。但藏書。霜宵雨夜。青燈
閣。聽得清吟。徹太虛。其二。蘭陰蒼翠。隔湘簾。水遠窻
虛碧。浪涵夜月。笛高停。西舫春波風。覆送輕帆。溪容
似綺霞。沉浦曉色如螺。雨過巖。聆蕩晴光。無限思飛
花。香墮鳥爭啣。送王鶴潭歸東陽。哀鴻鳴霜晨。衝風
度南樓。况值歲暮。客子方倦遊。江郭融旭霽。行將
理歸舟。携筇急送之。吹面風颼颼。老人重離念。何以
申綢繆。江店酒可酤。聊欲挽少留。含盃恨夕聊。俯瞰
長江流。江流歸大壑。客子反故鄉。愧乏縞苧私。長抱
此窮愁。願言懷好音。玉書寄星郵。皆高雅。有古意。

論曰。文學傳錄詩。蓋發書之例。云竊思吾發如蘭
谿杜氏五高。于石義烏。劉應龜。非零篇賸語。散見
他書。後人欲求其隻字。不可得。此予錄詩意也。夫
詩在天地。如山花野草。所以點綴春光。不然則兩
間無色。詩各有長。譬一草一木。各有臭味。不必拘
於一律也。

微獻續纂

除祝子堅外。皆予素交。書成。例難收入。畧舉其
概。可不在多。倘得如陳元龍品題。數語笑過
大篇矣。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圭

周殷士。如方珪。四壁人倫。師表交遊。風義古道。照顏
康。敏求。趙雲。參。蘊真。抱素。含英。咀華。諱筠。康生。所著
集。唐翼修。補贊。昔宿。履蹈端方。胸懷開廣。門標戶列
著述不倦。諸儒。兩任訓導。所著有身。易父師。吳以敬
在狂狷之間。傾貲市義。陋巷安貧。卓立千仞。峯頭可
與。呂雲。君把臂同行。諸尚修。丁巳舉人。祝子堅。好談
經濟。祖尹。規商。黜浮。崇實。濟時。碩畫。可見施行。諸石
所著有希。燕說。徐完石。品行文章。皆堪師表。身為廣
文。口不言利。筋力未衰。拂衣高蹈。諸琮。戊午科舉人。
河先生。應稱之。程嗣音。學博才瞻。老好著述。自命不

朽。諸夢初。虞貢生。有時文。詩古應舒哲。恥受呵斥案。
筆不試。醇德清才在。隱彌彰。弟子歸。心圖像。瞻。神。錦。
郁。虞生。所著有四書。徐伯德。品行端方。胸懷慨爽。抗。
微。古以上。皆承康人。徐伯德。品行端方。胸懷慨爽。抗。
塵。獨上。齋心茹素。年登九十。虞貢生。吳毅公。天懷曠。
逸。強。博。聞。介。不。累。物。和。不。利。方。獎。誘。後。學。至。老。不。
倦。李。傲。定。少。而。盡。孝。生。不。知。家。中。有。米。菰。事。隨。意。揮。
灑。至。於。食。貧。彈。琴。自。娛。其。學。與。紫。陽。迥。至。其。人。品。無。
論。異。同。莫。不。心。服。有。四。書。毛。詩。說。盧。秋。生。中。富。好。
施。合。族。均。需。舟。梁。道。路。創。新。補。舊。口。久。不。倦。予。詩。曰。
臘。天。舉。火。念。貧。寒。風。雨。號。窓。愁。旅。客。以上。皆。東。陽。人。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詩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三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輯梓
政績傳
張敦
漢張敦字伯仁烏傷人今屬浦江漢時為諸暨令海
寇二百餘人剽掠為患敦平之遷重泉令民悅其化
拜車騎大將軍
陳修
梁陳修字奉遷東陽人起家為穀城令遷合浦太守
大著治聲常以喪紀之法遍書於鄉使民知習卒於
官合浦民護喪歸葬
韓晏
韓晏字德茂東陽人初舉孝廉起家為永寧令遷張
掖太守後為河南尹所至以仁惠稱嘗遇盜於途抄
掠俱盡行數里見車下遺絹數縑盜物也追還之盜
感歎悉還所掠 晏官不知何代
蔣邵
蔣邵字景倩浦江人為益陽令遷洪撫二州刺史擢

虎却蝗民蒙其惠轉交州刺史

傅柔

傅柔字仲席浦江人爲宣城令無爲而治謳歌載路遷鄂州刺史章郡而撫係焉鄂名江夏郡無稱洪撫郭一州名及隋平陳乃始制之

劉滂

宋劉滂字德霖武義人與浦江梅執禮同遊學士多下之號東梅西劉登大觀已丑進士知新昌縣谷暗闕令到輒病去滂臨以誠未幾稱治旁邑訟不決多請就滂決之蔡京與滂祖爲布衣交滂至京師京喜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二

故人有孫除勅令所刪定官將托以腹心會常瓊題詩屏間京疑其誣已屬滂踪迹之且遷官滂曰此事胡爲及我哉京聞之不悅滂亦拂衣去坐是不調者十年建炎中上問人才於近臣汪藻等薦滂可用起知建昌軍舊守威權不立兵習驕悍邀求無度滂至一裁以法兵或持戟入市掠人物卽拒者刺傷之滂捕繫兵遂爲變滂及母妻皆死焉滂好學善文與人交終始如一有急則傾財赴之居官嫉惡如讐毅然不可奪以及於難朝廷旣誅首亂用御史言贈朝請大夫

論曰德霖托契權臣獲蒙私顧涅而不緇可謂鐵中錚錚執法遇害惜哉

樓焯

樓焯字仲暉永康人政和間進士歷官尚書考功員外郎高宗在建康焯言今日之事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爲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移蹕臨安擢右司郎中時銓曹患員多缺少議自倅貳以下多添差焯言光武併省吏員今縱不能損所素有又安可置所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三

本無紹興二年召朱勝非爲侍講罷給事胡安國焯與程瑀等言勝非不可用胡安國不當謫皆落職七年焯官起居郎言監司郡守係民甚切宜令侍從官各舉資序可任監司郡守者一二人詔從之九年焯爲給事中兼值學士院和議降詔肆赦文出焯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繼命往陝西宣諭德意焯奏京城統制吳革死於范囑知環州田政成忠郎盧大受死於劉豫乞賜褒恤以表忠義至長安會李世輔自夏欲歸朝焯以書招之世輔乃以二千人赴行在賜名顯忠以親老求歸省於明州命給假迎侍

仍賜金帶十四年。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過闕人見。除簽書樞密院。兼叅知政事。仍爲李文會詹大方劾罷。與同卒。賜諡襄靖。

論曰。襄靖論遷都。則陰附汪黃。成和議。則顯贊秦檜。儒者所不齒。鄉評所羞稱也。然賊過之後。易於張弓。宋室中覆。無論高光之業。卽欲繼武晉元。保守江南。傳世數葉。亦必有知治體者。經營其間。不然。柄國無人。雖或建國。金鼓一震。便同瓦解。如襄靖者。力足宜勞。豈可輕非哉。

范溶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四

范溶。字茂寬。蘭谿人。賢良後之兄。以祖任官司理士。曹歷知歷陽武康。權通判饒州。溶練習吏事。決獄詳明。三爲刑官。再治邑。皆稱平恕。在澶淵日。有毆婦人傷甚。四十九日而婦人死。曰破骨法。限五十日。而創傷幸不踰月。今四十九日矣。脫不破骨。能無冤乎。驗之。實正創傷。遂得不死。武康父老。訴前令定物力。溢故數錢千一百餘萬。科輸不前。欲更之。吏白。板已上郡。須三載可改。曰。是困吾民。一日不可。可三年乎。立除其十之二。繼列其弊於郡。追易前板。民以爲利。在饒。值旱。徧走郡祠。禱雨。得疾而卒。

徐良能

徐良能。字彥才。蘭谿人。紹興進士。歷知宿松。安吉二縣。皆有惠政。其在宿松。撫流亡。勤勸課。前令以土產供餽遺。私增俸給。盡削去之。吏以舊例告。良能曰。此職也。無汚我。及爲安吉。遇水災。除賦賑饑。民乃繪像祀於學宮。刻石以紀其政。去之日。衆爭致贖。一無所受。待次於家。講產給食。歷官殿中侍御史。給事中。封蘭谿縣開國男。除龍圖閣待制。以終。良能爲御史。凡所開陳。皆當上意。獨張說以戚里簽書樞密院事。衆皆切諫。良能獨無所陳。陳同甫以書譏之。而治安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五

時。民爲漁樵耕讀之謠。至今傳誦。漁者曰。市價魚平。酒亦平。賣魚買酒快予情。扣舷笑指一溪水。若比官清官更清。樵者曰。清曉拂烟上翠微。一肩薪。願趁晴歸。公庭不到私無事。靜掩柴門結草衣。耕者曰。濛濛春雨一犁深。一塊膏腴一塊金。喚婦呼兒荷鋤去。日來官長又親臨。織者曰。北舍西家巧鬪機。阿姑嬌姐共裁衣。勤勞經緯官無調。保障吾民信不私。

論曰。今之守令。居官不聞政聲。去任各有治譜。務襦之謠。盈編累軸。曾不數年。灰燼一盡。珉玉相雜。久而見真。漁樵等作。今日大有夢以歲久不滅爲。

貴。

喬夢符

喬夢符字世用東陽人從呂祖謙學作不欺論祖謙奇之登淳熙二年進士知徽州歙縣有大達當水衝居人歲苦霖潦夢符築堤鑿渠遂免水患因號喬公街嗣守潮陽宰相薦士十九人以夢符爲首改六院差遣尋遷大理正奉旨訊郭倬獄於宿州獄平除監察御史尋卒著西峴類稿十卷子幼聞紹定進士官宗正丞孫倡孫官朝議大夫徽孫官至承直郎

石範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六

石範字宗卿浦江人師事呂祖謙登紹熙進士第始爲奉化尉饑民將爲變範賑之不誅一人而定海寇爲害設計捕殺之繼知婺源縣有月椿錢二萬皆取諸民以患之範請蠲其十之二權通判袁州攝州事峒獠竊發袁當其衝範閱民兵廣儲蓄修守備威聲甚震獠不敢近官至南外宗正丞卒範守正不撓或勸其謁權貴美官可立至範謝曰吾儒者改官爲縣當耳何以僥倖爲士論多之弟籌亦能文登進士官吉州司理

論曰士而不學學而無師猶種樹無根思爲棟梁

以資世用難矣吾婺先賢盛於南宋其文章政事卓然有聞於後者皆東萊弟子不然則學於同甫悅齋者也

潘薰

潘薰字無愧蘭谿人以祖任補官仕至中大夫直秘閣廣南東路經畧安撫兼知廣州以終其權知邵州日朱熹安撫湖南與周必大聯章薦之稱其以學問持身以文雅飭吏不鄙夷其民政先教化崇學校祠先賢民有訟論之以理事至敏於決遣囹圄屢空猘寇犯邊處置得宜民用安堵其爲大賢所稱如此熹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七

祖某登大觀進士官至朝議大夫光祿寺大卿直秘閣鄉里皆稱其賢父慈明登紹興進士官至秘書丞荆湖南路轉運使其知江州時嘗建周濂溪先生祠朱子爲作記鄉人徐畸稱其文章議論卓然可紀吳師道亦稱爲鄉之名士一時祖孫父子舉進士登仕籍者將二十人

論曰吾婺諸大姓非以厚德起家則以詩書閑族若使畜積不厚譬之朝霜見日卽消福澤之來可幸致哉

樓大年

樓大年，字元齡，義烏人，學於徐僑，登嘉定進士，曆官中外，曾監行在會子庫，同官皆以侵欺被劾，唯大年獨免。改知南昌縣，治先教化，建利去病。若嗜欲然，民夜行爲警，家殿死，事覺，賂其甥，來就辟，甥自陳殺民狀甚悉。大年疑之，亟命丞件驗，丞受賂，使焚屍以滅跡。大年怒，聞於府，屬錄事覆實，錄事復受賂，議如丞。大年正色抗辨，錄事引去。上之臺，令觀察推定重讞。事始白，民敬之，爲立生祠。遷通判吉州，提點刑獄。李迪以大年廉慎，命錄一遺繫囚。大年隨輕重而疏裁之，抱成案就迪，言咸聽，未幾，攝郡事。江東大姓查氏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八

以父遺書，據幼弟資產，幾六十萬，弟長訴之官，歷二十年，不解。迪曰：「非清白吏，如大年者，不足以究此事。」下大年，舉張詠決子婿爭財故事爲例，命歸其弟。人以其爲允。歷官朝奉郎，年七十卒於任。大年襟度灑落，如晴空皎月，一塵不染。在官洞察民隱，脫理有未安，必反覆沉思，終夜不寐。所見一定，屹如砥柱，雖歷以權貴之勢，不爲之屈。無愧古循吏云。

論曰：予自少至老，見鄉邑富人爭財者，一訟則動經數年，官以所入多寡，分左右之祖，直至財盡之日，方爲息訟之年。未見據法裁決，如樓公者。彼前

二十年不決之有司，殆謬於之爲政者乎。

許子良

許子良，字肖說，東陽人，幼誦書，通經史，精文辭，尤長科舉之學，抽關啟鑰，得言外意，試詩賦，魁江東漕司。嘉熙間，登進士第，年五十餘矣。歷任皆以廉能稱。管知晉陵縣，前令不良，版籍紛亂，官賦多放失，諸司督逋，吏竄匿殆盡。子良爲稽逃亡，考隱漏，催科定繇，條緒燦然。再知都昌縣，初至，庫藏赤立，子良節縮浮冗，兩年之間，供輸遂有餘。轉承議郎，通判江州，差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輪對稱旨，有旨，俾閱滯獄八十餘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九

子良爲縉案，一一獻之，凡累歲不引決者，一旦曲直皆白。由朝奉郎，轉朝散郎，知台州。時弊蠹相仍，負上供錢三百餘萬，子良節縮如都昌，凡典例所宜得，皆謝去。居半載，郡計裕如。子良聽訟，據案與兩造相爾汝，以察其情，情得，卽決遣之。吏袖手，具文書而已。同僚與吏無所容其私，皆忌之。吏自每歲以錢折米二萬斛，子良不許，而禁卒有不便者，於是嘆其毆吏以概之。且相與出危言，子良知墮其計，卽委印去。事上降兩官，賈似道聞，開閫荆湖，辟主管機宜文字，事有難處，他人不能宣筆者，經子良議定，人無異辭。景定庚

申卒於沔川年七十五。子良備然如鶴風。惜孤獨。性清介不偶。俗與人交。極尚風義。赴急扶顛。不避斧鉞。剛腸嫉惡。或面折至發赤。世樂軟媚。皆望風嚴憚。不知其襟懷夷坦。毫無留滯。居官務抑豪強。凡武斷於鄉者。悉刑之事。其長想懇納忠。縱嬰其怒。不避知都。呂日方岳來爲郡。面目嚴冷。人不敢仰視。子良數爲抗辨。無所屈。岳初怒甚。已而察其忠亮。反薦之。子良生平奉養甚儉。雖列廡仕。蕭然如寒士。客至。啜茗清談。饑則煮餅而已。黃夢炎云。子良爲人。其平如砥。其直如矢。其堅剛如百煉金。其孤峭如危壁千仞。江萬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十

里云。蒼苦勁凝。不知四方復有何人。文學政事。當推子良爲第一。吳子良云。鏡明而衡平。子良以之。無愧於清白吏王萬者也。一時推重如此。

論曰。予作許子良傳。皆取宋潛溪原文。而節縮之。宋氏以爲子良從似道辟。爲白壁蒼蠅之玷。而以知人則哲。惟帝其難爲解。予曰。不然。似道出鎮之年。卽宋室將傾之日。同舟遇風。當竭力求濟。豈可以操舟之不善。委之去哉。金華志竟削子良。迂矣。

黃夢炎

黃夢炎。字子暘。其先由浦江徙義烏。曾祖中輔。以風

節著聞。當秦檜柄國。和議旣成。士大夫皆歌詠太平。中興之美。中輔不平。作題太平樓詞。譏切之。爲時所傳誦。詞曰。瀝血爲詞。披肝作紙。片言誰讓千秋。快磨三尺。欲斬佞臣頭。自恨草茅無路。望九重。如在瀛洲。興長嘆。無言耿耿。空抱濟時憂。休休休。真可慮。才如李廣。却。不封侯。奈何。伯郎斗酒。翻得涼州。盡道邊庭。卧鼓。誰知坐老貔貅。憑誰問。籌邊未建。先建太平樓。夢炎博學能文。入荆湖制幕。以掌故。准備差遣。平反盜公庫銀。寬獄。得釋者數百人。入淮東制幕。主營機宜文字。建議。蠲放屯租。邊民賴以安業。出判平江。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十

府。擢節浮臺。以代民輸租。白免淮西總領累歲所索名錢。民力以甦。咸淳初。除司農寺丞。輪對。力陳時弊。請減浮費。乞戒宴私。度宗嘉納。除樞密院編修官。累遷戶部左曹郎官。仍兼編修。與時宰不合。引年以朝。請大夫致仕。題所居曰桂隱。有詩文十卷。

趙大誦

趙大誦。字敬叔。浦江人。起家譯曹掾。調泉州錄事。大盜起寧都。泉之無賴子。嘯聚應。謀攻城。大誦設柵禦之。盜乃去。轉龍溪尹。俗尚鬼。作石屋奉紫衣神。黠民戶賦牲犬以祭。因爲利。大誦投神江中。移其石。修

孔子廟，邑大姓怙勢殺人，郡守受賕出，大訥抱案詣府以爭，守怒，中以他罪，改永春，俄遷永嘉，永嘉計口賦鹽，民以爲病，大訥建請令富商轉售之，瑞安，借吏僞爲官書，誣平民盜販，民自殺者三人，府下大訥訊之，大訥盡得其奸狀，釋平民，而抵吏罪，徙臨汀州，城枕大江，水暴，岸善崩，大訥列植巨木，先以箕芒殺浪勢，然後實土，以石甃之，岸凡數千尺，得不壞，改知永新州，州民素豪，勢出守吏上，大訥至，皆畏服，不敢動，鵠湖羅陂，皆羣盜藪，每爲過客患，大訥以計剪其渠魁，餘皆奔散，時鄉飲酒，禮久廢，大訥首講行之，觀者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主

悅服，在官二年，告老，大訥性剛直，不畏大吏，屢興劇縣，皆有能聲，隸卒無敢出鄉，宿猾元豪，相戒遠遁，數平反冤獄，民爲立祠，時或行鄉，父老携子弟聚觀，曰：此吾趙侯也，其爲人愛慕如此。

論曰：治官有四美：口嚴、明、清、勤。不嚴，則奸猾得志矣；不明，則柔懦受冤矣；而不必以清爲本，以勤爲用，不然，包苴夜入，則白黑倒置矣。興居不時，則百務叢脞矣。大訥在縣，歷任有聲，豈非得此四美步？

蘇友龍

蘇友龍，字伯夔，遲之孫，遲，蘇徽子，爲金華守，子孫家

焉。友龍學經於許謙，以才推擇爲府吏，人閩海爲差，奏門寇至臨漳，長吏欲籍民爲兵，友龍曰：民不知兵，久矣，籍之必擾，吏曰：計將安出？友龍曰：吾知所以處之矣。閱兵籍，得放逸者二千，使帥以擊賊，獲其魁賊乃却，轉江浙行省書吏，紅巾犯杭州，官吏多逃，惟衆政樊執敬坐堂上，誓必死，友龍說曰：明公以身死國義則得矣，如一城生聚，何今城中衆不下數十萬，公庫金帛以萬計，與其資盜，易若募民使戰，執敬不從，上馬迎敵而死，友龍與樑、李、樞、謀以蘓、李、署號召民殺賊，計首受錢，民持刀爭奮，獻賊盈庭，未幾辨章兵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主

卒，破賊走之，友龍絕口不言功，滿考授蕭山尹，縣爲吳越要衝，師旅經行無虛日，誅索焚芻，少不愜，則恣侵掠，友龍儲峙既充，有犯者，擒置於法，會歲儉，弛湖之禁，以利民，不足發，常平倉以賑饑者，僚屬難之，友龍曰：發天子粟活天子民，何不可？倘有譴責，吾自受之，民賴以生者數萬計，未幾陞行省都事，衆政石木官孫，分省處州，宜孫賢而工詩，與劉基請友龍與俱，友龍勸其禮賢士，輯流亡，招徠群盜，衆心翕然，已而明師至，浙東皆附，怨家告友龍長子仕闔，抗命坐徙除陽，遇赦還，卒於家。

論曰友龍瞻識過人。遇事能斷。洞中機宜。大才小試。未罄所藏。惜哉。

劉辰

明劉辰字伯靜。金華人。慷慨負氣節。善談論。喜功名。明太祖下婺城。辰首上謁。署為典籤。奉使方谷。珍饈三美姬以進。辰峻却之。洪武間。以監察御史。擢知鎮江府。興廢舉墮。勤於其政。郡有濱江田八十餘頃。歲久淪沒。仍責賦於民。請於朝。除之。京口閘廢。舟楫不通。漕運轉新河。江陰二港。出江多阻。風濤乃自京口至呂城。百二十里。濬淤塞。修閘壩。順水勢為出入。公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南

私便之。漕河源淺易涸。恒仰水練湖。湖有三斗門。久廢。亦修築之。於是漕舟既通。而湖下之田亦稔。宋名臣宗澤墓在丹徒。荒穢不理。墓田墮於民。辰為封樹而復其田。永樂元年。召修高廟實錄。凡當時戰伐克捷之功。宿將舊臣。有所不能盡記者。歷歷言之。聽者如目睹其事。考之記注。無不懸合。書成。超拜江西布政司左參政。兩勞江溢。饑民為盜。富室多罹其患。檄郡邑勸富民出粟以貸饑者。官為立券。期以來年償本。蠲其役以爲之息。民遂安。南贛諸府荒田糧六萬餘石。有司歲抑取於民。民不堪命。辰悉疏請蠲其額。

官至刑部侍郎。年七十八。疾作。給驛還家。卒於毘陵驛舍。辰爲人直諒多聞。有古節士風。所著有國初事蹟。子微。博覽能文。著金華名賢傳。

論曰鄭清逸云。予嘗過鎮江。父老言辰治行卓卓。可稱。夫持論於後世。不如當時之言。推美於同鄉。不如治下之口。如劉公者。洵古良吏矣。

吳履

吳履字德基。蘭谿人。景奎子。少受學於聞人夢吉。俊邁有濟世才。通諸史。爲文願學司馬遷。班固。好書。王行草。明祖定江南。有司舉於朝。爲南康丞。南康俗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主

民以丞儒者易之。德基自數月。皆周知其情偽。有所發摘。一縣驚伏。德基乃更以寬撫之。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家怒。集少年千餘人。圍王氏。奪家人歸。且縛瓊輝至家笞之。幾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辭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德基念成獄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款語勸之。且示以禍福。瓊意稍解。乃捕操筆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兩家皆感激。曰吳公活我。皆願有所獻。却止之。縣令周以忠初至。召民轉輸至郡。躬至鄉督之。一民不受役。冷笞

之民大誦而走令甚怒吏卒思株連以營利以語勸令獲六七人下獄方往捕不已民大賊德基捷獄門遣出之令怒曰民辱我丞乃釋之何意德基曰犯君者一夫耳鄉人何罪且法天子設豈爲君釋怒乎令慚乃已在南康爲丞六年去知長沙之安化去三月他吏用法急民乃作亂大師討平之死者過半民泣曰使吳君在寧有此禍乎安化隣古三苗土豪多糾民爲兵既盡降萬夫長易俊原素勇與麾下數十人遁入山谷保險自固江陰侯吳良承詔討餘寇徽旁縣兵且集德基曰易氏未有反狀激之恐生變願以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去

計致之侯曰令之言是吾待子而後決事德基乃屏吏卒步入山中誘俊原出縛送京師事平民安堵無擾越三歲入朝擢知萊之濰州民畜官驢四十四匹萊守核其孳息與籍不合欲按籍徵償諸縣皆勒民買驢德基獨否守怒曰濰不償驢何也德基曰民實不匿驢惡可徵償國家新造富極海內爲吏宜宣布德澤寧少數匹驢耶守語塞諸縣償者皆罷之山東民願以牛羊代秋稅官從其言德基曰牛羊有死瘠患不如納粟便已而他縣牛羊送陝西驅走二千里多道死民皆破家而濰獨完守令役千人部送隣縣牛

德基列其不可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怨使人代之牛死誰當代償耶力爭不奉命德基居濰二年會改濰爲縣召還民如失父母德基爲吏不立威名以愛民爲先尤重獄事凡有訟直之而已不忍置民於獄故所至皆有聲

論曰宋潛溪云德基爲政固世俗能吏所竊笑然誠心愛民如保其身衆安其政去則思之古所稱平易近民豈弟君子非德基之謂耶

諸葛伯衡

諸葛伯衡蘭谿人秉性清介持名節鄉里咸推重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去

洪武初以薦授北平雜造局大使不以家累自隨出入無車馬遇雨草履行泥塗中遷趙州吏目州有建峯廟廟有青蛇凡入人家必有禍巫因以禳祓營利伯衡入廟殺蛇罪巫者民以不惑以學士董倫薦召問治道對以聖明之世紀綱正而法度修民皆安業但廉耻之道輕耳上大悅擢陝西叅議以道途遠近定轉輸之法民甚便之改廣東叅議卒於官金華杜桓爲作傳稱爲清修直諫之士

邵玘

邵玘字以先蘭谿人登永樂丙戌進士擢監察御史

歷江西福建按察司使。陞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時
官廟患京職多曠。欲舉察之。思得清忠不阿之人。而
難其選。特任顧佐於北。故特有此命。玆居家有孝行。
在官。以威嚴憚吏。遇事善斷。所至。削妄費。黜貪庸。能
舉其職。與顧佐齊名。一統志。明史竊俱稱其爲人。

李敘

李敘。字秉燹。東陽人。永樂中。由鄉薦入太學。爲祭酒。
胡儼所器重。宣德初。試授監察御史。嘗奉命錄囚。辨
交趾俘囚三十餘人。釋之。出巡淮甸。累劾大臣中貴
所爲不法。擒豪右范端操等十餘人。置之獄。汰去貪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末

墨吏。雖親故不少容。按泗州。有老嫗鬻子。以供權貴
烙馬。叙語責權貴。止之。中使取珍禽異獸。至淮。叙陳
其害。悉報罷。上嘗問都御史顧佐。諸御史盡職者幾
人。佐首以叙對。歲周將代。叙獨保留。淮上三年。及還
朝。權貴搆以事下獄。會八百里。三番。警殺累遣廷
臣招撫不服。朝議推叙。乃左遷行人。奉旨往諭。皆納
欵上喜。令復前官。權要復誣讒之。謫戍大同。天順改
元。赦還。復職。遂乞致仕歸。居林下二十年。以高壽終。
所著有困菴集。南征紀行錄。

陳俊

陳俊。字俊民。東陽人。永樂乙未進士。除監察御史。巡
按南畿。劾賊吏。革宿弊。郡邑肅然。陞應天府尹。以嚴
峻繩下。吏有犯賊者。或杖殺之。處同僚。不阿以私。嘗
曰。吾不能自立清流。然隨波汨泥。亦不爲也。後卒於
官。俊官京尹。不爲卑矣。在臺能振風紀。府志有傳。且
載其墓。其時之鄉評可知矣。東陽新志。不爲立傳。

盧睿

盧睿。字世昭。東陽人。永樂辛丑進士。睿性剛執。授監
察御史。巡按遼東。練兵訓士。甚著聲績。正統間。陞右
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時羌部進貢千餘。至大同。日費
羊三百餘。俱賦邊民。睿奏於每歲權折銀買辦。民甚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末

德之鎮守太監郭敬佑勢說法。睿抑之。遂誣以擅藏
供給。上親訊之。睿自陳得直。陞右副都御史。總督
陝西邊務。法令嚴明。上下畏服。尋引年歸。

論曰。民命在守令。守令之賢否。在監司。御史者。所
以舉劾監司。而隱操黜陟者也。御史不舉劾。監司
得容其不肖。以守令爲庄庫。民欲治可得乎。明之
初年。吾東在臺諫者。皆著風采。亦可以觀氣運矣。

何士英

何士英。字子文。東陽人。洪武中。以人材授知平涼府。
居官清慎。視老乞歸。忤旨。左遷廉州判官。亦以廉謹

稱仍乞歸。永樂初，復起知平涼，民皆相慶，如孤兒之重得父母。會王者較倉儲，虧數千石，士英方自劾，民爭輸之，如數考滿去。父老，遮留載道。安府以詩送行，有前任只多琴與鶴，此行惟有影和身之句。御屏記廉吏十八人，士英居首。陞兩淮都轉運鹽使，先是民苦督課，部差所至苛擾，及歲課，孳生馬駒，賄納不支，士英一切奏罷之。遭母喪，歸。吏部尚書蹇義以其廉能，奏欲奪情，堅辭終制。起復，洊前職，始終一節，致仕歸。卒。士英在淮，因寺僧浚井，得蘭亭石刻，以歸。識者擬之定武本，子孫相傳爲寶。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主

論曰：送行頌德，多諛少實。至其真者，不遇其人，則詩人必不肯道。有可道之人，而不遇詩人，又不能道。何運使得二語寫真，遂使千古傳頌，然非運使真廉，又何能發此詞哉。

龔永吉

龔永吉，字天民，義烏人。龔泰子，泰死靖難時，方四歲，母傅氏育而教之。永樂庚子，舉鄉薦，授職方司主事，陞武選郎中。以事謫戍平涼，時北邊告警，用兵部尚書王驥薦爲佐軍，從討破之。尋詔驥南討龍川，綱旬乃征苗蠻孟養等處，永吉從出師，皆有勲績，還陞大

理少卿，歷兵部右侍郎，調南京禮部，改大理寺卿。永吉居官清介慎密，謀慮深遠，屢御征伐，費無所吝。宣廟製秋水圖賜之，官大理時，休寧土豪孫志靖謀殺項士和而奪其妻，當事受賂，經十餘年不決，都御史押送詳審，永吉疑之，晚過太平堤，忽隻鷺來止輿下，揮之不去。永吉曰：爾苟有冤，可隨我至門。及門而鷺不見。永吉曰：此非士和之冤耶。蓋義烏呼鷺爲和云。次日閱卷，遂駁回差御史勘實，卒正其罪，成化改元，上疏乞休歸，年七十三，卒，賜祭葬如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主

一郡與明代相終始，難矣。

謝愷

謝愷，字舜卿，義烏人。由貢監任四川敘州府推官，撿履清潔，治獄明允。弘治戊申，蜀人獻奉勅賑饑，兼理瀘州等處，多所全活。時盜賊縱橫，招來安集，民大感悅，撫按交薦於朝。命甫下而卒於官，士民哭泣如失。父母旅櫬東歸，惟救荒誓却全圖，勸民詩，籠雞說數篋而已。所著有石樓山稿。愷卒，後浙江提學食事陳輔，叙州人行文府縣，稱愷爲推官時，一廉如水，其介如石，文章足以經世，政事足以及物，士蒙其教，民被

其澤一旦遽逝，百姓垂泣。至今有家祀以報恩者，遂咨詳部，入鄉賢議諡清惠，仍建旌異坊於當道。今在義烏廿三里街。

論曰：居官者瘠民以肥子孫，民則瘠矣。子孫未必肥也。甚且求瘠不得，明時謝公同鄉有官御史者，滿載而歸，相傳其子與他公子爭妓，擲金於江，以賭勝，不一代而田宅盡歸他人。謝公介介得一士馬，竭力表彰，揚名顯姓之職，一身任之。噫，若謝公者，真善貽子孫者矣。

王坡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王

王坡，字舜耕，東陽人，居嘗好學，弘治辛酉舉於鄉，時章懋爲國子祭酒，復從受學，授江西浮梁令。邑在萬山中，多盜，坡嚴保甲，阨險要，地方以安。景德鎮內監虐取民，兼上官和買，里胥匿價，爲害特甚。坡親閱審戶，編四季文冊，按季均輸，民乃不病。邑多虎，傷人甚衆，田爲不治。民有嫁女者，方將登輿，虎突入棚人中，啣其女去。民訴於官，坡乃齋宿牒於城隍神，虎忽夜入城，衆格殺之。餘悉就捕，民因爲搏虎歌。又值早，坡素服芒屨，自暴炙煇中，三日大雨如注。民因爲作甘霖頌，既述職，以疾辭。民訴於當道，懇留，因勉至任，未

幾歸，坡嘗言爲學以誠敬爲涵養本原之實地，以五經四書爲開明心術之根本，以綱目性理爲應事接物之準繩。其爲治則抑強暴，扶良善，敦獎倫，崇禮讓。一本於愷悌之自然，而天道亦爲之默轉云。

論曰：世有正學，然後有善治。舜耕誠心愛民，至理開感，天人協應，爲時良吏，非所學豫哉。

蔣瑜

蔣瑜，字純卿，東陽人，登嘉靖丙戌進士，授鄱陽令。其邑濱湖，湖水泛溢，則壞田畝，敗禾稼。瑜爲築堤，延袤數百丈，謂之蔣公堤，歲饑，小舟載米粟沿門賑之，後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王

以御史巡按楚中，有劇盜數百，越獄斬關而出。瑜授計一夕擒之，又以歲歉奏免田租之半，民祝頌焉。瑜少貧，爲道士，作祈晴疏，有魚遊木表。人渡高岡，之句邑令見而奇之，命之讀書，且以俸錢資之，不數年遂成進士官，史政績顯著，人皆服邑令之識鑒云。

盧仲佃

盧仲佃，號懷莘，東陽人，嘉靖丙辰進士，任晉江令。倭至，仲佃建議城安海，居民憑城拒守，得無恙。改調福安，邑新破，仲佃請兵五千倍道而進，繕治城壘，招撫流亡，倭至三洋，男女十餘萬，阻水不得渡。仲佃以漁

舟濟之已逼城，城中人創前禍，爭先逃避。仲佃令曰：「吾與若同死守。」婦女聽出城，男子出者，則左右跼民乃止。相持三日，夜倭引去。臺使者上其事，陞兵部郎出守成都。值白蓮盜起，愚民罹重辟者百數。仲佃曲為寬宥，轉惠潮副使，調湖湘。楚王薨，武崗王謀署府事，與王戚共盜內藏，相訐奏。仲佃按王戚於法，奪武岡府事。當事不憚，調參江右按治南昌。寧州柯氏民相仇殺，罕守張其事，以剿逆請。仲佃斥之，柯卒解散。守得罪，仲佃陞廣東布政使，會有以誣誤謫者，心疑仲佃，與前寧守比而構之，遂左遷。備兵惠潮，時流民

據山寨為江兵梗，相尋，災癘大作。仲佃諭降諸賊，積勞目瘡，卒於官。所仲佃為人，性冲淡，重然諾，好施予。家居儉約，終身不畜姬妾。所著有何莫軒集，數卷。子洪春、洪夏、洪秋，皆有名於時。

論曰：懷莘公至福安，衙署摧破，海寇外逼，從者皆哭，而公意氣慨然，卒能活一邑之民。夫官求富，則民多貧矣；官求生，則民多死矣。濫官行政，無以有已。事常危急，豈全家偷生之人所能勝任哉。

王乾章

王乾章，號震所，東陽人。嘉靖壬戌進士，以中書舍人，

轉山西道監察御史，巡視蘆溝橋，時宛平令以蠲直忤中貴獲罪，御史顏鯨抗疏極論，坐奪官。乾章疏繼之，留中。疑叵測，會閣臣申救得免。以鹹政按山東，以廉稱。遷四川按察司僉事，訟獄平，重慶民有悅隣婦挑之者，婦殞，雖拊其腹死，吏以未成奸抵罪。乾章曰：「婦致死拒奸而加之辟，是為宣淫者幟也。」立釋之。郡城圯，以贖鍰繕築，既就而民不知，於其隙辦書院，簡青衿督課之。所甄拔皆相繼取科第去。政聲甚著，萬曆改元，轉江西布政司參議，分部九江。盜何鳳等恣寇抄，以計散其黨，而巨魁就縛，坐建邸失印，去官，仍

王嘉忠

王嘉忠，字全吾，乾章侄。登萬曆鄉薦，官平遠知縣。奸民以白蓮教惑人，置之法。富家為仇誣入立雪之調，繫登海，其治如在平遠。蓋繩民以寬，而獨嚴於盜。凡樗蒲聯袂，結黨之奸，治之不貸。浚三川之流，築石梁

三民利賴焉其俗於上元中元日男婦跨彩橋禮佛
民因之營錙錢少年艷歌謠浪無所不至嘉忠立毀
之懲首事者著爲令修建學宮請於所司增補弟子
員歲爲常以薦授評事所申救凡若干人出知興化
府至境即取軍民利病傍陳之巨豪彭某以貲橫鄉
邑侵奪人妻女喜以奇禍中人官府逮不至至或以
賄免嘉忠廉得其實立斃之肆於通衢觀者欣躍陞
蒼梧兵備部吏以故事請口無事而擾民不如已諸
文網多踈濶而於所轄貪墨吏不少縱念以此拂上
官意告歸嘉忠性落拓不事家人產於雅俗玩好無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吏

所嗜衣履不敝不更爲而好施與重然諾持空言以
責券者必應之終身儉約弗悔

趙賢忌

趙賢意號如城東陽人萬曆乙未進士官福建邵武
司李善剖決案無宿獄時妖黨晁天工結海寇爲患
臺下所司議同官相顧莫發用賢意策使壯士入賊
使中以計擒之散其餘黨一境肅然政最陞南曹車
馬司郎中盡去草場宿弊著爲令轉北部營繕郎論
鑄稅之弊不報又論破積例節浮費及內使擾民諸
事又不報出知徽州未上陞安綿等處兵備綿爲二

州要衝兵籍皆虛額賢意至一一稽實且不時簡閱
而軍聲一振時巡視要害察士俗無流移積勞成疾
卒於官賢意爲人方正不阿而性善容納好獎掖後
進所品藻皆不爽會典粵東試所拔皆俊士或餽以
金且示當道意冀有所提拔峻却之趙氏世多簪纓
而居官清正得鄉曲之譽惟賢意爲最孫衍登康熙
癸丑進士爲文章有名於時

馮亮

馮亮字執夫金華人嘉靖壬辰進士授丹徒知縣縣
當孔道疲於供億亮務裁節以裕民什汰其六七歲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吏

祿以庫積贖緩代輸白糧當道難之亮持之力竟得
請擢兵科給事中轉都給事疏奏清軍理餉建城堡
浚濠塹數事悉見施行又嘗劾宦官高隆成國公朱
希忠怙寵肆橫一時權貴斂迹尋陞河南叅政會歲
大祲民相食亮捐俸賑饑爲首倡民賴全活以治行
卓異擢四川按察司使風裁凜然貪墨懾服以疾乞
歸至夔州卒年四十四夔守爲視殮解其囊止四十
餘金其清介如此有疏稿一卷

鄭道

鄭弘道字克修蘭谿人性至孝七歲侍親疾治湯藥

衣不解帶。登萬曆甲戌進士。授徽州推官。讞鞫明允。郡無冤民。有士人投謁門下。以石硯爲贄。發之則金也。却而絕之。攝郡篆。羨餘數千金。不取。令造紫陽橋。人稱曰鄭公橋。又攝休寧二縣。贖鍰數萬。悉以葺泮宮。資貧士。餘以置義塚。調南雄。去之日。士民扳號數百里。南雄西隣濠章。兩粵商賈於庾關。權稅賦額。屢虧。弘道悉清其弊。不一月。正賦以足。二年卒。徽人祀之名宦。

郭時斗

郭時斗。字文起。蘭谿人。以恩選授清遠知縣。邑兼鹽務。靖江王諸役恣橫。每一引挾百餘引。莫敢問。時斗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宋

以上舟停西岸。以東舟遙運至西。如數而止。中貴及私牙不得售其奸。攝新會。民賦多逋。邑有防海兵糧。時斗不論銀錢。粟帛牲畜器物。平價收之。隨兵所欲。平價給兵。民皆便之。爲權要所中。左遷兩淮。權鹽使者幕官。解則迫而稅銀不至。檄時斗督催。時斗列貧商富商。頃向立限之稅。乃齊。擢漳州府推官。多所平反。粵西多盜。武弁冒功。縛平民二十四人爲盜。制府梟其二。斃於獄者四。餘十八人。發漳州。時斗白其枉。而釋之。乃指山盜。帝公廩。連諸洞入寇。時斗乃募忠

勇。授計破賊之。女官秦氏抗不奉命。時斗以計生致之。後知高唐。值歲旱。躬至鄉計口而戶賑之。民賴以活。尋以病乞休。百姓遮留不得。與范公同尸祝焉。

程正誼

程正誼。字叔明。永康人。隆慶辛未進士。調武昌司理。癸未分臬雲南。時土司車里八百老撾等。負固。正誼至。開誠布公。感諭悅服。乙酉廷議勦羅雄州。中丞以誼才。越境委誼佐理。拔羅雄。升廣西參政。晉河南憲。長時兩河大祲。饑民黃江等。行掠。誼策賑兼撫。乃歸。命乙酉升山東右藩。轉四川左藩。時土官方有亂萌。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元

誼偏訪諸隘。爲之圖。係以說。未幾楊應龍反播州。總督李化龍議撫。正誼曰。此長其驕耳。乃出圖說。請勦化龍喜曰。不虞今日復見卧龍。及奏凱。化龍疏。正誼功升順天府尹。赴京。以蜀扇不工。罰及僚屬。誼引罪。請寬僚屬。遂歸。與同志講學五峯書院。壽八十餘。所著有展華堂集。

黃卷

黃卷。字惺吾。永康人。萬曆丁丑進士。以中書舍人。遷河南道御史。遇事敢言。巡鹽長蘆。請建學滄洲。以處鹽商弟子。巡按山東。訪求周公後而復其家。癸巳國

本未定。下三王並封詔。建言諸臣。皆以忤旨削籍。卷抗疏。異回天。聽直聲。振朝廷。疏留中。放歸。光宗登極。詔起用。卷已歿。所著有四書五經發微。子一鵬。官濟南同知。明季閹門殉難人。稱父子濟美云。

倪尚忠

倪尚忠。字世卿。浦江人。萬曆戊戌進士。授廣東順德令。誠心愛民。不務督責。邑多盜。大辟以下。恒薄懲。或以爲言。口使其能改。何過督爲善。宣化錄以勸率之。順德下邑。科第素寡。尚忠日進諸生督課之。嗣是甲第日多。躋顯仕。前後得二宗伯。人比之文翁。萬曆中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手

設採珠廠。關使恣橫。民多破家。尚忠下令。邑中有珠廠鉤役。杖而禁之。有以採珠事累及孝廉者。執而置之獄。闢怨禍。且不測。尚忠無懼。力言制按兩院。得奏罷採。還吉州府。同知。以母老致仕歸。尚忠博學工詩文。所著有居雲草。鳴籟草。宣化錄。學製編。年八十終於家。祀廣東名宦。子仁禎。以進士官禮科給事中。女仁吉。以節婦受旌。才藝精絕。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四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潮金律孔時編梓

卓行傳

黃仁環

宋黃仁環。浦江人。以武健雄里。方曠據睦。所在聚徒爲賊。仁環以能得官。授沿邊差遣。建炎元年。山賊何三五作亂。仁環呼諸子謂曰。吾受國恩。無以報。當以計擒賊。乃與唐子容謀。僞與賊約。同攻縣。令子容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十

各插竹葉爲標識。與賊前後相夾。部分既定。行至朱村。仁環反兵。大呼殺賊。子容夾擊之。賊千餘人。幾殲而賊酋留者。仁環密令諸子享於家。酒酣用斧自後斫殺之。初。仁環有女。嫁賊黨中。賊以故不疑。或告仁環曰。子獨不爲女計乎。答曰。吾恐計不就。一女何足惜。至是。竟爲賊所殺。仁環官至訓武郎。鄉人感德立祠祀之。

論曰。祭法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仁環割骨肉之愛。衛鄉曲。活民命。以報國恩。殺祭於社。宜哉。

申屠大防

中屠大防、東陽人，善折法，往往僞遁，追者近，反手取其敵，其捷宣和初，草寇竊發，吏民並竄山谷，大防聚衆禦賊，勦除魔賊仙姑，邑賴以安。時有薛太尉者，奉命殺賊，大防與之協力，薛因檄大防權東陽縣事，仍奉薛命，往永康收方巖賊，薛後期，無援死焉。事聞，贈武經郎，錄其三子授承信郎。今其廟在禹山後，每寇亂，鄉人團練，則奉爲社神，賊遙見禹山，輒膽怯，子孫所居之鄉，無被難者。

論曰：中屠將軍廟碑，出於柳文肅公筆，極相褒與，而宋文憲亦錄黃仁環於浦江人物，二公身經變

亂，譬之畏熱之人，談冰卽喜矣。

汪渙

汪渙，字德濟，武義人，有膂力，能使棒，號汪鐵棒，睦寇起，有保全鄉里功，以効勇得官，隸統制鄭瓊麾下，及瓊謀叛，殺衆謀兵部尚書呂祉，降劉豫，渙謂其屬曰：「吾儕誓忠義死國，詎可爲降俘？夜與其徒還，得祉首，及楊子江，無舟可渡，埋祉首江岸，解甲浮渡，達行在所，時方收祉家屬，勸之渙，而其事命押渙取祉首，得之埋處，已不可辨，獨祉女言父行時，將括髮，我製以紫羅紉以皂線，按驗不誣，赦其家，賜號忠義使臣，出

獄者拜渙曰：「微公，吾曹安能生忠義得白，皆公力也。」論曰：呂祉以軍府參謀節制廬州軍，鄭瓊與王德不合，有反意，祉陽慰之，而密疏請徹其軍，家人泄言於瓊，瓊使人邀於驛，而奪其疏，遂執祉，往乞降，於劉豫，將至淮，祉以義激軍士，行者遷延，瓊遂殺祉，揮衆往，軍士有持其束髮帛歸者，其妻吳氏痛而自縊死，與此所載少異，大抵史文存大體，而筆記則務詳所畧，汪渙之事，出鄭清逸賢達傳，必有所據云。

郭欽止

郭欽止，字德誼，東陽人，受學於橫浦張子韶先生，慷慨好施，闢石洞書院，延名師，訓子弟，賓接賢士大夫，無虛日，族之子弟，鄉之俊髦，皆讀書其間，而館穀之，其時爲之師者，則龍泉葉適，號水心，繼之者爲括蒼湯致，前此朱熹以僞學之禁，遊處甚久，欽止使其子淇津，皆從之遊，適有與郭氏五箋，至今寶之，時往來其間者，爲金華呂祖謙，號東塘，唐仲友，號悅齋，永嘉陳傅良，字君平，永康陳亮，號龍川，會稽陸游，號放翁，蒲江魏了翁，號山義，烏徐僑，號毅齋，蘭谿杜旗，字伯高，餘不下數十人，然數君子則千古表表者，欽止墓誌，呂祖倫，字子作，狀

朱熹爲之銘銘曰才百夫之特而身不階於一命志四方之遠而行不出乎一鄉然而子弟服師儒之訓鄉閭識遜弟之方霍然其變豪傑之窟煥乎其闢禮義之場是則其思百世而長勿替繩之有永彌昌陸游有石洞十六詠葉適有石洞十咏郭氏子孫編纂成集

論曰郭氏撫有高貲其以資石洞者不過數千金耳而聲稱至今同時有位台司爵五等者曾不得於志乘間分半簡之榮而郭公身爲布衣名列兩浙通志光輝千古以貲而論後豈無及郭氏者而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四

徒挾所有驕淫其子孫而速之亡愚矣

蔣沐曾孫伯康

蔣沐東陽人富於貲僦儻尚義嘗割田建橫城義塾延嚴陵方逢辰爲之師逢辰號蛟峰時以學士在告家居負笈遠至者甚衆而教法一遵白鹿洞遺規月書季考礱石題名喬見山陳月齋呂存齋繼主師席里人孫德之譔之賈似道謫徙廬陵似道敗乃還元世祖下江南簡南士可官使者左丞廉希憲以其名聞授建昌主簿時年已六十不上子吉相希憲使其舁携至京薦於朝使備宿衛仍授穀城令曾孫伯康復富於貲賑恤

無告無間親疎歲饑有倉行旅有資給死有賻婚嫁有助重修其祖之業立義塾以教鄉里子弟幾數百人供給衣糧庖福四十年不倦

論曰吾鄉人物之盛莫過南宋或者曰風氣之開使然而不知皆諸賢遊處風聲所被之故然非富家寶禮賢士又惡能至此其時長衢郭氏橫城蔣氏路西陳氏皆有義塾號稱東陽大家然則數大家者其五府四相之開基也

朱環

朱環字君玉義烏人襁褓時無兒啼聲仲父桂奇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五

養爲子桂後生二子曰璧曰宗周因外環環事桂益孝謹時多盜桂有金數百兩與璧匿窖中璧夜發去反誣環所爲桂怒號環孺穉立之大雪中一日夜不使去環無怨色事桂益恂恂惟謹桂猶日虐環五六年間瀕死者數四環順受之事桂如初桂死環遇璧益厚璧子慶多暴或遂嫁以殺人罪環憂不能食竭私財救之慶獲免環善讀書寶祐間嘗舉進士年八十六終於家子元女壽皆有才而孝

論曰宋文憲曰吾讀尹伯奇履霜操而疑之夫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履霜之辭毋乃怨乎今環之無

罪。與伯奇同。厥身立雪。則又非履霜比也。而願受無怨不賢而能之乎。

胡麒

胡麒、行廉一、湯溪青陽胡氏之祖也。少失恃、奉孀母克自樹立、撫其弟廉三、長為娶妻、暮年而廉三亡、其妻懷孕、廉一哀其弟之亡而恐其無後也、夜必焚香告天、祈其生子、彌月果得子、而弟婦病乳、時廉一妻江氏亦乳子、廉一乃謂其妻曰、吾弟止此子、不可誤、吾子可托隣母乳之、又恐其妻育之不誠、乃斬柳木倒插井旁、詒其妻曰、星士言此子命貴、他日果發達、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木

倒柳必活、既而柳活、妻撫之、益誠、及長為之娶、而與已子均分其家、其子孫簪纓不絕、王世貞為作序、

袁大珍

袁大珍、字仲仁、金華人、父喪致哀盡禮、母董氏得末疾、侍養惟謹、或登厠、皆候其時而扶持之、從兄大通客死永嘉、親往收骨、歸塋先塋、從嫂張氏吳氏、孀居無子、張居永嘉、吳居鄭之故里、皆迎而致之、以終養焉、二姊一適劉氏、一適皇甫氏、俱早喪夫、男女焚奠無所依、俱迎養於家、而婚嫁其男女、置四廬以贍其生、甥姜氏子早孤、收而教育之、長而為之娶、外姑

楊氏、家貧無依、養之四十年而終、友人張彥希、官經歷、自雲南歸、夫婦皆為讐家所殺、而盡劫其財、一產甫生、大珍往哭之、抱其女歸撫之、如已女、仍踪跡其賊、咸就捕誅之、鄆人蘓某、以公事至金華、病、同事者委之去、大珍見之、携至家、迎醫治其疾、疾愈、其人不忍去、郡人死無地以葬、多焚尸沉骨、大珍負郭有地、價可值五千餘金、捐為義塚、又捐造石梁二、渡船二、以濟行者、大珍平日讀書、見古忠臣義士事、輒慨然曰、士不當如是哉、既施及三黨、尤好接賓友、鄉里咸敬愛之、稱為義士云、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七

論曰、仲仁所為如此、此其家殆不貧、雖然、世豈少富人哉、如仲仁者、何不多見也、吾近見有為生員、擁貲萬金、娶其姊之女、以為媳、視其姊之行乞而不顧者矣、不十年身死家盡毀、無寸土之存、以視仲仁、大孰不若矣、

王得志

王得志、東陽人、祖世堅、學古文於黃潛、得志承家學、自五經周禮儀禮、至明時一代典章、及天文地理、方技諸書、靡不涉覽、邑令黃仲芳、延至館、咨以民間利弊、時金華二征之外、復有夏稅、絲羅及房、賃牛、租等、

稅乃爲仲芳具疏。其言愷切詳明。奏上。七邑俱停征。正統十四年。邑中賊起。擄掠野多。積骸得志。獻計邑令。聶智立保。互相擄掠。選勇壯。也要害。邑乃安。得志與有力焉。子披曾孫乾章。元孫嘉忠。皆登科第。以善吏著聲。

論曰。文字之祥。如和風甘雨。則有益於世。若徒致歸於詭言。解律問已不足貴。矧誨淫導薄。爲人心風俗之蠹者哉。

何達

何達。東陽人。宋嘉定進士。年四十餘。卽喪明。終日燕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八

坐觀心。靜久而明。覺方寸間。空洞無物。生平意氣。渙然冰釋。乃云。四十以前。不替而替。四十以後。替而不替。向使身非病廢。爲微官作使。營營逐逐。忽焉以死。何能至此。作家訓十餘條。大槩以司馬溫公家訓。朱文公小學爲綱。而寬大含弘。皆退一步法。其中警語。如云。寧可沒飯吃。不可不每歲延師。或往就師。一云。省一時之忿。免千日之憂。又云。忍過事堪喜。宋潛溪王子克。胡仲申。皆爲之跋。生六子。皆出仕。而夢開。夢祥。夢然。皆舉進士。夢開。從政郎。夢祥。司農卿。夢然。參知政事。以夢然貴。諡贈惠國公。諸孫累世甲科。至今

繁衍。夫一人作善。累世蒙休。今人以刻薄成家。欲遺子孫。不亦難哉。

陳慎

陳慎。永康人。宣和中。出粟賑饑。寇亂。積骸遍野。躬率二子收瘞之。紹興中。二子復煮粥以活饑民。更代隣里。償逋賦。陳公二子。良臣。良能。並登第。孫五人。皆貴顯。

徐寶

明徐寶。永康人。爲銀工。正統間。縣令發帑金數千。傾錠起解。括寇奄至。舉城皆遁。寇退。令計金必失。詢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九

曰。金藏於井。俱在。悉還官。民免重納。子孫五登賢書。諸生如林。

程堅

程堅。永康人。慷慨好施。歲凶。傾廩以貸。常於雪中登高。以望見人家。不舉火。戶給以粟。享年九十。子十二人。卽文恭公文德祖也。

黃樓

黃樓。字時高。號雲山。蘭谿人。家豐於貲。好讀書。品題古今人物。居鄉好禮。濟人之急。弘治壬子。歲大祲。發粟數百斛。計口家給。全活甚衆。自處儉約。綿裘葛衫。

僅支寒暑常膳則累日不肉無客則累月不飲購書樓於宅旁望雲山儲書數萬卷揆常稔田數百畝專克子孫教養資作家訓以垂後享年八十有七夫婦齊眉黃氏之先多出義民黃愷正統戊午歲大祲出穀二千餘石以賑饑曰黃大海亦於是年出粟千餘石以賑朝廷皆賜璽書旌為義民今皆祀鄉賢

論曰捐粟賑饑惠之及於桑梓者也同時慷慨好義之士其在東陽則有張孟陞張澤盧尚文樓叔廷輩並皆捐粟二千餘石奉詔褒勅名播當時迄今與蘭谿黃時高俱子孫衆盛宜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十

包珦

包珦字德懷蘭谿人正統間進士官侍郎同鄉胡主事文善在京病臨危珦往視之曰吾無子止一女吾即死願以見托珦諾之既而文善與其妻相繼歿珦即以其女歸屬其妻育之勝於已出夫何珦失官歸蘭谿擇壻於祝氏而許之珦所居與文善相去餘二十里文善雖亡其居尚在女將嫁先事令人以竹簾分隔其廳事為三間偕妻引其女歸文善居已處左間妻與女處右間中間設文善夫婦神位至日備祭品為文以聘嫁事告焉命女拜已拜已長號痛哭然

後行婚禮遂遣嫁之奩具皆備士大夫多稱之論曰鄭北園云侍郎居官頗不飭於簞簋其子孫驕奢鄉人不甚齒惟為友有女能不以死生易心而一歸忠厚今僅七十載耳風俗之薄人心之偽遂爾懸絕然則侍郎雖以罪斥而其立心之厚則有非晚近之所能及者

盧溶

盧溶字孟涵東陽人性好施義烏東江橋圯計貲須白金一千數百兩郡守募民無應者溶獨發私帑成之公私一無所擾已而復壞義烏紳士致書孟涵以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土

本怪易毀求為校墩涵即如其議成之而費倍於前蘭谿章懋為作記正統己巳土賊亂官軍多殺傷溶皆買棺瘞之計餘八十而終子楷解元格監察御史子孫榮盛皆以為厚德之報論曰古來子孫之昌皆祖宗積德所致觀一郡可見矣宋時人物衣冠之盛在蘭谿莫過香溪范氏則其祖大錄為吏廉平之德也見文學范端臣傳在義烏莫過喻氏則其父葆光還金尊師之德也見文學喻良能傳明時甲第人物之盛在蘭谿莫過渡賓章氏則其祖母練氏夫人全城之德也章太傅妻練氏有賢德太傅建州人

仕王氏爲刺史太傳出兵有二人得罪欲斬之以練氏言得免二人俱奔南唐爲將攻建州州且破時太傅已死夫人在家此城夫人可樹自旌於門氏接以白旗曰吾將居此城夫人可樹自旌於門吾戒士卒勿犯練氏遂金帛并旗不受曰若幸念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居之吾家與俱死其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罷太傅十五在湯溪則青楊胡氏則其祖廉一插柳育孤之德也胡彪傳在吾邑爲三邱盧氏則孟瀨之德不爲少矣其在崑山趙氏則其祖孟質好施尚義之德也孟實捐貲修學六白石人在鶴岩王氏則其祖得志七邑停徵之官發賑見卓行王若夫富貴悠久文學濟濟莫如安文陳氏則其祖懷堂之德也懷堂曾發粟三百斛賑饑饉於道者殮而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主

金公綯

國朝金公綯義烏人既娶貧不能爲生乃出遊越十餘年無音耗妻嫁公綯乃自遼陽從遼將向可喜歸本朝憶家再逃而再獲之乃刖其足足跛號跛金可喜由降將積功伐開茅土運籌帷幄章奏文檄皆出其手倚之如臂指以女妻其子以桐向王老冢歸向

之信竄前橋机密敬廢之王不決遂默康熙十三年向之信既嗣王位遂反公綯不從乃殺之抄其家其子以桐時已中藩下舉人挈妻子歸家以桐雖王婿貌恂恂謙謹如素士妻雖王女樸儉如村姬手縫紉不輟鄉族賢之其家雖抄猶以斗量珠卒燬於火公綯雖名藩幕敗心佛氏時御史金道隱以明亡至粵爲僧號淡歸說汰如雲興文似海自藩下以至督撫文武大寮下及守宰皆輸誠皈向建丹霞寺雄麗冠嶺南而公綯實爲外護當向王破廣時公綯操縱在干活人不可數計性高曠好文平居賓朋滿座相與談藝賦詩澹歸贈詩曰公在王門好行德華作風雷眼冰雪西山爽氣兩條看北海芳樽千里客又曰陰符勞借劬仁術起投竿焚巢非望息破卵不時完又曰門前金匠匪階下玉郎玕蓋實錄也吳人鈕丑熊作觚觚錄其事于粵觚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主

厲雲波

厲雲波字允侯東陽人太學生出穀施貧三十年於此矣每歲收獲總計所入四分之納糧穀貯一倉口食穀貯一倉出貨生息穀貯一倉餘則盡貯濟貧倉每歲臘月則出而施之不足則以食穀足之食不給

則啖麥飯。今年冬所施四千餘人。佐以自食倉。仍不足。臨時糴穀三百秤足之。先侯在東邑。僅中貲。而勤儉善作家。南。栽風笠。荷鋤。與田僕同耕作。量晴雨。貯水畜泄。天不能災。歲收必贏。予見其芋區。碧葉連畝。高可隱人。其他種植皆然。性儉樸。無雜好。所居舊舍。無增。加食粗衣布。作布衫百餘領。見乞兒衣不蔽形。則與之。金華諸大邑。進學俱如額。而東義獨無。加縣尹欲詳文各憲。達部。請如例增數。而乏貲。先侯獨捐五十金。仍格於上房。先侯篤信因果。刻太上感應經。印刷裝釘。沿門分送。勸特誦。其信道也篤。其作家也勤。其自奉也儉。其計筭也密。信。道。篤。故。志。不。易。作。家。勤。故。所。出。多。自。奉。儉。故。流。不。涸。計。筭。密。故。出。納。中。節。因。能。一。意。布。施。三。十。年。如。一。日。人。無。濟。乏。之。才。而。思。欲。爲。善。吾。未。嘗。見。有。濟。也。

金律

金律。字孔時。金華人。仁山先生十八世孫。以先生理學大儒。不當列於諸祖。糾合族人。各抽貲。建仁山先生祠於所居藕塘官道。極其弘敞。捐田十五石。入祠供祭。其餘費貯之義倉。延師以教族之子弟。并以給孤寡。其敬祖敦族之心甚厚。祖母以下三世外家。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古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五

皆翰田供祭。仁山先生遺集多散逸。悉購藏之。若大學疏義。論孟攷證。尚書表註。詩文集。濂洛風雅。以及許白雲集。皆以次鏤板。頒布。予所輯有金華文畧。既刻於蘭。蔡唐氏。又有徵獻畧。載合郡人物之詳。今皆授梓。將竣。孔時在金華。僅中貲。而慷慨好義。於今鮮偶。昔許白雲先生著撰。倍於仁山。卽今四方購其書者。貴於琪璧。然而風銷雨蝕。蠹腹中已不能復出。倘使其子孫有如孔時。愛護而鐫布之。必不至漸泯。如今無疑也。而僅有存者。亦賴孔時以傳。其表彰先賢之心。甚至吾郡自五峰諸賢。講席久廢。孔時恐鄒魯一燈遂熾。乃於宅旁建奎光閣。爲書院。會合郡士講學。而延予主講席。其佑啓後人之心。甚切。孔時爲人無多。讀書與之論古。以意漸之。皆合見義必爲。胸無留滯。始用世才。其建閣匠心。自運結構。精奇得湖山之勝。中植花木。貯書。齋超然埃壚之外。至於宗族之婚喪。綏惡。隨分周濟。不概錄。錄其卓卓大者。

隱逸傳

龍邱襄

漢龍邱襄。隱居太末。其地有山。九石特秀。色丹。遠望如蓮華。中有巖穴。窓闢天成。石牀在內。可寢處。襄居

其間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更始元年，任延拜會稽都尉，年方十九，到官，聘請高行，待以師友，掾吏白請名甚，延曰：「龍邱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桴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甚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

樓惠明 附樓幼瑜

南朱樓惠明，字智遠，東陽人，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宋明帝特徵不至，齊高帝徵之，又不至。文惠太子使人強之，館之東宮，為布衣交，未幾辭歸。俄輕棹西下，及就路，復之豐安，旬日後，妖賊唐寓之為亂，他城皆破，死者塗地，惟豐安獨全。時人以為先覺，齊武帝勅為立館，同郡樓幼瑜亦聚徒教授，不應徵辟，臨川王映深重之，著禮摺拾三十卷。

張志和

唐張志和，金華人，本名龜齡，十六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賜名志和，尋貶南浦尉，不之官。既而親喪，無復宦情，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著書十二卷，號玄真子。或以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七

其文論道縱橫，謂之造化，鼓吹兄鶴齡，恐其浪迹不

返為樂室，會稽東郭外，一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呼為淘河夫，執畚就役，無忤色，觀察使陳少遊表其居，曰：「玄真坊。」買地廣其閭，曰：「迴軒巷。」門故阻水，十年無橋，為構橋，曰：「大夫橋。」垂釣去餌，意不在魚。肅宗賜奴婢各一，配為夫婦，夫曰漁僮，妻曰樵青。人或問故，曰：「漁僮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蕪蘭薪桂，竹裏煎茶。陸羽問有何人往來，答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顏真卿刺湖州，以舴艋既敝，請為更之，答曰：「倘惠漁舟，以為浮家泛宅，沿沂江湖，往來苕霅間，即野人之幸矣。其詞令如此。善圖山水，或擊鼓吹笛，紙筆便成，所著又有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五十六，皆傳於世。其漁父詩曰：「八月九月蘆花飛，南溪老人垂釣歸。秋山入簾翠滴，野艇依樵雲依依，却把漁竿尋小徑，閒梳鵲髮對斜暉。翻嫌四皓曾多事，出為儲皇定是非。又為歌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憲宗高其人，命圖真求之，終不能致。李德裕嘗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顏真卿銘之曰：「逸玄真，超隱淪，齊得喪，甘賤。」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七

貧。泛海。同元塵。宅漁舟。垂釣綸。輔明君。若斯人。豈烟波。淪此身。

論曰。龍邱先生之名。以任延傳。樓智遠張玄直身棲山澤。而名達九重。塵視軒冕。與麋鹿魚鱉爲伍。聲聞茂著。爲王公大人所不能及。其或被褐懷玉。無當路之褒揚。雖有原憲伯夷之操。又安能有聞於後哉。若乃才不足以達。而枕山棲谷。固其所宜。又不必以無聞爲病也。

方句

宋方句。字仁聲。金華人。徙居烏城。泊宅邨。張志和泊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太

舟於此。故以此名。王侍郎漢之因號句曰泊宅翁。而爲之贊曰。形色保神。環無初終。粉飾大鈞。而爲之容。是曰泊宅之少翁。潘良貴謂其神情散朗。如晉宋間高士。晚得官。無仕進意。築菴西溪。以衛生爲事。詩文雄深雅健。追古作者。作詩贈之。有他年一棹江湖去。先向茗溪訪葛翁之句。句著泊宅編十卷。今傳。

張志行

張志行。字公澤。東陽人。幼入右庠。言動不苟。閉戶讀書。默識經史。善著文。就試。直陳時政得失。不第。遂不試。立書院。置義田。又設勸節田。以勵風俗。弔死問疾。

隨方周卹。甚著聲譽。浙東宣慰使朱昇以八行薦。徵之。志行以祿不逮親。屢辭不起。紹興三年。縣學生曹憲及諸父老復詣昇。請表聞於朝。因賜號冲素處士。所著有易傳撮要。涉史畧辭。舉八行詩。東陽十勸等歌。

姚獻可

姚獻可。字君俞。義烏人。隱居西郭門。風度孤鶯。不苟同於物。年饑不粒食。蒸菰菜茄子啖之。無醃鹽。人不堪其苦。而獻可趣操堅確。至老不妄求於人。葉尚書適布衣時嘗訪之。獻可曳破鞋出迎。歡若生平。既疾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十九

革。遺書於適曰。惟子知我死當爲我銘。戒其弟曰。棺前須布幅一幅。置丸蠟於几。知我者當自來哭。不知我。雖哭吾不向也。其介立如此。

論曰。冲素甘節。有功鄉閭。君俞苦節。堪砥頽俗。生無一命。歿皆祭社。奚愧哉。

吳儒子

吳儒子。字少君。蘭谿人。性孤僻。家有負郭田一頃。盡鬻之以易硯者。鑿山泉。引池中。每食必自炊。厨曰玉雪。小銅池。雨水曰若。此則不辱吾炊矣。好藝蘭。將花則閉門。不見客。以護花氣。性好潔。行遇寒潭澄澈。

雖隆冬必解衣就浴或遇佳山水欣然獨往以銅甕自隨日暮則依巖而宿炊以作食日市菜數十莖又異其葉爲薺羹或曰何自苦爲曰幸無低眉向人也其足跡遍東南每出手綠夢梅杖一畧曰紫玉朱藤杖一形製甚奇不知何世物木瘿瓢一曰負之取酒因自號一瓢道人嘗從六合澗中得怪石五色籠之渡楊子盜睨之疑其金截江破其籠石也孺子乃持其瘿瓢長跪曰諸君幸全此搏額乞之甚哀賊怪而碎之釋之去孺子曰晉曰賊賊已乃哭片收其瓢更附以膠瓢幸完無恙文離離若春水也復自號破瓢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主

道人王世貞爲破瓢歌一日客世貞叩以所作孺子爲誦天寒知絮薄葉落識心酸之句世貞咨賞孺子因思曰昔宋延清求句不得以砂囊殺劉希夷元美得毋作惡一夜屢遷其寢孺子以布衣遊公卿間檢知人情險薄嘗以鐵如意手摩弄曰吾欲擊天下負心人盡碎其首孺子性至巧所畫雞鶩等物逼肖其真其所携破瓢攜李人以爲寶以重價售之卒不予所爲詩蒼涼幽細時入唐人佳境吳之器錄其湖州詩曰乘閒取醉到蘋洲風土雖殊景物幽綠水家家堪把釣青山處處好登樓魚蝦兼味甘孤客菱藕傳

香脆早秋便欲移居來此地短篷簑笠狎砂鷗他作如細草空階留履跡寒花別院待春懷老骨不知何處白好山端爲阿誰青五言如細雨長江去斜陽孤鳥來石色寒侵戶苔香細入林羣星低草壑孤月迥花宮種藥寒雲外分泉細靄中青山隔幔小白鳥同人閒老畏年光改貧隨道路長日月甘垂老江湖豈用名客路黃花近鄉心白髮多日落旋依樹天寒早閉門臺迥流雲細江清好月遲細雨釣絲重亂山樵徑微俱得山林閒逸之趣陳從訓贈以句云僻意少人會好懷多自憐俞安期云一簋將家具千山付客居皆極其擬似足徵其人孺子別號病鶴其私印曰活死人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主

方太古字元素蘭谿人號寒溪子少從章懋受經籍博士矣輒棄去太古乃言曰太音既希大雅不作徒呻佔畢以比里耳則世學也口實濂洛以傳同聲則世儒也夫文以載道五經尙矣次則檀子公穀莊列屈宋兩司馬降是卽自名家譬之孺子母絕而乳存雖張口啜而就哺終不哺矣遂專力於古文詩歌好絕出於衆壯而出遊東盡吳會南至番禺遵閩海陟

三山、泛彭蠡湖、循江而下、遂家於吳、與楊循吉、都穆

文徵明相唱和、最後善王世貞、汪道昆諸公皆亟稱之、督學關西孔天胤、耳其名、數欲見之、太古輒避去、

乃令人伺之一日、屏車徒、間行入其室、願爲布衣交、

甚歡、吳中名士、黃省曾者、每越日輒治具名太古、太

古至、不下一箸、顧自取乾脯食之、王守仁舟過蘭江、

嘗造其廬、太古輒蔬食之、次日報謁、守仁亦以蔬進、

太古曰、故人山人、草具固宜、公貴者、不當以山人食

食我、乃改治具、太古爲人病潔、所至携一鹿皮、坐則

裸、兩足藉其上、嘗客於楊循吉所、臥具皆吳綾、太古

出素褚、揭其下、旦視其衾、無襞、積痕、若未嘗觸者、

日與諸公登虎邱、雨驟至、衆皆疾趨、太古徐徐跣步、

潭、淖中、白足、雪皎、畧無沾穢、晚年歸隱金華、解石山、

治黃白之術、卒、迄寒溪、故廬終焉、所著有寒溪集、

論曰、少君元素、振奇越俗、太白山人之流亞也、一

時名輩、共相傾接、近日錢牧齋皆爲立傳、而蔡九

霞作續廣輿記、列之婆郡人物、固將與大雲、漱水

共有千古矣、其人雖無宦情、而志喜近貴、各操所

作、遊公卿間、時出其奇情、僻意、跌宕激動之、使記

錄之家、樂爲傳述、然亦有文之故、嗚呼、誰謂身將

隱矣、無所用文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五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可

東湖金 律孔時編輯

貞烈傳

胡氏

宋胡氏邵彥榮妻湯溪龍邱人彥榮除青州僉判適李元昊入寇淮陽震動彥榮奉旨捍禦人言彥榮啣歿而胡氏艾而美權貴人欲強娶之胡抽刀自刎彥榮聞之棄官歸義不再娶朝廷爲立節義坊以徵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見歐陽永叔乞交路公碑記

唐氏汪氏倪氏

唐氏金華陳昌朝妻昌朝第進士生子沂而卒唐氏居寡撫沂長娶汪氏生子韓而沂卒汪居寡撫韓長而娶倪氏生子元紹而韓卒倪復居寡唐居寡三十餘年汪居寡四十餘年倪居寡五十六年皆始終一節金華稱閨範者皆推北園陳家王魯齋銘其墓併見金仁山集

唐淑芳

唐氏淑芳蘭谿徐叔真妻年二十而夫亡無子父母

欲奪其志卽引刀斷髮破而棄節終身有司以聞旌其門曰純節朝請大夫趙與懃爲作全節思榮傳

王氏

王氏蘭谿葉紹彭妻金華王師愈女魯齋栢之諸姑也嘗從父宦畧人謂必小其夫家至則能執婦道事姑甚謹紹彭早卒志不更適遺腹一女復亡哀痛成疾屏醫却藥曰吾生猶死也何求生爲沐浴更衣而逝

杜氏

杜氏永康諸杜山人年二十擇配而未嫁也宣和間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二

方臘畔睦州隣郡響應有悍賊詣門曰以女與我否則盡殺舉家驚泣女曰無恐以一女活一家曷爲不可乃曰我女也不可苟婚願少需我沐浴更衣乃出賊喜而候女乃閉門浴畢更衣就縊死賊駭去陳龍川爲之傳

論曰杜女當急猝之際死生介於須臾不驚不怖從容整暇能以其術殺身取義不然不但求生不得卽求死又豈易哉

陳氏

陳氏永康人年十九未嫁官和問官軍之捕盜者所

過抄掠女與妹皆被執賊露刃曰從我以汝爲妻不
則死女色不動掠髮伸頸請受刃遂殺之頭墮地怒
視不瞑時百鳥哀鳴浮雲晝晦白日無光狂風振木
其妹相顧無人色遂從之去後有人問之曰汝何不
爲姊曰難難

論曰顧不難哉昔有人問南陽慧忠禪師曰白刃
相逼時何如曰不動殺之何如曰殺亦不痛嗚呼
必有殺而不痛之心而後可以成其道必有割獲
可甘之心而後有以成其忠必有白刃可蹈之心
而後可以成其節此在志士猶難之彼以青閨弱
質而能當死生而不怖顧不難哉顧不難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三

應氏

應氏永康章侯妻與其姒周氏相歡如同氣宣和間
盜起所過殺掠咸望風走避應携兒行病足不能前
周狀之應曰我以足病致死命耳姒何不急自避禍
周曰願生死同之賊至肆威迫林皆罵賊而死方殺
應時兒曰殺吾母願活我二母賊怒併刃之宋太史
爲之傳

周氏

周氏永康周二三女許配鮑勤鮑家曰替父欲改嫁

不從有陳姓者將娶之女投水不死娶者脇之乃縊
而死

楊氏

楊氏武義華法妻夫早亡二子幼而家素貧人謂氏
當奈何曰吾義寡華氏矣二子稍長遣從呂東萊學
囑曰學而不成無歸二子或經年不得見母面卒年
六十八龍泉葉水心題其墓

何道融

何氏名道融浦江凌楠妻而諸暨人也年二十而楠
亡遺腹一子名堅誓不再適堅長俾從陳亮學曰吾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四

不死欲待汝學成見汝父於地下耳勉之堅卒以學
聞與薦書云

論曰楊與何節婦而賢母者也撫孤而能延其嗣
難矣而且成其子之學不益難乎彼以閨中女子
而能識天下賢者使其子從之其有孟母之風哉

宋嗣徽

元宋氏名嗣徽金華吳垕妻生三子而垕亡宋年二
十八舅姑繼歿兩極在堂隣火及之宋力不能舉乃
携諸孤捐徹號泣願與俱化火遂滅以爲孝感所致
至順中奉旨旌門

陳婦

陳婦，宋行軍司馬自中女，元司徒萍姊也。宋亡時，婦兄弟與母楊夫人相失。後萍貴，訪其母不獲，不御酒肉者二十年。婦在家，思母尤切，斷髮誓不嫁。燃指爲香，以禱，十指僅存其四。後聞母在順州，萍以金幣名馬請，不得，乃聞於朝，爲降旨，賜與金幣文錦甚厚，迎母以歸。婦與兄萍適自南來，遂奉母歸。蘭谿婦爲尼，以養母，卒不嫁。歐陽玄云：陳氏女，灼頂累百，燃指凡六，顧於神明，卒遂其願。卽古史所載烈女事，何加焉。

謝帶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五

謝帶，蘭谿吳履妻而金華人也。元季兵亂，遊騎及境，帶謂履曰：患將至，曷避之？履曰：我在，勿恐。是冬，履出郭南，帶中前言，且嘆早歸。越四日，潰卒來，不絕帶，挈幼女行。且泣曰：汝父不復見矣。入山，度不免，謂膠曰：善護吾兒，吾死此矣。力疾捫蘿而上，立巖險絕處，先投其女，而身繼之，俱死。履歸求得之，母子相向，貌如生。宋學士濂爲之傳履工詩，仕明爲良吏。

吳氏

吳氏，蘭谿方仲剛妻。居女埠，元季兵亂，與夫俱避難去家西行一里許，聞鼓譟聲，足輒弗能步。謂夫曰：君

宜自脫，勿以妾爲累。夫曰：子將若何？吳曰：妾義不受辱，自有處。夫揮淚去，兵且迫，適道旁有梅塘，水潔且深，遂投以死。越數日，兵去，夫蹤迹其處，屍橫水面，雖甚暑而顏貌如生，舉以歸葬。時至正戊戌夏六月也。章楓山爲作烈婦亭。

程清

程氏，清東陽劉義妻。張士誠遊兵掠東陽，清奔竄山谷，寇逼之，不從，殺其子。清罵罵遂殺之。今有祠在獨山，予至其地甚熱，土人言清夫婦被執，清計脫其夫，乃抱子投井死。故玉華山人詩曰：豈不愛一子，安能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六

事二天。玉華去其時近，當不謬。今祠適在井旁，予有獨山劉烈婦祠詩云：槐根突起槐枝禿，女郎古廟依山麓。劉家新婦本姓程，明眸皓齒顏如玉。時當元末龍虎爭，黃巾遍地相屠戮。舉家逃難山之坡，一羣鬼卒過，青娥上碎瓦，全在頃刻生。死路絕，將奈何？強顏誘賊，釋夫子，奮身一擲千尋波。弱子纖纖，豈不惜割情完此無瑕節。天地悠悠日月長，茲山常在名不滅。

馬淑

馬氏，名淑，東陽人，年十九將嫁，而夫死。淑至夫家，制服終喪，未幾姑死，亦如之。父母欲更嫁之，淑曰：既許

爲人婦可更嫁乎誓不從完飾以終

呂氏

呂氏永康何頤妻。頤早卒。遺腹一子。值元末被兵。家毀無以爲生。或勸更適。答曰。一馬不被二鞍。卒能育子成立。年九十卒。膺詔旌門。

論曰。自明以後。藝之以貞烈見者何其多也。而自元以前。則寥寥焉。蓋事遠無徵。非得一二鉅公之筆。則不傳焉。雖有奇節。不得有文之人。安能有聞於後哉。然人雖有文。苟不擅一代之名。卽其人且不能以文傳。而能以其文傳人之節乎。然則貞烈之實。寄於人之文。而文之命。又懸於一日之名。一日之名。千古之實所寄也。則名之權重矣。

宋氏

明宋氏金華人。夫爲閬州守。被誣死獄中。宋與姑及子皆編戍金鹵。子死途中。宋奉姑以行。誓死不易操。行路傷之。成都楊慎見其題鄣亭壁歌。刻於詩抄。後編入一統志。詩曰。鄣亭咫尺堪投宿。手握親姑慈茅屋。抱薪就地旋鋪攤。支頤相向吞聲哭。旁人問我何方。俯首哀哀訴衷曲。妾家祖居金華府。海道曾爲千正戶。舉艘運米大都回。金牌勅賜雙飛虎。兄弟晦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七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八

跡隱山林。甘學崇文。不崇武。今朝玉堂宋學士。亦與妾家同一譜。笄年嫁向衢州城。夫婿好學明詩經。離騷子史徧搜覽。志欲出仕題蒼生。前春郡邑忽交辟。辭親千里趨神京。丹墀對策中殿舉。馳書歸報泥金名。承恩拜除閬州守。飄然畫舸西南行。到官未幾訪遺老。要把奸頑盡掃除。日則升堂治公務。夜則挑燈理文藁。守廉不使纖塵污。執法致遭僚佐怒。府推獲罪苦相攀。察院來提有誰訴。臨行囊橐無錙銖。惟有舊日將去書。城中父老泣相送。道旁過者咸嗟吁。一時徵賦動盈萬。妾夫自料無從辦。經旬苦打不成招。暗囑家人莫送飯。吁嗟餓死囹圄中。旗軍原籍來抄封。當時指望耀門戶。豈知一旦番成空。親隣憐妾貧如洗。歛鈔殷勤饋行李。伶仃三口到京師。奉旨編軍戍金鹵。阿弟追送龍江邊。臨期抱頭哭向天。姊南弟北兩相痛。別後再會知何年。開船未遠子病倒。求醫問卜皆難保。武昌城外野坡前。白骨誰憐墓青草。初然有子相依傍。身安且不憂家蕩。如今子死姑年高。縱到雲南有誰望。八月官船渡常德。促裝登途整行色。空林日暮鵲鳴啼。聲聲叫道行不得。上山險如登天梯。百戶發放來取齊。雨晴泥滑把姑手。一步一仆

身沾泥。晚來走向營中宿。神思昏昏倦無力。五更睡重
起身遲。飯鍋未熟旗頭遍。翻思昔日深閨內。遠行不
出中門外。融融日影上欄杆。花落庭前鳥聲碎。寶髻
斜簪金鳳翅。翠雲蟬鬢蛾眉嬌。繡床新刺雙蝴蝶。坐
久尙怯春風饒。豈知一旦夫亡後。萬里遐荒要親走。
半途日暮姑云餓。欲丐奉姑羞舉口。同來一婦天台
人。情懷薄似秋空雲。喪夫未經二十日。盡眉重嫁塩
商君。血色紅裙繡羅襖。終日騎驢陟長道。穩坐不知
行路難。揚鞭遙指青山小。取歡但感新人心。那憶舊
夫恩愛深。呼嗟風俗日頹敗。廢却大義貪黃金。妾心
何許。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九

論曰。予讀宋氏詩。矢口如話。不多不寡。不紆不直。
不樸不靡。一字一淚。而貞淑之氣。婉在詞旨之外。
此明朝三百年間詠之冠。列之正聲。不亦宜乎。

戴貞妹

戴貞妹。金華諸生戴嘉茂女。許王畿華而未嫁也。畿

華亡於痘。貞妹製服。跪於父母。而求奔喪。既畢。喪。誓
不更嫁。公姑乃欲改適其次子。貞妹悲泣曰。公姑不
諒人意矣。旣而選吉將成婚。乃持刀自殺。知縣龍遇
奇。親祭之。且詳三院。題請建坊。

論曰。以叔妻嫂。發俗之極陋。戴氏以鴻鵠之高志。
而欲以爵鵠辱之。此翁此媼。數鷄牧犢之輩。豈知
人理哉。

楊氏

楊氏。義烏楊明八女。許胡恩矣。而未婚。思以應募。將
起行。而過辭丈人。立語於門前。石畔。女窺見之。逾年
胡恩死。計聞。楊氏號痛。誓不更嫁。已而其父受某姓
之聘。將改醮焉。楊氏知之。自縊於所立石畔。
論曰。烈生於性。而亦激於情。情之正。卽性也。楊氏
白石畔一見之後。生則常。若其夫之立焉。死則常。
若其魂之依焉。旣從此見。亦從此死。一生姻緣。完
結。此處此亦楊氏之三生石也。

虞鳳娘 載明史

虞氏。鳳娘。義烏虞守中女也。其姊嫁徐明輝。而卒。輝
附鳳娘賢。懇其父而聘爲繼室。鳳娘恚曰。兄弟不同
妻。姊妹可共。夫乎。父不聽。鳳娘默而退。自經死。侍郎

虞守愚爲文祭之，而予亦志之以詩曰：姊妹共一夫，史策不勝計。溯其所從來，乃在唐虞際。皇英珥如斯，後人復何罪？若以論遠嫌於心，豈無愧卓哉虞鳳娘。稱情以立制，玉顏付繩纆。烈性留天地，前不見古人。磴磴自行意。

包氏

包氏，蘭谿包湘女也。湘甚貧，而女少能以禮自閑，已許朱揖矣。族叔欽素豪，以不主婚爲憾，適富賈范天生有瞞女意，欽因爲之謀，言湘曾愛范氏聘，而揖奪之，訟諸官。范富，欽險，湘與揖怯，訥不能舉其詞，官因左范。女聞而哭曰：官不明矣。吾爲朱氏鬼，不能爲范婦也。自縊死。士大夫吊，賻不絕於道。巡撫劉公督學，滕公遺奠於墓，題其門曰貞節。

章氏

章氏，蘭谿李之鯤妻，年十五，因夫病迎歸，歸則不能婚矣。既而夫卒，守節終身，當道交旌，邑人章自炳爲作傳。

章銀兒

章銀兒，蘭谿章潘卽女。時潘卽已死，而家復煨，銀兒與母結茅廬以棲，隣火及之，時母方病，衆呼女出，女

曰：母在此，方竭力扶母，而火覆其廬，衆與視不能收，火熄，則見銀兒抱母而死，一時皆稱其孝。

王氏

王氏，義烏王宗武女，而馬希範之聘妻也。未嫁，希範殤於痘，予觀女之未嫁而守節者，其夫皆死於痘，鮮哉，蓋傳自自誓不嫁，有欲娶者，截髮以絕之。父母蛾眉山云，知不可奪，別建室居之。女茹淡衣素，紡織自給，以完節終，當道表其門曰：千古貞風。

章蘊奴

章氏，名蘊奴，永康人，許配馬世稱，時女年十六，將結褵，而世稱患痘危，女求與夫訣，父母不允，竟不能進，入門拜舅姑畢，則入夫室，奉湯藥，三日而夫歿，毀容斷髮，誓不歸寧，繼其姪以爲嗣，四十餘年如一日，有司上其事於朝，旌其門曰：故童馬世稱未婚妻章氏貞烈之門。

方氏 戴明史

方氏，金華軍士袁堅妻，堅死，殯於城北濠上，妻貧無依，乃卽殯所，開棺寢處，餓則出飲於濠，久之不復出，郡守劉德封土爲墓而禮祭之，而予繫之以詩曰：朝與憫懷居，夜與憫懷臥。人謂是憫懷，見之掩鼻過。妻

見猶夫。生不異結。禍情。

汪氏

汪氏，蘭谿胡岳妻。岳亡，食貧守志。岳弟助，利渠出，迫脅之，不從，則私受人聘，而以輿至。汪氏覺之，乃更飾易服，衆方喜而飲，因從側門趨出，溺萬安橋下死。

葉氏 載明史

葉氏，蘭谿人。適神武中衛舍人許仲，仲家素饒於財，以不檢蕩盡，携妻投所親，卒於通州。氏守屍，晝夜號哭，或遺之食，或餽金，或勸改嫁，俱不應。水漿不入口者十四日，竟死屍旁。年二十餘，州人爲買棺合葬。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三

柳氏

柳氏，蘭谿王璽妻。年十七而歸璽，時璽已病，病且革，璽乃與之訣曰：汝年少無子，我死，汝宜嫁。柳以死殉。對追璽亡，屢求死不得，舅姑恐有變，使孫女伴之寢，乃語女曰：明早翁姑問，汝但云夜半子時，女幼不知所云，候女睡熟，乃沐浴更衣就縊。女覺，呼翁姑救之，不及矣。唐漁石章樸菴，皆爲作傳。當道士其事，表曰：貞烈，予志以詩曰：夜半子明月在高樓，子規聲徹耳。公姑知我生，誰復知我死。惆悵留言不能奉，甘有明日公姑問道我他無言。但云夜半子。

陳氏

陳氏，蘭谿何榮妻。十五而歸榮，三十而榮亡，陳氏哀哭絕而復甦者再，夫殯前山，常語人曰：吾死當殯其旁。一日夫忌辰，祭畢，饌其舅姑，乃命婢取湯浴，久不出，啟其門，則自縊死矣。通身皆易新衣縫之一箱固鎖，發之則殮服悉具。當道聞之於朝，得賜旌表。

徐氏

徐氏，蘭谿方滿妻。滿得麻瘋病，將使再嫁。徐氏悲曰：汝將賣我乎？我在，汝猶得活，賣我，我先死。汝隨死矣。滿感其言而止。數年，供藥食無倦，已而滿亡，徐氏甚痛之。公姑及父母，謀爲擇配，佯若將去，忽自縊死。予志以詩曰：物生有偶，始必有終。我知其夫不知其，瘋生不異寢，就穴亦同。寄言少艾，無棄老窮。寄言媚麗，無棄病容。

王氏

王氏，蘭谿郭時行之繼室也。年十八而嫁，嫁而值時行病，日夕供藥餌。前室遺腹有娠，以時行病革，潛欲以藥墮之。王氏謹防之，已而時行卒，欲從死數矣，救而不死。又數月而產生男，王氏喜曰：今可以死矣。竟絕粒而歿。當道旌其門曰貞烈。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四

華氏

華氏，蘭谿劉志浩妻，年十七而歸，歸二年而浩死，遺孤週歲，即欲從死，以公姑勸而止，隣有童姓者，利富室之金，而爲之媒，公姑知其志堅，不允，乃瞞公姑之間，使隣婢金姐以甘言說之，華氏叱之，併置童，童遂出惡言逼之，婦乃自縊，得救而甦，仍嚼舌死，有司請建坊表揚。

柯氏

柯氏，蘭谿諸生趙有念妻，明季敗兵過蘭谿，有念被殺，柯氏方避難山中，聞之，觸石痛哭，嘔血數升，旋易服，自縊死，時年二十餘。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五

麻氏

麻氏，東陽張濟妻，年十九歸張，而濟以輸糧金陵而卒，計至，麻氏痛哭不食者三日，姑慰勉，懇至，乃飲茗汁，翼日沐浴，整衣以鎖鑰付姑，自縊於寢。

胡氏

胡氏，東陽盧鉤妻，年二十一，鉤疾，家貧紡績以供醫藥，數年不怠，及夫亡，父母憐其年少，欲令改適，絕粒數日而死，有司上聞，旌其門曰奇節。

呂主奴

呂氏，名主奴，永康李汀妻，汀汲水失足溺死，呂氏哀痛，水漿不入口者數日，舅始憐其少寡，使改適，呂氏知之，乃縫衣秉燭，赴汀溺所死，當道具奏，建坊立祠旌表。

盧氏

盧氏，永康李淳妻，淳亡，一男一女相繼喪，盧無以自存，歸依其母，兄弟得賂，欲奪而嫁之，盧氏度不免，給以薦夫而去，乃潛治殮衣，及期，哭祭其夫，至夜自縊死。

朱妙祿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五

朱氏，名妙祿，永康程浪妻，年十八歸浪，未逾月，促浪往南京從叔程銓學，行至句容病故，柩回，朱氏痛甚，且自咎，誓不更嫁，有黃某者欲娶之，其舅暗許之，朱氏遂自縊死，郡守劉公蒞，奏聞旌之。

黃氏

黃氏，永康陳章甫妻，年二十夫亡，黃氏剪髮繫夫手，誓同死，遂絕飲食，蓬首垢面，依夫像而哭，淚盡，繼之以血而死。

應氏

應氏，永康王世慶妻，年二十寡居，避寇青山口，警報

日急曰吾寡婦不可辱投水死家人覓其尸衣襟皆結不可開

鞏氏

鞏氏武義陳花容妻夫死伯叔逼令再嫁不從重賄其父母許之輿者至婦度不能拒乃密縫其衣自經事聞旌曰貞烈

徐氏

徐氏武義諸生楊國瑞妻年十九夫亡遺腹一女繼母欲奪其志徐氏剪髮毀容以死拒之嫁女既畢值東陽許都之亂武義響應徐氏懼然曰未亡人待死之日久矣今亂且迫吾豈能偷生乎遂自經

金華徵賦畧

卷之十五

七

李氏

李氏武義朱男妻未嫁而夫患癩疾體腐不可近父母審於其舅若姑許令改醮卜日將適他姓矣女請於父曰願別夫而後去比至誓不復歸敬事其夫逾年而歿哀痛不食死

石氏

石氏浦江義門鄭洪妻洪以岐陽王李文忠薦仕於朝坐同官累死於獄石氏自縊以殉明太祖聞之嘆曰真義門婦也

陳卯

陳氏名卯浦江張應華妻歸張甫一年應華從軍戰歿陳氏自經救避服除父母與公姑私議更嫁小姑伴之寢以告婦曰吾嫁自有處應在後門耳小姑不喻意及娶者輿至乃自後門出投池中死前素濁後水爲之清

潘氏

潘氏浦江孫廷佐妻佐病革謂曰吾死奈爾年少何潘氏誓從死削竹牌刻死節二字三年服除父議更嫁自經死竹牌繫在手

金華徵賦畧

卷之十五

太

舒氏

舒氏義烏鄭經妻也景泰中處賊葉宗留劫掠郡邑舒氏爲所獲脅之不從以羅巾自縊家人收尸瘞之後四年賊平鄉人藍汝耕夜經墓處見一少婦出逐曰妾舒氏之女鄭門之婦與君同鄉爲賊所掠恐懼汚辱乃自縊上帝以妾貞烈命爲雷府侍書奈衷悃未舒煩君將書致姑婢耳附書訖更贈玉簪一雙汝耕過鄭氏呈書物且悉其故其姑婢泣視之果亡婦手札舊簪也出西樵野記

陳氏

陳氏、永康胡蓋妻、正統乙巳、處賊掠境、擄子走避、遇賊以刃加首曰、從我不死、應曰、從押前行、至深塘、棄子於岸、投水而死、

陳氏

陳氏、金華姜良策妻、二十而夫亡、無子、誓不更嫁、終身縞素、歲時一謁舅姑外、閉戶獨處、親屬亦罕見之、年七十六而終、臺司交旌、

柴氏

柴氏、蘭谿郭門妻、年二十而夫亡、伯氏迫使改適、乃依母家、撫其遺孤、脩極艱辛、六十年如一日、提學薛應旂爲作郭節婦傳、仍奉旨建坊、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九

范氏

范氏、蘭谿章宜賓妻、未嫁宜賓得瘵症、既冠、猶童子也、父母欲改嫁、范氏曰、乞一見姑嫜、商之、至卽不反、旣而宜賓亡、撫壻爲嗣、年八十五而卒、奉旨建坊、

范氏

范氏、蘭谿童懋禮妻、年十九而歸、懋禮病、狂、常以鐵練鎖禁、范氏紡織、辦其衣食、時遭撻辱、弗愠、五年而懋禮亡、人曰、今而後得處所矣、范氏嚙血淋漓、以示守志、或勸之曰、狂暴之人、受其樣責、有何恩愛、况家

貧無子、不去何待、卒不聽、食貧守節、年七十六而終、府縣交旌焉、

徐氏

徐氏、蘭谿張希周妻、未嫁、希周染瘋疾、兩姓皆願罷婚、徐氏堅欲歸張、歸而夫病轉劇、徐氏扶持調養、而希周以久病多躁、每加詈辱、而怡然順受、及夫死、徐氏哭甚哀、始曰、婦數年間、如在黑暗地獄、今而後始得別求善配、何哭爲、然徐氏卒不嫁、以完節終、蓋節婦多有、而二范與徐尤難之、予繫之以詩曰、惡疾在婦人、大義所當出、此疾移於夫、彼婦豈能悅、生則致其愛、死則盡其節、良由性所安、杌歎非枕席、此蓋女中聖、賢者豈能及、從茲七出條、或當寬其一、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十

馬佛奴

馬氏、名佛奴、東陽李道琰妻、年十九、夫亡、無子、有其姪、以嗣、謹守婦道、孝事舅姑、完節而終、洪武十六年、旌表其門、

略氏

略氏、東陽諸生王堯卿妻、年二十而寡、一夕忽夢舅姑授以子、覺而怪之、以語其姪、姪曰、豈賢姊有他志乎、曰、無、乃志其時、及期而如生一子、遂育以爲嗣、

郭淳

郭氏名淳，東陽陳罹福妻。姑羊氏患疫，且殆，醫曰：病危矣，雖盧扁無益。惟天乃可主，人曰：何謂？醫曰：有孝子慈孫，剖股以救，感應天地，疾或可痊。婦聞言，夜焚香告天，願減已壽益姑壽。剖股肉熟以進，是夜見彩雲環其室，姑疾遂瘳。婦時年十九，事在成化七年八月。

孫氏

孫氏，東陽趙緯妻。縻居足不踰閭，一日憐火相延，勢且迫，眾呼婦急出，婦不動，曰：吾得死所矣。瞬息反風，火滅，人皆異之。比得疾，子請延醫診視，曰：寡婦可與醫接手乎？不藥而卒。

陳氏 郭氏 郭氏

陳氏，東陽趙賢誠妻。年十九誠亡，撫一子明峻，長娶郭氏，峻入太學，早卒。郭氏年十八，撫一子忠遂，亦娶郭氏，忠遂又早卒。郭氏二十三而寡，三代隻處，完節俱以壽終。

王氏

王氏，東陽盧懋琦妻。琦爲兇人所殺，兄弟幼不能理，王氏請中冤獄成而仍以賄免，乃嘆曰：夫讐不報，何

以生爲？遂裹夫骨走會城，控法司，歷六七年，卒置其讐於法。

李順姜

李氏名順姜，東陽王錢妻。李氏自知不孕爲夫娶妾，生一子而夫亡，姑有宿疾，痛喪其子而加劇。李氏剖股以進，有司旌其門曰節孝。

徐氏

徐氏，東陽張思選妻。年二十舉一子而夫亡，姑患足痛，徐氏晝紡以養，夜則抱姑足於懷以減其痛，十餘年不倦，以完節終。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圭

趙氏 蔣氏

趙氏，東陽盧伯義妻。未嫁而伯義病，兩家議罷婚。趙氏固請行，比嫁不能成禮。趙氏奉湯藥甚謹，未期而伯義卒，乃以其侄懋悌爲子。懋悌入太學，母偕行就養，病作，媳蔣氏剖股以進，大司成集六館諸生旌異焉。

金氏

金氏，義烏何仁二妻。年十九夫死無子，每泣繼之以血，族有利其產而欲令再適者，毀其廬之半以撼之。金氏不動，撫其侄以爲嗣。太守劉公蒞，上其事，詔旌。

其門

陳氏

陳氏義烏徐越妻，越亡，一子亦亡，而陳氏年止十九，守志甚堅，繼其侄以終晚節，巡按周公汝員旌其門，曰冰霜雅操。

葉氏 朱氏

葉氏義烏劉潤妻，年二十四夫亡，遺腹一子，曰來，來長，娶媳朱氏而亡，朱氏年十九無子，父母欲令改嫁，姑念守節難，又無子可依，亦勸其行，朱氏泣曰：新婦去，姑將誰依？辟繡支給，奉姑惟謹，年六十二，先姑一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五

歲而卒，後與姑合葬，有異花數本，出於其塚，狀如白菊。

李氏 俞氏

李氏義烏黃承洙妻，年十九夫亡，李氏將僮死以殉，姑諭之曰：汝有遺娠，宗嗣繫焉，徒死何為？乃忍痛而止，紡織奉姑，撫其子嗣，華長而娶俞氏，未幾嗣華亡，而俞氏守志，婦姑相依，完節不貳，當道旌之曰：一門雙節。

王氏

王氏義烏虞良相妻，年二十，良相以選貢上京，病故，

遺一子曰德輝，又亡，父母憐其少艾，勸令他適，王氏斷髮自誓，而繼侄德煥為嗣，煥死，又繼侄德耀，德耀娶妻生子矣，而父子又皆亡，乃立侄孫應奎承耀祀，一身堅守，四遭憫兒，零丁孤苦，年登七十而卒。

陳氏

陳氏永康王和欽妻，年二十九而寡，遺孤曰德中，陳氏以女工資生撫德中，長而教之，德中性孝，嘗因母病，籲天求代，母病遂痊，一日隣火延及，德中向火拜，火遂轉，人皆謂王氏母子節孝所感，洪武十六年，奉旨旌門。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五

何氏

何氏永康呂堪妻，堪父玄明，聚義討賊，為臺官所殺，堪往亦遇害，何氏年十九無子，以侄三錫為嗣，堅心守節，年六十八而終，洪武辛巳，奉旨旌表。

俞氏 吳氏 陳氏

俞氏永康李軻妻，子祿，妻吳氏，孫齊，妻陳氏，俞年二十五而寡，吳年二十九而寡，陳年十九而寡，相繼守貞，永相並潔，台郡王一寧題其堂曰：一門三節。

李氏

李氏永康徐仕妻，年二十而寡，一子亦亡，家貧甚，舅

始憐其孤苦，命再適。對曰：「饑寒可忍，節不可失。伯叔受富人之金，欲逼之去，欲自殺以絕之。」年踰八十而終。

呂氏

呂氏，永康程緒妻。年二十五夫亡，遺孤在襁，守志不貳。子孫相繼先歿三世一身，年及百歲，巡按傅公願翊旌其門，曰：「貞節上壽。」

朱氏

朱氏，永康樓備妻。參政方之女也。年十九而寡，或擁眾欲奪之，自投於水，得救而活。撫其侄文昇爲嗣，終不易操。有司奏旌其門。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五

徐氏

徐氏，永康胡鏡妻。歸二年而寡，無子。徐氏素衣竹簪，不預筵席。卧傍夫柩，足不踰閭。隣火延及，梨呼急出，乃抱柩而哭，火遂反。人咸異之。年八十無疾而卒，都御史谷公表其門曰：「貞節。」

斯氏

斯氏，永康徐啓陽妻。年十九，啓陽病劇，斯氏割股食之，不活。誓不更嫁，完節而終。

周氏 朱氏 朱氏

周氏，永康應子聖妻。年二十三夫亡，有子惟介。娶朱氏，年十九而介亡，遺腹一子。若發娶朱氏，年二十一而若發又亡。姑媳三代，霜節相繼，壽俱九十餘。邑人周鳳岐有三節婦傳。

程氏

程氏，武義邵文德妻。方許嫁，夫有惡疾，父母謀改適。程氏曰：「命也，竟適焉。」未期而夫亡，家且貧，無子，乃閉門紡績以自食。年九十三而卒。事聞，詔旌其門。

吳氏

吳氏，武義徐賢妻。父曰溫，招賢同居。賢亡，吳氏二十歲，無子。夫家勸其更嫁，吳氏曰：「此輩利吾財耳，盡散之，削髮堅守。」三十餘年，事父母孝，養備至。事聞，旌曰：「節孝。」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五

徐氏

徐氏，武義劉雄九妻。年十九，懷娠二月而夫亡。姑憐之，欲令更適。婦泣曰：「有遺腹在，奈何更適？」即對眾誓曰：「有遁子嫁者，以頸血汚之。」遂至母家，生子無以成人。四十餘年無失節。廣文劉他山獎以詩云：「撫孤垂白髮，完節對青天。」

鄭氏

鄭氏，浦江義門女，諸生張應桂妻。嫁甫逾年，應桂患痘劇，語鄭氏曰：「我死，汝年少，必不可守。」鄭即剔一目以見志。遺腹生一女，仍亡，繼其侄爲嗣。又亡，鄭一室孤居，始終一節，知縣須之彥，上其事旌之。

朱氏張氏

朱氏，張氏，皆浦江倪向忠媳也。朱氏，義烏進士朱懋芳女，適向忠，次子仁祐。張氏，邵武通守張應棟女，適向忠三子仁禴。祐弱冠，蜚聲庠序，禴亦少年知名，以力學得廩。疾，張氏割股以進，禴卒，繼祐子立昌爲嗣。明年祐病，朱氏割股以進，祐亦卒，姊如含淚撫孤，焚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志

焚相對以至白髮完節以終，撫按旌曰：「雙節。」

劉氏

劉氏，湯溪章以傑妻。早寡，會姑亡，而隣火烟燄橫襲，將及其廬。劉氏撫柩呼天，俄而風反火息，時有括冠至，聞其節，孝不加剽掠，郡縣交旌。

洪氏李氏

洪氏，湯溪伍福妻。年二十五而寡，撫遺孤伍鳳長，娶李氏，年十八，生子數月而鳳亡。李亦寡，姑媳相依，終身不貳，時稱一門雙節。

洪氏

洪氏，湯溪胡邦憲妻。娠五月夫亡，時年十九，撫其遺孤，足不踰閭。家貧而節愈堅，年八十五卒，郡邑交旌。

錢氏

錢氏，湯溪章三保妻。三保癩疾，難近。錢氏奉侍十年，無厭心。迄夫亡，守節終身。

論曰：夫秉義殉節，激於一旦，則事高而足以動衆。抱志飭躬，守之終身，則行常而不能取名。然而嬰白之難易，古人已言之矣。彼青年守節，上事舅姑，下延宗嗣，使生有所託，而亡有以安，何必以一死爲奇？若乃上下無依，孤幃獨處，無變爾度，無易爾慮，豈非循性自安，特立不倚者哉？然或應旌而得旌，或應旌而不得旌，則時有所遇，勢有所絀，又不可執是以定論也。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志

俞氏

國朝俞氏，蘭谿鄭大全妻。年十五，大全病劇，迎歸，不能成婚而卒。俞抗志守貞，或勸之曰：「女未諧伉儷，何勞苦守？」俞謝曰：「女既聘，卽爲人婦，人各有志，願弗復言。」堅不可奪。家貧，紡織以活，足不踰閭。年六十七終，府縣交旌。

朱氏

朱氏蘭谿章左生之聘妻未娶而左生亡計問女痛哭卽易服奔喪父母力止之不從居期年父母憐其弱而欲嫁之女曰吾義不改適無更逼我卒不能奪越歲而卒

唐氏

唐氏蘭谿官生趙世祥妻年十四以翁亡歸趙依姑而不婚將以除服而成禮未期而世祥病革始相見永訣絕而復甦折簪爲誓自此足不越戶數十年如一日撫院朱特行旌表

郭氏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孝

郭氏蘭谿諸生郭驥圖女許配趙贊化于歸有期矣先二日而贊化亡女聞計卽變食易衣自誓守志比葬哭請歸趙父曰果爾亦門戶之光但日月悠久守節良難當思其所終女乃力懇曰大人卽不欲當自刎見志邑令遲聞之親拜其門力贊其往旣歸謹事孀姑以完節終

虞氏

虞氏東陽盧濬聘室濬少而能文有名以痘亡虞聞計痛絕請奔喪父母難之遂求死仍得夫疾比危語喃喃欲與夫同穴及卒盧姓迎柩合葬學使者張安

茂爲賦黃鶴吟

王氏

王氏東陽庠生陳應彥妻未歸而夫卒計至哭哭畢乃易衣求奔喪父不許則捉刀白刎家人持之得不死其舅陳正道以名儒官廣文適自闕歸造其堂女素服出拜約日歸陳而其姑李氏之計仍至女遂奔喪先哭姑次哭其夫奉夫主於姑側朝夕哭奠家事皆身任之稟於舅撫一子以後其夫時山寇掠境魁重其節戒不得入其門

郭媛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孝

郭氏名媛東陽徐應麟聘妻徐與郭爲中表一夕媛夢應麟灑泣而至方晨起不樂而應麟報卒矣媛堅欲奔喪父母止之不得至則哭拜成禮旣葬父母迎之歸不往舅婉喻之曰吾年老鰥居更無他子吾且暮死而汝何所依也凡事當計其後母執一時之意媛曰婦已審之熟矣乃盡易其衾具爲翁納妾曰幸而徐氏有後則婦可依以老矣不一年而生子媛共撫之長娶而生數子媛繼其一子以後應麟予再上其節孝之狀於學使者方洲彭公給匾以旌而不爲題疏媛初守節時主司項公一經爲之作傳予復傳

其詳載金華文畧而併有詩曰上清淪謫爲人白髮依然未嫁身孤栢有心原似石古水爲骨不知春庭闈自供甘肥具杭簾相隨刀尺親寄語梁間隻燕道漫將紅線拂花塵其二獻蓮爲性竹爲操保叔慇懃薪木勞昧爽登堂親杵臼幽窓無淚濕針刀伯姬執義原歸宋令女全終已適曹誰似孀居身未嫁空關永夜照蘭膏

丁團娘

丁氏名團娘許配沈名登而未嫁也名登從父宦雲南而卒於任女年十五卽守貞不字紡績以養寡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三

歲時望祭其夫哀痛如初表康熙甲寅年女避寇東陽寇至曰此丁貞女之里也戒弗焚其婢曰冬菊感女苦節相依不忍去歲甲子貞女年六十猶處子也而冬菊亦五十餘矣學使者景州張衡爲作傳

論曰在禮女未字夫死服期而別嫁未嫁而守節非禮也論者以爲非中道不在旌表之例而予謂不然聖人立中制以順人情使平近易行而有志者往往過之賢者每亟稱之以爲厲世磨鈍之資所以武王作而膚皴之殷士咸執殣將而伯夷恥食其粟光武興而南陽之故人皆膺品秩而嚴陵

不爲之臣載之前史千古有光夫男女之合生人之大欲存焉頽波漫流滔滔日下不峻其防伊與胡底彼守貞淑女一絲既定死生不易若澄水青蓮纖塵不受斯真廉頑之砥石而起痿之剛製也豈不急宜表彰哉

葉爾烈

葉氏名爾烈義烏諸生葉尙坦女許配金華孝廉張士絃子孫瑤爾烈明慧娟秀喜妝飾或成羣山遊髻鬟衣服必絕出於人傾動一鄉爾烈長而孫瑤猶童子也不永年而亡聞計固請奔喪父不能止乃與俱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三

往爾烈盛飾登輿至則拜其祖姑於堂次拜其舅禮畢則易服藉藁形神頓瘁剪髮一握寄其母而與之訣父急乃迎其母以防變翼日請謁其夫於墓哭奠畢則舉身觸石骨肉俱碎輿之歸漸甦稍稍進糜粥祖姑與母防益密時值中秋祖姑治饌觴其母爾烈侍忽微其碗衝其鋒於喉幾斷遂絕粒死乃輿輓而與夫合葬柳大夫以下皆出郭祭奠士紳民庶素服追送相沿於道有司上其事於朝得旌建坊於墓論曰吾聞烈女之詳於內弟張舜玉云烈女之父曾屬其爲烈女畫像言烈女事甚悉予遂述之爲

傳而括其畧於此。或云傳烈女不必及其容貌。妝飾予謂不然。好賢者凡一舉一動皆樂道之。若使概舉其凡。則美莊者不當味頤人其頤。衣錦褻衣矣。兩人並烈。行若符節。而氣象不同。或土木其形。而烈或藐姑。其容而烈。據實而書。何嫌於屑哉。

史氏

史氏。嵯縣史本學女。而死於東陽故志之。康熙十三年。閩耿貞忠反。東浙所在響應。事平。本學名在叛籍。遁居玉山鄉山頭呂氏。嵯邑令檄練長胡如甫擒送。家屬相繼發遣。行至布袋塢。女聞其父播死。痛甚。念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妻

父既死。吾豈能不辱。乃自盤舉躍出。墮崖死。時女年可十四五歲。東邑喧傳嗟異。諸生何懼。憫女湮沒。議所以表彰之。罹卒事。尋寢。予子崧壽。將於布袋塢建祠設像。以表其節。訪其地在深山窮谷。人迹罕至。事亦未舉。予姑爲詩以志之。聞中弱質掌中珍。秉志鍾鍾主。不矯決命一絲因痛父。投崖千仞恐汚身。憐伊正及花初蕊。知爾終非果下塵。好並曹娥頭靈迹。江神不作作山神。

楊氏

楊氏。蘭谿趙養生妻。年十八歸趙。期年而夫亡。送葬

畢。躍入於池。救免。自縊。亦救免。姑與母環守之。勸進湯飲。乃裂碗割喉以死。邑人郭若釋爲作傳。

潘氏

潘氏。東陽郭韻仲妻。韻仲貧且病。私與母計曰。兒旦暮且死。死則妻必嫁。嫁則聘歸族豪。不如及吾在而嫁之。以語其妻。妻驚曰。子行且愈。何至此。仲與母諄諄勸之。不允。則繼之以淚。妻鳴咽。且悲曰。汝無後悔。既而媒以李氏之聘至。且以輿來。婦因哭爲食。食其母。且食其夫。食已。上樓扃其戶。而更衣。有頃。迎者繼矣。夫與其姑皆埃之。久之。無聲。扣其戶。不應。姑急呼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妻

隨而發其戶。則縊矣。已絕矣。夫因大驚。擗床哭且悔。媒與迎者懼。急索其聘。昇其輿以去。未幾。韻仲病愈。母卒。韻仲漠然無所向。賈於他州。再娶有子。去其妻之。死逾三十年。尚未死。時適值郭貞女環守節。且皆出於長衢。詞人倡爲貞烈詩。而予亦續咏之曰。有夫顏如墨。有姑髮如霜。詎忍舍之死。大義當參商。挽我青絲誓。整我紅羅裳。引身將就縊。顧影自傷持。此三尺繩。爲君紫綢常。

程氏

程氏。永康倪世陞妻。年二十夫死。時有欲強娶之者。

奔回母家，號哭不食，而審縫其內衣。次日與者復至，乃引斧破其輿，投水死。邑令梨爲作傳，且申文請旌。

陳氏

陳氏，金華王忬妻。年甫二十，方兵至，陳氏從夫避難。大小奔散，止携孤侄兵欲執之去。婦給之曰：「乞釋孤侄，甘心相從。」兵信而放之。稍遠，即赴水死。後夫覓得其屍，衣帶重結，繫其夫之詩扇於腰，以爲記焉。

黃氏

黃氏，金華諸生嚴寅華妻。兵至被執，不從，投潭死。

戴氏

戴氏，金華烈女戴貞妹之女弟適諸生陳所思，時避兵於舊溪山。兵至而全家被執，戴氏出利剪於袖，刺喉死。士冠義之，遂釋其夫與子。

黃氏

黃氏，金華千戶李汜水妻。兵至被執，黃氏與媳潘氏同觸階死。次媳陳氏亦自縊。

論曰：吾聞兵燹之際，女之義不辱者，不知其幾也。吾嘗過青草塚，思起其靈，冀而問之，而卒不可得。彼李千戶者，猶得以一門三節見於郡志，豈得之遺黎之老成者乎？蓋太平之後，婦人孺子，容或有

多識者，類得以述所見也。

沈氏

沈氏，金華申可賢妻。夫亡而撫其子，時閭寇屢至，沈氏與子皆被執，將辱之。沈氏厲聲罵之，賊怒，砍爲三段。一時壯而憫之。

趙氏徐氏

趙氏，蘭谿進士葉鍾芝妻。徐氏，鍾芝弟鍾藻妻。時方國安兵潰至，發一路剽劫。趙與徐俱被執，呼曰：「急殺我，我不去。」即跳溺荷花塘。兵怒，以鎗亂棚死。芝、藻歸，見雙屍浮水，顏色如生，奉旨建坊，題曰雙烈。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妻

余氏 諸葛氏

余氏，蘭谿諸生趙世對妻。媳諸葛氏，女曰姦，方兵肆掠，余氏携女媳奔賊，而折其右肱。媳洒淚別夫，姦未解，亦誓同死。且曰：「事急矣，少緩，求死不得矣。」皆審縫其衣而自縊。時稱一門三貞。

童氏

童氏，蘭谿潘士柱妻。兵經其地，童氏扶姑行，爲所獲，使乘馬，不從，扶之行。迫極，行遇一塘，投水。水淺，不能沒，方兵挾出，鞭之，婦大罵，刃之而去。

章氏

章氏、蘭谿諸生趙以岳妻，而王氏其妾也。方兵潰過蘭谿大掠，章氏勸其夫遠避，以免拷戮，且與訣。念夫老，止一弱子，因脫簪珥，焚香拜，囑付蒼頭，寄河西老嫗撫之，乃更衣密縫，同時自縊。死時酷暑，越六日而屍皆不變，府縣皆請旌焉。

黃氏

黃氏，東陽樓廷挺妻，有殊色。兵入其地，黃氏夫婦及其子皆被執，強之不從，乃磔其夫脅之。黃氏大罵，復殺其子，罵益甚，遂併殺之。

和堂六烈婦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妻

和堂六烈婦，皆東陽三都人一王氏，樓廷策妻。一陳氏，樓賢材妻。一蔣氏，樓用意妻。一李氏，樓用京妻。一吳氏，樓用孝妻。一王氏，樓用聲妻。山寇猝至，六氏知不能逃，齊赴水死。予爲六烈婦誦曰：馬羣嘶兮，女心怵。前路茫茫兮，我行焉適。我行不前兮，兵來何疾。兵逼我兮，我將奈何。衆目相視兮，涕洟沱。婦不得復顧。其夫兮，母不得顧其子。與其生爲兵子婦兮，孰若辱其身以死。坤之水兮，其波澄澄。相携一擲兮，以畢此生。娥皇、吾姊兮，姒女英。

虞氏

虞氏，東陽趙忠興妻，年二十餘。寇至，家貧，不能遠避。而土寇忽至，虞氏携三歲兒急走，被執，拉諸馬上，投而下者三，兵知不可辱，斷刺其脅以死。

張氏

張氏，東陽陳廷雪妻，平日事姑甚謹。奉姑避山寇他處，姑歸，以其青年而留。張氏語其夫曰：焉有爲婦而避地棄姑者乎？因偕夫歸，而值寇適至，被執而罵。寇以刀叩頸，乃厲聲曰：殺卽殺，號我何爲？遂殺之。

陳氏

陳氏，東陽倪良洵妻，素恭順，修婦道。寇至見執，乃投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妻

於西湖潭中。土寇以鐵鈎裂其體爲四，聞者哀之，而予志以詩曰：裂我身，完我名。百裂我，我不驚。狗能蝕月，不虧月明。寇能毀玉，不損玉英。

馬氏

馬氏，東陽張文泰妻，避寇山中。兵搜山，擒置馬上，與所掠衆婦從山岡出，其下有清水塘，自馬躍入水中死。予記事至此，而贊以詩曰：馬上佗，刻難活。生何憂，死何樂。塘之水，何淪淪。清淨界，迎我前。與波沒，爲水仙。強草寇，汝無然。汝入地，我在天。

金氏

金氏東陽監生許鈞京妻。奉姑偕女媳。避寇山莊。猝遇追騎。姑當其前。金氏身障之曰。殺我。免我姑。奮奪其刀。十指俱斷。灑血數尺。兵駭去。姑與女媳皆免。病創而卒。

論曰。金鼓一震。青娥紅粉。半入軍營。其能以名節自完者。千百中僅得一焉。嚴霜零而百草萎。而貞松之色不彫。洪濤決而坭砂漂。而危石之立益卓。彼雄弁悍卒。縱其淫殺。自謂得志。而不知適以成其節也。

盛氏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五

盛氏金華金應妻。年未二十而寡。守節終身。壽至百歲。猶健。時稱孀閨人瑞。

王氏

王氏金華諸生李時瑞妻。年甫二十。時瑞亡而寡。其弟時珍繼卒。妻陳氏年十八。姊妹同志。並勵霜操。以奉其姑。有司表其門曰雙節。

錢氏

錢氏金華陳良棟妻。年未二十而夫亡。撫其子茂榮長而娶媳。朱氏年方及笄。而茂榮亦亡。姑媳相依。食貧勵志。久而彌堅。始年八十。婦亦守節三十餘年矣。

時亦稱雙節云。

倪仁吉

倪氏名仁吉。字心惠。義烏吳裏教公孫之藝妻。浦江尚忠倪公之女。給諫公仁貞女弟也。生秉慧資。幼習女訓。兼通文史書畫。針刺各極工妙。年十七。歸之藝。不三年。之藝亡。仁吉年二十。無子。有其侄三人。以後之藝。誓不更嫁。事其姑龔氏甚謹。年八十。全節而終。奉旨建坊。所著詩文曰凝香閣稿。仁吉初爲艷體。詩作宮意圖一冊。爲生平得意之作。既乃脫落華艷。一歸平淡。所著文亦閒雅無凡近態。作小楷行真法。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五

本王大令授筆訣於其兄楨山。精妍道媚。如初月出天。華星列漢。迄今得其片楮。皆足珍賞。其畫小幅山水。毫翰細潤。丹粉灑落。近學文徵仲。而遠可不愧趙鷗波。其繡則色染既工。運針無迹。予嘗見其自繡心經一卷。素綾爲質。刺以深青色絲。若錢金切玉。精微潔淨。妙入秋毫。醫者金丈曾爲予言。倪氏貌古氣蒼。晚年戴絨帽。着褐衣。一室中焚香晏坐。較勘圖史。或風日佳。娛命竹輿。帶女婢。流覽山水。得句。則出名紙。以精毫書之。題山野間耆儒名上。不類閨中人云。論曰。貞婦倪氏。既成共姜之節。宜進絕諸好。不當

留心藝事。揚聲集譽。似矣。夫人之秉性。不能以齊。天授絕質。豈能自掩。長孫皇后。德冠六宮。而所爲詩。乃陳隋靡習。顏魯公。員忠貫日。舉止談諧。雜出神怪。生既大節無虧。卽餘習未忘。惡足苛論哉。

任星娘

任氏星娘。東陽任君實女也。年十六。所居曰橫店。女雖居市宅。而足不踰閭。有少年馬裁縫者。常爲女成衣。女每與言。長短宜稱。心疑其可狎。一日任家作盂蘭盆。女已鍵戶臥。裁縫匿門外不去。其僮曰朱蘭見之。裁縫與之帶而釋之。蘭疑女與裁縫有約。而女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望

不知也。翼日。女織於樓。蘭示以帶曰。汝做得好事。持其囑而誡之。女怒。叱去之。遂告其母。母以告其父。父韓翁也。高言之。則恐四隣之知也。低言之。則不聞也。女因告其兄。兄不欲彰。隱之。女怒。遂引利刀斷其喉而死。朱蘭懼。亦自殺。不死。署篆浦江令。邢世瞻臨驗。壯女之節。念曰。蘭不死。必取供成獄。獄成。踰年矣。且傷烈女心。因命無治療。蘭仍死。邢侯乃通詳三院。撫院朱公軾。具題於部。特旨建坊。國朝定例八十年。吾邑貞烈類不乏。而得建坊旌表者。惟任氏一人。皆邢侯力也。予爲詩以褒烈女。併頌

邢侯焉。詩曰。霜刀切頸似風輕。至性真同鑄鐵成。人似藐姑處。塵刹天教豎子顯賢聲。青閨更出衝喉烈。彤史難專斷臂名。寄語旁人休暗揣。羅衫血色自分明。頌邢侯曰。鐵石錚錚。二八年。請旌卹。兄亦前緣得逢茂宰。千秋遇。更值中丞一代賢。不惑浮言因有斷。斬除支節豈無權。進前落後俱埋沒。誰問霜飛六月天。時皆憾馬裁縫爲漏犯。予曰。能免人戮。難逃天誅。不一年。裁縫見鬼。伯捉之。狂言暴死。

杜氏

杜氏。東陽溪頭吳

妻也。夫亡。遺一子。養弱女爲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望

媳已而子亦亡。乃嫁其媳。孤居有年。族豪收虞氏之聘。而逼使嫁之。乃仰藥而絕。蓋氏自夫亡。卽藏砒石於身。久矣。事聞於官。時邑令史窮治諸頑。殫其貲。而事亦寢。婦亡之夕。見夢於其妹。妹曰。吾姊。毋乃有他變乎。翌日。聞已死。凡主婚爲媒。及欲娶者。不數年。皆相繼死。予曾有詩曰。哭夫淚盡又亡兒。毒石藏身臥起隨。十載俱栖燈焰活。三餐都向劍頭炊。無端鬼伯催行急。正是人言。砒石名信。可試時。生怪隣村老客婦。縞顏重刺嫁時倡。

徐氏

徐氏東陽觀里徐平侯女。許字常氏。子未嫁而夫亡。常無可倚。在家守制。椎髻荆釵。髮尼衫履。始終一節。今五十矣。

李氏

李氏許字雙溪徐氏子。即亡。將改醮。其弟李氏怒曰。叔可妻嫂乎。痛絕之。其後他姓求者。亦概絕之。今三十七八矣。女善操家。父母亦安之。李氏所居梅樹村。三家樵戶。無多識字。女乃嶄然自立。靈芝瑤草。無種而生。難矣。

近六十年來。吾邑貞烈。卓卓可旌者十人。而未好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望

守節者四人。皆出於徐氏一宗。徐郭氏徐李氏。則徐氏媳。常徐氏。則女。而又有盧徐氏。名阿異者。諸生徐秉圭女。伯德先生女孫也。幼許字盧枝長。年將二十。猶童子也。父母鬻不樂。女不爲意。未成婚而亡。女聞訃。夜自縊。氣已絕。以麝香灌之。復甦。力求奔喪。克修婦道。合郡之士。共爲詩文志之。合而刻之曰表貞集。

毛氏補

毛氏義烏環溪王作霖妻。年十九而美。順治二年。土寇臨境。焚掠。舉家皆逃。毛氏初生子。不能行。夫曰奈

汝何。答曰。我必不出。門前一步。寇至。先取其慘。中子殺之。扶婦去。婦罵不絕口。遂殺之。果死。門前云。

王氏補

王氏義烏倍磊陳家柱妻。年餘三十。順治二年。土寇至。逃入八寶山。賊獲而挾之。去。罵不絕口。行至李舖街。乃躍入塘。而寇復抱之。罵益甚。遂殺之。婦遺三子。諸孫繁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望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六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仙釋傳異術

傳大士釋

梁傳大士名翁字鳳鳥傷農家子為人端靖淳和無所愛着少與里人漁以籠沈水祝曰去者去止者留自是他漁者輒竟日無所得一日遇胡僧曰嵩頭陀與語因地因令臨水自照乃見頂光莊嚴法相具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六

足卽悟前因乃曰爐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當度衆生何暇思天宮之樂乎因閣修道之地僧指松山下雙檣陶樹曰此可矣大士因棄家修道於此所居恒有虎卽以餘食投之虎卽馴伏所投之食咸化爲石五色通明大通六年令弟子奉書武帝帝知其神異卽勅閣者預鎖諸門大士出木槌叩一門諸門洞啟直入善言毀唱拜不從徑登西國貢榻帝問師事從誰答曰從無所從師無所師事無所事帝大異之親爲設食特詣供養於鍾山朝野傾囑後復還山前此兩樹根株異植枝葉連理各有異氣出木

竅中經行其下嘗聞天樂時降甘露因於其間置利號曰雙林始爲輪藏以轉諸經嘗登山經行次忽有奇雲五色圍繞其身經月不散因號其山曰雲黃所示法要三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形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行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四語鮮會又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又心王銘有云水中塩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紹泰元年告衆曰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六

我聞大覺捨頭目財法利安六道佛法欲滅先有衆災雲集人民困苦如今所見次第當至誰能普爲一切遺身度世於是上足承言法事甚衆大建元年示疾卒其事詳載徐陵所撰碑中

論曰大士三偈旨趣幽玄機鋒險峻其第一偈卽儒者談理豈能遠過其第二偈則趙州臨濟啟關發論之語不謂達摩未來而大士之言默符冥契奇哉

惠約天台智者大師另是一人

惠約卽智者大師姓樓氏名靈燦烏傷之山里人家

世爲郡掾吏約生而開敏、未嘗食鮮、不衣縑纈、年十二、至剡窮究經藏、旣乃師事惠靜、靜才識清遠、爲時名僧、每相賞異、因改名惠約、齊竟陵王鎮會稽、招禮之、刻令周顒慕其清勝、去官偕與至都、住草堂寺、司空褚淵請講淨名勝鬘經、淵嘗疾、約往問、淵在寐中、聞有人曰、菩薩來也、驚覺而約適至、坐頃、病忽瘳、淵益神之、及爲尚書令、請於帝、居約省中、左僕射王儉亦相信從、亦請約居省中、或曰、師旣絕穀、清虛高蹈、物表而屢接朝貴、母乃未忘勢乎、答曰、貧道意樂便往、不知其他、已而儉卒、約還草堂寺、而吳興沈約與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三

周顒偕至、一見嗟異、以爲道安惠遠之流、隆昌中、沈除東陽太守、遂與共舫到郡、遊金華赤松澗、經年斷穀、但進麻麥、時有道士居此、爲山精所苦、觀宇空廢、長山令徐伯超、請約居之、約直往卧、忽二青衣女、資質殊麗、從澗中出、約與語、女頂禮而去、會沈約被代、因還草堂、天監中、沈約爲尚書僕射、啟請約居省中、後沈爲丹陽尹、一口神氣不樂、仰頭視屋、謂約曰、昔王褚二公、並爲京尹、供養法師、今弟子復得繼跡前修、嗣朝賢居此者、亦應相奉、弟子朝露耳、不知師當復見如弟子輩者幾人、約瞪目良久、乃曰、慙越福報

旣足、方便輪轉、貧道應助世教、別有緣會、當非復此屋也、沈曰、弟子當見法師此時否、答言不也、沈指同坐客應豐之曰、此少年見否、答言不也、沈不懌而起、其年沈卒、後一年應豐之亦亡、豐之始病、進藥曰、無用、約公言驗、吾必不起矣、天監十一年、武帝始請相見、每與談說、動經晨夜、一日延約於內殿、先行頂禮、法師勿使外人知、少選、約合掌入澡瓶中、成五色雲臺、結跏正坐、須臾之間、復身如初、亦謂帝曰、貧道身入澡瓶、亦請陛下弗使外人知、若是本色道流、只當願陛下弗使自知、智者六師用許多帝於是執弟子神通、正足生其崇信、不是開其本覺、帝於是執弟子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四

禮北面受戒、每與約語、呼爲闍黎、與臣下言、稱爲智者、自皇儲以下、莫不受業、京邑名僧士庶、著弟子錄者、四萬八千人、中大通於所生宅、置本生寺、詔所居里、爲智者里、大同元年、有疾、謂弟子曰、我見道場內、有老翁被髮執錫、女見否、遂卒、帝臨其喪、詔塔於寶誌墓傍、始知所見老翁、卽誌公也、本生寺樹碑、蕭子雲撰文、草堂寺碑、王筠文、

論曰、智者大師、能已褚淵之病、而不能緩沈約之死、能入澡瓶、結跏趺坐、而不能使梁武無臺城之厄、非道不足、良由聚散成毀、道之自然、卽其身尙

不能逃。而能有術以濟人哉。齊梁君臣不知反身求道。以立邦本。徒妄希福田利益。誤矣。

千歲和尚後以入浦江之時爲序。故列之智者之

千歲和尚。相傳中印度人周威烈王十二年降生。左掌握拳。因名寶掌。魏晉入中國。入蜀禮普賢。留大慈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有詠之者。曰。勞勞玉齒寒。似迸巖泉急。有時中夜坐。階前鬼神泣。一日謂衆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六百二十有六矣。故人以千歲稱之。旋遊五臺。南歷衡岳匡廬。尋入建業。會達摩入梁。叩請證悟。梁武帝以其年高。延供內庭。未幾如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五

吳作偈曰。梁城遇導師。參禪了心地。飄零二浙遊。更盡佳山水。至浦江里浦山下。遇一老人。問欲何之。師曰。訪地修行。吾將老焉。老人曰。北山峰巒奇聳。中有石窟。如方丈。號浦巖。宜有道居之。值中秋。遂抵巖下。見其山泉秀潔。月白風清。師乃歌。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徧稱道人遊。之句。遂結茅於此。而名其山曰寶掌。一夕雷奔電掣。巨石突起。菴前。因名爲飛來峰。師夜誦經。有五人聽講。問之曰。吾山中五通神。居巖北石上。因名曰五通。遊戲峰旁。有一石。師常晏坐。因名石晏。巖時有朗禪師。與師友善。師遺白犬。馳書朗

答。則使青猿。故有題朗壁者云。白犬啣書至。青猿洗鉢回。師住寶掌十七年。一日告其弟子慧雲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合將謝世。說偈而瞑。慧雲得師丹訣。住東巖下。能使顛頂。開闔龍虎。皆伏。號伏虎禪師。論曰。寶掌能以神丹自壽。服食練形之學。釋氏之所不取。及遇達摩。乃始證悟。而卒以授其徒。毋乃結習未忘耶。

具胝

唐具胝和尚。新昌章氏子。在金華山。初住菴。有尼曰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六

實際至。戴笠執錫。逶迤三匝。曰。道得卽下笠子。如是三問。皆無對。尼便去。口曰。勢將沉。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卽住。又無對。尼去。具胝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實。不如棄菴。往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無去。不日將有肉身菩薩至。逾旬而天龍和尚果至。具胝迎禮。具陳前事。龍豎一指。示之。具胝當下契悟。自此凡有學者。參問。惟舉一指。別無提唱。有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抵對。人謂具胝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胝一日潛神利刀。問童子曰。聞汝會佛法。是否。童曰。是。曰。如何是佛。童豎指。胝以刀斷其

指童叫喚走出。他日祇召童。童回首曰。如何是佛。童舉手不見指頭。豁然大悟。祇將拳。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禪。一生用不盡。

論曰。或疑具祇豎指。則是其徒豎指。則非乎。曰。是則皆是。非則皆非。惟斷去其徒之指。方不於指上求佛法。方知一身揚眉瞬目。擎拳翹足。莫非佛法。且道佛法在指頭。還在目中。也不在指頭。也不在目中。須知見從何起。起無所起。如是則賓中主。主中主。歷歷分明。

貫休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七

貫休。姓姜氏。蘭谿人。嘗得十五羅漢梵相貌之。尚缺其一。夢有告者曰。師之相是也。遂爲臨水圖。以足之。至今十六應真。錢鏐稱吳越王。休投以詩。曰。貴逼身來不自由。幾年辛苦蹈林邱。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閣。豈羨當時萬戶侯。王傳語由。十四州宜改四十州。乃相見。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孤雲野鶴。何天不可飛。遂沂江西上。至渚宮。高氏優遇之。館於龍興寺。亡何入蜀。蜀王建客遇之。令主東禪院。錫號禪月大師。日致茶藥之屬。嘗有內宴。貴戚滿座。

休亦與焉。建曰。師試誦近詩。休卽吟公子行。云。錦衣鮮華手擎鵝。閒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

帝三土是何物。撫節高唱旁若無人。客皆大怒。休少工篆隸。荊州成中令。滿就問筆法。休良久曰。此事須登壇而授。詎可草草言之。成亦怒去。又每得句。輒自語曰。只堪供養佛。嘗贈人云。風清江上水。霜灑月中砧。得句先呈佛。無人知此心。其自貴少諧如此。詩已會禪。傳者以爲自登鄱陽寺閣詩曰。寺樓閒縱望。不可到斜暉。故國在何處。多年未得歸。寒江平楚外。細雨一鴻飛。終學於陵子。吳中有綠薇。春日山行曰。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八

疊太古色。濛濛花雨時。好山行恐盡。流水語相隨。黑壤生紅木。黃猿領白兒。因思石橋口。曾與道人期。他句如一林。湘渚月。千古獨醒人。壑風吹磬斷。杉露滴花開。何年今夜意。共子老孤峰。絕句如霜月夜徘徊。樓中羌管催。曉風吹不盡。江上落殘梅。皆稱佳唱。當時與齊已齊名。有西嶽集十卷。吳融爲之序。弟子曇域增爲二十五卷。

論曰。吳賜如云。有唐風雅旁達。皎然靈澈。遂入作者閭域。然皆假津要貴。托乘名流。以資輪翻。禪月崢嶸。晚季周遊萬里。顏頊王侯。溪旣敷。宗風四

振會理收。時托諷喻。覽其旨趣。蓋非詩僧。

保暹

五季保暹。字希白。金華普惠院僧。景德初。陳克所序九僧詩。暹其一也。寄行肇上人曰。舊隱湖西寺。青青千萬峰。來書度深雪。歸夢斷疎鐘。開口與時僻。論心似我慵。流年共衰鬢。昨夜又聞蛩。重登文兆師水閣。曰。重來共倚欄。臨水景多閒。高樹下殘照。寒潮平遠山。夜吟長負宿。秋病久思還。早晚離城裏。從茲定掩關。寄白閣元貞曰。一從歸白閣。更不入長安。絕頂無人上。西風徹夜寒。懸崖垂雪度。飛瀑過雲看。應念馳名者。青門得路難。秋居書懷曰。默默疎林下。獨知秋氣濃。半生猶是客。後夜更聞蛩。吟苦仍成癖。年衰自覺慵。終期拂衣去。江上有諸峰。皆精婉。有貞元遺響。宋德謙禪師。居武義明招山。道風遠播。機峰峭峻。不遜雲門雪竇。非深透禪理。不能領會。故不錄其公案。明千巖和尚。臨濟正宗。中峰嫡嗣。居義烏五雲寺。嘗見其語錄。宋學士濂時至寺叩請。至今猶存學士亭遺迹。婺州儒者。諱言禪。至宋學士始深悟佛乘。臨歿。作觀化帖。以儒者不識禪理為惜。末句云。世人不信。可悲可歎。全文見集中。其所得於千巖深矣。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九

定光佛

定光佛。姓徐。金華十九都。鬱塘人。出家祥符寺。法名志蒙。好衣錦繡。往來閭閻間。句錢市蔬。首充餽。故名猪頭和尚。或伺所遺骨。終不能覩。凡言災福皆驗。在婺三十載。景德三年秋。忽往三衢。郡人堅留不可。抵衢之吉祥院。即今天寧寺。形態顛狂。見有新人過市。揭簾咬其頸。從者大驚。驅之。乃曰。三籊麻繩。二籊斷。不諳其意。女歸。一月縊死。以一籊未斷也。一朝往南市。向人家。持棒驅出。急除厥穢。穢沉底。發之。見毒蛇。斃其下。一家得全。事多此類。衢守異之。招而與之食。守有女。年十九。未能言。覩見師。即朗聲曰。此定光佛也。師曰。泄吾機者。織女也。女即坐脫。師歸澡浴畢。乃作偈曰。古貌昂藏。法中之王。猪首千個。不把片管。聞其真性。吾是定光。說畢亦坐脫。越七日。異香滿室。後寺火盡燼。師真體獨存。趙清獻公。拈為之讚曰。散聖初來自狂走。盤飧一日一猪首。迭行坐脫。世始知。古佛定光化希有。教言能伏災火風。大士同慈。喧眾口。為霖救旱。享克誠。嚮應未嘗逾所守。衢人知恩思報。恩廣殿深藏。宜不朽。月明岩。慧光佛。無考。故未立傳。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十

邢侯

邢侯諱植行第九金華赤松鄉人母夢金甲神入懷而誕生有臂力宋慶曆間應武科不第歎曰大丈夫生不遇時當廟食百世卓立而卒鄉人立廟紫巖祀之紹興間命師於淮上禦敵見陣前有神長三丈揚旗書護國邢九公軍得全勝此後師中皆祀之開禧用兵疾疫大作侯顯靈而獲痊勅封忠佑侯廟曰康濟又封剛應廣利忠佑侯勅封者三凡鄉民水旱疾疫火盜禱之輒應鄭剛中題其遺像曰氣宇不凡面猶心赤歿為靈神生為豪傑護國佑民恩封三錫冕旒衮衣萬年血食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十一

白砂招利侯

金華之南有白砂堰三十有六首啣輔蒼尾跨古城極旱不涸極澇不潰灌田不知幾千萬畝民用饒足皆藉招利侯靈既侯姓盧字文臺漢末討赤眉有功嘗著顯跡矣所居即輔蒼壘田號盧坂歿而葬焉遂廟食其地吳黃武六年三月大水廟之香火漂至白砂遂建廟祀之赤烏元年旱鄉民謀開堰引水灌稻鉏畚所及纔三十步巨石鼎然隱出役夫斂手乃禱於侯一夕大雷雨空中洶洶若喊聲迫明石已開

三十六堰以次而成唐僖宗封武威侯錢氏有土封保寧侯宋政和間乃賜廟號招利淳熙間封靈顯侯

自漢末至今千有餘年番惠顯靈民受其賜每歲秋州里及他境之民揚旂捧香以千萬計今欲存三佛五侯遺蹟訪得杜伯高碑記予節畧志之

錢侯

錢侯諱佛紀行三義烏智者鄉人少學法於母舅鮑六郎又師匡廬道士盡得其符呪指訣能驅魔祟起危疾一日與邢侯鬪法從地湧起石塔擲竹葉於水化為魚冷水熱沸卒為神淳祐二年臨安火侯往救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十二

陳侯

火即滅理宗勅封火應侯立廟古盤山一切水旱癘疫禱之輒應鄉民至今祀之東陽有錢侯塑像貌白皙恂恂儒者戴烏巾金帙額捏訣介而坐殆即侯也陳侯以行稱百廿五云橫溪人赤臉睜目昂鼻長鬚剛稜雄赳猛氣逼人少貿易折本囊空無所向獵於山生擒白額而歸歿後顯靈明時盜發用銳鬪者怯侯以陰兵翼之誅其魁掘穴殲之封鉄應侯廟食至今東陽有陳百廿五相公九旗戶油車之家皆奉為香火其即侯耶其非侯耶

皇初平 仙

(晉)皇初平、蘭谿人、幼牧羊、忽失之、四十餘年矣、一日其兄初起之市、見一道士、言初平在金華白石室中、走索之、椎髻揮齒、猶故時容、叩其所爲、曰牧羊耳、羊惡在、曰在山東、往見白石磊磊、以爲誕、初平叱之、石皆成羊、飲飽萬態、初起大駭、下拜師事之、絕粒服松脂、茯苓、在赤日中無影、遂俱仙去、其地號赤松澗、相傳神農時、雨師遊此、以火自焚、其松盡赤、初平得道、因取以白號、與張子房所云山腹爲觀、觀傍古松百餘、丹井出焉、熙寧中道士且食、忽見松間羣雞皆振羽鳴、異而跡之、有物如彈丸、光焯然如電、欲流、急掬而置之、奮俄指臂如灼、大詫謂此必丹也、欲啟而吞之、則化爲蟾蜍、色如瑩玉、伸手覆之、透指而出、遂失所在、至今深夜涼月高秋、時見神光浮峰頂上下、其形如鳳、沈約赤松澗詩曰、松子排烟去、英靈縹緲測、惟有清澗流、潺湲終不息、神丹在茲化、雲駢於此陟、頗受金液方、片言生羽翼、渴就華池飲、饑向朝霞食、何時常來還、延竚青崖側、唐宋邕詩曰、莫道真遊烟景除、瀟湘有路入金華、溪頭鶴舞春常在、洞口人間日易斜、一水暗迴低繞澗、五雲長往不還家、白羊成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七

啄難收拾、吃盡山中莖勝花、或載曾唐

馬自然

(唐)馬自然、名湘、建中元年、八月十五日、南自霍山、至永康延真觀前、指庭松曰、此松已三千年矣、當化爲石、已而果然、忽大風震電、石作數段、刺史楊發昇其兩石入郡齋、以其二置龍興寺九松院、霜皮鱗皴、各高六七尺、深三尺、故根尚存、其時他山松、亦有化者、湘爲人類、風狂、能與人治疾、不用藥、但以竹杖擊病處、或指之、吹杖頭、如雷鳴、疾即愈、又喜爲詩、相傳其登泰山詩曰、太初一分何處尋、空留曆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夕、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含遠嶺、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漫作驅山計、江海茫茫轉更深、馬自然不知何許人、浙東志載馬湘錢塘人、或曰鹽官人、少爲小吏、好經史、工文學、嘗遍遊方外、至湖州醉墮霅溪、經日而出、衣不沾濕、指溪溪、卽逆流、每飲酒、白塔巷酒肆、醉謂主人曰、我今且仙、無以酌宿、適乃出囊中藥、點酒、器並爲紫金、宋大中祥符間、卒葬於杭、明年東川秦梓潼縣、有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杭人發其塚、止存竹杖、其卽此人乎、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十四

趙炳異術

漢趙炳、東陽人，能為越方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即伏，地可縛以盆貯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時遭兵亂，疾疫大起，炳與閩人徐登遇烏傷溪上，各試所能，登乃禁水，水為不流，炳即禁枯木，木遂生莢，其道貴清儉，惟酌東流水，削桑皮為肺，禮神行禁，所療皆除，後炳東入章安，今臨海縣人未之知，炳乃升茅屋，燃鼎而饗，主人驚呼，炳笑不應，炊畢，茅無所損，又嘗臨江欲渡，舟未發，炳則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百姓信服，從者如歸，章安令以其惑眾殺之，而民為立祠曰趙侯廟，至今蛟蚺不入，今自嶽大帝即其人出天台志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十一

論曰：二皇清修絕眾，實安期美門之流也。况寄跡幽勝，託賞藻翰，著撰之家，類喜稱述。馬相知老松化石，輿圖並載。趙炳好為機解，事怪典常。然范史抱撲子皆稱之，趣舉方聞，豈能獨遺哉。

方技傳

戴思恭 朱震亨醫案附見

明戴思恭，字原禮，以字行，浦江人。洪武中為太醫院御醫，寵賜優渥。三十一年，上不豫，簾出御左順門，召諸醫侍疾無狀者，皆付獄。顧原禮曰：汝仁人也，罪無預，汝無恐。太孫即位，誅諸侍疾者，拜原禮院使，諸王

入臨，太孫為道前語，皆勞原禮有加等，且為讚詠。方文皇帝為燕王，時嘗患瘕，久不愈，召原禮，原禮視疾已，問王何嗜，曰嗜生芹，曰得之矣。投之以劑，夜暴下視之，皆細蛭也。原禮之學，得之朱震亨，震亨初習醫時，方盛行大觀方，震亨疑之，曰：用藥如持衡，隨物重輕而為前却。古方新病，安能相值乎？於是出門求師，走宛陵，建業，不得，還至武林，乃得羅司徒知悌，知悌字子敬，宋寶祐中寺人也，得金匱劉完素之傳，名守真劉震亨造謁，十往返，不能通，震亨乃立其門，大風雨不去，或告羅曰：朱彥修，江南名士，不可失，知悌遽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十二

見之，如故交，言醫之要，必本素問難經，而濕熱相火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又長沙張景岳詳外東垣詳內，必兩盡之，方無所憾。醫家大旨，區區之學，泥之且殺人，震亨聞之，夙疑冰釋，學成而歸，每治疾，巧發奇中，諸醫皆驚，或訕且排之，卒乃大服，皆願為弟子。大江以南，莫不知有丹溪先生者。江浙省臣討閩深入瘴地，病還，將北歸，震亨診之，曰：二十日死，倘在三，爾時召我，可使還燕，然亦不能生也。如期卒於姑蘇。又權貴人以微疾召，危坐中庭，列三品儀衛，震亨入診，不言所病，出告人曰：三月後當入鬼錄，尚以貴驕

人耶。亦如期死。一少年病熱。兩額火赤躁而走於庭。不自禁。將蹈河。震亨曰。此陰證也。製附子飲之。衆皆愕。飲已。疾如失。一女子。狂而譫。如鬼憑之。切切私語。求震亨治。震亨披帷掌其頰。責其有外心。女驚啼。侍者亦訴已而疾良已。蓋是女已字而通時也。他奇多若此。在諸書中不載。原禮初學醫。卽師震亨。震亨盡以其業授之。而醫益有名。治多奇驗。原禮從叔仲章。六月患大熱。面赤口譫。語身發紅斑。他醫投以大承氣湯。而熱愈極。原禮脉之曰。左右手皆浮虛無力。則浮表證虛則不宜。非真熱也。張子和云。當解表而勿攻。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七

裏法。當汗。遂用附子乾薑人參白朮爲劑。烹液令飲之大汗而愈。諸暨方氏子婦瘧後多汗。呼騰易衣。不至怒。遂厥如死。灌以藟合香丸。而藟此後聞人步重。或雞犬聲輒厥。原禮曰。脉甚虛。重取則散。是謂汗多亡陽。正合經意。以參芪補之。驚漸減。浹旬而安。松江諸仲文長夏畏寒。常挾重纊。飲食必熱如火。方下咽微溫則嘔。他醫用胡椒煮伏雞啖之。至三病愈亟。原禮曰。脉數而大。且不振。劉守真云。火極似水。此之謂矣。椒發陰經。雖能取痰。祇以益病。以大承氣湯下之。晝夜行二十餘回。臧續之。半復以黃連導痰湯加竹

瀝服之。竟瘳。姑蘇朱子明之婦病。每長號數十聲。暫止復號。人以爲中厲。莫能療。原禮曰。此鬱病也。痰閉於上。火鬱於下。故長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則發之。遂用重劑。涌之。吐痰如膠者。無算。乃復初。樂原忠妻亦蘓人也。因免乳後。病驚。身翻翻如升浮雲。舉目則室廬旋運。持身弗定。他醫補虛定驚。皆無驗。原禮曰。左脉雖芤。且澁。神色不動。是因驚心。包絡積汚血。瀕法宜下之。下積血如漆者。一斗卽愈。留守衛吏陸仲容。內子病熱。妄見鬼神。手足瞤動。他醫用黃連清心湯。不應。原禮視之。曰。形瘦而色不澤。乃虛熱耳。法當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八

用李杲。東垣以甘溫除大熱之法。爲治。卽經所謂損者溫之者也。服人參黃芪而安。此宋文憲濂所記。原禮醫既有名。吳中高士王賓。願受方書。原禮曰。北面拜受。乃與賓不肯。一日原禮他出。賓入室。取其書去。賓不娶。臨死以書授盛賓。侍文宣兩朝皆有聲。論曰。宋潛溪云。醫之爲道。本於素問內經。其學一壞於開元。再壞於大觀。執一定之方。治無定之病。刻舟求劍。不究軒岐。徵吉宋之錢仲陽。獨能發遺經之秘。而擴充之。金之張劉李諸家。又從而衍繹之。於是內經之學大明。劉氏之學。朱彥修得之最

深。入江以南。醫本內經。彥修發之也。原禮其高第弟子。用心最篤。造理最精。故察症無不中。昔司馬子長作倉公傳。所載治病之狀。甚具。予因采掇宋氏之文。列之於傳。朱彥修依元史載文學傳。其醫法則附見於此。

虞搏

虞搏。號天民。義烏花溪人。其醫初法丹溪。應手多驗。著醫藥正傳。盛行海內。至於晚年。折肱之餘。匠心獨契。以神術名兩浙。復著方脈發蒙。域外奇觀。證治真詮等書。散失不存。已而族孫國鎮。令香山。病劇。得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九

手龔翁藥之而愈。翁年百歲。飄然若仙。出證治真詮示之。曰。此君家天民書也。吾挾此以遊大江之南。活人多矣。君其布之。予得真詮觀之。多類戴復菴證治之法。復菴師丹溪。而其法不純乎丹溪。觀戴氏證治可見也。凡學必至之。而後能知之。真知之。而後能傳之。今天民書具在。苟能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不妨使其術昭揭古今。惜予非其人也。謹錄其概以待後之留心濟人者。原書無醫案。故不及錄。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七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輯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來宦傳

范汪袁宏山遐

晉范汪。字玄平。少孤貧。燃薪寫書。寫畢誦讀。亦得博學多通。善談名理。以從溫嶠平。嶠峻功。賜爵都鄉侯。累佐庾翼軍府有名。桓溫代翼為荊州。復以汪為安西長史。蜀平。進爵武興縣侯。溫頻請為長史。江州刺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一

史皆不就。自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焉。在郡大興學校。甚有惠政。既而桓溫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為庶人。論者為之歎恨。

袁宏。字彥伯。陳郡人。為人有機辨。謝安領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守東陽。安祖之。治亭。時賢皆集。安以一扇贈行。宏曰。敬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卒於郡。郡人思之。為立仁風坊。所著有東漢紀。咏史詩。東征等賦。

山遐。河內懷縣人。濤之孫。簡之子也。建元中。為東陽太守。政尚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囚多重入。豈郡

多荼莠抑楚毒之下，莫能自固耶？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

殷仲文

殷仲文，義熙間爲東陽太守，能清言，善屬文，嘗登三邱山，慨然懷望，後人思之，名曰峴山。秦置縣曰烏傷，郡曰東陽，唐曰婺州，後晉曰武勝軍，宋曰保寧，軍明初曰寧越，後名金華，凡言東陽卽今金華。論曰：仲文在發有惠政，使人思之以名其地，而以末路爲累，人誦言之，廣輿記因易爲仲堪然，以庾信枯樹賦考之，其爲仲文不易也。此地實蒙其恩，豈可因其晚節而削之哉？

蔡興宗

宋蔡興宗，濟陽考城人，謨之孫，廓之子，孝武之世，以吏部侍郎侍中，出爲東陽太守，清望蓋代，位至端揆，今郡南三十里之長僊源，有興宗祠堂，碑記俱存。

伏暉王志

南齊伏暉，字玄暉，平昌安邱人，曼容之子，幼傳父業，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齊名，爲東陽郡承，在位清恪，車服雖惡，郡多麻苧，家乃至無以爲繩，其厲志如此，後屢典名郡，俱如在東陽時，遷黃門侍郎，國子博士之職。

王志，字次道，僧虔子也，以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值至日，各釋還家，約期而反，已而皆反，一人後期，主者請捕，志曰：「此自太守事，勿憂。」明日果至，以婦產告，人服其威信。

沈約蕭子雲

梁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南齊隆昌元年，以吏部郎拜寧朔將軍，東陽太守，在郡登玄暢樓，嘗賦八詠，詩一曰：「登樓望秋月，二曰：『會園臨春風。』三曰：『歲暮憑衰草。』四曰：『霜來悲落桐。』五曰：『夕行聞夜鶴。』六曰：『晨征聽曉鴻。』七曰：『解佩去朝市。』八曰：『被褐守山東。』前七章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三

止言羈宦思鄉，傷離戀闕之意，八章乃言守婺事，其詞曰：「被褐守山東，守山東，山東萬里鬱青蔥，兩溪共一瀉，水潔望如空，岸側青莎被，巖間丹桂叢，上瞻既隱軫，下睇亦俱濛，遠林響咆獸，近樹聒鳴蟲，路出若溪右，澗吐金華東，萬仞倒危石，百尺注懸淙，掣曳瀉驚電，奔飛似白虹，洞井含清氣，漏穴吐飛風，玉寶膏滴濕，石乳室穹窿，峭崿塗彌險，巖阻步絕通，舍平生之所愛，歛暮年而此逢，欲一去而不還，悵邦衣之未就，掛林壑之清曠，事民俗之紛詭，幸帝德之方升，值天綱之未毀，既除舊而布新，故化行而民徙，播趙俗

以南徂。扇奔風而東靡。孔雉方可馴。流蝗族能弭。清
心繁世濁。儉政革民侈。秩滿撫白雲。淹延事芝蘭。其
思深永。體兼適怨。有風騷之遺。唐世因改名樓曰八
詠。而刻詩其上。約他作有去郡別吏民曰。微薄叨今
幸。忝荷非昔期。唐風豈異世。欽明重在茲。飾驂去闕
輔。分竹入河淇。下車如昨日。曳組忽彌期。霜載凋秋
草。風山動春旗。無以招卧轍。寧望後相思。泛永康江
曰。長枝萌紫葉。清源泛綠苔。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
來。臨眺信永矣。望美暖悠哉。寄言幽閨妾。羅袖弗空
裁。遊飯山曰。平子去已久。餘風今復追。未必遊春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四

在東陽有贈海法師遊甌山詩曰。真心好邱壑。偏悅
幽棲人。忽聞甌山旅。萬里自相親。沈寢晚霽霽。重疊
晴雲新。秋至蟬鳴柳。風高路起塵。勳子憶山思。惆悵
惜荷巾。
論曰。金華僊郡也。攷諸前史。謝玄暉欲爲東陽江
祐不與。遂至相怨。豈非以地值近甸。巒客川色。映
帶郊郭。足以洽高人之勝致。發其清懷乎。官此土
者。苟能宣猷布化。繼武龔黃。尙矣。其有風流名牧。
調瑟之暇。寄情篇什。披露山川。因以鼓吹風雅。又
寧可畧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五

王承。字安期。瑯琊人。儉之孫。僕射暕子也。七歲通周
易。十五射策高第。歷官侍中。國子祭酒。以戎略將軍
出守東陽。爲政寬惠。吏民懷之。未期年。卒於郡。謚曰
章。永性簡貴。有風格。時貴遊。咸文學相尙。罕知經術。
承獨好之。發言吐論。造次儒者。每述禮易義以訓諸
生。右衛朱異方貴用事。休下日。車馬填門。有魏郡中
英者。常指異門曰。此中能不至者。惟大小王東陽耳。
謂承及弟稚也。時稚亦繼爲東陽守。
何炯

何炯，字仕光，爲永康令，以和理稱，民懷之，祀於霞裏山，曰故鄉祠。賢唐肅宗周王二令，曰三長官，祠周與王，蓋逸其名云。

論曰：漢吳公治行爲天下第一，兼知賈誼之才而薦之賢矣。司馬遷去其時不遠，已逸其名。周與王其永之吳公哉。

章昭達

〔陳〕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始從高祖起義有功，爲定州刺史，留異擁衆據東陽，私署守宰，高祖患之，乃使昭達爲長山令，異知朝廷必東討，塞江爲守，昭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六

達密導官軍，自暨陽走義烏，遂抵城下，異驚迫遁入閩，依陳寶應。昭達再以都督將兵踰嶺，頓於建安，連戰破寶應，擒異，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昭達性嚴刻，奉命出征，必晝夜倍道，所向有功，然每飲食必盛陳伎樂云。

崔義玄

〔唐〕崔義玄，永徽中守婺州，睦州妖婦陳碩真反，僭號掠州，始碩真自言仙去，與鄉鄰辭訣，或告其詐，已而捕得，詔釋不問。於是姻家章叔胤妻言碩真自天還，能役使鬼神，轉相熒惑，用是能幻衆，自稱文佳皇帝。

以叔胤爲僕射，攻睦州，下之，遣將童文寶，以兵四千圍婺州。義玄發兵拒之，民間訛言，碩真有神靈，犯之必滅，衆恟懼，不前。參軍崔玄籍曰：「仗順起兵，猶或無成，況憑妖妄，其能久乎？」乃命玄籍爲先鋒，而義玄纓衆繼之，至下淮，戍擒其隸數千人，有星墜賊營，義玄曰：「賊必亡。」詰朝奮擊，左右以盾蔽義玄，義玄曰：「刺史避箭，人誰用命？」命撤之上卒，競奮賊衆潰，斬首數千級，進至睦州，降者萬計，遂獲碩真，斬之，餘黨悉平。拜義玄御史大夫。後宋宣和賊方臘反，據險曰：「萬年樓，即碩真故地云。」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七

論曰：能奮其知勇，以捍大難，殲巨寇，固疆圉，以衛百姓，此守土之大功。保民之隆惠也。循法革弊，清理賦役，次之。積穀預備，以救饑荒，次之。嚴保甲，以除盜賊，次之。明聽斷，以雪冤枉，次之。表賢德，以振風教，次之。反是以觀，則守土之罪，亦可得而定矣。

沈清黃碬

沈清，烏城人，大曆中爲婺州刺史。李希烈陷汴州，浙東西觀察使韓滉使清勒兵禦賊，至汴口，力戰而死。贈衛尉少卿，立廟以祀。黃碬，閩人，初爲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其治婺州，

有能名董昌爲威勝軍節度使表碣自副及昌反碣諫曰大王拔田畝位將相乃自尊大誅滅無種矣遂遇害人皆憫之

論曰沈黃二公官於婺而致死於他者也然而猶吾婺之良牧也不可以不志

王仲舒

王仲舒字中并州祁人元和中州旱疫人死徙幾空仲舒爲婺守五年閭里增完按劾賊吏州部肅清監司以聞乃加金紫

杜暹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八

杜暹漢陽人爲婺州參軍其家五世同居暹事繼母孝在任多惠政秩滿歸民或以紙萬番贖之止受其百民乃歎曰昔廉吏受一大錢此何異哉

論曰參軍幕官卽今之經歷也府志載唐婺守四十四人而號賢宦者五人暹以參軍與焉人顧可以官卑自廢哉

洪公

洪公字少卿其名亡貞元十七年爲蘭谿令信以待人勤以集事賦均而民和節度使盧群稱其如精金百鍊良驥千里云

戴叔倫

戴叔倫字幼公潤州人師事蕭穎士貞元中及第以監察御史裏行出爲東陽令建中元年奏課爲浙東最拜殿中侍御史在東陽時送前政顧令詩曰祖帳臨蛟室黎人擁鵝舟坐監高士去繼組副夫留白日洛寒水清風遠曲洲相看作離別一倍不禁愁將赴湖南留別東陽寮友曰智力苦不足黎甿殊未安忽從新命去復隔舊僚歡曉路整車馬離亭會衣冠水堅細流咽燒盡亂峰寒耆老相餞送兒童亦悲酸桐鄉寄生怨欲話此情難蘭谿棹歌曰涼月如眉掛柳灣越中山色鏡中看蘭谿三月桃花雨半夜鯉魚來上灘蕓溪亭曰蕓溪亭上草漫漫誰倚東風十二欄燕子不歸春又去一汀晚雨杏花寒叔倫去思碣陸長源文宋淳熙中移其石於郡齋

錢藻

宋錢藻熙寧間知婺州蕓軾送行詩曰老手便劇郡高懷厭承明東陽佳山水未到意已清

蕓遲

蕓遲轍長子字伯克建炎元年以直祕閣知婺州奏本州皇祐初額羅一萬疋今增至六萬疋乞寬卹得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九

請如皇祐法，後遲遂家於婺，墓蘭谿靈洞，民爲祠以祀。婺之蘇氏自遲始，簡字伯業，遲之子，累官帥廣，又帥洪，有山堂集二十卷，謬簡之子，累官江東提刑，有拙齋集，籍遲之子，累官夔府參議，少侍穎濱，見稱冕以道諸公，有雙溪集十五卷，穎濱遺言一卷。

王居正

王居正，字則中，維揚人，紹興中知婺州。州額貢羅萬疋，後歲增至五倍，民大紂。居正三具疏，請減如額，復遣僚屬詣政事堂，言狀不可，督益悉。居正持其檄，不下，復疏，陳五不可以請遂得罷。他日居正道過婺州。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一

州人迎拜曰：公去婺八年，吾州免二十三萬緡矣。居正素與秦檜善，及檜執政，乃失望。居正見上曰：秦檜欲圖中興，臣所心服，今設施止此，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終身恨之。檜羅以蕪遲言罷矣，如何又增至五倍，豈暫罷而復增乎。

吳芾

吳芾，官婺時，轉運移州供御爐炭，下其式，非胡桃紋、鴉鵲色，不中程。公報之曰：炭之期限則諾，彼深山窮谷之民，以炭爲業者，惡知所謂胡桃紋、鴉鵲色也。上方躬簡儉以新風俗，臣下顧以浮侈敗之，不可。他日還朝，爲上誦其語。上曰：朕服御膳羞，未嘗問精粗，况

附火取溫，燠而已。豈較炭之紋色耶。

李椿

李椿，字壽翁，洺州永平人。乾道中知婺州，會詔市牛筋五千觔，椿奏一牛之筋，總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爲收前詔，以敷文閣學士致仕卒。朱熹銘其墓，謂其逝知得失，不假著龜，不阿主好，不諛時譽云。

洪邁

洪邁，字景盧，江西饒州人，皓幼子也。登紹興進士，歷典大郡。淳熙十一年，出守婺州，政績卓異。婺軍素驕，一日請以緡易帛，所司難之，遂甲而謀，邁擒其渠五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士

一餘人，鞠首惡斬之一，軍肅然。孝宗聞之曰：不謂書生能臨事達權如此。又奏繕境內陂湖塘堰八百三十七所，仕至端明殿學士，卒謚文敏。邁與兄适，遵皆有文章名，致貴顯。邁尤博洽，受知孝宗，謂其文脩衆體，在婺常輯唐人絕句萬首，歸老時進御重華宮，孝宗嘉歎，賜資優沃。又善博洽堂三字以賜，稽古之榮。一時莫能，所著有客齋五筆、夷堅志，行於世。洪邁以詞科中選，卽入館，以不附秦檜，乞外通判婺州，有惠政，嘗修東陽志十卷，婺之有志自遵始。

趙汝安蔡抗

趙汝安字茂實以宗室子知婺州嘗薦何基王栢於朝

蔡抗字仲節建陽人元定孫也蔡氏自牧堂老人至沉兄弟皆績學不仕暨抗始顯以淳祐十一年知婺州初下車卽踵何基王栢之門請主教麗澤而婺之人士始興起於學

范之才姚舜明蕭振

范之才字宜和二年九月以朝散郎官婺州不詳次年

重築郡城以防睦寇

姚舜明嵒縣人宜和二年方臘反睦州郡盜響應連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三

陌杭睦衛發處歛六州舜明以兩浙提刑爲婺州通判遂權州事時道阻不行舜明乃招集流亡兵數千穿賊境入邪晨登城以覘賊飛矢雨集舜明乃以石擊賊少却開門出戰賊遂大潰

蕭振字德起平陽人政和八年進士爲婺州司兵參軍方臘寇東陽群盜競起振率懷反側欲叛應賊官吏震惕振選諸邑土兵強勇者數千人日習戰以脩不虞異謀遂息方議城守振請以錢數萬緡傭工板築未數月城壘屹然而民不擾

胡瑩

胡瑩婺州教授方臘寇發瑩以勇武自奮遇害舉家皆歿詔贈奉議郎廕其二子

陳天瑞

陳天瑞字景祥臨海人咸淳間爲長山令有能名師事王栢明性理之學志行廉潔宋末隱居不仕詩文古淡傲陶靖節所著有甲子集五十卷宋亡婺州七邑令不仕元者惟長山令陳天瑞義烏令周密周密字公謹號草窗錢塘人工詩典雅兼善畫晚乃歸老弁山號弁陽老人半軒集有題周草窗畫像曰宋運既徂杭有弁陽周草窗志節不屈觀其自讚之詞可概見焉所著書曰志雅堂雜鈔癸辛雜志齊東野語浩然齋視聽鈔絕妙好詞藝流供奉志費洲漁笛譜載金華雜志然府志義烏令無周密蓋遺之也

舒邦弼汪綱

舒邦弼蘭谿令宣和三年至任當睦寇焚掠之餘閭閻蕩析邦弼多方撫綏卒能還定安集建縣治創新修舊百廢具舉一時歌頌汪綱黟縣人蘭谿令紹興中至任決摘如神歲大旱勸富民浚築塘堰大興水利饑者得計傭以食又請假常平錢爲糴本循環賑濟全活甚多部使列爲一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三

道荒政之最。後以流言去職。民相率投匭直其事。

江文衡孫度高參

江文衡字平叔。衢人。嘉定中知蘭谿。孫度高參無考。吳師道曰。近世壁記未亡時。聞諸長老談其賢者。遠則舒邦弼。江文衡。近則孫度高參。是數百年所稱道者。僅此可勝歎哉。蘭人至今據吳正傳數語。相傳爲賢宰云。

論曰。爲民父母。苟有實惠及民。則雖相去數百年。人代屢易。猶將樂道其事以思之。至於其事不傳。則樂道其名。至於其名不傳。僅舉其姓。而牙頰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古

間。尚有餘芬如赤子離懷。聞其母之聲而卽喜。若誰謂良吏可爲而不可爲哉。嗚呼。世遠年湮。則雖刊碑而頌。建祠而祀。猶未深信。而取憑乎賢者之一言。非能文君子孰能如是。而言之見信於世。又豈徒以其文哉。

徐丞

徐丞亡其名。宋建初官蘭谿丞。時縣令邱宣教因上元會同僚宅眷。徐妻赴席。歸尤其夫曰。爾官序去知縣不遠。今知縣宅眷。華衣盛飾。我欲一釵不可得。使我面慚。丞曰。汝欲一家骨肉相保。且粗衣淡飯度日。

若做得守俸。即便從容矣。今做小官。不能節儉。便要奢華。非上盜於官。卽下取於民。一場敗缺。官休身辱。連骨肉也難報。妻曰。何至是也。丞曰。縣丞極難做。凡斷詞訟。百姓得理則喜。失理則怒。公吏之輩得意則悅。失意則怨。怨怒交至。舉目窺伺。一有不謹。小則劫持。大則興訟。喪家失身。由此始矣。未幾卽宰被訟。漕臺勒官取勘。骨肉狼狽。徐丞後官至正郎。典數郡。應二子以壽終於家。

孫伯虎

孫伯虎。永康尉。陳亮薦之於叅知政事。周葵曰。伯虎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五

文章清古。議論純正。臨機精敏。泄政公方。化頑猾而有條。處煩劇而不亂。民有訟皆請於州。願決諸尉。及攝邑篆。民相戒毋以事至庭。永人德之。祀諸名宦。

王霖龍

王霖龍。三山人。景定五年爲浦江令。奉公勤政。百廢具舉。民有兄弟訟者。愀然曰。是令之化未孚也。乃授以孝經。俾朝夕誦。由是感悟和好如初。嶠村氓久不輸賦。移文責之。民欣然相率拜庭下曰。吾侯清聲稔矣。何幸得親見。悉完積負。後轉奉議郎。

徐永益

元徐永益金華令字友直平陽人至正間任王帶嘗曰婺之屬縣六十年爲令有循良之名者吾得三人焉義烏周自強武義許廣大金華徐永益是也

怯失烈

怯失烈字吉甫蘭谿令至正間至任以清靜爲治惠愛爲心門無私謁庭無健訟吏不敢縱民不敢欺時詔賜天下年九十者帛二疋八十者帛一疋烈周歷境內雖窮山絕壑必親臨其家手授之帛爲道天子隆恩召其子孫而勗以孝養焉

論曰吾所見今養老者三矣詔書初下百姓鼓舞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七

稱慶久之則寂然無聲或踰一年而給焉而老人亡十之二矣又踰一年而給焉而老人又亡其十之二矣比至其期或賜十而給六焉或賜十而給五焉窮鄉之民輿擡至邑計所得僅足以償失各邑類然嗚呼如怯失公者不誠曠代一人哉

亦憐真

亦憐真字毅齋義烏達魯化赤爲政明敏仁恕以恩信爲本時田政久廢徭役不均乃覈實畝以定賦役值歲歉田使者將徵其稅力言之得免十之八九民深德之修學校勸農桑一切縣治官舍頽廢者盡新

之民爲立去思碑

周自強

周自強義烏尹至正間任爲人性度寬厚周知物情政治大行民畏而愛之

劉元

劉元大都人元統初爲武義尹惟携一子一僕剛毅廉介一錢不取時浙東憲司搆一公堂俾元歛材運斃元不從出曰一公何在竟拂衣歸

許廣大

許廣大天台人以進士爲武義尹政聲甚著他邑訟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七

不決皆來質成熟溪水潰岸崩廣大築石堤以捍水患民稱曰許公堤祀名宦

論曰元制邑有達魯化赤以監政有縣尹以出政終元世每縣合不下四十人通七邑計之將三百人而可志者如此甚矣循吏之難也

王宗顯

明王宗顯字仲良和州烏江人洪武初克婺州改爲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廼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爲訓導時喪亂之後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

拔洪武克婺州、改爲寧越府。乃戊戌年冬十二月、遂以胡大海爲江南行省叅知政事、屯戍於婺。至壬寅二月、苗兵反、苗將蔣英始殺叅政胡大海、宗顯爲寧越知府。乃在明祖初克婺州之日。至壬寅已三年矣。蔣英之亂、孫炎諸人皆死於婺。未審宗顯何如。

張熙

張熙、洪武初爲金華主簿、及去任、朝廷遣使巡浙東郡縣、問民疾苦、邑民乃言數年前有張主簿、愛民甚、民至今思之不忘、願得張君復來、使者以聞、上嘉歎、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文

卽命爲金華郡守以慰民望、尋遷侍儀使再出爲紹興守、

論曰、書云、明四目、達四聰、古帝爲治四海之廣、生民疾苦、如在卧榻、而可以舉手濟之、非恃一己之聰明也、必將寄耳目於近臣、明之巡按、天子耳目之官也、而所以運此耳目者、全在入主之心、入主之心、失其聰明之宰、則雖一己之耳目、尙不爲用、况寄諸人以爲耳目者乎、積病旣深、巡按之官、不但不能達天子之聰明、而反從而亂之、於是乎其官亦廢、明祖御臣以嚴、至右不敢相嘗以僞、故未

吏之賢、得以上聞、朝主簿而夕、知府豈必循資格哉。

石琚

石琚、字信之、山西應州人、正統間、知金華、適括寇起、繕城積粟、軍民仰賴、都御史軒輓奏其力弭盜賊、食足守固、民怙其仁、兵懾其義、輓及旁邑、琚旣去、遂起復、還任、超陞福建左布政、累官禮部尚書、

處州賊葉宗留等起、正統戊辰、巨猾陳諫胡爲之倡率、分兵四出、金華屬邑皆受焚掠、浙江按察司僉事陶成奉命討賊、立砦於蘭谿南界、以禦寇、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文

後計擒賊黨數百人、以功陞按察司副使、朝廷復遣都督徐恭偕成等討賊、賊首葉宗留降、陳諫胡等以次就擒、惟陶得二引餘黨、竄匿大山中、招之不服、景泰改元、得二衆復聚、出爲寇、勢猖獗、敗徐恭兵、殺三司官沈麟、耿定王成、成因進兵武義、樹柵爲城以禦之、且戰且撫、賊黨解散、得二懼、復與四十餘人、逃入山中、可計日而殲、或忌其成功、旁沮之、而賊勢復盛、掩至柵下、因風縱火、官兵潰、成遂遇害、朝廷贈官賜諡、配享越國公胡大海祠、成死、婺州之人如喪考妣、

李嗣

李嗣字克成南海人知金華府民謠云廉明李刺史愛民如赤子祈晴便得晴祈雨便得雨

趙鶴

趙鶴字叔鳴江都人正德四年知金華勦强革微雅尚文理集正學編金華文統刻於署

論曰文統選例甚嚴類皆理學之文蓋祖述呂東萊宋文鑑黜浮崇雅之例其趣向可知矣趙公能詩見錢牧齋明詩選中

劉藻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辛

劉藻字惟馨涪州人正德初以戶科給事中論劉瑾去官瑾誅起知金華府蒞爲人貌莊行古推誠待人亦不欺清操自持不折節上官請託盡絕爲政崇大體重風教文詞雄偉頃刻數千言嘗追復先儒何文定公邱墓又疏乞何王金許四先生從祀孔廟疏曰奏爲褒崇正學以隆治道事竊惟道之顯晦有時人之抑揚有數時可矣而道不顯是天欲終晦之也數可矣而人不揚是天欲終抑之也然道顯則人亦揚顧所遭何如耳昔孟軻氏歿吾道絕學千五百年而周程張朱始續其傳朱熹之門聞道者衆黃幹乃

其嫡嗣幹爲臨川令金華何伯慧適爲縣承因命其

子何基師事焉幹一見器重之因告以聖賢之學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乃悚惕受命於是因黃幹之言明朱熹之旨精義新意愈出不窮學者翕然從之斯道遂大盛於東南然則繼黃幹者非何基乎一傳而得同郡王栢資稟英邁勇於求道盡探何基之秘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繡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講師鄉之耆德班白皆執弟子之禮而師道爲之再盛然則繼何基者非王栢乎再傳而得同郡金履祥講貫益密造詣益邃盎然春融怡然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壬

水釋訓迪後學諄切無倦宋祚將移樊襄園急履祥因進牽制濶虛之策時不能用遂不復仕觀其所克拓所論者蓋親得何王之傳而並擴之然則繼王栢者金履祥也又傳而得同郡許謙致遠鈞深以聖人爲準的旁搜博採以義理爲折衷其規模益宏大其涵蓄益深遠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楊吳越不憚千里皆來受業四方之人以不及其門爲恥當時中外名臣薦者百數至以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觀其所體驗所著述蓋盡得何王金之蘊而益克之然則繼履祥者許謙也成化間按察司僉事

辛訪亦嘗具奏俱請從祀。未蒙准行。議者曰：羽翼斯道莫如著述。何王金許之書學不能如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嗚呼！爲是說者或未多得。句三金許之書而讀之也。何其基所著大學中庸發揮大傳易啓蒙發揮通書近思錄發揮王柏所著讀易記渙古易說大象衍義渙古圖書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孟子通旨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地理考墨林類考帝王歷數等書。金履祥所著有論孟攷證補集註之所未備。通鑑前編多先儒之所未發。其他如大學疏義尚書表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三

註大曆初廉訪使鄭名中。曾上其書於朝矣。許謙所著有四書叢說詩集傳名物鈔觀史治忽叢微其他如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等書國初亦已梓行矣。雖不能如胡安國蔡沈真德秀之顯行於世。其發明聖道裨益程朱不少。其視吳激許衡蓋不知其孰兄而孰弟也。臣學不足以博古才不足以通今。未望聖道之蹊徑。安敢品題道學於數百載之上。但質之以大儒之格言。以觀其取與否。考之以諸儒之操存。以觀其醇與否。泰之以其所著述。以觀其足以發明聖賢之道否。察之以天下之嚮慕以觀

其有淑於後學否。今儒先之許可。既如此。諸儒之操存與其著述。又如此。天下後世學者無不尊仰。又如此。則人心未嘗一日而忘諸儒之功也。臣望陛下降直儒彰明道統。乞勅多官會議。將羅從彥李侗黃幹何基等七人。加其封爵。俾之從祀。使不至淪沒。則聖道有光。治道增重。臣是以不避僭踰。合行具本。差吏傳遞。齎奏以聞。疏上不報。公方會萃金華藏書。將與蘭谿姜麟纂修府志。未既解任去。其去思碑記。尙存府學。

姚文焰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三

姚文焰字在明。莆田人。嘉靖九年。知金華。扶隱汰冗。剔蠹懲婪。新費序治。橋梁均徭賦。通鹽鹺。復豪右久沒之產。決津要。殺人之獄。賑屬邑饑殍。全活萬計。其至心爲民如此。又葺麗澤四賢書院。建章文懿陸鶴山諸祠。尋以政最遷。老稚塞道。扳留泣下。爲立生祠。勒石紀思。時有十美政之謠。遍傳郡邑。而以爭復折根爲首。明初定賦。視田肥瘠。以爲輕重。重則起運本色。次則存留。而京庫折銀。謂之輕費。明祖下婺。知婺山田硤瘠。故全浙折根共十萬五百石。而婺獨派十萬石有餘。此量地制賦。非有私於婺也。弘治間。湖州

屬邑偶值災傷，其民妄訴借糧，金華折糧以輕彼賦，上司不察，屢有紛更。至嘉靖初，本府折銀僅存二萬三千餘石，全婺緣此每歲多派糧銀三萬餘兩，不勝疲困。永康金華民應全、申冕施大本乃倡奏復之議，列狀司府，時郡守劉欒、張鉞相繼力爭，全等赴闕哀奏，大本道亡而全與冕嘉靖十一年復隨郡守姚文焰赴省爭復，文焰與湖州守面質於布政司，辯論百端，義形於色。三司會勘，至嘉靖十二年准復折糧二萬一千三百一十石三斗一升九合，併前共四萬四千三百餘石，民困稍舒。至嘉靖十七年，衢州里長奏懇撥湖州折米，督糧道妄將金華原復折糧數內撥與衢州二千九百石，撥與嘉興六百九十石，撥與湖州三百十石，共撥去三千九百石，時申冕已故，其弟申蘭與應全仍具情奏復，院司會議折糧分撥已訖，乃將本府原派杭州倉糧四萬六百三十八石改作預備輕資，民亦便之。後姚文焰官浙江布政司，檄府縣給匾以旌全等云。

論曰：吾郡以薄征減稅惠桑梓者有三。一則胡侍郎奏免衢婺身丁銀。二則王得志奏請七邑停征。三則應全申冕施大本奏復折糧。胡公居高建言，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五

惠普而事易。王得志入幕代作，意善而力省，應全等以一介布衣赴闕叩閣，事歷數年中，經變故一則在道身亡。一則兄終弟繼，卒能申明祖制，以紓鄉國厥功甚偉。然姚公等亦與有力焉。觀其與湖守爭論義形於色，非休戚同民而能之乎？至於位浙藩表義民一事而始終其間，真一郡福星矣。

李一元

李一元，字誦卿，直隸建德人。嘉靖間知金華府，一元爲人剛正明察，周知吏情，誠僞凡有施爲，出人意表，每視事吏抱案牘侍立股慄，不敢出聲，訟者數百曲。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五

直立辨折獄平允，迅速兩造不費一錢，賦則酌輕重爲先後，縱征檄旁午，未嘗遣督郵下縣，時方征海，督府重欽峻急，以誤餉被劾，仍以公論得免，躬向儉約，僚屬化之。歷五年不調，或謂其無尺書以投政府，公嘆曰：吾豈以一官易所守哉？仍以憂去。八邑士民爲立生祠。

張朝瑞

張朝瑞，直隸海州人，進士，萬曆十六年任金華知府，居官以重道造士爲先，聞郡有何王金許四先生慨然曰：吾從此得師矣。即建四先生祠，聚郡之弟子，誦

書其中、朔望延請、各荐紳講學焉、又開悔河、引秀水至城東、城中從此科第日盛、尋陞金衢道、

倪祥善

倪祥善、南直桐城人、貢士、崇禎十五年爲金華同知、清廉有惠政、適東陽計都反、師及金華、郡城戒嚴、時公署府篆、力爲保障、民賴以安、亂定、治諸從叛者、但誅渠首、餘皆釋之、直指上其功、陞處州知府、故老相之、亂其時平盜功、金華令徐調元獨多、弘光立、南都朱大典惡而殺之、

劉實

劉實、字嘉秀、安福人、正統初爲金華通判、因旱奏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美

寬貸、使貧民得贖其子女、又奏免遞運船十隻、及八賢山、採辦銀課、實於民一介不取、而自甘清苦、見名宦錄、

阮元聲

阮元聲、字無聲、號霞嶼、雲南馬龍人、進士、授金華推官之任、甫踰冠、清采如玉、溫然樂易、而內蘊精明、在任六載、清名遠播、而通達國體、善折獄、他郡有大疑獄、必移以訊決、無虛日、推士若不及、諸賢入塾、門無停轍、詩文之交、座客嘗滿、才名甚盛、以高第入爲吏部主事、晉員外郎、典陝西試、卒於使車、時年三十三、

金華人士聞之、莫不流涕、公在任時、所輯有劉孝標沈休文合集、金華文徵、金華詩粹、呂東萊大事記、皆刻於宦署、

阮公撰文徵詩萃、多出金華縣學教諭楊德周、德周、號齊莊、鄞縣乙科、德周於金華之書、無不經其漁獵、乃撮其精華、作金華雜誌五卷、其書顛珍珠船、鶴林玉露、其自序畧曰、此地經志之外、史學則事記、呂東萊前編、仁山通鑑、三長、擅其名、類苑、則考索、山堂、湘海、記纂、萬卷、櫟其蹟、徵信、則賢達、敬鄉、賢達、傳、千秋、表其芬、小子則所謂呂氏軒渠、鄭氏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宅

場碎云、爾殘山剩水、自知無當於品題、蔓草荒煙、所願微存其姓氏、愛我者必刺爲無用之學、知我者且憐其有托之鳴、德周喜爲詩、嘗刻其所作於雜誌、其一、葦清風樓曰、爲訪風光好、樓臺何處尋、翠微閣、郭郭、睨倚雲、岑水遠、孤城迴、天寒絕磴、陰荒碑、堪弔古、苔蘚未全侵、其二、登八詠樓、決決歌八詠、出守擅風流、高眺延朝爽、長吟起暮愁、迴峰雲入棟、積浦水明樓、莫論齊梁事、千秋調自道、繼阮公而司李者、爲吳公載鰲、字鵠、卷、晉江人、天啓乙丑進士、風雅相等、而詩學過之、吳賜如曰、公

爲人恬曠夷雅。沈深好書。簿書手板間。往往與銘
槩相亂。詞客屢相錯。片言出。莫不自失。其與人交。
爛然天真。人不忍欺。時通籍逾十年矣。敝車羸馬。
大布之衣。寒暑不易。家人子曰。食脫粟。顏色晬然。
其去郡惟圖書數十卷。兩奚椎結。携襖而行。給諫
姜應甲。貽以羊石一枚。答之三詩。曰。文饒平泉庄。
一石獨醒早。何如初平羊。眠雲嚙瑶草。樸極生幽
致。叩之何冷冷。臣心冰雪白。石氣對含青。別思臨
江雨。蕭蕭楚客情。孤舟將石去。不必問君平。又作
懷金華二賢詩曰。孝標實寓公。駱承乃起義。俱秉
千載尚。秋霜揭貞幟。隸事既取憎。草微更誰媚。山
水含幽光。冰心銘傲吏。其二曰。文雄今幾見。感慨
託名巖。書未山靈發。崖先鬼斧剗。嵐青朝孰陟。烟
紫暮空啣。曾見絕交論。寂寥無不堪。同時有兩吳。
公其一。爲蘭谿令。吳國琦。號雪厓。桐城人。進士。爲
令敏練有守。惠理著聞。吳賜如稱其貌。偉格清霍。
若霜鶴之在。高秋。雖爰書盈庭。恒有獨往之意。蕭
然深山大澤間。人莫得而測也。又言國琦湛於內。
典有高世行。以內艱去官。僦屋秣陵市中。居止單
陋。茹蔬滷茗。似苦行頭陀。其於詩好言少陵。稱其

真樸處人所難到。所著有木香閣草。臘月三夜月
日。練紋生歷歷。臨鏡擬江妃。邨樹忽孤出水禽相
對飛。非關漆客況。亦自助寒威。何處懷人切。開簾
恰上衣。雪意云。雪意驚高鳥。風聲滿櫟林。邨烟衝
水渡。孤磬隔峰沈。琴止燈初寂。江寒夢不深。勞舟
砂岸泊。漁父暮相尋。南郭有所遲。曰。東峰連洞府。
雨水護孤城。更有一山秀。朝朝與送迎。燒青官渡
亂沙靜。野鳬行委曲。郭南路。遙懸驛吏情。恰似叢
武林。公署有所遲。曰。朝來思揖客。至此午初沈。一
葉長廊下。能生靜者心。渡江何處雨。窺坐隔簾禽。
五十非吾意。逢迎不可禁。他句如倦夜醺銷後。霜
寒夢返時。燈火意何靜。川原別已深。邨孤燈火夜。
水潤鴈鵠天。江氣潮初動。詩情雨後孤。棹偏移閣
勢。山欲學江空。雲平不辨樹。霜滿欲迷橋。交重怨
來往。言微惜古今。羣峰當壁寂。孤棹破江來。皆清
迥高素。似其爲人。吳賜如又載汪左司馬道昆。字
伯玉。歙人。舉進士。令義烏時。年甫弱冠。精敏廉斷。
決無所避就。感惠甚著。在發時。屬草蓋寡。其後倡
曰。榆社。主盟辭壇。招胡元瑞入白榆社。曰。結社份
逾半陸沉。維丹江浦一登臨。浮雲生事烏皮几。流

水遺音綠綺琴。社鼓相將鳴谷口。春帆信宿到山陰。不緣白雪驚人語。誰識青門避世心。喜方翁恬至。肇林時作佛事曰。有客維舟漸水潯。恰逢玄度住東林。蟠桃計日經三熟。祇樹彌天近百尋。泰足符參無量壽。觀身那得未來心。也知初地空塵刹。莫向流砂問陸沉。送張虞部調常州別駕還發觀省曰。謫去應吾道。流言亦世情。聖朝仍得罪。佐郡且藏名。落日梁溪棹。平蕪潑水城。秋風回首地。淚滿逐臣纓。幸爾遭微譴。移官傍故鄉。君恩深賈誼。郡牧得王祥。作客才難盡。寧親願不忘。清時多雨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辛

露之子慎風霜

論曰。自楊先生齊莊以下。凡四君。府志宦跡所不載。皆從附記。治此邦者。不多文吏。能以清詞麗藻光寵郡郡如僊樂雲霞。偶然一奏。不能常聞。君子之至於斯苟有文焉。不可以不志也。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八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殷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輯

來宦傳二

周澍

明周澍。羅源人。嘉靖間任金華府學訓導。淳誠清介。每日惟閉門讀書。精春秋三傳。侍御周公知其賢。委署東陽篆。卽携一僕往。蔬糲自甘。遇事執法。吏士畏之。陞山東棲霞教諭。去之日。敝衣一笥而已。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一

王興宗

王興宗爲金華令。其初秣陵人。以賤役事明太祖。上以興宗老成不貪。使爲金華知縣。丞相李善長言興宗廝舍奈何爲令。上曰。興宗勤而不貪。處事儒與吏不及也。何有於縣。及知金華。廉幹公勤。甚得民心。歷陞懷慶知府。蘓州守缺。上令丞相胡惟庸擇能。未及擬。上曰。莫如興宗。改守蘓州。有善政。陞河南布政使。老歸。

郭瑛

郭瑛。字廷瓚。番禺人。永樂間以進士爲金華令。廉明。

剛斷吏畏民懷重建儒學文廟編長山詩集楊文貞公稱其爲政以愛民爲本杜良菴稱其廉介有守卒於官

余寬

余寬，贛州人。正統間由舉人知金華縣。按籍定差以均役勸民出粟以脩荒事無煩擾貧富相安明燭幽遠奸頑遁迹改知長洲入本府名宦祠。

李庶

李庶，字季卿，福清人。嘉靖間以進士知金華，抑強扶弱，守正奉公。時有柄臣爲過官於蘭谿者，郡邑皆從。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二

笑庶獨不往曰：勞民傷財以趨貴，吾竊耻之。上官過亦相戒曰：無以擾李令。歲旱，衣粗，徒步竭誠禱雨，旬烈日中，閱月不倦。平糶發廩以哺饑者，祀名宦祠。

顧曾唯

顧曾唯，字一貫，吳江人。嘉靖間以進士爲金華令。清介明敏，庭無滯案。縣附郡，支應獨煩，曾唯節其冗費，民甚便之。時倭寇發溫台，有自馬嘜嶺入永康，賊義境者，曾唯督民兵守要害，寇卒不犯。縣學舊甚狹隘，且雜民居，乃捐俸市地，拓其門廡更新之，規模乃壯。置祭器書籍課諸生，諄諄甚切，其爲政皆務忠實。時

有豪民殺人而私其婦者，曾唯廉得之，寘諸法。陞監察御史，去民思之，樹碑以紀德焉。

湧幢小品載汪中丞可愛，令金華時，有丐者以猴戲乞錢，猴頗慧巧，他丐健羨之，因醉丐者酒，誘至破窗，推殺之，牽其猴去，方作戲乞錢，汪適出，呼導至，猴絕繩走車前，作訴冤狀，汪斥前去，使人隨其所至，猴引至破壁中，得屍，遂捕其丐之殺人者，鞠問伏辜，杖殺之。方焚前丐者屍，烈燄始發，猴號鳴赴火抱屍，共爲灰燼。夷堅續志載宋時王夢龍知婺州，州治古木之嶺，有磨巢，一卒探取其雛，守方視事，鷹忽攫一卒之巾以去，既知其非探巢者，擲還之，乃攫其探巢之巾，翔而上，守推問故，杖卒逐之，鷹引群飛，鳴旋繞廳上，若鳴謝狀，二條皆金華中，連類記之。

龍遇奇

龍遇奇，字紫海，永寧人。萬曆間由進士爲金華令，其爲人平易近民，民或有訟，論以情理，輒輸服去。事至立判，不輕行杖，又善催科，蠲羨耗，設常平以救饑荒，禁淹沒以育子女，尤注意課士，凡書院暨學田歲入皆以供月課，士爭向化。陞監察御史，祀名宦祠。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三

王士鐸

王士鐸，號勉齋，全椒人。崇禎間，以進士爲金華令。時年方二十餘，鎮靜端默，事至決斷如流，既無滯獄，亦無冤民。一日，偕紳士講鄉約，首及孝順。父母條潛然淚下，觀聽之民莫不感動，以行取去。

論曰：以言教不如以神感，非有至性，觸之不動。王公兩點淚，逾徑寸明珠，萬倍矣。雙痕落處，至今不滅。且道這兩點淚，從何處來？從寸心一點熱血來。且道他心頭這點熱血，從何處來？都從父母通身熱血來。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四

李璉

李璉，字純夫，懷寧人。成化間，由進士爲蘭谿知縣。剛介有爲，治行著聞。始建祠於聖壽寺，東峰亭故址，以祀邑鄉先生暨邑名宦，名曰景賢祠。又重建悅濟浮橋，民甚賴之。後陞太僕寺丞去。

悅濟浮橋，在蘭谿西門外。宋紹興中，運使江衍始合衆力爲之。歲久幾壞，縣令江文衡復修治焉。傳久而弗廢者，有橋庄之田，爲補葺之具也。元季兵亂，橋廢而庄田亦不復存。明初一作於洪武癸丑，倡其役者爲知縣賈存義，再作於成化庚寅，起其

廢者爲知縣李璉，不久而洪水摧敗，不能橋者，前後殆百數年。正德間，有上書言浮梁必不可廢者，詔可其奏。時知蘭谿者爲許完，而邑丞田中奉部檄興工中，新城人進士官大理正以議獄不合，謫蘭谿丞。於是乃以其費均派於邑之里甲，橋成，最爲完固。後仍廢，萬曆二十年間，知縣葉永盛復造。

國朝初，則知縣李振宜復建。此後興廢不可考。吾自康熙癸未至蘭谿，相傳橋之廢，閱幾縣令矣。仍開合邑公議，選城居殷戶貲餘數萬者爲橋長，比再至而仍未開鳩工也。蓋橋之難成如此，故每見志中有言成橋修城者，皆樂記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五

李昭祥

李昭祥，字元韶，上海人。嘉靖間，以進士知蘭谿，爲人平易，無崖岸，而縝密綜核，優於吏才，精於計筭。凡舉廢剔蠹，平賦息訟，戢盜賊，行鄉約諸事，具有規條，見之施行，修建倉廩城樓，及各埠濟渡舟楫，費不及民，民皆德之。事見去思碑。

汪國楠

汪國楠，字仲木，婺源人。萬曆間，以進士爲蘭谿令，力行鄉約，遠近必親臨率講，歲早步禱，甘霖立應。邑中

火凡迫。因圖放重囚出避。火息皆如期而至。徵輸有法。課十不息。建社學。修義舍。陞南兵部主事。去。邑人立遺愛祠。

論曰。遺愛之祠。不足徵賢乎。凡祠之存於今。類多賢者也。遺愛之祠。皆足徵賢乎。亦有絕無惠政而祠且碑者矣。數十年來。空東邑之村軸者。俞與史也。史侯之祠。落成卽毀。俞侯之祠。至今在也。邑人李梧岡題曰。朝來策馬出城闌。芳草西郊廟貌新。尚有峴山碑碣在。不知垂淚是何人。又曰。十年治政號循良。信有謳歌德未忘。無限舊時門左客。齊心裁得名公堂。二詩詞旨深婉。連類記之。使據碑祠以徵治者。當分別論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六

盛王贊

盛王贊。字子裁。直隸吳縣人。崇禎間以進士任蘭谿令。爲人貌莊行古。以廉幹稱。持已樸儉。處事明決。他邑訟不決。咸請就質焉。歲荒設賑。全活多人。禁米商船運越境。適鹽法道舫至。亦截阻之。旋被劾。王贊恬不介意。去之日。行李蕭然。士民號慟。扳留不得。因相率叩關申論。以原官補東陽令。之官月餘。卽丁內艱。去。士民祭奠。皆却之。曰。吾在任日淺。無恩以及東陽。

無煩勞費。諸供帳器用物。悉發還。曰。留以待新令。初至。凡謁刺。惟收單簡。六折者必易之。曰。無多費。爲政悉本人情。聽訟令老幼環視。以爲懲勸。或詢以曲直。曰。協公論。否人命詞狀。必驗傷始准。曰。假命害人。待詢實家已破矣。見士大夫必詳咨利弊。得實則喜。形於色。吏或不謹。則罰跪以恥之。左右肅然。王贊旣去。蘭谿祀諸名宦。

論曰。盛公在東邑。方踰月。東人至今言善吏者。必稱盛公。期月而可。茲言豈虛哉。

李璧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七

李璧。字白夫。武緣人。弘治間爲蘭谿學教諭。爲人恭謹安詳。質直樂易。正以率下。誠以待物。手不釋卷。口不言利。視諸生如家人父子。洞見肺腑。而鋒刃不露。旣去。任歷官吏部郎卒。於去官蘭谿時。餘二十年矣。諸生猶聞計生乎云。

黃仲芳

黃仲芳。名蘭。以字行。建安人。永樂間以進士爲東陽令。剛明練達。吏民不敢欺。時民苦牛租房賃稅根折絲等賦。悉奏罷之。時獲免者七邑。皆相傳頌。以爲七邑停征云。又虎負南山。嶠出而墜入。仲芳爲文禱神。

越三日。忽二虎伏於南門城外。仲芳往訊之。曰。若至人者。當伏皇。否則去。虎伏不動。殺之。其誠格如此。秩滿陞湖廣參政。

論曰。居山爲縣。虎患所時有也。黃公爲政。誠格幽明。能使猛獸伏皇。較之負子渡河。何多遜焉。然神明之宰。惡可常得。則搏擊之方。不可不講。康熙初年。吾東虎患最甚。依山而居者。三家村落。人戶幾空。而南山白額最凶。猛踞南嶺。啞人無虎。日行者相戒。以爲畏途。適陳公龍驤至。曰。吾爲天子命吏。來治此邦。而虎敢爾。吾何以爲政。乃募善搏虎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八

者。往殺之。人與虎皆斃。然自此而南山虎患既息。各鄉之虎亦相繼受檻焉。搏虎者。義烏川塘方姓人也。方氏之搏虎也。其法得之諸暨呂氏。呂氏得之蘭谿洪塘蔣氏。而近日得蔣氏之法於方氏者。則爲東陽防軍包氏。其法用長柄鐵鎗。三人爲隊。中則顧上。兩旁下顧。大抵虎壯必張。壓卵之勢。中一人先中其項。旁兩人齊擲其脇。虎壯必恣橫。草之形。旁兩人夾中其膺。中一人直取其首。但聞無不殺者。是故蔣氏之言曰。天下百獸皆難殺。而虎最易殺。以百獸見人則遁。而虎見人則鬪也。方氏

之傷於虎者。則以有閒人相隨。忽惡風至。曰。虎在此矣。顧使退。而虎已卸其頭矣。兩人齊擲之。虎亦不一瞬而死。包氏之言曰。不必拘於三人爲隊。五人亦可。人宜行崗。不宜塢。虎陰屬也。塢則虎得勢。人之神宜專氣宜定。但殺一虎。再則比殺猪更易矣。

田達

田達。河南人。正統間。由監生爲東陽縣丞。歲己巳。處州寇陶得二流劫郡城。奄至東陽。營於茶園坑。達率五子。集民兵迎戰。父子俱死。援兵尋至。賊戰亦疲。乃去。縣得以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九

繆樛

繆樛。字全之。深陽人。成化間。以進士爲東陽令。先是邑中田畝多虎。貧民告病。樛沿丘履畝。編號繪圖。一時飛詭之孽。爲之一清。萬曆康熙再丈量。而猶以成化年冊爲憑。始作東陽縣志。歷任五載。凡學校倉場祠宇。莫不修舉。政平訟理。一時推賢令者。必首推樛。公仍以內召去。民爲之立碑。而蘭谿章懋爲文。其詞有曰。以繩乎吏者。繩乎身。而水槩其操也。以教於家者。教夫人而子弟其民也。其頌詞曰。表不改糲。食

不膏梁。夙夜靡懈。視民如傷。獨是矜。高明罔畏。豪右強宗。縮首喪氣。乃新庠序。廼廣積倉。以敦風化。以脩歉荒。斥彼淫祠。俗期近古。表厥賢孝。人用興起。他人有田。我輸其租。匪侯覈之。貧者何辜。百年之蠹。一朝而去。惟正之供。自今伊始。志其畧。以爲實錄云。

賀寬

賀寬字茂教。江西永新人。弘治乙丑進士。以新城令調繁至東陽。爲人廉明慈愛。教養兼舉。居常無疾言遽色。人不敢干以私。歲旱減膳。徒跣拜禱甚虔。又借運司塩利。及郡倉粟以賑。民全活甚衆。時劉瑾當國。

余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十

羣瑤恣橫。征求皆不應。民以不擾。交際皆出俸資。不以煩民。及報政。囊橐蕭然。貸於丞而去。士民聞之交相餽贈。寬惟取一菜軸。時人爲之語曰。昔聞劉寵一錢。今見賀寬一菜銓。曹奏最爲天下清官。第一拜監察御史。東邑父老相傳。寬母最賢。歲遺寬青布襦。青鞋寬奉母訓。故始終一節云。

論曰。果爾。則賀公之孝見矣。其母之賢更何如哉。卽古之坐閣聽刑。封書還鮮者。何以加茲。豈但一邑之良書之國史足光簡策矣。

鄭準

鄭準號衡菴。直隸吳縣人。隆慶三年。由進士任東陽。時倭寇發。民喜習兵。應募田卒。汗萊散歸。則縱肆爲盜。準下令。不許克兵。立保甲正副。互相覺察。所獲奸先。卽時處分。挾私扳累者。必爲辨釋。民賴以安。凡葺學舍。治城垣。疏淹獄。捫捕役。絕苞苴。操縱出入。皆由一已。公餘采輯作東陽志。至今尚存其書云。

姚永濟

姚永濟號通所。上海人。萬曆間。以進士爲東陽令。爲人醇厚。稱長者。時連年荒旱。設法賑濟。民甚德之。又當採鑛。使四出。關豎驕橫。既銷鑛。不得銀。仍不去。永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十一

濟請於上。奏罷之。妖民號佛多佛娘。嘯亂督捕擒解。餘黨盡平。調繁他邑。士民哭留。直指使者大悅。曰。以縣令而得民心若此。乃閭閻所僅見也。亟薦之。遷秩歷陞本省布政司使。凡士民叩謁。皆以禮待。曰。吾見東陽草木皆馨也。

論曰。爲吏者甚弗輕其民。吾見令東陽者矣。民不堪其貪。而令亦不安。曰。速離此土。以捐陞部曹去任。民乃毀祠什碑。至於微服夜遁。卒以此損其聲名。停官道卒。嗚呼。邑民猶是也。而彼則視其士如土芥也。視其民如机上肉也。寇讎其民。民亦寇讐

視之不然。上馨其草木。則下愛其甘棠。至今稱姚侯不置矣。

蔡思克

蔡思克號元崗。福建漳浦人。萬曆三十五年。以進士爲東陽令。自隆萬以來。言吏治。必以思克爲稱首。內召之日。士民有送至淮浦者。去任二年。民爲祠於西七里寺官道。而肖其像。後十五年。復恢其宇。置祀田。思克爲人。立身以正。處事以誠。明足以察幾。仁足以及物。俗喜爭訟。因置鄉約。立家長。諭以輯睦。民有不事生業者。每萑苻嘯聚。乃分戶編甲。按生理。稽出入。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主

邑中肅然。值歲歉。則親爲粥飲食。達者發鑑。富戶令計貧給米。仍捐俸百緡。入粟常平。以備不虞。先是里流虛實。多由冊書飛洒。思克以明察立清之。嘗單騎出郊。勸農桑。諷利病。又問之學宮課士。誨以經術。士爭自厲。凡諸政他令。亦間行之。而蔡侯獨稱頌至今者。良以實意與虛文異耳。

論曰。予嘗過七里寺。牆外官道。見有祠宇。塌而冠袍之設像。仆者。問諸土人。則蔡侯祠也。土人爲予言曰。祠故有田。寄於寺僧。使修香燈。田載碑中。甚詳。僧既有其田。而坐視祠像之塌。且仆。併匿碑於

墻後叢草中。予即致書大令門公。無何。門公既謝事。亦無有過其祠而問焉者。前令之賢。不足增榮後令。而東民之祖若宗。則曾食德於侯。是則邑中紳袍之責矣。

錢源

錢源字伯開。南直上元人。崇禎十一年。以進士爲令。東陽。律已以正。接物以誠。人以比蔡侯。遇事慎重。不妄發。省供億。革耗羨。絕餽遺。清案牘。歷有善政。左右雖親近。不敢參一言。初下車。不雨。步禱山川。遂雨。越歲復大疫。發常平粟。勸平糴。捐俸鑄置粥廠。以賑饑。蠶書不得上下其手。時以興起斯文爲已任。疏文秀水。建泮橋。月課季會。士類景從。其去。民立碑以紀善政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主

論曰。聞之錢侯在任。歲饑。民捨食。侯不問。勢日橫。痛懲而止。康熙丙申。歲大饑。至丁酉正月。捨食之風復作。當事寬之不數日。而所在見告。亦以痛懲而止。夫饑民豈能捨食哉。其能剖戶發鑪。開閭。劫粟者。皆奸民也。禍始於富人之庄庫。而漸及於星散之孤村。災炎不滅。至於燎原之勢。成則不可扼。

矣。昔辛卯安帥河南。收荒榜止八字曰。劫禾者殺。閉糴者配。可謂知政體矣。

劉振之

劉振之字而強。慈溪乙榜。崇禎八年任東陽教諭。正已率物。不徒以文詞課士。時取行誼著稱者。表揚之以爲勸。大書鄉約六條於堂。以古人相期。性慷慨。好節義。議論剛正。所著有尚友集。副墨等書。其詩文尚氣骨。不雕飾。陞湖廣鄢陵令。流寇至城破。正衣冠端坐被執。罵賊死之。

彭如鵬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南

彭如鵬字謙銘。永嘉貢生。任訓導。與劉振之同時。相得甚。獨身居官五年。弟子請業。信宿受教。如家人。性樂易。真篤士。依之如父母。至典舉廢壞。鉤校乾沒。不少假。自殿廡堂齋。及諸賢主。祭器學田。無勿修葺。整理者。邑常失火。延及聖宮。如鵬衣冠望火拜。風反。火不至。陞粵大埔教諭。乃取學政規則。素與劉師考定者。名必告錄。以貽後官。諸生含涕送。自郭外至永康。百餘里。人持酒肴。公爲飲泣。乃別。贈之金。則却其得。七心如此。

明朝三百年。賢而司教東陽者。劉彭二公最著。劉

以剛正。彭以淳厚。二公同時。難矣。嘉靖間有閩公

廷珪。湖廣人有品。善大書。至今尚有存者。萬曆末

年。有陶公輿齡。會稽乙榜。文簡公望齡仲弟。傳姚

江之學。後官至司理。越人至今噴噴稱石梁先生。

其詩今有存者。遊石洞。不往。泰云。凌空側蹬接飛

梁。不分霜髯學老狂。饑鳥闌唧辭樹。輕風分送

逆流。觴。惜摩古句。侵崖。蘇。佇望懷人拾澗芳。好在

心期未應負。秋來雙屐爲君忙。偕李卅仲遊石洞。

開石已成。美。淙飛竟何時。幽探昧所指。徒侶亦參

差。昔賢此揮塵。獨爲津梁疲。至今有遺文。壁繡漉

漉。連漪林。深生。晝靜。仰見藤蘿垂。葦菰有餘飽。漱濯

亦所宜。看山畢。予負安問主人知。臨風阻高躍。迴

策愧心期。

國朝則有金公英者。貢生。海寧人。任訓導。聞彭公如

鵬賢。請祀名宦。爲貞女王氏立傳。請崇獎。事行。女

家尚未知。少曾見其遊天台詩。今失之。予所見則

有費公家璵。字望叔。歸安人。乙榜。任教諭。好談理

學。請祀金相。杯孫石臺於鄉賢。設祠於中天書院。

以祀許白雲。請還六孝子祀。白雲之祠成。而六孝

之祀卒。不復刻孫石臺定志編。後陞金華府學教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五

授復刻宋五子書。同時訓導董公肇勲，字幼待，會稽人。傳學工詩文，刻東陽歷朝詩，重刻鹿皮子集，其自爲詩甚富。今錄其南山行，時方南山崔巍高接天，草木晴晝藏雲烟。老翁采樵憊于負，四民安業番千年。寧知斧鑿一朝及，俄覺陵谷多變遷。卅崖翠嶂總蕭瑟，金銀夜氣何能燃。百夫舂鉤無朝暮，項屑往往陵陌阡。質如鐵石色青黑，金精溢目朝曦鮮。洗濯已畢就陶冶，九轉百鍊逾卅鉛。咸陽火光連三月，浪泊毒霧愁飛鳶。殺人如麻爭袖手，遺骸棄地誰相憐。
當時不玉如，是自董公丙子去後，銀出乃大抵曠中土崩殺人甚多，亦有格鬥死。桑柘盡萎禾稼死，居民巷哭農撒佃。愚公移山意未已，驅斥潛蛟歸重淵。險如五丁開蜀道，深如秦帝穿三泉。山腹空洞復何有，橫撐巨木防覆顛。抱甕既笑漢陰拙，陶穴詎是幽風沿。歲久法弛爭者衆，一語不合胥老拳。官司得財不敢詰，徒令性命鴻毛捐。吁嗟乎，此物既非任土貢，胡爲趨走如腥膻。匹夫懷璧罪不赦，倉猝亦或操戈鋌。惟背有明之中葉，括蒼竊盜禍蔓延。典師十萬役數載，前事不遺殷鑒傳。願以此詩風有位，急須禁阨防未然。各田汝田復汝業，令汝飽食兼

晏眠時和歲豐有至樂。慎弗窺伏窮崖邊。君不見天下有道器車出，丹飯銀甕輝山川。與董師同時東陽令景應熊，號誠闇，山西安邑人。中進士已七十矣，至八十乃爲縣，貌不甚偉，而視聽不衰。國朝令東陽者，將二十人，而風雅第一。在任不久，致仕去，民樂其寬厚，建祠於巧溪菴。公自題曰：菴布仍初服，柴桑返故廬。何當崇棟宇，尚爾整簪裾。叱驅耕犢勞，勞歎荷鋤憚。人無術慰，會見日歡歡。拙宦忤時俗，何當對巧溪。浩然成獨往，庶矣脫群迷。愛豈稱冬日，愁將病夏畦。條山回首處，凝睇兩

王允誠，洪武初以親軍總管任義烏知縣。時兵燹之後，廬井蕩然。允誠多方拊循，民漸安堵。縣當孔道，客兵往來侵擾。允誠繩之以法，凡頓營軍需供億，措置有方。當軍興之際，而崇重學校，善決斷，時憫雨，禱諸神，雨即降。甫期，擢南安守去。民涕泣擁留，馬不得行。後益思之，入名宦祠。

劉同字伯詢廬陵人正統六年以進士爲義烏令廉而勤於政均賦役興學校緝盜賊雪疑獄奏蠲逋負民甚德之相傳瑞芝產於庭虎負子出境繡湖出靈龜時稱三異常作縣令箴自警詞曰古謂縣令上應列宿苟非其人其殃民受凡民所利令當與之凡民所病令當去之其去其興休戚在茲如秋月之明如玉壺之清毋假公以漁利毋小惠以沽名勿嗜酒以防政勿暴怒以酷刑宜遠讒佞宜撫孤寡惟彼賢哲克稱厥職賦役日均田野日闢戶口以增詞訟以息流竄來歸姦殘屏迹惟彼愚蚩物欲繁累肆意酷貪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七

劉傑

劉傑江西樂平人正統三年任義烏縣丞設法預脩賑饑息虎患嘗具奏爲故臣王禕請諡於是易名忠文因旱荒奏蠲粮稅併上便宜十條採行其九邑民諱以傑爲令新令至高傑名亦請以傑自代當事體

之而不能從也所輯有黃文獻王忠文兩公集義烏志今俱存

論曰偉哉劉公其規模器幹蓋大臣風範豈但丞哉而卒以一丞翹然於合郡諸令之間彼新令之請以傑自代者當卽是前劉公二劉固不相下也

周士英

周士英字惺莪武進人萬曆中登進士爲義烏令爲人清介自守勤恤民隱歲丁酉邑大風蠹發屋拔木村落相繼火士英禱於城隍災乃息戊戌饑設法賑濟民賴以甦邑有八寶山相傳有鑛處州奸人聚徒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九

開採士英既驅除之而中貴人復叩開採命至士英力陳不便於司府得免先是烏傷困於募士英因入覲奏言其邑子弟實不堪受兵其隸行間者皆博徒無賴子不足用一不得志卽生變今募檄歲至強使之卽無人緣南畝或弱不任安能爲國家出死力會東事興大司馬格其奏不報已而東征之卒三千人徵賞而噪當事者移師誘而殺之無才遺卒如其言尋以治行高第徵爲吏部主事民祀諸朝陽門左

吳尚默

吳尚默字以時直隸涇縣人萬曆間以進士爲義烏

令廉明有才。自俸錢外。一無所取。遇事斷決如流。無留訟。亦無寬民。時東事興。徵兵徵數下。簡括強壯。籍伍。勿強爲勾攝。積年逋負。廉得其有田無賦者。追之。宿弊立除。其署東陽篆。賢聲甚著。一時無偶。

許直

許直。字若魯。直隸如皋人。崇禎間。以進士爲義烏令。直爲人廉正。練達吏事。政先弭盜。計擒剽劫者。刑之。禁弗株連。丙子夏。不雨者三月。直步禱得雨。而歲仍大饑。乃以千金糴米江淮。平糴。又爲糜以食饑者。立菜局以療病民。得免於饑疫。藩司催租急。檄日至。直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主

力請緩征。至期無缺。又署東陽篆。立法嚴整。凡吏書且視事。各詢所掌。覆畢。入房辦事。暮乃出。毋得相往來。以是案無留牘。司府差至。一見即遣去。約日申覆。至期無逾限者。邑吏役多橫。擇其魁而治之。衆皆惕息。嚴保甲之法。遠近莫敢不尊。盜賊潛踪。以治行高。內陞。今自成破京師。死之。而義烏民則立祠祀諸分司之右。

論曰。兵必有伍。民必有甲。保甲之法。卽古比閭族黨。卽甸卒乘之遺意也。王陽明先生頻言其利。吾邑陳公龍驤甚嚴之。十家有牌。官有總冊。民皆登

名於冊。不得以字號雜入。一切訟牒。亦必以名。民有一歲而再訟三訟。及一歲而再爲証佐者。必按冊治之。如此則保甲不但弭盜之良法。兼可以息訟也。方今爲令。催科日不暇給。何暇言治哉。

魏處直

魏處直。字公平。益都人。洪武十年爲永康令。廉而勤於政。不急急而善折獄。獄以無枉。修學宮。不煩民力而成。永民以比魯恭卓茂。祀諸名宦。

黃紹欽

黃紹欽。交州吳川人。洪武十六年。以明經爲永康縣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主

丞。爲人慈祥寬厚。愛民如子。苟利於民。必熟思而行。之。至於行法。則一毫不徇。民甚德之。宋濂稱其真廉。且惠。有古循吏風。宋文憲洪武十四年已卒。黃公十六年任。恐有誤。

劉珂

劉珂。江西安福人。景泰間。以進士知永康。爲人廉介。愛民。催科不任鞭撻。作仁政橋。工鉅煩費。民不知勞。邑有妻妾爭寵。謀殺其夫。事秘。珂廉得其情而置之。法。尤加意學校。時課諸生策勵之。以憂去。邑民扳號如失父母。縉雲李侍郎棠。爲作仁政橋記。稱其爲賢宰云。

王秩

王秩字循伯，崑山人。弘治初以進士爲永康令，抑强扶弱，興學選民，間俊秀子弟附益之。核土田，清賦稅，貧富皆便。歲大祲，設法賑濟，約束强暴，四境以安。歷六載，被召去。士民懷之，祀名宦祠。

毛衢

毛衢字大亨，嘉靖五年由太平知縣調繁永康，爲令精敏絕出。公廉有威，抑豪除猾，蠹弊盡剔。凡所措畫，皆可爲後世法。邑當孔道，過官往來，里用浩繁，衢概從節省，一切支應率以身先，而絕其取索。歲旱，預檢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圭

被荒分數，不待陳告而申報奏豁。其催科則酌緩急而次第徵解，不任鞭扑而事集。且嚴禁攬納，以絕侵漁。接士大夫以禮，苟有請托，竟談不能發言而出。有朱同知女寡，强宗强娶，擁衆至婦家，禦之格殺三人。及陳詞，衢曰：「此附罪人拒捕律，格殺弗論。聚衆則有明條，不汝貸也。」其英斷類如此。時永人稱賢令，必曰劉公、王公、併公而三，俱祀名宦。

論曰：毛公斷强娶被殺事，在其時能行之。今不能也。吾東四十年前，民有穿窬被殺者，棄諸野。盜家陰收之，愧不敢聞也。族或有爲盜及奸長輩婦者，

家長則坑而埋之。其家人亦不敢聞也。自處州貳

府夏公宗堯署篆東陽，治殺盜者以殺罪。且榜於閭，縣曰：「竊盜罪止杖責，而殺人者死。凡獲盜者必送官法治。若使得自手刃，安知無警殺而假名於盜者乎？」自此則穴中被殺，盜家公然告官矣。不數年，張公爲令，一少年入官衙竊糧，獲而杖殺之。其父以管家誘奸爲詞，控諸臬司。張公甚費調停，又其後爲史公，盜有被逐，墮樓損骨，還家而死者，既埋之矣。史公聞被盜家頗殷，將開坎檢驗，其妻賢婦人也，曰：「吾夫病故，倘無傷，開棺孰任其罪？」乃止。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圭

蓋自盜禁格殺，偷風日盛。若擁衆强娶等事，習以爲常矣。誰敢殺哉？卽殺，令敢意斷哉。

曾應泰

曾應泰字弼于，汀州舉人。萬曆間爲永康令，明敏有吏才，勤於爲政，興學教民，清查田畝，以溢額補冊，荒民甚德之。

論曰：金華狹鄉，初無有數十里之海，壤河汙也。不過溪流所經，東成西敗，東漲則西虧。東有未陞之稅，則西有賠納之振矣。爲吏者但當增新創舊，彼此抵補，則公私交利。今砂塞之虛，振不聞有分文。

之。減。也。而。開。新。之。呈。日。接。合。邑。之。賦。額。不。聞。有。毫。髮。之。增。也。而。勘。隱。之。車。不。停。吾。東。邑。自。俞。侯。爲。政。首。開。此。風。至。今。相。沿。以。爲。取。利。之。故。寶。曾。公。治。行。無。多。見。卽。此。一。端。已。稱。善。吏。矣。

谷中秀

谷中秀，北平貢生。天啓間，爲永康令，携一子一女一僕到任，清操如水。政簡訟稀，時天下無事，振法甚寬，徵比八限，便足解。餘釋不徵，民甚德之。

劉楫

劉楫，字濟之，新淦人。正德間，以舉人爲永康縣學教諭，爲人慷慨質直，敦尚古道，不浮沉於世俗。每課試於文藝中，觀人器識，以第高下。其教人亦如之，士習爲之一變。性介潔，有清操，於勢利泊如也。居官六載，始終一節，祀邑名宦。

石彥誠

石彥誠，南昌人。永樂三年，以進士爲武義縣丞，爲人篤學守道，廉正愛民。明年徵翰林院修書，父老，頌之曰：「身持雅操，同木藥人，播清名滿道途，祀名宦祠。」

李瑞芳

李瑞芳，豐城人。嘉靖間，以舉人爲武義令，爲人寬和。

清慎而有吏幹，一切盜賊賭博私宰，皆嚴禁不貸。數年間，幾致道不拾遺。邑人錄其政蹟曰：「善政錄。」擢承天府通判。

文元發

文元發，長洲人。萬曆初，以歲貢知浦江。善聽訟，數語卽得其情。凡疑難之牘，上官每時委焉。時有丈量之役，躬爲履畝，人不敢欺。圖冊稽核，民永賴之。時通浙得羨田千頃，法當稅，元發請以兩浙羨米克羨田議下行之。諸郡悉得如例，祀名宦。

須之彥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八
須之彥，字君美，嘉定人。萬曆間，以進士爲浦江令。時浦人隱田虧賦，司李稽查論戍，以什百計之。彥下令開罪，准自首。每圖選公正一人，每戶取親供一冊，覈之，恰符舊額。徵糧有法，夙逋盡完。值大造，開稅局，以其羨輸條銀十分之一。聽訟精明，案無留牘，除奸弭盜，一邑肅然，以丁艱去。民甚懷之。

論曰：須公萬曆三十年任也。萬曆初年，文公方丈量而隱田虧賦之弊已如此。此弊不生於丈量之號册，而生於過割之册書者也。嗚呼！編審大事也。爲令者但取一時之利，而不知其上虧國下損民。

中則遺累後官。其毒有不可勝言者。故爲吏受賂。鬻獄。其罪猶小。受賂亂政。其罪莫大也。故李林甫。爲千古奸臣第一者。以其亂官方。壞軍政也。嗚呼。爲令者。以編審爲居官之壘斷。尚亦念子孫哉。

莊起元

莊起元。字中孺。武進人。萬曆末年。以進士爲浦江令。甫視事。卽察左右蠹猾而置之法。仍訪鄉民之豪而痛懲之。中外肅然。至對百姓。氣和而詞婉。顏其堂曰平易。每讞斷。摘伏如神。而多所矜釋。三年未嘗入一死刑。暇則進諸生談經講藝。設學田。建書院。捐贖。緩金華徵獻畧。卷之十八。美。爲之勸。等調繁蘭谿。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九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來宦傳三

張安豫

國朝張安豫。號森岳。江南華亭人。順治三年。以貢士知金華府。時婺城初修。房室未完。榛莽與頽垣相雜。天陰卽聞悲鳥聲。公爲招新民實之。而鎮將馬進寶。恃功驕橫。欲公行屬官禮。公不爲屈。而嚴戢暴兵。民乃小休。時官衙學舍。星君樓。及通濟橋皆燬。公以次營造。又造營房。以居屯兵。使不得擾民。築石壩以資水利。嚴保甲以緝奸宄。調供億以濟客兵。均力役以蘓民困。理詞訟以申民冤。朔望則課士以典文教。期年。浸浸有弦誦聲焉。以治行第一。擢嘉湖兵備。民爲建祠尸祝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九

通濟橋卽下橋也。規模雄壯。冠全浙。創始於元浮屠及菴。功未竣。而及菴亡。其徒芻龍繼成之。其後燬經六十年。至明天順間。憲副馮公。因舊修補。與徒可通焉。旣而郡守周宗智。從而屋之。其後又燬。

星與墩之存者四之一。弘治初，郡守郝隆再成之。又燬，萬曆庚寅，金華令方元彥欽人後陞成之最監察御史爲堅美，明末又燬。

國朝順治甲辰，憲副胡養忠成之。初竣事，卽火。胡公聞之，徒步至橋所，揮淚哭，又再成之。張公之造通濟橋，或者草創乎？自胡公成後，僅十年。至康熙甲寅，橋又燬，無橋者殆三十年。康熙甲午乙未間，郡守唐文德復率民成之，三年而功始竣。

李忱

李忱，字恂九，山西安邑人。康熙十二年，以拔貢生累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九

二

官爲金華知府，爲人廉介方正，甫下車，聲望已卓然矣。越一年而閩變起，溫處二郡已陷於賊。金華望風響應，永康、武義、東陽、義烏，城皆不守，烏合數萬，連營而陣於積道山，僅隔衣帶水，卽賊境矣。時營兵止數百，忱多方慰諭，憑城堅守，以待大兵之援。無何，和碩康親王至，數十萬兵屯聚一郡，支應浩繁，忱輯和軍民，使軍不擾而民不病。朝夕盡瘁，以勞卒於官，民甚痛之，祀於名宦。

李之芳

李之芳，號鄰園，山東武定州人。丁亥進士，順治六年

爲金華司理，之芳貌魁偉，美髯髯，風望卓越，吏才甚優，肆應八面，畧無阻滯。值郡中缺官，剛日理郡事，柔日理縣事，決斷如流，申冤抑，擊豪強，時擬之包孝肅。百姓畏若神明，親若父母。時馬進寶鎮金華，進寶以得城功，賜名達濟，皆利縱色，若虎狼之據嶠，視府縣官，奴隸驅之，而之芳獨不爲之屈。凡呈詞有及營卒者，必爲審決，卽戍兵將發，恣其淫威，亦必執而拘之，不少縱。進寶見其風裁器幹，不尋常，反心折而納交焉。令郡之民賴以少安，督撫以其才優，命定浙省賦役全書，以治行高等，陞刑部主事，累官至兩浙總督。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九

三

轉兵部尚書，仍入內閣，爲一時名臣。

論曰：吏金華而官至台鼎者，明朝三百年無有也，至

國朝則有李公。公旣晉部曹，再則以巡監御史至，三則以都御史審。欽案至，四則以總督兩浙部院至，每至則斷大獄，雪沉寃。而其功則尤在捍禦強寇，保障全浙，卒成蕩滅之勲。故公嘗曰：吾一生功名，半在浙土。浙人戴公，不啻蜀人之戴張益州而金華則公功名發軔之初，受恩尤深，非他郡比矣。

張星瑞

張星瑞，字玉符，武進人。壬辰南宮第二人。順治十二年，爲金華司李，秉性剛正。有古君子風。喜搏擊豪強，扶單弱，聽訟片言立決。案無留牘。城狐社鼠，爲之遁迹。公暇與諸生論文，所識拔皆名士。所著有八詠閒論。

張坦讓

張坦讓，字襄左，號遜菴，湖廣漢陽人。舉人。康熙五十九年，任金華守。初至，訪郡之元惡大惡，及傷風敗俗者，盡置之法。一郡肅然。壬寅癸卯間，歲大饑，勞心賑濟。建麗正書院，以祀七賢。旁作學舍，招八邑生童肄業其中。延名儒爲師，日有僎。月有課，每課文必親至，品論甲乙。多所成就。以丁艱去，弟子追送，投淚而別。補江西吉安知府。

王治國

王治國，奉天人。康熙十四年，以貢監爲金華令。適和碩康親王統大兵駐郡，軍需旁午，金華以附郭承辦尤劇。治國措置得宜，民以不病。時大軍勦旣括他郡流民，多至金華，爲捐貲賑給，使歸原籍。其善政則嚴保甲，葺城垣，修文廟，積穀賑荒，輯邑志，皆有成勞。以薦陞壽州知州。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九

四

繼此有趙泰，進士。膠西人，有吏幹，好獎後進。他邑少年能文者，必薦諸學使者，多至入泮。重刻金華正學淵源。

徐詰

徐詰，廣昌人。貢生。康熙九年爲蘭谿縣丞，事父至孝。每晨必公服省母，乃出視事。居官廉幹有惠。十三年署篆武義，闖寇至，城陷被執，不屈死。和碩康親王親臨祭奠，以死節具題，廕一子。

府志載蘭谿

國朝名宦，有季振宜、趙滾，予所熟聞。有殷廷弼，至任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九

五

未三十喪偶，卽不娶，勇於爲治，好抑強扶弱，以詩自豪，喜急就而少完善。禮詩人季煌，萊自合，四方詞客至，皆有贈遺，以卓異陞檢其庫，虧銀二萬，蘭人爲捐補。婦女或脫簪典衣，以助，仍以那移，徒於驛站，廷弼平日用物甚侈，旣失官，悔之，乃齋素，卒落魄不振。其後官蘭谿者，相繼虧帑募捐，一無所得。予所識有許公惟訥，本姓施，華亭進士，風裁整麗，到官未三十，爲人廉正，勇於爲治，好獎盡剔，後與金華守魏公男訟，發其索賂事，魏公除名，而許亦停官。蘭人連名具呈撫院，懇仍補蘭邑，而不能。

許公能詩辭工書董玄宰戲鴻堂石刻今存其家其學官則有陳公霆萬善時文好弘獎士類蘭籍其初文氣平庸經陳公指授風氣日上登甲戌會榜第三乃太任其後有褚公宗遂篤厚長者也喜論文善衡鑑時方章試邑令延禱公閱文既畢事而出予問蘭邑童生何似曰有鄭度者佳士也時年未二十既入泮遂聯捷南宮其知文如此陸寧波府學教授而公時年已八十五矣視聽步履如英年丁酉科鄉試猶應聘闕闕焉此二公者皆不負教職者也而前蘭谿令方公邁猶以虧帑留寓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九

六

方公甲戌進士爲一科眉目以文章爲性命有以文就正者輒別白其高下且詳論爲文之法無小拘此三公者皆身經科第其才學又足以開拓其議論故能與起後進蘭邑近日士皆磨礪登賢書者亦日益多則三君子之力居多吾婺人物文章之盛莫過南宋其時在吾郡則有呂成公陳龍川唐悅齋而又有朱文公陳止齋葉水心薛季宜諸大儒往來教學其間浦江人物文章之盛莫過於元其地則有方韶卿而又有謝臯羽往來其間士無碩師而欲其學之成難矣

陳龍驤

陳龍驤號蟠海山東陽信人己亥進士康熙六年爲東陽令先是令東陽者爲河南李毓楠昏庸竊病政在群小民不聊生猛虎白日噬人既以病去而陳侯至老饕積蠹向之蟠據衙門及土豪之病民者不數月鋤擊畧盡或皆抱首鼠竄匿漏下小盜初獲答三十釋之再獲答六十必死盜皆殲焉諸生非公事不兄遇能文士甚相禮敬監司守判各役奉符檄至者或半膝跪白事候一嚇雙膝齊下視事公廳冠帶危坐一吏侍側寂無人聲見者驚猶鬼神卽欲飾虛詞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九

七

以投至門上足輒不敢進民亦不敢越愬公爲治以實不以文凡丈量編審保戶革保歇泐盜賊禁錮婢諸事皆憲令各邑所通行未嘗創立名色而行之以誠始終不倦故事成而民利之當其汰初行嚴刑以督不率不無枉屈然法立而民不敢犯所以陰折奸萌默扶民氣者不可勝計故常公之世盜竊匿影奸蠹潛踪豺虎遁跡家戶饒給近數十年來宰東陽者治行推公第一每日黎明而起事畢而退燃燭閱部書手自登記無幕客之助兵刑錢穀文移往來筆畫皆出一手而恢然有餘可謂能吏矣公至以康熙六

年已六十有餘，而精魄益壯。康熙十二年冬，暴卒。者老過市，哭士民設祠祀之。民有帶小標者，夜飲畢，與人鬪於街，干輿者執之，公以其醉釋之，起趨出，忽墮地有聲。公曰：汝懷石搏人乎？笞之幾死，既愈，或招之飲，則却之。侯卒盜之，曾受刑者，憾之，潛入祠，拔其塑像，鬚以去。小標裁完之，再拔而再栽，或問故，曰：非公責我，我不戒酒，非我殺人，則人殺我，我之得生，皆公賜也。噫，若侯者，始有諸葛武侯之風，而小標則暗符李平云。其後有劉公世燠，字叔子，河南新蔡人，進士，長於爲吏，精明善決斷，不遜陳侯，而慈愛過之。廉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九

八

不及焉。不久，丁憂去。後補雲南呈貢令，陞戶部主事。其署篆則有俞公兆吉，富陽丞，江浦人，爲人廉正，善聽斷，而平易近民。繼又有夏公宗堯，處州同知，旗下人，清正有威。東邑令之假公以取民者，曰隱契、隱畝、荒山、荒灘，公一無所行。公以府官署縣，既無暴政，又絕干謁，民不敢以不意之訟試署篆一年，合邑安靜，不知有官云。

論曰：陳侯每舉子，產火烈水，弱之論云。蓋東邑自許都倡亂，盜賊接踵。至甲午乙未，始傾巢蕩穴，治亂國用重典，理固宜然。然亦過甚焉。侯每聽訟，得

情則掀髯色喜。蓋無哀矜惻怛之意。然以公廉精敏明其政，刑已稱善治矣。顧侯之善政，不數年而盡變爲害。侯初至，丈量方將告成，邑糧多羨，蓋東土山田磽瘠，原有高平水之不同，成化舊冊，積步本寬，其後者保畏訟，尺寸不遺，故每都皆有溢額。公令於砂寨水傷處，裁割以符舊額，其後俞侯始通民呈首，勘查隱畝，取賂凡受惠者，害且倍之。至史侯伍侯，則丈山量水，尺寸比較，十室五空，而民大病矣。陳侯編審，悉遵賦役全書，冊書令民公舉，聽就近地，聚圖枱甲，以便催取，開局過割，編冊既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九

九

定，則書榜張掛，使民觀看，仍令冊書側立，挨戶序點民，或言戶單與榜冊不同者，立責冊書，使之改正。東邑自四十年編審，當事以儒籍冊書牟利，厚不由公舉，取銀十二兩，官自僉撥，至五十年，史公編審，無論儒民冊書，皆取銀十二兩，銀既入橐，至冊書舞弊，則概置不問，隱實掛虛，千孔並出，甚至有過無割，不止零星飛洒而已。又或一圖牽連二十餘都，不知誰何之人，見里既有催取之難，又有賠納之苦，蓋陳侯時，見里不許包克，所用止正根一信之費，景侯時三倍可包克，今則包克而兼包

比其費益多，厥後包克之人，侵收待赦，或死或逃，見里受累，有費至十倍者，見里之病極矣，雖謂陳侯爲良吏可也。

劉濬符

劉濬符，山東昌樂人，進士，康熙五十九年任，爲人端方，譚重，公廉有威，城狐社鼠，搜剔一盡，鄉之豪猾，莫不削迹，前任史與伍取民色目，一掃除之，用法雖嚴，而意實平恕，東陽令自陳公之後，當推公第一，在任三年，丁艱去，公在任時，樓姓倚衆強娶小戶女，雪夜擁衆至，椎門入，女家以資社炮禦之，殺三人而退，公不究人命，此事與明時永康縣毛公衢同。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九

十

孫家棟

孫家棟，山東安邱人，順治十七年，以進士爲義烏令，爲人廉介，持嚴喜擊強扶弱，善聽訟，隣邑有冤抑，不能自伸者，控於司府，必懇委義烏縣審斷，然亦有直至義烏控者，或假他故關提而爲之審，無不得其情者，然大約貧與富訟，則貧勝，民與紳士訟，則民勝，佃與房主訟，則佃勝，以故一時賢聲載道，久之而操翰之家，多不許之，其後有沈公曾純，清正近情，民亦宜之，其署篆則有嚴州同知張公若需，賢聲甚著，督造

東江橋，以竣其功，吾郡或守令缺，皆引領望曰：安得張公來乎。

連一鳴

連一鳴，福建建寧人，舉人，康熙五十五年，任義烏令，初至，猶作鄉音，太守罵之，越一年，稍能官語，才不必過人，而一介不取，自奉如寒士，愛民之心，出於至誠，循良之聲，久而益著，時歲大饑，歷鄉發賑，民乃克全，撫院朱公軾，稱爲兩浙良吏第一，方特薦，而公以病卒於官。

毛文埜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九

十

毛文埜，字同書，湖廣麻城人，康熙六年，以諸生爲浦江令，性慈愛，微根不任鞭撻，而課亦足，遇疑難憲案，不爲動，徐剖之，裕如，時與紳士論文賦詩，以咨利弊，康熙十三年，閩寇至，邑人多起應，文埜率練兵以殺賊，以功陞延安知府，浦江有趙公荷元，晉公鼎，機公

金華徵獻畧卷之二十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遊寓傳

阮孚

晉阮孚字遙集。避庾亮求為廣州。乃授鎮南將軍。甫東而蕪峻亂。遂止武義。居明招山。其地為惠安寺。寺側有蠟屐亭。宋輩豐詩曰。千古高風挽不回。故山花落又花開。莫欺亭畔蒼蒼藓。曾印高人屐齒來。元陳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十

一

樵詩曰。七賢老死獨南奔。袖有江亭墮淚痕。故國已懸新日月。醉鄉不識舊乾坤。金貂曾入丹陽市。蠟屐應歸白下門。惆悵黃門墓前柏。不禁三度見風塵。

劉峻

梁劉峻字孝標。平原人。梁天監中。召入西省。典較秘書。為安成王秀戶曹參軍。以疾棄官。遊紫巖山間。居教授。吳會人士多從之遊。其聚講處。後人號之曰講堂洞。嘗為山棲志。其文甚美。其辭曰。夫鳥居山上。憎巢木。未魚潛山下。窟穴沙泥。豈好異哉。蓋其性然也。故有忽白壁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

顯晦踏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

江海。蓬戶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烏足謂

毛衣紫疇。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難狎。心駭雲

臺。朱屋望絕。高蓋青組。且沾濡霧露。彌願閒逸。每思

濯清瀨。息椒邱。寤寐永懷。其來久矣。矧專瀝壤民欲

天從爰泊。二毛得居。蠟穴所居。東陽郡金華山。實會

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阜澤坎鬱。若其羣峰疊

起。接漢連霞。喬木布護。春青冬綠。回溪映流。則千仞

洞底。膚寸雲谷。必千里雨散。信卓犖爽塏。神居奧宅。

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寄此乘煙。故澗勒赤松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十

二

名山。山貽縉雲之號。近代江治中奮迅泥滓。王徵士高

拔風塵。龍盤鳳棲。咸萃斯地。江王竟不知良由碧端何人惜哉

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有馬鞍山也。蘊靈藏聖。

列名僊牒。左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可令神

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巖山。山色紅紫。因此為稱。靡

逸陂陀。下屬深渚。巘岼嶸嶸。上虧日月。登自山麓。漸

高漸峻。輿路迴隘。魚貫而升。路側有絕澗。聞啾啾壑

俯窺木杪。焦原石邑。匪獨危縣。至山將半。便有廣澤

大川。阜陸隱脉。予之葺宇。實在斯焉。所居三面迴山

周繞。有象郭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通望。東西帶二

澗。四時飛流泉清澗。微雲滴澗生響。白波跳沫洶涌。
成音。巨壑引流交渠綺錯。懸溜瀉於軒甍。激湍迴於
階砌。俱張無綆。汲甌歎息。瓶甌楓椅楮櫪之樹。梓柏
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苞。綠果搖白。
帶抽紫莖。櫛蘇萃本音蹲。梢風鳴籟。垂柯欄戶。布葉房
櫳。中谷澗濱華葩。攢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
有都梁含靄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泣露芙蕖。紅
花照水。皋蘓縹葉。從風憑軒。遠毗蠲憂忘疾。邱阿陵
曲。衆藥灌叢地。隨抗荃山。筋抽節。金盞重於素壁。玉
鼓貴於明珠。可以養性消病。還年駐色。不藉崔文黃
金華微獻畧

卷之二十

三

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厠下。望雲雨。蕙樓茵粉。
隱暖林篁。飛觀列軒。玲瓏烟霧。日止却粒之氓。歲集
祈仙之客。餌星髓。吸霞漿。將迺雲衣霓裳。乘龍馭鶴。
觀下有石井。聲時中澗。雕琢刻削。頗類人工。躍流淙
瀉。潏湧決咽。電擊雷吼。駭目驚魂。寺觀前皆植修竹。
檀欒蕭瑟。被陵緣阜。竹外則有良田區畛。通接山泉。
膏液鬱潤。鄭白史漳。莫之能擬。紅粟流溢。兒鴈充厭。
春盤青攪。碧雞冬草。味珍霜鷄。角巾升於邱嶺。短褐
出自中園。苑蔣逼側。池湖菅蒯。駢填原隰。養給之資。
生生所用。無不阜實。藩籬充牣。崖巖歲始。年季農隙。
金華微獻畧

卷之二十

四

論曰金華自建郡以來。而劉孝標山棲志。實開聲律文字之先。吳賜如贊以潤奪瑤琨。翠浮篠簜。厥惟麗詞。託此震壤者。信矣。然志所稱江治中奮迅泥滓。王微士高拔風塵。龍盤鳳棲。咸集斯地。則非常人矣。而究不知其何人。惜哉。

羅隱

羅隱字昭諫。江東人。唐末舉進士不第。黃巢之亂。歸依吳越王錢鏐。授著作郎。及朱溫篡唐。詔至。隱痛哭。請鏐倡義討溫。溫素聞其名。因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縱遊山水。於東陽之南山。築室讀書。後人名其地曰羅隱宅。後人類有題咏。而予詩云。昭諫不偶世。栖栖或類狂。才名窮益盛。故國老難忘。忠義存孤憤。風流寄短章。何緣此卜宅。深樹有書堂。

論曰羅隱宅在縣南五里。勒馬峰下有墨池。存焉。其後為棲賢菴。今廢。昭諫文章氣節。照耀史冊。今東邑所傳皆俚俗口號滑稽詭譎。而動輒為識。至今窮鄉僻壤。婦人童孺。莫不知有羅隱秀才。其卽此羅隱也耶。

謝翱

謝翱字皋羽。福之浦城人。為人倜儻。有大節。工詩文。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十

五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十

六

絕出於衆。試進士不中。落魄漳泉二州。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事參軍。聲動梁楚間。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翱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號相類。則徘徊顧盼。失聲哭。嚴有子陵臺。孤絕千丈。時天涼。風急。翱挾酒以登。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跪伏。醉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悲思不可遏。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來歸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味焉食。歌闕。竹石俱碎。聞者為傷之。然其志汗漫超越。浩不可禦。視世間事。無足當其意者。獨嗜佳山水。雁山。鼎湖。蛟門。候濤。沃州。天姥。野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挾秘。所至卽造遊錄。持以誇人。若載七寶歸者。遊倦輒憩。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邨尋隱者。方鳳。吳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其詩風格引逸。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巖拔峭勁。雷電恍忽。出入風雨中。當其執筆時。瞑目遐思。身與天地俱忘。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將通之。其苦索多類此。婺睦人士。翕然從其學。前至元甲午。去家武林。西湖上。前代遺老尚多存者。咸自詫見翱晚。明年乙未。以肺疾作而卒。年四十七。瀕死。屬其妻劉氏曰。吾去

鄉千里交遊惟方韶卿。吳子善。韶卿卽鳳。子善卽思齊。已而鳳等果至。與方幼學。方燾。馮桂芳。翁登。登之弟衡。葬翱於子陵臺南。以文槁殉。伐石表之。曰。舅謝翱墓。初翱以朋友道喪盡。吳越無掛劍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劍錄。勒諸石。未就。復爲作許劍亭於墓右。從翱志也。翱無子。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云。翱好修姱。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遊。不屑屑於流俗。意所不顧。萬夫莫回也。每慕屈平。托興遠遊。自號唏髮子。遇談勝國事。輒悲鳴煩促。涕泗漑然。下士有苟合而氣志得者。憎聞翱。翱自若也。翱著書不一種。詩曰。唏髮集爲婺州作者。有浦陽先民傳餘則宋學士濂記其目。茲不載。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十

七

論曰。謝翱閩人。而卒于睦州。而錄於婺何也。曰。居婺久也。猶之李白不生山東。而曰山東李白云。蓋小人之生。居雖同里。推而遠之。惟恐不甚也。高賢之至。其自他者。引而近之。惟恐其不親也。翱一布衣。無位干朝。徒以天祥之知。麻衣繩履。張皇山澤間。若無所容其身者。使其都重祿。受社稷人民之寄。其能死守封疆決矣。蓋翱天下士也。昔田橫不降。漢拔劍自刎。客之從死者五百人。若翱之志。其

類橫之客者非耶。浦陽之士。從翱遊者。皆矯然曰。拔生則薰其德。歿則祀其靈於社。卽以爲浦陽之人可矣。予之志翱者以此。

玉華山樵

玉華山樵。不知何許人。或號性天然。或號大呆子。然爲王姓人題識。則稱宗兄。或疑其姓王。而加點爲玉。云。予親見山人。爲前山胡氏題像。洪武初。突至東陽。其小私印。姓王名亦。彷彿可認。洪武初。突至東陽。其人儒容儀。美風姿。嘗居里相嶺。與東山孫氏披麻戴笠。散步閒吟於山水間。有若方外。人多異之。然未嘗遠出。而工詩畫。酒酣則援筆作畫。畫已輒題其上。而隱遁不污。悲憤激烈之意。每見於筆墨之外。嘗爲人題壁作歌云。七載間。關走閩越。一夜思親髮成雪。回頭往事付空花。形影相隨衣百結。當時恨不早見機。扁舟一棹江南歸。西風塵土障天起。秋水鱸魚空自肥。卽今寄食荒村裏。佳士出迎常倒屣。當歌對酒悲暫歡。握手論心愧知己。老懷豈能忘故山。神遊往往於其間。爲君寫此轉悽惻。片雲零落何時還。迄今讀其詞。未嘗不哀其志。其爲新朝指目。削迹埋名。亦畧可知矣。山人將死。謂主人曰。我落魄江湖。非覆轍問人。我死幸弗以棺埋我。乘以布囊懸之樹間足矣。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十

八

山人在東陽所至不一家與呂伯祥孫原載最契其詩至今尚有存者

論曰山樵蓋元之遺憲肥遯遜荒丁鶴年蔡子英之流也東陽志疑其為陳友諒張士誠謀士又疑為建文從亡之人誤矣

沈壽民

國朝沈壽民字眉生宣城人明元沈懋學子崇禎末大司馬張國維以異才特薦未授職三疏劾兵樞楊嗣昌不報明亡變姓名入金華山往來蘭谿武義為衆士師或與時人靜者探幽發奇以泄其羈孤感鬱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十

九

之思時給諫姜公應甲隱於潮流號石頑和尚心跡相契遊處甚密徵士有孫曰廷璐偕今太守唐公至婆訪其祖隱居時事庶與宋遺民謝翱同志不朽蒲江傅旭元為作隱跡錄屬予作詩以實之詩曰黃霧沉山海水黑世數忽入崑明劫趙岐投身賣餅家梅福公作吳門卒宛陵亦有沈徵君被髮佯狂行大澤國之將亡柱石空元戎重寄歸萊傭徵君膺薦挺危論請劍慷慨朱雲風投匭上書不見省飄然一舸來江東回首銅駝已荆棘萬里山河付楚弓白雲須臾變蒼狗青山不掩羣公醜有才不用用匪才黍苗離

難淚成斗滅迹潛名麋鹿羣物色幸脫當途口首陽七尺薇蕨身學圃書田時灌搗金華諸山鬱嵯峨芙蓉秀色明江波洛下頑民化炬灰殘山廢水哀情多金貂不入丹陽市蠟屐亭邇忍淚過孤燈冷燄照獨夜頭上歲月空蹉跎竹塢梅花春色好寂寞行逢頑石老欲哭無聲歌不成時與歡歡說天寶長烟荒荒白日暮雙溪草色非前度即今名孫千里來欲向民訪平素山川滿目不見人碧桃紅杏春無江城樓閣夜蕭蕭鹿田風雨子規號徵君之賢今謝翱鐵笛一聲山川高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十

十

附錄

季煌字偉公武林人少隨父嶺南官署父亡長於粵有俊才金公絢以侄女妻之公絢歿望妻于喬寓蘭谿時蘭谿令殷廷弼好士延萊自合與煌為上客殷令好為急就章煌隱諱之令覺灌以酒煌不勝盃爵乃病卒季煌在廣有詩名在陳元孝諸人間與石江和尚唱和其為人傲物自高如歸里詩云乍歸遍訪知名士久住希逢可語人又云可免獨醒難仗酒徒供人好易為詩其自命如此余得其遺詩一帖於徐負溪評其五言律詩脫畧凡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十

士

近真景獨造。起語頂聯。老淡清超。高韻傑出。愛此清骨。三復不已。畧登數篇。并摘警句。於遊寓後。其不竟登遊寓者。以遊寓所重。不專以詩也。五言如春遊云。郊外風來好。生香不是花。夕陽濃樹色。流水淡人家。野店松脂酒。僧房竹火茶。青春吾與汝。休恨共天涯。和徐文長云。何以克饒渴。朝烟與暮霞。出山雲作客。歸樹鳥成家。木引柴門遠。苔侵石逕斜。尚愁人問渡。處處種桃花。除夕咏橄欖。苦從先入處。香在未來時。又甘心惟有世。苦口更無人。又松聲連夜雨。海氣一天雲。又誰尋五柳宅。自作一。家。邨。又涇渭無清濁。山林有是非。七律如自題小像云。早年詞賦動江關。萬里遨遊倦未還。袍色暫從芳草定。琴聲常與落花閒。為停盃酒何須月。恐隔家鄉不盡山。是我此時當乞食。只愁陶令滿人間。乞石丁和尙。西有云。水從黃葉多邊住。天向青山盡處生。男中除夕云。粵酒上眉如逐客。吳音入耳當還鄉。皆佳句也。華炳泰。字若虛。無錫人。嘗至京。貴人延為上賓。輒以使酒罵坐。初至東陽。年十九。面白。背僧也。手執鏡。致至人家。應付。問其來歷。答以詩云。為問天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十

士

涯流落意。溪頭流水。自分明。人皆異之。或延之飲。則不脫袈裟。而食肉。遂畜髮作詩。詆議一切。自負甚高。所交皆絕。或請為家師。亦不終。學師董澹齋先生。見其詩甚喜。延禮之時。予館邑城。每夜輒治具相邀。拈韻賦詩。極歡而罷。即背詆之。董公不為意。若虛於作詩外。兼工時藝。獨標天韻。迥出時蹊。能作四體書。至今得其遺墨。皆可珍。其詩情韻秀發。如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雖寡性情。而翡翠蘭若。無妨可愛。已而之紹興。金赤玉待之最厚。病使人至。家溪探其家。乃送之歸。不數日而歿。其妻以室女為尼。邑令旌之。予常會赤玉於武林。述其在紹興事。與予所見。合之。可作笑話。若虛詩與詩餘體各為集。予得其七言律一本。擇其數首。及警句錄之夜坐云。檢點囊中。鵲清宵何處問。壺漿天於我輩真無意。節近殘冬倍可傷。對此驚寒梅幾點。照人無夢月他鄉。誰家漫奏關山曲。若為王孫惹憾長。獨坐云。漫道秋深漏亦遲。昏鴉猶未定栖枝。青閨刀尺含愁夕。虛館朱英中酒時。轉盡羊腸孤客路。添成蛇足幾行詩。無聊不到消魂地。肯信常年宋玉悲。書徐天池集云。坐我孤帆天上雪。非

君○十○丈○井○頭○蓮○自○嘆○云○論○才○那○肯○居○龍○腹○癡○絕○遠○
應○似○虎○頭○又○碧○玉○一○樓○寒○月○晚○芙○蓉○千○丈○晚○霞○紅○
又○竹○陰○密○護○空○庭○雨○水○氣○虛○吹○半○壁○雲○引○濟○河○云○
月○明○風○定○燕○山○遠○霜○落○鴉○啼○濟○水○寒○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十

三

金華徵獻畧二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崇炳撰崇炳字虎文東陽人嘗於蘭溪唐氏
輯其郡人著述爲金華文畧此則所採金華先賢
事蹟也分十有二類曰孝友曰忠義曰儒學曰名
臣曰文學曰政績曰卓行曰貞烈曰仙釋曰方技
曰來宦曰遊寓自元以前則本之史傳及吳師道
敬鄉錄宋濂人物志自明以後則更蒐採諸書以
補之然鄉曲之私所錄不免汜濫其序例謂事迹
或無可稱而列之名臣者乃序爵之義不知鄉閭
耆碩原不當以祿秩爲重輕若槩加採錄則是公
卿表而非耆舊傳矣

聖學知統錄二卷

〔清〕魏裔介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龍江書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聖學知統

錄二卷》提要

聖學知統錄序

聖學知統錄者述見知聞知之統也自孟軻氏陳涉聖學晦蝕火於秦雜霸於漢佛老於六朝詩賦於唐至宋乃有濂溪程朱繼起伊洛淵源榮然可觀其後爲虛無幻妄之說家天竺而人柱下知統遂不可問矣余因子輿氏之意而發明之由堯舜而前始自伏羲以明知學之本於天由孔子而後終於許薛以明知學之不絕於人其餘未定之論俟諸後之君子篇中所輯或攷諸經史之正文或徵諸先儒之格言蓋聖學知統錄序

推天命人心之自然以發大中至正之極則而功利雜霸異端曲學之私不逞毫釐難於共聞誠不揣固陋亦欲存天理遏人欲息邪說放淫辭稍有助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也學者志聖人之道自見而求之水木本源豈不昭然覺悟而知天之所與與我者良有在乎昔者論語爲遠道至者言之法而推其本曰中孟子終篇述堯賢傳道之意則易其要曰知所知雖何亦曰知厥中而已矣知厥中謂之見知聞知不知厥中不可謂之見知聞知也吾願學聖人者從

事於格物致知之學

康熙丙午中秋朔魏喬介序

聖學知統錄序

二

聖學知統錄目

卷上

伏羲

神農

黃帝

堯

舜

禹

皋陶

湯

伊尹

萊朱

文王

太公望

散宜生

周公

聖學知統錄目

卷下

孔子

顏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周濂溪

程明道

程伊川

張橫渠

朱晦菴

許魯齋

薛文清

龍江書院鐫

聖學知統錄

栢鄉魏喬介貞菴著

男荔彤

伏羲

繫詞下傳云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朱熹曰伏羲畫八卦乃萬世文字之祖

魏喬介曰道本於天人能弘之伏羲以前非無聖

聖學知統錄

卷上

龍江書院鐫

人文字未立莫由紀也河圖出八卦興因而重之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目天下之道所謂生而知之者乎圖雖出河匪聖人不知其爲圖也六十四卦不立文周孔三聖人無由而繫辭也天道何由彰乎故通神明之德者明於太極之體類萬物之情者妙乎格物之用伏羲之學其天學乎古之史臣有見於此故曰太昊頌其德有日月之明也後世不言天者不足以知學不言易者不足以知學帝誠萬世道統不祧之祖也彼隋之王勣好爲老

莊之學作負芝者說謂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

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

而費畫也此其言妄誕近於侮聖天生神聖代天

著作以教天下萬世也文字不啓鴻濛不闢人與

禽獸相去幾何亂道之言甚於楊墨東越周汝登

作聖學宗傳首載之其亦獲罪於孔門矣

神農

繫辭下傳云庖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

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聖學知統錄

卷上

龍江書院鐫

魏喬介曰神農可謂仁聖之至矣天地生養萬物人性爲貴古者民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未知耕稼則天札疵厲之害興炎帝於草木之中辨別五穀之種以興農事又爲耒耜之法教民藝植然後有無相通遠近交易則五倫之教可興而禮讓之風自作五穀者天生之實帝賜之也君夫管藥草作方書以療民疾以立醫道又耕稼之餘事耳昔子貢問於夫子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可

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若神農者。博施於萬世之民。而濟萬世之衆。仁之至。聖之至。後世言學者。必曰體仁。觀神農之道。濟生民。其心一天之心。與。或曰。帝以始萬物。莫盛乎民。遂以艮爲首。作連山之易。然夫子罕言之。要以帝之厚德豐功。雖不作連山之易。與庖羲氏畫卦開天。同爲天學之無不覆育耳。

黃帝

繫辭下傳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魏晉介曰。伏羲神農。去洪荒未遠。其風朴樸。至黃帝則已文明。蓋天道變於上。人事變於下。聖人因而通之。非有所強而爲之也。窮而不變。則不能通。不通則不能久。豈能宜人而合天。聖人之神而化之。聖人之神道設教也。其時神農之後德衰。諸侯互相侵伐。軒轅修德治兵。擒蚩尤於涿鹿。諸侯咸

聖學知統錄 卷上 王 龍江書院鐫

推軒轅爲天子。是亦征誅之漸矣。然風氣日開。嗜欲漸侈。強凌弱。大併小。勢所必至。其勢不得不至於用兵。非聖人之得已也。觀外史所記。舉六相立史官。制文字。制陣法。作器用。作貨幣。制作大備。而制曆以斗柄建寅。春正月爲歲首。制律以黃鍾宮聲爲十二律之本。育蠶治絲。以共衣服。而民無紱屨。畫野分州。叛立井田。而俗尚親睦。此扁軼生於庭。鳳凰巢於閣。麒麟遊於囿。夫子稱其垂衣裳而天下治。誠見自開闢之後。至此風氣大變。帝能順天道以化民。與伏羲神農同其功也。既曰垂衣裳而天下治。乃史謂其遷徙無常。以師兵爲營衛。恐亦後世好言兵者附會之說。而或者曰。黃帝問道於空同之山。以求長生之術。又曰。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鼎成騎龍上天。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又如陰符。載天發殺機。地發殺機。人發殺機。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及古詩日中必晡。操刀必割等語。皆附託於黃帝。然而夫子未嘗言之。夫莊子所載廣成子言至道之精。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

默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可以養一身而不可以養天下聖人不爲也陰謀詭計暗蓄殺機知道者所戒而況於聖人乎善乎司馬遷之言曰學者多言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百家之言雜而難信若遷者亦可謂卓然有見矣余故因聖人繁易之辭而備述之辨其僞以戒天下後世勿惑於方士之說入於陰謀之計妄引古之聖帝而遺之以不純不美之迹也

聖學知統錄

卷上

五 龍江書院鐫

堯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奄有四海爲天下君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蔡沈曰書叙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于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爲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

魏裔介曰黃帝之後有少昊顓頊帝嚳皆有德之君然易皆未叙帝摯以荒飲無度見廢尚書託始于堯夫子尊之以則天謂堯之爲君純以天道治天下者也然其勲猷之放大本於欽明欽則必明所謂敬以明德開萬世以心學之統宗也若乃文經緯而思深遠出于道之自然信恭能讓動容周

聖學知統錄

卷上

六 龍江書院鐫

旋中理由是達于天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即明之傍燭無疆者也孟子謂堯舜性之從此看出然首節史臣贊堯性之之德其量遠被而未詳其序次節乃言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則九族皆明其德矣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則百姓皆明其德矣協和萬邦則萬邦皆明其德矣大學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正是此意而堯之則天成功文章亦非外此而别有設施也首揭中字以授之舜乃欽明之本體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傳心之大法

卽治天下之大法。允執二字。正兢兢業之意也。易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中則未有不正者矣。疇咨若時登庸。順時爲治。乃爲執中。廣運如天。聖神文武。不過一中之變蕃耳。由是奄有四海。爲天下君。過化存神。篤恭而治矣。蓋天命人君。以俊大之德。包括四表。上下渾涵。九族百姓萬邦。若不能敬而明之。則中體日漓。無以擴充其分量。而合乎天德。竟能自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故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蕩蕩難名。豈後世勉強者所能及。其後子思子註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又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乃性之體。非與性有二。和乃性之發。非與中有二也。允執其中。未發爲中。發卽爲和矣。仲尼祖述堯舜。嫡親血脉在此。後世人主一念之差。流于偏駸。或以聲色山獵。或以宮室土木。或以窮兵黷武。或以繁刑厚斂。或以復讎自伐。或以怠情不振。以至民生日蹙。天命漸去。究其初則起于一念之不中。聖人惡惡告誡其慎如此。所以示人以聖狂之分途。凡爲學者。自天

聖學知統錄

卷上

七

龍江書院講

子以至聖人。斷不能外此欽之一字。而別求所謂執中之妙道也。蔡氏之言。旨哉。

說者曰。唐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下隨務光者。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觀司馬遷之言。疑之也。夫堯咨問若時登庸之人。放齊首言。胤子啓明。蓋亦自古以天下傳子之故事。非盡諛也。堯以至公至明。深知其子嚳。詔不以一人病天下。然後咨于四岳。師錫有鰥。歷試諸艱。受終文祖。二十八載。乃受謳歌。訟獄之歸。其禪授天下。若此之不易也。許由何人。而遽讓以天下。讓天下何事。而許由耻之逃隱。皇甫謐高士傳又云。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齋缺。齋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披衣。此四人者。古不知其曾有與否耶。卽如所云。不過形如槁木。心若死灰。巢鵲鵲之一枝。飲偃鼠之滿腹。以天下爲糠粃。高崖深谷。不求名譽者耳。其道偏僻。如谷

聖學知統錄

卷上

八

龍江書院講

秋長沮桀溺之流。世固不乏。而豈足以爲堯舜之師哉。又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于子州支父。夫聖人以天爲師。奉若天命。不利天下而爲之。亦豈委託尋常。視天下若此之易也。蓋皆老莊之徒。希心溟漠。遺棄世務。矯飾僞託之說。何足信哉。何足信哉。李太白恢譎之士。不諳于典。至謂堯幽囚。舜野死。欲開天下後世疑誣之端。可謂無知而謬妄者也。

舜

聖學知統錄

卷十

九 龍江書院鐫

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帝曰。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子。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舜其大孝也。

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孟子曰。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于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袞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楊時曰。舜在側微。堯舜試之。慎徽五典。則五典

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則四門穆

聖學知統錄

卷十

十 龍江書院鐫

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以爲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爲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已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爲。然後能有爲也。非有爲之難。其不爲猶難矣。

魏裔介曰。舜與堯。皆所謂生知之聖也。當時有鯀在下。不聞有學問授受之例。而惟以大老者聞。瞽子。父頑母嚚。象傲。蒸。自治。不至于姦。至于帝堯。

之上。業已聞之。則其盛德匪朝伊夕矣。釐降二女。嬪于嬀汭。以治家觀治國也。然徽五典而司徒之職盡。揆庶政而冢宰之職盡。賓四門而四岳之職盡。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天地鬼神皆有以相之。詢事考言。言底可績。乃受終于文祖。蓋授天下若斯之不易也。舜既攝行首璫璣玉衡以治天。次朝覲巡狩以治人。次封山濬川以治地。然後去四凶。咨岳牧命九官。寅亮天工。舜固已無餘事矣。此夫子所以稱其無爲而治也。傳心之典。雖得之于

聖學知統錄

卷上

上

龍江書院鐫

帝堯允執厥中之一語。而十六字之發揮。曰人心道心。曰惟危惟微。曰惟精惟一。凜凜乎天人之分。號號乎聖狂之慮。其丁寧告誡。不獨命禹知之。且欲命在廷之臣共知之。凡天下有血氣心知者。亦共聞共知之。蓋萬世之治統于此。開而萬世之道統亦于此。開。蔡氏所謂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進而傳之。而聖門之學。所謂終日乾乾。自強不息。克己復禮。戒慎恐懼者。其端皆出于此也。智固天授。孝亦庸行。舍己從人。樂

取于人。無不出于自然。而無一毫勉強之意。若乃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爲後世祥刑欽恤之模範。則中德之尤著者也。夫堯之在位。雍雍渾渾。爾自舜受終以後。賞罰黜陟。水火教養。赫然震動。與天下有更始之象。而聖人謂之無爲者。任人圖治。德盛而不顯。其有爲之跡也。豈非性之者與子與氏居深山之中。飯糗茹草。二章言聖人性體之妙。最善形容。而舜之濬哲文明。光華煥發。後世其弗可及也已。然子與氏又言人皆可以爲堯舜。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顏子之學大舜。則恃有精一之功在。

聖學知統錄

卷上

上

龍江書院鐫

禹

大禹謨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惠迪吉。從逆凶。帝曰。來禹。泮水。敕予。成允。成功。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子曰。禹。吾無間然。

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禹惡旨酒而好善言。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

張栻曰：禹之有天下也，無所與於已。又曰：禹之爲聖，本由學而成。

魏裔介曰：帝王之道，本於一敬，非有廣大自驕目侈之心。觀禹之所以祗承于帝者，不過克艱一語，而遂可致康政之威，又致黎民之於變，則知爲君

聖學知統錄

卷上

圭 龍江書院講

之難者，一言興邦，誠千古不易之龜鑑矣。而迺吉逆凶，是又與人心道心精一之傳相發明者也。順道則吉，精一而執厥中也。從逆則凶，不精一而失厥中也。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于形聲如此。后可不克艱厥后？臣可不克艱厥臣哉？克艱即執中也。克艱則不放逸，不放逸則不昏昧，不昏昧則善端發現，中體呈露，所有者神所過者化，而何常治王猷之有間哉？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言其敬慎之心，無有懈怠，乘之而可窺其罅漏

也。夫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似乎人臣之小節，然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胼手胝足，以憂勞天下之民，其德懋矣。其績大矣。天之曆數，欲不歸之得乎？舜之以天下授禹，猶堯之以天下授舜也。天與之矣。聖人何心乎？後之人觀河洛而思禹功，曰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他如下車泣罪，好生之仁也，不矜不伐，無我之至也。懸鐘振鐸，求言之切也。視龍輓轡，知命之微也。旨酒必戒，絕欲之萌也。禹之一生，以克艱始，以克艱終。親承帝命之委託，痛

聖學知統錄

卷上

圭 龍江書院講

念厥考之前德，不敢一息自安，以惕厲於幽明上下之際，而之所以存其心以揆厥中者，蓋亦至矣。至戰國乃有德衰之論，若非子輿氏之辯，則聖人大公至正之心，幾不明于天下後世也。意

皋陶

皋陶謨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飢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

聖學知統錄

卷上

五

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陸九淵曰。唐虞之際。道在皋陶。天之一字。是皋陶說起。

真德秀曰。武夷胡氏嘗舉皋陶謨。天命至有土章曰。皋陶之學極純。

董鼎曰。皋陶發明知人之謨。尤覺詳於安民之謨者。蓋二者雖均爲難事。而知人爲尤難。必明于知人。則安民有不難者矣。然於言知人之餘。則戒逸欲。崇兢兢業業。惟恐人君不知戒懼。而至於曠官廢事。於安民之中。則懋政事。敬有土。惟恐人君不知懋敬。而至于褻天翫民。蓋以人君一心。又知人安民之根柢與。

魏喬介曰。堯舜之學。固以執中爲萬事萬物之大本。而中之所以得全于天者。猶未及詳言之。以詔

聖學知統錄

卷上

六

天下後世也。至于皋陶陳謨。天人合一。融會貫通之理。乃燦然可觀焉。其曰。慎厥身脩思永。脩身也。惇叙九族。親親也。庶民勵翼。尊賢敬大臣。體羣臣也。邇可遠在茲。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也。蓋中庸九經之序。固祖于此。其下又舉知人安民二者而言之。以其尤爲仁智功用之大。而察之以九德。齊之以五典。五禮。正其名曰。天工人其代之。天命天討。天聰明。天明畏。赫赫乎若上帝之臨于厥躬焉。其後聖君賢相。所以正位凝命。欽若昊天。

者莫不奉其言爲準繩。而孔孟所謂天命之謂性。君子戒慎恐懼。慎獨致中和。以極于位。天地育萬物。盡心知性以知天者。其學皆根本于此。象山謂唐虞之際。道在皐陶者。蓋堯舜執中之道。皐陶特有以指示其大原。而豈執中之外。別有所謂道哉。蔡氏之言曰。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敬之哉。味斯言也。其亦有見於皐陶之學矣。而皐陶之敬。與堯之欽。舜之慎。所謂異名而同實者也。或者曰。舜禹稷契皆以大德值中天之運。或及其身而爲帝。或及其子孫而爲王。皐陶之後。弗獲祀天。其以爲士司刑之故。與然明刑弼教。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則大舜好生之德。卽皐陶之德也。而豈以士師之司。有損盛德哉。夫聖人之生。凡以代天明道耳。必期其子孫之王。是計功謀利之私。非天叙天秩之意也。後之君子存而不論可矣。

湯

聖學知統錄

卷上

七 龍江書院鐫

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吉。誕告萬方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終厥猷。惟后。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惛溺。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二十有一祀。大旱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雨。太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商頌曰。聖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遐。聖敬日跻。昭格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闔。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葉向高曰。自虞書危微精一數語之外。惟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終厥猷。惟后數語。足以亞之。性之爲言。實昉乎此。張繡曰。開闢以來。未有性命之說。至湯始言降衷。恒性也。其萬世道學之祖乎。魏裔介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懸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直言不諱。此其所以爲聖人也。觀

卷上

七 龍江書院鐫

其不通聲色不殖貨利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其講求于建中之學者固有素矣而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直開萬世性學之原夫以稟受之氣言之或有清濁之不同而降中之理所謂仁義禮智與心俱生者無所偏倚厥有其常原無不同是在有君師之責者克綏厥猷以率之而已湯無從匪彝無卽惇滛是則不縱生民之欲體察本性之善經綸大經而中道立矣蓋真知夫天命之本然而無一時一刻之不惺惺常目在之也詩人所謂聖敬日

聖學知統錄

卷上

九 龍江書院鐫

蹟者豈非湯之所以爲湯由于日新不懈優入聖域昭格于天久而不息與然湯當夏桀之衰世獨能上追堯舜首揭繼善之宗以任綏猷之責而開後世盤庚武丁諸賢君之統緒則其純一不雜之德克配上帝昭昭乎揭星日而行其初豈有富天下之心而後世奸雄可妄借之以爲口實也孔父之後復有仲尼湯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湯之學其可謂純學也已矣

伊尹

湯誥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來請命伊訓曰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太甲曰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爾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伊尹奉嗣王歸于亳咸有一德曰惟尹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受華夏正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德無常師王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說命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

聖學知統錄

卷上

三 龍江書院鐫

作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曰伊尹聖之任者也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于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

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公孫丑問曰。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蘇軾曰。辨天下之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極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天下之大節。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旣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視天下。渺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廢放其君求利也哉。

程子曰。伊尹之耕于莘。傳說之築于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才。非人而知之也。明其在己者而已。

王世貞曰。成湯播告于衆。以元聖稱伊尹。愚考其人。誠聖人也。有大德量。有大見識。故能數用權。而無扞格之患。五就桀而桀不思。五就湯而湯不疑。知桀之終不悛也。創此大義。至此大謀。相成湯而

伐放之。天下不驚。湯學于尹。尹之相湯。格言至論。宜不少矣。而不傳于後。至湯崩相天下。始有五篇之書。典謨之後。四百餘年。再有此精微之論。方伊尹之訓。王王未克變。營桐之役。此君臣之大變也。惟其實德光輝。力量重厚。朝廷服之。而不敢議。天下信之。而不敢疑。嗣王亦竟以是率德爲商令主。伊尹之用權。不可學也。非聖人而能之乎。

魏裔介曰。諸子論伊尹之聖詳矣。惟孟子知之甚深。蓋其樂堯舜之道。析危微之旨。得執中之用。故伐夏之舉。桐宮之放。皆權之於道義。而以不得已之心行之。其奉天救民。忠君愛國。純乎天理。無一毫私欲之僞託焉。不然。欲上之不思而下之不疑也難矣。至于先知後覺。允直闢心學之傳。而啓天下後世作聖之路。蓋心之發露。莫先於知。而生民之知。莫不能覺。一朝提喚。如寐者之忽醒。不復在昏迷之中矣。究竟聖人何嘗誑之。毫末哉。亦令之覺其所固有者而已。此精一之真傳也。曰敬。曰仁。曰誠。告戒懇懇。讀伊訓太甲五篇。而蔡氏所謂道

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者。固可深思其一德之實矣。乃說者曰。伊尹母既孕。夢日出水而東走。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遂謂伊尹生於空桑。誕謬之甚。誠所謂齊東野人之語也。

萊朱

萊朱。廸氏曰。湯賢臣。或曰。卽仲虺也。爲湯左相。仲虺之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緝禹舊服。典奉若天命。惟王不邇聲色。不殖

聖學知統錄

卷上

奎 龍江書院鐫

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嗚呼。慎終。惟其始。殯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蔡沈曰。仲虺之誥。其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末言爲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忠愛可謂至矣。

魏喬介曰。孟子言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書載仲虺之誥。而無萊朱之言。朱子謂萊朱卽仲虺者。必有據也。其言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而其稱成湯之德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已。改過不吝。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殯有禮。覆昏暴。諄諄乎以欲爲戒。以禮爲繩。蓋深察乎天下民生之所以多故者。多欲之主立于上。惟拂民以從已之欲。聲色貨利。逸蕩罔檢。于是九域不足以供其求。天下之人。默然喪其樂生之心。此夏民所以有時日遺

聖學知統錄

卷上

音 龍江書院鐫

喪。予及汝皆亡之痛也。能如湯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豈不欽崇天道。而永保天命哉。是其說與湯誥伊訓相表裏。非知道者不能作也。孟子以爲見而知之。不亦宜乎。

文王

史記曰。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益往歸之。太顓。閼天散宜生。鬻子

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父止於慈。爲人子止於孝。與國入交止於信。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史記曰。紂囚西伯於羑里。通鑑前編云。紂十有二祀。西伯演易於羑里。十有三祀。釋西伯。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遂賜西

聖學知統錄

卷上

三 龍江書院講

伐伯弓矢鈇鉞。使專征伐。得呂尚伐密須伐者。伐邢崇。二十祀薨。中庸曰。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程子曰。文王之德似堯舜。

朱熹曰。文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不見其他。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取之。則是文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

不得已耳。安得謂之至德哉。

魏喬介曰。文王生有聖瑞。身長十尺。臂有四乳。爲世子時。朝於季曆。孝敬甚篤。及九侯鄂侯遭紂醢殺。不無歎息。遂遭崇侯之譖。幽囚羑里。於是取庖犧氏八卦。重爲六十四卦。次序而演之。作卦下之辭。垂世立教。而筮吉凶。其於神明之德。萬物之情。通而類之。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蓋自伏羲以後。太極陰陽之秘。堯舜禹湯諸聖人所未及闡發者。至此而極深研幾。自非生知之聖。焉能與此。程子所

聖學知統錄

卷一

三 龍江書院講

以謂文王之德似堯舜。而中庸贊其與天同其不已之純也。文王之學。全是法天。乾元亨利貞。天之性情體用。一語道盡。萬世學問之祖也。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堯舜就落於形氣者。而體察夫天理之與。乾元亨利貞。文王直就乾健運行者。而指示天德之全。所謂賢希聖。聖希天。用九天則。誠者天之道耳。自強不息。渾然天理。無私可克。乾之學聖人也。非禮弗履。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大壯之學賢人也。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不言他

聖而獨言文王者。蓋文王之易天學也。夫子學文王之天學。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我亦曰。文王性之也。若夫史冊所載。多後世權謀僞託。矯誣聖人。如謂西伯陰行善。又謂斷虞芮之訟。爲西伯受命之年。又以戡黎爲文王之事。又謂九州之人。六州來同。夫文王之發政施仁。自殷寡孤獨。以至澤及枯骨。皆顯然與天下共見其聞。而何陰行之有。虞芮實成。自是西伯禮讓之俗。豈以是爲受命之徵哉。黎武王事也。豈以文王之時。

聖學知統錄

卷上

圭 龍江書院鐫

太公望

史記曰。太公望曰。尚者。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際。封于呂。姓姜氏。尚其苗裔也。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影。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文王崩。武王卽位。將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盡懼。惟太公彊之。伯夷叔齊扣馬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紂師。紂師皆倒兵以戰。紂走。自燔于火而死。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太公至國。脩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爲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大紀曰。周西伯納呂望之女。邑姜。生子誦。大戴禮踐阼篇曰。武王踐阼三日。召上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

聖學知統錄

卷上

圭 龍江書院鐫

孫恒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狂。弗敬則不正。狂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

聖學知統錄

卷上

无

龍江書院鐫

書於席之四端。及几鑑。盤盥。楹杖。帶屨。觴豆。戶牖。劍弓。各爲銘焉。

魏裔介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佐命之臣。爲之定其謀猷。立其規模。而後從事。是以禹征三苗。尹伐有夏。漢有三傑。唐用房。杜。李。靖等。雖王霸不同。其勲伐一也。觀史記所載。則伐紂之事。太公之謀爲多。而泰誓牧誓。總衆庶與舟楫。嚴步伐止齊之法。率虎貌熊羆之士。太公之於行軍戰陣。固仁義而兼紀律者也。其爲周室元功。願不偉哉。然以文王

之聖。卽奉尚父爲師。而武王從之。受丹書之道。敬勝義勝。直接危微之傳。此其於先王之道。講求之必非一日也。乃世因太公之知兵。一切陰謀詭計。皆附會於太公。又謂太公爲朝歌之逐夫。譙周曰。呂望嘗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夫太公歸周未幾。而以女也。姜妻武王。生成王誦。則其室家素著。刑于之化可知。而豈有惡妻逐夫之事哉。六韜所載。多戰國權詐之言。非盡太公本古也。孟子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

聖學知統錄

卷上

无

龍江書院鐫

聞西伯善養老者。西伯以養老致太公。太公以大老歸西伯。文王之服事殷。武王之伐紂。太公皆左右其間。蓋識時順命之聖人也。而豈陰謀詭計一切功利之徒所可及哉。是不可以不辯。

散宜生

史記曰。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聞天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爲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

魏喬介曰。散宜生其他事蹟不可得見。獨史記載此一段其竭忠救主求賢輔治。固已見人臣之大義。子與氏列諸見而知之。其時去周初未遠。必其言行之詳。尚有存於籍者。而今不可考矣。或乃謂閔天散宜生。必不賂紂。夫君必不可以不收。紂必不可以正言。散宜生之賂紂。合乎義者也。是之謂知權。知權則知道矣。

周公

史記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爲子孝。

聖學知統錄

卷上

三 龍江書院鐫

篤仁異于羣子。及武王卽位。旦嘗輔翼武王。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金縢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梅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子某。造厲殛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

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廷。數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

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知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

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

其以璧與珪歸侯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

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

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侯能念予

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武王

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於孺

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

聖學知統錄

卷上

三 龍江書院鐫

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以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禮記

女王世子篇。周公踐阼章曰。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史記曰。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管蔡武庚等果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收殷餘氏。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定諸侯。咸服宗周。周公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作多方。作無逸。作周官。作立政。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魏喬介曰。自古帝王經國致治之法。至成周而大備。然武王末受命。未及有所布置。制禮作樂。大率皆周公之爲也。觀多士多方無逸周官立政諸誥。

聖學知統錄

卷上

圭 龍江書院鐫

惻怛深厚。規模弘遠。而賜賜東山大雅文王爪鬣生民諸什。比物連類。曲體人情。闡明至德。千載而下。令人讀之者。猶感動興起不能已已。而况親炙之者與。周禮一書。劉歆末年知周公致太平之迹具在斯。紫陽謂其廣大精密。不可謂無與於心性。若乃六十四卦之大象。三百八十四爻之繫辭。擬形容而象物宜。觀會通以行典禮。得義文洗心退藏之傳。此孔子所以歎其爲才之美。而一生汲汲皇皇。欲行其道。遵其禮。見於夢寐不忘也。攝政之

聖學知統錄

卷上

圭 龍江書院鐫

事。世儒或疑之。謂周公位冢宰之位而已。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然禮有踐阼之文。則負扆而朝。自是循諒陰聽於冢宰之禮。而三叔遂借之以爲口實。公孫碩膚。破斧缺斨。亦何損於聖人之德哉。司馬遷解我之弗辟。及居東先後。與尚書諸儒所註微有不同。要之鄭康成之說。折衷爲得其中也。康成曰。成王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徐叛。周公乃東伐之余。反覆詳考。知易書禮詩。周公之作爲多。其學一文王法天。

之學而仁智忠敬誠篤。臣道於此而極。治法心學亦於此而極。孟子曰。悅周公仲尼之道。周公仲尼一道也。知言哉。

聖學知統錄 卷上終

聖學知統錄

卷上

龍江書院鐫

聖學知統錄

栢鄉魏喬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

孔子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王。緡邑爲兒時。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爲司職。畜蕃息。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子家臣。以聖學知統錄 卷下 一 龍江書院鐫
通乎景公。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二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閭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

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勝阻於大夫。孔子行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圍之。既解還衛。主。遽伯玉家。見南子。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遽伯玉家。靈公問。不對而行。復如陳。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孔子如蔡。及葉。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巳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

聖學知統錄

卷下

三 龍江書院鐫

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子思子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也。始條理也。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

聖學知統錄

卷下

三 龍江書院鐫

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徊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高攀龍曰。顏之仰鑽瞻忽。曾之江漢秋陽。思之敦化川流。孟之金聲玉振。宰我謂賢於堯舜。子貢有若謂自生民未有。是皆智足知聖。朱若夫子自言。知我其天。天不可知。聖不可知。蕩蕩乎其孰能名之。

聖學知統錄

卷下

四

龍江書院講

魏裔介曰。孔子至聖也。後人贊述極多。不暇概述。止就聖門諸賢而論。則宰我所言者事功。子貢所言者禮樂。有若所言者天縱。而夫子之所以爲夫子者。固未嘗發其蘊也。曾子言江漢秋陽。其性體之潔白乎。子思言祖述憲章。其家學之淵源乎。孟子言金聲玉振。其中和之體備乎。此三大賢者得道之真傳。其學不同。而其言與宰我三子亦自有異。孟子謂宰我三子智足以知聖人。殆未若曾子子思孟子知聖人之深也。司馬遷言自天子王侯。

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亦可謂得其大端。而夫子之所以爲夫子。亦未嘗發其蘊也。夫子之自序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至忠信。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也。已矣。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

聖學知統錄

卷下

五

龍江書院講

夢見周公。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嗚呼。夫子自道如此。雖其生而知之。而終身好學。不知老之將至。後之人由夫子之言。與曾子子思孟子論贊之言。進而求之。則所謂無行不與者。卓然有在。而又何疑於天之不可階而升乎。余竊窺測夫子一生言學。惟在

于仁。一生自信。惟在于天。明德至善。精一之中也。忘食忘憂。乾健之理也。作春秋以扶周公之衰。闡十翼以抉義文之秘。刪詩書以明帝王之道。述孝經以廣至德之風。正禮樂以垂萬世之範。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聖至夫子。而性其渾然天地乎。乃其自信則不曰性。不曰道。而曰文。若謙言之者。不知道之顯者。謂之文。聖人之文。聖人之道。聖人之性也。且自伏羲氏以來。道統之傳。固不止文王。而獨以文王旣沒。文不在茲。自信。則以文王純亦不

聖學知統錄

卷下

木 龍江書院鐫

已通神明。類萬物。直得伏羲之心傳。而夫子學深於易。固心文王之心者也。由是言之。夫子近師文王。中師堯舜。遠師伏羲。彰明較著。彼識大識小之論。不過在名物度數之間。而謂仲尼師老聃者。尤謬妄無據之論也。史記載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告之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情弊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母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而不載夫子猶龍之言。則必其徒附會之說。而豈孔子之師乎。學者不

信四書之言。乃好引龐雜之書。仲彼訛此。多見其不知量也。顏曾思孟。得夫子之傳。乃顏子以早夭。弗克著書。而曾子作大學。傳之子思。子思作中庸。傳之孟子。或受業及門。或私淑諸人。豈不可謂見而知之者歟。

顏子

史記弟子列傳曰。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

聖學知統錄

卷下

七 龍江書院鐫

也不改其樂。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魯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行爲者亦若是。

南軒張氏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

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為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略亦可見矣。

魏裔介曰：顏子之於聖人，見而知之者也。其天資淳淑，殆近于生知，而其于道也，認之最真，而守之最固。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由虎觀之，子淵之所以為學者，固首得吾夫子仁德之體，而其所以治國者，固已有斟酌四代之用。此其所以稱其好學，而曰不遷怒，不貳過，而用行舍藏，獨許其與爾有是也。嗚呼！夫子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顏子誠之，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使天假之年，則見其進而不見其止，必

心不違仁可庶幾矣。

曾子

論語曰：參也魯。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遷豆之

事則有司存。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孟子曰。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孔子沒。門人以有若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蒸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贊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吁。曰華而晄。大夫之贊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史記曰。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與。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曾。魏裔介曰。曾子之學。始終惟一。忠恕。易乾之九二。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

德博而化。九三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夫乾之學聖人也。而惟一念忠信。至之終之。忠恕之爲道。一以貫之無疑矣。觀其事親之孝。守身之敬。容貌辭氣之間。交友傳習之際。惇篤不懈。至于易簀而沒。惟求合乎理之正。而死生不足。以易其心。孝經之受。大學之作。夫子以一貫之道。相授受。蓋知其真積力久。直接乎格物止至善之傳。非偶然也。或者曰。顏子之學。與曾子異。夫就其入道之始言之。則顏子之聰明。直達仁體。固似過于曾子。至于好學力行。誠敬合一。則曾子與顏子初無異也。故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子與氏謂之守約者。自反而縮。惟此天理之所在。敬以持之。而不已。初非有煩難之事也。後之求道者。求之於艱深。求之于寂滅。卽求之于心。而作輟間斷。不能恒久而不已。何以體仁而備內聖外王之學哉。夫曾子弘毅。而仁以爲己任。顏子克復。而天下歸仁。未有克復而不弘毅者也。求仁

者其思之。

子思纂集孔叢子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迄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知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目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業。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彼答之曰。道爲聖學。知統錄

卷下

主

龍江書院鐫

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臣配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子上難所習。詰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觀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

聖學知統錄

卷下

主

龍江書院鐫

魏齋介曰。子思之學。盡乏於中庸。而中庸之學。卽五經之精蘊。孝經論語。大學之合撰也。中庸之義。先儒論之詳矣。然中之一字。雖自堯舜以來相傳。而其義解之者。或有未盡。愚謂不偏之謂中。渾然之中。衆理無所不備。所以謂天下之大本。不易之謂庸。常行之理。一刻亦不能離。所以謂天下之達道。蓋天人合一。凡聖同源。於是書見賢可學聖。聖可學天。亦於是書見焉。程子曰。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

言一理中散爲萬事。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實學也。學者沉潛以思。身體而力行之。誠明合一。性道教於是得所宗矣。至於孔叢子所載。雖不異於庸孟。然家庭相傳。必有記籍。故錄之以爲傳。而其中所謂中庸四十九篇者。與今之三十三章不同。其亦有所遺缺耶。

孟子

史記列傳曰。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

聖學知統錄

卷下

古 龍江書院鐫

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

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

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

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

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

孟子始。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

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

言無施。雖切何補。然猶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

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

不在禹下者。爲此也。程子曰。孟子有功于聖門。不可

聖學知統錄

卷下

古 龍江書院鐫

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

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作處。天地懸隔。

聖學知統錄

卷下

七

龍江書院鐫

是而有所會萃焉。蓋循舊通以前。固不可得而考已。自伏羲以開天之聖。仰觀俯察。遠取近取。直剖混沌之秘。而性學已露其端矣。然而不言者。易所謂默而成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逮伊者氏爲君。初不知其何所師授。而以允執厥中一語傳之於舜。舜復以十六字傳之於禹。則心之精妙著矣。而性之一字猶未顯也。至湯而大闢厥宗。乃明告於天下曰。惟皇降衷下民。厥有恒性。性之說昭然著矣。然湯文闡之而不足。桀紂亂之而有餘。伊

聖學知統錄

卷下

七

龍江書院鐫

尹作伊訓。箕子衍九疇。呂望奉丹書。周公作大誥。諸聖人竭其心思。不憚文辭之紛紛者。無非爲此天命秉彝之理也。春秋之時。王迹既湮。道德壞裂。天乃誕生素王。爲萬古照長夜。以大學傳曾子。以中庸傳子思。而子思之學。孟軻氏獨得其傳。所傳者何。天命之謂性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也。是一生言性善言仁義。言人皆可以爲堯舜。惓惓行道。無一息不在民生。雖以齊梁庸主。保戀之不忍遽舍。而知言養氣。發前聖之所未發。割烹白嚮。諸章。雪古人不白之誣。於千載之上。彼楊墨之凶德。告子之執拗。淳于髡公都子萬章諸人之反覆詰難。歷歷辨晰。若鴻鐘之在懸。大扣之則大應。小扣之則小應。如明鏡之在握。姦對之而見姦。妍對之而見妍。初不費思索。不事考証。披卻導窾。扼亢擣虛。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自非天理精純之極。何以有此雄辨快論哉。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我則曰。孟子聖人也。昔人謂孟子若遇莊子二人

辯知孰勝。愚謂莊子幸而不遇孟子耳。彼雖剝削
儒墨。汪洋自恣。然以孟子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固
非詭遇之師。所能與之角勝也。自孟子之沒。知孟
子者莫若韓子。謂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豈不信哉。其自序去聖未
遠。居聖最近。蓋將自負於顏曾思見知之列。而以
聞而知之。望天下後世之人。衍仁義之澤於無窮。
而後世之學者。猶曰聖人未嘗有一法與人。亦無
有一法受於人。前無轍跡可循。後無典要可據。見
聖學知統錄 卷下 六 龍江書院鐫

無所見。聞無所聞。故曰無有乎爾。舉聖賢傳心要
典。入于異教。而不自知也。哀哉。奈何不反而求其
放心也。

周濂溪先生

宋史本傳云。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
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寧
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
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叅軍。有囚法不
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

敦頤獨與之辯。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
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移郴
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
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二年果
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矣。富
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又
以污穢善政爲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
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臨之甚威。敦
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
聖學知統錄 卷下 六 龍江書院鐫

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
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
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已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
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
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
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人
品甚高。習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
志。薄於徵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焚燬。陋
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

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事出矣

聖學知統錄 卷下 龍江書院鐫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揅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

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顥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二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二子壽壽壽官至寶文閣待制

朱子曰周子通書此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簡質若此見答丘子服書

先生之學之興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

聖學知統錄 卷下 龍江書院鐫

圖若通書之言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爲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見再定太極通書後序

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爲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宋興有濂溪著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模宏遠矣歷選諸儒傳授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汎掃平一之功未有高焉

者也。見濂溪祠記下同。

先生不出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于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于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

先生之言。其高極乎太極無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造化之蹟。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

濂溪之圖書。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旨。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于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民者。

聖學知統錄

卷下

圭 龍江書院鐫

蒙論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于范文正耳。先

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測窺。詎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咏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邪。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爲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見與在尚書書。

聖學知統錄

卷下

圭 龍江書院鐫

通書文雖高簡。體實淵微。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見答何叔京書。

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洒落。有僊風道骨。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大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子也。

見第
錄

先生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未已甚約。作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客。家無百錢之儲。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花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淦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見事狀

南軒張氏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其學間如此。而舉世不知。爲南安獄掾。惟程大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矜誇。此方是朴實頭下工夫。

聖學知統錄

卷下

龍江書院鐫

底人。又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敬孔孟。而講習六經。至考其所得。則不越于詁訓文義之間而止矣。予所謂聖人之心。所謂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况睹其大全者哉。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于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又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于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于異端空虛之說。故言治者若無預于學。而求道者反不涉于理。孔孟之書。僅

傳。而學者不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

盛。可勝歎哉。惟濂溪先生崛起于千載之後。獨得微旨于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于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予以復白。又曰。先生之學。源淵精粹。實自得于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第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至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修爲者。故其所養內克。闇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于時。而蒞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又曰。去古益遠。先生起于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于其心。本平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于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措諸掌。于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

聖學知統錄

卷下

龍江書院鐫

學可以至于聖。治不可以不本于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而談滯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其形。可謂盛矣。然則先士發端之功。顧不大哉。北山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夫子歿。門人各以所聞傳道于四方者。其流或少差。獨曾子子思之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孟軻氏。斯時也。百氏之說昌矣。孟軻氏沒。又曠千載而泯不傳。濂溪周子出。始發明孔子易道之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既又手爲圖。筆爲書。然後孔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子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旨。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也。

聖學知統錄

卷下

圭 龍江書院鐫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淪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于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

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又曰。濂溪奮乎百世之下。始探造化之至。願建圖著書。闡發幽秘。卽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于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于俗師。則淪于異端。蓋有不足學者。于是二程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與時皆不大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關。誠爲不小。臧氏格曰。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由知索。神交心契。固已得其本流。不然。嗜溪流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嚙嚙之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于荒忽。僻守者不淪于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功用豈不偉哉。

魏爵介曰。濂溪先生聞而知之之大賢也。朱文公

聖學知統錄

卷下

圭 龍江書院鐫

張南軒諸先生論之詳矣。予復何言。性願學者觀太極圖以學易。觀通書以體中庸。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尋孔顏所樂何事。希聖希賢。開風興起。伊洛淵源。接踵非遠矣。

程明道先生 稍刪本傳

宋史本傳云。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徙開封。徙河南。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父珣。顥舉進士。調鄆。上元王簿。鄆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聖學知統錄

卷下

天

龍江書院鐫

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解顥捕而脯之。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詰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

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五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僞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聖學知統錄

卷下

天

龍江書院鐫

母熙寧初。用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顥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爲言。務以誠意感悟主上。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爲便。言者攻之甚力。顥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媿屈。自安石

用事。顯未嘗一語及於功利。居職八九月。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微俸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點京西刑獄。顯固辭。改食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顯公直。以為已所不如。程昉治聖學知統錄

卷下

辛 龍江書院鐫

河。取澶卒八百而虛用之。衆逃歸。群僚畏昉欲勿納。顯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卽親往啓門。拊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驢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後過州。揚言曰。澶卒之潰。蓋程中允誘之。吾且訴於上。顯聞之曰。彼方憚我。何能爲。果不敢言。曹村婦決。顯謂郡守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蓋盡遣廂卒見付。渙以鎮印付顯立走決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顯命善泗者度決口。引巨索濟衆。兩岸並進。

數日而合。求監洛河竹木務。歷年不叙伐閤。特遷太常丞。帝又欲使修三經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無生理。顯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顯捕得一人。使引其類。貫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絆爲業。且察爲奸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章震。諸邑競侈供張悅之。主吏來請顯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聖學知統錄

卷下

壬 龍江書院鐫

監汝州鹽稅。哲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顯資性過人。克養有道。和粹之氣。盡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順。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窮學者厭卑近而驚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

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乘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之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辟之而後。可以入道。顯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

聖學知統錄

卷下

聖龍江書院鐫

曰。明道先生。其弟順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嘉定十三年。賜諡曰純公。淳

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河間劉立之曰。自孟軻沒。聖學失傳。學者穿窬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芟闢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能造其藩閭者。蓋鮮。況堂與乎。先生德性克完。粹和之氣。溢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一有忿怒。念屬之容。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款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

聖學知統錄

卷下

聖龍江書院鐫

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悅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于胷中。太中公告老而歸。家素清窶。僦居洛城。先生以祿養族大食衆。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窮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于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己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先生達於從政。以仁愛爲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立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

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怠怠。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于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已。開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爲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道。可以必至。勇於力

聖學知統錄

卷下

書

龍江書院講

行。不爲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至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爲政視民如子。慘怛教愛。出於至誠。見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以親老求爲閑官。居洛陽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于家。化行鄉黨。家貧疏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闢黷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爲枝詞。要其用在已。而明於知

聖學知統錄

卷下

書

龍江書院講

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視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卽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眞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爲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爲時之通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爲且大用。及聞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其命矣夫。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見答張元德書。

魏喬介曰。明道天資清淑。近于顏子。自其幼年受學于周茂叔。尋仲尼顏子樂處。蓋直示以心得之妙。而言誠言仁。亦多得之太極通書之論。其爲學

也。以王敬窮理爲本。而以聖人爲必可至。其事君也。以正心窒欲爲先。而置功利于不言。其居官也。以救世濟民爲急。而華靡不足侈其志。其處友也。以虛懷忠告爲期。而偏拘亦皆服其誠。崇尚六經。力闢佛老。此伊川所以稱其精金良玉。寬而有別。和而不流。接物春風。入人時雨。胸懷洞然。徹視無間也。享年五十有四。雖不爲殀。而未及著有成書于世。今所見者。遺書所載之嘉言。皆可述而志也。惟善惡皆天理。善固性。惡亦不可謂之非性。二語。

聖學知統錄

卷下

三

龍江書院鐫

以氣質之性言之。故與孟子之言微有異。而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爲中人以上而言。非概論也。朱子謂明道說話渾淪。熟高。學者難看。或者以此耶。主靜之說。亦本於周子。其後如龜山豫章。延平一脈。皆於靜中觀喜怒哀未發氣象。蓋將以求其所謂中者而立本。豈禪客頑空之謂哉。學者於遺書。及伊洛淵源錄。詳考先生之言行。不能不生高山仰止之思也。

程伊川先生

稍刪本傳

宋史本傳云。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情。

聖學知統錄

卷下

三

龍江書院鐫

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學。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居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則不思。

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卽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願。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

聖學知統錄

卷下

美 龍江書院鐫

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秘書省校書郎。既入見。擢崇政殿說書。卽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之富。雖唐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醵之分直。以備訪聞。

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願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願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願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既除。有司請開樂置宴。願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尚當因事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之。帝嘗以瘡疹不御殿。願言。願請宰相問安否。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翼日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藉軾不悅於

聖學知統錄

卷下

美 龍江書院鐫

願。願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軾。胡宗愈。顧臨。詆願不宜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直秘閣。再上表辭。董敦逸復據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中。削籍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卽日追遣之。欲入別叔母。亦不許。明日臨以銀百兩。願不受。徽宗卽位。徙峽州。俄復其官。又奪於崇寧。卒年七十五。願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

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其言之吉。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今胥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在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平生誨人。不爲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治人。顯於北巖。世稱爲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庑。門人劉鈞。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皆班班可書。呂大鈞大臨。見大防傳。

聖學知統錄

卷下

聖

龍江書院鐫

武夷胡氏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程氏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也。

范陽張氏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人。故能深識聖

賢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有泰山巖巖氣象。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魏裔介曰。伊川先生。自其年十八時。卽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其志可謂銳矣。而顏子所好何學論。直衍濂溪之解。深明不遠之復。且以聖人爲可學而至。致知力行。自明而誠。何其穎悟而約之於中正。如是其蚤也。其後力學好古。涵養淵粹。經筵敷陳。有古伊訓說命之風焉。乃與眉山以戲謔之言。遂有蜀洛之分。非先生意也。

聖學知統錄

卷下

聖

龍江書院鐫

紹聖削籍。流竄涪州。易與春秋二傳。發明聖學爲多。而涵養須用敬。入道莫如敬。有功於後學最切。若乃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楊雄韓愈說性。正說著才等說。發揮性善之旨。足以正諸儒之舛。誠如王巖叟所謂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累之功深也。或謂自秦漢以下。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而已。豈不然哉。故吾嘗謂伊川見地高明。知性識仁。與明道無容軒。而其析義至精。著論至確。其所言之規矩準繩。

足以爲後儒持循而漸躋於聖賢之域著書立教伊川之功大矣。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嗚呼。此鄒志完之所心服也。然則伯淳優於正叔。固未可爲定論與。

張橫渠先生

宋史本傳云。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

聖學知統錄

卷下

聖 龍江書院鐫

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大日語人曰。此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去歲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

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

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熙寧初。御史中

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

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

也。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

新政。載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

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未殺

其罪。還朝。卽移疾屏居前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

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誦之。或中夜起坐。取燭

聖學知統錄

卷下

聖 龍江書院鐫

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怕安。辨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學。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歛厚薄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百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陽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皆可復古。宜達

其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歛。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贈。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書號正蒙。又作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

聖學知統錄 卷下 龍江書院鐫

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達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古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以迨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愛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殁吾寧也。程頤嘗言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學者至今尊其書。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明公。淳祐元年。封郕伯。從祀孔子廟庭。弟戢

二程遺書云。問西銘何如。伊川先生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克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克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

聖學知統錄 卷下 龍江書院鐫

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日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尙存斯言。幾於無忌憚矣。

朱子曰。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言有教動有法。畫有爲。皆有得。將有養。息有存。此語極好。見語錄

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

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魏裔介曰。自皋陶以五典五禮言治。而禮遂爲奉天治人之統紀。聖人云。克己復禮爲仁。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禮卽仁也。三代而後。學者汨沒於詞章功利之習。虛無寂滅之說。鮮知以禮爲教。而橫渠獨教人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豈非聖門教

聖學知統錄

卷下

吳 龍江書院鐫

人之遺法與其爲治也。意在於訓誡子弟。養老事長敦本善俗。以復仁讓之風。井田之法。雖未必可行於時。而其法三代之言。則根本之論也。鬼神者二氣之良能。其道鬼神最爲親切。性於人無不善。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是卽孟子君子不謂性也之說。而非以氣質之性與天地之性並峙而爲二也。人生祇此天命之性耳。因氣質之清濁。習染不同。其智愚漸以異。非天地之性有異也。奈之

何後之學者。反以氣質借口。而疑人性之或有不善哉。孜孜矻矻。講求先王之遺禮。欲稍稍見之於施行。而卒沮尼於流俗。此固世俗之常情。無足怪也。西銘一書。明理一而分殊。直証仁體。其後學無所傳。良由後生耽於放蕩自恣。而樂於無忌憚。乃上蔡反謂橫渠以禮教人之失也。不惟不知禮。並不知仁已。

朱晦菴先生刪纂史傳

宋史本傳云。朱熹字元晦。徽州婺源人。幼穎悟。父松

聖學知統錄

卷下

吳 龍江書院鐫

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年十八貢于鄉。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孝宗卽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致知格物。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淳熙

五年除知南康軍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疾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贊之鄙態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莫大之禍

聖學知統錄

卷下

吳龍江書院錄

必至之憂近在旦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怒宰相趙雄解之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單車就道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按行境內所部肅然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以論台州太守唐仲友與王淮忤遷江西提刑不拜遂歸且乞奉祠吏部尚書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近日縉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顧考察其人損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四年周必大相

除熹提點刑獄公事遂入奏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以欺吾君乎除兵部郎官辭免除直寶文閣熹又辭投匭進封事言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事疏入明日除崇政殿說書光宗卽位除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摺以示之士俗崇尚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菴舍以居熹悉禁之除秘閣脩撰

聖學知統錄

卷下

吳龍江書院錄

差知潭州寧宗卽位除煥章閣待制侍講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韓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汝愚不以爲意及是汝愚被逐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劉德秀有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於是攻僞學日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希於伏丘壑依阿異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而

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幹。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嘉泰初。學禁稍弛。侂冑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二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輩也。故熹之學。旣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聖學知統錄 卷下 辛 龍江書院鐫

伊洛淵源錄皆行于世。熹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就立于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理宗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於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熹子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勉齋黃氏曰。先生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燦然復明。於語孟則闡其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

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闕者。既以極深研幾。探賸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沉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其當而後已。故章句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

聖學知統錄

卷下

聖龍江書院鐫

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攷論兩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光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為之衷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

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疎密。先生既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長。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小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為悟。立

聖學知統錄

卷下

聖龍江書院鐫

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立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察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言。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音釋。

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殫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講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皆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資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由孔子而後。曾子

聖學知統錄 卷下 龍江書院編

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子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慨然有不豫之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鴈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

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所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若夫析世學之謬。辨異教

聖學知統錄 卷下 龍江書院編

之非。擣其巢穴。砭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躓於荆棘獲阱之途。摧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殫其萬一。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合濂溪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敝可也。

鶴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爲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爲也。必並

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皋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爲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詘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比閭接授之法。境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材。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群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爲闡幽明微。著嫌辯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古而無弊。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爲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唱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啻千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大。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精蘊。

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靡。溺莫知其說者。至是蔚然。如沈疴之開。大寐之醒。至於呂胡游揚。尹張侯。胡諸儒。切砥究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味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繩平李先生。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歛華就實。反博歸約。抱其精而思。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內外。群疑之。猶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宜公。同威。同心協力。以闡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遽。賸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迄屈韓之文。周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說。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章句經世之。艱難。新民之學。燦然中興。學者習其。推其義。則細三才之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極天。地。可。而實不外乎時。室。屋。漏之無憾。蓋至道而達。金。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而講道。

取寵者之安於卑也。倚其盛歟。嗚呼。帝王不作。而
沐浴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
爲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
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
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魏裔介曰。聖人之學。求仁而已。復性而已。是以論
語一書。處處教人以恭敬無失之道。蓋恐人以一
念之放逸。而失其本心之天理。孟子言人皆有不
忍人之心。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蓋欲人

聖學知統錄

卷下

美 龍江書院鐫

於一念之發現。而克其本心之體用。然而天下之
事理無窮。時勢多變。自非考究詳明。無以知其義
理之所在。而爲處事應物之準。此博文約禮。所以
相須爲功。而刪詩書。正禮樂。聖人自述爲好古敏
以求之。而孟子七篇。上下千古。權衡不爽。始非空
疎無據之學也。況自兩漢以來。一亂於老莊。再亂
於釋氏。而詞人之詩賦。俗學之口耳。總無與於斯
道之正傳。周程張諸子出。而道之大端。已彰明較
著矣。至紫陽乃爲之止其端緒。明其統紀。使學者

確有塗轍之可遵。趨向之不訛。不然。三家之學。散
失淪落。未必不爲後人覆篋之具也。或謂朱子之
學。流於訓詁。卽其自言。亦曰竊好章句之習。向來
涵養功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尋流逐末之弊。推類
以求。衆病非一。又曰邇來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
來支離之病。似自悔其著作之多者。要之此不過
早以自牧。接引後學之虛懷。而非有慕於不立文
字。不假修爲之說也。故其言曰。若保此不懈。庶有
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夫性

聖學知統錄

卷下

美 龍江書院鐫

與天道爲中人以上言之也。文行忠信。則徹上徹
下。盡人可爲之學也。假令學可以頓悟而遂已。則
聖人又何必信而好古。何必筆則筆。削則削。而富
編之絕哉。若晦菴之學。可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
而仁在其中者也。明之袁黃。將集註改爲刪正。肆
其譏評。甚且謂朱子自十八歲登進士第。學問之
時原少。多見其不知量也。

許魯齋先生 刪纂史傳魯齋遺書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父通避地河南以泰和九年九月生衡於新鄭縣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饑渴見書疏義得易王輔嗣說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聖學知統錄 卷下 卒 龍江書院講

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寢盛家貧窮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才有餘卽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甲寅以姚樞爲勸農使教民耕植召衡爲京兆提學中統元年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樞輩人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疑竇默與之爲表裏乃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太保衡曰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辭免改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乃上疏言五事書奏帝嘉納之衡多病帝聽五日一至省時賜尙方藥美酒四年乃聽其歸懷五年復召還奏對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衡歷考古今分衍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凡省

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爲圖。七年。奏上之。翌日。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移之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擬在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爲咨稟。因大言以動。衡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衡言是也。吾意亦若是。未幾。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擅權勢。傾朝野。一時大臣多阿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免。從幸上京。乃論列阿合馬。

聖學知統錄

卷下

奎 龍江書院鐫

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論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久欲開太學。實默言於上曰。三代歷長久。風俗純者。自設學養士所致。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之。示風化本。於是。以衡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開命。告曰。此吾事也。國人于大朴未散。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爲國用。

請徵其弟子王梓等十二人爲伴讀。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雅。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課誦少暇。卽習禮或習書筭。少者則命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習字必以顏魯公爲法。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每說書不務多。唯肯欸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可用否。大凡欲

聖學知統錄

卷下

奎 龍江書院鐫

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嘗曰。敬數五教在寬。則是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要嚴密。然就中節目。須且寬緩。蓋人品不一。有早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遽難以強之也。且教人不止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衡之教人。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

諸善。時其動息而施張之。慎其萌蘖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以是凡爲弟子者。皆能自立。爲世用矣。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恂以爲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衡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爲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景。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十七年。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六月。以疾

聖學知統錄

卷下

七

龍江書院鵠

請還懷。皇太子爲請於帝。以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宮官諭衡曰。公母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祀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餽。怡怡如也。曳杖於門。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衡善教。其言簡明。雖與童子。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爲世用。

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爲名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千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概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居家勤於自治。公愛兼盡。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夫婦相待如賓。凡喪祭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化之。傍舍有僧德公者。年百餘。嘗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爲不孝之人。蓋見祖宗於地下。但願小僧輩還俗。以壽汝祖宗之嗣。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大德二年。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耆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延祐初。又詔立書院京兆。以祀衡。名普齋書院。魯衡居魏時所署齋名也。

牧菴姚氏曰。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爲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始而行其家中。而及之人。故於魏於輝於察。緇衣其門。所在林立。盛德之

聖學知統錄

卷下

七

龍江書院鵠

聲昭聞於時。官諸胄學。其教也入德之門。始惟由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於易書詩春秋。耳提面命者。莫不以孝弟忠信爲本。四方化之。雖吏爲師。刀筆筐篋之流。父以之訓其子。兄以之勗其弟者。亦惟以是爲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慚德焉。

圭齋歐陽氏曰。先生之於道統。非徒托諸語言文字之間而已也。蓋自慎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蘊。故言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

聖學知統錄

卷下

葉龍江書院鐫

曰三年有成。是以啟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爲已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若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事至而不疑。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親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曰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言。然浮篤

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並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毀。近代元豐之異論。淳熙之分爭。先生處之寧有是哉。

薛文清曰。視富貴如浮雲。許魯齋其人也。見讀書錄下同

魯齋在後學。固莫能窺測竊常思之。蓋其知實踐

聖學知統錄

卷下

李

者也。

魯齋余誠實仰慕。竊不自揆。妄爲之言曰。其質粹其識高。其學純。其行篤。其教人有序。其條理精密。其規模廣大。其胸次洒落。其志量弘毅。又不爲浮靡無益之言。而有厭文弊從先進之意。余子之後一人而已。許魯齋自謂學孔子。觀其去就從容。真仕止久速之氣象也。

魯齋召之未嘗不往。往則未嘗不辭。善學孔子者。

也。

朱子集小學之書。以爲大學之基本。註釋四書。以發聖賢之淵微。是則繼二聖之統者朱子也。至許魯齋專以小學四書爲修己教人之法。不尙文辭。務敦實行。是則繼朱子之統者魯齋也。

魯齋厭宋末文弊。有從先進之意。

魯齋力行之意多。

魯齋出處合乎聖人之道。

魯齋以王道望其君。不合則去。未常少貶以徇世。

聖學知統錄

卷下

宋

真聖人之學也。

魏裔介曰。三代以前之學術。其詳雖不可得而聞。然見於詩書所記。大抵敬天愛民。謹身治心爲多。至孔門授受。乃舉而論之於仁。善乎。程子之言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夫既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一念之失理。非仁也。一事之失理。非仁也。陰陽寒燠之失理。非仁也。一民一物之失理。非仁也。故君子自有志於學以後。卽誦習六藝之文。而講求夫修己治人之方。豈以自爲而已哉。將

使天下匹夫匹婦。無不被堯舜之澤也。韓子曰。聖

賢時人之耳目。時人聖賢之身心。夫聖賢以衆人

爲身。則其痼瘼之情。念之不得不切。救之不得不

急矣。魯齋當干戈雲擾之際。而獨留心正學。一以

朱子之言爲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及

遭逢主知。恩禮加隆。直言無隱。而以王道爲必可

行。教化有方。而以人才爲必可培。奉綱常爲治世

之本。尊經學爲訓迪之實。儀象圭表。罔不洞徹。刀

筆簞篋。咸慕流風。去就從容。尤得仕止久速之家

聖學知統錄

卷下

完

龍江書院鐫

法焉。此河律薛敬軒。所謂誠實仰慕而嘆其大也。

先生之學純。先生之德高。先生之識通。先生之局

弘。若先生者。可謂之仁人矣。

薛敬軒先生 補編吾學編

吾學編云。公名瑄。字德溫。河律人。年十二。能賦詩。既壯。讀周程張朱諸書。遂契所作詩賦。性理之學。至志寢食。永樂十九年。進士。擢御史。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晨夜玩讀。潛思有得。秉燭疾書。深探密玩。或通宵不寢。正統元年。初設提學憲。出爲金事。山東

海育生徒。翕然愛敬。王振問於三楊。吾鄉誰可爲大臣者。皆薦公。召爲大理右少卿。三楊以用公出振意。欲公一見振。公正色曰。安有受官公朝。而拜恩私門耶。振聞憾公。會有獄夫病死三年。其妾欲嫁其私人王山。山振侄也。妻在禁。妾弗得嫁。遂誣妻毒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公辯其冤。三駁。臺官誦振又曲庇御史。劾公受賄。棄律出人死。請廷鞠。振言曰。是固應死。竟坐公死。繫獄。公怡然讀易。不輟。得大臣仲救。又家人乞代死。得免歸田。居家六年。造詣益邃。十四年。給聖學知統錄。卷下。三。龍江書院鐫。事。中程信薦起爲大理丞。分守北門禦敵。景泰元年。督川雲轉餉貴州。尋陞南京大理卿。蕪松饑。民貧粟富。民不得。遂火富人屋。竄海中。王文卽訊坐謀叛。公抗章辯獲免。是冬。御史劉孜薦公。泮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實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閑地。乞召供館閣之職。俾講學輔導。必有裨益矣。上曰。內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許。四年秋。召爲大理卿。裕陵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居數月。轉左。會欲遣使徵獅西番。公持不可。不聽。又曹石專用事。遂

引疾致仕去。四方從學者日衆。公學貴踐履。不務論說。辭受取與。必揆諸義。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待之以誠。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著讀書錄二十卷。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天順八年卒。年七十三。謚文清。劉文安公嘗請公從祀孔廟。言公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若論於其道所得。以比朱子諸徒。若黃幹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緒說。未知可伯仲否。言官屢乞進公從祀先師廟庭。不果。嘉靖二十三年。令春秋專祀於鄉。關西張禹曰。布帛之文。菽粟之味。朱子嘗以是而贊程子矣。布帛可以常衣。菽粟可以常食。聖賢著述立言亦猶是也。舍此則奇恠隱僻。不經於世。若左氏浮誇。莊周荒唐。是已。君子所不與焉。敬軒薛先生有見於此。故其著述立言。淺近平易。使人易

知豈奇怪隱僻。不經於世者。所可擬哉。先生剛方正大。以聖賢爲師。處已接物。不詭隨。不屈撓。講論經書。窮究義理。自一身一心。推之至於萬事萬物。然後約之以歸於一。其餘千史百家。靡不淹貫。究至極。尤邃於性理之學。周易太極圖西銘近思錄。未嘗釋手。常瞑目端坐。思索有得。欣然見於顏面。其學蓋已至於樂之之地矣。言動舉止。悉合矩度。可爲人法。辭受取予。一決於義。終日衣冠危坐。望之儼然可畏。雖燕閒亦然。居家孝悌忠信。對妻

聖學知統錄

卷下

圭 龍江書院鐫

子如嚴賓。及至接人。和氣可掬。不語人以其所未至。嘗以程門教人居敬窮理。接引後學。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其詩文平易冲澹。渾成。不假雕刻。誠所謂布帛菽粟。切於民生日用。而不可缺者也。讀者自當得之。

魏喬介曰。士君子之學術。固以深明大本爲主。而由處進退。辭受取予之際。尤爲立身之大防。楊雄之學。微有所窺矣。而劇秦美新。失身於王莽。荀彧之才。足以濟變矣。而饋食飲藥。殞命於曹操。卽以

龜山之被薦於蔡京。吳與弼之於石亭稱門下士。君子尙不能無議焉。而或者曰。爲之兆。援而止之。而止。我將以學孔子與柳下惠也。夫孟子之不學。而學孔子。柳下惠。豈易言哉。文清公當王振擅權之時。卓然自立。不肯比附。奸邪傾陷。已入彀中。而漠然不以動其心。講易不輟。飄然田野。可謂守死善道之君子也。逮德業日邵。譽望日重。居贊襄之地。又以曹石用事。引疾致仕。其出處進退之間。光明潔白。嚼然不滓矣。所著讀書錄及續讀書錄。教人存誠主敬。復性爲主。初無甚異於先儒之所言。而沉潛邃密。造詣篤實。蓋由其時教化尙淳。邪說未起。故無庸披髮纓冠。焦舌敝吻。而與之爭也。其天姿之淑厚。學問之純正。殆近於程伯淳。而鄭室甫謂其與黃幹輔廣之徒。未知可伯仲否。蓋不足以盡薛子。故繼魯齋以上續朱子。聞知之傳者。必歸之文清公無疑也。

聖學知統錄

卷下終

卷下

圭 龍江書院鐫

聖學知統錄二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魏裔介撰裔介有孝經注義已著錄是錄凡載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臯陶湯伊尹萊朱文王太
公望散宜生周公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
二程子張子朱子許衡薛瑄二十六人博徵經史
各爲紀傳復引諸儒之說附於各條之下而衷以
已說其自序謂見知聞知之統具載於此然惟聖
知聖惟賢知賢惟接道統之傳者能知道統之所
傳孟子末章惟孟子能言之耳奈何遽以自任乎

聖學知統翼錄二卷

〔清〕魏裔介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龍江書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聖學知統

翼錄二卷》提要

聖學知統翼錄序

余既作知統錄矣復續之以知統翼者何嗚呼自孔孟以後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豈道之難知哉天命人心至善之道本自易知不求者失之不著不察而過求者失之索隱行怪此其所以終於不知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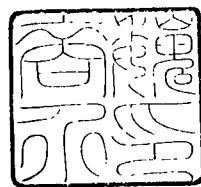
聖學知統翼錄序

龍江書院鐫

聖之儔清和之贊良非誣也天運遮衍
賢哲代興自董江都以下至高存之或
材力有厚薄學問有淺深時命有隆替
師友有淵源德業不同要皆篤志進修
挺然自立不惑異端潛心希古豈非所
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耶使得
聖人而爲之師其所造詣又寧止於是
而已乎以之羽翼聖道鼓吹六經亦猶
淮泗之歸於江海龜鳧之儕於岱宗也
余因摭摭遺傳詳爲論述俾後世學者
知所景行焉至於世所好尚而悖於理
其近於理而未深未醇者並不采錄夫
豈不欲汎愛兼收誠恐開不正之端倪
而未合於天命人心之本然也尚祈海

內大賢匡其所不逮而誨之若曰知我
罪我則余豈敢

康熙七年仲春丙子日柏鄉魏裔介序



聖學知統翼錄目錄

卷上

伯夷

柳下惠

董仲舒

韓愈

胡瑗

邵雍

楊時

胡安國

羅從彥

李侗

呂祖謙

真德秀

卷下

聖學知統翼錄

卷目

龍江書院鐫

趙復

金履祥

劉茵

曹端

胡居仁

羅倫

蔡清

羅欽順

顧憲成

高攀龍

聖學知統翼錄卷上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

編

伯夷

史記列傳云。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閒。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大伯伯夷之論詳矣。以余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舉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興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滅紂。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

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嗟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伯夷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伯夷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之。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糲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舉世混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二

龍江書院鐫

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負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三

龍江書院鐫

論語曰。冉有問於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人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

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又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劉道源曰：易稱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二者意殊志契。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四 龍江書院講

蓋言湯武所以懼後世之為人君者，稱夷齊所以戒後世之為人臣者。道悖而同歸，雖萬世無敵焉。魏裔介曰：古之聖人，非必好爲瑰意琦行，以異於衆也。其發慮制行，凡以求心之所安而已矣。其心之所安，而非心之所不安，則斷斷然持之，以此始者，亦以此終。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也。一國譽之而不加勸，天下譽之而不加勸也。若伯夷叔齊二子者，彼其初豈有爲名之心哉？伯夷曰：父命，不遵父之言，則爲逆命矣。叔齊曰：天倫不

讓兄以國，則爲滅倫矣。是以寧死而流離，寄食他國，而無幾微有動於中者。彼以爲如此，則心安理得。不如此，則心不安理不得。雖居百里之國，不啻芒刺在背，撻之市朝，是以孤行一篋，必出于此而無他途之可遷就也。至於武王伐紂，乃古今非常之變，順天應人，以救萬民水火，豈亦不得已之計？二子豈不知之，而必不以此恕其王？寧餓于首陽之山，采薇而死，其爲天下萬世慮至深遠也。尊父命，明父子之倫也。重天倫，明兄弟之倫也。扣馬而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五 龍江書院講

諫明君臣之倫也。二子當日之所爲，震動天地，烜燦古今，究其實，乃爲名教之大防。是天下之所謂奇行，二子之所謂庸行也。天下所謂取怨之端，二子所謂銷怨之萌也。彼不義之富貴軒冕，何足以縈其中懷之萬一哉？夫子稱其不降不辱，孟子稱其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意其得於天者至潔，而學問已居克己復禮之要。故子與氏謂聖之清，而嘉其廉頑立懦。後世張巡、許遠、文文山、方正學、程身成仁、扶世界、立綱常，其學皆原於此也。自求

仁之學不講以簞食豆羹之色。運斗筭筐篋之謀。利欲薰心。脂韋切骨。抱頭鼠竄於板蕩之秋。改節易行于波流之日。由是觀之。二子之所行。顧不重哉。余悲世俗不察二子用心之至。以爲瑰意琦行。超然獨處。而同於輕世肆志者之所爲也。

柳下惠 擬作本傳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謚曰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齊孝公伐魯。僖公使展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六 龍江書院鐫

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問何恃。曰。恃先王之命也。齊侯還。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不羞污君。不

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遭伏而不怨。厄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寬。鄙夫敦。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柔屈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豈弟君子。永能屬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冤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七 龍江書院鐫

魏裔介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何哉。能修其身而救世也。不修其身。未有能救世者。能修其身而不能救世。猶之乎其身之不修也。故夫子告顏子曰。川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與氏亦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此聖賢出處之律令也。然欲治之主不世出。圖治之時不常有。

必欲大有爲之君。虛已下交。而後出仕。則斯世斯民。顛連無告。將天生聖賢之心。亦有負矣。故孔子周流列國。先之以子貢。後之以冉有。未嘗不欲得君而事之。而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之言。慨然於長沮桀溺之流。其所感慨者深矣。韓子曰。天生聖賢。非使之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豈不然哉。若柳下惠者。道雖遜於仲尼。然德有以修身。而道足以救世。固非尋常之士所可及者。不幸際魯僂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八

龍江書院鐫

紳佩。而非諂處於畎畝之中。可與田夫野老。擊壤謳吟。而非鄙。是之謂和而不流也。使非以道自處。而徒毀方以爲圓。鉞默偷安。優游歲月。非無舉而刺無刺。將入於同流合污之鄉。愿而不自知矣。後世假託之輩。若公孫弘。張禹。胡廣。馮道等。依阿洿忍。取悅於時。天下或頌之爲中庸。伊或自稱之爲長樂。而曲學小儒。亦莫不喜談而樂道之。以爲容身保位。涉世求安之善術。此正所謂德之賊者。彼蓋擬柳下不恭之跡。而不知柳下不恭其跡而恭其心。畏天命而悲人窮。實有得於夫子斯人吾與之意。君子不由。在孟子自況則可。而寬薄敦鄙之深衷。學者所宜究心也。不然。何以謂之曰聖之和。愚考史記不爲作傳。竊疑司馬遷疎漏。故旣爲傳。繼復爲論。以表而出之。

董仲舒 稍刪漢書本傳

漢書本傳云。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

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數百。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二仁。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于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十 龍江書院鐫

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爲詐而已。故不稱于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

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辜。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士 龍江書院鐫

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徒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著露清則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撮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若干篇。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亡以加。贊

嬰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學者有所統一。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襲。爲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程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度粵諸子也。又曰。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三

龍江書院鐫

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朱子曰。不是。嘗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問其以情爲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嘗。蓋欲爲善。欲爲惡。皆人之情也。

尹起莘曰。武帝卽位之始。首舉賢良方正。親策於庭。又得一代大儒爲之首。罷黜百家。俾學者知尊孔氏。此皆漢世之所未發明者也。

西山真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外。如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

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問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原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于家。以其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三

龍江書院鐫

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歎哉。魏裔介曰。自孟軻氏沒。戰國之人。汨沒于功利而不之止。秦棄禮義。尙首功。恃其強大。吞併六國。天理漸滅盡矣。漢興。約法三章。救民水火。治術淳茂。但因循秦弊。儒術未弘。雖以高帝之賢。楚漢分爭之際。項羽甫平。過魯以太牢祀孔子。然未及頒布

章程。使海內咸知遵守也。以賈誼之爲臣。遭文帝之爲君。蓋嘗敷陳教化矣。改制度。易服色。謙讓未遑。至仲舒乃下帷發憤。潛心大業。觀其三策所對。天人相與之際。仁義禮樂之功。更化善治之意。燦然可睹矣。又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又曰。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豈非卓然有見者乎。至於立大學。塞賢才。推尊孔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古

龍江書院鐫

子。貶斥百家。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自是以後。武帝尊崇儒術。天下後世。皆知孔子之道。爲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豈非仲舒之功乎。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孟子曰。我所願則學孔子也。仲舒之謂與。公孫弘媚嫉其賢。假手驕王。欲構異。乃江都膠西兩任輔相。正身率下。所居而治。正誼明道之言。尤後世學者所宗尚。以爲克已復禮之大端。謂非兩漢第一大儒不可。其學

醇其功大。孟軻氏之傳。董子其選也。劉子正稱其有王佐之才。蓋非誣者。欲襲之徒。豈篤論哉。特溺于災異玉杯繁露之術。其言尚有未醇。而性者生之質也。若于性之深蘊。有所未盡。嗚呼。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端木子嘗難言之。而彤廷對策。倉卒萬言。又焉能以此遂測廣川學力之所至耶。

韓愈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古

龍江書院鐫

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真。改都官員外郎。卽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舉。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

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淵賊再
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
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
史館修撰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
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其言賊可滅
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修器械防守金
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
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
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其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七 龍江書院鐫

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况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
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
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誦利
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
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
時人人異議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
損費爲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
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
縣百姓習戰鬪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三月

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俱
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
在江陵時爲裴均所辱釣子鏐素無狀愈爲文章字
命鏐謗語罵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
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
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仍詔愈撰平
淮西碑李愬不平之訴碑辭不實詔令磨愈文命翰
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
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拜至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七 龍江書院鐫

爲西法灼體膚委珍寶騰香條路愈素不喜佛上疏
諫帝大怒貶潮愈至潮陽上表憲宗謂宰相曰昨得
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
不知然韓愈爲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改
袁州刺史初愈至潮陽詢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
鱷魚卵化而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以是民貧愈爲
文祝之其夕暴震電起溪中數口水盡涸西徙六十
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
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

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延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逐之。甲士陳延。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大 龍江書院鐫

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譴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將軍。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改吏部侍郎。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長慶四年十二月卒。時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

愈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于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于經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昔。誘勵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衰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弘獎仁義爲事。常以爲自魏晉以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語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爲文。務返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九 龍江書院鐫

新唐書讚曰。唐興承五代。王政不綱。文弊質窮。繩倖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和開。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及剏以樸。剏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楊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鶩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此孟軻。以荀況楊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

謀排難卹孤。矯拂姦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義。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勝。雖蒙訓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此必歐陽永叔之筆。

余按新舊唐書本傳。但載進學解。諫佛骨表。祭鍾聖學知統翼錄卷上 廿 龍江書院鐫

魚三篇。而文公之學。發揮在原道一論。然其文世皆有。故不具載。學者另取而讀之可也。

蘇軾韓文公潮州廟碑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中呂自獄降。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辨。是孰使之然哉。其必

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爲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訓鱷魚之暴。而不能與皇甫鏞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于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

聖學知統翼錄卷上

廿 龍江書院鐫

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懼趨之。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謫于朝。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若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若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三

龍江書院鐫

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皆理也哉。元豐五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文公之廟。潮人詩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遊咸池畧扶桑。草木依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隄走且僵。滅沒倒影不得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嶷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

下招遣巫陽。犧牲鷄卜羞我觴。於餐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與西山曰。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洒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之教存。乃始以日用爲糝糠。天倫爲瓿簋。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閒。其發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卽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燦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三

龍江書院鐫

魏喬介曰。唐以詩賦取士。一代君臣。莫不雕琢聲律。摹擬比興。始則王楊盧駱。繼則王孟李杜。終則錢劉元白。海內操觚之士。風走響應。泉淪雲湧。自以爲家擅隋侯之珠。人握和氏之璧。求其擺脫蹊逕。爲司馬遷班固之文者。固已少矣。又況其有志於聖賢之道者乎。昌黎韓子。挺生燕趙之墟。篤志六經之業。口不絕吟。手不停披。細大不捐。矻矻窮年。然後作爲文章。閱其中而肆其外。而因文見道。其於聖賢之理。固已識其大者矣。觀其原道一篇。

推明仁義道德之說。歷叙帝王左右生民之德。終之以古聖賢相傳之統。蓋得天理民彝之正而佛骨一表。息邪說。距詖行。開千年來人所不敢開之口。史臣謂其爭四代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後奮。坡公謂其功不在孟子下。豈諛也哉。先儒以退之吟詩飲酒。及貶潮州。爲大顛所勦。要其自辨甚明。不足爲退之損也。或以爲原道。說明明德。不及致知格物。然使其全無格物之功。又焉能稱名取類。晰義之大如此哉。至於性有三品之說。合於宋儒氣質之論。但氣則有清濁厚薄高下之不同。而性則無清濁厚薄高下之不同也。嗟乎。退之謂孟軻氏之傳得其宗。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孟子固道性善者。何不直述其道。而又爲三品之說。舉其中而不遺上下。得其一而不失夫二。果性爲之耶。抑氣爲之耶。至謂人之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則似已了然於天命之理。而又可槩爲之不知乎。考亭謂退之所論少一氣字。誠有見也。余謂漢之儒者。董仲舒爲孔子之功臣。唐之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苗 龍江書院鐫

儒者韓愈爲孟子之功臣。況其操行堅正。議論奮發。議討淮蔡。宣諭鎮州。立朝風采。庶幾乎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安得僅目之爲文章之士哉。故尙論退之者。取其大而畧其小。采其華而並擷其實可也。

又曰。佛自漢明時始入中國。搭廟之盛。至六朝而濫觴極矣。竟無顯然非之者。文公昌言力闢之。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唐初如傅奕亦嘗力詆其非。然詆佛而喜老莊。故未得爲醇儒。今錄傳疏于後。與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苗 龍江書院鐫

昌黎之表互相發明焉。

傅奕疏云。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竺書。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僞啟三途。謬張六道。恐嚇愚夫。詐效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矯詐。乃追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其有造作惡逆。身墮刑網。方乃獄中禮佛。口誦佛經。晝夜忘疲。規免其罪。

且死生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乃謂
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
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矣。案書云。
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
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則頗僻。降自羲農。至于漢
魏。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假託夢
想。始立佛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西晉以上。國有
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洎于符石。主
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災也。梁武齊襄。足
爲明鏡。昔褒姒一女妖惑幽王。尙致亡國。況天下
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繪綵。裝束泥人。而爲厭魅。迷
惑萬姓者乎。今之僧尼。請令匹配。卽成十萬餘戶。
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益國。可以足
兵。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
風自革。淳朴之化還興。

魏裔介曰。昔者明神宗之世。經學之教漸衰。浮屠
之說轉盛。其時宮壺之中。崇尚佛法。數發內帑金
錢營建寺宇。損耗財力。而一時縉紳大夫。列在名

聖學知統纂錄 卷上

其 龍江書院講

流者。亦莫不踟躕談禪。號爲高致。甚至如溫陵李
贄。以沙門之貌。襲冠裳之制。又有三教先生之流。
牽強附會。所在愚氓。奔走從之。如狂如鶩。洵名教
之罪人也。余先曾祖樂吾公。生於季世。篤志潛修。
抱道不遇。畏天命而憫人窮。奮然命筆。作弗佛論。
雖爲俗流所駭。而有識者亦欽其正。其闢發精微。
又有補昌黎之所未及者。今錄於後。俾好學者深
思而自得焉。

弗佛論云。佛在西域。自謂能行性命。除生死。是或

聖學知統纂錄 卷上

毛

一道也。第其說之大旨。在無生二字。廼盜吾儒無
極二字而晦用之。故謂有生卽有滅。如有書卽有
夜。有生卽有死。惟無生方無死。所以歷萬劫而常
存者。執此也。孰知世界全在生之一字。儒談所謂
無極。天地未生之先是先天也。自太極動。生陽靜
生陰。生生化化。萬彙萬品。夫婦父子。君臣上下。舉
由此出。如霄遵無生之旨。則天地萬物。不幾於息
乎。故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謂易。其字人
旁有弗。謂非生人之道也。可遵乎。不可遵乎。究其

說乃一偏之極。把吾儒費字要盡削越。故以涅槃爲真樂。殺人爲度人。普陀爲普齋。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謂之曰舍利。後世採其支流。以施舍爲學。佛復謬謂施舍可以成佛。指佛賈利。碎佛賣銅。殊可笑也。蓋以天下之事。非大利大害。不足以聳動愚人。故捏倡輪迴之說。謂吃齋施舍。則金橋銀橋。旌旛接引。以證如來。卽投胎亦富貴榮華。皇宮上人。不則六道十八獄。無限苦楚。轉相驚艷。烘然瀾于霄壤。深入人心。牢不可破。猶吾儒精一傳心。乃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三

是聖賢真脉。何嘗有辭章訓詁。禪霸功利哉。自漢儒附會以來。異師異說。波演無窮。果傳心之旨乎。信之者非蠢愚之輩。卽貪鄙之夫。寧逋朝廷之賦。削齒牙以齋僧人。寧背父母之恩。缺溫清而供木像。請身爲徒。請妻爲婢。取辱昭昭。倖福冥冥。是何心耶。間有抑鬱無聊之人。鰥寡孤獨之輩。托此度日。賈利者卽從而蜂聚蠅營之。甚至男女混雜。匿男作女。念佛宜卷。出入閨門。雖未必有傷倫敗俗之事。而面目所虧損者多矣。至若龍天無爲等教。

謂父母爲坯模等說。則又悖謬支蔓之甚者也。有化民成俗之責。及學士大夫之家。烏可不嚴此禁乎。嗚乎。彼之所寶曰去貪去嗔去癡。其鍊心曰戒曰定曰慧。不過竊吾儒懲忿窒慾破愚及定靜安慮之餘緒耳。儒道旣明。將焉用之。則有韓子之議論在。

胡瑗 纂宋史小學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七 龍江書院鐫

宋史本傳云。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之。授瑗試秘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畧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患隋唐以來。仕進尙文辭。而遺經術。苟趨祿利。及爲蘇湖二州教授。教人有法。科條纖備。具以身先之。雖盛夏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解經至要義。慨慨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敦尚行實。置經義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慶曆中。

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皇祐中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瑗旣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瑗弟子也。其學者相與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以太常博士致仕。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旣卒。詔賻其家。

伊川先生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

魏喬介曰。自先生之教化不行。士各以其意爲學。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一

三 龍江書院鐫

魏晉以後。綺麗虛浮。揮塵之流。皆竊語言之近似者。自矜名士風流。一旦起而圖吾君。付之以天下。國家之重。如王衍殷浩。謝萬之流。鮮有不僨事者。彼未嘗有所以習之也。今夫操舟者。桅柁皆具。必先試之港汊。倘驟涉湖海。則及溺矣。乘馬者。銜轡旣施。必先試以途徑。倘遽使逸騁。則泛駕矣。今以天下國家之大務。而不習之於素。一旦縮符握綬。何以勝其任而愉快乎。此安定胡先生蘇湖教人之法。以經義治事二者。括其大綱。誠有得于先王

庠序之遺意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導化。春秋以道義。固足以盡天下之事。而極天地人物之用矣。復益之以治事者。蓋經之所言。但舉其大而不及其細。且山川風俗。名物器效。因革遷移之故。古今往往不同。欲有以通其變。而使民不倦。推行之而與世咸宜。非講求之平日不可也。諺曰。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董仲舒云。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經義治事。非用世者之車與網與。宋自皇祐以後。得人爲盛。未必非安定先生之力也。余考張橫渠受教于范文正。而胡瑗亦文正之所薦。則文正之在宋。又豈但以功業文章顯哉。蓋其學術有本。故知人之明如此。後世爲司成者。乃日取時文而課之。以是爲積分之法。分別高下。勦襲無用之陳言。不究其實。非誦詁之迂腐。則詞章之靡濫。與虛無寂寞之學。同歸于弊。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有心世教者。取安定之遺法而師之。善我械模之化。將蒸蒸向風矣。

邵雍 依宋史本傳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三 龍江書院鐫

仰雍字泰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其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嘆曰。昔人尙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其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本受河圖洛書。必義八卦六十四卦圖象之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三

龍江書院講

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頤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行必義。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蓬華環堵。不庇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

原缺第三十三、三十四葉

樂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哺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閭州府以更法。不餉餽寓賓。乃爲薄粥以待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卽爲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爲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光贈以詩曰。林開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三

龍江書院講

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歡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語。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達。妙極道數。問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嵩山晁氏曰。仰雍堯夫。隱居博學。尤精於易。能前知來物。撰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起於堯卽位之元年甲辰。終於周顯德五年己未。編年

紀興亡治亂以符其學。世稱康節之易。先天之圖也。有觀物內外篇。內篇解則其子伯溫所著也。

西山蔡氏曰。皇極經世之書。康節先生以爲先天之學。其道一本於伏羲卦圖。但其用字立文。自爲一家。引經引義。別爲一說。故學者多所疑改。要當且以康節之書。反覆涵泳。使倫類精熟。脈絡貫通。然後有得。若其宗要。則明道先生所謂加一倍法也。是故巾用而之體。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卽體而之用。則自六十四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十六。自十六而八。自八而四。自四而二。自二而一。一者太極也。所謂一動一靜之閒者也。嘗謂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矣。不可以有加矣。楊氏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象。司馬氏之潛虛五十五行。皆不知而作者也。人奇地稱之。畫陽九陰六之數。四千九百有六之變。萬有一千五百之策。有以加乎此哉。康節之學。雖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也。故其書以日月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五

龍江書院講

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寒暑晝夜風雨。雷露。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終始。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自泰漢以來。一人而已耳。

魏裔介曰。自伏羲畫八卦。文周公繫彖爻辭。孔子作十翼。而太極陰陽之秘。因已開洩無餘蘊矣。然後世鮮有神而明之者。仰堯夫以天挺之才。聰明絕世。而又受學於北海李之才。受河圖洛書圖象。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五

龍江書院講

其學遠有端緒。史所謂出於陳希夷者。蓋亦有之。乃作皇極經世之書。以盡天地萬物之變。其法以日爲元。元之數一月。爲會。會之數十二。星爲運。運之數三百六十。辰爲世。世之數四千三百二十。則是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合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爲一元之數。邵伯溫曰。一元在大化之中。猶一年也。嗚呼。天地之理。固不可以測識而窮。然觀日而知元。觀十二月而知會。觀三百六十而知運。觀一歲四千

三百二十辰而知世。豈不燦然可覩哉。此其超然遠覽。必得之於口傳心授。雖曰數學。而其實于息午消陰陽進退之理。上下古今。不能越乎此也。特其學偏於隱逸。雖受命而稱疾不往。豈才大難爲用與。抑知時之不可爲而甘於泉石以終老與。觀其答門生故友書曰。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効何益。可見堯夫之未嘗忘世也。程伯淳與之論議終日。退而嘆其爲內聖外王之學。余讀觀物諸篇。與擊壤集。而知堯夫有得於先天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夫

龍江書院鐫

之秘。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斯其置身羲皇以前。蓋默識夫太極之妙。而觀喜怒哀樂未發者。其亦本於此耶。自堯夫先天之學不傳。世儒鮮有不流於異端者。彼烏知一動一靜之間。爲天地人之至妙也。

楊時

刪宋史本傳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

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旣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辨論往復。闡理一分殊之說。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曾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秘書郎。遷若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

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單 龍江書院第

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賦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疎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遼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畧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聞當立統

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孥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援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大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誣學者。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單

耳目。而故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時亦罷祭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奉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時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詔。陞學士。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

聖學知微錄

卷上

聖

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陞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時在東郡所交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時浮沅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

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

胡安國曰。公天姿夷曠。濟以問學。克養有道德器。早成。閉居和樂。色笑可親。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凡訓釋論辨。以闢邪說。存於今者。其傳浸廣。諸所建白。深切著明。而公之學於河南。小嘗試之。其用如此。此所謂援而止之而止。必有以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豈不信乎。世或以不

聖學知微錄

卷上

聖

龍江書院鐫

屑去疑公。蓋漢之爲丈夫也。魏裔介曰。宋之立國也。弱。自石晉以山後十六州賂契丹。飛狐以北。重關複嶺。榆關以東。強兵健馬。皆不在其封域之內。是其幅員。固不及周漢。晉唐之舊矣。而其所謂將相者。趙普曹彬曹翰石守信等。亦非有韓彭之奇謀。靖勦之勇畧也。惟以家法仁厚。禮義維持。以固結天下士大夫百姓之心耳。寇萊公識得此意。故澶淵之後。力贊眞宗渡河。親征以就和議。其所謂隻輪不返者。大言之。以壯軍

聲。而其實宋之兵力未足以及此也。王安石一執拘書生耳。蓋嘗涉獵六經而不得先王之意。乃欲富國強兵。以爲收復燕雲之計。觀其所立諸新法。其中豈無一二可行者。然而生事擾民。志在用兵。就中青苗保馬之法。尤爲害民。況乎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乎。蔡京祖述其說。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卽

章貢趙良嗣圖燕之議。仍拈安石餘論。卒以亡宋。昔人謂王何之罪。浮於桀紂。余謂王安石蔡京之罪。亦浮於李林甫盧杞也。龜山先生居諫垣九十九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大者則關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誠無愧於程門之徒也。或者謂龜山不宜應召出仕。然蔡京薦之而朝命召之。亦何妨出而救時哉。胡康侯言之詳矣。若其學問得伊洛之傳。實開羅仲素李延年一脈。其語羅仲素曰。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又曰。道心之微。非

精一其孰能執之。惟道心之微。而驗之於喜怒哀

樂未發之際。則其義自見。非言論所及也。然朱紫陽猶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其下稍入於禪學。他們只睥見上一截。少下而着實工夫。余細觀其全集。信有此病。蓋其詩文沾沾於逍遙養生維摩居士虎溪白雲等語。則與淵明之不入蓮社者有閒矣。要之程門高弟。無出龜山之右者。取其大醇而畧其小疵。在學者之知所取舍而已。

胡安國 刪宋史本傳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聖 龍江書院鐫

年進士第。哲宗親擢第三。爲太學博士。足不臨權門。政和元年。除提舉成都學事。二年丁內艱。移江東。父沒終喪。謂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傍。耕種取給。蓋將終身焉。宣和末。除屯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居郎。又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願擢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虛懷訪問。闡發獨得。

每臣僚登對。欽宗卽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嘆息。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諷臺諫。論其稽命不恭。宜從黜削。疏奏不下。安國乃就職。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爲蔡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沒入。已無蔡氏矣。則向爲京所引者。今皆朝廷之人。若更指爲京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乃除夢得小郡中書侍郎。何臬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果龍江書院鐫

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漸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苟持傾陷。非所以靖朝者。南仲大怒。何臬從而擠之。詔與郡知通州。安國旣去。逾旬。金入薄都城。子寅爲卽在城中。客或憂之。安國慨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黃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以特政論二十一篇先獻之。復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果龍江書院鐫

改除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臥家不出。頤浩引勝非爲助。降旨曰。胡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落職提舉。偃都觀。是夕。羣出東南。右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解印去。侍御史江躋上疏。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安國扶病見君。欲行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頤浩卽黜給事中程瑀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臺省一空。勝非遂相。安國竟歸。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吳

龍江書院

永州安國辭。特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翁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頤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曾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哀其

遺書。校正頒行。奏入。公輔與中丞周昂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辭。復提舉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詔贈四官。又降詔加賻賜田十頃。恤其孤。謚曰文定。蓋非常格也。安國盟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時艱。雖數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自登第。遇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熹名聞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參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己大段。去就語默之幾。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吳

龍江書院

如人衣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名利。如螻蟻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嘆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安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其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

手所筆削之書。故潛心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遷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又曰。文定云。知至。故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又云。豈有見理已不能處事者。此語亦好。

魏裔介曰。春秋聖人所以明道之用也。昔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平 龍江

以王。本天道以治人事。凡禮樂征伐。無

天理之至公。其後下堂而見諸侯。於

置。而問鼎請隧之雄。無所忌憚。聖

直書。而是非自見。是非既見。則

其中矣。故孟子曰。春秋天子

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董仲

不知春秋。前有譏而不

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而不知其權司馬

安石何人。以春秋爲斷爛朝報。貢舉不以取士。序

序不以設官。其與荀卿李斯之流。相去亦不遠矣。

文定公仰承詔旨。發憤纂修。於是先聖傳心之典。

燦然復明於世。雖其間聖人微旨。亦有難於懸揣

者。要之雖不中不遠也。文定謂其子宏曰。龜山所

見在春秋。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聞在春秋。自伊

川先生所發。但觀吾春。乃是白頭六十歲所

著。必無大段牴牾。又嘗。川曾幾書曰。窮理盡

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究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至

至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叙不可違。克四端

惇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且反覆數百言。論良知

之宜擴克。若豫知後世有單言良知之弊者。公之

學。可不爲純乎。若秦檜之抗論。不立張邦昌。又爲

游定夫所稱。是以文定與之往來。而豈料後之敗

壞奸邪。如彼其甚哉。檜至和議。文定至春秋。檜與

文定。涇渭判然。又不問而可知也。

羅從彥 剛宋史本傳

宋史本傳云。羅從彥字仲素。南劔人以累舉思爲惠

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從彥初見時。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軋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卽嚮田走洛。見顧問之。願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楊時之壻也。嘗詣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間所不聞。與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也。旣而築室山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聖

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問謁時將溪上。吟詠而歸。恒克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女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至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

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水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熹謂龜山倡道東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聖

龍江書院講

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閒諡文質。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沒之後。旣無子孫。及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於

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爲功利之圖，浸兆兵戈之侮。是其獻祗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索隱行怪之比邪。

魏裔介曰：儒者之學，患在訓詁繁多，而不知性命之原。又患在詞說講誦，而不知經濟之大。此二者，世之所爲詬厲也。若羅仲素者，其可謂有志之士矣。夫其徒步從師，既得與聞河洛之傳，而令人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有以窺天下之大本。至於用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五 龍江書院鐫

世之要語，則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斯二言殆非腐儒之言也。蓋宋之亡也，由於王安石創立新法，輕變祖宗之舊，浸失人心，而一時諸臣媚子若蔡京、王黼輩，不過恃祖宗德澤，固結人心之深而已矣。卒至於二帝蒙塵，誰之咎也。雖然，豈特宋哉。下堂見諸侯，文武之法廢，而東遷之禍見也。石顯爲中書，高文之法廢，而禍水之害興也。張說募贖驍府兵之法廢，而藩鎮之亂作也。用兵加新餉，條鞭之法廢，而流寇之焰熾也。倘守祖宗之

法度，何以有滅亡之事哉。若觀未發之說，終是少偏。朱元晦論之已詳。誠以人心無刻無未發之體，在乎存存而不已。故易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不必終日端坐而後見未發之氣象也。然世人馳騁已久，浮游忘情，不能直見人生之初，則於靜中先觀之，以知其天命至善之本。固學者存心養性之大端也。周子曰：「主靜以立人極。」伊川又謂：「只用敬不用靜，不亦並行而不相悖也哉。」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五 龍江書院鐫

李侗 刪宋史本傳

宋史本傳云：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人。年二十四，聞邵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以書謁之。其畧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七十二子之徒，得夫子而益明。孟氏之後，其道失傳。其聚徒成羣，傳授者，何啻文義而已。謂之熄焉可也。惟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歲之後。侗之愚陋，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

而今日率率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克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近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得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生二十有四歲。茫茫乎未有所止。惻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克。而智巧繁。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克饑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爲先生之累哉。從之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五 龍江書院講

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俗。餘四十年。其接後學問答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友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

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共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嘆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達乎心。言之閒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是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爲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沙縣鄧常謂松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松以謂知言。而熹亦稱侗爲景勁特氣節豪邁。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五

龍江書院講

克養完粹。無復圭角。色溫言厲。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又謂自從侗學。時人後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如此。侗子方自南皆舉進士。聞帥汪應辰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奏作遂卒。年七十一。

朱子曰。先生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游。愛慕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

客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開郡縣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游受學。州郡士人有以矜式焉。又曰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旣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又曰其接後學答問。雖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及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宋元晦祭延平先生文曰。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徒。

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倚與先生。果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陳解永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至。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分。其分則殊。體用渾圓。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洒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振衣。發其蔽昏。侯伯聞風。擁簪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魏裔介曰。後世之學者。蓋亦習於格物窮理之說。主敬修身之言。然於大本之卓然者。未能有見。則沈潛淵默之中。旣失。所以自養。而浮游怠惰之氣。遂無所以勝之。此所以遇物而爲物所乘。處事而爲事所紛。發而不能中節。外銷叢脞。其端皆起於此也。李延平受學於羅仲素。羅仲素受學於楊龜山。龜山則伊洛之高弟也。其學問源流。固已有所自矣。至其所謂學者。則惟在靜中看喜怒哀樂本。

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嗚呼。中者何。卽所謂天命之性也。天命之性不可見。故於喜怒哀樂未發時驗之。此時情欲不萌。思慮未動。而天之所以與我者。固渾然其全備於此。體認涵養主宰。豈語言文字之所及乎。朱元晦曰。先生之學。云嘗在目前。只是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正是如此。而又曰。吾儒之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卽此二段。見先生之學內而不遺乎外。隱而不遺乎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平 龍江書院鐫

顯有得於形下形上之一致。道心人心之密幾也。夫以朱元晦豪傑之才。聖賢之質。猶容汎濫於諸家。出入於佛老。而延平有以正之。後來考究乃漸見其非。是元晦之所以爲大儒者。延平成之也。延平之功。顧不偉哉。王氏云。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夫聖學豈遂亡也。由延平澄心體認天理之說求之。則顏子之不遠復。無祇悔不遷怒不貳過之學。或庶幾焉。

又曰。佛氏者流。若有心經於諸經之中。自尊爲無

上妙義。然不過次易艮卦象辭。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之說。蓋於人心之危者。似已絕其幾矣。而於道心之微者。未嘗有所窺也。人心情也。道心性也。惟精惟一以執厥中。則道心之微者。不裸於人心之危矣。佛氏但言心而不知性。彼防其心之變。則以爲五蘊皆空。聖賢言心而必言性。默察其心之理。則以爲五性皆實。實而未嘗不虛。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之謂也。虛而未嘗不實。則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之謂也。易曰。天下何思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平 龍江書院鐫

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可謂善於形容中體者矣。李延平之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朱元晦以爲龜山門下相傳指訣。大豈徒觀其氣象而已哉。正觀其天下之大本耳。觀其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耳。由是以戒懼慎獨存天理。遏人欲。是之謂上達之超詣也。而豈空觀者流哉。或曰。延平但言觀未發。子今益之以戒懼慎獨。豈延平之學高而有所遺與。曰。非也。延平答

元勝曰。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卽欲慮非微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用力處也。於涵養處着力。正是學者之要。觀此語。則涵養省察之說。延平未有所遺。而元晦之得力於延平。固昭然可考矣。

呂祖謙 刪宋史本傳

宋史本傳云。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除太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李 龍江書院鐫

學博士。教授嚴州。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六業可復矣。召試館職。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

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向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覲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耶。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違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李 龍江書院鐫

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末疾請祠歸。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

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書。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闡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學者稱爲東萊先生。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龍江書院鐫

魏裔介曰。經與史非有二也。在學者之所用心而已。史固史。尚書春秋。經之初亦史也。後世之史。雖不可以與經並列。然細心參酌。天理人情之至。亦何往而非精一執中之奧乎。呂東萊以名臣之後。其家有中原文獻之傳。而議論英發。無委靡齷齪之習。見於奏對者。固可考矣。至其所著東萊博議。詞嚴義正。意在箴砭當時。蓋東萊之時。紀綱不振。國勢日削。君溺晏安。臣思跋扈。東萊所以發憤論若。不特旨合麟經。而文之遒健藻采。亦直逼左國。

豈有山兄弟所可及哉。茅鹿門列王安石於八大家。而不及東萊。勿論其不知道。並不知文也。家塾讀詩記。朱晦菴亦稱其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持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融會通徹。若出於一家之言。此豈專讀史而不留意經學者乎。惜乎天奪之速。使得享耆耄之壽。其所造豈僅止於此而已哉。至於入關取士。識陸象山之文。其鑒別亦自不凡。鵲湖之會。蓋欲化其同異。惜象山之殁已而自負也。顧涇陽精於詩者。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龍江書院鐫

也。亦謂成公之書。其理不可廢。

真德秀 刪宋史本傳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爲景希。建之浦城人。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士宏詞科。入閤。帥幕。召爲大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言侂胄自知不爲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義。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召試學士院。

改秘書省正二年遷秘書郎四年遷著作佐郎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六年遷起居舍人克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於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爲進取資顧田疇不開溝澮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爲恃豈如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專爲一司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六

龍江書院鐫

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克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餉皆爲精兵史彌遠用事出爲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寧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爲朕撙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早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大講荒政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賑給竣事而還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十二年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門字勵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民艱食既

賑贍之復立惠民倉使歲出糶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及義阡惠政畢舉月暨諸軍射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皆贍給有差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言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嘗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七

龍江書院鐫

帝三王爲師又因經筵侍上進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哀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併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德秀屢進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憚之乃謀所以相撼殿中侍御史史莫澤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請加竄殛上曰仲尼不爲己甚乃止旣歸修

讀詩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彌達卒。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未幾。金滅。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後陳祈年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射弋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叅知政事。三乞祠祿。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辭疾亟。遣表聞。上震悼。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却城人時驚傳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時相以此忌之。擯不用。而德秀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宋 龍江書院鐫

及歸朝。而德秀則旣衰矣。自韓侂冑立僞學之名。大儒之書。禁絕弗用。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黨禁旣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乃其力也。諡曰文忠。所著文集行於世。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借以開明。善類爲之踊躍。

邵菴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聖王之治。據已往之迹。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盡莫備於斯焉。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宋 龍江書院鐫

魏裔介曰。自朱文公推衍河洛之傳。而集註通鑑綱目得聖經賢傳之意。然自僞學禁起。胡鉉京鑑等。逢迎韓侂冑之意。排擊不遺餘力。一時正學淪落淹抑。非有正人起而振之。則考亭之學。幾不明於世矣。西山先生。學本知性道足濟時。觀其大學衍義一書。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爲格物致知之要。以崇敬畏。戒逸欲。爲正心誠意之要。以謹言行。正威儀。爲修身之要。以重妃匹。嚴內治。亦國本教戚屬。爲齊家之要。以爲君天下者之律。

令格例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其有益於天德

王道大矣。此故明大學士楊一清等。所以上言自

古經史大義。具在宋儒真德秀所撰大學衍義一

書。請修故事。日令儒臣進講也。而文章正宗一書

華而不緝。質而不俚。其所輯以明理義切世用爲

主。亦爲後學之津筏焉。按公起泰定。卒端平。躡蹻

登朝。廻翔敷歷。出綰銅墨。入典絲綸。不爲不久。卽

筆札奏對。侃侃直言。往往動人主之聽。然卒不能

振積弱頽靡之宋者何也。蓋是時史牘遠方用事。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上

龍江書院鐫

而濟王竑不得其死。忌人言之。史與公勢不兩立。

迨史死而後召公入參政。則公之年已衰矣。文公

阨於侂冑。公阨於史。彌遠後先若出一轍。其時媚

竊達者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蒙

面喪心。一至於此。然公之大學衍義煌煌昭著日

星。開拓太平。爲金華殿中必不可少之敷陳說者。

謂曾子得聖學之宗。公之學得曾子之宗。良非誣

也。文公通鑑綱目。表章亦出於公公之有功於正

學大矣。

聖學知統翼錄卷下

栢卿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

趙復 刪元史本傳

元史本傳云。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太宗乙未歲。命

太子瀾出帥師伐宋。時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

奉詔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

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信奇士。以族戾不欲

北。因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留帳中共宿。旣覺月色皎

然。惟寢衣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際。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龍江書院鐫

則見復已被髮徒跣。仰天而號。欲投而未入。樞曉以

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吾往北

必可無他復強從之。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至

是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自復

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

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

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強之仕。惟中間復論

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

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

講授其中。復以周程之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於後。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在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蘇門。乃卽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爲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湯心。未幾本爲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心爲勉。其愛人以德類如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魏裔介曰。學術之關於世也。顧不重哉。方金元之際。兵戈擾攘。禮崩樂壞。庠序之地。鞠爲茂草。而爲士子者。踴屬蹙蹙。或死於俘。或死爲荒。奔走可食之不贖。又何暇學問之事哉。況金元之取士。惟事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二 龍江書院錄

詩賦。濂洛關閩。非所素聞也。趙復以兵燹之餘。被髮徒跣。仰天而號。固將葬江魚之腹矣。姚樞救之。閉關馬首之甥。獨抱遺經。傳於河朔。使北方士子知有程朱之學者。豈非復之力歟。雖然。相齊之功。人口管仲。而識者以爲鮑叔。滅項之績。人曰韓信。而識者以爲蕭何。何者。匪鮑則不知管。匪蕭則不知韓。此古人所以進賢受上賞也。姚樞之於復。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彼其於復之所學。深嗜而篤好之。言之於朝廷。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復乃作傳道圖。師友圖。希賢錄。伊洛發揮。標其宗旨。迄於今。世遠言湮。其書雖不流傳。然其源流之正。則亦因此而可想見矣。嗣後許衡郝經實默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爲元名儒。然則金元之際。關斯道之通塞者。江漢先生也。使當日無先生。則河朔之學者。不過功利詞章之習。雖勉就事業於一時。烏能有姚樞許衡實默劉因諸人如是之盛哉。然則江漢先生之瀕死而不死者。亦天意之所爲。非人力也。余考會典。先生不在從祀之列。豈非以其遺書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三 龍江書院錄

之不見於世歟。然天生賢者以覺斯世。斯民先生之功德。既有其實。何可使之湮沒而不表見於後世耶。余是以讀其遺傳。爲之流連而不能去云。

金履祥 刪元史本傳

元史本傳云。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谿人。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卽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理。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於黃榦。而榦親承朱熹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四 龍江書院講

詣益遂。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絕意進取。然負其經濟之畧。亦未忍遽忘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擒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叙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鳴。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道張青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廸功卽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山。

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共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子之係於常倫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治通鑑。秘書丞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曰。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五

人筆削之所加也。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尙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爲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先儒所未發。旣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

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註四卷。謙爲益加校定。皆傳於學者。天曆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於朝。初履祥既見王栢。首問爲學之方。栢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栢字也。當時議者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靜。栢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克於已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六

者因稱爲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祠履祥於鄉學。至正中。賜謚文安。
許謙曰。先生以高明之學。負經濟之才。生於季末。道不克用。暨運數休明。則年既老矣。其所著述。間已獲行于世。惟前編之作。廣博精密。凡帝王經世之大猷。聖賢傳道之微旨。具在是矣。或者得以克延閣之儲。備乙夜之覽。庶幾發揮聖學。啓沃淵衷。裨國家稽古之治。爲生民無窮之澤。則先生爲不朽矣。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七

龍江書院講

魏裔介曰。吾讀仁山先生通鑑前編。及其自序之文。不能不掩卷而嘆也。以彼抱濟世之才。環瑋鴻碩。倘得時而駕。誠舟楫鹽梅之列矣。顧蓬戶自甘。綴緝前聖之遺文。網羅先賢之緒論。孜孜不倦。不求知於世。世亦莫能知之。司馬遷所謂非好學深思。心知其義。未可爲淺見寡聞者道也。豈不然哉。易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確乎其不可拔。若仁山者。其近之與。自唐堯暨周威烈王。凡一千九百五十五年之閒。治亂得失。禮樂征伐。典章度數。燦然備焉。顧其爲書。在明二帝三王之道。以正子史雜書之失。非但紀載年表已也。觀其自比於荀悅王通。且曰。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聖賢有作。必有復興。三代唐虞之治。於千載之下者。此編之所望也。蓋不自知其言之悲矣。余謂有司馬溫公之資治通鑑。必不可無朱文公之通鑑綱目。有朱文公之通鑑綱目。必不可無金仁山之通鑑前編。綱目前編。皆與聖人春秋之意相發明者也。第其爲書。闕深奧衍。有殷盤周誥之遺意。世之能讀之者。固

已妙矣。元人進其書表云。研精於甕牖繩樞之隙。待用於石室金匱之藏。又曰。三代以降之理亂。若網在綱。一元以後之乘除。如指諸掌。爲萬世之龜鑑。表百篇之範模。後世學者。自廟堂以至於韋布。詎可忽諸。

劉因 刪元史本傳

元史本傳云。劉因。字夢吉。保定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卽成誦。六歲。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思得如古人者。之作希聖解。國子司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八 龍江書院鐫

業硯彌堅。教授真定。因從之游。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因蚤喪父。事繼母孝。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家居教授。聞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聞因名。往往來謁。因多遜避。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爲傲。弗

恤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不忽木以因學行薦於朝。至元十九年。有詔徵因。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宮中。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乃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八年。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與。皆君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九 龍江書院鐫

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二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尙敢偃蹇不出。貪高尙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跡之近。

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卽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平昔非隱晦者邪。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抑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疢癘。歷夏及秋。後雖平復。聖學知統翼錄卷下
十 龍江書院鐫

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卽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畧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因實疎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若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書上朝廷。不強致。帝聞之亦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與。三十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聖學知統翼錄卷下
十一 龍江書院鐫

友所錄。惟易繫辭說乃因病中親筆云。

蘇天爵曰。靜修先生氣清而志豪。才高而識正。道義孚於鄉邦。風采聞於朝野。其學本於周程。而於邵子觀物之書。深有契焉。惜乎立朝不及數旬。享年不滿五十。迄今孺子遠人。皆知傳誦姓字。是豈聲音笑貌所能致與。

吳明曰。求隱逸以補闕逸。以劉公夢吉爲集賢學士。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也。指紳韋布。想望風采。披青雲而瞻眉宇。且候於燕之南趙之北矣。安聖學知統翼錄卷下主龍江書院鐫

車駟馬。捧丹詔以南行。鶴怨猿驚。持移文而北返。不知者謂山人之索價。而知者謂蠱之上九。處士所以賢也。愚謂二者皆非也。儒者學乎孔孟者也。學儒而不宗孔孟。愚未知其說也。劉公豈不仕哉。又惡不由其道。但不肯苟進。亦視朝廷所以處之何如耳。

楊俊民曰。道統肇於羲軒。而極盛於文武。乃若周召同爲文王之了。則皆見而知之。國風首列二南之化。其德固無優劣也。周公封於魯。傳五百餘歲。

而孔子生於其地。又未百年而孟子生於比邑。是

知天道自西而東也明矣。召公封於燕。由有國而下歷二千餘歲。無有一人可方孟氏者。韓嬰盧植劉黃輩。章句辭華之流。不足多也。山川完固之氣。不過泄爲豪俠之助。豈地靈清秘。必待天道之歸而興賢邪。靜修先生起燕之容城。人品英邁。不下孟子。是召公之國生賢。雖出後世。原始要終。抗衡東魯。實賴先生而增重。非近代諸子所可擬也。自其將生。已有異兆。既誕而神采炯然。甫成童進學。

聖學知統翼錄卷下主龍江書院鐫之敏。一日千里。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驚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陸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是時先生年方弱冠。而共造詣如此。蓋開世之才。上達之學。天成自得。振古之豪傑也。孟子探舜之心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先生則曰。惟見舜胸中有弟。不見舜胸中有象。孟子論夷惠之行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先

生則曰。伯夷視四海。願人皆我儔。吾謂下愚隘。此說君試求。先生夙見卓識。出人意表。或者以爲隱怪。夫豈知稟剛健高明之資。擬大中至正之道。奇爲粹德。發爲精辭。氣蓋一世。特立寡與。是猶奏威英於蛙吹之耳。獻圭璋於瓦礫之目。宜乎駭愕而末信也。平昔極罕許可。一聞孝忠節義。發揚蹈厲。若自己出。泰山巖巖。不足爲高。秋霜烈烈。不足爲嚴。仰止風猷。邈乎不可及也。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西 龍江書院鐫

古之賢聖。渡白溝易水。正值涼秋九月。風起木落。蕭蕭之聲。颯然在耳。則不亦喟然曰。山川若此。其雋生人物。豈但荆卿田先生之流而已乎。後讀劉靜修文集而愛之。嘗竊評曰。靖節之後。一人而已。雖然。世多稱靜修之詩。而靜修之所以爲學。與其所以爲人。則亦未之詳也。蓋靜修之學。得之堯夫。先天圖書之意。而其爲人。則以王在自命。羞管晏而企孔孟。或者謂其爲獨善之學。殆不足以知靜修也。觀其應不忽木之爲。已受贊善大夫之詔。而

上宰相書。諄諄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爲言。扶病拜命。其非以高人隱士自居也明矣。不幸而天奪之速耳。使其得志行道。其尊主庇民。未必不過於魯齋也。元帝擬之以古所謂不召之臣。歐陽子贊之以麒麟鳳凰。嗚呼。麟傷鳳香。不見於世也。久矣。惟大賢足以當之。先生之風。與卽山雷溪而俱不泯也。乃擊節讀希聖解。而歌先生太古滄浪之詞曰。湛爾太虛兮。性命之所居兮。皓爾太素兮。元氣之所寓兮。羲軒遼兮。吾誰歸兮。孔昊邈兮。吾將疇依兮。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圭 龍江書院鐫

曹端 纂川文集

曹端。字正夫。本姓楊。曲沃閭村人。五世祖嗣以父命繼舅氏。後因姓曹。徙垣曲葛伯寨。再徙永寧。迄端父敬祖公。始徙沁池之窟陀里。母邵。感脩竹而生。父異之。名曰端。五歲問河圖洛書黑白之不同。七歲問風雨雷電雲霓之何處起。入里塾。年十五。四書五經。周通博及羣書。年十八。補邑博士弟子。同邑陳公見之。曰。世有好學如是者乎。以女妻之。父爲建勸苦齋。晨

夕讀書其中。坐下足兩磚皆穿。尤喜讀辨惑編。謂其明正道。闢邪說。粹然一出於正也。力排釋教。有老僧素諳釋興。詰先生曰。佛主輪迴。神主禍福。事則報本。先生曰。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能敬天而不違。尊祖而繼志。是謂報本。釋家妄說輪迴。雖事神佛。無以救滅理亂倫之罪。况能報本耶。如欲報本。棄而幼習。歸而故家。拜父母於堂上。饗祖宗於地下。納室生子。繼續宗祀。上則供賦稅。下則守禮法。此所謂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僧咨嗟嘆息而是之。勸兄弟勿析居。勸族

聖學知統纂錄

卷下

末

龍江書院鐫

人勿用堪輿。勸父勿賽神。請邑大夫毀淫祠。百餘所。爲設里社里穀壇。使民祈報。惟存夏禹雷公二廟而已。有疾拒用巫覡。建家祠。其父敬祖素信佛。見端居常言道。時召問之。端作夜行祝書以告父。言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也。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也。其言辨晰甚精。父好之。卒向學。永樂戊子。舉於鄉第二名。有司表其里曰端士。乙丑會試。登乙榜第一。授山西霍州儒學學正。與霍人李白雲同升講席。答問辨論。四方聞風來學。雲擁川

至。父風大振。霍饑。分俸濟諸生之貧者。勸州守廢倉以賑。母邵孺人卒於家。訃聞。遂行。披髮跣足。苦塊水飲。抵家。踊哭幾絕。旣而父亦病卒。殯葬一循家禮。不用風水齋醮。負土成丘。廬墓側者三年。有雀巢兔雉之異。四方來學。卽廬次授之。服未闋。霍人詣闕上疏乞役任。未報。辛丑補蒲州。其行已教人。一如霍。生辰不受祝賀。修學宮廨舍。不避太歲。不計土旺。諸生有欲作佛事葬其親者。以道正之曰。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

聖學知統纂錄

卷下

末

龍江書院鐫

之不厚哉。作四書詳說序畧曰。夫四書者。孔曾思孟之書。所以發六經之精義。明千聖之心法也。語其要分之則論語曰仁。大學曰敬。中庸曰誠。孟子曰仁義合之。則帝王精一執中之旨而已矣。洪熙改元。任蒲四年。考績。吏部。霍蒲二州學者上章爭留。霍先上。遂復補霍。朝廷由是知先生名。三命典陝西鄉試。秉鑑至公。時稱得人。薛文清公與先生善。先生築拙巢於霍庠。文清爲記。晉定王過霍。延見先生曰。今幸識曹先生矣。建頒書閣以貯上所頒經籍。聚學者講習其

中。自稱伊雒後學。作月川圖。自號月川子。學者遂稱爲月川先生。秦蜀齊魯燕趙之士。學者數百人在。霍又九年。年五十九歲卒。時宣德九年六月也。先是州大夫問疾。曰。大夫能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諸生問疾。曰。賢輩尊所聞行所知。已而語諸子曰。我平生不喜佛老。惡其害道也。爾曹當以我葬。考妣之禮葬我。吾無恨矣。所著有家規輯畧。夜行燭。四書詳說。性理論。存疑錄。太極圖述解。通書述解。西銘述解。孝經述解。儒家宗統諸語錄諸書。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八

龍江書院鐫

謝琚曰。先生足所履者。聖賢之跡。身所處者。聖賢之道。從容乎仁義之府。周旋乎禮法之場。循規而蹈矩。立忠而行孝。濂洛關閩之後。道學之傳。心法之微。先生一人而已。

陳建曰。曹月川學行。猶在吳康齋與弼之右。楊方震理學錄。乃載康齋而遺月川。豈微其爲教官邪。正德中大司馬彭澤稱曹月川爲理學之冠。欲舉從祀廟庭。常致書河南李巡撫曰。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誠意伯劉公。潛溪朱公。至於道

學之傳。則斷自澠池月川曹先生始也。尙論君子宜考於斯。

魏裔介曰。聖人之道。天下愚智賢不肖。皆不敢以爲非也。而其弊在視爲故常。而不知其所以然。異端之道。天下愚智賢不肖。亦未必盡以爲是也。而其弊在習俗相沿。而不敢議其所以謬。非有明理見道。晰義至精者。焉能卓然不惑乎。近世學者。鮮有不入於異端矣。方其垂髫之年。亦嘗讀聖人之書。學聖人之道。無柰心粗氣浮。所事者訓詁文辭。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九

龍江書院鐫

而已。及其長也。嗜好日紛。涉獵日穢。所行之事。違悖於理。所萌之念。流蕩於非。其心亦有所不懌。自憂自懼。一聞輪迴報應之說。則不覺其入之深。於是乎捐家貲而修寺建塔。齋比丘而禮懺。并佛五體投地。流汗盈顙。不敢告疲。自以爲精誠之至也。問其意之何爲。則曰。吾將以消災祈福耳。薦我祖先父母耳。甚或奔走名山。號招徒衆。建旌旗而悠悠長途。鳴金鼓而行行且止。男女羣聚。不分曉夜。聖水神符。妖符邪法。雜然並作。此衆角之所以

亂漢。韓山童之所以亂元也。豈非有天下國家者之大蠹賊哉。是以聖王制禮。天子祭天地。及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境內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祖先。春秋報賽。不過土穀之神。不欲其陷於淫祀。以惑斯民之視聽也。然士大夫亦有知此禮者。而主見不定。以爲習俗相沿。既已久矣。彼亦未能真知其是非。姑且爲之以悅俗子。是何其不思之甚也。月川曹先生。明理見道。卓然不惑。又不特已之不惑已也。而作書奉親。諭之於道。其親亦遂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干

龍江書院鐫

隨之而行。豈非孝之大者乎。大師道立。則善人多。月川篤行好學如此。前後霍蒲二十餘年。弟子之見焉者。名譽騰起。然而方伯不達之薦書。朝紳不登之啓事。卽賢如文清號爲石交。亦未聞爲之鴻獎游揚。則其抱道無求。安貧知命。必有人過於人者矣。其太極圖書。西銘述解。及語錄等書。亦多有所發揮。此彭澤所以稱爲明朝理學之冠也。昔者樊遲問智。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谷永曰。明

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若月川者。其有見於此與。

又曰。月川之學。所謂崇德修慝。辨惑者。其庶幾矣。論孔顏之樂。有云。周子每令程子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欲學者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端竊謂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語曰。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此一段最說得切實。不開後人揣摩之端。又如他人闢浮屠之學。甚費唇舌。夜行燭所引數條。明白顯易。如引朱子。謂學者曰。佛老之學。不待深辯而明。只廢三綱五常而已。是極大罪名了。其他更不消說。可謂老吏斷案。不可移易。

胡居仁 刪名山藏本傳

名山藏本傳云。胡居仁字叔心。餘千人。幼穎異。有大

志從學塾言勤如老成人幾冠從安仁于同學學子業知無所得而厭之及聞吳與弼講義理學盡棄舊學而學焉卜隱邑之梅溪謝絕人事人亦無知之者會親死哀傷踰節柴毀骨立不入寢室者三歲喪葬之儀一依古典不苟卜兆為鄉里鵬兒所扼不得已訟官則墨衰以入於是縉紳先生始知居仁為特立獨行之士也居仁之學以主忠信為本求放心為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典臨妻子如賓客應接士友深衣布履終日儼然至一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三

龍江書院鐫

器一物區別精密沒齒不相淆亂家本有餘推以與人償不較資用貧窘簞食瓢飲處之泰然其蹈矩履規端莊凝重而性度寬和議論聲聲四方士樂從之游至築室而居之居仁示以操存省察之要要以戒慎恐懼為宗以共入於聖賢之域至其學問大指雖尊程朱亦能察其精微而不致盡阿所好所著居業錄大率躬行之言也其辭辯其氣昌凡古今之治亂學問之淺深才術之高下了然洞豁有體有用有經有權非尺幅拘攣之比當適閱歷漸入金陵泛彭

蠡所至豪傑若章懋羅倫張元祜皆相與講求麗澤以陳獻章倡勿忘勿助之學為亂苗之勢而莊景蒙放之士且使學者流於曠蕩之歸其欲求本實以真體驗如此成化甲辰年卒年五十一學者稱為敬齋先生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庭賜諡曰文敬

鄭曉曰居仁以古人自期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為不足恃專用心於內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愈嚴愈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終日竟夕莘莘不倦見義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三

龍江書院鐫

勇為不擇利害為趨舍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儀表江南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余祐曰先生弱冠時奮志聖學往遊康齋先生門退而藏修於家讀書窮理存諸心者不以一時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或遺久之則知益精守益固養益裕而所得益深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無可告語有感於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於冊取易修詞立誠之義其閒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其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至異端

佛老之學。尤深辯詳闊。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蓋亦有爲而發。故其詞繁而不殺焉。

陸瑞家曰。胡叔心完璧也。席珍懷待聘之資。避世絕憂悶之志。

羅欽順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業錄中。言敬最詳。蓋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楊廉曰。理學爲倡者。河東薛敬軒。其讀書錄一出於正。未有或之先者也。近年乃得餘干胡敬齋。其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苗 龍江書院鐫

言精確簡當。亦粹然出於正者。讀書錄所見之外。惟此耳。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論實由涵養體驗所得。

魏裔介曰。今人之學。祇緣不識心性。學無所主。所以分門別徑。愈遠而愈失之。卽或依傍先儒之言。勦襲著述。反而求之。不得於心。則亦徒騰口說而已矣。卽如主敬之說。世儒皆能言之。問其何以主敬。則曰主一無適之謂。不則曰常惺惺法。不則曰整齊嚴肅。是皆述先儒之言詞。於敬之義有合矣。

而心之動靜之幾。鮮有能辨之者。是以或以靜爲無心。動爲自然。而天命之理。須臾不可離者。竟以昏惰放逸而失之。其於中庸首章存養省察之意。相去遠矣。蓋人心刻刻皆天理。而非有發未發之殊也。君子刻刻皆誠敬。而非有動靜之殊也。故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正謂此也。敬齋先生。其學非有大異於人者。惟是敬之一字。看得真。守得定。故曰敬有自畏慎底意思。敬有肅然自整頓底意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思。敬有湛然純一底意思。又曰。敬該動靜。未發之時。要操得密。已發之後。要察得精。又曰。釋氏澄取此心。亦是助長。以其默坐澄心之久。雖似見得有箇光明意思。亦非真心。所以無主。豈非有見於白沙之謬乎。至於論郡縣得人。亦可爲治。不必封建。唐太宗分口授田。遂致貞觀之治。其於經濟亦有。用世之識。非迂濶而不知變通者。謂朱紫陽註。參同契。陰符經。爲無謂。尤爲確然之見。蓋陰符權謀之書。戰國人作之。僞託黃帝。參同形容法象之言。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苗 龍江書院鐫

未可執以爲刀圭之楷梯也。自白沙與敬齋分途而白沙之後漸失漸遠。所謂岐路之中。又有岐路。天下之學術人心。由此日謬。由是觀之。敬齋之學。純正無疵。誠足以砥柱狂瀾。而干城名教者矣。

羅倫 刪白沙本傳

陳白沙作傳云。羅倫字彛正。江西永豐人。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回避。有不可輒面斥之。舉成化丙戌進士。對策大廷。頃刻萬言。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爲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朝廷留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共

龍江書院鐫

之。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於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切諫。爲大救。時行道爲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府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爲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雖以此爲人

所知。然亦以此取嫉於人。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浦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其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提舉泉州時。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卽放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七

龍江書院鐫

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墻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知之也。論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狷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也。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爲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與。無待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倫才大不可及。其志青天白日云。

魏裔介曰。士者。世之所恃也。其心正。足以救世之

邪。其品真足以矯世之僞。其識達足以破世之迷。其力鉅足以維世之衰。風波震撼而不驚。饑寒困窮而不悔。若是者。雖里巷小人。矧笑之。而天下豪傑。咨嗟贊嘆。聞風嚮慕之。風俗不至靡壞。忠孝不至傾頹。天理人心。不至泯滅。此世之所恃以爲命也。否則陳說理道。訓釋義類。雖書第。二。百。五。車。文擅雕龍繡虎。奚足貴焉。如孔光宰輔重位。而拜謁董賢。馬融絳帳授徒。而竊附梁冀。戴德曲臺名儒。而治行不法。祝欽明白。舞八風。而五經掃地。是以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一 尤 龍江書院鐫

君子寧爲眞士夫。不爲假道學。誠有鑒於此也。若一峯羅先生者。吾無閒然矣。觀其萬言答策。古誼龜鑑。忠肝鐵石。及至上書論奪情之非。爲綱常教化計。非爲一身名譽計也。遁跡窮山。炊煙不給。妻孥晏然。無有憂色。元亮乞食高致。亦何以過此乎。嗟世風之日下也。狀元三場。一生喫着不盡。自朱已有此語。而王沂公志不在溫飽。功名赫奕。若一峯先生者。使其鍼默優容。十年可至宰相。而奮然不爲。豈非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而不屈於物欲。不

惑於世俗之所爲耶。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士不忘喪其元。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峯先生。足以當之矣。至於智慧之朗徹。學力之精瑩。於聖人之道。卓然有見。載在集中。又非僅一文章氣節之士也。後之尚論者。於斯宜知所考焉。

蔡清 刪名山藏本傳

名山藏本傳云。蔡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十三年舉福建解元。晉江之山。鳴如玉磬者三日。二十年舉進士。清自幼好學。急求道。畧仕進。病告久之。講學水陸僧寺。江南之士多從之遊。他日爲其母寫容。母愀然不樂曰。吾聞母以子貴。今汝舉進士有年矣。吾猶故巾幘。清聞言大哭。促赴選。得禮部主事。是爲弘治初元。吏部尚書王恕。稔其學行。奏改爲吏部稽勲主事。時與談論諮訪。清因上管見二劄於恕。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弊。民力日屈。當大有以振作之。乃可銷境內之憂。靜疆場之警。又薦引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于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尤 龍江書院鐫

獄罪不測。刑部尙書何喬新方在告。清詣喬新強之出。喬新卽疏。掇智得謫官嶺南。居久之。丁內艱。服除。吏部有不悅者。以補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乞便養。陞南京吏部文選郎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其父歿。人謂孝感所致。清每遇親忌。痛哭流涕。終日不御酒肉。宗族内外有貧乏者。恒賙恤之。死而殯葬之。撫其孤。門外貧者。亦嘗衣食之。嘗曰。天地閒物。當與天地閒人共。一介不取。士當然也。一介不與。故未易耳。蓋仕宦之久。屢空而不暇自計。正德改元。卽家。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手 龍江書院鐫

專權駕引名士以掩人心。不數月復起爲南京國子監祭酒。朝命朱至。而清已卒。清素羸弱。面色清氣。外簡內辯。與論天下古今。一以禮義折斷。其言剴切而精深。其淵軌貞風。使人妄消躁息。其學迥至於虛。後至於虛。以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爲應。因以虛名齋。嘗爲密箴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條。皆自矜自鍼之詞。兢兢然惟恐慚負天地君親得罪師友。其言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八字要訣也。又曰。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圭 不明。則聖賢之道不著。故與其徒著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皆推原朱子之意。常帷燈昏榻傍。或夜分與諸子講論。寢後有得。亟記疾書。鄭曉吾學編傳。虛齋自題卧處曰。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天。又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共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己之私而已。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也。魏喬介曰。自伏羲開天。堯舜禹湯文武。相繼治世。

而道法相傳。綏猷立極。天地萬物。由此位育。而無顛仆之患矣。董子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仁義禮樂。皆其具也。然先聖之仁義禮樂。託以流傳。後世者。在乎方策之間耳。故孔子別述六經。以告萬世。而秦皇李斯。遂爲萬古罪人。朱紫陽秋。攷攷。而明勤苦一生。著四書集注。通鑑綱目。垂教後世。而明初四書五經大全。家絃戶誦。士大夫不敢爲新奇可喜之說。此所以一道同風也。自新奇可喜之論出。而後世人心。與之俱變矣。蔡虛齋之四書易蒙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三

引。其發揮先儒之理。真可謂切問而近思者。觀其句櫛字比。不厭再三。詳慎。初不敢爲新奇可喜之說。其嘉惠後學之心。亦良苦矣。余嘗好讀陶元亮飲酒詩。其詩曰。羲農去已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皇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溲酒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虛齋者。可謂之問津六籍者也。豈與後之鹵莽滅裂。離經畔道。拋棄傳

註。自矜妙悟者。同日而語哉。若其人之耿介絕俗。有守有爲。則何喬遠之傳已評之矣。

又曰。虛與空不同。空者實無所有。虛則有冲通之意。譬如太虛之中。萬象森然。而非有形迹之可求也。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其繫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夫子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夫不曰無思無慮。而曰何思何慮。蓋思慮人之所不能無者。惟在順以應之。而無將迎意必之私而已。若盡絕思慮。則土木矣。蘇東坡曰。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此山澤通氣。所以謂之虛而能通。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良以此也。釋氏則不然。枯槁寂滅。一切思慮。以爲必不可有之物。則盡舉而空之。三綱五常。可空也。山河大地。可空也。往古來今。可空也。身體髮膚。可空也。然又懼儒者闢之。則曰有真實義在。空而不空。究其所謂空。不空者何有哉。蔡介夫學主於虛。以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爲應。此得聖學之要矣。蓋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三

龍江書院講

聖學雖主於敬。而其體則本於虛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之謂心如太虛。故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辨欽順 依名山藏本傳

名山藏本傳云。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父用俊。國子助教。欽順舉弘治五年鄉試第一。明年第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久之。遷南京國子司業。還。父歸家。因乞終養。吏部不與題奏。留家久之。劉瑾用事。嚴補職之禁。除名爲民。瑾誅。復官。累遷吏部右侍郎。世宗卽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三

龍江書院鐫

位。轉左。遷南京吏部尚書。以父病乞休。詔許歸省。尋改禮部尚書。會父沒。服闋。起用舊官。奏辭不允。俄改尚書吏部。時張璁桂萼用事。欽順恥與尚同。懇疏乞休。許之。欽順之學。始以禪入。後悟其非。慨然聖人之道。而深闢釋氏之謬。其學以精言性。以神言心。以變言情。以合一言理。氣以道心謂性。以人心謂情。以理一分殊。明理氣之合一。性體至精。故道心以爲微。惟精所以審其幾。情用至變。故人以爲危。惟一所以存其誠。統體一太極。故曰理之一性之靜也。天命之初。

也。人皆可以爲堯舜也。各具一太極。故曰分之殊。情之動也。率性之道也。剛柔善惡生其間。仁見爲仁。智見爲智。百姓見爲日用也。釋氏一家之言。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所謂覺。第知覺之覺。不能要於天命之本來。而徒以空寂靈妙爲境界。是以格物致知。皆弁髦之無用。達之陸象山。楊慈湖。近之陳獻章。王守仁。其學皆原於此。則何以使物我俱融。內外兼照。盡己性以盡物性。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所著有困知記三篇。其於性情心意之蘊。學問之原。斤斤芒忽之閒。而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三

龍江書院鐫

皆出於苦思妙契之餘。顧其學不開門授徒。有請益者。則開示之。是以世人競趨王氏學。嘉靖二十三年。行年八十。巡撫都御史張岳上言。欽順懷斥異端。有功聖門。宜隆尊年之典。使縉紳學士。知欽順以正道正覺。見優朝廷。士趨民習。莫不率勵。上使巡撫。巡按及門存問。居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欽順有弟二人。欽德。欽忠。先後舉進士。時號羅氏三鳳。欽德按察使。欽忠都御史。欽順父壽。三子前致酌。父各賜之酒。以欽忠能其官。予二酌。欽德次之。予一。而獨酌欽

順三

魏喬介曰。自孔孟以後。心性之說。不明於天下也。久矣。謂道心爲一心。謂人心爲一心。夫人七尺之身。而果有二心也哉。謂天命之性爲一性。謂氣質之性爲一性。夫人方寸之心。而果有二性也哉。彼此持喙。各爭所長。發難盈廷。白首不決。嗟乎此之不思不辨。而尙何以學問爲也。介生也晚。不及登芻魯之堂。亦不及侍濂洛之側。惟是積年向學。亦嘗有志於此。嘗欲明白剖露。以告天下之人。若但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毛龍江書院鐫

陳其端。勿竟其指。以待學者之自悟。則吾道未必昭昭乎揭日月而行。而異端出而逞其高渺悠謬之說。以誤世也非小矣。是以妄爲發洩。以求正於海內賢人君子。而不自知其言之支離焉。蓋曰。人心者。卽人之所以爲心也。此心最虛最靈。具衆理。應萬事。然不能不託於形質氣血。而此形質氣血者。交物而情生。情生而得失分矣。故曰。惟危。危者。如臨高臨下。站的定則安於泰山。站不定則危如累卵。非謂人心全是私蔽。而與道心爲二也。道心

者。卽心之所以爲道也。此道原本於天。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雖已命之於人。未離乎於穆之不已也。藏於人身之內。其朕兆不易窺。而聲臭無可見。若非默而識之。則天命純一不已之理。終不能知。故曰。惟微。微者。其體寂然不動。其用感而遂通。非謂道心全是虛空。而求於人心之外也。由是精以擇之。無一念之或非。一以存之。無一時之或穫。中之體立矣。中之體立。而中之用以行。凡於天下國家之事。信以執之。而無偏詖之弊。過不及之端。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豈非體天建極。修道立教之統會哉。世之儒者。不患不知道心。患在專以人心爲不善之物。此其所以岐而二之。何不返而驗之吾心。喜怒哀樂之未發。與其已發。道心人心。果係二物。果有二時否。耶。羅子允升。余向未見其所著述。及讀名山藏。至以神言心。以變言情。以合一言理氣。以道心爲性。以人心爲情等語。不禁擊節嘆悅。手舞足蹈。竊以爲好學深思。晰義至精如是。宋人所謂不傳之絕學者。其或在於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毛龍江書院鐫

此耶。陽明之儒。所謂五霸假之。夫豈不談仁義王道哉。而格物之論。牽強附會。不合於聖人博文約禮擇善固執之義。其自言宗旨云。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而又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論。性之本體。原是无善無惡的。荀子性惡。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其亦悖謬之甚矣。白沙老禪衲子耳。碧玉樓中。終日兀坐。已落一偏之習。況其出處之際。多有可議。授官之後。不謝而去。擁騶從。列义槩。揚揚得意。無怪乎嶺海宿學。仕於朝者。不之許也。至於陸象山之高明。楊慈湖之直捷。自朱文公而外。豈易多得。但其立說太高。六經註我。恐開後學空虛浮幻之漸。故執德論道之君子。詳慎而不敢輕許之。非陽明白沙之比也。或曰。聖人惡許以爲直者。道至大矣。於人何所不容。而子鯁鯁以言求勝。是意見之未化也。余曰。否。昔者子與氏於戰國諸子。多所排斥。而朱文公於王仲淹陸象山。皆深惜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余與羅公不約而符。爲後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三 龍江書院鐫

學者慮深遠也。若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張子已自言之矣。又可以置之不論。

顧憲成纂端文集

顧憲成。字叔時。號涇陽。江南無錫人。家於邑之涇里。家貧就讀鄰塾。歸則篝燈自課。多至達旦。書壁間曰。讀得孔書纔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偕弟允成受業於薛方山先生。年二十一。補邑諸生。萬曆丙子舉鄉試。第一年二十有七。居父憂。庚辰舉進士。授戶部主事。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廷蘭。以道義相砥。世號三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三 龍江書院鐫

解元。江陵病。舉朝走禱。公不可。同官代爲署名。亟馳騎去之。壬午。江陵沒。調吏部。孜孜人才。尋以母壽告歸。讀易春秋者三年。丙戌起驗封司。丁亥大計。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因計總憲辛自修。公上疏謂言者與被言者。各當自反。奉旨切責。降桂陽州判官。戊子。轉處州司理。在任專務教化。假差歸。已丑居母憂。辛卯起泉州。壬辰大計。舉公廉靜寡慾。天下司理第一。擢考功主事。時有詔三王並封。倡吏部四司上疏。竟得寢。癸巳。趙高邑南星司計。盡黜諸要人戚屬。公實

相左右。進領選事。每謂吾之觀人。於尼聖得五案焉。近有非刺之狂狷。退無非刺之鄉愿。一也。大受小知。二也。衆好衆惡必察。三也。皆好不如善者之好。皆惡不如善者之惡。四也。觀過知仁。五也。又曰。天下事若相同心方做得。其次閤銓同心亦做得一半。今皆無之。止有巡撫提學。可選擇而使。若盡得人。士習民生。庶幾小補。尋會推冢宰。復推內閣。忤執政意。削籍歸。而允成亦以建言謫。光州判官。歸後積勞成疾。越丙申丁酉。始漸愈。病中體究心性愈微。故劄記始於甲午。涇里在邑東偏遠。近來學僦居遍庵寺。戊戌會吳中同志于二泉之上。與管東溟辨無善無惡。東溟之說三教一貫。而實主佛學。公謂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七佛偈了然矣。故取要提綱。力剖四字。又以辯四字於告子易。辯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而佛氏之見性微也。辯四字於佛氏易。辯四字於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吾儒則陰壞實教也。其言曰。自古聖人教人爲善去惡而已。爲善爲其固有也。去惡去其本無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甲

龍江書院鐫

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爲善去惡乎。然既曰無善無惡矣。又曰爲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自不得不忽下一語也。於時同志北直趙公南星。江右鄒公元標。關中馮公從吾輩。俱以正學相屬。同郡則錢公一本。薛公敷政。敷教兄弟。而同邑高公攀龍。與公第允成。尤朝夕切磋云。錫故有東林書院。宋楊龜山樓址。關濬洛之學。後廢爲僧舍。邑邵文莊公寶圖修復之。不牙。公偕高公及葉茂才。陳幼學劉元珍。安希范諸人。聞於當路。葺道南祠。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甲

龍江書院鐫

之狀曰。先生之學性學也。達宗孔聖。不參二氏。近契元公。確遵洛閩。嘗曰。語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工夫。只是小心二字。又曰。心不踰知。孔之小心也。心不違仁。顏之小心也。此其學之大旨矣。又曰。周元公之於道至矣。所以爲之推行其道。使得呂於當時者。程伯子也。所以爲之推行其道。使得傳於後世者。朱晦翁也。元公藏諸用。其源深。兩先生顯諸仁。其流遠。又曰。二程與橫渠康節。一時鼎興。氣求聲應。此吾道將隆之兆也。微元公孰爲之開厥始。流傳最久。分裂失真。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聖 龍江書院鐫

有禪而儒。有霸而儒。有史而儒。此吾道將渙之兆也。微晦翁孰爲之持厥終。元公之功。不在孟子下。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高攀龍曰。先生自甲午以來。見理愈微。見事愈卓。充養愈粹。應物愈密。從善如流。徙義如勢。殆幾於無我矣。泰昌初。贈太常寺卿。擬從祀文廟。不果行。未幾。瑞禍作。目公爲黨魁。追奪封誥。崇禎初。廷臣交章請卹。加贈吏部右侍郎。謚曰端文。所著藏稿。御記行於世。

高新鄭一案。仕路之人皆不平之。而其餘舉動乖謬者多。奪情一事。吉水鄒元標出疏攻擊。高邑趙夢白先生與無錫顧涇陽先生暨南樂之魏懋權兄弟。漳浦劉廷蘭等。實有聲氣水乳之同。嗣在銓曹。因推舉閣部不合於政府。而水火之隙。開迨投閒家居。乃以講學爲事。而天下由此有東林之口矣。瑞禍既作。楊左殞命。白馬清流之禍。克慘同轍。觀往事至此。未嘗不爲之太息也。夫黨綱之禍作。而漢以亡。然李固杜喬諸人。不可不謂之君子也。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聖 龍江書院鐫

道學之禁興。而宋以敝。然朱晦翁蔡元定諸人。不可不謂之賢者也。昔者宋之過山。亦嘗講學於東林矣。不聞其有門戶之目。涇陽先生初亦爲明理。闢邪計耳。豈料後之攻伐君子者。借以爲口實哉。此世道之不幸。非諸君子之過也。至其講學。闡明性善氣質之說。深辨無善無惡之理。雖其議論亦時有出入之疵。然認的性字明白。如剗內所言之性相近。對遠字而言。孔孟之旨。同歸於道性善。別氣質於性則性明。潤氣質於性則性晦。性太極也。諸

于百家非不各有所得而皆陷於一偏可以破從來之惑非有絕人之聰明慎思明辨之極者不能及於此也嗟乎自孟子以後性之不明也久矣宋儒雖以氣質之說參之而晦翁伊川其註解性相近惟上智下愚章已自不同愚嘗告學者以人性皆善自古及今自聖及凡實無二理氣質清濁厚薄雖有不同然亦非惡也故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二語最說的是但氣質則云氣質不必云氣質之性耳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圖 龍江書院鐫

之罪也才者氣之用人自不善用之於氣質何尤韓昌黎云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性善之說斷宜確遵孟子而紛紛告子之唾餘後世學者當視爲淫聲美色蕪穢不潔之類盡掃而空之若是而人皆可以爲堯舜直登孔孟之堂直參精一之秘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成位乎其中耳不然二三其說以疑惑天下後世之耳目不特有負於聖賢諄諄切切教誨之苦心而於天之所以與我者若離若合乍得乍失其所虧負者多矣可不

於此求知求覺而乃悠悠泛泛無所聞而死乎余向爲是論今誌於此以質諸海內學人有志於見知聞知者

高攀龍 慕高子遺書

高攀龍字存之別號景逸江南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行人建言謫揭陽尉久之用薦起光祿丞旋貳太常大理晉太僕卿由刑部左侍郎擢左都御史瑞禍作死之崇禎初追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憲按萬曆中海內正人君子以高邑趙忠毅無錫顧端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聖 龍江書院鐫

文兩公爲領袖公之成進士也實出忠毅之門其闢牘評云此卷是知學者當相之驪黃牝牡之外公爲人齋莊閑靜不苟言笑年二十一壬午舉於鄉讀大學或問見朱子言入道之要莫如敬遂一意整齊嚴肅持心方寸間久之見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悟渾身是心不特方寸蓋志學時卽以程朱爲的矣廷試後丁嗣父艱歸謝人事讀禮讀易三年閑撥行人適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欲改易傳註獻所著書求頒行天下公因上崇正學圖異

端一疏得旨。程朱正學。崇尚已久。豈容輕議。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尋疏論大本大機。欲人主操心講學。疏極剴切。趙公毅時在吏曹。因得以所學相證。深味薛文清粹言。至一字不可輕予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惕然有當于心。作日省錄。又輯崇正編。夜間至平旦。氣清。即擁衾危坐。一日坐久。精思開邪存誠句。覺當下無邪。渾然是誠。公初字雲從。至是始改存之。奉使金陵。鄒南皋謂存之是海內有數人物。公益以身下人。嘗云。吾沈雅不若顧涇凡。勇勵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聖 龍江書院鐫

不若張文石。直截緊嚴。不若薛元臺。逢樸齋。還謁毘陵錢啓新。姑蘇王少湖。錢曰。孔門聖脉。凡事只求天知。王曰。士君子須立得大節。居鄉勿爲鄉愿。居官勿爲鄙夫。公時時服膺此語。癸巳抵京。以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侵閹臣。降揭陽縣典史。甲午。赴謫所。三閱月。歸過漳州。謁李見羅。李謂修身則心意知物各止其所。格致誠正。不過缺漏處照管。公謂大學格致。卽中庸明善。是初學吃緊第一義。學者須辨志定業。世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以爲自欺之本。然後

爲善去惡。意誠心正身修。善所以純粹而精。止所以敦厚而固也。條目次第。自有先後。不宜籠桶說過。其格遵程朱如此。丙申。連君本生父母喪。戊戌。作水居於湖濱。作靜坐說。復七規程。大意以見性爲主。收歛身心。以主於一。會蘇常諸友于二泉。辨管東溟無善無惡之非。甲辰。東林書院成。本宋楊龜山講學故址。顧端文首倡修役。先生序其學約曰。古之君子。其出也以行道。其處以求志。未有飽食而無所事事者。夫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聖 龍江書院鐫

則出自然。與憂俱生。與憂俱死矣。學也者。去其欲以復其性也。必有事以復於無事也。無事則樂。樂則生。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而浩然于天地之間。夫人卽至愚。未有舍其可樂而就其可愛。然徐而究其實。卒未有不就其所愛而舍其所樂者。嗚乎。其亦弗思耳矣。辛酉。天啓改元。起光祿丞。同官趙忠毅進太常少卿。鄒南皋掌院事。福清葉相國再召宅首揆。公自癸巳去國。幾三十年。至是人部。次年陞少卿。裁諸無名費。內璫相戒勿橫索。會孫宗伯上紅丸疏。公讀之歎

曰。此一部春秋也。因主其說。不稍顧忌。羣小爭欲中傷之。未幾轉太常少卿。疏言明理以明心。明心以出治。極辨忠孝。歸罪方鄭。奉旨切責。福清相力持之。得罰俸。已轉大理少卿。進太僕卿。適鄉官旱。福清之門人馮少墟。建首善書院於京師。給事朱童蒙。騰疏顯譏。鄒馮皆辭位去。公亦疏辭。講學何罪。顧容法紀之臣。集學何名。發自聖明之世。疏再上。福清相勉留。護持益力。無何奉差歸。舟中著周易孔義。謂五經註於後儒。易註於孔子。說易者明孔子之言。而易明矣。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吳

龍江書院講

每自言一生用心。此書與朱子節要。尤精力所注也。居數月。卽家拜刑部左侍郎。辭不允。乃與門人華水部同舟北上。至謂當事曰。今日內閣法用和緩。外廷法用正直。二者不相疑而相成。始有濟。當是時趙忠毅爲太宰。值總憲員缺。推公。公居恒謂此衙門得人。可以救世。以師生不應分掌部院。辭復不允。入臺中。嚴禁約。疏請責成撫按司道。下迨府州縣以安民生。條例五十餘款。縣榜通衢。禁絕餽送。糾一極貪御史崔呈秀。風規肅然。羣小滋不能容。盡逐衆正。趙忠毅

行戍。而公亦削奪歸矣。逾年。毀天下書院。東林遂爲瓦礫。公屏跡湖上。玩易不輟。聞繆西溪。周來玉。被逮。自度不免。先一日肅衣冠拜道南祠。至晚看花聚酌。如常時。夜半整衣起。從容入書室。作字二紙。鐫篋中。召子孫曰。明日以字付官旗。卽命暫退。移時趨赴池。水是爲天啓丙寅三月十七日。平立水面。衣履儼然。公之整齊嚴肅。蓋始終如一云。發篋中書。一遺表。言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從屈平。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其一言一生學問。至此亦少得力。心如太虛。本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聖

生死質明。而官旗果至。崇禎初。贈謚祭廕。稱爲孤遠學。秉節正終。論者謂公之學。以敬律身。以靜窺妙。窮理則好惡自誠。見性則妖壽不二。退藏於密。而顯仁於造次顛沛。此其所以爲公與。公每命學者先讀小學近思錄等書。遺書刻於嘉善陳龍正。

秦鏞曰。昔者周子有通書太極。張子有正蒙西銘。二程有全書易傳。朱子以十四條例分之。而四先生之書。渙然若出於一。而不可復離。朱子之書。有文集。有語類。皆至百卷。學者茫乎浩乎。不得其津。

涯。先師高子以近思錄節之。於是五先生之書。渾然若出於一。而不可復離。先師高子之書。有已刻有未刻。其已刻者。莫要於就正錄。而大金未覩。莫備於遺書。而體裁不一。於是學憲彙旃氏以朱子節要條例編之。而六先生之書。又渙然若出於一。而不可復離。若夫朱興以來。諸儒輩出。而朱子集其成。明興以來。諸儒亦輩出。而高子集其成。則夫兩先生之節要。其尤爲珠連璧合者與。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五

華允誼曰。先生之學。以復性爲宗。主靜居敬爲

靜。坐說示復性之要。未發說示見性之訣。未發乎天理之自然。性卽天也。純公體認天理。文公窮至事物之變。先生兼詣之。忠君可泣鬼神。信友不渝金石。先生謂孟子七篇。句句是格物。讀先生疏揭及海內諸交往復書問。其事事格物。字字格物矣。

魏晉介曰。高存之先生。天姿清虛。不染嗜欲。而學力有以濟之。觀其一生涵養。在於主靜。主靜非求寂也。以觀吾性之未發耳。用力在於格物。格物非

多識也。以明吾性之本善耳。而其教人先讀小學近思錄。其言曰。刪述六經者孔子也。傳註六經者朱子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孔子之學。惟朱子得其宗。傳之萬世而無弊。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又曰。中庸二字。乃千聖傳心之妙。堯舜禹湯只此中字。至孔子添一庸字。中字始有著落。中不庸則中落於懸虛。庸不中則庸落於迹象。又曰。學必由格物而入。有物有則。則者至善也。窮至事物之理。窮至於至善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五

龍江書院鐫

處也。觀此則先生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而無近日學者之失。可知矣。先生編朱子節要。而五先生之書。合而爲一。高彙旃復編高子節要。而六先生之書。合而爲一。先生之方軌文清。而紹繼朱子無疑也。至於立朝丰采。自行人以至總憲。忠君愛國。始終如一。執持風紀。銳意澄清。卒爲貪婪之徒。反噬講陷。甘披止水。不受罵辱。屈靈均憔悴汨羅。楊伯起慷慨夕陽。千古同悲。而或者謂其有殺身成仁之勇。無明哲保身之智。不知時事至丙寅丁卯。天

地聯冥與伊川之貶澹州元定之竄道州更自不
同從容就義生平學力靜定正見於此先生曰學
者人之性也心如太虛本無生死非閒道而有真
知能如是與學者於遺書節要詳玩深思之可也

聖學知統翼錄卷下終

聖學知統翼錄

卷下

五

清江書院藏

聖學知統翼錄二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魏裔介撰裔介既作知統錄復作此錄以翼之
自序謂以之羽翼聖道鼓吹六經亦猶淮泗之歸
於江海龜兔之儕於岱宗也凡錄伯夷柳下惠董
仲舒韓愈胡瑗邵雍楊時胡安國羅從彥李侗呂
祖謙真德秀趙俊金履祥劉因曹端胡居仁羅倫
蔡清羅欽順顧憲成高攀龍二十二人其去取之
故亦莫得而詳焉

希賢錄五卷

〔清〕朱顯祖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二年天

瑞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希賢錄五
卷》提要

序

古道云遙儒風鮮振卑者競趨
榮利高者紛尚辭華心性之業
不傳學問之途誰講予銜

天子命視學江南惟一以敦本務

許序一

實紹法聖賢爲教蓋以士先道
德而後文藝所以正人心敦實
行也于是博徵文獻購訪遺書
凡有潛心理學卓爾不羣之彥
其著述足以羽翼經傳闡揚先

聖先賢者莫不旁搜廣攬惟恐有遺乃按郡至揚州得知有雪鴻朱子專精理窟毫而猶勤著作皆羽翼經傳闡揚先聖先賢之業而希賢錄一編則上下古

許序二

今取千百年賢喆之芳言懿行裒輯成書若醫師之撫拾羣方而寒熱溫涼之各具其法若大匠之指揮繩墨而方圓平直之各儲其則述而不作以爲後學

津梁其覺世之心良亦殫矣夫天下風氣不齊人之秀良各異今得是編聚千百年之賢智于一堂高明之士希其柔克沉潛之士希其剛克惟務實踐以躬

許序三

行勿獵浮名而欺世此正孟氏子所謂尚友古人而吾之正人心敦實行之志端在乎此若夫學者之患莫大于窮高騖遠好爲苟難不知舍下學而言上達

雖孔子不能況其下者乎雪鴻
子教人不躡聖而希賢譬升高
而自下有以也且夫學有淺深
道無二致高遠卽在卑邇之中
聖天不外賢人之理學者誠卽

許序四

是以自勉不徒視爲紙上之空
文則循循漸進此一錄也其裨
益于人詎止淺近云乎哉雪鴻
子既有得于先賢其子天綺能
讀父書而世其學予遜士中摸

索得之淡相期許倘力行不倦
則予之所厚望者又寧獨在工
文辭獲榮利而已耶天綺其勉
旃 皆

康熙三十二年七月旣望督學

許序五

使者東海許汝霖題



序

人有恒言希聖固難而希賢亦不易也若江都隱君子朱子雪鴻所集希賢錄一編其卽紫陽教人以近思錄之家法乎慨自道脉浸晦學術岐分周張二程之傳不著後世卽有穎異

崔序一

之士往往浮光掠影耽心冥悟謂卽知卽行以賢希聖之道在是矣而不知所謂近思反求力行諸身之要不存焉所以寡成德而鮮真儒成僞俗而多邪辟也余有感於斯每持此說以示人非真有希賢之志者未易究

竟斯旨及來守揚州選才課士得朱子名湮者學術獨見根柢卽所從來知其尊人朱子雪鴻沉潛理學著述殆數十種希賢錄其一也余得觀其書俯而讀仰而思作而歎曰昔紫陽之學與紫陽誨人不倦之旨鮮有抉

崔序二

其奧者是書一出不啻晦暝之日月江河之舟楫學者可以悅諸心研諸慮暢於四支而發於事業紫陽之學與紫陽誨人之旨信在斯矣夫紫陽接周張二程務躬行實踐不徒尚乎空虛冥悟今朱子雪鴻紹紫陽家法

尚友千古多識前言往行纂輯成書
所以端士學正人心而防其浮僞邪
辟者其心更切於予之所感世之學
者能卽是編篤信力行而實體之于
子臣弟友一切動靜云爲之際以欽
承往哲而不謬于紫陽則於朱子雪

崔序三

鴻覺世之心可以無憾而予亦幸附
同志焉將見由勉以幾安由下以達
上希聖希天且不難寧止希賢云爾
哉 肯

康熙三十年七月朔日平山崔畢蓮
生氏拜題於兩淮公署



希賢錄自敘

嘗讀周子書有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若是平等
級之分不可越哉今之爲士者求精於舉業卽莫不
人人言聖人人言天矣此有得於吾心而形之口者
乎抑文則過人而行或猶本也大聖與天道其詳皆
見於經書始學之子卽已受讀稍長輒著爲文章秀
者既進於膠庠尤者更登于鄉會當其策時務而及
聖學卽莫不娓娓言之迨由制義而驗其生平又每
有未敢自信者弟此亦吾儒通思未可刻以繩人惟
友卽周子之言士而思所謂希賢之旨則由周而來
孔孟以後名賢碩士代有其人果能取其中之一二
真信真好必踐必行卽不敢妄意聖天亦自覺賢關
不遠余也生而闇昧早受父師教從事於學循循而
至壯年歛華就實一意以求聖賢之道由是備考羣
賢博求濩察殆三十年始覺有見於吾儒之正業因
念今日之士類能言聖言天獨于賢之一途未免舍
近求遠不知聖與天道尚云不可得聞而賢者所爲
止自切實有據所當奉之爲嚴師遵之爲楷範大端

既已具備一行不可或愆至于卽事以究其心山下而達乎上卽此入聖卽此合天固非有等級之劃然然而周子之言亦正恐後世之士好語虛高謂有頓悟一門可以直趨而上及按之實事反未易以厭服人心故必欲其循序漸進耳余用是專輯其入生平之行事願與有志者據其實而加勵以希之其必首入聖門諸賢者正以大聖人本身設教所以造就羣賢者初未嘗樂以聖與天道一一而驟諸人以高遠也

希賢錄 自敘

嘉熙甲子年七月朔日江都後學朱顯祖自敘

希賢錄總目

卷之一

聖門諸賢

卷之二

周末至唐諸賢

卷之三

宋代諸賢

卷之四

宋至元諸賢

希賢錄 總目

卷之五

明代諸賢

聖門諸賢總說

孔子年二十二始教於闕里顏路之徒受學焉三十
四時孟懿子與其弟南宮敬叔師事孔子孔子將觀
禮於周敬叔言於魯君與以兩馬一乘車一豎子孔
子與敬叔適周歷郊廟之所考明堂之制察朝廟之
度問禮於老子訪樂於萇弘反魯道彌尊而弟子益
進定公之初孔子不仕修詩書禮樂以教士而以求
仁爲指隨宜答問因材而篤至七十時著作成弟子
蓋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得孔子之傳者推
顏曾二子顏子早逝無所傳曾子一傳得子思再傳
得子思與顏曾並稱大賢而冉閔以下所造不同皆
有實行可希余嘗謂天降下民作之君師所以治而
教之者皆上帝之心所在其權本出於一也自帝王
之後五霸迭興假仁義以濟其私是以治教之權不
復能一孔子生而刪述六經垂訓萬世成就羣賢足
以備朝廷經文緯武之用而時未有邦家之責是以
治平之業不彰然而一時之賢至今皆可想見學者
誠取其人而希之天則可以經綸天下輔相朝廷次

希賢錄 諸賢總說

八

亦可以分理方州恩施黎庶仰或身無所遇抱道窮
居亦足以仰無所愧俯無所忤大矣哉孔子之爲師
其治教之權上接帝王而不易也洙泗一堂洵擅千
古之極盛也哉

希賢錄 諸賢總說

九

歷代名賢總說

自孔子志在春秋以其說口授子夏其與孔子同志者惟左丘明雖未聞在弟子之列而孔子與之同恥其賢可知矣孔孟以後遭秦滅儒人心晦昧鮮或知道至漢安國出而復得藏書紹明正學董子起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又得羣儒爲之著明功著甚偉魏晉隋唐學者有數王仲淹著書授徒不就辟薦卓有可觀而以佛爲聖人昌黎在唐讀書考道所得最深至其立朝抗直尤著觀原道師說等篇固實有得于

希賢錄 名賢總說

七

希賢錄目錄卷之一

聖門諸賢

凡四書已載及旁有所見者輯之其他無可見者不敢妄載惟於後說中間有所附以見不敢盡略之意而曾子子夏孟子之門人亦各略採附後

顏子

曾子

子思子

希賢錄 目錄

十一

孟子

閔子騫

宰子弓

仲子路

有子若

漆雕子開

原子思

樊子遲

向子牛

冉子伯牛

端木子貢

言子游

顓孫子張

公西子華

宓子賤

高子羔

冉子仲弓

冉子有

卜子夏

曾子皙

南宮子容

澹臺子羽

陳子禽

布賢錄目錄卷之二

周末至唐諸賢

孔孟之後歷秦漢唐史傳名賢不可勝述余
惟取其關於學者輯之蓋為其切已非徒多
識也

左丘明 公羊高 穀梁赤

孔安國 孔僖

董廣川 申公 轅固生 韓嬰

毛萇 伏勝 高唐生 后蒼

布賢錄目錄

十三

夏侯勝 杜子春 劉昆 包咸

鄭康成 鄭興 盧植 范宣

范甯 平桓 徐苗 樂遷

劉士元 褚宏度 元行冲 歸崇敬

韓昌黎

希賢錄目錄卷之三

宋代諸賢

宋儒千古稱盛而四姓五賢居首今以聖門
顏曾思孟為例即以周程張朱先之程朱門
人並載於後以見希賢得力之效至余所附
語此卷獨多蓋以佩讀更人不覺其言之繁
也

周子

二程子

希賢錄目錄

十三

門人謝顯道 游定夫 楊中立 呂與叔

尹彥明 張思叔 劉質夫 李端伯

譙天授

張子

朱子

門人蔡季通父子 黃勉齋 營微子

張元德 陳安卿 李公晦 黃商伯

廖子晦 葉知道 輔漢卿

希賢錄目錄卷之四

宋元諸賢

宋時名儒輩出已將周程張朱與程朱及門
輯爲前卷而其先後諸賢與元儒之傑出者
則總輯於此以見心理之同不以地之南北
分代之先後異云

邵子 司馬溫公 張南軒 呂東萊

孫宗古 范文正公 胡安定公 羅仲素

李延平 胡安國父子 真西山 魏了翁

希賢錄目錄

十四

希賢錄目錄卷之五

明代諸賢

有明之賢後先照耀有與宋同其盛直接孔
聖之緒而可媲美顏曾者余也何能窺較惟
取洪永以來士林共服者錄之乃必先列薛
曹丘胡四先生者蓋亦竊取宋儒周程張朱
之意而此外乃以時敘焉

薛文清 曹月川 胡敬齋 丘瓊山

朱備萬 方正學 李時勉 陳敬宗

希賢錄目錄

五

吳敏德 魏仲房 蔡虛齋 周廷芳

劉崇觀 楊惟新 陳士賢 吳康齋

陳剌夫 羅彛正 章楓山 邵二泉

楊方震 王子衡 何廷秀 羅整菴

崔子鍾 魯振之 魏子才 馬伯循

張維喬 何粹夫 呂仲木 張常甫

黃伯固 舒國裳 方松崖 熊悅之

唐荆川 蔡伯瞻 鄭中孚 鄧汝極

顧涇陽 馮少墟 鄒南阜 高景逸 金正希

江都後學朱顯祖雪鴻輯

男溪

孫彬較訂

姪涵

姪孫柯重訂

顏子

顏子明睿沉潛有聖人之資顏路之子也甫成童即從游於孔子潛心受業夫子嘗謂自吾有回而門人益親

師弟之誼原同父子孔子二十時顏路之徒已受學及門之士日盛矣乃自有回而門人益親豈非

希賢錄 卷之一

十

以其英年篤學能深信孔子而得其真孔子以身教而回即以心學其親切之意有以鼓動及門之衆哉

顏子安貧自樂夫子問其胡不仕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供饘粥郭內之圃十畝足以爲絲麻最富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于夫子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善之

自古之田制廢而士已無田不獲養于太學此治生爲急魯齋之言誠當也乃後世之有田者又欲

取多而用弘則正念既分自然利祿是務而知足者少矣回惟其知足故能一心學孔子其曰習所聞于夫子者蓋請事于克復竭才于博約之類由是三月不違而所見卓爾可仕則爲邦而成輔相之猷不則陋巷而享簞瓢之樂也孔子之善之自不僅吾斯未信之悅矣

孔子嘗謂回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得祿真於持身

希賢錄 卷之一

二

強於行義子路亦能之即弱於受諫亦非聞過則改一轍
喜者所難也惟真於持身則非大賢未易能此會子以傳不習省身蓋即顏子習所聞于夫子之習而合三者日省之是即顏子之真也聖門顏曾誠哉一轍

孔子嘗問由曰知者若何仁者若何由對曰知者使人知已仁者使人愛已次問賜賜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又問回回則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

古之學者爲已夫子明訓之矣自知自愛最得其意而知人愛人亦孔子之已言者惟使人即已愛

已則其言不見親切知德者鮮夫子所以重爲山
警乎

孔子遊于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孔子令言志子路
曰奮長戟盡三軍獲地千里寒旗獻馘由能之子曰
勇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推論利害陳說其
間釋二國之患賜能之子曰辨哉顏子曰回聞堯舜
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回願得明主而輔相
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
鉞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于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悲

希賢錄 卷之一

三

千年無戰鬪之患夫子曰美哉德乎不傷財不害民
不繁辭顏氏之子有之矣

孔子在陳蔡之間楚王使人來聘陳蔡大夫相與謀
殺之而聞之至于糧絕孔子講而絃歌不衰子路慍
色曰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夫子曰
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
有王子比干賢不肖者才也遇不過者時也死生者
命也君子博學淡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子
貢入見曰夫子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

焉夫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
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
爲容今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及顏回
入見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
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是吾
醜也道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
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使子貢至楚楚王
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希賢錄 卷之一

四

顏子已有三代盛王氣象宜其處患難時所見亦
進而上也言如其人豈不益信

定公問於顏子曰子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
善矣其馬將佚公不悅三日而校人來謁曰畢之馬
佚公趣召顏子問何以知之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
使民不窮其民力造父使馬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
佚民造父無佚馬今畢之御升車執轡御體正矣步
驟馳驅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
已是以知之臣聞鳥窮則喙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鳥

窮則佚自古迄今未有窮其下而無危者也公悅以告孔子孔子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以御馬比馭民固理之顯而易見者夫子以爲不足多則所以爲顏子者更可想見矣

仲孫何忌問於顏子曰一言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對曰一言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有益於仁莫如恕叔孫武叔多稱人過而評論之顏子曰吾聞諸夫子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

希賢錄 卷之一

五

恕之於仁猶易體會若豫則中庸所謂誠身者而不明善則不誠以豫益智其爲智也乃所謂先覺者哉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設教也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夫子言其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漢高帝典過闕里以大牢祀孔子顏淵爲配唐贈兗國公元贈復聖公明嘉靖中中改稱復

聖顏子子孫世襲博士

天以太和元氣流行於四時而化工成孔子以太和元氣體備於一身而聖德至故其造就群賢也作止語默無非教而得之者惟顏子正猶天之於人也風雨露雷無非教而體之者惟聖人非孔子不能得天之全非顏子未易以幾聖人之奧惟其迥早早無多著見故未能如曾子之有大學子思之有中庸孟子之有七篇彰彰與孔子之論語並著然觀其聞爲仁之目而請事不疑且從博文約

希賢錄 卷之一

六

禮之教而卓爾有見此是何等用工後人但見其天賦既純聲光不露又因莊列等書內言其心齋坐忘墮肢體黜聰明等語遂疑其爲空寂一路不知夫子之所以教與顏子之所爲學者無非躬行力踐之事其去孔子僅云一間則以其年少未到入化之時耳觀其自歎欲從末由而孔子之惜之亦曰未見其止則顏子之爲顏子豈不昭然可見使天更假之以年則孔子之下學上達從心不踰者不且同一轍也哉

曾子

曾子資稟篤實天性至孝嘗山薪于野有客至其家毋惶遽無以爲供因以手自搯臂曾子卽心動棄薪而馳至又耕泰山下嘗雨雪旬日阻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之歌又嘗芸瓜誤斷其根曾皙怒擊之仆地有頃始蘇蹙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乃鼓瑟而歌欲父聽之而知其平也孔子以大杖則走之義曉之謂委身以待暴怒殺身以陷父不義爲不孝之大者曾子乃謝過初以父命從孔子於楚每見必問安親之道忽一日心動歸問其母母曰思子嘗指爾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

希賢錄

卷之一

七

人心具有一誠可以格天感神况乎子之於親本乎一體故其感通尤甚曾子之於親每毋心動固其至誠其後齊有宗元卿者早孤祖母鞠之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久之遂爲常鄉里號宗曾子焉可見恒人之與大賢原無二樣只怕誠有未至耳

曾子嘗往鄭有里名勝母卒不入而還蓋惡其名也

里名勝母猶且不入况人自以爲是而欲求勝於其父母乎余生平所見有出於此者真大賢之所痛絕矣

曾子五十時齊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曾子皆不就嘗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也又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惟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沒之後南游於

希賢錄

卷之二

八

楚尊官百乘猶北面而涕泣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信其志而約其親非孝也

曾子曰孝子之養親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終身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况于人乎又曰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匿父母旣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生前旣樂其心不違其志矣至于沒後猶必求仁

者之粟以祭此是何等用心若只以酒肉之請與爲養志尚恐只是養志之一事

曾子居衛縵袍無表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襟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蹠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貧字是極好境界可以清心而味道彼耽財者不安貧貧自望而去之矣何待作賦以逐之

曾子嘗言吾學孔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見人之善若已有之聞善必

希賢錄

卷之一

九

躬行然後導之學此三言而未行是以自知其終不及也

如此學聖人纔見賢之希聖處直是真實體驗一毫不敢自欺安得不爲大賢

曾子嘗曰君子有三言可貴而佩之一曰無內疎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問何謂曾子曰內疎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

又曰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小愈禍生于懈惰孝衰于

喪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三言四失世情類然人皆習而不察不經大賢提出何由得醒夢夢吾願學者三復

弟子問於曾子曰士何如則可謂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則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耻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智不足是以惑闇終其世是謂窮民也

說盡弟子通病當揭之于座右以爲避窮求達之法

希賢錄

卷之一

十

曾子曰先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爲其近於聖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教長爲其近於兄慈幼爲其近於弟也

五者之貴治之大綱具舉矣然尤不若孝治天下之一語爲約而該也觀其語公明儀之言可見

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而請出曰寇罷且復來無使人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厚矣今者魯攻我而先生去我安能守先生舍也會子不答而出及魯攻鄆數鄆君十罪而曾子所諍者九焉既而魯

師罷鄴君復修曾子舍而迎之

此事與居武城時相類鄴君十事所誦者九而君初不聽則曾子之欲去久矣鄴君因魯之數而迎之抑何不用之于早也大賢之益于人國如此豈庸庸者所能知

曾子嘗以晏子爲知禮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造車一乘及暮而反是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先王制禮本乎大中故和而可以通行若世俗之

希賢錄 卷之一

士

所謂禮則似是而實非矣曾子謂儉則示之以禮焉得奢而托於禮哉程子之於禮每有以義起之說可見禮必有義然後可行也

曾子曰君子人是國也言信乎人則留可也忠信行乎群臣則仕可也澤加乎百姓則安可也孔子謂參之言善安身矣

魯君致邑於曾子曾子固辭使者曰先生非有求於人人自致之胡爲不受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我豈能勿畏

乎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矣

君子之出處只要當乎義非義卽非道不可以自處矣曾子之言善安身而全其節夫子所以並贊之

曾子又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而其莊足以明禮孔子謂爲知禮令二子識之

吾人以身涉世其事甚難故但欲交歡歡未得而

希賢錄 卷之一

三

禮先失矣惟審之于莊與狎之間則雖謹而不爲虐武公睿聖見稱于耄老之年其有得于此也乎曾子之事後毋也以蒸梨不熟之故出其妻自後終不娶人問其故曾子曰華元善人也

蒸梨細失豈有遽出其妻之理此固大賢用意忠厚處至于善人一語則其知子之明亦有不同于俗者

曾子嘗謂曾元曰飛鳥以山爲卑而曾巢具一魚盤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及其得之也必以餌君子能

無以利害義則耻辱無從生矣

曾子家故貧無以遺其子而惟戒之以餌不貪之
為寶大矣

孔子嘗言參中乎四德謂其孝弟忠信也子貢謂滿
而不盈實而若虛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其貌恭其
德敦其於人也無所不信其交大人也常浩浩是曾
參之行也

曾子每見夫子凡王朝家國之禮經權常變之宜靡
不反覆窮詰具在禮記曾子問篇

希賢錄 卷之一

三

原憲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
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以
為不然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古之人胡為而
死其親乎

人惟不忍死其親故凡事必以生時視之若親沒
而遽以死待則又何取乎無用之器也

曾子七十時衛人吳起來從學母死不歸曾子惡其
人而與之絕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觀其所著兵畧全非大易用

鍾貞正之道曾子之絕之其見之也淡矣

子張門人公明儀甚尊其師子張卒後乃事曾子曾
子嘗言孝有三大孝尊親其父弗辱其下能養儀嘗
以曾子為孝曾子曰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
意承志諭父母于道參直養者也惡得為孝乎又曰
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是
故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
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
戕及於親敢不敬乎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稱願曰

希賢錄 卷之一

古

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
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
不貽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
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
也樂自順此生則自反此作

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也事母至孝及母死五日不食
曰吾傷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嘗下
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其故子春
曰吾聞諸曾子曾子問之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

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
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尺而忘孝吾忘孝
道是以愛也人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
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始也一出言不
敢忘父母是以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身不辱
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公明宣學于曾子三年曾子謂其不學宣對曰宣見
夫子居家庭親在此聲未嘗至犬馬應賓客恭儉而
不懈居大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悅此三者學之而

希賢錄 卷之一

七

未能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

大學之人教人亦止此一意觀其於吳起則以其
忘母而絕之其教公明儀與樂正子春也則言言
痛切而子春以傷足久久懷憂公明宣三年學會
子亦首以其親在之細事爲未能蓋皆能體會子
之身教者矣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牀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
子隅坐而執燭童子以簀之華而脫大大之簀爲言
蓋季孫之所賜也會子聞其語命遽易之曾元以其

病革也請至旦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
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
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元贈宗聖公明改宗聖曾
子世襲博士

聖道莫大於仁聖德無加於孝曾子仁爲已任而
孝以養親其兢兢守身也一言一動皆不忍忘親
故得親受大學孝經於夫子而體之既久卒唯一
貫之傳也或疑喟然一歎猶謂欲從末由一貫之
唯則云忠恕而已兩大賢見地似微有未同不知

希賢錄 卷之一

七

顏子于聖人之道蓋已庶幾惜其年不永則有一
問未達之憾曾子於聖人之學則躬行力踐故其
候既到而直應無疑一傳之子思而中相致再傳
至孟子而仁義居由皆曾子之教之所至也顏子
未有傳人後人遂疑其得之冥悟而爲禪學借曰
曾不思其請事于四勿竭才於文禮與曾子之三
省吾身隨事精察者初無有二也顏子既不幸而
早歿不有曾子誰傳聖人之學于不絕也哉

子思子

孔子年六十九始生孫伋而伯魚旋卒故字以子思
數歲孔子沒七十子散游諸侯問大者爲師傅卿相
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子思獨師事曾子宗
聖祖之學先是子思逮事夫子夫子閒居而歎子思
再拜請問夫子曰孺子安知吾志也子思對曰伋聞
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伋每思之大恐
而弗解也夫子欣然而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
業其克昌乎

當數歲之時而輒恐廢其世業立聖祖之無憂也

希賢錄 卷之一

七

堯舜不能得之於其子孔子獨能得之於其孫天
之眷德真萬世所未有者

子思年十六適宋大夫樂朔與之言曰尚書虞夏
數篇善也下此以迄泰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
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
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簡易爲上
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道爲知者傳
苟非其人道不貴矣朔不悅以爲辱已其徒遂請聞
之宋君聞而馳救乃得免

樂朔之言未嘗不是而子思之語所見既高英氣
又露蓋其年方少早見揀使者荅友士之樂矣朔
心不虛焉知悅服若非宋君馳救誰爲解此聞者
乃其所以得此于宋君者或以聖祖固宋後與而
其原弁承舜命敬敷五教明倫之功實體天命必
有護此一脉闢性道於不絕者後人無此根器而
輕言主張大道矜心勝氣欲以凌人何如虛受之
爲得也乎

希賢錄 卷之一

八

子思居貧友有餽之粟者受三車焉或獻樽酒束脯
辭之弗受或曰是辭少而取多也子思曰伋不幸而
至且至將恐絕先人之祀受粟爲周乏也酒脯則所
以當其方之於食而乃爲飲宴吾度義而行也

子思上魯適衛曾子謂之曰昔吾從夫子遊諸侯夫
子奉嘗失禮而猶其道不行今觀子有傲世主之心
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易各有宜也當吾先君
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猶若一體欲行其道
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
招英雄以自輔翼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伋于此時不

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乃各時也

在衛貧甚緼袍無表二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恐其不受也因謂之曰吾假于人而忘之今以與人也如棄子思辭焉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彼問妾以與人不如委于溝壑今彼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也乃返于魯教授其徒數百人中祥會申時皆問業

魏之辭受必度義而行游于諸侯更審時勢至不

希賢錄 卷之一

九

能行其道則一裘不受皆以高潔自處不肖稍貶以狗俗也以此品行而授徒乃可砥礪頹風爲人

宗傳

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淡有思而莫之得也于學則寧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視焉是故雖有本性加之以學則無惑

本性固有自然之明必加之學乃無惑只此二語可以息後儒分岐之見矣

又曰有可以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惟

志乎成其志者惟無欲夫錦綉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

惟志可以取尊而人每累于多欲故不能以自立能知足則口體之奉所需有限身安其節而一意以求聖賢之道則聖祖之志學以至從心不踰亦可庶幾矣

子上雜所習請于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功也夫子之教

希賢錄 卷之一

十

必始于詩書而終于禮樂雜說不與又何請焉

蓋學最妨正業此余少壯時之大誤始以身弱而志禪依繼以時艱而游心技藝藉舉久而知返豈不虛度一生觀子思教子上諸言懔尊信之不早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君子有終身之憂故思之不樂

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桺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盡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哭之於廟或曰哭庶氏之母奚爲於孔氏之廟蓋嫁母與廟絕也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希賢錄 卷之一

主

喪禮聖賢所重曾思之論頗多此特約畧載之學者當以意會

子思曰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又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中心有主則耳目自爲之用孟子以從大體從小體分君子小人意實本此至于君以民爲體存亡皆係之載舟覆舟孟子所以說民貴而君輕也但言君民一體猶未痛切

子思嘗曰堯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道上行不拾遺耕者餘飯宿之隴首至德之世也

此古昔至治之盛子思生戰國而高引之其所感者深矣

子思適齊齊平公嬖臣有美鬚眉者立於側齊君指之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以與先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惟君修禮義富百姓而後得寓君境內從極負之列其惠多矣無此鬚眉何病焉

希賢錄 卷之一

主

不知禮賢之道而謂鬚眉不惜其昏愚若此子思所對之辭吾尚恐其不解也

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始不婦將出之子思曰堯舜二聖帝者之英而朱均不及匹夫以此推之豈可類乎文子乃留妻怒子而遂及其妻猶勝于溺妻而偏愛其子以至禍其家國者因子思之言而留妻尚是其心之明處

子思自齊返于衛衛君館而問曰願先生有賜于寡

人子思曰惟進賢耳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願之將以何爲君曰用以治政子思曰衛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也且君取賢必以實衛之東境李音賢而有實者也衛君問其祖父子思曰世農夫衛君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也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也祖父之農何與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魯衛之祖不以農事開國乎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且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則臣所謂

有賢才而不見用者果信矣衛君默然

子思言苟變於衛君謂其材可將五百乘衛君以其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也以故弗用子思曰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弗棄爲其所妨者細也今君處戰國選爪牙之士而以二邪棄十城之將可使聞于鄰國乎衛君再拜而謝

取賢以實任將以材此理固顯而易見乃以世農大而卑之食民之細物而欲棄之時主之見何其

陋也

衛君問子思曰道大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

衛君言計是非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况和非以長惡乎於是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以爲賢而群下又同聲賢之如此則善安從生詩云具曰予聖

誰知烏之雌雄其衛之謂矣

衛君問於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子思曰君之政無非也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自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有容媚則親之中正弼非則疎之君能富貴貧賤人在朝之士孰有舍所以見親而取所以見疎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然之曰寡人今知過矣然口順而心不悛

身不能體道以收逸于得人之效顧乃言諂諛之

臣同聲一是國勢焉得而振哉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節天下君子莫不服交願以先生之行爲師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以保其疆土非徒立規檢修匹夫之行時也

不思實用徒慕清高晉之所以亡也子思之荅公子交可謂老成傾盡矣

衛人有釣於河者得鱖魚其大盈車子思問何以得

俞賢錄卷之一

五

之對曰吾始垂一魴之餌鰕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子思喟然歎曰鰕雖難得貪以死何上雖懷道貪以死祿矣又曰吾之富貴甚易而人弗能也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

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聖賢之所謂富貴非後世所謂富貴也堯舜禹雖得天下何嘗富貴祇是憂勞百姓耳至于身不遇時而以不取於人不辱于人爲富貴真得會子吾仁吾義吾何嫌之心者矣

穆公問子思曰寡人嗣先君之業三年未知所以爲

令名者願先生教之子思曰君有惠百姓之心莫如除一切非法之事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乏無令人有怨抑可矣又問吾國可與平對曰君與大夫行周公伯禽之治化布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加恩百姓修禮鄰邦其興也勃矣

穆公以所聞於人子之過行問於子思子思對曰臣聞人君之爲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民所識不治其本問其

希賢錄卷之一

五

過臣不知所以也

欲令名之立以與其邦自有本分實事不急急於此是圖而乃以民之過行爲問顛倒之見往往如是子思之言洵知致治之要者

穆公問子思曰人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人知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必毀臣是爲善受毀臣之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鳴爲善孳孳以至夜而曰不欲人知恐人

之譽已臣以爲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當時游士非自卑而枉已則自矯以博名子思之言近情近理非大賢不能如此

魯有公儀潛者樂道好古砥節礪行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不至矣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若魚鳥則可不則彼身終不歸乎君之庭矣臣不能爲君操竿下釣以誘守節之士也

希賢錄 卷之一

五

用賢不以貨而思以術馭未有能得賢之用者觀子思之語則公儀氏之賢亦從可想見矣

齊田會以廩丘叛田氏聞丘溫欲以其邑適魯穆公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饋子子思曰彼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彼爲人臣君顛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衆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彼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不忍行也

此事與小邾大夫奔魯欲于路要之于路不許同義正氣凜然二賢一轍

穆公欲以子思爲相時臣皆世寵近相傾難不以德訓子思乃歎曰若爲相而不能行吾道耻也遂不受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問子思曰若子事君將何以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老萊子曰不可子性剛而傲非人臣也且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相磨盡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也穆公既不能用子思請去穆公曰天下之主亦猶寡人也子去將安之子思曰吾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卑今君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竊以爲言之過也

希賢錄 卷之一

五

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耳凡求容於世爲行道也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吾弗改矣於是述聖祖之業作中庸穆公六年卒於衛明祀稱述聖子思子

昔人謂子思之學自中庸而外絕無可考不但檀

弓孔叢子所載多有附會卽孟子所引對友士及標使者數語亦皆嚴毅似尚少聖祖溫良恭儉讓之風然而只以中庸一書求之吾儒之學精微廣大莫備於此學者童而習之白首而莫究其義又焉得由聖人之門升其堂而入其室也乎若夫衆書之中所記載者亦多有意義可味余故畧爲之錄

中庸作於子思開口便言天命之謂性性卽天命於人之善也率而由之卽爲道修而復之卽爲教

中庸錄卷之一

堯

工夫只在戒懼慎獨致吾之中和而全體大用皆得矣但自以爲中不能如君子之隨時處中則必流爲無忌憚故能中庸者必由智仁勇之天德若索隱行怪則聖人不爲惟依乎中庸寧不見知而不悔耳蓋其道只是子臣弟友本乎一誠而達之家國天下至誠則能盡己盡人盡物而參贊化育其次則必求誠而學問思辨篤行擇善而罔執之如文王之純亦不已文王之全乎天命之性者也孔子之川流教化合大小德而備之孔子之全乎

天地之大全乎天命之性者也雖其位止魯司寇未嘗如至聖之臨天下而萬國尊親實則體備至誠之天德經綸立本知化而施施淵淵浩浩非其人莫之能知也此其道始於下學之闡然立心至於篤恭不顯而直躋天載之無聲無臭一書之中統貫无遺余嘗謂大哉堯之爲君一章惟孔子能知堯之爲大而仲尼祖述一章亦惟子思能知孔子之爲大昔穆公嘗問子思曰子書記夫子之言或以爲子之辭子思對曰臣所記臣祖之書或親問之或聞之於人然皆不失其意且君之所疑者何也穆公曰於事無非者子思曰此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又何疑焉余故以爲經書之中得孔子意者固多而中庸則於天道聖學之功帝王性反之學尤爲詳盡學者慎不可以易心讀之敬奉若神明體味如菽粟庶幾一旦豁然通貫耳

孟子

孟子初請見於子思子思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甚敬既退子上請故子思曰吾昔從夫子於邾邾程

本於塗傾蓋而語者終日命子路束帛以贈焉以共
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
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既受業于思之門問堯舜
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也人也稱其
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孳孳汲汲如農之赴時商
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

堯舜文武非有難至只要如子思數語切實專行

終有到日

孟子生三歲而喪父母有賢德三遷其居以教子卒

希賢錄卷之一

圭

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組豆揖讓進退母謂此地
真可以居子及稍長就學一日忽歸母方織卽引刀
斷機以爲廢學之鑑且曰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智
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廢之是不免於所徒無
以遠於禍患矣何以異於廢織而不爲何以衣子而
長不食乎孟子懼而勤學不息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而婦袒孟子止弗入婦辭學請
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今者妾袒在室夫子
見妾而不入是客妾也婦人之義益不容宿於是母

召孟子而責之曰禮將上堂辟必揚所以戒人也將
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人不
亦遠乎婦乃不去

孟母仇姓其教子之語洵女中之大賢當時公父
文伯之母躬親績事著勞逸之論見稱於仲尼以
比孟母亦云庶幾

子思謂孟子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
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君子高其行遠其志禮接
於人而人不敢慢辭交於人而人不敢侮

希賢錄卷之一

圭

高行遠志必本自修禮接辭交不開慢侮之隙君
子之處末流只在得此要道

孟子問子思牧民何先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之教
民亦仁義已耳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不義
則樂於爲亂其爲不利者大矣易曰利者義之和利
用安身以崇德皆利之大者也

利字本是好字乾之四德利居其一惟乾能以美
利利天下此其足以和義者也孟子只要破當時
功利之習故以仁義樂聞之其實仁義未嘗不利

晦翁亦言之矣子思謂牧民先利自是正論

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苟其邪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

格君心之非古大臣蓋世之勳莫不由此若只從事上救正則下侵庶司之職在相臣且不可而況於大君乎

孟子處於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而問之對曰

希賢錄卷之一

孟子

軻聞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婦人之道精五飯羶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壺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詩曰无非无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少則從父母出嫁從乎夫夫死從乎子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義吾行乎禮復何憂乎於是復去齊當是時天下務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而與萬

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宋封鄒國公明祀稱亞聖孟子

孟子之道德全植基於其母自幼至長動必教之以禮法而孟子從自己心性上用工教人亦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心之本然者仁義之良是也窮而在下則尚志而居仁由義達而事主則格心而莫不仁義此真能立人之道而不失孔子之傳者

余觀孟子生平集義以養氣其得力者最淡而每惕人以無耻未免露有英氣與顏子之渾厚不同

希賢錄卷之一

孟子

蓋顏子幾於仁之純而孟子則尤義是守也自孔子祖述堯舜後世始知允中精一之道若非孔子則雖有堯舜後世亦等于荒忽而不復知其爲中天之聖矣故其賢于堯舜者更遠有孟子願學孔子後世始知有存心養性之功若非孟子則雖有孔子後世亦溺於邪說而不復知其爲聖道之宗矣故其有功於孔子者獨大

樂正子仕魯平公公與齊宣王會兌釋山下樂正子備道孟子之爲人言其私淑孔子其德輔世長民其

道發政施仁不可以不往見也公許之而卒沮於嬖人其後齊伐魯魯與之平齊因索魯之岑問魯以賈者往齊人識其賈使樂正子微之正子曰必以岑往魯君曰吾愛吾弟正子曰臣亦愛臣之信也

當戰國時游說縱橫勢利薰灼朝秦暮楚士生其間罔不爲習俗所溺而萬章公孫丑諸人知以孟子爲依歸至樂正子獨稱好善爲政且優于天下則孟門之有樂正殆猶孔門之有仲弓歟迄今孟廟配享止此一人獨是從子敖一節嘗致孟子切

希賢錄 卷之一

孟

責想亦惟其好善未免寬而少斷或爲子敖所強未能峻絕亦未可知然觀其勇於受責則亦有伯玉知非之意故不失爲君子而終爲孟門第一

閔子騫

閔子事後母至孝嘗因冬月衣蘆一事父欲出其後母閔子勸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其後母亦感悔視三子如一其初見孔子也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之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

旂裘旃隨從心又樂之二者相攻于中而不能仕是以嘗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教漸淡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于去就之義出遇旂蓋裘旃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也

聖門曾子篤行孝道夫子授之以孝經始事親而終立身由立身行道直至通神明而光四海言之者甚詳曾子身體而行之戰兢臨履一息存而不敢懈真德之至者矣閔亦以孝見稱于聖人而與顏子並居德行之列宜其事迹之多可見矣乃後

希賢錄 卷之一

孟

世所傳則未嘗多見然即母在一子寒二語豈非語根至性吉人詞寡者與且觀其道義自高不仕季氏而又問問渾璞不露圭角發言必中殆有夫子溫良恭讓之風焉宜其非群賢之所得而居其上者矣

春秋之時士多仕世卿之家雖仲弓亦然獨閔子不欲臣季氏然考之聖門又有公皙哀者字季沉亦鄙其事未嘗屈節孔子嘗歎之曰天下多爲人家臣惟季沉未嘗仕史記稱季次原憲懷獨行君

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羞室蓬而褐衣疏食不厭死後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季次卽季沉葢亦有閔子之風者何論諸中未之見也

冉子伯牛

伯牛仲弓之族孔子始教闕里時同顏路之徒受學焉孔子勸小物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厲也初孔子爲中都宰教化大行及進位司空遂言于定公使伯牛爲之後有惡疾夫子歎其爲命云

伯牛生平無行事可見而在聖門則居德行之列

希賢錄 卷之一

三

而爲四科之首豈非其人之爲德隱而彌耀與至於孔子勸小物則以伯牛自厲則其用心之密必有大過人者昔儒所以謂克勤小物不易也余嘗謂學人居心不可以不廣不廣則不能同天地之量而學人用心不可以不細不細則不能晰萬事之幾夫子去中都而以伯牛代之則其有體而有用也可見矣斯人斯疾之歎夫子有深悲焉宜其大頽悶而記之也乎

冉子仲弓

仲弓爲人厚重簡然最優於德且寬弘簡重有南面之度屢以刑政爲問夫子告以聖人之治必刑政相參故家語中言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洩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孔子嘗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

夫子與仲弓言仁只在一敬字以收斂其心思一恕字以力去其間隔仲弓從事於此而有得所踐能居敬行簡而可無愧於南面正猶顏子之誦孝於克己復禮而道可同禹稷也觀其焉知賢才之

希賢錄 卷之一

三

問夫子教之以天下之人用天下之賢而不自尸其功是真示以人我合一之公而不徒收刑參用之訓也獨是驛角一喻後遂擬其父行之不類余以爲卽使不類夫子顯謂仲弓亦隱傷仲弓之心夫子不爲也不若只以雍也既可南面因與泛言用人之不可拘爲是

宰子子

宰子從夫子厄於陳蔡夫子使子使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子曰夫子無以此爲也夫子言

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而好儉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靡麗之物窮衆之音夫子過之弗視遇之弗聽故知無用此車也昭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矣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夫子雖徒步以朝尉飾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貶乎宰我歸以告孔子孔子問二三子以予之言爲何如子貢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

希賢錄

卷之一

堯

孔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宰我在聖門居言語之科觀其對昭王語知孔子之真較賢於堯舜一語尤爲詳悉乃史記謂其爲臨菑大夫與田常爲亂其可信哉呂氏言陳成常果攻宰子於庭卽簡公於廟可以見其相爭而不相謀矣史遷傳訛多有此類不可不辨獨其喪期已久食稻衣錦而曰安夫子責其不仁則難爲之解耳

端木子貢

子貢見齊景公公問仲尼賢乎對曰聖人也問其聖何如對曰不知也公作色問故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臣之事仲尼譬猶渴者操壺杓就江海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淡乎

聖人自視只是平常學則好古敏求教則博文約禮待人應物則不欲勿施居鄉在朝則恂恂敬謹學者務推而高之知聖人處在此而其不能至于

希賢錄

卷之一

聖

聖人處亦未必不由於此孟子於群聖之中只是願學孔子乃真能立志者

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爲介見成宰公孫宿曰子周公之孫也多享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宿曰善哉吾不早聞命於是齊歸魯侵地公會吳於橐皋以夫差敗齊師於艾陵爲魯故德之也吳子使宰嚭請尋盟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弗可改也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乃不尋盟

子貢負敏捷之才廣交游之事相傳其在列國中

亦每有近於說士之言者蓋亦多有附會余未敢信爲然而見成宰而侵地歸對宰而尋盟止則大義昭然自不可沒矣

魯國之法國人爲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嘗贖人而不取其金孔子以賜爲失之恐自今以往魯將不復贖人也

聖人做事亦只平常不爲一時矯異之行乃可爲後世通行之道

子貢聰明敏捷真不亞於顏子特其英華太盛未

希賢錄 卷之一

聖

易反諸實地故夫子望之甚殷而造就之亦甚至觀其每與顏子相提並論以庶乎形其屢中以弗如進其知二於施濟則示以近取之方於終身則示以行恕之要以至上達必由於下學行生不待於有言卒之示以一貫之傳而有悟於性道之與子貢之爲子貢豈言語之科所得而限者乃國語越乞諸書傳其游說諸國而史記更列之於貨殖其爲謬誤不辨自明即孟子謂其與宰我有若知皆足以知聖人然予尚以爲見禮間樂差等自土

猶未若其溫良恭儉讓一語爲能令萬世而下想見聖人之氣象也

孔子之門有公孫龍者字子石田常欲爲亂移兵伐魯孔子欲退齊師以救魯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嘗問之曰子何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何暇乎哉似此數言固是能敦實行者其不令之行或以其非子貢才華之選也

冉子有

希賢錄 卷之一

聖

哀公十一年齊師伐魯及清康子謂冉有曰若之何冉有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不則居封疆之間二子不可冉有曰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政在季氏也當子之身齊人伐我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於是武叔呼而問戰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有帥左師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卒五日乃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冉有用矛以帥眾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孔子義之冉有既敗

齊師康子問曰子之于軍旅誰學之乎曰學之於孔子康子問孔子何如人曰聖人也用之有各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然求之不以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冉有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

時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入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因館孔子而問儒行又問冉

希賢錄 卷之一

望

有曰凡人之質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對曰子路下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從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皆學之故也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于伯高

冉氏之賢著於聖門者三伯牛仲弓與冉有是也伯牛有德行而顧亡於命仲弓請事敬恕而居敬行簡固體全而用大者真顏子之流亞也惟是冉有仕季氏與子路同稱政事才顧乃不審可否而

爲附益之事以致見罪於孔子可惜也然觀其言於季孫併答康子之問則其於孔子固能知之深者惜其多藝而自豈止以足民自期也

仲子路

子路志伉直好勇力初見孔子冠雄雞之冠拔劍而舞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自固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得聞斯言也遂攝齊委質因門人而請爲弟子

希賢錄 卷之一

望

和直之姿驟然相見固不如多文而婉曲者然以之入道則正不可及子路一聞聖人之言而仰請爲弟子固聖人所樂與爲徒者乎

孔子謂子路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矟之其入不更深乎子路再拜受教

子路鼓瑟有殺伐聲夫子聞而責之曰古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

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
生育之氣憂愁不感于心暴厲不存於體所謂治安
之風也紂好爲北鄙之聲其亡也忽焉今由也無意
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音豈能保七尺之體哉子
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嘉其能改過
焉

學師襄之琴而卽見文王况聞子路之瑟有不能
定其終身者乎然使其真能好學而知義之爲上
則氣質日變乃爲真能改過卽聖人之言亦何必

希賢錄 卷之一

定驗也

子路將有行夫子贈之以言曰不廋不達不勞無功
不忠無親不信无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
子路請終身奉之

疆勞忠信四者似皆子路所有惟恭字或有未備
夫子以此爲贈亦欲其善用所長乎

有顏氏子者善事親子路義之後以其罪執於衛將
死子路請以金贖衛人許之二三子乃納金于子路
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孔

子曰義而贖之貧取于友非義而何也

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
曰魯人不復拯溺矣子路曰由聞諸夫子人者天地
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非圖報也孔子是其言

收金以救孝子孔子亦義其事辭牛而拯溺人孔
子更是其言子路之當于聖心若此固聖門之罕
得者

小邾大夫以地奔魯曰使子路要我我無盟矣子路
不許季康子使冉有謂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

希賢錄 卷之一

吳

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子路辭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
義之也由弗能

只由弗能三字壯直之氣凜然配義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
不擇祿而仕昔由事二親時嘗食藜藿爲親負米百
里外親沒之後南游于楚積粟萬鍾列鼎而食顧欲
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
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矣

孝之爲道至細至大細則視无形聽無聲而念念

不忘大則通神明光四溥而無所不到盡力盡思
子路之孝亦得曾子逮存之意者也夫子詩由極
其恰當若欲盡其全量自當于孝經中備求之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
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
過者俯而就不至者企而及今行道之人皆弗忍也
子路聞之遂除之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
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

希賢錄 卷之一

罕

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李氏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有司跛倚以臨他
日祭子路與室事父平戶堂事交乎階賢明始行事
晏朝禮成而退孔子問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姊喪可除而弗除亦是從父母身上起見者觀其
述所聞於夫子則其佩師訓者資深而其贊李氏
之祭也有條如此斷非不學者所能夫子許其知
禮也宜矣

孔子遇程本于郊傾蓋而語者終日有問頹子路曰

束帛十足以贈先生子路不應有問又頹子路疑而
問孔子曰程本天下之賢也吾于此而不贈恐終不
之見也

孔子過匡匡人以甲十闢孔子子路怒奮戟將與戰
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
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
好古法而爲咎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子路彈琴而
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見賢惟恐不獲用吾情遇難惟有自行已之素聖

希賢錄 卷之一

樊

人之于弟子真是無行不與者學者卽此等處體
之自是受用不盡

子路爲祁令季孫相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子路以
其私秩衆爲漿飯要作溝者於衢而食之孔子聞之
使子貢往覆其飯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食之
子路拂然入請曰由之學于夫子者仁義也與天下
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衆而給民不
可何也孔子曰由汝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食之
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

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者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役之先生使弟子殮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

大道本公人情多忌子路自任其心聖人則循其義

子路爲蒲宰見於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孔子曰然吾語子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衆溫而斷可以抑奸及治蒲三年孔子

希賢錄 卷之一

果

聽之入其境而善之入邑又善之至其庭而又善之子貢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何也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盡闢溝洫浚治其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雖三稱善庸盡其美乎

子路本是政事之才故雖小試亦可徵其大用初衛靈公寵南子而南子有亂行太子蒯聵因得罪

於南子懼誅而出奔及靈公卒夫人欲立公子郢郢辭而立蒯聵子輒既十二年蒯聵在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邑宰蒯與悝謀入悝家與其徒裝衛君君出奔魯而蒯入立是爲莊公方悝作亂時子路在外聞而馳往子羔亦爲衛大夫出城遇子路謂門

已閉子可還矣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去有使者入城子路隨而入造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悝請得而殺之蒯弗聽子路欲燔臺悝懼乃下悝二臣而攻子路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

希賢錄 卷之一

聖

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而哭之於中庭既又問而知其隘之也遂命覆醢

孔子嘗謂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焉

子路爲人最直觀其患難追隨困窮不恤心悅誠服可謂至矣然於見南子則不悅欲往公山則曰何必以正名爲迂以絕糧而愠皆信心信口毫無回互夫子蓋喜之故啓之以六蔽進之以知德示之以事人知生至惕之以不得其死其楚就之亦至矣向使早知仕慨之非義豈不更明於食祿不

避其難之義乎至於死猶不忘結纓則惶遽之際
一心不亂非守之素定焉能得此耶聖門義勇特
推子路而未有得其禦者然吾觀孔子之過蒲也
會公叔氏以蒲叛止孔子弟子公良孺以私車五
乘從孺賢有勇力曰吾昔從夫子遇難于匡今又
遇難于此命也已寧闔而死闔甚疾蒲人懼乃要
孔子盟而出之東門觀此一事亦庶幾子路之風
焉

言子游

希賢錄

卷之一

至

子游自吳之魯受業于孔子每見輒以禮爲問孔子
告之謂居家有禮長幼辨閑門有禮三族和朝廷有
禮官爵序田獵有禮戎事閑軍旅有禮武功成子游
聞之煥若發矇乃退而學禮

子游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愜
愜斯成成斯歡歡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
曾子弔於衛主人既祖推柩而返之從者曰禮與曾
子曰祖者且也胡爲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以問子
游子游曰飯於殯下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殯於客

位祖於庭塋於墓所以卽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
季康子問子游曰仁者愛人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
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丈夫舍袂珮婦人含珠珥巷
哭三月不聞竿瑟之聲仲尼之死不聞魯國愛之之
若是何也子游曰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沒水之於
天雨乎沒水所及人得而知之天雨所及人不得而
知之也

孔子嘗言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
便也得之

希賢錄

卷之一

至

朱子嘗謂子游豪傑之士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夫
以三吳之地跨連百粵其人甚衆而子游獨知從
游於聖門習聞大道殆豪傑而聖賢者矣彼公子
札來聘上國得觀六代之樂羣子麻博夫子從而
觀禮焉乃未聞其相通一言得無覲面失之耶
子游宰武城以滅明荅夫子之問可謂知人得士
矣滅明之得列於聖門豈非子游爲之作合與

卜子夏

子夏受業於夫子讀詩已畢曰詩之於事也上有堯

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咏先
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
子夏家貧衣若懸鶉人問何不仕子夏曰諸侯驕我
者吾不爲之臣大夫驕我者吾不復見也嘗曰君子
漸於饑寒而志不辭餉於五兵而志不辭臨大事不
忘甘席之言

子夏善教人得夫子循循之意孔子既沒教授於西
河爲魏文侯師文侯嘗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
則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君

希賢錄 卷之一

董

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樂與音相近而不同今君
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
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安溺志衛音趣數煩志
齊音敖辟驕志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
弗用

衛靈公嘗使人召勇士公孫伯嚭子夏於道俱見靈
公伯嚭仗劍疾呼子夏咄之曰內劍吾與若言勇所貴
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傲乎匹夫外立矜節而敵
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長君子之所

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
成威於閭巷之間是士之甚毒君子之所惡而衆之
所誅鋤也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
謝不敏曰請從先生之勇

子夏喪子哭之失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余之
無罪也曾子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
泗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其
罪一也喪爾親民未有聞焉罪二也今喪爾子哭喪
爾明罪三也而曰爾無罪與子夏投其杖拜曰吾過

希賢錄 卷之一

董

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子夏在聖門習詩志禮以文學著何休謂孔子至
聖知秦將必廢書故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
授公羊穀梁後並爲春秋作傳與左氏爲三焉六
經之學子夏之有功若此雖以論交之道及觀掃
應對之教見識於子張子游然而教人之法畢竟
子夏爲穩蓋執子張兼容之說則恐過曰尊大而
不能下人而泥子游無本之言又恐溺志虛無而
不能踐實也

又子夏生平好論精微人無以尚之嘗換仲尼微言夫聖人微言莫尊於易而聖門之中有商瞿者字子木特好易孔子授之通傳至蕃川楊何漢武帝時以治易爲中大夫蓋孔子所繫易傳傳之自瞿始也

有子若

有子爲人強識好古明習禮樂少之時嘗惡卧而瘁其掌子賤之治單父也有子見之曰何屢也子賤曰官事急心憂之故屢也有子曰昔舜鼓五絃歌南風

希賢錄 卷之一

七

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愛治天下奈何故有術以御之身坐廟堂有處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未有益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有子又曰非君子之言曾子曰參也與游共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柳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

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爲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謂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孔子歿後弟子以其言行氣象有似孔子至欲相與師事之而曾子則以爲不可焉

希賢錄 卷之一

七

子張在聖門因稱才高意廣者然亦與游夏同推有子宋庠宗時議升從祀以補聖門十哲衆意以爲必有若矣乃因祭酒有所詆而升子張據孟子所引則子張固欲事有若者不知當時何以詆之觀其以出類拔萃生民未有之盛歸孔子則其知聖誠有獨濫者而曾子之於孔子則尤尊信之至者矣

顓孫子張

張才高意廣外矜莊而少誠實門人亦友之而弗敬

問禮并入官於孔子孔子皆詳古之張自問聖人之教晚年所造頗近篇實無復向者浮鶩之病

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相與論終日不
夷子夏色變子張曰子亦聞孔子之論耶徐言問問
威儀抑抑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蕩蕩道有歸矣
小人之論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握腕疾言噴噴
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噬噬威儀固陋辭氣鄙俗
是以君子賤之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不見禮託於僕夫而去曰君

希賢錄 卷之一

聖

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屋室雕
文皆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葉公見之葉而還走失
其魂魄五色無主葉公非好龍好乎似龍而非龍者
也今師問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而來乃七日不見禮
是君非好士也好乎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謝而去
子貢言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做無告是
顯孫師之行也孔子謂其不伐猶可能其不弊百姓
則仁矣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全

日共庶幾乎及其死也會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
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會子曰我弔也與哉

子張爲人固少誠實然夫子教以忠信篤敬之可
行恭寬信敏惠之爲仁尊美屏惡之可以從政所
以進之者甚至觀其言執德必弘信道必篤與夫
論交必內反諸我則固實有得於聖人之教宜會
子之深痛其死非終難與並爲仁者矣

曾子皙

曾子參父名點字皙久事夫子夫子如葉至楚時曾

希賢錄 卷之一

聖

子方十六皙卽命從夫子往楚嘗疾時之禮教不行
欲修之孔子以爲善然爲人狂直季武之喪大夫弔
焉會點倚其門而歌

命子從師遠遊點固真能教子者惜其春風沂水
童冠咏歸天懷曠然私意不涉雖見與於聖而終
不免爲狂使其更能循循然從事於夫子之教至
於實地可據則顏子一流豈反讓其子乎

既疾禮教不行何又有荷門而歌之事可見行不
揜言真狂者之舉動矣余嘗謂聖門大賢不過二

種一則天分既高更加之以實踐顏子之好學是也一則資質近魯只勉之以人工曾子之省身是也會子真積力久自有得手之時曾哲見地高明祇有大意可取只看會氏父子可以知下學上達一路最為穩實

漆雕子若

子若習尚書不樂仕進夫子嘗悅之或云儒分爲八有漆雕氏之儒恭儉莊敬以傳禮爲道

孔子嘗問開日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三大夫

希賢錄 卷之一

五

執賢開對曰臧氏家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爲一兆武仲三年爲二兆子容三年爲三兆開從此見之若三人之賢不賢未敢識也孔子歎其爲君子謂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人之過也微而著云

自程子有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之說學者遂欲比而同之余竊以爲未然蓋點之天懷高曠胸中一私不繫而未加之以學固是孔子之所謂狂若開則實地踐履未敢輕以自信惟是孜孜求進故孔子說其篤志若說莫春數言與吾斯一語兩人

所見已同正恐其有不同者程子之言未易領會如所云必有事焉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者亦是此意學者用工且須如開之求信

公西子華

子華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孔子嘗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亦問其謂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難嘗謂門人口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又曰赤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然恩勝禮也

希賢錄 卷之一

六

孔子儀服不修則以子華侍曰吾以子自厲也孔子之公西赤亦爲志飾棺用盛禮置製設披設崇設施備三代之制以尊師且誌古焉

昔儒嘗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故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致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消禮與天地同節而樂與天地同和精微廣大至於如此君子所以斯須弗去也公西所志在此乃僅見者擯相之際則禮樂可易言乎

南宮子容

南宮适字子容又名縉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也居南宮因以爲姓故又曰南宮敬叔昭公嘗如楚道經於鄭鄭伯勞之僖子爲介不能相禮及楚不能答鄭勞及其將卒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歿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懿子與南宮敬叔並師事孔子孔子與南容至周問禮于老子及去老子送之曰凡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閑達而危其身者好

發人之惡者也南容與聞之遂三復白圭

世人出言不慎往往矢口見尤禍機且多不測豈惟無道不免卽有道而致廢者不可勝舉矣白圭三復南容之賢可希而進考其詩則睿聖武公奄年不倦之詩也又可以見容之能希聖矣

先是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後反載其寶以朝夫子問之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貴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而施散焉哀公時司鐸火踰公宮桓僖廟災救火者皆曰顧府

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於宮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維時周禮在魯而典禮尚存者敬叔之力爲多云

魯有辛寬者兄於穆公曰臣今而知吾先君周公不如太公望之知也太公擇地而封於營丘海阻山高險固之地是故地日廣子孫益隆吾先君擇地而封曲阜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皆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弱也穆公不能應辛寬出南容入公以寬語告之容對曰君不聞成王之寔成周乎曰惟余一人

營居于成周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賢者豈欲其子孫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今使燕雀與鴻鵠鳳皇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死之間隙屋之翳蔚也鴻鵠鳳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癡之民妄爲訾詆豈不悲哉

一作辛稼之言穆公語南宮適子而適子答者謂昔周成王卜居成周其命龜曰余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使余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

八下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
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辛櫟之言小人也君無
復道

南容之事相傳不一然論語載其能謹言夫子稱
其能尚德觀其出御書而存周禮於魯何其見之
大也載寶之事似屬可疑然聞聖教而循禮施散
又何害其爲君子乎至於斥辛寬之言則所引之
語光明正大纔足以見聖入大公无私之心後世
斷不能及者雖相傳微有不同然義則一也邊字

希賢錄 卷之一

奎

疑适字之誤亦不待辨

南容以謹言見親於聖門而公冶長以旁通鳥語
曾辱於繆綆事固不經君子弗道然天下之事何
所不有姑言姑聽亦復何嫌觀其再以鳥語禦齊
師獲勝魯君欲爵之而辭不受耻因禽語得祿焉
此種心胸固不愧爲聖門之婿者

原子思

原憲師事孔子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沒後隱居
於備居草澤中環堵之室茨以生草甕牖無椳上漏

下澤匡坐而絃歌子貢相衛結駟連騎乘肥衣輕中
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憲楮冠藜杖而應
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
先生何病也憲仰而應曰吾聞無財之謂貧學不能
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
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
麗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有慚色憲乃徐步曳杖歌
商頌而入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子貢不懌而去終身
耻其言之過焉

希賢錄 卷之一

嵩

昔人云原憲雲於魯子貢殖於衛雲者損生而殖
者累身故善樂生者不雲善逸身者不殖子貢以
貨殖致列史傳內而原憲則以終身蓬戶褐衣蔬
食見稱觀其貧雲若此而辭爲宰之粟真可謂獨
行君子矣雖其一意狃介未可與顏曾之貧同語
然而品行卓絕亦庶幾廉頑而立懦者哉

宓子賤

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
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

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願行
適陽晝問曰子亦有以送僕乎晝曰吾少也賤不知
治民之術然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奈何晝
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鱈也其爲魚也薄而
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
厚味子賤曰善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
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鱈者至矣于是
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

其初受單父之命也請於魯君借善書者二人至單

希賢錄 卷之一

奎

父使之書子賤從旁掣其肘書不善則怒欲好書則
又掣之書者請辭歸告魯君君以問孔子子曰宓子
賤下之佐屈節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其以此諫乎
於是魯君悟曰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
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使告子賤曰自今以往
單父非吾有也請從子之制子賤由是得行已志云
子賤治單父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期乃衣敝
裘入其界見野漁者得魚輒舍之期曰凡漁者爲得
也何以卽舍漁者曰魚之大者爲鱣吾大夫愛之其

小者爲鰕吾大夫又欲長之是以得而輒舍也期返
以告孔子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開行若有嚴刑於
旁期問宓子何行而得至於是子曰吾嘗與之言誠
於此者形於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孔子問子賤子治單父而衆說其語所以爲之者子
賤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
善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兄事
者五人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
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
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之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不
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之道孔子歎曰
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天
下求賢人以自輔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
功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所治者大則堯舜可
繼矣

希賢錄 卷之一

奎

子賤之治單父也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
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視之而單父亦治期
問子賤何以致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

任力者勞君子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又孔子之兄子蔑與子賤皆仕孔子問蔑何得蔑曰未有所得而亡者三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祿少不得及親戚親戚亦疎矣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疾朋友益遠矣孔子不悅復以問子賤子賤曰自吾之仕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益明也祿雖少得以及親戚親戚益親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疾朋友益密也夫子歎其爲君子

希賢錄 卷之一

奎

齊人攻魯道由單父時麥方熟父老請縱民穫麥毋以資寇子賤不聽俄而畢遷於齊寇季孫使人讓之子賤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今令民有自取之心其患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慚謝家語稱子賤才智而仁愛百姓不忍欺焉

凡人年少有才智往往過於自恃不能虛己以任賢故雖一小邑未見其能稱職也子賤親賢取友治已治人兩皆得之洵可爲居官者法矣

澹臺子羽

子羽嘗渡河資千金之璧河伯欲得之至陽侯波起兩蛟夾其舟子羽左手操璧右手執劍擊蛟蛟皆死既渡乃投璧於河河伯躍璧出歸之子羽毀之而去此事近怪初不欲錄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子羽聖門正人自然可以服物不見禹治水時史載黃龍負舟之異乎且昌黎公文足以驅鱷又其可徵者矣所可異者子羽之端正見知於聖人乃因子羽對得人之一問起其後爲孔子弟子亦必以此

希賢錄 卷之一

奎

乃史遷傳中謂其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受業而修行乃有不由徑非公不見卿大夫之事南游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與去就名施於諸侯夫子聞而謂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何其與論語所記相反乎大抵史記所傳如此甚多不可勝辨亦以其文字讀之可也

樊子遲

當齊伐魯時遲尚少仕於季氏清之役冉子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以爲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及齊

師至郊魯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予也
三刻而踰之衆從之而入齊軍多獲甲首而齊人
樊遲在聖門屢問仁知舞雩之游不忘崇德修賢
辨惑真切已近實之學者觀其少遇齊師而卽率
衆以入則英氣又已夙著矣有體有用是當之
夫子小其稼圃之請蓋望之者誠大而則子亦能
識之於早者矣

高子羔

子羔爲人篤孝少時居魯卽知名於孔子之門自見

希賢錄 卷之一

奎

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
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嘗爲成宰成人有兄死而
不爲之服衰者閔子羔將爲成宰遂爲衰又爲衛士
師嘗用人之足俄而有刺瞋之亂羔走北門用者守
焉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弗踰又曰彼有資子羔曰
君子不隊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既獲免而追者
罷羔謂用者曰吾昔嘗用子今吾在難正子報怨時
何爲而三免我也對曰昔者公治臣以法臨當論刑
君愀然不樂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

所以脫君也孔子問之曰善哉爲吏用法一也思仁
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

子羔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若至乎大病則
如之何子羔曰吾聞之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
縱生无益於人也可以死害於人乎我死壆我不毛
之地可也

子羔爲宰數事並卓有可觀非愚而不學者所能
及誠有得於夫子之教而變化其氣質者

陳子禽

希賢錄 卷之一

奎

子禽有兄爲大夫而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宰謀所以
葬定而後子禽至則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
以殉子禽曰殉葬非禮也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
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爲之也乃弗
葬殉

子禽事迹他無所見然卽此止殉一事則所見甚
正而爲辭又更婉至與論語所載諸說甚不相類
予嘗以爲問政之故非求卽與子貢卽深知夫子
之爲得亦終不能盡抹去求字故仍以爲異乎人

之求何況子禽至疑伯魚之有異問則安必其師兄弟之間無一善諾之語耶至於仲尼之賢於子又安知其非爲子貢才華太露隱爲觀風之辭乎在于貢固深知夫子神化同於天地然非子禽之爲是說亦何由而發之若定以其說爲非竊恐聖門之賢亦未必有此鈍相也

向子牛

子牛名耕桓魋之弟也從事於夫子問仁問君子夫子並有以進之又嘗因其兄之欲亂而懷憂子夏引

希賢錄 卷之一

主

聖言以寬之及魋亂作宋公使左師伐之魋奔衛牛乃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魋既入衛衛大夫公文氏攻之宋夏后氏之璜魋與之以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牛又入致其邑而適吳其後返魯卒於郭門之外

大抵人倫之變自古有之而兄弟尤其在君子之自盡其道而又早爲之所耳牛嘗憂兄弟之變子夏以所聞解之曰敬曰恭亦善處人骨肉之間矣惜乎牛雖得聞聖人之訓而徒知憂懼不能超然

自遠及其禍亂已發雖致邑與珪亦復何濟也乎

希賢錄 卷之二

江都後學朱顯祖雪鴻輯

男澐

姪澐

姪孫何重司

左丘明

明魯人楚左史倚相之後與孔子同時當時周室既微載籍殘缺孔子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具備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魯史記而修之或存大順或示首惡亂臣賊子於是乎懼其所褒貶不可具書皆口授其弟子弟子不無互異丘明恐失其

希賢錄 卷之二

真乃爲之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所重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所以究其所窮曰春秋左氏傳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迄魯悼公晉智伯之事無不備載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曰春秋外傳通傳至劉歆曰哀帝謂左氏春秋可立於學宮又移書責太常博士左氏始立於學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晉杜預又爲集解而杜義盛行史議歷詆諸家獨美左氏以爲丘明以

十卷之約囊括二百四十年之事蓋著作之良模也自漢之興五家春秋並行孝武立公羊孝宣立穀梁平帝始立左氏而諸儒傳左氏者甚衆

公羊高齊人受經於子夏因孔子所修春秋著爲傳通傳至漢景帝時齊人胡毋生趙人董仲舒並著以竹帛仲舒以公羊顯於朝傳至何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

穀梁赤魯人亦本子夏所授爲之作傳武帝嘗使申公所授江公與仲舒議卒用仲舒詔太子受公羊春

希賢錄 卷之二

仲舒子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及宣帝即位問儒太子好穀梁以問丞相韋賢等多魯人因言穀梁本魯學公羊齊學宜興穀梁時田千秋以治穀梁爲郎召見令與公羊家並說帝亦善穀梁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選郎十人從受後復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評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各以經義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左氏傳春秋孔子謂與同耻自是一時人而論語

註中謂其爲古之聞人然則非傳孔子之經者耶
觀公穀二家俱原於子夏則此三人者俱周末時
守經之賢士孔子志在春秋三子又皆志孔子之
所志者矣

孔安國

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一世孫父忠爲博士封褒成侯
安國少時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既長博覽經
傳學無常師年四十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武帝
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所藏古

希賢錄 卷之二

三

文尚書及論語孝經皆蝌斗文字乃悉以書還孔氏
時蝌斗書久廢無能知者安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
衆師之義尚書以所聞伏生者考論文義定其所可
知更以竹簡書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伏生書有
五篇相合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
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並序凡五
十九篇其餘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永詔作
傳并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又爲古文論語訓
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又集錄孔子家語四十四篇既

希賢錄 卷之二

四

成會巫蠱事未行安國由博士爲臨淮太守在官六
年以病免卒於家其後成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定
衆書都記錄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錄安國孫衍爲博
士上書曰陛下發明詔諮群儒集天下書籍命大夫
校定其義使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則蹈明王之軌
遵大聖之風者也述作之士莫不欣樂臣祖故臨淮
太守安國逮事孝武皇帝以經學儒雅爲官讚明道
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氏故宅得古文蝌斗尚
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臣祖爲改今文讀而
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未行今大夫向以
其爲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
使名家臣竊惜之又戴聖近世小儒以禮記不足乃
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
之總名之曰禮記今向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
語之本篇是滅其源而存其末也臣愚以爲宜如此
爲例皆紀錄別見敢冒昧以聞奏上許之立即論定
會帝崩向又病亡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
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後漢臧

杜林傳其書同郡賈逵馬融鄭玄爲之訓注晉世秘府所有尚有舊本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得其書於市奏上始列國學宋追封爲曲阜伯明祀稱先儒孔子

又孔僖字仲和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僖與崔篆孫駟相善同游太學習春秋章帝初年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大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

希賢錄 卷之二

五

命儒者講論僖因白陳謝帝曰今日之會於卿宗自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居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得有是言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後拜臨晉令

六經之中大易明性命之理其道彌綸人自非暴秦之火所得燬故其書獲全至於尚書論諸則堯舜之心帝王之道與孔子顏曾及諸弟子大聖

大賢之學所由傳其藏之壁中者神之所護待時

而出魯恭之毀非人之所能爲也安國以聖人之

後因申伏之傳由蝌蚪而考論古今撰述文義使

家學得垂萬世厥功懋哉世不廢業後自克昌聖

祖與賢孫之言至是共益驗矣僖值東巡崇祠闕

里更膺殊遇不自光榮聖後之言帝爲歌堂非

千載盛事乎自後雖代有優禮而康熈甲子

聖駕東巡尊禮備至聖裔孔尚任以名聞禮樂稱旨

立賜博士考正聖樂以風雅古音與同志唱和蓋

希賢錄 卷之二

亦能光世業者

董子

董子名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專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先生爲舉首其對策畧曰爲人君者正一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無有邪氣奸於其間是故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

和而萬民殫諸福莫不畢至又言古之王者南面而治莫不以教化爲大務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刑罰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又言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重禮節安處善而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又言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加之意而已

又言道者萬世無敝敝者道之失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

希賢錄

卷之二

七

惟守一道無救敝之政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上無以持一統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勿使進然後統紀一而法度明民知所從矣天子覽而異之以爲江都王相事易王王帝之兄素驕而好勇仲舒以禮誼匡王王敬重焉一日王問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文種范蠡謀吳遠滅之寡人以爲越有三仁仲舒引魯君問柎下惠欲伐齊惠歸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

爲至於我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也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以五伯比三仁猶碣磔之於美玉也王善之後復使相膠西王王問仲舒大儒亦善待之凡相兩國輒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諍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家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焉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魏其武安侯

希賢錄

卷之二

八

爲相而始隆儒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孝廉茂才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弟子通春秋官至命大夫爲郎及掌故謁者以百數子孫多以家學至顯位

劉向謂仲舒有王佐才向之子歆謂仲舒遭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發憤下帷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爲群儒首程子謂其度越諸子又謂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得聖賢之意余謂董子之言溫厚閎博而其得聖賢意處則尤在勉強

數語謂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強行邇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只此四言由之不盡

仲舒相江都時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辟錯行又著災異之記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皇上召諸生示其書書有刺訊下吏當死詔赦之於是不得言災異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益疾之乃言上使相膠西豈知王重其人亦復善待之也獨是災異之說易涉讖緯君子不道仲舒以此幾陷於厄嗚呼可不戒哉

希賢錄 卷之二

九

齊人胡毋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授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

史記儒林傳畧曰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列國如田子方段干木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爲好學威宣之際孟子遵夫子之業以學顯當世至秦李坑焚六藝從此而闕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

歸之孔子八世孫孔鮒爲涉博士而籍紳先生之徒亦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之臣蓋以秦焚其業

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高帝既誅項籍舉兵開魯魯中諸儒尚講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漢興諸儒始得修其經藝然尚未遑庠序之事孝文時頗徵用而好刑名之言孝景不任儒者竇太后又好黃老故諸博士具官待問而未有進者及孝武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

希賢錄 卷之二

十

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之士靡然向風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制令詳訪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令禮官勸學講義興禮以爲天下先勸善懲惡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以風四方爲太平之原自

此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此傳於秦漢之際儒教敘述甚明可見傳經之功有裨聖道不小不則雖有大儒崛起亦安得六經而求之然史首申公而遙及仲舒而儒之醇者則無以加於仲舒當時文帝好刑名竇太后尚黃老武帝獨好儒術故延文學儒者數百人一時可謂極盛然公孫弘以布衣爲公侯仲舒止爲驕主之相未見任用武帝之好儒殆亦葉公之好龍歟

申公

希賢錄卷之二

七

公魯人少與楚元王交俱從齊浮丘伯受詩高帝過魯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與公俱卒學及郢嗣立令公傅太子太子不好學病公及太子爲王遂背靡之公耻退歸魯居家設教終身不出門謝絕賓客惟魯恭王召乃往弟子自遠至受業者千餘人以詩爲訓疑則闕弗傳蘭陵王臧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卽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至郎中令代人趙綰亦嘗受詩於公爲御史大夫二人請立明堂以

剏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帝使使東自加璧安車以蒲褭輪駕駟馬迎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帝帝問治亂之事公時年已八十餘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帝方好文辭見公對默然然已招至則以爲大中大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實太后喜老氏言不說儒術因罷明堂事公以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餘多內史皆守學教授治官民皆有廉節稱有至丞相及大司馬車騎將軍者

希賢錄卷之二

三

公以授詩得綰臧二子舉議明堂事安車蒲輪老膺榮遇亦不負其生平矣不在多言在力行何如一言居要爲治爲學莫切於此但未嘗言力行何事是則在人之自擇耳

轅固生

固齊人治詩爲景帝時博士嘗與黃生爭論帝前黃生謂湯武非受命乃弑也固曰不然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桀紂雖失道然君也君有

失行不能正言也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弑而何固曰必若所云是高皇代秦即天子位亦非耶於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賢太后好老氏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大怒使人圍擊堯帝知固直言無辜乃假固利刃入園竊應手倒太后無以復罪後帝以固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久之疾免武帝初復以賢良徵時公孫弘亦被徵每側目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立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

希賢錄 卷之二

七

多毀固老時年已九十餘罷歸諸齊人以詩顯貴者皆固之弟子

黃生以湯武非受命亦爲君臣存大分而轅固之言則尤無悖於孔孟之旨者其以老氏書爲家人言不過謂其清靜非所以治天下耳怒使擊堯是何譴法觀其與弘並徵而教以毋曲學阿世只此一語其裨名教者多矣

韓嬰

太傅燕人名嬰嘗推詩人意作內外傳其語頗與齊

魯間殊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又嘗推易意以爲之傳並以授人而燕趙人好詩故其易說未顯惟韓氏自傳之宣帝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言所授易卽先大傳所傳韓詩不如易之深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受易於孟喜見韓生說易卽從而更受

希賢錄 卷之二

七

學甚微而公獨能推其意爲傳以自傳於家至宣帝時而獲顯余雖未得視其書亦可想見其爲學之有獨深者矣

又自魯商瞿受易於孔子孔子卒後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漢興何再傳易至菑川楊何武帝時以易徵官至中大夫其後言易者皆本於楊何之家然其時易學終未大著至宋而瀛溪有闢程氏有傳朱子有本義易道始大明於天地矣但不可

我數年可無大過之淺意

毛萇

萇趙人善說詩自謂子夏所傳蓋自孔子以詩授子夏子夏作詩序以授魯人曾申通授至毛亨亨爲傳註以傳於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朝時萇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王說之因復取詩傳加毛字蓋以別於魯中公之訓詁齊轅固及燕韓嬰之詩傳也亨傳由萇盛行於漢平帝時立於學宮鄭衆賈逵馬融並爲作傳鄭玄又作箋而毛詩鄭箋至今獨立蓋六

希賢錄 卷之二

七

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詠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子夏其書貫串先秦古書故其釋詩多與古合

詩有四家齊詩自魏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而無傳之者獨毛詩自謂源流得之子夏其釋詩處多與古尚書左傳儀禮孟子國語合諸書在漢初尚未盡出而毛氏獨有其義是必真源流於子夏者矣

伏勝

伏生名勝濟南人嘗言孔子討論墳典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刪爲百篇編而序之以垂訓於世秦焚書時勝爲博士獨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漢已定天下勝求其書已亡數十僅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以尚書教矣又帝時求能治尚書者乃召勝勝年九十餘不能行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勝老不能正言又齊語與賴川異錯不知者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今

希賢錄 卷之二

其

文尚書是也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歐陽生歐陽授同郡倪寬寬旣通尚書以文字應郡舉請博士孔安國受業寬貧無資業常爲弟子都養爲之造食及時時間行傭賃以自給出行常帶經止息輒誦習以試第補廷尉史時張湯方鄉學每以古法議決疑大獄寬爲人溫良有廉智能自持湯以爲長者數稱譽及爲御史大夫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而說之後位亦至御史大夫張生爲博士而伏生孫亦以治尚書徵焉

孔聖所刪之書道與治統攸係伏生爲秦博士獨能壁而藏之蓋知秦之爲无道專尚刑誅必與聖賢著述爲敵也其有功於大道不淺矣其後邇傳至兒寬貧乏不能自給乃躬傭作以從事於經學有志之士其可量也哉

余嘗求今人之中足以方軌前人者甚難而濟寧有潘氏字允慎名好儉者生平敦行孝友篤志儒先著有性學闢異大易卦變質言篇讀史錄等書立志闇修不求聞譽其子雪石名應寶克紹家學讀書中秘不改儒素風將來表章世業以展其父之志者當不但昔人壁藏之功一時口授之業也拭目俟之矣

高堂生

生魯人其先爲齊卿食采高堂因以爲氏生傳儀禮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而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踰度惡其害已而滅其籍自孔子時經已不具至秦而大壞漢興生爲博士傳士禮十七篇卽儀禮也武帝時有古禮經

希賢錄 卷之二

七

出河間獻王好古愛學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古十七篇與生所傳不殊惟字多有異三傳至后蒼五傳而爲戴德戴聖焉

當時禮經既亡僅以禮容爲禮禮之所以愈亡也生傳儀禮尚存其真宜晦庵先生獨於是乎有取而未獲竟其類輯之志學者自當有以義起之處矣

后蒼

希賢錄 卷之二

八

蒼東海人受禮於高堂之後在曲臺校書說禮數萬言所授有梁人戴德及其從兄子聖西漢時后與二戴禮遂並立學官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因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孔子三朝記王史氏記樂記凡五種合二百四十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聖又刪大戴記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明堂位及樂記各一篇合四十九篇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註今小戴記與周官六篇古經

十七篇並傳皆蒼略之也蒼在宣帝朝爲博士官至少府明嘉韓中考求古禮以蒼爲禮之宗帝從祀孔廟

孟子之時古籍已自淪亡及秦火燬書散失尤甚若非高堂之後通有所授即求如小戴之記亦豈可得乎蒼官於漢宣祀在明肅禮宗之顯豈不以時哉

夏侯勝

勝東平人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

希賢錄 卷之二

尤

善說禮服徵爲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位數出勝當乘輿前進諫王不能從後果見廢時大將軍霍光謂群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自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以廢立時定策安宗廟益勝千戶宣帝初議武帝廟樂忤帝意下獄時丞相長史黃霸坐阿縱勝不舉劾亦繫獄霸欲從勝受經勝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後以關東地震大赦得出爲諫議大夫霸亦爲揚州刺史勝爲

入質樸守正且簡易帝甚親信之每有大議則謂勝曰先生正言無懲前事後還太子太傅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賜塋葬平陵

諫昏主而不見從遂有廢立之事霍光之所爲蓋亦古大臣之心也至令勝以尚書授太后使知經術尤見正義乃勝既以忤帝下獄而霸並以阿勝同繫顧乃堅請受經至再更冬不怠此種好學之心自古及今未可多得也

杜子春

希賢錄 卷之二

子

子春河南人通周官先是秦始皇廢惡周官書禁絕不傳武帝時有李氏得之上河間獻王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一篇奏之卒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而周禮始著子春受業於歆能通其義家於南山因以教授鄉里年九十猶能誦識鄭衆馬融賈逵皆受業焉衆遂爲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作周官注而皆祖子春子春又明易以連山爲伏羲歸藏爲黃帝云

周官一書大綱甚正而瑣雜處亦多不獨冬官之闕也考工雖補似尚未爲完書至於易始伏羲先天之圖自有定位非文王不得而移易其以連山爲伏羲者自不必信卽今所傳三墳易象亦係附會之言惟當遵孔子周易爲不可易耳

劉昆

昆字桓公梁孝王之子也少習禮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彈雅琴操清角教授弟子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縣官輒率吏屬觀之王莽以

希賢錄 卷之二

三

其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獄尋以莽敗得免時天下大亂昆避亂河南負嶺山中光武初教授於江陵帝聞之卽除爲江陵令連年火災昆向火叩頭輒止風降雨微拜議郎遷弘農太守先是崤函驛道多虎患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爲光祿勳諡問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河臨政而至是昆對曰偶然爾左右皆笑其質帝歎曰此長者之言也頓命書之策令授皇太子及諸王卜

侯五十餘人後以老乞歸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子孫世掌宗正時山陽丁恭習公羊嚴氏春秋學義精明州郡請召不應光武初爲諫議大夫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後拜侍中與劉昆俱在帝左右每事諮訪焉

彈雅琴而備典儀殆有高致而非僭禮者莽之收繫自不足言負嶺教授徒儒風攸著江陵之任光武用人允宜也觀其反風化虎誠心旣格於上下而又但以爲偶然謙德不彌光也乎

希賢錄 卷之二

三

包咸

咸字子良會稽人少爲諸生受業長安習魯詩論語王莽末歸鄉里至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拘執至十餘日晨夜誦讀自若賊異而遣之因往東海止薪舍講授光武卽位乃歸鄉里太守黃儻欲召咸授其子咸謂禮有來學無往教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入授皇太子論語拜諫議遷侍中明帝時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造小黃門就問顯宗以其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

特賜珍玩束帛俸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卿之貧者後病篤帝親輦臨視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遇難不忘誦讀爲師不肯往教其勤學而自重如此至於入授太子几杖有賜不趨不名疾篤親輦臨視若斯殊遇固其理之應得者哉

鄭佐

康成名佐北海高密人年十二隨母還家會同輩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

希賢錄

卷之二

李

乃曰此非我所願也造太學受業始通京氏易公羊左氏春秋又學周官禮記韓詩古文尚書西入關因盧植事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者五十餘融素驕貴佐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其高弟傳授佐日夜尋讀未嘗倦怠後融召見於樓上因得與諸疑義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百千人及黨事起與同郡四十餘人俱被禁錮佐杜門不出隱修經業及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迫佐詣進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佐不受

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佐屢屢造門告高密縣爲佐特立一鄉謂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

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漢名臣多稱公又南山四皓東園夏黃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稱曰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爲鄭立鄉宜曰鄭公鄉又昔于公一節猶侈其門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空廣門衛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佐以道斷不至會黃巾寇至

希賢錄

卷之二

李

避地徐州州牧陶謙接以師禮建安元年自徐還高密道遇黃巾數萬見佐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後嘗疾篤以書戒子益恩其畧曰吾家素貧不爲人所容游學周秦竟豫獲覲在位適人逸處大儒得意者嘗有所授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秘書年過四十乃歸養假播殖以娛朝夕闔戶擅勢坐堂禁錮十有四年乃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

國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鄉邦歲已七十禮
合傳家今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家
事大小汝一承之爾瑱瑳一夫會無同生相依其最
求君子之道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若政弊稱亦有榮
於所生所憤憤者曰西方暮所好得昔率皆腐敗不
得於禮堂寫定傳於其人今家差勝於昔勤力務時
薄衣菲食尚其令吾寡恨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
遣使要佐大會賓客佐最後至延升上坐紹客多豪
傑並有才術見佐儒者競設異議百家互舉佐依方

希賢錄

卷之二

三

辨對咸出問表莫不嗟服紹乃舉佐茂才表爲左中
郎將皆不就又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
送迎佐乃以病自乞還家後疾更篤遣令薄葬白郡
守以下嘗受業者纔經赴會千餘人所著易書詩禮
論語孝經乾象七政六耗等論凡百餘萬言經傳洽
熟稱爲純儒齊魯間皆宗之

又鄭興者開封人少學公羊晚善左氏積精深思通
達其肯同學者皆師之劉歆美其才使撰例章句訓
詁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乃西歸隗囂囂虛心禮請

而與耻爲之屈稱疾不起囂自矜已以爲西伯復作
乃與諸將議自立爲王典問說囂曰昔文王承積德
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武王之時八
百諸侯不謀同會謂紂可伐武王尚以未知天命還
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威畧雖振
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招速禍患無乃不
可囂乃不稱王後又廣置職位以自尊大興復止之
曰夫中郎將大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
臣所當制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

希賢錄

卷之二

三

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而有損於名
非尊上之意也囂亦病之而止及囂遣子恂入侍典
因求歸葬父母囂不從而徙典舍益其秩禮典入見
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條舊故敢歸身明德幸蒙
覆載復得全其性命今爲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
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無禮之甚者矣將
軍焉用之囂曰囂將不足留故人耶典曰將軍據七
郡之地擁衆以戴本朝德隆威重居則爲專命之使
入必爲鼎足之臣典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

求人不患不親此與之熟計者也業爲父母誥不可
以已願留妻子獨歸塋將軍又何猜焉竊曰幸甚遂
促爲辦裝令與妻子俱東建武年也侍御史杜林先
與與同寓隴右乃薦與謂其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好
古博物見疑不惑立侍帷幄典職機密乃徵爲大中
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上疏力言時政闕失帝多所
納嘗問與郊祀事欲以識斷之與對曰臣不爲識帝
怒曰卿非之耶與曰臣於其書有所未學耳帝意乃
解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詞爾雅然以不善識終不

希賢錄

卷之二

毛

見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會將軍岑彭爲
刺客所殺與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
述死詔留屯成都後因言者轉蓮勺令時喪亂之後
郫縣荒殘方欲築城郭修禮教會以事免遂不復仕
三公連辟皆不應焉

與子名衆十二時從父授左氏春秋精心力學兼通
易詩知名明帝太子及山陽王因虎賁中郎將梁松
以嫌聘請欲爲通義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
有舊防藩王不立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諷以長

者之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以死太子
及王聞之乃不强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雖衆不與
康成少秉正志誠博群經游學多年歸家授業雖
以黨事被禁其後愈重於時至於立鄉稱公號門
通德黃巾不敢入境豈非禮義干櫓哉觀其戒子
之書言言真切遺令薄塋足砥頑風至於鄭與父
子家學通經典則義服隗囂復感以情而得歸塋
其父衆則禮對太子併辭其僎而卒免於殃學者
律已守道洵當如是哉洵當如是哉

希賢錄

卷之二

毛

盧植

植字子幹涿郡人少與鄭玄俱事馬融通古今學研
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樂歌舞於前植
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學久辭歸闔門教
授性剛毅有大節嘗懷濟世志不好辭賦時皇后父
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加封再植以
竇武素有名譽乃上書規之謂春秋之義上下無嗣
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下筮今同宗相後
拔圖按牒以次建立何勲之有豈可貪天以爲己力

世見親於卓力請之又議郎彭栢力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從詭道出卓果使人追之不得植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爲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敕其子從儉塋於土穴勿用棺槨附體止單帛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過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孤到此嘉其遺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亟遣丞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並致薄醴以彰厥德

希賢錄

卷之二

三

盧君與康成同師馬融通古今不守章句懷濟世之志觀其規竇武之言應日食之詔所陳八事一一可見之行真賢矣哉而乃破賊垂成檻車被逮若非皇甫嵩不掩人善則終爲小黃門所陷矣其後止董卓之名可謂特見及抗議怒卓終以人望所在而獲全卒時敕子從儉止於土穴併棺衾不用其志固淺且遠矣乃曹操亦知其爲儒宗而爲修墓致祭恐其師亦難與同日語也

范宣

范宣字宜子陳留人十歲能誦詩書嘗刀傷手捧手改客人問痛乎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致傷耳家人異其言少尚隱遯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躬耕養親視歿負土成墳廬於墓側大尉鄧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於豫章太守殷羨見其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固辭更爰之以其素貧加年荒疫厚餉給之亦不受爰之以爲大儒韓康伯知其貧嘗遺之百絹不受遞減至一疋終不受康伯後與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之曰豈可使內無禪乃笑而受生平操行廉約雖閒居屢空惟以誦讀爲事譙國戴逵等皆聞風遠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

希賢錄

卷之二

三

又范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晉簡文帝將辟之爲桓溫所阻溫薨之後武子始爲餘杭令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明年風化大行遷臨淮太守徵拜中書侍郎多所獻替有益政治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武子據經傳奏上皆

有典證宋孝武帝雅好文學其見親愛朝廷疑議輒
卽諮訪武子指斥朝士直言无諱乃相驅扇出補豫
章太守臨發上疏言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
攘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剪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
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又自
昔喪亂流寓旋反無期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
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郡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且普天
之民原其氏出皆隨世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荒郡
之人星散東西名役差違輒至連坐人不堪命叛爲

希賢錄 卷之二

盜賊是以刑獄日滋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惟以
卹貧爲先又言人性無涯儉奢由勢今兼并之士亦
多不瞻非力不足以厚己祿不足以富家得之有數
而用之無節蒲酒永日馳騁卒年一晏之候費過十
金麗服美衣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管鄭衛之音南
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倣誕成俗迄
驗其鄉里考其職業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匪惟家給
人足賢才亦可繼踵而至又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
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其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

丁則備成人之役矣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
事矣困苦萬姓乃至於此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
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
皆善之武子在郡大設庠序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
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並取郡四姓子
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稱廣江州刺
史王凝之以爲言子泰時爲天門宰棄官稱訴帝以
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歸家於丹陽猶勤學
終年不輟子泰爲護軍將泰子曄著後漢書

希賢錄 卷之二

五

范宣守身篤孝潔已教人儒者之正寯則據經修
禮養生徒崇學校所疏之言則寬力役安流寓考
職業皆惠民之實政帝亦知其所務惟學武子可
謂實至而名隨者矣

平恒

恒燕薊人祖父並仕慕容爲通宦恒曉讀博問多
通自周以降迄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
緒皆撰品第商畧是非合百餘篇號曰畧注安貧守
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爲中書博士由爲幽州別駕貞

廉寡欲不營資產衣食常不足妻子不免飢寒遷
秘書丞高允弟稱當時博通經籍無過恒者嘗別構
一精廬置經籍其中一奴自給妻子不得近焉

又高密徐苗累世皆以博士爲郡守祖邵爲魏尚書
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苦執鋤未夜則吟誦弱冠
與弟就濟南宋均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前
後所著數萬言皆有義旨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
人之鑒兄弟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於州里田宅奴
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輒爲輟耕助營棺歛門生

希賢錄 卷之二

五

亡於家卽歛於講堂行已純至遠近咸歸其義郡察
孝廉州辟從事屢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皆不
就晉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否後卒遺命濯
巾漉衣榆棺葦席雜磚瓦器露車載尸而已

下士之志生則止於溫飽死則猶尚繁華總之未
能免俗乎博學著書而安貧守道不使妻子近前
苗耕讀友教徵辟屢辭遺命一切去奢皆堪砥礪
衰晚

樂遜

遜字遵賢河東人幼有成人操受孝經論語並諸經
大義尋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扈懷之中猶志道不
倦太尉李弼請教授諸子臺郎邵丞相繼舉遜有牧
民才弼請留不遣魏廢帝初周文帝召遜教授諸子
在館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講諸經傳周閔帝踐祚
以遜有理務才除秋官府上士轉小師氏下大夫自
燕王儉以下並束脩行弟子禮甚有訓導方後爲蒲
州主簿以霖雨求言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十四
條其中崇教法省造作明選舉禁奢侈尤切政要遷

希賢錄 卷之二

五

中大夫詔魯公畢公等俱以束脩之禮同受業天和
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賜以粟帛
授湖州刺史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
州境多革蠻俗秩滿還朝拜太子諫議後任露門教
授太子進爵崇業郡公未幾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
出爲汾陽郡守以老固辭乃詔許之改授東揚州刺
史仍賜安車衣服及本郡田十頃儒者以爲榮隋開
皇元年年八十二卒於家贈本官加蒲陵二州刺史
遜性柔謹寡交游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尚每在

衆中言論未嘗爲人先學者以是稱之所著各書皆有論義

訓導有方經理成務陳言而切政要刺史而移士風至其忠信爲本不以言論先人車服郡田之賜儒者榮之洵足以爲榮也

劉焯

劉士元名焯信都人聰敏沉澁望高視遠少受詩禮左傳皆未卒業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乃與劉炫就讀經十載衣食不繼不以爲意遂以儒學知

希賢錄 卷之二

七

名刺史引爲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同應國史兼叅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後與諸儒於秘書省考定群言又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每升坐論難蜂起皆不能屈楊素等並服其精博後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勅與炫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議凌挫者儒咸懷妬憾飛章謫之遂除爲民於是優游鄉里以教授著述爲務諸家章句多所是非他如曆算推步諸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秘奧著有五經述義與歷書並行於世

於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時人稱二劉焉論者以爲數百年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嘗與諸儒修定禮律煬帝時遷太學博士旋以疾去

家貧就讀卒以成名書亦何負於人哉特未可爲不好者強耳

褚無量

弘度名無量杭州人幼孤貧勵學刻意墳典家近臨平湖嘗有龍鬬里閭爭觀無量時方十二讀書自若長老異之精三禮史記舉明經官國子博士遷司業

希賢錄 卷之二

七

修文館學士詔定南郊儀時祭酒祝欽明等皆希古謂皇后爲亞獻無量與博士唐紹蔣欽緒等爭之以爲郊祀大事不可以臆斷必上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古典率由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而膺福祐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書法天地而行政教辨方位而敘人倫其義幽贊鬼神而文經緯邦國折衷主事其禮冬至祭天於圜丘王后內主令合助祭當時皆禮典今乃無之蓋由祭天南郊不以地配土以始配不以祖妣配故王后不與謹按王后行事具載內史職

中凡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鄭注云謂祭宗廟也所以知之者以文云裸獻祭天無裸祭天之器惟陶匏無瑤爵也內司服掌后六服無后祭天之服巾車職掌后五輅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之文是后祭天不與也惟漢書郊祀志有天地合祭皇后預饗之事則末代強臣擅朝黷神諸祭不經之典不足爲法忝守經術不敢循默意以抑后而時相以苟悅后意格議不行無量以母老請停官歸侍佺宗爲太子詔拜侍讀撰翼善記以進太子釋奠國學講

希賢錄卷之二

堯

孝經禮記隨文納誨博而且辨授銀青光祿大夫賜章服綵絹及卽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母喪廬於墓左手植松柏群鹿犯之無量號哭曰山中衆草非乏何忍犯我先帝樹鹿以馴擾不復抵觸無量爲終身不御其肉喪除服官以耆老隨仗聽其徐行又爲設殿與聽乘入殿中類上書陳時政得失多見納用手勅褒美開元五年幸東都會太廟象因天戒以獻規時皇太子及四王皆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爲獻帝卽以頒太子諸王仍詔於

諸儒中選有行誼經學者聞者充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行齒肖禮詔無量升座勸講百官觀禮年七十五卒帝爲舉哀廢朝五日謂宰相曰無量朕師今永逝宜用優典贈禮部尚書諡曰文官給塋事焉議禮一節煌煌同於日星有數之文也至於廬墓而感及群鹿非誠孝何能若是異數迭膺允哉不愧

元澹

行冲名澹少孤養於外祖常氏家方正博學舉進士

希賢錄卷之二

聖

累通事舍人狄仁傑甚重之行冲嘗謂仁傑願以身備藥物之任仁傑笑曰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累太常少卿佺宗初爲關內按察自以非彈治才辭入爲右散騎常侍嗣彭王子志讓坐誣告株連四十人行冲列其枉奏見原遷大理卿侍御史李傑坐誣陷行冲言其歷官清貞從下服時論避之同讞刑獄求散秩充檢校集賢佺宗自注孝經詔行冲爲疏直學官後以年老請去官卒贈禮部尚書諡曰獻吳郡歸崇敬字正禮治禮學以孝聞佺宗末舉博通

墳典科爲首授左拾遺累集賢殿校理肅宗時兼史館修撰常參議國大典代宗幸陝召問得失極陳生人疲敝當以儉德先天下則國富而兵可用嘗出使新羅渡海而風或請以單舸免崇敬曰與其舟者數百人何忍獨濟少選而風定囊橐所載惟衾衣外域益服焉還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遣祀衡山未至而哥舒晃亂御史請望祀崇敬正色曰聘禮既受命卽道死介以尸將事尊命也豈有畏乎竟成禮而還累禮部尚書子登孫融皆世其學

希賢錄 卷之二

聖

行冲爲按察則一意辨枉而又固辭刑獄求散佚此君子之用心也正禮陳生民之困欲以儉德先天下至渡海遇風不忍獨濟不齎中國所無物以覘利賢矣至於遣祀遇亂卒尊君成禮不益見存心之異於人也乎

韓昌黎

公名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生三歲而孤嫂鄭氏鞠之七歲卽知好學日記數千百言口出成文比長盡通六經及百家之學舉進士歷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

史德宗時極論宮市貶山陽令有遺愛民生子多以韓字名之歷改員外郎中才高數黜作進學解以自諭先後凡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罪後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中王公士人奔走膜嘔至灼膚體珍貝騰香公聞而惡之上表極諫帝大怒將置之死裴度崔群請少寬假乃貶潮州刺史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魚食民畜產且盡乃爲文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饑患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時

希賢錄 卷之二

聖

王廷奏反圍牛元翼救兵十萬不敢進詔擇廷臣往諭公獨勇行元稹於上前惜之穆宗悔馳詔毋徑入公曰止者君之仁死者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而責之賊恆汗伏地乃出元翼帝大悅轉禮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神宗時追封昌黎伯從祀孔廟公性明銳不說隨與人交終始不變成就後進往往知名經公指授者皆稱韓門弟子所著有原道原性等篇皆奧術弘濫佐佑六經與孟子相表裏自公沒後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焉嘗作師說畧

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知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云

朱子言公之於性只將仁義禮知信來說便是識見高處蓋性學難明非入於虛無則流於駁雜故孟子當日只於四端指示之要人察識要人擴充

告賢錄 卷之二

文公之說蓋有見於此者古人有德後有言公則意在立言而因言考道故所見卓然而文起衰八代爲大家之首至於立朝大節雖明微自漢以來誠爲僅見矣

希賢錄 卷之三

江都後學朱顯祖雪鴻製

男澐

姪濡 姪孫柯重奇

周濂溪

先生名惇頤字茂叔宋道州營道縣人郭外有村曰濂谿周氏家焉先生少孤養於外家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洪州分寧縣主簿先生博學力行問道甚早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礪奉已甚約祿入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無餘儲妻子餽粥或不給曠然不以

希賢錄 卷之三

爲意襟懷風趣飄然物外尤樂佳山水過適意處或徜徉終日所居牕前草不除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余觀自古所謂賢者必先於博學必由於力行必期於聞道然自以爲道而不信古好義砥礪名節則或流於無忌憚非吾儒之所謂道矣至於自奉則豐不恤親友家多蓄積止計妻孥是又市肆之肺腸即安得有飄然之風趣知佳山水之樂耶先生適意徜徉動靜無非自得閒看庭草生趣盈前是真學顏子之所學而有得於其樂者其令二程

尋之也所謂以成己者成物歟

夫講求文字之學甚煩而難而砥礪名節之功則簡而易學者欲取先生之賢而希之則以此數語已足以稱大賢矣余故欲與有志之士共求夫易簡之理庶不失爲賢人之德業可久而可大云

先生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其道其爲分寧主簿也縣內有獄久未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部使者薦之爲南安司理叅軍

一訊立辨非有異人之術也只是本來是非之心

希賢錄 卷之三

二

先生能直達之耳後人遇事不勝其私知且故違安能立辨

先生到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之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使其二子顯願受學焉先生每令二程章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其後明道云自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今士人之入官者惟急急於見才誰復道德爲務至爲之父者欲擇師以教子亦祇文詞是務誰復

望其德業之底於成先生之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敏則以爲才具過人見其灑落襟懷則以爲仙風道氣是皆隨俗之見惟程子父大中公獨知其爲學知道使二子師之所見之卓如此宜其卒成二子爲千古大儒也

先生在南安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浚治之吏無敢與相可否者先生獨力爭之達不聽先生置子板歸欲委官以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媚人吾不爲也達亦感悟囚得不死

希賢錄 卷之三

五

世人只爲要媚人故殺人而不恤乃上官亦知人之必媚已也故往往假其手以殺人而不疑豈知天理人心不可妄殺王達嚴酷人不敢爭先生寧棄其官以爭之卒之達亦感悟囚得不死而先生之官亦自若蓋一爭而三善具焉世之人慎勿徒知有官輕視人命且以人之寧殺人媚已遂自以爲得計也

先生嘗轉令桂陽有治績改知南昌縣人爭迎之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又轉僉判合州

事不經先生更不敢決民不肯從一時勢豪黷惡皆
惴懼不獨以得罪爲憂而併以有汙善政爲恥焉
上爲良吏則下亦自爲良民今人不白善其身而
動以無良罪百姓失之遠矣有先生之能辨獄而
所在之民皆以汙善政爲恥道德齊禮之效不至
今可見也乎

時趙清獻公并爲使者或譖先生於公公臨之甚威
及公守處州先生適判州事公熟視其所爲乃悟執
其手曰幾失君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改通判永州權

希賢錄

卷之三

四

郡事至則興學校以淑郡人教化大行

以先生之賢猶不免有譖之者若非清獻之賢則
威加亦既久矣又焉得復悟於守處之日也

方神宗初呂正獻公公著在侍從力薦先生擢授廣
南東路轉運判先生進退官吏得罪者自謂不寬改
提點刑獄曰刑者民之司命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
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不憚瘴毒艱荒崖絕
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索務以洗冤澤物爲

已任

爲刑官而專事威斷殘民以逞者多矣不則亦祇
據爰書因文失實民情之壅安能遂聞先生慈愛
而加之明察斯能體生物之心者乎

先生提點刑獄後以疾求知南康軍廬山在其境山
之麓有谿焉其源發於蓮花峰下潔清紺寒先生濯
纓而樂之因家於峰下而築書堂其上旣成顧謂友
人曰他日與子相從歌咏先王之道足矣因取舊所
居谿溪名之以示不忘故之意其後清獻再鎮蜀奏
遷先生將大用之而先生卒年僅五十七諡曰元嘉

希賢錄

卷之三

五

祐中封汝南伯從祀孔廟後改封道國公明祀稱先
儒周子

先生方移桂陽時郡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
既薦諸朝又周其不給及聞先生論學歎曰吾欲讀
書何如先生曰公老无及矣某請得爲公言之於是
初平日聽教二年果有得未幾初平卒於官子幼先
生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
人不可以不學而學不論年故少而好學如初日
之光壯年好學如日中之明至老年好學則所謂

秉燭猶勝夜行也初平能知先生之賢聞其論學而聽教卒有得不負所志真希賢者哉至於老爲郡而猶知慕學居官能周屬急而反以貧終難於歸塋如初平爲人空乎其終有得也乃先生嘗得疾更晝夜始邀友人視其家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先生之貧亦極矣而爲初平經紀其後若此此恆高風信爲可法

侯師聖學於伊川未悟見先生先生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乃留對榻夜談越三日還自謂所得如見天

希賢錄 卷之三

六

之廣大伊川驚異曰若從周茂叔來耶

初平既老聽教二年而有得乃先生亦老與師聖對談三日而令其所見頓殊其善開發人主於如此必非拘於一法者矣

明道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先生後自謂已无此好矣先生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暮歸見田野間獵者不覺有喜心果知未也

道心常在習氣難除常在者隨處有發見之端難

除者畢生有潛伏之隱此堯夫感事吟中所以有芝蘭種不榮荆棘剪不去之句也惟常加存養不使此心放失則意中常覺生趣之盎然固不待種之而後榮亦不俟剪之而自去矣

先生早號通儒常上安石提點江東刑獄時先生遇之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其後安石與曾鞏在江南議論或有疑未決必曰姑置是待他日茂叔來訂或云荆公年少時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先生三及門而三辭焉荆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

希賢錄 卷之三

七

按此二說不同若據前說則荆公固嘗親炙得力於先生而據後說則荆公又見拒於先生者意先生益知荆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且折其剛銳之氣乎然再辭可矣三則似乎已甚使荆公果得從先生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下而日有以去其偏蔽則他日得君行道當不至有斷法之煩苛而斥衆君子爲流俗之事乃前說以爲退而精思至忘寢食且有疑欲俟先生來訂則又似乎荆公未嘗

有此者兩存其說以俟人之自訂可也

黃魯直稱濂谿先生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所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其書具在朱子輯近思錄中首載之

延平先生謂灑落之言形容有道氣象絕佳胸中灑落卽作爲盡灑落矣晦庵謂此箇地位乃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粹之效從真實積累中來不是一旦着力做得又嘗謂先生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可

希賢錄

卷之三

八

謂得先生之真矣又有謂先生皆溪流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无言窮顏子之所以樂者亦足以見先生之梗槩也若魯直霽月光風四字形容先生最肖吾獨怪其論中尚有薄於微福隨於希世之語是烏足以言先生蓋亦只是才人之所見耳

先生嘗言聖人之蘊微顏子始不可見又言學顏淵之所學顏子早逝未見其止則其學固未易窺非若曾氏一傳有思再傳有孟四書居三詳而可

據也而先生教人直尋孔顏樂處益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流行之後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是萬古道德之宗孔子如太和元氣流行於四時顏子則純然春生之氣也先生之學全從易來真所謂得不傳之與於遺經者余故謂顏子之學惟先生足以繼之

程明道先生

先生名顥字伯淳河南人父珣任大中大夫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見初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輒能詩

希賢錄

卷之三

九

賦有酌貪泉詩句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已知其有志操矣十二三時群居庠序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早年卽厭科舉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未得其要蓋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將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踰冠中進士第

從來希賢者原不論天資然而神氣秀爽則見賢必親中心自固則爲賢必力十二三時如老成則其久而成也可知矣至於早厭舉業而求道此志尤爲卓越第求道而不經泛濫出入又焉能知道

要之終在六經乎余少壯時亦有此失幸因疾中
無事歷覽儒先之語久久遍讀朱子書乃始復歸
於正至今年力尙衰躬行未逮觀先生之返經而
得真不我欺者也至於舉業之學不過記誦博識
先生既心厭之而又踰冠卽第益可知舉業之初
无害於道而世之從事舉業者益當以先生爲法
矣

先生與弟伊川嘗隨大中公知漢州宿一僧寺先生
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至法堂上

希賢錄 卷之三

十一

相見伊川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
皆親近而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先生嘗言異日能
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
吾不得讓蓋先生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
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則異焉

立人之道不過仁義仁爲善長而義則制宜明道
純仁伊川秉義合之而師世之道畢矣

先生爲人粹和之氣溢於背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
劉安禮嘗言相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勵之容

孔子溫良周子光霽先生粹和聖賢氣象大抵相
似

先生作字時甚敬嘗言非是要字好卽此是學牕前
有茂草覆砌或勸之及先生不從謂可見造物生意
又盆池畜魚數尾時觀萬物自得意

學莫要於存心養性作字之敬心之存也性合內
外皆草盆魚亦性之養也此種志趣淺者自淺淺
者自淺不可言說

先生嘗在長安倉中閒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自

希賢錄 卷之三

十一

不疑及再數之不合因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
數无差則知越着心把捉越不定又在涪州日修橋
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外見林木之佳者
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中不可有一事

越把捉越不定此心之自然而神妙處學者但當
主敬存誠不致此心之放逸可耳若着心把捉則
必妄加禁制而趨枯守寂使此心爲死木槁灰无
復神明之用矣至於心中不可有一事學者須當
善會用功必從有事來到得无一事時則真當大

任而不動矣

邢恕一日三檢點先生曰餘時理會甚事可見不會
用王先生嘗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
事先生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此急迫
人心不是疎放便是急迫欲免此二端惟淡於存
養爲庶幾

伊川謂先生之言平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其教人
自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
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輕自大而卒无得也先生

希賢錄

卷之三

七

接物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
善惡咸得其心聞風者誠服雖小人以趨向之異或
加排斥退省其私未有不以爲君子者先生爲政治
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爲應文逃
責之事所爲條綱法度人皆可效而行至其道之而
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
可及也

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
夜雜處當事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僧曰

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因戒之曰俟復見必先白

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

孔子務民義而遠鬼神一語萬世明訓愚人不知
往往惑於譴妄益彼不過自營其衣食而民遂習
以成風妄計來生不思現在先生就觀一語石佛
遂以無光正俗之方其效至此

又主上元簿時茅山有龍池其龍狀如蜥蜴而五色
祥符中中使取其二至中途奏其一飛空去遂嚴奉
以爲神物先生令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又其始至也

希賢錄

卷之三

七

有持竿以粘飛鳥者先生折其竿令勿爲自是鄉民
子弟不敢畜禽鳥

小民愚而易惑見有可怪則必羣起而奉之又貪
而不仁見有可取則必多方以害之先生於龍則
捕而於粘鳥則禁所以導民之務義者如此

晉城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亦習以爲常先生爲令
諭而禁之

先王立法必犯大惡始焚其尸子孫旣稱孝慈豈
有忍焚之理此浮屠之說令人大惑易性也

先生爲上元簿時縣中近府美田貴家富室率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以致田稅不均尤甚他邑先生畫法均之富者多減以浮論既而无一人不服

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止應文備數而已先生爲令晉城之民遂爲精兵

先生令晉城人服其教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者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遂无所

希賢錄 卷之三

高

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无失所行旅出於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其人俗始甚野不知學先生擇其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年而儒服者蓋已數百又鄉民社會先生爲之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阻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盜賊及鬪死者

鄆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敢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其人輒言曰外人謂某盜官

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且殺人言未畢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卒私償所盜以善去

內侍王中正巡閱保甲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美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在邑歲餘中使往來境上者卒不入

內使每喜人承奉雖極華侈亦但視爲當然先生

希賢錄 卷之三

五

獨反之更提出法禁使之知所當畏爲令效此福民不細

先生爲鄆簿時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爰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囚甚衆獨鄆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時常路者欲薦先生問其所欲先生曰薦上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也

先生官尚卑當路者見其才而欲薦此大理之公也至問所欲則私矣先生對以當問其才之所堪

不當問所欲真用人大法

嘗考先生雲淡風輕一詩乃此時所作如此胸懷自不同於俗吏也

又主江寧上元簿時江南之田賴陂塘以溉是夏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寒例當轉詳漕司調役必月餘始集先生曰果爾則苗稿久矣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稔

救民之患當如拯溺救焚少姑待焉所誤多矣後人既少智慮又不擔當專聽胥吏拘牽以待上官

希賢錄 卷之三

末

陳請事後小補猶自鋪張紀頌聞先生之爲簡易亦倣其意而行之乎

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爲小營子留之歲不下數百人而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益以留者必請於府府給券然後得食比給則飢已數日矣先生因自漕司貯米營中至輒食之全活者大半故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後世郡縣中無備賑之具迨歲荒議救飢者已不勝計矣觀先生之救運卒可悟救荒之良法

廣濟蔡河出扶溝縣境潁河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以脅取舟人財物爲事歲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遂得數十不復根治舊惡但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以察爲惡者自是邑境无焚舟之患又有犯小盜者先生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得自新後復穿窬吏捕及其門盜謂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遂自經

小盜本有良心只恐爲之上者德化未能感動耳

希賢錄 卷之三

左

哀矜勿喜真是仁人之言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去嘗曰以扶溝之地畫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後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夫爲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凶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吾於扶溝興立學校聚邑人子弟而教之幾成而廢是豈不有命歟然知而不爲徒責命之興廢則非矣

經畫開端待人之繼此種用心纔是夫子教仲弓

但舉所知人自不舍之意

先生爲令時水災民飢請發粟貸時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令遽自陳穀且登可以无貸使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多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之罪也乃得已先生令晉城時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

希賢錄 卷之三

六

其價翔踴多者至十倍先生嘗度所需者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至倍息而鄉民所費減十之三又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納雜錢數百千先生常借以補助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无不從者

晉城民憚差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讎敵先生爲令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

辭者

又畿田稅重朝廷常賜蠲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之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營權穀價不使甚貴甚賤

曹村埽決先生方在他所相去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恐不集公常親率禁兵繼之帥遂以本鎮印

希賢錄 卷之三

左

授先生自用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所謂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今曹村決則注京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而其時論者猶以爲爲不可塞先生命善酒者斬細繩以度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下先生顧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吾事濟矣語未已而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得有此

大抵先生遇事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先生處之裕如也每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御葢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而畢事先是夫伍中夜多譁姦人乘虛爲益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說去无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整肅如常

曹村塞後先生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敘年勞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語執政曰程頤可用安石不對又嘗

希賢錄 卷之三

手

有登對者自洛至上問曰程頤在彼否連言佳士佳士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益切差知扶溝縣事先生爲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常數發先生在官無益者幾一年

河清之卒於法不他役時中官程昉爲外都水丞茂視州郡欲盡取諸婦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與八百人時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將入城衆官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

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遂親往開門撫納諭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且以事聞得不復遣後昉因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旣而揚言於衆曰潭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

先生爲邑衆人謂法所拘者先生爲之未嘗甚矣於法衆亦不甚駭焉伊川亦嘗言今之守令惟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

希賢錄 卷之三

手

世人只以服官爲重故首尾多牽不得稍行已志若能自盡其誠不見容而後去則亦何不可者只在自己認得真守得定耳

先生每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時時自謂有愧於此大抵視其縣之人真如家人父子訴者或不持牒徑陳所以先生從容告語無倦爲邑凡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

歷觀先生居官只是愛民盡職爲公內之所當爲而已未嘗有願外之心然而賢相何嘗不應明主

何嘗不知也

呂公著薦先生爲太子中允權監祭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名對從容諮訪比二三見遂期大用每語先生欲常相見一日議論甚久日官假午正上未食先生始求退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爲先至誠仁愛爲本所上章疏子姓不得窺其藁常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上俯身拱手曰當爲御成之又嘗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上因逆言曰朕何敢朕何敢焉

希賢錄 卷之三

三

先生嘗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先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美行修者延以爲造卒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灑掃應對以往修其身第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獎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貴者爲

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取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只此一論實見之行自然士品日端風俗日變朝廷收得人之效矣爲治不在多言又豈有奇論哉上嘗詔問所爲御史先生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欺賞以爲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喚作啞御史只是

希賢錄 卷之三

三

要格君心凡所獻納謂當辨於早而戒於漸章疏不爲辭辨惟以誠意感悟上心

時王安石日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

一日上縱言及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嘗爲上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先生在朝所言所行最得本計而持大體此孟子

之後僅見者

同天節日宮嬪爭獻奇巧爲壽先生言於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以爲宮嬪所爲非上意先生曰作樂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言非是執政辭遂屈仁宗登遐遺制官吏三日除服至三日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言遺詔所命莫敢違請盡今日若朝而遂除則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也一時相視無敢除者

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

希賢錄 卷之三

三

張載賢弟頤爲首

昔有薦賢者不避親故上詰之對曰非親非故孰識其才若用之不當朝廷自有典刑先生之薦表叔與其弟真至公之心也今人意在避嫌欲以小公或反以使其私矣

呂正獻公嘗薦常秩後秩差改節公對先生有悔意先生言願侍郎寧自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朝廷要用入朝臣要薦賢此亦顯而易見之理至於寧受欺而心不少替乃見優於天下實在處

時安石之說浸行先生多所論列尤極論者韓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祠部賣牒提舉官多非其人京東轉運剝民希寵不加黜責典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等十餘事然每與安石論列心平氣和安石本與先生善至是雖不合然猶謂其忠信多爲之動

嘗被旨赴中書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顏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安石爲之愧屈

希賢錄 卷之三

三

一日與安石論事不合先生因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民心今參政苦要做不順人心事何也但順人心誰不願從安石云此則感賢誠意先生嘗與吳師禮談介甫學之錯處因謂禮曰爲我盡達之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有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

在朝秉政人存此心天下事安有不當者而伏處之時師友講習卽宜存此意

安石之說既行先生力求外補除京西提刑將行時求面對上言有甚文字先生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再四

天威面覲尚難進所欲言況於所具之文字又况欲盡所欲爲乎吾於先生對問文字語不禁爲之歎息矣

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先生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戮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乃得罷然安石終無逐先生意既而

希賢錄 卷之三

五

神宗手批暴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所責

只是一味至誠故能感得君相如此若稍稍懷私使氣則必不能矣

先生嘗言介甫性很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當不至如此之甚也又嘗云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毒天下亦須兩分其罪

先生因論安石差判鎮寧軍節度事守者嚴刻多忌

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至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千數

先生爲人只是循理盡職自然感動守者之心至於活及多人則所全者大矣

先生嘗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雖屬小官而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下興衰哲宗以先生時望所屬特名爲宗正寺丞未行而疾卒年僅五十四

希賢錄 卷之三

五

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惜焉文潞公表其墓於道曰明道先生

先生嘗言人自孩提時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出自幼子常視無詭便是教以聖人事小兒所歷事皆不怠故善養子者當使全其和氣示以好惡有常則長而性美

又云古人自幼學耳日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之語銷鑠天理殆盡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偽

有與先生同居臺列者志雖未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口他人之賢者倘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表裏洞徹莫見瑕疵先生坐如泥塑接人則純是一團和氣生平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托以忠信故僮僕亦不忍欺之

今人立心制行多不及夫古人至於僕人失事則必過加督責空乎得童僕貞之難也豚魚異類乎誠猶格況其在同類者乎

人有語導氣者以問先生先生曰吾常夏葛而冬裘

希賢錄 卷之三

无

饑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

導氣之說本有其理只看義文先後天二圖義圖乾上而坤下定天地之位文圖離上而坎下爲心腎之元天氣下降而地氣上行世運所以成泰也心火下濟而腎水上升人身所以常康也晦翁以爲延年者必竊天地之機乃是一紙故周孔不爲然又嘗謂神仙白日飛昇之事則無之至於却疾延年則亦信其有惟是要謝去許多人事方能爲之在學者自有所不暇今先生止道其常謂只是

時其寒暑調其饑渴至於節嗜慾定心氣而問邪存誠之道則已不越乎此矣世有遠慕神仙者定當以先生爲法

馮理自號東臯居士謂先生曰某二十年間先生教今有一奇特事先生問何事曰夜間宴坐室中有光先生答云某亦有一奇特事理問如何先生曰每食必飽

舍平常而言奇特中庸之所以鮮也每食必飽尚其飽乎仁義哉

希賢錄 卷之三

手

一日韓持國與先生語歎曰今日又暮矣先生曰此從來如是何歎爲國曰老夫行去矣先生曰公勿去可也國曰如何能勿去先生曰不能則去可矣

隨順人情因物付物毫無意必先生之所詣於此可以想見

呂與叔謂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明物察倫躬行力究渙然心釋雖事變之慮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繁知反之吾身而自足聖人復起不與易異端並立不能移和氣充浹

見於聲容遇事優爲從容不迫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在雖小官有不辭

先生之學出於濂溪濂溪光風霽月純是一團和氣二程同遵父命受學於濂溪而所造則各有不同明道嘗曰學者須先識仁其要只在反身而誠誠則仁體全備舉天地萬物皆在太和元氣之內故其樂爲莫大非若二氏之逍遙物外與夫寂滅

希賢錄 卷之三

圭

爲樂也所以先生靜觀自得接人則絕是一團和氣光庭侍先生月餘謂如坐春風之中則知先生尤爲得濂溪之意而可以繼顏氏者矣先生之年僅踰五十而所造之高已幾於化有伊川所未逮者宜乎司馬公在長安嘗上疏求退稱先生公直爲己所不如也然公直字似尚未足以盡先生

程伊川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之弟也因居河南伊水上故

稱伊川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兄明道同受學於濂溪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而陳所學不報

先生父大中公屢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近臣屢薦先生先生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

先生游太學海陵胡瑗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試諸生得先生論大驚遂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先生鄉齊首以師禮事焉旣而四方之士從游者

希賢錄 卷之三

圭

日益衆

先生嘗言農夫祁寒暑雨浚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閒過日月卽是天地間一蠹

人生天地間爲萬物之靈却反爲天地間一蠹其獲罪於天地者真不可贖矣讀先生言不師其意其爲自賊又誰咎乎

先生之學本乎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莊重有

體冠襟必整蔬飯必潔一道服至破不污嘗曰衣不
欲異欲其潔食不欲異欲其精父珣年老左右致養
無違家事自任營辦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

本誠持敬儉潔居躬孝親任勞贍給族黨學者實

行不必求其美

先生每讀史事至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再
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謂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
敗者不可便以成者爲是敗者爲非也

今人是非初無定見只是以成敗論人且不獨史

希賢錄 卷之三

重

事而已卽自己身事亦復茫然無所是非挾策應
舉得之卽自以爲是失之卽自以爲非自做時文
且不能定又安論讀古書史也

先生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且取他長處

前人不能無短今人偏不取長此其所以終無長
之可取也

或謂先生不教人習舉業先生言某何嘗不教人習
舉業也不習舉業而望及第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
但舉業可以及第卽已若更去上面盡力以求必得

則是惑也

人生外物原無可必得之理不獨及第爲然惟不
責天理而必修人事是真能無所爲而爲者若舉
業可以及第而復去上面盡力以求必得則必營
謀請托反不可以必得而喪失且隨之矣居官者
之於陞轉亦莫不然然亦未必是得全之道

或言家貧親老應舉求仕未免有得失之累先生以
爲此只是志不勝氣家貧親老固須祿仕然得之不
得亦自有命或言在已固可奈爲親何先生以爲爲

希賢錄 卷之三

重

已爲親只是一事故必知命然後爲君子

近世之人無不望其子之得祿者故子亦莫不借
口於養親先生以爲只是一事本自有命則以聖
賢視其親豈不更勝於榮祿乎

先生言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
者而聚之於內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旣
入學則不治農也又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
有二十五年爲學又無利之可趨則所志得專可以
趨善而自此成德

此古先聖王所以能造就人材而得其用也。士農不易業，農田大百畝，士亦有士田，以瞻其用，但不若農田之多。養之大學二十五年，則所學成而人品定於以入仕朝廷焉，得不收其效乎？

上蔡居太學後，欲歸以應舉，謂蔡之人少習禮記，乃決科之利也。先生以爲只汝是心，已不可入堯舜之道矣。要去此心，然後可上蔡。乃止。是歲亦登進士第。又謝湜自蜀之京，過洛見先生，言將試教官。先生云：吾嘗買婢，欲以事試之。其母怒曰：吾女非可試者也。

希賢錄

卷之三

三

今予求爲人師而就試，必爲此媿笑矣。湜遂止弗行。耶恕久從先生游，後極狠狽，或謂其無知。先生以爲謂他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

居太學而歸，應舉士子之常也。但又於中多一計度，故當併此種心而去之，欲爲教官而就試。後世爲師例皆如此，故其中亦遂少自重之人。士習所以趨而益下也。至於本心之良人，孰無之？只爲義理不能勝利欲，宜其狠狽之必至矣。

上蔡二十年前見先生，先生問近日事如何。上蔡對曰：天下何思何慮？先生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良久曰：正好着工夫也。

理一易知，分殊難盡發。言早而工夫未着，曾點所以不如其子也。先生教上蔡之言，是學者一定不易之法，所當奉爲軌轍。

上蔡言某到山林靜處，便有喜意。今覺着此，不是先生曰：人每到神廟佛殿處，便敬只爲平常不敬見，彼乃敬耳。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開

希賢錄

卷之三

三

處此意，安在直到靜處？乃覺上蔡云：只有這些子已覺。先生曰：這回比舊煞長進。

毋不敬三字，乃曲禮之第一語，到得平常皆敬，無或間於動靜，則此境難言之。故善學者必以主敬爲功，未可輕言怠敬也。

游酢楊時二人來見先生，方瞑目而坐。二子侍立不敢去。久之，先生乃覺。令姑就舍。二子退，則門外雪深尺餘，蓋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接引來學，惟有嚴厲與平易。蓋道非嚴厲不尊心。

非平易不洽也先生溫而厲學者愛而恭斯爲兩得矣

呂與叔嘗患思慮多不能驅除先生曰此正如破屋中梁冠東面一人來未能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惟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又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干

易中孚之卦以全體言爲中虛以二體言爲中實蓋中有主則實而一邪不能入且中有主則虛而萬理皆未形學者思慮紛擾不能寧靜乃天下之

希賢錄 卷之三

公病只要敬而主一無適耳

尹彥明初見先生時教看敬字彥明請益先生教以主一則是敬又趙承議從先生學亦令看敬字趙請益先生整衣冠肅容貌而已

敬字是貫始終合內外之學故雖到聖人地位亦離此字不得此是存養實在工夫當時學者多只是說不會就身上着實踐履先生要人統身上實實用工夫故於敬字指點特到

張思叔理會盡心知性知天事天曰知天便了似更

省事先生曰顏子猶視聽言動不敢非禮故有心養性乃所以事天子何似顏子

孔子五十而知天向後尚有耳順從心境界如何說得便了但未了未可謂了徹果了正未可謂了畢耳

先生爲崇政說書時看詳國子監條例先生所定大概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

希賢錄 卷之三

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凡數十條

國學爲首善之地乃天下風教所係非郡邑之比也不知後世何反意不尚此有教化之責者亦勿以校正爲心然亦不過欲於課試中以士之文才爲尚耳其弊究不勝革觀先生所定條例是真能造就人材者

又言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乃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又自神宗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

解額來者奔奏人心日偷士風日薄今欲量留百人
餘者分在州郡自然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
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少厚

爲國家養育人材因人材轉移風俗秉教責者乃
爲無負

哲宗嗣位司馬光呂公著及韓絳等上先生行義於
朝諫官朱光庭亦言先生道德醇備聖代真儒當俾
專講席以輔養聖德因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尋召赴
闕除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

希賢錄卷之三

堯

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宣仁太
后而論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生上奏論經筵三事
其一以上富春秋輔養爲急宏選賢德以備講官因
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
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不使侈靡之物
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
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
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如藝祖名布衣王昭素坐
便殿講易經故事以養人主崇儒重道之心寅畏祇

懼之德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

昔賈太傅言訓諸之道在早豫教與邇左右先生
所上三劄其一卽古師傳疑丞輔養君德之義其
二卽古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之意其三請令講官
坐講以養人主崇儒重道之心而其大旨則曰天
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此真百王不易
之理後世遵而行之則所以裕後之道不必更求
矣但師傳疑丞疑字難解晦菴以爲當是有疑卽
問之之意此說最當

希賢錄卷之三

聖

經筵例以四月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安
請略乞令講官於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
諫以輔上德又上疏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
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
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成就聖
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
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
初秋卽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又請自今每月
再講於崇政殿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

後監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係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嘗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也再辭不受

先生前後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覲感動於上心

人君享有天下必致誠以祈天永命故講官之啓沃君心也亦必積誠以動之所以正君而收國定

希賢錄 卷之三

聖

之效也後世不知有此只循故事安能正君先生

真知本計者矣

先生又嘗上疏言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保傅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臣以爲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節存貞慎之心今不設保傅之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請帝在宮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

時諫止

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請開樂置宴先生曰除喪而用吉禮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請罷之又嘗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給事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先生復言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非若臨之意今臨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

希賢錄 卷之三

聖

不辨

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師之人主一日講顏子不改其樂章旣畢其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而富於周公魯君之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而哲宗亦首肯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言不於此盡心竭力將於何所乎

先生聞上在宮中起行款水必避螻蟻因詰問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先生曰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上起憑檻折柳枝先生進言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又所講書上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此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耳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皆勿復避

因其不忍而開導之卽孟子引齊王善推之意至

希賢錄卷之三

聖

於折柳之諫其事雖微而其端不可以不慎人臣愛君務引之於道事無大小一也若夫近習之人過爲尊奉此自常態惟在正人隨處致戒爾

文彥博嘗與呂公著范純仁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而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議論褒貶無所顧避時執政欲用爲諫官先生以爲不若處無事之地得盡其言而用舍不恤也

先生在講筵時文彥博以太師平章重事侍立終日

不懈上諭以少休不去先生容貌極莊或問公之嚴與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以上諸條在先生亦自盡其常然而居是官者則固不可不然也

有經筵承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者先生曰吾生平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

此條當與邵錄中天門看花事合看蓋堯夫振古之豪傑故一言觀物而先生願從此則經筵之服

希賢錄卷之三

聖

從有意納交故先生終不往也若後世之人見有正人相率則寧不看花遇有機會可乘則必急候其茶浚贊其畫矣

或勸先生加禮貴近先生云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以加禮夫禮盡則已豈容加也

從來遠小人之道惟以正己爲先生於貴近不應其招而但盡其禮最爲得之

橫渠罷太常禮院歸見先生先生問其在禮院所議橫渠言大事皆爲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止小事耳先

生問小事謂何曰如定謚及龍女衣冠先生問龍女衣冠若何曰當依夫人品秩蓋本封善濟夫人先生言既謂之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矣胡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更上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有五十三廟皆稱三娘子一龍則不當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爲一娘子矣橫渠默然天地之神能妙萬物故其在山川者自能興雲降雨普潤羣生非必反作人形衣被冠服若今道釋家所圖之像也正道不明習於邪說爲惑久矣先

希賢錄 卷之三

聖

生闢龍女之說雖橫渠不得不服但龍之爲物能躍能飛霖施萬物固亦神之所爲而大易嘗取其象者亦不必盡沒其功也又八卦之象坤牛而震龍神農代天開耨耨之利則必取牛而服之又安知行雨之有藉於龍也第在龍不敢自居如人臣善則歸君之義可耳

先生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敢旣而常事知之俾戶部特給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故先生曰某起於草萊再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

在職不言祿今則未仕而輒思祿矣身貴而不求妻封今則偶喪而皆言待贈矣吾願質之於先生先生立朝時蘇軾方以文章名世而疾先生如仇其黨又巧爲謗詆諫議孔文仲因奏先生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忌分請放還田里先生上奏乞歸又乞致仕皆不報父憂服降仍授西監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語授管勾崇福宮哲宗親政范純仁上言爲先生力辨請復名勸講於是申秘閣西監之命

希賢錄 卷之三

果

蘇氏文章自古有數於書亦無有不讀而獨與先生爲仇則以其才情放曠而先生制行端嚴兩不相入耳乃其徒附和至於分黨純仁之辨固能直其父希文皆崇正學者哉

哲宗時先生以黨論放歸又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有也良佐知之乃公族子某與耶恕之爲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也

平心安命先生爲人至此益見綽乎餘裕矣

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誦讀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嘗云王弼以老莊解易失聖人之旨改作易傳遂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其後傳成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覲少進耳及廢疾時始以授尹焞張繹中庸書解已成又自以爲不滿而焚之

學無窮盡無可止息雖以孔子至今存余謂其正無已時也先生研究數十年於易尚期少進於中庸猶自謂不滿此種心思可俟百世

希賢錄 卷之三

聖

先生赴涪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泣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在涪註周易與弟子講學不以爲憂後赦得歸不以爲喜自涪還洛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

敬字是持心之要堯舜之兢兢業業文周之緝熙勤思皆是也但敬有久暫安勉之不同至於久而安之則其不期而然更有異於矜持把捉者老父

之言無心尚恐有似是而非之辨

有示先生疏藁者先生云觀公之意專以亂亂爲主願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饑且死動朝廷哀憐因懼其將爲寇亂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卽事勢亦自宜然蓋方求財以活人所之以仁愛則必重民而輕財若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惟當以誠意感動觀其有不忍之心而已

以誠意感動君心斯爲告君之要不則抗言激論而動謂君心難悟非所以盡爲臣之道也

希賢錄 卷之三

吳

司馬公嘗欲除給事中一人問先生誰可者先生云若泛論人才則可今欲如此則雖有其人亦何可言公曰由公口入光耳亦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欲除給事而訪之先生溫公未爲失當也先生以爲何可言而終不言得無反有避嫌之意乎明道薦人數十而以表叔橫渠及弟伊川爲首則又何也余於先生此處尚以爲未及明道云

持國帥許先生往見問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國曰爲民祈福也先生曰福斯民者不在公平

大臣佐天子以福斯民此責之不可稍貸者不此之圖而望之於他氏舍真而逐妄豈非見理未明之故乎此從來大臣代有而不愧儒臣者則信難也

先生一日與韓持國范安叟同泛舟西湖有一官上書謁大資者意其有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先生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來求已是何道理安叟云只爲正叔太執求薦乃亦常事先生云只是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耳持國便服然

希賢錄 卷之三

吳

先生亦以持國爲不可及

持國既與先生善屈致穎昌暇日同游西湖命諸子隨侍有言貌不莊敬者先生回視厲聲叱曰爾輩從長者游乃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聞仰叱去之先生在穎持國早晚陪食體貌加敬家有黃金鑿牒欲以爲先生壽命其子從容道意先生曰願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也詰朝遂歸持國再三謝過而別

安南招討使郭述欲買韓王宅先生以爲韓王當代

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知好惡子厚亦言昔嘗有人欲爲范希文買綠野堂者希文不可蓋唐如晉公是可尊者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能安寧使耕壞及他有力者得之已則不可也

今人纔一得志使侈而與非分之有究竟未必真能有之也體先生之言庶可以居之安矣

陝右錢舊以鐵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而止先生曰此乃國家之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

希賢錄 卷之三

辛

上矣

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先生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價增則反是矣已而果然

先生嘗言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釀酷民有買撲無故而令人聚飲亦大爲民食之害損民財情民業招刑聚寇皆出於此節得此項利亦不細以上三事不足以見先生然治平之道亦必理財似此皆有實濟可見之於行者但鑄不惜費鹽安

平價人尚知之惟酒之爲益則極重之勢殆未易
又耳

先王嘗言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大夫以下有再娶者
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耳大夫以上諸侯天子自有
妃嬪可供祀禮故不許再娶有問婦婦可娶否者先
生以爲婦婦失節取以配身是已失節也此義甚正
又有問婦婦無託可再嫁否者先生以爲此只是怕
寒餓死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再娶再嫁情理似不甚殊然堂堂男子多讀詩書

希賢錄

卷之三

五

尚不能以禮自制而徒責之婦女能乎再娶之事
從來甚難余嘗以七歲失母其後吾子濬亦以七
歲失母余時方四旬卽不復娶躬養躬教勗以有
成蓋已三十餘年矣

或問及出妻事先生言妻果不賢出之何害若養成
不善豈不害事又問古人有以對姑叱狗蒸梨不熟
去妻者無甚大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是古人忠厚
之道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語云出妻
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是此意

先生謂管攝天下人心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
譜系收宗族立宗子法宗子法立則人知尊祖重本
月爲一會以合族吉凶嫁娶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
常相通有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嘗修六
禮太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
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彌忌日遷主祭
於正寢凡祀死之禮當厚於奉生人家能得此等事
幼者可漸知禮義

希賢錄

卷之三

五

葬須卜地之美者以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驗之
而拘忌者惑於地之方位與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
先爲心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之用心也惟五
患者不可不慎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
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嘗謂世間術數
甚多惟地理書最無義理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
洛亦有人化之

徽宗時言者論先生非毀朝政其所著書令監司覺
察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
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後復宜議耶致仕

先生嘗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寢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有二年校其筋骨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乎先生喟然曰吾以忘生殉慾爲溪恥後七十有五卒於家當疾革時門人進曰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

受氣之薄自當厚爲保生但保生之道只是循理節欲毋自戕伐其生而已世人不知妄聽邪說反有許多非理之行堯夫所謂不能隨人胡亂走是

希賢錄卷之三

聖

也先生以忘生殉慾爲溪恥方是修身立命吾儒之正學末後云道着用便不是斯乃所謂體用一原先生之精於易者歟

胡安國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後來再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昔鮒於僦嘗問顏子所樂何事伊川却問尋常謂所樂者何僦曰不過說所樂者道耳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見伊川所見極高處

志完名浩元豐時進士嘗任揚州教授呂中守揚時嘗宴重客命志完爲樂語浩辭次日公請志完曰使教授他日作翰林學士將如何志完曰爲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及申公被名謂志完曰教授器識不凡當自愛至上前卽首薦之哲宗擢爲右正言以諫廢孟后事罷觀此則完之論兩先生者其言固有見者矣

希賢錄卷之三

聖

當時蘇軾抱大才著盛舉被主上淡知與先生同朝而不知其所學之正以至其徒洛蜀分黨爲患一時貽譏後世何也軾固歐陽公所得士歐公知揚州時寬簡不擾蒞政數日官事十減五六或問其故公曰吾寬不爲苛急簡不爲繁碎爾非廢事也後軾亦知揚州頗多實政惜其才則有餘蹈道則未耳

司馬公與呂中公同薦先生謂其道貫三才無一毫之間德包衆美無一善之遺博古通今無一物之不知開物成務無一理之不總有經天緯地之才制禮作樂之具云云

先生與兄明道同父同師而所造有異

和氣而先生則嚴毅居多明道幾於顏子而先生

則近於曾氏蓋曾子天分不如其父而省身守約

遂得聖傳先生涵養用敬進學在致知理會得多

久而後覺任重道遠弘與毅兼雖與其兄之氣象

若有不同而規矩所在及門之上多守之至於晦

菴尤爲先後一轍大抵學者不忠所見之不高而

患用工之不寔寔則卽末而可以返本迴流而得

以逢源若用工不實而妄言超悟恐見稍不真終

卷之三

多淪落耳學者有志於顏子則當學明道不則且

學伊川亦可以至於曾孟蓋濂溪明道二子皆已

造於大賢而不由伊川與晦菴賢關終未能闢也

程子門人

謝顯道

顯道名良佐上蔡人與游定夫楊中直呂與叔在二

程之門號四先生上蔡初見明道明道語人口此秀

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又一日謂曰爾輩在此只是

學某言語故其心口不相應盡行之上蔡請問曰且

靜坐

從來學者多是學人言語而學舉業者尤甚若非

實見之行則雖成大名而顯當世心口終不相應

也明道先生教且靜坐蓋使收斂浮氣以爲返躬

內考之漸耳

上蔡初見明道時自負該博每舉史書不遺一字明

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上蔡汗流浹

背而爲發亦明道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見明道

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遺一字心大不服後來省悟

卷之三

乃將此事作一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明道每謂上蔡

雖小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訛憤排如

此

伊川嘗問上蔡相別一年做甚工夫上蔡曰只去

得個矜字伊川稱之曰是子爲學切問近思者也上

蔡生平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以爲言曰

我自有命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

上蔡初做工夫時先揀難舍者棄却後來漸輕於器

物之類雖置只爲合要用着並無健羨之意嘗云透

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然須藉窮理功夫到此而後可望入聖域不然休說

有問灑掃應對上用工恐太瑣屑者上蔡言凡事不必要高遠且從小處看如將一金與人與將天下與人其實一也我有輕物之心將天下只如一金相似若有吝惜之心將一金卽如天下相似且如灑掃不着此心如何灑掃得應對不着此心如何應對得上蔡監竹木場時朱子發自太學來見請教上蔡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愕然意畧刻如此何由

希賢錄卷之三

三

聲具講說已而具飯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乃聲曰聽某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及師冕見兩章曰聖人之道無顯無微無內無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如此看

或問程門教人說主敬却遣了恭中庸說篤恭而天下平又不說敬如何不同上蔡曰不同恭是平聲敬是仄聲舉座大笑

或問上蔡有鬼神否曰這是天地間妙用須將做個題目自思講說不濟事又云只是自家要有便有自

家要無便無鬼神在虛空塞滿觸目皆是只爲他是天地間妙用又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以爲神則神以爲不神則亦不神也

上蔡言明道先生擺脫得開爲他所過者化

晦菴嘗言孔孟只說爲仁上蔡却說知仁謂人能見得此心便是爲仁上蔡之說一轉而爲張子韶再轉而爲陸子靜矣

仁統性中之四德既要求仁必先識仁但知得此心之仁正好加工以求純備而謂見得便是爲仁

希賢錄卷之三

三

此說未可爲準此陸子之學所以終不如朱蓋朱則蹈實陸則崇虛也

先生登進士後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後官京師召對以忤旨去

上蔡資雖小魯而用力渙至胸中該博程子每加點化之方故所見日益超脫如以齊衰師冕二章該一部論語此豈尋常之見雖朱子以其知仁便

是爲仁之說謂其一再轉而爲子韶象山然觀其言灑掃應對上用工信命而不行干謁殆合二程之學而一之者矣

游定夫

定夫名酢建陽人少時卽以文行知名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初見卽謂其資可與適道明道與扶溝學時定夫欣然往受業得其微言後登進士近臣薦爲太學錄選博士以奉親不便乞外得知河陽縣時范純仁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輒諮之後純仁移潁

希賢錄 卷之三

堯

昌辟定夫自隨及純仁爲相復以爲太學博士徽宗時擢監察御史歷知和舒濠三州定夫性穎悟有治劇才德宇粹然學問日進政事亦絕人時修本祀館緇氓困於征調所至騷然定夫更數郡皆處之裕如民不勞而事集定夫嘗言仁之爲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體一耳非事事而爲之物物而愛之又非積日累月而後可至也一日反本復常則萬物一體無適而非仁矣

呂與叔嘗問先生謂吾丈旣從二程子學後又從

禪游敢問所以不同定夫答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其地方能辨其同異難以口舌爭也晦菴嘗云程門高弟皆入禪學必程子當初說得太高故其諸門人只掉見上一截少下面着實功夫耳

學問之道無他只是見解要高明踐履要篤實耳非高明不能崇效非篤實不能卑法吾人成位乎中其道必由於此程子及門有人禪者朱子以爲

希賢錄 卷之三

李

只爲說得太高恐少着實工夫定夫於禪學必嘗親至其地而不徒以口舌爭則亦終不失爲得門正學也

楊龜山

龜山名時字中立將樂人幼穎悟能屬文少長潛心經史神宗時進士聞程氏二子講孔孟之學於河洛士子翕然師之先生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於潁昌明道喜其易會相得甚歡歸時日送之有吾道南矣之樂未幾明道卒先生設位哭寢門以書赴告同

學其後年四十又見伊川於洛嚴事之伊川嘗嘆坐先生與定夫侍立至門外雪履尺許不去後歷知瀾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先生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多不遠千里從之游會有使高麗者其國主問先生安在時宰欲引爲重名爲著作郎及面對奏言堯舜允執厥中洪範言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皆由斯道神宗時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哲宗繼復至於徽宗又復舉哲宗

希賢錄卷之三

奎

之政盡焚之以滅其迹自是分黨縉紳受禍今宜明詔有司條具祖法著爲綱目宣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一趨於中又嘗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任無虞之時徽宗除爲通英殿說書先生又言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除諫議大夫兼侍講時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先生極言其不可欽宗覽疏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先生又抗疏不報其後李綱罷太學諸生伏闕上書一時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

吳敏乞用先生以靖太學先生入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以逾卿遂以兼國子祭酒先生上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靈國害民幾危宗社人皆切齒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而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今日之禍實王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

希賢錄卷之三

奎

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蓋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故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如云陛下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而不爲過曾不思堯舜土階茅茨禹曰克勤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竭天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之說有以啓之也其釋梟豸守成之詩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駑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執弊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王謂能持

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者未有
秦不爲驕費不爲侈之說安石獨倡爲此以啓人士
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皆安石邪
說之害也伏望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流
詞不爲學者之惑疏上遂降安石從祀之列時士子
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忽聞以爲邪說議論
紛然而諫官馮澥獨主王氏力詆先生會學官中有
紛爭者有罷學官並罷先生祭酒

先生疏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
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輩徽宗初言官陳瓘

帝貴錄卷之三

奎

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復先
生四上章乞罷除給事中又除徽猷閣直學士先生
力辭改除待制奉祠如故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
爲戰守之備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陞對言自古聖
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請修會計錄
恤勤王之兵寬假言者連章乞外以龍圖閣直學士
提舉祠宮官後告老本官致仕優遊休泉著書講學
年八十三卒諡文靖

先生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
中者純粹而宏濩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
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羣居終
日晏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者之態自不能形推
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其方
者指以趣向無所隱匿在東都時所交皆天下士先
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先生及後渡江東南學者
推爲程氏正宗與胡文定往來講論五峰仲素皆其
弟子而朱文公張宣公之學得程氏之正者其源皆

帝貴錄卷之三

奎

出於先生先生浮沉州縣四十七年晚居陳省僅九
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
和議論三鎮之不可棄著有二經義辨語錄文集行
世明弘治中封將樂伯從祀孔廟子迪力學通經亦
嘗師事伊川

先生嘗言天理卽所謂命知命只事事循天理而已
又言致知格物蓋言致知當極盡物理也理有不盡
則天下之物皆足以亂吾之知期於意誠心正遠矣
詳見語錄及余所輯師承錄中

先生在程門簡易平澹飲人以和極似明道氣象
至其居諫省則力詆王氏論列皆關世道則又甚
似伊川人每以其晚年之出爲可議不知當時事
勢已無可爲使先生之道若行亦必救得一半此
胡文定與朱子所以淡有取也觀其建言而煅新
經之板罷荆公之配屹然爲吾道干城而閩中諸
大儒皆自先生啓之程子於其歸時以爲吾道自
此而南蓋已信之於早矣

呂與叔

希賢錄卷之三

奎

與叔名大臨藍田人早學於橫渠後見二程而卒業
以門蔭入仕不應舉或問故曰不敢掩祖宗之德也
與叔嘗云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剛柔明暗者非性也
有三人焉皆以目而別色一居乎密室一居帷箔之
下一居廣庭之中一人所見皆明各異豈目有不同
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耳我心廣大如大地視形骸
之身不勝其小伊川嘗於暑月窺之見其巖然危坐
謂其敦篤恭敬焉先生通大經而尤達於禮每欲綴
輯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矯俗嘗

作禮儀詩有禮儀三百復三千酬酢天機理必然之
句又克已詩有云試於清夜淡思省剖破藩籬卽大
家云云哲宗時以太學博遷秘書正字范祖禹薦其
好學修身如古人可爲講官未及用而卒朱子謂其
氣質本是剛以涵養得到如此

與叔言性非有異以所見之昏明不同最是切當
伊川謂其恭敬朱子信其涵養可以見與叔用力
之淡矣

尹彥明

希賢錄卷之三

奎

彥明名焯洛人也少孤奉母以居年十七爲舉子時
教授蘇頌一見遂大奇之謂曰子以狀元及第卽學
乎唯復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也彥明疑之往見伊
川年十九應進士舉策問誅元祐黨籍彥明歎曰以
此策士吾尚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以告伊川伊川
曰子有母在彥明歸告其母母曰吾但知汝以吾養
不知以祿養伊川聞而賢之彥明於是終身不就舉
欽宗初年种師道薦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當賜號
和靖處士中丞呂好問舍人胡安國等合奏布衣

焯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爲師器誠可以任
大近世招延之士無有出其右者既已宣召而命爲
處士以歸不爲時用殊非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明年
冬人陷洛彥明闔門被害彥明死而復甦門人昇至
山谷乃免劉豫僭位禮聘彥明至晉以兵彥明逃去
奔蜀得伊川易傳於其門人所拜而受之至涪於伊
川故讀易處闢三畏齋以居學者多從其教侍讀范
公以彥明學有淵源內外淳備舉以自代特授左宣
教郎充崇政殿說書彥明以疾辭而敦名益力有司

希賢錄 卷之三

三

日夕守促彥明以涪人立有伊川祠不忘師訓爲文
以告而後行龜山康侯諸公既薦彥明甚力而司諫
呂公輔復上疏攻程氏學乞加屏絕彥明行至九江
公言焯實師願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焯
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若舍其所學是
上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乞令自便訪求醫藥遂留
不進僕射張浚章薦彥明言其拒劉豫之節且其所
學有大過人者乞令守臣疾速津送彥明至闕門復
以疾辭帝亦謂其恬退詔以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

趣起之彥明始入就職力疾赴請筵必欲以所言感
悟君意詔講尚書除左通直權禮部侍郎未幾又力
辭求去帝語參政劉大中曰尹焯未論所學淵源足
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足增重朝廷氣象乃
直徹猷閣留侍經筵資善堂朱震病亟舉彥明自代
宰相趙鼎亦力薦之乃除太常少卿兼職如故未幾
稱疾在告秦檜獨相專主和議彥明病中上疏力言
非禮經復仇之義又移書責秦檜檜大怒彥明上表
力陳當去之義請放歸田里檜見益銜之遂差提舉

希賢錄 卷之三

三

江州太平觀彥明復引年請告以左奉議郎致仕年
七十三卒

彥明之學望聖人以爲趨玩涵養加以踐履循循
有序終身從事而弗措生平莊敬篤實不欺暗室於
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見於容貌詞氣之間
望而知爲有道之士當時學於程門者甚多求其質
直弘毅實體力行如彥明者蓋鮮嘗謂伊川成書易
傳而已讀易傳足知伊川之學故彥明亦不著書獨
奉詔解論語及門人問答傳於世其祭伊川文中有

云不辱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蓋其生平只守伊川之說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故其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

彥明之師伊川也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彥明以篤行伊川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伊川沒後彥明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嘗有人問彥明如何是主一彥明曰只收斂身心便是

彥明嘗謂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適聞寺鐘

希賢錄卷之三

究

聲彥明曰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聞而喜曰且更涵養

彥明之學篤於實踐不爲虛語未嘗求人之知人亦莫能窺其蘊其於道也卓乎其不可及至於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

程門之士皆極天下之選而於彥明亟稱之呂氏嘗謂學孔子自顏子始學顏子自程伯淳始而學程伯淳自尹彥明始故知孔子者莫如顏子知程子者莫

如彥明也

嘗有學者問彥明今有南子可見乎彥明曰不可曰子學孔子者也何爲不可彥明曰某學未到磨不礱涅不緇處故不敢見其人曰此語破我數十年積疑彥明曰只恐出門後又疑了此可見彥明之自得處故凡學聖人必如彥明方切實彥明嘗有詩云能言未是難行得始爲難須是真男子方能無厚顏當時新學旣興有言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左右者彥明遂不欲仕而名益盛德日成同門之士皆尊

希賢錄卷之三

主

畏之尹氏之於程門猶聖門之得曾氏也

程門高弟多近禪而彥明獨守吾儒之正其信服伊川真不啻顏曾之於孔子也觀其困苦備嘗終守師說至身經百折而不易真可謂壁立千仞者矣

張思叔

思叔名繹河南壽安人家本甚微年長未知學爲人傭作見縣官傳呼道路問人何以得此人曰讀書所致耳卽發憤力學遂以文名預鄉里計偕旣又謂科

舉之學不足爲嘗至僧寺見道楷而悅之將祝髮以從事時周行已官河南謂之曰子他日俟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爲祝髮也會伊川自涪歸思叔往受業伊川賞其穎悟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恐喪其元之語慨然有自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學者少能及之嘗自銘其座右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已出見惡如已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濩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爲

希賢錄卷之三

圭

程門施教必以敬爲先思叔所銘十四語只是一制誠敬耳人能體此何美不備正不必離日用動靜出入起居而高談玄妙也思叔始以家微末學一感憤而遂能文又自以爲不足爲其所志固不小矣然非周君止其祝髮俟伊川歸而學之則空門一人又焉得復爲聖賢之徒乎甚矣人之不可自誤也伊川謂晚得二七蓋指思叔與彥明學者

可不自勵也哉

劉質夫

質夫名絢河南人自幼從明道學篤信而固守之明道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之斯人之志吾無疑也以祖父蔭爲壽安主簿移長子令督公廩如期而集迄去不啻一人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稅纔一二質夫力爭不得還其榜請易之富弼聞之歎其爲古縣令其後大臣相繼以經明行修薦爲京兆府教授又爲太學博士年四十三卒生平淡於春秋作傳未就病劇尚以例類質其父將終起自盥手足垂絕猶道詩書語其力學也如此

希賢錄卷之三

圭

又李端伯名籲洛陽人第進士爲秘書省校書郎與劉絢才氣志尚頗相同伊川嘗稱二子可以大受亦早卒伊川悼之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人視傲而信從者二子有力焉又譙天授名定學易自見乃謂之象以入後聞伊川講道於洛遂棄其學而學嘗曰學所以明心禮所以行敬明心則知性行敬則至誠孔門以博文約禮爲

入道樞要正在於此欽宗初年呂好問薦之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議不合辭不就高宗卽位右丞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邸舍窶甚一中貴偶與之鄰僦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又以金委之而去卒袖而還之其自立之操如此帝將用之會金兵至復歸蜀愛青城之勝棲避其中後不知所終蜀人稱之曰漁夫子指其地曰漁巖其易學得之伊川授之勉之胡憲而得其餘意者亦衆

程門高弟皆天下士其首稱者上蔡最醇者彥明

希賢錄 卷之三

圭

而龜山先生與定夫並列龜山天分尤高學力更至真合二程子而一之者觀其生平立言純乎明道而晚年再出所爲恰似伊川宐其一傳而得仲素再傳而得延平三傳而得朱子也質夫端伯志行相同而年皆不永然質夫之志見信於明道端伯之力見悼於伊川則二子之所學可知若漁天授則尤精於易甘貧守道歸隱青城遂不知其所終真確乎其不拔者哉

張橫渠

先生名載字子厚大梁人始就外傳時志氣輒不羣父迪爲涪州知州卽知虔奉父命早孤自立無所不學當仁宗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仲淹淹一見知爲遠器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初讀時猶未以爲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乃反而求之六經

先生未第時文彥博聞先生名行聘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

希賢錄 卷之三

圭

夕明道偕弟伊川至相與論易次日卽謝其徒曰比見二程濂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因撤坐報講與二程共語道學之要乃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其舊學以從事

伊川作傳說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尚自以爲只說得一半今觀正蒙所著大易篇文義尚多未瑩宐其間二程之論而卓比遂徹也然先生於二程爲表叔如此服善最不可及

先生教學者必以禮使先有所據守嘗自言十五

年學個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先生嘗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稔恩西曰訂頑伊川以爲是啓爭端不若止曰東銘西銘嘗答先生書有云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蓋先生爲人謹嚴故有迫切氣象也

先生嘗謂某學來三十年作文字說義理其間有是者皆只是億中實不能自到此歲以來方似身入其中知其是美是善不肯復出也

希賢錄卷之三

三

先生嘗遇歲歉至人相食家人惡米不鑿將春之先生亟止之曰餓殍盈野蔬食且自愧安忍有所擇乎甚或對案不食者數四

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有未信反躬自治識與不識聞風而畏不敢一毫非義及之其家童子必使灑掃應對給侍長者以養其逸弟女子未嫁必使親祭祀納酒漿居常言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治喪輕重如禮家祭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懇衆人之信而

從者甚衆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問其端所至之處必訪人才有可誨者必叮嚀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焉

先生登進士爲雲巖令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則具酒食召鄉里高年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教誨子弟之意每有告誠忠文檄不能徧達必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閭里民有因事至庭或行過於道必問某時命某事聞否聞之則已不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與聞

希賢錄卷之三

三

如此爲令纔是爲民父母令皆如此自足追三代之風

神宗初大臣思有變更呂公著薦先生上印召見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爲對上說之奇以大用他日執政語先生謂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先生言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能不能也執政默然後命案獄浙東明道上言張載經術德義

久爲士人師法近世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
必欲究觀其學業當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係教化
之本原關政治之大體者今以道德進而以獄吏之
事試之則抱道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

先生嘗有志三代之治謂治民先務必以經界爲急
講求法制要其可行嘗言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
言治皆苟而已

先生謁告西歸有田粗足歲計終日危坐一室左右
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

希賢錄 卷之三

毛

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少息學者有問多告以
智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又以
爲教必能養然後信故雖貧不能自給苟門人之無
力者蔬糲亦必共之

先生之學全從刻苦中得手其於理一分殊所見
之到其見西銘一篇其談道論學妙義微言不一
而足真後起之曾子也至其居家之道教人之法
爲治之方無一不歸誠實一路學者能師先生亦
可以爲全人矣

先生後十七世孫名能鱗號玉甲嘗督學江南余
以文字受一日之知後讀所刻儒宗理要一書所
以嘉惠後學者甚至又不止精於衡文士沐一時
之教矣

又張黃岳名習孔新安人家多積書幼孤貧乏一
意篤學力行順治己丑登進士累官至督學山東
後以憂歸旋請告就紫陽山中文公父子讀書處
與六邑名儒講肄發明性命道德生平著書甚多
其大易辨志自抒所見深得四聖之心於近思原

希賢錄 卷之三

毛

錄則有傳發明周張二程之奧年高臥榻猶著一
書二卷口授嗣子多前賢所未發子名潮名漸名
淳並承家學相與講求論著有康侯諸子之風余
所補輯朱子近思錄則首倡同志刊行焉其衛道
之心洵由先德哉

朱晦菴

先生名熹字元晦世婺源人居紫陽山下父革齋公
名松字喬年弱冠擢進士歷司勳員外郎以不附和
議去國行誼爲學者所師先生甫能言父抱懷中指

上以示曰此天也先生即問云天之上何物父大異之幼即頌悟莊重就傳授孝經一閱即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與羣兒至沙上各以意爲戲先生獨端坐以指畫沙爲八卦少長厲志聖賢之學年十八貢於鄉高宗時中進士第博求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

自學之路一開天資在所不論矣乃以先生之英異如此而精思力行常若不及卒任孔孟之傳後世之稟異質者其可自負也哉

希賢錄卷之三

三

先生年十四時父病篤召至前而囑之曰胡籍溪劉白水劉屏山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良我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先生即遵遺命奉三人而師之而猶覺有未盡也既舉進士爲泉州同安主簿時年二十四有延平李愿中其學出於羅仲素與先生父爲同門友先生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三載後復往請事延平嘗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益淡

慈父之愛子也首當爲之擇師喬年公之命先生從三君子即程大中公命二子師濂溪意也乃先生於三子之外更求延平而尊奉之卒得其力稱爲恩淡義重之師直與顏曾思孟周邵張程司馬配享孔子祀之竹林精舍能自得師則尤善體父志者哉

先生強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於延平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先生學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自受學延平洞明道要專精致

希賢錄卷之三

三

誠剖微窮淡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焉先生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全體大用兼綜條貫表裏精粗交底於極質之前聖而無疑垂之百世而無弊者也先生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翬即屏山也因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屢空宴如日與諸生窮經論道士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士子號爲南州關里云

先生始見延平曾與說禪延平只說不是反疑延平理會此義未得再三質問延平爲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從聖經中求義遂刻意經學日復一日漸覺有味回看釋氏之說乃知其非

先生從延平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延平歿後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從而問焉論中庸之義三晝夜而不能合其後卒更定其說未發之旨余嘗力求其說至於廢忘寢食久久遂入禪寂於世間事判然隔絕自念此豈吾儒誠正

希賢錄 卷之三

全

修齊之道且每日之間自朝至暮焉得有一念不起之時卽真能一念不起而死木槁灰又復何用只爲將未發看得太空失却感而遂通之妙後乃大悔卽日用間常有未發於此存養乃見有體有用之學世人只爲務求高遠往往尚事禪說而不知其有大不然者

先生嘗訪張南軒於長沙道經昭武謁學士黃中中端莊靜重德容粹然先生自以溫厚和平之氣不勝其麓厲猛起之心故失之以書請納再拜之禮臨別

之其後南軒贈先生行詩有超然會太極之句先生答詩云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惟茲醺醺處特達見本根云云

先生見士習馳騁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寧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先生嘗言學者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心術之害時永康陳亮自負霸王之略先生嘗與書箴其義利雙行上竊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亮有書來辨難數相往復極力開論雖不能改未嘗不心服焉

希賢錄 卷之三

全

朋友乃是一倫所以貴乎忠告也以先生之道義固不難以此服同甫然今人之中求其自負而終服先生如同甫者亦不多得

先生爲同安簿時職兼學事卽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爲之表率日與講說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歷四年罷歸以養親講學爲急先生自歸幾二十年間關貧困不以屬心涵養充積理明

義精見之行事者益沛然而有餘

此時先生方強仕之年而其所造乃如此則其定論果不待晚年矣

陸九淵嘗來謁先生請爲諸生說君子喻義章以爲切中今時學者隱微深細之病遂刻之石

朱陸之辨學者紛然只爲朱尚問學陸則專主德性耳而義利之辨淡中學者之弊朱子亦刻之石然則學者未可一概非之也

新安俗尚鬼有所謂五通者衆人捧擁禍福立見居

希賢錄 卷之三

金

民出門必祈禱而後行士人過者必以名紙稱門生某謁先生歸里日宗人迫之先生不往是夜合族酒中有灰乍飲遂動臟腑次日又有一蛇在階旁衆人問然以爲不謁神廟之故先生以爲臟腑是食物不着之過莫枉五通中有一向學者亦勸先生從衆先生以爲某幸歸此去祖墓甚邇若能爲禍請卽葬某祖墓之旁亦甚便云

先生嘗言人之死時其氣便散可見鬼神之所憑久亦自散故廟有先甚靈應而後頽廢者愚人不知而

過爲崇奉則惑矣又嘗有巫人治鬼而鬼亦效巫人所爲以敵之者先生以爲此只是後世人心奸狡故感得鬼亦如是

末俗尚鬼狂惑難喻先生只是見得真守得定故死生不足以動之况區區之禍福哉

先生所居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糴牟利細民強俗動相賊殺先生嘗帥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食人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凶荒有備民獲其濟孝宗卽位詔求直言先生上封事略言聖躬雖未有

希賢錄 卷之三

金

缺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關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不加之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性情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畱意於老釋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誠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願罷和議爲修攘之計又

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而朝廷者又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復召入對先生首言陛下雖有生知之性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事多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事多未明是以舉措動涉疑貳聽納未免蔽欺治平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未言古先聖王制禦敵人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綱紀

希賢錄卷之三

金

又言今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政之體又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少不能盡允於公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未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也不報又言朝廷之綱紀願陛下深詔左右勿與朝政其實有勲庸應得褒賞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張弛人才之進退則委之二

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與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益得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

先生前後奏章字字名言碩畫有非漢唐名疏所及者聖君賢相自當知所採擇不必更有他求也先生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再辭及梁克家相奏言庶幾名不起宏蒙褒錄執政俱稱之孝宗曰蕙家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令入官先生以求退得進於義

希賢錄卷之三

金

未安再辭始拜命上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叅政龔茂良以先生進除秘書郎曾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先生卽再辭及史浩再相除先生知南康軍先生到郡愛民如己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奸豪侵擾細民提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皆斂職偵藏不雨請求罷政全活甚衆先生在南康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使守之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竟日乃返

爲治之道無多不過只是卹民造士兩事以先生之實心行之何患厚生正德之難見也乎

孝宗嘗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先生時在南康疏言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人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

希賢錄 卷之三

全

之讜言而安於私替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者文武策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置濫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賄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嚮承望其風指其幸能自立者亦未嘗敢言以斥之其甚與公論者乃略能警逐其徒黨之一二而終不敢明言以揭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

三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者非獨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安可得而恤財安可得而理政何自而修十字何自而可復耶云云上讀之大怒先生因以疾請祠不報

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關入見薦先生甚力時相趙雄言今士好名陛下疾之愈深則人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乃除先生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

希賢錄 卷之三

全

救荒之勞除直秘閣是時王淮爲右相兼樞密使淮問太子侍讀楊萬里以宰相先務里以人才對淮因問其人里以先生及袁樞等對時浙東大饑淮因奏改先生提舉浙東先生聞命卽日單車就道乞奏事之任入對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盡得人是以致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裏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以陰察

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分陛下未及施其駕馭而已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

希賢錄

卷之三

生

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繁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怨民愁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飢饉薦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所欲惟自陛下無所得而國家顛乃獨受其弊云云孝宗爲之動容奏凡七事所對奏劄皆自書以防宣洩

先生提舉浙東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而蠲其征及至客舟米已輻輳日與僚屬釣訪民隱至廢寢食

分畫既定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切所需皆自費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卹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知先生於上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

希賢錄

卷之三

生

時唐仲友知台州與王淮同里爲姻家以吏部鄭丙御史張大經交薦遷江西提刑未行而先生行部至台州訟仲友者紛然先生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先生論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先生章進呈孝宗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先生速往旱傷州郡相視先生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乃奪仲友新命以授先生先生辭不拜遂乞奉祠歸後周必大相除先生提典江西刑獄公事辭不許及淮罷相先生遂入奏首言

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

時內侍甘昇尚在用事先生方以爲言上曰昇爲德壽所薦爲其有才先生言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先生提典刑獄時復促奏事先生力疾入奏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而因循在尊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蘊伏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歟天理未純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

希賢錄 卷之三

生

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禮貌大臣非不優而便嬖側媚得以濫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謬得以久竊廟廊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望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仇恥而不免畏快苟安非不欲愛養生民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凡若此者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察其爲天理爲人欲果天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塞關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

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瑩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而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生平所學只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子及奏上未嘗不稱善且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乃除兵部郎

嘗促召具封事先生投匭以進謂天下大本在陛下

希賢錄 卷之三

生

之心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生民力修明軍政六者而已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凡數千言夜漏下七刻孝宗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崇政殿說書先生力辭除祕閣修撰奉外祠

孝宗傳位於光宗尊孝宗爲壽皇帝先生再辭職名降詔獎諭除江東轉運副使復以疾辭改知漳州先生在漳州措置大抵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苦猶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路饑民自劾又

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其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奏言爲今之計惟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爲大禮之費與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守臣之無狀者遽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饉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且上及於國家也

希賢錄

卷之三

奎

又上時宰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官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愛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指之謀然民之與財孰重孰輕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

先生在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承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

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菴舍以居先生悉禁之而俗乃大變

先生在漳州會朝論欲行漳泉汀三州經界先生初往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宏擇人物以至弓量之法洞見本末遂疏其事上之且言必可行之說三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說一蓋謂經界法行息爭止訟大爲民利而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所不便及其宣德意榜之通衢則邦民鼓舞而豪右更爲興

希賢錄

卷之三

奎

議以沮之而經界竟報罷先生以言不用自劾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秘閣修撰詔論撰之職所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副使先生又辭會有使臣自金回言金人問先生安在乃差知潭州光宗嘗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上憂之遂得心疾壽皇購藥作丸將以授上官者遂訴於后后因請於上立嘉王爲太子而壽皇不許遂不朝壽皇先生草上封事欲以協兩宮之情言甚切直其後帝疾愈羣臣請朝壽皇重華宮不聽至有引裾泣諫

者吏部尚書趙汝愚往復規諫而兩宮之情亦少通及壽皇大漸詔嘉王擴往問疾壽皇崩帝稱疾不出留正等請壽聖皇太后代行喪禮會帝臨朝忽仆地趙汝愚因韓侂冑請以太后旨禪位嘉王乃詔王晟服卽位尊光宗爲太上皇帝

寧宗旣立召先生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先是黃裳爲嘉王府誦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須尋天下第一等人光宗問誰裳以先生對且乞召爲宮僚又直講彭

希賢錄 卷之三

三

龜年嘗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言毋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年以先生對王滋善之後進講論必問先生說如何年亦每爲大臣言先生當用然畏其性剛恐入朝不合因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會洞獠擾屬郡先生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勅令嚴武備戢奸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而四方學者畢至

寧宗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先生爲本宮講官旣卽位以趙汝愚薦召先生赴行在奏事先生發長

沙門人請曰先生是行上虛心以待敢問其道何先生云今日之事非大更改不足以悅天意服人心必有惡衣菲食卑宮之志不敢以天子之位爲樂庶幾積誠盡孝默通潛格天人和同方可有爲然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人生無不可進之善以天子之命名藩臣當不俟駕而往吾知竭吾誠盡吾力爾外此非吾所能計也

先生赴行在奏事言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

希賢錄 卷之三

三

博選儒臣專意講學精求所以得親歡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係非輕先生在道聞南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及入奏首言天下之變有不可以常理處者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宏圖亦旣三月或反不能無疑於順逆名實之際而禍亂之本又已潛伏可憂惟是陛下前日初未嘗有求位之心今日未嘗有忌視之念則轉禍爲福易危爲安豈可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

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怠親之念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講職寧宗手御云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乃拜命兼實錄院同修撰

先生在經筵奏論爲學先後之道又勉上進德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而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

希賢錄 卷之三

三

以察其人才之邪正長短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毋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凡有可以開益聖德者必罄竭無隱每講至數日輒復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看來緊要處只在此先生以爲陛下拈出此語正是理學要領願推之以見於實行則不患不爲堯舜之君一日講誠意章至末云然此猶爲衆人言之也人君以一身托乎兆民之上念慮之間一有不實不惟天下之人皆得以議其後而禍亂乘之又將有不可遏者其爲可畏

又不止於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已也願陛下於此澆如省察實用工夫則天下幸甚先生知上有意於學因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分不以寒暑雙單日月諸假故並令早晚進講又乞置局看詳四方封事皆從之又奏自漢文短喪天子遂無三年之禮壽皇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可爲法程又奏今日天下基本蓋出僖祖不妄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學士知禮者皆是先生

希賢錄 卷之三

三

方寧宗之立韓侂胄知閤門事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在講筵復申論之御批憫卿者艾恐難立講除卿官觀汝愚袖御筆還寧宗且力諫臺諫亦爭諫封章交上不可先生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縣差遣除知江寧府先生辭仍乞遣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先生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憂既屢爲寧宗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與朝政汝愚方謂其易制不

以爲意至是汝愚亦被誣逐而朝廷太權悉歸侂冑
寧宗二年沈繼祖誣先生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
元定亦送道州編管自先生去國侂冑勢益張劉德
秀爲諫官首論侂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自此始
當龔茂良薦先生爲秘書時已有權倖乘間譏毀及
論唐仲友後鄴內上疏誤程學因以沮先生王淮又
擢陳賈爲監察首論近日縉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
假名以濟僞願損棄勿用又先生除兵部郎時本部
林栗嘗與先生論易及西銘不合劾先生本無學術

希賢錄

卷之三

先

徒竊張程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妄希
孔孟聲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上以栗言似過
周必大言先生足疾木瘰勉強登對乃令依舊職提
刑江西太常博士栗適上疏與栗辨謂其劾熹言無
一實而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又不獨熹往日王
淮表裏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自此善良受禍何
所不有上詔謂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
其誠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拘
不迴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

光宗初御中劉光祖乞禁譏議道學又廷試舉人蔡
州王介策言道學乃今之君子正士之名不可
遂改設此名以一綱去之天下以道學爲譁其何以
立國帝擢置第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

劉傑以前御史論先生與汝愚劉光祖之徒僞黨
變爲逆黨右諫議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
神器命學士院草詔論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士之
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而先生日與諸
士講學竹林精舍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先生笑而

希賢錄

卷之三

首

不答選人余嘉乞斬先生以絕僞學宰臣謝滾甫抵
其書於地語同列曰元晦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
何罪乎事乃止又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陳康伯
之孫也與侂冑有姻連勸冑勿爲已甚冑意乃漸悔
而僞學之禁亦稍弛

先生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
卒爲權奸毀斥光宗時使命自金回云彼處問南朝
朱先生出處如何使者對以本朝現在擢用旣歸白
堂乃得帥長沙之命其見重於外裔猶如此不識當

時在朝諸臣忌先生必欲害之爲快者其爲肺腸莫有不可解者矣

寧宗六年先生年七十一三月己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次夜復說西銘且言爲學之要惟事上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又次日致大學誠意章午刻暴下不能興尚以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黃幹等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次日諸生入問疾勉以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着足方有進步處又次日命移寢中堂正坐整

希賢錄 卷之三

百

衣冠諸生復入問疾先生就枕誤觸巾幘門人使正之揮婦女毋得近諸生揖退良久恬然而逝其後佗胄死詔賜寶謨閣直學士諡曰文理宗時追贈太師封信國公改徽國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於從祀未報及元正視學手詔以周張二程及先生從祀孔廟其後元仁宗封先生父爲靖獻公又以周程張邵司馬朱子與張栻呂祖謙許衡並從祀孔廟明洪武初詔以先生書立於學宮命天下學者皆宗之先生長子塾

夫子在紹定中在爲吏部侍郎今新安考亭各世襲博士一員

先生嘗謂道統之傳散在方策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其於百家之支二氏之誕不憚深辯而力闢之所著書凡數十種皆行於世先生沒後朝廷以其學論庸孟訓說立於學宮儀禮經傳通解雖未脫藁亦在學宮平生爲文凡百卷生徒問答八十卷別錄更十卷

先生自少至老無一時一念不在於學故在羣儒

希賢錄 卷之三

百

之中造道尤渙而樹品尤峻其居官愛民秉道造士卓然莫並生平著述盈千累百而前後奏章詳明切至允爲千古獨絕其爲忠信進德修辭立誠者洵孔孟之後所僅見者矣先生嘗云孔子生天地間無事不理會過非具許大精神亦理會許多不得余謂朱子精神亦殆幾此觀其生平著述之富豈非古今未有此孔子集往聖之大成朱子亦集諸儒之大成也

朱子門人

祭李通

李通名元定建陽人父神與公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李通曰此孔孟正脉也李通沉湎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齋讀書聞晦菴名往師之晦菴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之列四方來學者必使先從李通質正侍臣楊萬里等聯疏薦於朝召之堅以疾辭

李通字名沉字仲默自幼卽服膺父教稍長從晦菴

希賢錄卷之三

重

游年三十卽屏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日曉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我欺也時韓侂冑禁偽學臺諫承風肆排擊然猶未敢恣言攻晦菴至沈繼祖劉三傑之徒連疏誣詆並及李通遂遠謫道州州縣捕甚急李通聞命不辭家卽日就道晦菴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坐客興歎有泣下者李通言笑不異平時賦詩有口執手笑相別毋爲兒女悲晦菴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李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

希賢錄卷之三

愚

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謚文節

李通於書無不讀於事無不究凡奇奧古書一過目輒解晦菴嘗曰人讀易書難李通讀難書易凡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併通鑑綱目皆與李通參訂而啓蒙一書則屬李通起藁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皆皆晦菴爲之序李通嘗承其父志作律呂新書源流皆有成法晦菴嘗言神與博學強記高簡廓落易象地理無所不通教子不干利祿而閒以聖賢之學志識高遠非人所及及非晦菴誅之曰精詣之識卓

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得見矣子淵與沉並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沉又承父師之託凜凜焉常有負蓋沉潛反覆者數十年考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之道聖賢之用心作書經集傳謂帝王之治本於道帝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治與道可言矣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桀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耳作洪範皇極內篇書傳頒行學宮明時追封崇安伯從祀孔廟

希賢錄

卷之三

皇

季通茹苦篤志以承家學而又開其子以聖賢之道不于利祿所見何其卓也晦菴一見卽以爲老友相與共事卒一嫉遠竄至死不移父子同心守正安義真可謂百鍊之鋼不愧於父師者矣九峰著書垂光奕世西山遙望蓋俱巍然天際哉

黃勉齋

勉齋名幹字直卿閩縣人父瑀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爲行直道著聞父歿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晦菴

直卿見晦菴夜不設榻衣不解帶倦則倚臥至達曙晦菴謂其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女以女又其明睿端莊造詣純篤張南軒以晦菴謂吾道益孤所望於直卿者不輕寧宗卽位晦菴命先生奉表輔將仕郎授迪功郎母憂學者從之講學於臬廬者甚衆竹林精舍成晦菴遺直卿書有他時便可請代講帝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直卿稿成晦菴見而喜謂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常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後晦菴病革以淡衣

希賢錄

卷之三

真

及所著書授之與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晦菴旣沒直卿心喪畢調監嘉興石門酒庫吳帥雅愛直卿訪以兵事辟兼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欵力爭江西提舉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糴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直卿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太守薦擢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勦和州疑獄直卿委曲審問卒得其情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糴客米發常平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粟而禁其糴直卿報以乞候某罷然後施行因援鄂州例

繹於制司荒政具舉有郡饑民輻湊直卿惠撫均一
暨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
又卽郡治後鳳棲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
先生祠寺以病乞主管武夷冲佑觀後起知安慶府
至則沿邊多警民情震懼直卿請於朝創郡城以備
戰守不俟報卽日興工通役二萬人口以五鼓坐於
堂役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其合當更代者合
算後日錢米各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佐講究邊防
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城旣成會

希賢錄

卷之三

車

上元張燈日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
者二子輿之諸孫隨從至府致謝直卿禮之命具酒
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爾太
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直卿祈之卽
雨或晨興登郡閣望滯山再拜雨卽至後黃州諸關
皆破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
巨浸暴至城屹然無患舒人德之舉相謂曰不殘于
寇不蹈于水生汝我者黃父也

時制置李珪辟直卿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旣而朝命

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直卿移書於珪語甚切
直而其時幕府皆輕儇浮薄之士僚史士民有獻謀
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心皆不附所向無功流
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直卿知其不足與
共事再辭和州之命閉閣謝客宴樂不與復書以告
珪謂向者輕信人言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
不戰而淪於泗水老幼俘擄殺戮五六千人竊意言
旋必痛自責求箴吾失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
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但聞宴賞壯日用妓

希賢錄

卷之三

夏

樂總運請宴僚屬亦然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壯
月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血流聽管絃之啁啾豈不
思老幼之號慟觀棟宇之恢弘豈不思士卒之暴露
守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餓敵國深侵宇內
騷動主上聽朝不怕大臣不知所出尚書得不憂懼
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日之報又至欲以十六
縣衆攻侵五關一縣五千爲率則有八萬之衆吾守
關者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五關失守
則斬黃不保而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

有所施設何耶言益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其加詆排其後光黃蘄地果皆繼失如直卿言因力辭請祠入廬山訪故友李蟠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俯仰晦菴師之舊跡講乾坤之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士皆來集直卿編禮著書日與諸士講論經理壘壘不倦諸生朝夕質疑請益如晦菴時焉直卿嘗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道章卓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

希賢錄 卷之三

真

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識者以為知言

勉齋得晦菴正傳其學一以檢點身心存理去欲為主而居官任事又復敏幹真體用兼全之士晦菴於將沒之際諄諄以斯道託之豈非信之深而倚之重也乎

李敬子

敬子名蟠建昌人光宗初年進士授岳州教授先往建陽從晦菴學晦菴告以曾子弘毅之語因以弘名其齋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

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之因即武學諸生內拔其文振而識高者收襄陽府教授復往見晦菴晦菴語人曰蟠進學可畏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蟠也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敬子俟有所發乃從晦菴折衷諸生皆畏服敬子嘗言凡人不得仕宦有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也又言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晦菴沒時學禁甚嚴敬子率同列往會葬不少休焉

以九江守薦召為都堂審察再召再辭郡守請為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除大理司直尋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洞冠作亂敬子請自往駐兵萬安易置無

希賢錄 卷之三

真

良分兵守險且馳辨士諭以逆順禍福冠皆帖服漕司以十四界會子行價日損乃視民稅產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為封識不時點閱真增其價慢令者贖籍敬子與眾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又入劄爭之漕司乃弛禁改通判潭州真德秀為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敬子數月辭歸時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敬子以為三綱所關自此薦辟不復出理宗嘗論及當時

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敬子對且曰朱子高弟經術行義亞於黃幹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然其言九江蔡念成稱敬子心事有如秋月年七十卒

益文定

教士文武兼造所見最長既以弘自期而又處事不苟隨力到處卽爲功業且寇亂卽以身往漕禁必請立弛宜西山之府事咸諮也至於朝綱旣缺薦辟力辭君子見幾心事真同秋月矣

張元德

希賢錄 卷之三

聖

元德名洽臨江人少穎異從朱晦菴學博極羣書嘗取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語爲窮理之要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晦菴嘉其篤志元德自少時卽用力於敬以主一名齋著有春秋傳註左氏蒙求等書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則勇不可奪嘗做晦菴行社倉法鄉人德之後中第授松滋尉時湖右經界不正元德請行推排之法令委元德更姦無所匿收袁州司理參軍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有兄弟訟財者元德諭之曰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

足之愛乎訟者感悟黠盜聞之亦自伏又嘗知永新縣湖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懼元德單騎往乘寇未至延見隅官諭以利害而犒之又結約土豪得其歡心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以薦通判池州歲大旱禱弗應因言於提點辨冤獄自守寬催科三日乃大雨後從其請與祠袁甫提刑江東以白鹿書院廢弛招元德爲長元德曰是先師跡也其可辭後召都堂審察不赴除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欲以說書待元德固辭後以疾致仕

希賢錄 卷之三

聖

思以窮理敬以用力而又見義勇爲學者大端盡此矣至於息兄弟之爭而黠盜亦從而感化非積誠而能之乎白鹿院長爲師典廢洵朱子之徒也

陳安卿

安卿名淳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此非聖賢事也因授以近思錄安卿讀而學之盡棄其舊業及晦菴來守其鄉遂請受教晦菴語人曰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所聞皆切要語及晦菴卒追思

師教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其語學者有曰
說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
節萬目是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須萬理明徹然
後可以語孔孟之學明三代法度通之於今而無不
宜然後可以語王佐事業以天理人欲分數驗賓主
進退之機以好好色惡惡臭爲天理強弱之證此皆
切中學者膏肓而示之以標的者也安卿性至孝弟
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喪之無歸者世雖
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

希賢錄卷之三

臺

造廬請問寧宗時待試中都歸過嚴陵郡守率僚屬
延講郡庠安卿歎學問無源至用禪家宗旨遂發明
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
爲四章以示學者所著有語孟學庸口義等書

孟子之時異端在吾儒之外爲我兼愛偏而不可
行此入其中者所以久久必逃也後世則吾儒之
內反爲異說所侵而附會之非有真知實見未易
辨其是非也安卿既開切要於晦翁而又痛自裁
抑讀書格物以求聖學之真王道之正觀其示學

者之四章真可謂吾道之標的矣

李公晦

公晦名方子昭武人端謹純篤初見晦菴晦菴謂之
曰視子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
果大方子遂以果名其齋嘗曰吾於學問雖未能周
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
漬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時真德秀爲郡守
以師友禮之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廊乃除方子曰
以書通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
錄已而將選入宮僚方子不肯少貶以求合武吉彌
遠彌遠曰此德秀黨也使宰臣劾罷之其卒也天子
憫之子一子恩澤

希賢錄卷之三

臺

惟有見於大本不爲物欲所漬故其於廊廟也不
肯以書通雖宮僚之選不肯少貶以求合果齋之
名允稱不愧

黃商伯

商伯名瀨都昌人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晦菴守南康
時執弟子禮及登進士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興

學校崇教化爲務薦除登聞鼓院光宗時由知常州
提舉本路常平時芋瑾盈野至食其子而州縣方督
促逋欠商伯慙然有旨停閣夏稅遂奏乞併闕秋苗
不俟報輒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均州已而寢謫命
止削兩秩而從其蠲閣之請後起至廣東提點刑獄
告老不赴晦菴沒時黨禁方厲商伯單車往赴徘徊
不忍去焉

遇芋瑾食子之慘而猶然督逋此吏之自云稱職
者乃夏稅已停而併請秋稅且不俟報而輒行雖

希賢錄

卷之三

三

以爲專不卹也如此愛民安得不感動上心可見
人主之意無不可回者只恐人之惟知一官耳

廖子晦

子晦名德明南劍人受業於晦菴晦菴言其學有根
據爲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
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爲者孝宗初時進士
知莆田縣有勢家欲取邑地廣其居子晦不可守會
僚屬諭之子晦曰太守乃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
地與人者守乃慙服累官有聲遐廣東提點刑獄彈

幼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托之子晦曰此
國家公器也還其書封不啓有鄉人爲主簿子晦以
其能薦之會子晦行縣簿感其知已置酒假富人觴
豆甚盛子晦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必貪也於是追
還薦章時盜陷桂陽迫韶州子晦遣將馳擊親持小
麾督戰大敗之乃公戍守遠斥埃明賞罰布威信韶
遂宴然如平時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

希賢錄

卷之三

三

子晦初爲漳州教授爲學者講授聖賢心學手植三
柏於中庭潯士愛之如甘棠焉在南粵時立師悟堂
刻文公家禮及程氏諸書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
之要曰某自始仕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
而已

太守爲天子守土不得以地媚權要且以薦士爲
公器不肯啓私封所守嚴正如此真能直道而行
者至於觴豆之盛疑簿爲貪追還薦章愈形其直
矣

葉知道

知道名味道溫州人師事晦菴試禮部第一時禁僞

學味道對策率本伊川無所避胡紘知舉謂此必爲徒黜之味道復從晦菴於武夷山中學禁開乃登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晦菴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以味道問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授太學博士兼崇政說書時京方用師廷臣邊闡交進機會之說味道言今科配日繁餽餉日迫民一不堪命則禍變立見是先指其本無益於外也遷秘書至著

希賢錄

卷之三

事

作佐郎後卒帝出內帑贖其喪升一官任其後乃故事所未有者

冒時禁而對策究復部試第一可見公道自不終畏也至於堅志氣謹幾微以人主務學爲天下之福民不堪命則禍變立見居要之言可多得哉

輔漢卿

漢卿名廣爲人淳謹勤恪晦菴嘗言其身任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能味同門之士鮮見其比云

虛高之學固無當於身心若俗學則日逐逐於聲利之場其爲人心之害者多矣晦菴門下不減二程而所列多人勉齋最爲師之所託果得何基王柏而開仁山白雲之先所傳不亦遠哉季通父子自折不回卒以家學著於書傳直與壁經同其不朽此外並皆實心實事修己治人炳炳麟麟同門照耀盛何如也漢卿於事無多見然觀晦翁所言不亦可思其卓然高致也哉

賢錄卷之三終

卷之三

江都後學朱顯祖雪鴻輯

男

孫柯重訂

姪

孫柯重訂

邵堯夫

先生名堯其先范陽人因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先生少時自雒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及居喪日學於百源山中堅苦剝勵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幡然而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始有定居之意

希賢錄卷之四

人之學力未有不從堅苦刻厲中得者先生之用王如此所以卒有得於道而於大地陰陽身心性命之理浩然通貫於心乃明道以爲天資自美非學之功豈非謂其學已達化井下學之所得而幾也歟

先是進士李之才虔師穆伯長穆性嚴寡合才事之益謹卒能受其易學嘗爲其城令先生在百源時之

才自造其蘆問何所學曰學爲科舉進取耳之才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先生皆以爲未知願受其教師事之甚謹於是先授以春秋然後授易先生既受河圖洛書義文圖象探賸索隱洞徹蘊奧多所得焉

易道行乎天地之中高卑上下晝夜寒暑人物事爲無往不在自羲皇始晝後得文周孔子通爲發明遂無遺蘊而其理則盡寓於圖象相傳圖象授自希夷始周子太極圖之所自來而先生之攻苦

希賢錄卷之四

五

於百源者亦可想見其所用力之處矣

先生嘗有三戒詩云老而不歇是一戒安而不樂是一戒閒而不清是一戒三者之戒自戕賊

此三戒者只是一戒蓋爲此心此身不知所止一味馳求至老猶不肯歇則其一生憂慮擾攘安得有安樂清閒之日耶是其戕賊總由於自不返之自而歎老嗟卑怨尤交作誰任其咎也

又有四喜詩謂一喜長年爲壽域二喜豐年爲樂園三喜清閒爲福德四喜安康爲福力

人生一切受用皆在自已心性若舍目前現在而更求壽域等件則失之遠而終不可得矣

又有林下局事吟云關人耶也有官守官守一身四事有一事承曉露看花一事迎晚風觀柳一事對皓月吟詩一事留佳賓飲酒從事於茲二十年欲求同列誰能否

看此原非判然四件事又皆甚容易事而卒無有同之者蓋此原非閒閒過日正是簞瓢陋巷舍之則藏顏子之不改其樂庶幾孔子者在此

希賢錄 卷之四

三

先生生平時有四不出大寒大暑大雨大風也會有四不赴六會生會廣會醉會也嘗見於詩謂無貴無賤無固無必身安心逸者蓋三十年云

世人只爲勞勞名利故風雨寒暑不宜稍休以至宴會頻煩厭厭苦惱身心勞瘁曾無旦夕之安昔東坡以唐子西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之言因以七十年爲百四十余則謂若先生之三十年雖彭齡八百未足以擬之也

先生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游城中每出乘小車

一人挽之隨意所適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側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或經月忘返至有別作一屋如先生居以候其至者先生性雖高簡而與人言必依孝弟忠信樂道人善而未嘗及其惡遇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所以厚風俗而成就人材者厥功多矣

晦庵解君子所過者化謂身所經歷處卽人无不化此事自古爲難若先生者庶幾

希賢錄 卷之四

四

先生與富鄭公早相知後公入相謂門下士田棐曰爲我問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不則命爲處士以遂隱居之志先生以詩謝之有曰若進豈能禁吏責旣開安更用名爲然公意終不能忘乃因明堂祫享赦詔令天下舉遺逸意河南必以先生應乃時尹洛者以兩府禮召見先生不屈遂以他人應公奏乞再舉王拱辰乃以先生應除試將作監先生不起而公亦以憂去後復詔舉遺逸呂誨等皆薦先生除秘書省校書郎穎川閻綽推官先生辭不許卽引疾不起嘗

有詩答鄉人曰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
云云先生既辭命始爲隱者之服烏帽緇褐雖見卿
相不易溫公既見事先生而二人純德尤爲鄉里向
慕父子兄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公與邵先
生知也溫公嘗依禮記製綾衣冠簪幅巾紳帶每退
朝入獨樂園則衣之嘗問先生衣此否先生曰某爲
今人當服今人之服公歎其言之合理

衣製隨時最爲當禮於此知心齋初年之虞冠萊
服多未化也

希賢錄 卷之四

五

富公旣得請歸洛養疾築第天津與先生相近謂自
此可時相招矣先生言某冬夏不出春秋時過親舊
間公相招未必來不招或自至

此先生之舉動自由處時富公方謝客獨戒其子
曰先生來不以時見其相契如此真所謂道義交
也

富鄭公司馬公呂申公諸賢退居洛中雅敬先生恒
相游樂爲市園宅先生歲時耕稼僅給衣食淡然自
足嘗自爲無名公傳畧曰始年十歲求學於里人遂

希賢錄 卷之四

六

盡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一二矣二十時求學於鄉
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三四矣三十求學於
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五六四十求學於
古人遂盡古人之情已之滓十去七八五十求學於
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无得而去矣始而
人疑其僻斯人善與人羣安得謂之僻旣而人疑其
泛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有體而無迹有用
而无心人告以修福則曰未嘗爲不善告以禳災則
曰未嘗妄祭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
微醺而罷所寢之室命爲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
暖夏涼遇睡則思就枕故其詩曰牆高於肩室太如
斗布被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其與人
交雖賤必洽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
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
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无賤
無貧無富无貴無將无迎无拘無忌聞人之謫未嘗
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言人惡未嘗和聞言人之善
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

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於人人有所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窮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强免亦不强起晚有二子教之仁義授之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挂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无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无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

希賢錄 卷之四

七

義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云云

如此一傳乃是先生自寫行狀併行樂圖語語通真千載後讀之猶如親見其人也

伊川嘗於春日同張子堅來訪先生先生率同天門街看花伊川辭曰平生未嘗看花先生曰何傷物物皆有至理可以觀造化之妙伊川乃願從

上蔡該博史書明道以爲玩物喪志伊川於花不

看先生以爲可觀至理此等見地非可與淺學人言也

先生每遇小疾自言得有客對話不自覺其疾之去體學者從問經義精澁浩博應對不窮問與相知淺者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焉

先生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過洛有不之公府而之先生之廬者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修防畛正而不諒和而不流清明坦蕩洞徹中外接

希賢錄 卷之四

八

人无貴賤親疎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若不甚異於人顧其所樂不同耳

時有厭拘謹而樂舒放惡精詳而喜簡便者自謂慕堯夫爲人晦庵言邵子胸中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便取如此嘗有人問晦庵康節心胸如此廣大如此快活如何得似他晦庵曰他是甚樣做工夫

先生之學推服於晦庵若此益可見以爲天資自美非學之力者明道之言當善體會也

二日司馬公薄暮見先生曰明日僧修順堂說法富公晦叔欲偕往聽晦叔已不可勸富公果往於理未便光後進不敢言先生盡止之先生恨聞之晚明口富公果欲往先生因見富公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公笑曰先生謂某衰病能起否先生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无乃不可乎公驚曰某未之思也

大臣舉動風化攸關先生一言而救富公之失共愛人以德也如此

希賢錄 卷之四

九

神宗時新法初行天下騷然先生閒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欲投劾歸去以書問先生先生曰此正賢者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天下无不可爲之時孔孟所以周流傳食於春秋戰國也有先生之學識何安石之能礙乎

富公一日見先生有憂色問曰先生度某之憂安在先生云豈以安石罷相而惠卿叅政其凶暴將過安石乎公曰然先生謂公无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

勢利相敵將自爲讐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公謂先生識慮絕人

小人市腸求進則先意逢迎得志則反戈傾軋自是必至之情惟先覺者能見之早

韓魏公有客入洛見先生出公送行詩顏體大書字極奇偉先生言少時亦嘗喜作大字李挺之謂有妨學道故嘗有詩曰憶昔初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若非益友揮金石四十五年成一非

希賢錄 卷之四

十

今無美不臻无遠不到真神物也乃挺之謂有城學道蓋爲世之人一意求工者發耳明道以爲非要字好只此是學余以爲即要字好亦自不妨蓋心正則筆正內外原自合也嘗見晦庵先生墨蹟寫讀道書五首字徑二寸渾樸奇老如對鼎彝好友世藏欲以貽我我不忍奪其所愛遂辭之後乃論於兵火使其猶在豈不令人如見晦翁乎況先生又未嘗不喜飲酒吟詩乃與初書大字類舉者想亦謂其志專在此故未免卽於非耳

先生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顯乎其順沿乎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安貧樂道未嘗作皺眉事嘗爲楚辭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脯時飲酒三四杯微醺便止不使至醉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變理飲无多少餘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

先生之學真體易而真有得者貧居養親讀書宴坐素位之樂誰復加之生平未嘗作皺眉事眉之

希賢錄 卷之四

七

不皺非可強也心之廣者爲之耳至於脯時微醺康濟自身是又真能變理真有經綸者蓋修己安民原是一事自己一身不能康濟而言利民阜物吾見其舛矣况又居經綸變理之地而但知自奉其身也乎

先生於書無不讀著有皇極經世六十卷其爲詩也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生平智慮絕人遇事輒能先知伊川謂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其趨詣絕識務高其所爲至謂其有玩世之意又

謂其於凡物聲氣之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於是撫世事之已然者皆以先生之言先之蓋未必然也觀伊川答晁以道書云頃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餘年於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於此可以知先生矣

堯夫數學相傳久矣然其得理既濇則數學有不足言者觀伊川與先生言雷起事亦何嘗不謂先生之數推而云未嘗一字及數者既以見先生之不在於此亦以自見其不惑乎此也

希賢錄 卷之四

七

英宗時先生嘗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无杜鵑今始有之天下自此多事矣客問何以知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地氣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春秋書六鷁退飛及鴈鵠來集皆氣使之也不一二年上用南人作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而北南方疾病瘡痍之類北人皆苦之矣神宗初相王安石其言果驗中庸言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亦因著龜四體先生

既有萬物一體之學自然感物而知嗟彼渺見之人必以此訝先生之數矣

富公以先生年高勸學修養先生以不能學人胡亂走謝之

孔曰修身孟子曰養性此吾儒之正道古人十五入大學即從事於誠正修者此也若因年老而學修養異學之所謂修養豈吾儒順受之正乎

熙寧十年夏先生感微疾氣益耗而神益明笑謂司馬公曰雍欲觀化一巡公曰未應至此先生笑曰此

希賢錄 卷之四

七

亦常事張子來問疾請以命推先生曰世俗所謂命吾不知也若天命則已知之矣張子曰先生知天命矣哉尚何言伊川謂先生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先生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自无着身處况能使人行也疾且革伊川又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先生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无可主張至七月四日大書詩一章曰生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无愧是夜五更卒子伯溫請明道爲之誌

畧謂先生之學安而且成志豪力雄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方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云云

韓維爲先生請謚於朝太常博士歐陽棐謚曰雍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爲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无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而未嘗以自名其學淳一而不雜平易渾大不見圭角蓋其自得深矣按謚法溫良好

希賢錄 卷之四

南

樂曰康能固所守曰節謚曰康節先生咸淳初從祀孔廟

二程嘗侍其父大中公訪先生於天津之廬先生携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生平學術出處之大致明道悵然謂門人口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无所用於世門人口所言何如明道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明道嘗稱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已又嘗言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

厚邵堯夫司馬君實君實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堯夫之坦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是天資自美皆非學之功

溫公嘗解中庸以有疑而止又欲常念一中字固是學力未至然觀其爲人則所謂雖曰未學吾必用之學者至於先生天分固高然其在百源山中用功特苦其得於易也安得謂非學之力又以先生與橫渠同爲信道之篤而不惑於異端余謂其間亦自有不同處識者當自知之

希賢錄 卷之四

五

先生子伯溫字子文入聞父教出而司馬公與二程子輩亦皆屈名位與爲再世交故所聞日博尤熟當世之務以薦授大名府教授調縣尉蔡確罷相時邢恕亦被黜移知河陽問道謁確謀定策事恕出司馬公之門又與公子康同登第是時康方服除詣闕恕乃約會於河陽伯溫止康曰除喪未見君不立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從之必爲異日悔旣而恕果勸康作書稱確有定策功以爲他日全身保家計康旣如其請適有以諫議召

者恕亦要之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爲證諫議不悅會有奏確詩謫朝政者諫議遂與同官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並及康始悔不用伯溫言及康卒子植幼宜仁后憫之呂大防言康素謂伯溫可托請召爲西京教授以教之伯溫旣至則詢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因力學不懈卒以有立章惇嘗事先生後爲相與伯溫論先生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之理盡矣苟其信也則人之響恕可忘是時

希賢錄 卷之四

六

惇方與黨獄故伯溫以此諷之惇嘗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當赴吏部選伊川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地下乎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執政惇猶薦之於朝而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使監永興軍鑄錢旣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以避惇也徽宗卽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謫解元祐黨銅別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後出主管永興軍童貫爲宣撫使士大

夫爭出其門伯溫聞其來出他州避之嘗註皇極經世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至正應變無方之謂道云云年七十八卒趙鼎少從伯溫游及爲相乞行追錄贈秘閣修撰且爲之表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之出處焉元祐紹聖皆哲宗號崇寧徽宗號也

先生嘗語伯溫曰世行亂蜀安稍可寧居及徽宗末伯溫使蜀載其家以行以故得免於難

希賢錄卷之四

七

觀伯溫之事與言纔是先生之肖子至於使蜀一事固是先生先見然以道行純備如先生則天必有以啓之非術數之所及也

當後周時有陳希夷先生者名搏字圖南亳州人隱居華山多閉門獨卧相傳嘗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問以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爲天下君當以蒼生爲念豈宜留意於爲金世宗不悅放還山宋太宗卽位再召宰相宋琪等問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練養之說皆所不知

然正使白日昇天亦何益於人世聖上有道仁聖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練无以加此上聞其言喜甚因問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致否對曰堯舜上階茅茨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淨爲治卽今之堯舜也希夷之言如此則其學術可知希夷先生蓋其賜號晦菴云世但以圖南爲學神仙術非知圖南者也圖南之傳直至康節而張敬夫又謂濂溪始學陳希夷今周易前所載伏羲四圖傳爲邵氏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

希賢錄卷之四

八

長伯長得之陳希夷乃先天之學今濂溪所著太極圖正以發明此理卽謂邵氏之學所自來而濂溪之學亦由於此亦何不可者總之天下甚大古今甚遠而學脉只有一真果有合於其真正不必過爲之分辨耳

堯夫先生以振古豪傑之資備內聖外王之道既汪洋而浩大又復純而不雜上蔡乃謂其於聖門下學上達之事更不施工不知先生之用工有甚深而未易測者觀其在百源山中不爐不扇夜不

就席堅苦刻厲者數年其用工也如此所以見得
天地運行萬物消長之理故其經世之學只在月
用尋常處做見得天地間水流山峙動植飛潛莫
非吾事惟有以體之則觸處呈露莫非妙道精義
之發聖門誰曾點有此氣象曾點无百鍊堅苦之
工故雖嘗見與於聖人而終不免爲狂者堯夫有
數年不輟之力故卽未嘗著之功業而卒成其爲
大儒朱子謂邵子妙達天人之蘊其知之者廣矣
司馬溫公

鼎賢錄 卷之四

七

公名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生七歲稟然如成人嘗
與羣兒戲庭下一兒登甕失足墮水中衆驚棄去公
獨持石破其甕兒得不死仁宗初時公甫冠卽登進
士歷官直秘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先
生言真偽不可知且非白至不足爲瑞請却之

公性稟快實弱冠登第赴宴獨不辨花衆以君賜
爲言始得其一觀其請却異獸早見所持之正矣
仁宗時日食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乃食四分而兩
羣臣欲援例稱賀公言日之所照周偏中外雲之所

蔽止於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陰邪所蔽
災惡甚明天下皆知而朝廷猶不知也食不滿分乃
賢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爲賀常從之
日之光照萬方豈有兩偏天下之理援例稱賀最
爲可笑公之所論既正其見從也宜矣

公知諫院上三劄一論心術之要曰人君大德有三
曰仁曰明曰武仁非姬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
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明非煩苛伺察之謂
也知道訟讞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武非

鼎賢錄 卷之四

七

强暴亢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
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仁而不明猶有良田不能耕明
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武而不仁猶知獲而
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强矣一論致治之道有
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之御羣臣也累日月
以進秩循資途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賢愚
而置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能否而居重職又採
名而不採實誅文而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
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

世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畧者爲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庶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外不服臣請伏而欺之罪其三論養兵務精不務多又言赦書詔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

又進五規一曰保業畧言天下重器得之至艱而守之至難王者始受天命時天下人皆我比肩相與竭智力而爭之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斯

希賢錄 卷之四

五

不亦得之艱乎及夫羣雄已服衆心已定常人之性皆謂子孫萬世如泰山於是驕惰之情生黷武窮奢旦渙然四方糜潰如秦隋之季斯不亦守之難乎二曰惜時畧言秦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方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聞而永久无疆三曰遠謀爲六逆天之未陰雨國家閒暇無災害時也微彼桑土其於隱微綢繆牖戶修整其政治也四曰謹微畧言宴安怠惰肇荒淫之根奇巧珍玩發奢侈之

漸甘言卑辭啓僥倖之路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原假借威福授慶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而日滋月溢遂至澁固知此而革之則用力百倍五曰務實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國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奸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過審官之實也詢安危防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文雖盛

希賢錄 卷之四

五

美無益也帝濬納之

公所上劄子中言仁明武及任官賞罰至英宗時復言之且謂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事獻平生力學所得者盡在是言言實際一一可見諸施行仁宗濬納之君臣可謂一心一德後之大臣雖多獻納要无可以易此

仁宗春秋高且疾不能御殿平章事韓琦請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以後宮將有就館者且如待之御史中丞包拯言太子天下根本根本不立

其禍孰大帝問卿欲誰立拯曰臣乞豫建太子爲宗廟萬世計耳臣今七十且无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公方通判并州聞而繼之疏凡三上且貽書勸諫官范鎮力爭及公知諫院首言臣昔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爲選宗室爲繼嗣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對曰臣言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何害古今皆有之帝旣感悟然不欲官人知曰送中書行公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諸公皆拱手曰敢不盡力議遂定命立濮王子宗實爲皇子進公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公言陵遲之漸不可不正焉

希賢錄 卷之四

重

仁宗未有嗣勸早爲國本之計此事之最要者至皇子旣立而更防凌遲之漸益見所慮之遠

英宗繼立詔兩制某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公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妄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

其尊榮悲國褻國二夫人仙遊並稱太夫人議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被斥公乞留之不得請與俱貶焉

爲人後不顧私親固是必然之理然於本生之恩愍然不顧則亦豈爲當然之道如公之議王稱皇伯官極尊榮兩國並稱太夫人則亦允爲宜稱乃歐陽公爲叅政引喪服大記之文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又禮无加爵之道以致議久未定後太后下手詔稱濮王爲親立國廟而謫侍御史呂誨范純仁呂大防等公之先議旣正後不見用卽願與力爭者同貶可以見公毅然之槩矣

希賢錄 卷之四

重

先是仁宗未有嗣養二子官中已屬意於帝而內侍任守忠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卽位又乘帝疾以其誕語交構兩宮公知諫院首論守忠離間之罪乃因大賊乞斬都市呂誨亦有疏論帝納其言諱公卽坐政事堂出空頭勅一道召守忠至庭下數其死罪填勅責斬州安置卽刻押行蓋恐少緩或中變也

守忠之黨悉竄南方中外快之帝初因內侍譏聞憂
疑致疾賴宰相韓琦歐陽修調護而安公卽上言先
帝時無事常開講筵今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臣
講求治道

從來內侍効忠者固亦有之而希圖福利乘間啓
釁者爲禍最烈公之論守忠所以懲惡者深矣而
韓公之立勅押行並去其黨如此威斷皆是古大
臣之風至於親近儒臣講求治道則尤爲正君之
要矣

希賢錄 卷之四

五

帝因韓琦言唐之府兵最爲近古詔籍陝西諸州三
丁之一刺手背以爲義勇民驚擾而不可用公上疏
力諫不聽乃至中書與琦辨琦曰兵貴先聲今李諒
祚方桀驁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公言今所益
兵實不可用彼若知詳尚何所懼琦曰君但見慶曆
間制鄉兵憂今復然然已降勅與民約永不充軍遣
成矣公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恐未敢以爲然琦曰吾
在君无憂公曰君常在此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
運糧成邊反掌間耳琦不能從不十年如公所慮竟

爲陝西之患

義勇之刺公旣力言其非而韓公不爲之止其於
事理不及公遠矣

英宗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命編歷代君臣事迹公
謂紀傳之體文字繁多人主不能遍覽乃約戰國至
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
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章三館秘
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綵帛及御前錢供果餌以內臣
爲承受公遂與劉攽劉恕祖禹及子康編集會公

希賢錄 卷之四

五

出知永興差判西京留守又入御史臺及提舉崇福
宮前後六任皆聽以書局自隨於是徧閱舊史旁採
他書凡關國家之盛衰生民之休戚善可爲法惡可
爲戒人君之所宜知者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
終五代畧依春秋傳體爲編年一書又畧舉事目年
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又叅考群書評其同異俾
歸一塗爲考異歷十九年而成至神宗卽位時上之
賜名資治通鑑御製序文以賜命爲資政殿學士降
詔獎諭

伊川嘗以閒過日月爲天地間一蠹惟有採輯遺書庶幾有補但貧居之士搜錄甚難不有其資徒勞夢寐今觀先生通鑑炳蔚大觀然而不有英宗之遇閒局崇文借書三館得以自選官屬書局相施至於六任則亦安能就此乃公書成後章序用事學士又以安石之壻朋奸肆惡至欲乞毀通鑑板賴太學博士陳瓘以神宗敍文爲言下乃密令學中置之高閣小人之用心無所不至如此究亦何損於公也

希賢錄 卷之四

走

英宗時京師大水詔中外臣僚言時政闕失公上疏言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升爲天子唯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閒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又陛下凡百奏請不肯與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肯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或非才而遽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國家置臺東之官爲天子耳目防大臣之重敵陛下當自察其是非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已之而行

非而以他人之所言爲是乎此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也又嘗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言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英宗在位止四年而神宗嗣立前此王安石被召未嘗起帝爲穎王時韓維每稱道其說帝遂想見其人至是會公亮亦言其與輔相材獨吳奎言其所爲迂闊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召之卽起視事爲翰林學士越次入對言爲治以擇術爲先又言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公謂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

希賢錄 卷之四

走

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安石旣得政行新法言欲理財當修泉府以收天下利權因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安石領其事猶恐帝不決意用之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爲異論所惑因薦呂惠卿言學先王之道而可用者獨此一人事無大小必與惠卿謀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頒行天下公於諸事論之甚力其言青苗之弊

曰貧民舉錢出息尚能吞食下戶至於飢凍流離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昔太宗取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患臣恐其日青苗猶是也惠卿謂此法願則與之不願弗強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帝曰陝西行久民不爲病公曰臣陝西人祇見其病不見其利他日又對言陛下當論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與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能獨與此三人者共爲天下乎

希賢錄卷之四

吏

時行募役之法計民貧富分五等輸名免役錢官戶女戶寺觀卑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名助役錢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募人代役公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无休息之期也下等戶及卑丁女戶從來無役今盡使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也夫力者民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於錢則官之所歸民不得而私爲也今立法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糴其穀歲凶則伐桑殺牛費田得錢以輸民且何以

爲生乎此法卒行富屋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不聽

一日上御通英殿聽講公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言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也公言寧獨漢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辨曰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始和布令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

希賢錄卷之四

吏

光言非是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易禮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可更造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豈可以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爲之語塞公素典安石厚及行新法開陳再三又與惠卿辨論於經筵惠卿謂光所言皆吏不得人故爲民害耳公謂如惠卿言

乃臣所謂有治人无治法吳申謂光之言可謂至論
帝欲大用公安石沮之曰光所言盡害政之事今用
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遂不果用及安石稱疾乃
以公爲樞密副使公辭曰陛下徒榮臣以祿位不取
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不能
救生民之急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取臣
言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
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帝猶未允公因求
去帝曰安石素與卿善卿何自疑公曰安石執政凡

希賢錄

卷之四

三

作其意如蘇軾輩者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
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耳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
軍

公在永興以所言不用固請致仕上疏畧言臣之不
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
程頤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
惟安石是信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
罪浮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避乃從其請公既歸洛
絕口不復論事

安石初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
時事大用非宜將入對公方請經筵相遇並行因密
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叅公愕然曰
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耶安石雖
有時名朕好執偏見輕信奸回聽其言則美施于用
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此乃心腹之疾顧可
緩耶疏中言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誤天下蒼生
必斯人疏上罷誨安石益橫公因服誨之先見
安石薦惠卿爲崇政殿說書公諫曰惠卿儉巧非佳

希賢錄

卷之四

三

士使安石負誦中外者皆惠卿所爲帝曰惠卿進對
明辨亦似美才公曰江充李訓若无才何以能動人
主帝默然公又貽書安石言諂諛之士于公今日誠
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
其後卒如公之說

公始於安石尚似少知人之哲乃其於惠卿抑何
其見之明也蓋安石之奸誠足以欺世公以至誠
待人初不加之逆億至其所薦如惠卿豈能逃公
之鑒哉大抵安石諸新法皆由于惠卿惠卿有才

辨以青苗爲周官泉府國服爲息之法不知當時
國用自有冢宰九賦其賒貸者特以備民緩急不
可徒與故與國服爲之息朕亦不過歲取什一耳
青苗法令其時蘇轍言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
以救民也朕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雖有法不能禁
鞭笞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安石亦謂其言有
理逾月不言青苗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乞留本
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五十萬事與
青苗法合遂決意行之可見安石亦尚有良心若

希賢錄

卷之四

書

廣淵者則迎合朝旨不顧百姓者矣

神宗初定官制嘗語輔臣有无人之才之歎尚書丞蒲
宗孟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
久之曰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且未論別事只辭樞
密一節朕自卽位來唯見此一人耳他人則雖迫之
亦不肯去宗孟慚懼無以爲容

吳充子爲安石婿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爲數爲帝言
新法不便帝察充中止无與及安石敗遂相充充乞
召還司馬光呂公著等及薦程顥等數十人公在洛

似不復論事後因求賢詔下公爲感泣欲默不忍復
陳六事又自洛貽充書謂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
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
別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失今不治必爲痼疾
矣充不能用

公在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
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之及神宗崩公入臨衛土
望見皆以手加額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
公无歸洛留相天子活我百姓公懼亟還太后高氏

希賢錄

卷之四

書

遣內侍勞公問爲政所當先公請開言路詔榜朝堂
於是上封事者千數

哲宗卽位以公爲門下侍郎時天下引領拭目以觀
新政公上言新法之弊而議者猶引三年无改之說
公毅朕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變若安石
惠卿所建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拯溺救焚况太
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衆議乃定又以呂公著爲
尚書左丞公著上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
歛省刑去奢无逸十事與公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

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民歡呼鼓舞稱便又同薦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宜擢以不次使士林有所矜式名爲崇政殿說書公又言文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后乃命彥博平章軍國重事

彥博逮事四朝身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裔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在洛時與堯夫二程皆以賓接如布衣交立朝端公直諒臨事果斷

希賢錄

卷之四

重

有大臣風功成退居朝野衡重卒年九十二封潞國公彥博之相業若此宜公之言而起之也

先是鮮於侁爲利州轉運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人詰之侁曰民自不願豈能強之至是復以爲京東轉運使公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爲轉運誠非所宜狀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罷萊蕪利國兩鐵冶又奏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焉

居官誠能愛民便是一路福星若使人人愛民則

福星遍天下矣昔有迎新令者稱曰爲報士民須慶賀災星去了福星來令喜問誰作曰此處舊例用此但恐類此等福星耳

哲宗以公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公已得疾而青苗免役等法猶在或議未決公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暇日矣折簡與公著曰光以身付國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既而詔許乘肩輿三日一人省公不敢當詔令子康扶入對遯人聞之救其遯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勿輕生事開邊隙

希賢錄

卷之四

重

大臣許國始終一心觀公疾時之言真國爾忘家者且有公而外辭知戒其爲朝廷增重若此真所謂社稷臣矣

哲宗時公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勸天下使教士行以示不專取文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惟懼玷闕外聞不待學官日調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從之

取士以德行為先而文藝亦不可少今日經明行

修則本末兼舉矣公言而上從之允爲不易之法
至于罷明法而用十科取士則又養人忠厚之心
而盡人才之用矣

當時試士有明法科與經義詩賦兼行公言取士之
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經術又當先於詞章
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乃復先上令典百王不易
之法但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
生講解耳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能知道
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又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

希賢錄 卷之四

七

所以育人才而厚風俗也至是亦罷之

又奏立十科取士法謂爲政得人則治朕臯夔稷契
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乞設行義純固可爲師表
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智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
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
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
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情獄凡十科以舉士仍具
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无狀坐以謬舉之罪亦從之
哲宗二年秋九月公卒時兩宮虛已聽公爲政公亦

希賢錄 卷之四

七

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政不舍晝夜客見其體弱舉
諸葛食少事煩爲成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
猶諄諄語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及卒太皇太后與
帝親臨其喪贈太師封溫國公諡文正京師爲之罷
市往弔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焉公歿之後羣
小力排太后時事御史楊畏以呂大防稱其敢言約
其助已超遷禮部侍郎畏首叛大防言神宗更法以
重萬世乞早講求以成繼述之善因復章惇惠卿官
臺諫交章論公諡謫先帝而章惇蔡卞更甚其辭詔
奪贈謚卞所立碑追貶崖州司戶而章惇蔡卞至請
發公冢斲棺暴屍尚書丞許將言此非盛德事乃止
後徽宗立復太子太保及蔡京擅政復降奪公官且
撰奸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辭曰司馬
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不忍刻也府官
欲加罪民泣曰乞免錮安民字於石未恐得罪於後
世聞者愧之後以星孛竟天求直言中書請碎黨碑
寬上書邪禁欽宗初還贈謚高宗時配享哲宗廟庭
度宗時從祀孔廟子康端謹至孝舉明經累官司諫

集賢院

公之爲人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
見且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
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爲未嘗有不
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
德有不善者惟恐其知生平能受言故與之言者必
盡盡人逆逆終不怒公嘗請罷免役錢而行差役蘇
軾言罷役差役之害輕重亦畧相等如罷長征而復
民兵蓋恐未易公不以爲然軾又陳其說於政事堂

希賢錄

卷之四

堯

公色爲之忿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
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
盡言耶范純仁同知樞密亦言差役當熟講而緩行
不然滋爲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必
自己出則語謾得乘間迎合矣公持之益堅純仁曰
是使人不得言也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令
安石以連富貴公皆淡謝之其受言多如此

是時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獨蔡京
知開封府如約悉改畿縣額役无一違者請堂自

公公喜其奉法朕已不免爲京迎令矣其後公既
追貶而純仁與大防等俱流嶺南純仁已因疾失
明聞命怡朕就道諸子真得免行欲以嘗與公議
役法不同爲請純仁曰吾因君實薦以致宰相昔
日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今日以爲言則不可
也君子之心自是不同

希賢錄

卷之四

聖

公之於物淡賦无所好於學无所不通惟不喜釋老
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妄吾不信也及居政府
凡安石惠卿所建新法爲民害者剗革略盡或有言
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問上者
則禍作矣公毅朕正色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改之
不疑於是天下釋朕以爲皆非先帝本意史臣謂公
有旋乾轉坤之功又奏修心治國之要曰各有三卽
仁宗時所陳者英宗神宗初立皆嘗以爲獻至是復
申其說謂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於是以區區
首爲累朝言之公卒未几而公著旋沒太皇太后見
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臣司徒復逝痛
惘久之帝亦悲感卽詣其家臨奠贈太師中國公謚

自註

申公自幼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无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泯然無所好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急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才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辨騁辭人莫與抗申公獨以精識約言服

希賢錄

卷之四

聖

之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誦長者卽廢其見敬服如此若申公者真可與公並美者矣

公之門人劉安世少從學於公平居坐不傾倚書不草率不好聲色貨利忠孝正直皆取則於公除諫官累年正色立朝面折廷諍或逢盛怒則執簡却立俟威稍霽復抗前辭勿列者爲之聲汗後爲章惇蔡京所忌連遭貶竄備歷遠惡逮年既老羣賢彫盡而安世歸狀獨存梁師成用事心服其賢求得其小吏常奔走其側者持書喻以大用且默勸爲子孫計安世

笑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癸癸其書不終蘇軾嘗論當時人物以爲眞鐵漢焉

宋時最多賢相而公居第一狀安石卽生於其時眞陰陽消長之今也先儒謂宋之不雜者三人卽子張子與公皆天資自美非學之力然張子實淺思苦學卽子在百原不燼不扇者多年卽公亦嘗極意以求中生平无事不可以告人此豈可以爲未學者况公生平不信異說一以存誠爲事嘗謂爲學自不妄語始是則公之誠乃誠之者事若中

希賢錄

卷之四

聖

庸所謂天下至誠則不思不勉從容自中非其人未易言之矣公之所至全由實踐豈可以爲天資自美非學力也乎乾之九三乾乾夕惕孔子以爲忠信進德修辭立誠公實有之宜其勲名事業顯當時而垂後世也

張南軒

先生名栻字敬夫漢川人忠獻公浚之子也祖悟夙成文忠獻公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五峰同其門論仁親切之旨退而思之若有得五峰稱之

曰聖門有人先生益自奮以古聖賢自期待作希顏
鋒以底諸水務即充寫機安文字尋除直秘閣孝宗
初忠獻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先生以少年
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中人皆自以爲
不及問以軍事入奏因進言陛下上念宗社之讐耻
下憫中原之塗炭惕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
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
自輔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孝宗
異其言遂定君臣之弊及忠獻歿先生營葬畢即拜

希賢錄卷之四

望

疏言朝廷雖嘗典綽素之師朕旋遣玉帛之使是以
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无以感格
於天人之際今雖重爲羣小所誤安知非天以是開
聖心臣謂宜浚察此理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
民之憤則人心悅而士氣充自今以往益堅此志專
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
月亦何功不濟又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无不如志
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无間
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日用之間

念慮云爲之際有私意之發害吾之誠者則克而去
之使吾心中洞然无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
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
天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
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
主所宜深察也召爲吏部侍郎疏言必勝之形在於
一心早正之時不在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
痛之詔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合內修外攘
進戰退守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

希賢錄卷之四

器

之形可見雖退怯之人亦奮躍而爭先矣帝爲竦聽
改容太息以爲前此未聞其後賜對反覆前說帝益
嘉歎面諭當以爲講官異時得晤語焉會史正志爲
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先生
言其害帝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先
生言今日州郡財賦大抵无餘不過巧立名色取之
於民爾帝瞿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發運使以病
吾民也旋閱其實即詔罷之先生兼侍講講詩芻蕘
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

之勞而其后妃不忌織紉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
因上陳祖宗自家州國之謨下斥今日興利撥民之
害帝爲嘉歎

先生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
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譏諛于是宰相益憚之近習尤
不悅退居累年上復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統十
五州先生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之伉健
者以爲用羣盜相率遁去孝宗聞先生治行詔特進
秩寶文閣尋除秘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使改知江

希賢錄

卷之四

聖

陵府安撫本路時湖北多盜先生一日去貪吏十四
人首幼大吏縱賊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
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又郡主將與帥守每不相
下先生並以禮遇得其歡心又加恤士卒勉以忠義
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時有姦民出塞爲賊捕
之得數人有彼亡奴亦在內先生言朝廷未能正名
討敵無使疆場之事曲在我命斬姦民以殉於境而
縛其亡奴以歸之其人歎南朝之有人焉時信陽守
劉大辨帖勢希賞招致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予之

先生劾其許所招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
罪不報先生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
提舉官觀先生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
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世人傳誦之嘗
一日奏事上問天先生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
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一
念纔非便是上帝震怒先生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
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上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
得先生對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平時不能犯顏

希賢錄

卷之四

聖

敢諫他日安望其仗節死義又言難得辦事之臣先
生對曰陛下當求曉事之臣若但求辦事則他日敗
陛下事者未必非其人也
先生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
其樂於聞道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勵明決无毫髮滯
吝之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見於言與事之間者
人皆信之先生常言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
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白已非有所爲而爲之也一
有所爲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

先生凡在郡暇日必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所著有論孟說大極圖說洙泗言仁經世編年及諸葛武侯傳學書稱南軒先生

先生疾革時定叟求教先生云朝廷官爵莫愛他的友任左右扶掖求教先生云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語訖而逝寧宗時謚宣理宗時從祀孔廟先生稟父師之教以古聖賢自期待觀其告君之

希賢錄卷之四

聖

言洞見本原親切有裨於治要至其辨義利之語益可想見其認理之真晦翁謂其擴前聖所未發而其見諸事業者顯微鉅細莫不洞然无一毫功利之雜論道而學者爭嚮進說而天子改容天資甚美而未嘗自以爲多見地既高而卒反就於實視世之務虛談而鮮實用者先生真足以砥之矣

呂東萊

先生名祖謙字伯恭壽州人夷簡六世孫其五世祖公著勲名與溫公並茂四世祖希哲從伊川游故其

本於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先生從胡翁溪與晦庵南軒爲友講究益深少時性褊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父覺其時忿懣渙然冰釋晦庵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居家之政皆可爲世法

先生初以蔭補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召試館職故事試者先期從學士院求問曰先生獨不朕而文特典美除秘書郎官至寶錄院檢討輪對首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畧當審又嘗面

希賢錄卷之四

果

對言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所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于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于近而忘遠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未備者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其過於前代者也朕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根本深而事功不競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先是書肆中有聖宋

之海之刻周必大言其去取差謬乞委館職詮擇孝
宗以命先生斷自中典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
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除直秘閣明年兼國史院編
修卒蓋忠亮理宗時從祀孔廟先生之學以關洛爲
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
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身
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

先生五世祖公著德隆業偉封正獻公四世祖希哲
字原明封榮陽公正獻公公著之長子也正獻字晦

希賢錄 卷之四

晃

叔甚愛原明教之事事循蹈矩矩造師胡安定復從
三程橫渠游知見日益廣大乃棄科舉業一意古學
讀書平直簡要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以知言爲
先自得爲本躬行爲實務畧去枝葉直捷以造聖人
尤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以蔭入官爲說書日夕
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爲主心正意誠
而天下自化不假他術爲郡令時公帑多蓄鰾魚笋
童諸乾物以減雞鶩等生命晚年習靜安坐一室家
事一切不問每日讀易一爻不以毫髮事干人嘗有

高句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无一字擾公私或問原
明爲小人嘗辱當何以處之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
一何爲嘗辱下焉者且自思若答之却與彼等忿心
亦自消矣

晦叔自幼講學卽以治心爲本爲端明殿學士時帝
與從容論治遂及釋老晦叔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
曰堯舜豈有不知晦叔曰堯舜知此而惟以知人安
民爲務所以爲堯舜也又嘗勸司馬公留意曰所貴
佛學者直貴其心術簡要非必事事服習爲方外人

希賢錄 卷之四

辛

也蓋其家學相傳如此

東萊先生幼有家學且一誦聖人之言卽能變化
氣質又嘗看閣釋藏會不見諸語言文字與晦庵
同輯周程張子近思錄大有功於聖學真胸中之
有正見者觀其祖自夷簡後繼以晦叔而原明所
言所行更自仁心爲質宜其後之有先生從而特
起也

孫宗古

先生名與宋博平人以九經及第累官至國子監直

請太宗臨幸召講尚書賜三品服真宗以爲諸王府侍讀累擢龍圖閣待制時得天書召問宰相王旦等皆曰盛德之應再拜稱萬歲真獨對言天何言哉況有書耶是歲天書復降帝以親受符命遂議封禪又將祀汾陰時方大旱與又疏諫謂陛下始畢東封又議西幸涉屢歲薦飢之地修經遠久廢之祠殆非先王慎重以付陛下之意竄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奸回遠勞民庶撰造祥瑞假托鬼神與其无事往還便謂成大勲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奸

希賢集 卷之四

聖

邪僥倖之資也後又致有災變真言今野鹿山鴈郡國交奏秋旱冬雷羣臣率賀退而腹非竊笑孰謂上天爲可罔下民爲可愚後世爲可欺乎其後以父老請歸田里不許出知州郡遷左諫議糾察在京刑獄又遷給事中朱能復獻天書與又疏言昔漢文成五利二人皆坐誅唐明皇得靈寶符券護國經等皆王儲田同秀所爲明皇林于邪說既惑左道印篆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耶朱能所爲或類於此未幾能事果敗仁

宗印位召爲翰林侍講判國子監遷至龍圖閣學士嘗書无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後以太子少傅致仕疾徙正寢屏婢妾曰毋死婦人之手計開帝悼甚贈左僕射諡曰宣與惟方軍事親駕孝嘗拔五經切治道者爲經典微言五十卷及五經節解等書又嘗奉詔校定諸經正義及爾雅釋文又判國子監時言知兗州日建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自以俸贍之朕常不給乞給田十頃以爲學糧帝從之諸州給學田自此始

希賢集 卷之四

聖

天書誕妄豈待明主始知之而當時崇信之者无非奸大喜事之心爲之也苟明於理焉有此惑先生秉正直言篤孝嗜學宋時偉人殆未能或之先矣

范希文

先生名仲淹蘇州人仁宗時晏殊出知宣州因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爲諸州倡延先生以教生徒先生敦尚風節每感激論天下事殊深器之薦爲秘閣校理帝每以元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

於會寧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先生上疏切諫謂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北而而朝非所以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晏殊聞之大懼召先生詰責先生正色曰淹謬辱公廊每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也殊不能答先生又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爲河中府通判後韓琦安撫陝西言宜委任先生乃召知永興軍又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鈴轄五千都監三千寇至則官卑者先出禦敵先生以爲將不擇人以官

希賢錄 卷之四

聖

爲序此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開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迭禦之先是范雍爲鄜延環慶路安撫使兼經畧至是敵人相戒謂先生胸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自今尤以延州爲意後又知慶州先生以諸羌反覆不常至卽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爲中國用親愛先生呼爲龍圖老子先生在邊子純祐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鈞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先任人無失所向有功先是尹洙與狄青談兵善之

之於先生先生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先生知延州時召拜副使後爲宣撫使詔征嶺南屢立大功官至護國節度同平章事

仁宗乃與宗婉儀李氏所生劉太后取爲己子與楊太妃保護甚至婉儀未嘗自異宮中未有敢言者帝雖長而不自知既卽位太后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掖而多可稱述後崩遺詔尊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同議國事御史中丞入白執政言上春秋長習知天下

希賢錄 卷之四

聖

情僞豈可使女后相繼稱制因請取垂簾儀制盡焚之帝始親政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先生言於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乃詔戒中外毋輒言太后垂簾日事

仁宗后郭氏嘗於上前言呂夷簡亦附太后但多機巧善應變耳因與夏竦晏殊等俱罷心深憾后時尙楊二美人得幸數與郭后忿爭一日尙氏於上前僣后后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誤及上頸內侍聞文應

與上謀廢后且以頸痕示執政夷簡遂主廢黜議勅有司毋受臺諫章奏時先生爲諫官中丞孔道輔偕先生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言皇后天下之母不宜輕議廢黜帝令內侍諭中書告以皇后當廢狀道輔言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之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黜母乎夷簡以漢唐故事爲言先生曰光武失德何足法自餘廢后皆前代昏君所爲人臣當導君堯舜豈得以漢唐失德爲法夷簡不答詔黜道輔仲淹等皆知遠州時富弼方簽判河陽言

希賢錄 卷之四

堯

朝廷一舉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先生等不聽乃立曹彬女爲皇后郭后既廢退居瑤華宮中帝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辭甚悽惋帝亦悔之密遣人召后后辭曰若再召見則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文應以嘗諧后懼其復立會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旋稱暴崩中外皆以爲疑帝亦深悼之命追復后號先生方知開封府劾奏文應罪竄之嶺南死於道

按夷簡雖以憾郭后事主廢黜之議朕觀其於婉

儀之薨太后欲以官人禮治喪於外夷簡謂宜從厚后遽引帝起有頃獨立簾下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皆當與后怒曰相公欲離間我母子耶夷簡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則臣不敢言倘念劉氏則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於洪福院夷簡又謂內侍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服欵用水銀實棺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未幾左右有爲帝言

希賢錄 卷之四

堯

陛下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號痛累日下詔自責幸洪福祭告易梓宮親啟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乃歎曰人言其可信哉追尊宸妃李氏爲皇太后而待劉氏加厚觀此則夷簡之議所全者甚大乃於太后則狀而於郭后則否豈非一念之私憾遂爲倫常罪人哉

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先生上言官圖指其欠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欠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事先生言洛陽險固而

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姑汴有事必居洛陽當廣儲
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謂先生迂濶務名無實
先生聞之乃爲四論以獻一日帝王好尚二曰選賢
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切時弊夷簡遂訴
先生越職言事落先生職知饒州館閣校理尹洙言
仲淹忠亮有素集賢校理余靖言陛下親政以來屢
逐言者恐箝天下口並落職監酒稅歐陽修爲館閣
校勘貽書司諫高若訥謂其不能救不復知人間有
羞耻事若訥怒上其書貶修夷陵令蔡襄因作四賢

希賢錄卷之四

五

一不肖詩美先生與洙靖修而譏若訥人士傳寫漸
之得厚利

時王沂公會性資端厚人不敢干以私所進退士人
莫有知者先生嘗問公曰明楊士類宰相任也公之
盛德獨少此耳公曰執政而欲使思歸已怨將誰歸
先生浚服其言

仁宗以先生參知政事富公爲樞密副使帝方銳意
太平數問當世事乃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
札俾條陳其所欲爲先生乃上十事曰明黜陟擢
廉

作精實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
命令減徭役帝方信向先生悉納用之以平治責
成輔相命富公主北事先生主西事先生選歸司取
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公曰一筆勾甚易朕一
家哭矣先生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先生好汲引人才有周堯卿者仁宗時進士幼喪父
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悲哀不欲傷母之意及母沒廬
墓三年哀毀如鳥數啣土積壠上人以爲孝感所
致於兄弟尤篤愛爲人簡重不校雖慢已者亦禮之

希賢錄卷之四

五

居官得薄祿必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後已爲學不
於傳註以孔子一言以蔽孟子以意逆志爲學詩之
法曰毛之傳微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
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其學春秋曰
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則均
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有二致有詩並春秋傳與
文集多卷先生嘗薦其經行可爲師表後官至太常
博士

又何涉字濟川汎覽博古一過目終身不忘登進士

先生辟爲彰武軍節度推官遷著作郎管勾鄆延等路機宜文字累官尚書司封員外郎爲人長厚有操行事親至孝平居未嘗談人過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游者甚衆雖在軍中亦爲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橫經以聽著有治道要術春秋本旨等書

先生爲人性至孝好施予嘗置義田里中以贍宗族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以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仕而居官則

希賢錄卷之四

七

罷其給先生以忤夷簡放逐者數年帝以士望所屬起而大用之中外相望其功業先生亦以天下爲已任與富公同心輔政性情內剛而外和泛愛樂善海內之人莫不仰慕其德惜其當朝不久未能成其先憂後樂之志焉

先生嘗監泰州西溪鹽倉時海堰久廢鹹水入田害稼先生具書白發運使張綸奏之上以先生令興化董修築會以憂去移書於綸勿撓旁議時綸已築高郵等處湖堤二百餘里旁錮以巨石間爲平岡以泄

橫流及先生議築海堰給善之卽爲奏上且自請知泰州以督役踰年堰成竟通泰海三州蜿蜒數百里以衛農田民享其利流僑歸而復業者三千餘戶又奏免通州鹽戶逋課數萬先生後爲叅知政事江淮旱蝗請遣使巡行未報乃請間曰官中半日不食如

何帝爲之惻朕乃命安撫江淮先生卽開倉賑卹又奏蠲折役及江東丁口鹽錢民始終蒙惠立祠以祀先生後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封汝南公卒謚文正先生子純仁性平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然誼之所

希賢錄卷之四

本

在則挺然不少屈嘗曰吾生平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之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官至觀文殿大學士封高平公疾革時猶口占遺表勸徽宗清心寡慾約已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年七

十五卒帝聞痛悼賜其墓碑曰世濟忠直公忠國之心則稟賦有文正之風

先儒論宋朝人物以希文爲第一蓋其所學必以忠孝爲本所志則以天下爲己任所至之處皆有恩德於民其佐宋也无非聖賢事業至於教橫渠以讀中庸使子純仁師安定非真有見於學者焉能如是

胡安定

先生名瑗字翼之海陵人今泰州如皋也七歲時即

希賢錄 卷之四

奎

善屬文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待家貧甚无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三人同讀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十年不歸以易經授徒吳中范仲淹知蘇州時與之游愛而敬之奏請立學延爲教授使其子純仁從業後薦之於朝以白衣對崇政殿授秘書省郎爲保寧節度推官治湖州學

先生忠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利祿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倡明正學一新故習嚴爲條約纖悉俱備教人一身先時雖大暑必公服以見諸

生爲言所以治已而後治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切劘爲文皆傳經義必以理勝敦尚行實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見其在湖也置經義治事齋經義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則人各一事如兵民水利算數之類一以明其體一以適其用也仁宗時典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以爲令授國子直講又召爲諸王宮教授尋爲太子中舍

先生精於音律仲淹薦與阮逸同校正時集賢校理李照重定雅樂獨主所見更造新器而聲極下議者

希賢錄 卷之四

奎

非之更鑄太常鐘磬驛召先生與逸同近臣太常官議於秘閣先生言橫黍累尺及成則圍徑與古不合以石司諫韓琦言仍用和峴所定樂成遷秩賜緋衣銀魚袋後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其徒益衆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常居其四五

伊川遊太學時先生方主教導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者生得伊川卷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伊川鄰齋首以師禮事焉自是從伊川者日以衆伊

川嘗云往年博士胡公講易外來請聽者多至數千人殿丞孫公說春秋來者莫知其數堂上莫能容多正聽戶外至今相傳以爲美事先生弟子散在四方隨人賢愚皆循循雅飭言談舉止不問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與稱先生亦不問而知爲安定云自河汾後能立師道成就人才者以先生爲首稱其居湖時湖倖不甚加禮門人徐積一日當往見問先生宜何以爲答先生曰若思而後往便是不誠直已而往可也

希賢錄卷之四

奎

先生子志康爲杭州推官先生就養於杭而卒詔購其家謚文昭所著易傳洪範解春秋口義諸書甚多門人述其言行錄爲二卷明嘉靖間從祀孔廟先生同學孫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治春秋著尊主發微十二篇時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師事復介既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于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國子監直講名爲適英閣祇候說書後有言其說多異先儒者坐貶翰林學士趙槩等言復以經爲人師不宜

佐州縣留爲直講遷殿中丞時復既病韓琦言于仁宗就復家得所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卒賜錢十萬特官其一子復在大學時與胡瑗不合出入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

石守道名介兗州人舉進士第歷南京推官篤學有志行樂善疾惡遇事奮然敢爲後丁父母憂耕徂徠山下塋五世七十喪以易教授于家魯人稱爲徂徠先生入爲國子直講學者從之甚衆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爲蠹去此乃可有爲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

希賢錄卷之四

奎

宮女指切當時无所忌諱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復奪之而以杜衍代時仲淹富弼韓琦同執政歐陽修余靖蔡襄並爲諫官介喜以爲盛事乃作慶曆盛德詩畧言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子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无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既明且斷惟皇帝之德其言大奸者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曰子禍始此矣介亦不自安求出

判濮州而卒後疎欲中傷衍等會有謀叛者搜其家得介書因言介詐死請發棺以驗衍時在兗州掌書記龔鼎臣願以聞族保介必死提點刑獄官亦言國家无故剖人家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苟自問无異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人共保介實死乃得免子弟羈管他州久乃得還介家故貧妻子凍餒富韓兩公共分俸買田以贍之

先生門人徐積事親篤孝旦夕定省必冠帶從先生學所居一室啜粟飲水雖先生遺食亦不受寒僅一

希賢錄

卷之四

宋

妻後以近臣薦授楚州教授每升堂諄諄訓誨諸生嘗曰諸生欲爲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已力不費已財諸生何不爲君子爲君子而鄉人賤之父母惡之不爲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生何不爲君子聞者敬服哲宗卽位時賜粟帛及卒賜謚節孝

安定先生攻苦積學傳經必以理勝教人敦尚實行明體適用法制兼備至著爲太學之令伊川早受其知真士子之模楷也但初時既與孫石二子

同事其在太學孫與不合至於相避而石又以作詩見忌於夏竦幾不免於身後則先生更未易及哉觀其答徐積之言只以直已而往先生之賢於此可見矣

羅仲素

先生名從彥南劍人自幼不爲語言文字之學及長篤志求道聞龜山得程氏學慨然慕之徒步往學焉龜山熟察之喜其可與言道於是日益親龜山弟子千餘人无及先生者生平篤志好學必欲到聖人止

希賢錄

卷之四

宋

宿處

先生初見龜山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龜山嘗以孟子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令先生思索先生疏呈其義龜山令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先生一生服膺此語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

龜山嘗與先生講易言曩聞伊川說得甚好先生卽嵩田襄糧至洛見伊川伊川反覆以告後歸卒業於龜山搢衣侍席二十餘年旣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

終日端坐問謁龜山於將樂溪上吟咏而歸充朕自得

先生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又云周孔之心只是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自得之

郡人李侗新安朱松俱從游執弟子禮終日相對靜坐令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

先生嚴毅清苦力行任重爲明體達用之學而不求

希賢錄 卷之四

李

聞達龜山婿陳淵謂自吾交仲素口聞所未聞其與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

先生嘗謂自獲麟以來十五百餘載惟漢唐有足稱朕皆雜以霸道著有遺堯錄畧言有宋隆興一祖三宗精神心術見於紀綱法度者足以追配前王之盛太宗尤復改張仁宗一於恭儉至神宗時而管心執法雜朕並進遂召大變以今準古作辨微以著其事因以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顥等共十人言行之可考者附於後初始開基廟謨雖斷仁心仁聞於其君

見之製太平之基業守格行法竭公盡忠則於其臣見之撮要提綱无非理亂安危之大其談畎不忘君之心如此明萬曆中從祀孔廟詳載師承錄內

豫章之學得自龜山溪思篤行任重詣極蓋體與用兼備者嘗於羅浮山中靜坐三年故其窮天地萬物之理者甚爲切實而不求聞達故能上承伊洛之正傳而開中興以後之的系一傳有延平而再傳得朱子真可謂守先而待後者矣

李延平

希賢錄 卷之四

李

先生名侗字愿中南劍人幼而穎悟稍長聞郡中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因以書謁之其言生年二十有四茫茫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无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朝夕恐懼不啻飢寒之切身願受業門下以求安身之要因受學於仲素仲素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先生從游受業或頗非笑先生不爲勦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從容潛玩有會於心於是退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

武不充而怡然自得

先生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久之而知天下之本真在乎是既得其本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事親誠孝左右无違仲兄性剛多忤先生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歡心其接後學也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各不同而要以身自得爲本嘗言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久漸明講學始爲有力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

希賢錄 卷之四

至

顯狀尤悔而已恐不足道詳見師承錄

學者只有一個身心不知自爲收攝以至紛紜馳騖茫无歸着虛度一生真世人之通患也先生之學從靜坐中看未發氣象有此存養主宰而又人倫必明天理必察全在日用處實做工夫所以居處有常不做費力之事制行絕不異恒人顏狀若田夫野老初時豪邁之氣磨琢淨盡充養完粹不求知於世亦未嘗輕以語人蓋直從學問源頭處得手所謂依中庸而進世不悔者也惟其心无時

不存以一敬而該貫動靜故能卓然造吾儒之極可以正異學虛寂之非而爲朱子思濂洛重之師也

胡康侯

先生名安國建寧崇安人自幼有出塵之致七歲時輒能爲小詩有自任文章道德之句少長入太學同舍有閬西洛程氏之學者獨器重先生每與論經史大義先生以是學日益進試進士第哲宗親擢第三除博士提舉湖南學事先生盡心教導足跡不躡權

希賢錄 卷之四

至

要門嘗謂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出築舍墓旁將躬耕以老後除起居郎再辭不允乃至京師欽宗亟召見先生入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主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若分章析句牽制文義无益於心術非帝王之學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激發聖智則天下幸甚時蔡京甚惡先生與已侍郎耿南仲攀附見先生奏指爲朋黨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納南仲又言先生不

臣欽宗又不納每見臣僚登對卽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志士大夫无不受其籠絡趨朕遠迹不爲所汚如安國者實鮮帝爲歎息先生在省一月在告之日若半每出必有論列或曰事小可姑置先生言事之大者无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

必言大事又不敢言是无時而可言矣

時中書侍郎何栗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強敵先生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朕一旦以數百

希賢錄 卷之四

七

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何以待之時桌方得志於欽宗密言京師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其意蓋欲自當南道之任又自以於先生有推輓之力必无駁異及先生奏上乃大駭謂先生專以異議爲高古人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今信朕其後京師被圍北道背遁爲羣盜所殺西道領所部兵翔翔漢上不復北顧大畧皆如先生言桌等共擠先生遂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行至襄

陽

薄都城矣

欽宗命名先生肯竟不達高宗卽位以爲先

生痛憤時事有越命之意而黃潛善方得政專權妄

作先生辭免疏中頗譏潛善因諷給事中論先生乃

託疾罷之樞密張浚薦先生可大用再除給事中且

與先生弟子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而駕

已幸吳越時高宗卽位除兼侍講遣使趣召先以時

政論二十一篇獻復除給事兼侍讀專以春秋進講

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先生言

勝非與黃潛善汪彥伯同在政府臧默附會循致渡

希賢錄 卷之四

七

江南狩之初又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不顧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无忌沿江重地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恐誤大計召改除勝非侍讀召赴行在先生言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乃稱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夫權宜廢置豈所施於君父春秋大義尤謹於此臣方以春秋進講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卧家不出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先生不當貴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先生无故罪去非所以示入下時

呂頤浩再相欲傾秦檜力引勝非爲助遂排黜躋與表臣等二十餘人臺省爲之一空勝非遂相而先生竟歸後五年除徽猷閣待制辭從其請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進覽高宗稱善謂淺得聖人之旨乃除內祠兼侍讀先生以疾未行會司諫陳公輔疏詆程學先生上奏曰本朝自仁宗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頤程頤閣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因王安石蔡京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之祀典仍詔館閣裒集遺書頒行天下使邪說者

希賢錄卷之四

董

不得而作公輔與中丞侍御等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先生學術頗僻復除知永州辭復予祠久之高宗追念舊學特除先生寶文閣直學士卒贈左朝議大夫謚文定明正統時從祀孔廟

朱震嘗被召見先生問出處之宜先生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機如人飲食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生平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螻蟻之過前耳何足道哉

先生強學力行晝夜刻勵以聖人爲標的所與游者游定夫謝顯道楊中立皆程門高弟顯道嘗語人曰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狀獨秀

先生罷日僚友餞送具樂以待而楊中立留朝膳雖菜蔬朕引鴈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坐講論不覺日之云暮也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先生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潛心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无不備於此每歎以爲傳心要典少時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惟作春秋傳

希賢錄卷之四

董

先生欽宗時爲耿南仲輩所忌以先生素苦足疾海門地卑溼遂以右文殿修撰知通州先生履任見義必爲民戚愛慕會金薄都城先生子在城中客或愛之先生慨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臣子恨効死无路敢戀子乎

自王安石以春秋爲斷爛朝報不列於學宮先生謂先聖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乎此又論程學疏中言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朕後知其可學而

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陋學是欲其入室而不使由戶也又有與人書云釋氏雖有了心之說朕知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理爲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故其說流通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謬不堪點檢聖學則致知窮理知至理得本心不昧如日方中萬象畢現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一故自修身以至家國天下无所處而不當夫愛親敬長之心良知良能也儒者則擴而充之以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蓋正相反也

希賢錄 卷之四

蓋

反也先生之於斯道真較朕而不惑卓然而不移者矣

先生子寧字和仲以蔭補官試館職遷祠部郎以父兄故召用及寅與檜忤乃出寧爲夔路安撫參議及知澧州皆不赴先生作春秋傳修纂檢論盡出寧手又自著春秋通旨爲之羽翼學者稱荊堂先生又季子宏字仁仲自幼志道嘗事龜山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二十餘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綜事物貫古今所著書曰知言南軒師事之謂其言約

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善端更有皇王大紀五十卷及詩文等集號五峰先生先生嘗謂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於形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之際而溺於欲者不知其精又曰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情爲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才爲有累也聖人不病才人以欲爲不善也聖人不絕欲人以術爲傷德也聖人不棄術人以憂爲非達也聖人不忌憂人以怨爲不弘也聖人不釋怨朕則何以別於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衆人不中節耳

希賢錄 卷之四

蓋

中節者爲是不中節者爲非以是而行則爲正挾非而行則爲邪正者爲善邪者爲惡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失之遠矣

先是南軒求見先生辭以疾謂人曰渠家本好佛某見將與說甚南軒聞之再謁語甚相契遂受業秦檜當國貽書先生兄寅欲用之先生書辭甚厲或問之先生曰正恐其名故示以不可召之意耳

高宗時先生上書畧言治天下有本仁是也何謂仁心是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試

愿方今之世事孰爲大孰爲急則良心可察而臣豈
可信矣舜以匹夫爲天子瞽瞍爲之父受天下養而
瞽瞍不悅舜感朕憂之舉天下之大无足以解者徽
欽二帝劫於讐敵遠適窮荒引頸東望九年於此矣
在廷之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
江左以爲身謀陛下信之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讐敵
陛下自念於舜何如時有高閣少宗程學龜山爲祭
酒時嘗稱之於安國至是爲司業表請幸大學五峰
作書責之謂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嘗膽之時今儼

希賢錄 卷之四

七

狀師儒之首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
欺罔孰甚云

又弟子寅字明仲少桀黠難制其父閉之空閣止有
雜木盡刻爲人形康侯曰是當有以移其心乃置書
數千卷其上年餘悉成誦不遺一卷游辟雍中進士
欽宗初除秘書省校書郎龜山爲祭酒從之受學遷
司門員外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先生與張浚趙鼎
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僞立先生棄官歸言者
劾其離次高宗時擢起居郎時帝在金陵議移蹕所

先生上書言自古人主所以能克復舊物者莫不本
於慎恥恨怒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未有乘衰微闕絕
之後苟且固陋以爲安榮而能久長無禍者也今日
之策莫大於罷免和議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資不
則僻處東南納賂乞和決無可成之理夫大亂之後
風俗靡朕欲丕變之在於務實效去虛文治兵擇將
督畿大寇者孝弟之實也屈已下人信用羣策者求
賢之實也不惟而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卽日行之
者納諫之實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結約

希賢錄 卷之四

末

以誠信者任將之實也太疲弱擇壯勇足其衣食申
明階級以變其驕悍之習者治軍之實也遴選守刺
久於其官痛刈姦賊廣行寬恤者愛民之實也君子
小人勢不兩立仁宗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
用朕罪著則斥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故其成
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斥
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
當時之政爲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誤國誤家爲禍
至烈以至三聖屈辱弭莽擅朝仗節死義者不過一

二人此浮華輕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幸
相呂頤浩惡其切直除龍圖閣奉祠寄詔內外官各
言裕國強兵息民之策先生以修政事備邊陲治軍
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
姦慝十事應詔尋命知永州又召還中書舍人時議
遣使雲中先生疏言誤國之臣遣使求和以苟歲月
九年於茲其效如何陛下灼見和言漸圖恢復朕後
聖之怨可平人子之職乃舉高宗嘉納召至都堂
諭旨仍降詔獎諭既而張浚奏遣使爲兵家機權竟

希賢錄 卷之四

七

反前古先生奏言今日大計只宜明復讐之義用賢
修德息兵訓民以圖北向倘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
二三其德无一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先生既與浚
異遂乞便郡就養除收集英殿修撰復以待制知永
州徽宗后訃至朝廷用故事以日易月先生疏言禮
讐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肯服三年衣畢臨戎以化
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適秦檜當國
先生乞致仕遂歸衡州檜既忌先生坐以譏訕朝政
落職檜死詔復其官先生志節豪邁初擢第時張邦

昌欲以女妻之先生不許始安國頗重秦檜及檜擅
國先生遂與之絕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
論語詳說集曰斐然學者稱致堂先生

又從子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從康侯學平居危坐
植立雖倉卒無疾言遠色人犯之未嘗校高宗時入
太學會伊洛之學有禁先生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
說又學易於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潰故不能
有見惟學乃可明耳先生喟然曰所謂學者非克已
工夫耶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親從游

希賢錄 卷之四

八

者日衆號籍溪先生屢召屢辭乃賜進士出身授迪
功郎建州教授先生猶不屈太守勸之甚力乃就職
訓諸生以爲己之學聞者自是大化後以母老不欲
居官舍求監南嶽廟以歸久之起爲福建路安撫司
屬官先生以秦檜方用事諸賢零落家居不出檜死
召爲秘書正字先生疏言金人必敗盟元臣宿將惟
張浚劉錡在當亟起疏入即求去帝嘉其忠詔改秩
子祠歸初先生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望及晦
菴父韋齊交韋齊將歿屬晦菴從三子學其後晦菴

日用從三君子游而於先生爲更久時有魏元履名
揆之建陽人師事籍溪與晦菴游嘗官衢州守章傑
所趙鼎謫死其子汾將喪過衢傑素憾鼎又希秦檜
意遣尉翁蒙之擒取鼎故舊簡牘蒙之先遣人告汾
悉焚之遂至一无所得傑怒治蒙之拘汾且以告檜
元履以書責傑長揖歸策室讀書以長名共齋人
稱良齋先生後以遺逸召力辭宰相陳俊卿雅知元
履招之甚力乃以布衣入見極陳當時之務賜同進
士出身官太學錄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二程

希賢錄

卷之四

全

列祀典復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則
通習世務不可端取空言皆不報遂求去移疾杜門
後罷爲台州教授元履居家謹喪祭重禮法行古社
倉民賴以濟諸鄉社倉自元履始或謂其近名元履
蹙然曰使夫人避此嫌則爲善之路絕矣病革時召
晦菴至委以後事卒贈直秘閣晦菴平日趣向頗與
元履同孝宗時晦菴亦被召將行問元履去國乃止

康侯先生強學力行以聖賢爲標準而風度凝遠

視萬物無足撓其心朕其矢志則在康濟時艱常
若痛切於其身者故南渡以後儒者進退存義必
以先生與尹彥明爲首稱先生雖未親立程門而
與定夫上蔡龜山相友善三人遂以斯文之任期
先生其以春秋爲傳心要典也所以明天理而正
人心扶三綱而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備自
修身以至平天下煌狀如日之方中而萬象畢現
細求其學只是致知爲始窮理爲要故共知至理
得內外合而无處不當焉觀其子與從子並爲當

希賢錄

卷之四

全

時大儒非先生之本身爲教何以得此於一門也哉

從來人物之盛萃於一門者最難朕以文才著者
有之以功名顯者有之至於學問一途則由周而
後桀乎其未有見矣康侯與延平並出於仲素而
康侯父子五峰昆季同爲大儒耶堂爲其父羽翼
經傳五峰著知言毅絕權奸至於致堂之正論匡
時籍溪之克己悟學一家之內先後同芬我思其
人卽未遽與四姓五賢並稱而一門儒者五人不

可謂非千載僅事矣

箕西山

先生名德秀字希元建之浦城人寧宗時進士爲太學正遷博士入對言自侂冑擅權開邊致禍自知不爲清議所容於至誠愛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於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絃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名試學士院遷秘書郎對言暴風雨電熒惑蝗蝻諸變皆賊吏所致又言宜開公

希賢錄 卷之四

金

道選良牧一時同列相忌讒之先生恬不與較兼禮部郎疏言命行必亡之勢但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任敵而在我不多事之端恐自此始又言自權奸擅政抗論如朱熹上書如呂祖謙者皆見斥逐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如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不敢言而臺諫且力擠之由是人務自全一詞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喑默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者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而已時鈔牒發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先生奏言一大坐罪而併解昆弟之

此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貨至於科富室之入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格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尚得名爲便民之策乎疏上乃得免及史彌遠再相先生謂劉燾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爲江東轉運副使適旱蝗而廣德太平尤甚先生與留守憲司大講荒政分所部九郡而自領廣德太平以便益發廩賑給全活甚衆及竣事還百姓送者數千人指道旁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徵公我輩已相隨入

希賢錄 卷之四

金

此矣時有忌先生者倡言早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贖太過先生上章自明朝廷以爲右文殿修撰知泉州時畏苛徵首行寬令又知隆興晉寶謨閣待制以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先生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廉溪康侯晦菴南軒學術源流勉士子罷權酷除斛面免和糴以甦百姓復立惠民倉五萬石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又立義阡惠政畢舉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

之棟梁莫安生民之柱石人主且當以三帝三王爲師秦漢而下无足道也一日帝御清暑殿先生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楹當如二祖在上又經筵侍上先生言今宮闈之儀浸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爲浸淫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明水清義理爲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因極言古者居喪之法先帝視朝之勤屢陳讜言上皆開納彌遠益嚴憚之謀撼落職先生歸

希賢錄 卷之四

金

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可也未幾改職旋晉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溪山百歲之老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時諸邑二稅嘗預借至數年先生入境卽首禁彌遠死帝親政以先生知福州革諸弊政召爲戶部尚書入見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念先生以大學衍義進復陳所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也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獵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足害敬帝欣朕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

所爲建踰年知貢舉拜叅知政事督資政殿學士兼侍讀疾亟冠帶起來乞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上開帝震悼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文忠明正統初從祀孔廟

先生丰儀下直見者皆以公輔期之直朝不滿十年奏疏數十萬言皆當世之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者皆想見其人宦遊所至惠政浚洽不愧其言中外交誦都城傳真直院至則填擁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檟棄不用而聲愈彰自侂冑立

希賢錄 卷之四

宋

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禁絕先生之學獨以朱子爲宗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旣開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先生之力多矣所著大學衍義外仍有經筵講義西山集對越集獻忠集廟議併校荒錄文章正宗等書

人主欲建治平之業必從本原之地加意講求此先生在經筵時所進三言皆從此心起見也以心爲主則身自修家自正而化行俗美天下自定不必多求衍義一書至修齊而止者非有所缺也以

修身爲本本治而末自不亂聖經固已言之矣先生表進此書時言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大學一書蓋君天下之律令也本之則治違之必亂當時虞邵庵亦言先生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迹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而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先生之在宋真司馬公之一流乎其德業文章光明俊偉洵可並美者矣

希賢錄 卷之四

全

魏華父

先生名了翁浦江人年數歲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時稱神童登進士名試學士院侂冑謀開邊先生上言宜急於內修姑寬外事不狀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收秘書正字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知嘉定府及侂冑誅朝廷收召諸賢先生被召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先生察其所爲力辭召命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燾者開門授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

長素號難治先生至禮耆耆拔俊秀行鄉飲禮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累遷至轉運判上疏乞與周張二程錫爵定諡以示學者趨向朝論是之遂如其請後召入對論郡邑強幹弱枝之弊所宜通變先生去國十七年至是見帝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兼國史院編修尋爲起居舍人奏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其幾有五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其言無所忌避

希賢錄 卷之四

全

時相始不樂理宗改元雷發非時帝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先生入對卽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卽而未之則大本立而无事不可爲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无犯顏敢諫之忠臨難无仗節死義之勇願收求碩儒丕開正學圖爲久安長治之計每見帝及應詔言事最爲切至言臣謂其倡爲異論彌遠外不優容改非常德府越三日諫議遂劾先生欺世盜名則邵諤國降三官高宗時復職進寶章閣待制潼

州路安撫彌遠死帝親庶政進文華閣待制應詔上
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帝因民望與真德秀
並召以爲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君
子小人之辨次論故失猶存及修身齊家之道皆切
帝躬兼同修國史侍讀又兼吏部尚書復條十事以
獻皆苦心盡臆直述事情帝悉嘉納將引以共政而
忌者相與合謀排擠乃以端明學士同簽樞密院督
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以憂畏卒併以其任付先
生朝論大駭三學亦上書力爭時邊警沓至先生嫌

希賢錄卷之四

全

於避事既五辭不獲遂受命賜便宣詔書朝辭面賜
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
馬詔宰臣飲餞於關外開幕府江州甫二旬而召簽
書樞密院赴闕奏事先生以疾辭改福建安撫乞骸
不允及疾革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表間上震悼
贈太師諡文靖累贈秦國公著有九經要義周易集
義周禮井田圖說鶴山集等書

先生與真西山齊名觀其生平學術之正議論之
廉慨然以身任事而持事漸非羣言多忌磨任又

復不久先生亦无如之何鶴山書院令我與鹿洞
同爲企慕焉

劉子澄

子澄名清之臨江人甘貧力學博極書傳卽志義理
之學高宗時登進士調萬安縣丞時龔茂良爲帥以
其救荒實跡聞於朝又偕諸公薦之發運使按部督
崎零之賦子澄不可同年有在幕內者謂侍郎將薦
子當以閭閻來子澄貽之書謂羸資皆州縣侵刻於
民法所當禁某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薦者兩有

希賢錄卷之四

全

審察之命子澄不見丞相竟詣吏部銓得知宜黃縣
茂良入參知政事與丞相周必大薦於孝宗召對首
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嬖又言用人四事一
辨賢否二正名實三使材能四聽換授遷差發遣衡
州先是郡中必飭廚傳以俟常平刑獄二使者月一
會集五致折餽子澄歎曰此何時也吾惟求无負吾
民足矣嘗作論民書一編簡而易從每因月講必設
酒飯宴諸生相與論學遠近來者築精舍居之建閣
武場按籍召閱悉革隱占之弊創朱陵道院以祠先

代節義名臣及本朝大儒邵使者惡其不如已諷臺臣論其勞民用財遂予祠歸築室授徒廷臣多薦光宗卽位起知袁州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候猶不廢講論周必大來視疾謂曰子其澄慮時氣息已微應云無慮可澄遂卒著有曾子內外篇訓蒙新書戒子通錄等書

既志義理之學則動必以正必不苟同於人故不肯違法以受知而惟求無負吾民也與士子論學且創道院以崇節義祠諸大儒病中猶止書論事

希賢錄卷之四

生

其過人也遠矣

喻子才

子才名樛高宗時進士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樞位居常山子才往謁曰公之事上當使啓沃多而施行少啓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爲上客及鼎都督川陝荆襄辟子才爲屬時高宗親征子才見鼎曰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憂鼎問策安出了才曰張浚有重望居閫今當使爲江淮荆浙等路宣撫使俾以

請道兵赴闕宣撫來路卽朝廷歸路也嘗遂以此入奏起浚知樞密院事子才往來其間多所裨益鼎因薦子才授秘書正字兼史館校勘鼎浚相得其款將

並相子才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正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亦畧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誦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子才嘗言議和非便秦檜既主和而言者希有劾子才謫出知

希賢錄卷之四

奎

懷寧縣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檜死復起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

子才有奇氣議論切至至推車之喻則立朝者定宜如此

林謙之

謙之名光朝莆田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白謙之始朕未嘗著書嘗曰道之體全乎太虛六經發明之後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登進士累官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又兼史職是時張說

由除發書樞密院事謙之不往賀出爲廣西提點刑
獄移廣東茶寇海嶺南其鋒銳甚會有詔徙轉運副
使謙之謂賊勢方張留也不去躬督將遮擊連敗
之賊乃宵遁孝宗聞之喜曰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加
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論德孝宗朝除
中書舍人時吏部郎謝廓狀由會覲薦賜出身除殿
中侍御史命從中山濠之愕曰是輕臺諫益科口也
立封還詞頭天子度謙之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
不拜出知婺州謙之素有士望在省未有建明或疑

希賢錄卷之四

奎

之及聞徽駁廓然士論始服

倡學而不事著述居官而不賀權倖遇亂輒以身
當內詔不肯曲徇若謙之者洵不易得矣

葉正則

正則名適永嘉人孝宗時進士第二歷太學博士嘗
對言今日之難者有四國是議論人才法度也其甚
不可者有五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
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
今日之實患也林栗以道學劾庵菴時適與栗辨甚

希賢錄卷之四

奎

力謂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自此善良受
禍疏入不報及光宗嗣立適爲尚書左選郎帝以有
疾不朝重華宮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文子
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已
而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且不測適
又告正曰上疾不能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嘉王長
若豫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同入奏許立嘉王爲太
子俄得御批有退閒語正懼逃去人心愈搖知樞密
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閤門事蔡必勝謂
不可坐視乃與韓侂胄共計適白汝愚遣侂胄奏太
皇太后遂立嘉王凡表奏皆適與汝愚裁定遷國子
司業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效忠職也適
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遷不滿所望怨汝愚適告
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歎
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及汝愚貶適亦被劾降
兩官後遷知泉州寧宗召入對適言治國以和爲體
處事以平爲極臣欲入臣忘已體國息心既往以圖
報方來帝嘉納之自侂胄用事海內知名之士貶竄

殆盡故適奏及由是禁網乃漸解時有勅侂冑立恭
世功以固位者侂冑狀之將啓兵端適因奏言陛下
將欲改弱以就強必先審知強弱之勢而定其論然
後修實政行實德則易變為強非難也累遷待制兼
沿江制置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適雅以經濟
自負侂冑欲開兵端以適每有大警未復之語重之
而適自名還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及
侂冑誅有勅適附侂冑用兵者遂奪職乃奉祠至寶
文閣學士卒贈光祿大夫謚忠定

希賢錄 卷之四

堯

正則與林栗辨疏為功正學不淺觀其責留正之
語既得大體而欲遂侂冑之望亦弭隱患惜汝愚
之不能聽也至於欲復大誓而審而後發豈是附
侂冑者何言者之不諒其心也

蔡行之

行之名幼學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時陳傅良
有文名於太學行之從之游每月書上祭酒及呂東
萊選拔皆以行之居右人謂其文過於師孝宗聞之
策士將置首列而是時張說帝之姨子也方用事宰

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行之對策言陛下更
二相並進以為美談朕或以虛學惑聽自許立功或
以緘默容身不能持正蓋指允文克家也又言漢武
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
弘為相衛青用事弘苟令取容而相業无有今陛下
使預兵柄者其人無一才可取而宰相忍與同列其
罪安在公孫弘上蓋指說也帝覽之不悅允文尤惡
之遂置下第教授廣德軍遷校書郎光宗以疾不朝
重華行之上封事寧宗即位求直言行之上奏言陛

希賢錄 卷之四

堯

下欲盡為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
莫先於講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侂冑方指正人為
僞學遂力求補外陛辭言今除授命令徑從中出而
大臣之責始輕諫省經筵无故罷黜而多士之心始
或或者有以誤陛下至此耶侂冑聞之不悅既至官
日講荒政時晦菴居建陽行之每事諮訪遂為御史
劉德秀所劾奉祠者八年後起提點福建刑獄有勸
侂冑收召海內名士者乃召行之為吏部員外殿選
至少卿侂冑既誅餘黨尚塞正路行之次第彈黜甚

舉選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內外制皆溫醇
辭除改吏部侍郎仍兼職趙師昇除知臨安府行之
言其以諂媚權臣進官居官狼籍無善狀詔中必出
褒語臣何辭以革之命且寢改行之兼侍讀命乃下
後除福建路安撫使政從寬大惟恐傷民因言錢幣
未均秤提無術力求罷去召權兵部尚書尋兼太子
詹事行之早以文名於世中年述作益窮根本非關
教化之大由性情之正者不道器質疑重一語不妄
發及論義理則縱橫闊士不能及焉

希賢錄

卷之四

七

對策不避時忌封事必進直言安撫惟恐傷民除
官不肯褒徇皆有闢教化而直抒性情者其早以
文名又其餘事矣

何基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師事勉齋勉齋告以學者必有
真心實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然受命由是得聞
淵源之要從學者甚衆時有王柏與基同郡爲人弘
論英辨從基質疑問難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
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所

石文集二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凡十八年人年以
薦爲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度宗初授史館校
勘兼崇政說書改承務郎皆不受年八十一卒祭酒
楊文仲請於朝謚文定著有大學發揮中庸發揮易
大傳及啓蒙發揮通書近思錄發揮

上柏字會之祖父俱得伊洛之學少慕諸葛武侯之
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二十始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
友著論語通古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
聖門持敬之道亟更曰魯齋以何基常從勉齋得考

希賢錄

卷之四

七

亭之傳卽往從之於學庸四書通鑑綱目標注精密
作敬齋圖箴治家嚴飭夙興見廟當暑閑閣靜坐子
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來學甚衆教必先之以大學州
郡守迭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
子禮嘗言河圖乃羲文先後天宗祖河圖是逐位奇
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以四成數而下上之
上偶下奇莫非自朕又言洪範初一日五行以下六
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經此帝王
相傳之大訓非箕子言也又言今詩三百五篇豈盡

定於夫子之手乃定二南各十一篇兩兩相配退何
彼穢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
之詩又言大學致知格物章末嘗曰還知止節於聽
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爲綱不可爲目定誠
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其字也整衣冠端
坐揮婦人勿近文仲亦請於朝謚文憲著有易說太
極衍義大象衍義書疑詩辨春秋記論語衍義併通
古孟子通古伊洛精義左氏正傳續國語等書

晦翁門人與程門同盛其最傑出者爲李通父子

希賢錄 卷之四

李

乃病革之際而浚衣及所著書則又諄囑勉齋其
付託蓋尤重矣乃勉齋所傳又得何王二子觀其
相與辨質及其著書之多說經之奧則勉齋之門
又英才之可樂者哉余故並錄於此以見朱子再
傳之盛而元儒仁山又由於此云

李微之兄弟

微之名心傳舜臣之子也寧宗時薦於鄉不第遂絕
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後因魏了翁等薦制置敦遣
至闕下爲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四朝帝紀尋

遷著作佐郎詔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理宗
時爲工部侍郎上言成湯聖主也桑林之禱猶以六
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災祥飢饉不絕願急降罪已
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不則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
窮勢迫何所不至未几復以言去奉祠再罷所著有
學易編誦詩訓春秋考禮辨讀史考等書及詩文百
卷

希賢錄 卷之四

二

微之弟貫之名道傳早讀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
食寧宗時登進士歷遂州教授吳曦反時其黨以職
意迫脅貫之折之以義竟棄官歸職平詔進官二等
累遷至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於朝廷
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儲蓄
未豐邊備未修將帥未擇風俗未能知義人才未能
興起而八者之中尤以人才爲要人才之盛衰繫學
術之明晦願下明詔崇尚正學遷著作郎時新進用
事賄賂成風貫之言今名優儒臣實取材吏刻薄殘
忍誕謾傾危之士進矣遂求補外知真州除提舉江
東常平茶鹽公事至卽按部劾貪縱釋監繫弛負錢

會夏大旱應詔上言楮幣之換官民如仇鈔法之行
商賈致怨賦歛增加軍將推剝皆切中當時之病條
上荒政上多從之與漕臣真德秀賑饑窮冬行風雪
中雖溪村窮谷必至全活其衆構宣州守行晦巷社
倉之法諸郡翁狀應命胡桀爲吏部侍郎薦以自代
引疾再辭不許趣入奏事言无所諱除兵部郎官御
史覘知當路意乞授以節鎮蜀遂出知果州道卒詔
特轉官致仕益文飾貫之爲於踐履氣節卓然卧榻
屏風皆大書喚起截斷四字其慎獨之工如此

希賢錄 卷之四

車

微之悉心經學專修宋紀又請祀諸大儒雖不第
而有功者多矣其弟居官進說惠民尤多實政觀
其隨處所書四大字其事心之工更精而密哉

薛季宣

季宣名士龍永嘉人年十七從荆南帥研寫機宜文
字遇袁溉既嘗學於伊川見季宣知其可語因盡以
其所學者授之季宣靡不研究時江淮仕者聞金兵
且至皆預遣其孥而繫馬於庭以待季宣獨留家與
民期曰吾家即汝家即有急與汝偕死民亦皆自奮

縣多盜季宣行保伍法鄉置樓盜發輒伐鼓舉烽
瞬息徧百里樞密使王炎薦於朝召爲大理寺主簿
不宣爲書謝炎曰士上天資英特羣臣幸得遭時不
能格心正始以建興大業徒僥倖功利夸言無益爲
今之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爲本至于用兵請俟十年
之後待江湖大旱流民北渡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宣
行准西收以實邊季宣爲表廢田相原隰以戶授屋
以丁授田頒牛及田器穀種且廩其家至秋乃止凡
爲戶六百八十有五季宣還言于孝宗曰齊威之霸

希賢錄 卷之四

車

不在阿與卽墨之誅實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
何毀譽之人自若也又言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揚
稱道之陛下倘因貌言而聽臣恐爲其人之智所中
也又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夫好名特爲臣子學
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則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
名畏義則何卿不立帝稱善恨得季宣晚遂除大理
正自是凡有奏請論薦皆報可以虞允文不樂出知
湖州生平於詩書春秋學庸論語皆有訓義藏于家
人臣必格心正始以建興大業不徒僥倖于功利

此程氏之正學也季宣得聞之於早故能與民同憂患而不爲家慮至於審毀譽之人以保全正士爲社稷之計而不嫌好名皆切當之言人主所宜知者也

陳君舉

君舉名傳良瑞安人文章擅當時薛季宣以學行聞君舉師事之及入太學與張南軒呂東萊友善東萊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則歸於南軒爲多登進士歷太學錄後知桂陽軍光宗立

希賢錄

卷之四

重

歷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去朝四十年至是鬚鬢盡白都人聚觀嗟嘆君舉爲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爲潛心及輪對言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本神宗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徽宗總制月椿起於高宗皆迄今爲額而折帛和買之煩又不與焉茶引盡歸都場鹽鈔盡歸權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而民困極矣又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

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總領中外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无由帝勞之曰朕不見卿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君舉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秘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嘉王府贊讀光

宗初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初光宗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君舉言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帝悟會疾亦稍平乃過重華宮明筆復不往而官力諫不聽方召內侍陳源爲押班君舉不韙詞且疏請過宮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

希賢錄

卷之四

重

挽帝回君舉趨上引帝裾后叱之君舉哭於庭后益怒君舉下殿徑行詔收秘閣修撰不受寧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讀同實錄院修撰會詔與朱熹外祠君舉不書行乃與州郡

君舉由太學錄爲勢家所中去朝四十年晚乃見主引太祖垂裕諄諄以民困爲言可謂見治之本先時之急矣若其力請過宮不從而痛哭與熹外祠不書行皆其卓然可稱者君舉之爲人如此乃不愧張呂二友

楊誠齋

先生名萬里吉水人高宗時進士調永州永張浚諫
求勉以正心誠意之學因名讀書之室曰誠齋嘗云
人皆以飢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不飢不寒耳後
召爲國子博士時侍講張栻以論張說出守袁州先
生抗疏留栻又遣虞允文書以和同之說覘之出知
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寇犯南粵先生
帥師往平之孝宗稱其爲仁者之勇遂有大用之意
後召爲尚左郎官嘗以池震應詔上書畧言臣聞言

希賢錄卷之四

夏

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
其爲姦也大矣今臣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有十願
陛下姑置不急之務專精備禦之策庶幾上可以消
天變下不墮於姦敵朕天下之事有根本有枝葉臣
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根本則人主不可以自用願
益思其所以爲本原者擢東宮侍讀王淮爲相問以
先務對曰人才又問孰爲才先生仰疏聯庵及袁樞
等六十人以獻准皆次第擢用會高宗崩孝宗欲行
三年喪禮制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幾務先生上疏

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一履危機
悔將何及太子悚然因疏詆洪邁不俟集議獨以呂
頤浩等姓名上孝宗不悅出知筠州光宗立召爲秘
書監先生入對言天下有无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
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惟朋黨之論又言古
帝王知有攬權而不知臣下之竊權竊權最難防者
惟近習會進孝宗聖政心猶銜之出爲江東轉運權
總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毀錢先生不奉詔
忤時相意乞歸自是不復出寧宗立召還進秩予祠

希賢錄卷之四

真

後從其請致仕先生性剛而近褊孝宗始愛其才以
問周必大必大對无善語由此不見用侂冑用事嘗
屬記南園以掖垣待之先生言官可棄記不可作侂
冑怒乃命他人先生卧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時也侂
冑專僭既日益甚先生憂憤成疾家人問時政皆不
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用兵事先生號哭失聲亟
呼紙書曰侂冑姦臣專權无上勦兵殘民必危社稷
吾頭腦如許報國无路惟有孤憤耳又書十四言別
妾子落筆而逝先生精於詩著有易傳光宗嘗爲書

謝二字亭贈光祿大夫謚文節

先生剛直之性憂國慮民抱憤以死此種心事真是歲寒松柏而詩才又復清逸絕俗有高弟羅椿字永年清貧入骨一介不取嘗訪先生先生以詩送之曰梅花香邊踏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還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云寧宗初先生與晦翁同召先生力辭永年寄詩有不愁風月只憂時髮爲君王寸寸絲苦辭君命驚凡子清對梅花更與誰之句其知先生者深矣

希賢錄卷之四

黃東發

東發名震慈溪人度宗時登第爲史館檢閱與修寧理兩宗實錄時宮中建內道場震當輪對首言當時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无耻乞罷給度僧道度牒使其徒老死仰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帝怒批降三秩卽出國門以諫官言得寢出判廣德軍郡守賈蕃世以似道從子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蕃世積不堪疏震撓政坐解官尋判紹興府又知撫州賑飢且多善政升提舉常平初常

裏

希賢錄卷之四

裏

平有慈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身而貧者許里胥請於官贖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甚衆改提點刑獄御史以讒者言劾之去及似道罷以宗正簿召將以爲監察御史有內戚畏其直止之移浙東提舉常平時皇叔大父方判紹興府以震兼王府長史震奏言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爲其屬豈敢察其非奈何自臣復壞其法固辭

命不拜嘗告人曰非聖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恒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甚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有日抄百卷

國勢危而祈祐於道場此大迷而難悟者宜東發之言不能入也至收哺既棄不若保全於未棄眞是仁人之用心而非聖之書二言尤爲學者之要務

金仁山

先生名履祥字吉甫金華人幼而敏睿父兄授之書

何能記誦稍長益自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賦兵機曆律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有濂洛之學遂從同郡王栢及何基之門二人蓋得晦庵之傳於黃幹者當時以栢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基清介純實似尹和靖先生親得之二人而併能克之於已造詣益邃知宋已不可爲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於諸經傳及禮樂書皆有註疏後俱以授門人許謙居仁山之下學者稱爲仁山先生

先生所著有論孟考證順帝時婺州路總管府以其

希賢錄 卷之四

寬

書來上命刊行之許謙爲之序畧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自異而不知未離其範圍務爲新奇弊正在此此仁山先生考証之所由作也始余三四讀自以爲了朕已而不能无惑久若有得愈久而得之愈深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先生又嘗以劉恕外紀記司馬氏通鑑以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舛謬於聖人不可以傳信乃斷自尚書唐堯以下旁採于

史損益之列於通鑑之前爲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儒先所未發史稱其作考證以明理作前編以論世先生蓋得朱子之緒於遺經抱道自樂不求聞達輕富貴而重道德者也先生初見王栢首問爲學之方栢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而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言栢

屢言子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日始後卒里人吳師道移書學官祠先生於鄉先生當時雖絕意進取

希賢錄 卷之四

草

而雅負經濟才未忍忘情當世嘗備敘海道所經凡州郡縣邑以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時不能用其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所由海道視先生昔所上書咫尺无異者朕後人服其精確宋將革時所在盜起先生昇跡山中兵戈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雲逐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朕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惻訓迪後學諄切无倦而尤萬於分誼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先生傾貲營救卒贖以完之其子後貴先生終

不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基王柏之喪先生率及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識師弟子之誼係於倫常爲大焉

仁山純孝本經世之才聞正學而抱道自樂著書論世屏迹誨人不求一日之榮而志千秋之業其著爲通鑑而編也蓋倣邵子皇極經世起堯甲辰編年曆之意本之以經翼之以子史傳記起堯元載迄周威烈二十二年列於資治之前其殷殷懷古用意抑何深也

希賢錄卷之四

趙仁甫

理宗時蒙古行省郎中姚樞棄官隱於蘇門山關荒田數百畝茅爲屋置私廟四室中奉孔聖容旁列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中以道自任有趙仁甫者名復德安人元太宗嘗命太子帥師伐德安以嘗逆戰民數十萬皆俘戮无遺時樞奉詔卽軍中求儒道釋卜醫士凡儒生挂俘籍者輒脫之以歸仁甫在其中樞與之言知其奇士仁甫以九族俱殘不欲北歸與樞訣樞悲其自裁留帳中共宿旣覺月方皓

狀惟衾衣在樞遽馳馬周號積屍間无有追及水際則見仁甫披髮徒跣仰天而號正欲投水樞力挽之曉以徒死无益遂有則子孫或可傳緒隨吾而北必可無他仁甫強從之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通至是仁甫卽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仁甫既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乎對曰宋吾父母國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其言因不强之仕聞其議論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俾仁甫講授其中仁甫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通貫乃原義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顏曾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條例於後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意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向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乃備樞旣退隱蘇門乃卽仁甫傳其學由是詩衡劉

希賢錄卷之四

曰輩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者自
仁甫始爲人樂易而耿介雖居北不意故士與人交
尤篤分誼時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歸也仁甫贈之
言以博學心大良本爲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
之用心爲勉其愛人以德類如此

仁甫在元時向振古豪傑之士也當危亡之際僅
存一身而能以所記正學傳之其人且不忍引他
人以伐父母國言出至誠令人隕淚至于作傳道
高則直追孔孟程朱之所自出使蒙古之世正道

希賢錄卷之四

聖

中天仁甫之功大矣哉朕非蘇門識之俘戮之中
力挽于投淵之際則雖有仁甫幾何不與波俱逝
耶朕則蘇門之與仁甫真不啻秦灰之內得有魯
璧也哉

許白雲

先生名謙金華人生數歲而孤甫能言時母口授以
字經論語入耳輒不怠稍長肆力於學立程以自課
以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旣乃受業金仁
甫之門仁山問曰士之爲學苦五昧之在和醯醢旣

加則酸醢頓變子來見我三日矣而猶夫人也豈吾
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先生爲之惕然問仁山之說
而致其辨千分之殊要其歸于理之一事求所謂
中者而用之數年盡得其傳仁山旣歿益加充闡多
所自得嘗謂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爲學之功無間斷
耳先生篤于孝友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
古不流於俗介而不矯通而不隨不出里閭者四十
年雖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縉紳先生過其邦者必
卽其家存問或訪以典禮政事先生觀其會通而爲

希賢錄卷之四

聖

之折衷聞者無不悅服生平於書無所不讀窮探聖
微雖殘文美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
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則
有叢說嘗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
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
書之義備于朱子顧其詞約義廣安可以易心求之
詩集傳有名物鈔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
備存其逸義旁搜遠採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
有叢說與蔡氏有不能盡合者每誦仁山之言曰

惟其是而已其觀史也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經國
緯之法起太昊氏迄宋哲宗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
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
惡蓋以爲光卒則治道不可復興誠理亂之機也故
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又有自省編
書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爲也他如天
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
說靡不該貫窮通而釋老之言亦復洞究其蘊嘗謂
學者孰不言闢異端苟不深究其隱而識其所以然

希賢錄

卷之四

重

又焉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又嘗句讀九經儀禮
及春秋三傳於其宏綱要領錯簡愆文悉別以鉛黃
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吳師道購得呂東
萊點校儀禮視先生所定其不同者僅十有三條而
不喜矜露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未嘗
輕筆之於書屏迹入華山學者翕然從之以不及門
爲則時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
不憚百舍來從受業其教人也以五性人倫爲本以
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

辨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已有
所知使人亦知之豈不更快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
白達則爲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
不倦攝其粗疎入於微密獨不教人以科舉之文曰
此義利之所由分也先生爲學者師垂四十年隨人
材分咸有所造達官富人之子望聞而驕氣自消嘗
歲大祲先生貌加瘠或疑其食不足先生曰今公私
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乎其處心如此中外名臣
列其行義章凡數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闈太

希賢錄

卷之四

重

比有司請主文衡皆莫能致獨以正身任學之重遠
近之士以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嘗自號白雲
故世稱白雲先生先是何基王栢及履祥繼沒其學
猶未大顯至先生而其道益著學者推原統緒以爲
晦庵之世嫡江浙行省請於朝廷四賢書院以奉祠
祀而列學官焉同郡有朱震亨者字彥修爲先生高
弟其清修苦節絕類古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白雲先生既聞正學於仁山得程朱之正脉故雖
心存當世而隱居不出讀書窮理本已淑人完備

若此誠大道之所寄哉論者謂其人尚在前許之上固非无所見者

許魯齋

魯齋名衡生於寧宗之末年幼而穎悟七歲授章句輒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也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師謂其父母曰此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如是者更三師稍長嗜學如飢渴晝誦夜思身體而力踐之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樹衆爭取

希賢錄 卷之四

事

啖魯齋獨不取謂非其有也衆曰今世方亂黎無主矣曰吾心獨无主乎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理宗時姚樞棄官隱於蘇門以道學自任乃往見之旣而移家蘇門以便講習及樞被徵魯齋獨處任道元世祖出王泰中召爲京兆提學及卽位召爲中書左丞尋兼國子祭酒魯齋聞命喜曰此吾事也設教懇款周悉必使通曉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有可用否書中无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无疑方是有功其教人也因其所明而開其蔽日漸月漬不

自知其變化焉

魯齋之仕論者不一朕世祖在藩邸時徵爲京兆提學人聞其來莫不欣幸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蓋以此爲得行其志厥後以爲太子太保不拜又命議省事以疾辭還後徵入朝爲中書左丞則又固辭及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乃喜曰吾事也其後諸生尊師敬業人人自得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後卒以此職致仕其爲儒者之用心亦可想而見矣

希賢錄 卷之四

事

陳壽翁

壽翁名櫟休寧人生三歲湘母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人小學卽涉獵經史七歲卽通進士業年十五鄉人輒師之宋公科舉廢壽翁慨朕發憤致力於聖人之學涵濡玩索貫通古今嘗謂有功聖門者莫若朱子朱子沒未久而諸家之說已往往亂其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凡諸儒之說有畔於朱氏者皆刊去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至其所未備者復爲說以補其闕於是朱氏之說大

明于世仁宗初詔科舉取士壽翁不欲就試教授于
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性孝友且剛直日用之間動
中禮法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善誘學者諄諄
不倦吳澄稱其有功于朱氏凡江東人士來受業於
澄者盡遣歸壽翁年八十三卒揭傒斯誌其墓謂澄
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
故其道遠而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足跡
未嘗出鄉里故其心學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
及其行也亦莫之禦可謂豪傑之士云

希賢錄 卷之四

五

壽翁發憤學聖而獨尊信朱子此學之有正見者
當時吳澄夜讀徹旦所居僅草屋數間嘗言程朱
夫子十七八時已慨然有求道之志今愚生十有
九矣失今不學更待何時時詔求賢起至京師以
母老辭歸後除江西儒學副提舉歷國子監丞司
業超遷翰林學士嘗奉詔寫金字佛經序澄上言
以爲撰此文辭不可以示後世蓋亦學之有見者
乃論者謂其所重在德性則近于陸今揭誌引以
相輟山間木石豈遂異登用于朝者耶

張達善

達善名頌蜀之導江人後僑寓江左時王栢方講朱
子學於上蔡書院頌即從而受業自六經語孟傳註
以及周張二程之微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
玩索究極根底用功既專久益不懈所學弘深微密
南北之士鮮及之世祖時行臺中丞聞其名延至江
寧學宮俾子弟受業中州士大夫欲淑其子弟以朱
子書者皆遣從先生或闢私塾以迎之其在維揚來
學尤衆遠近翕然尊之爲碩師稱曰導江先生大臣
薦諸朝命爲孔顏孟三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遺訓
久而不忘有經說及文集行世吳澄嘗序之以爲議
論正援據博縱橫貫穿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其
後守臣以先生及郝經吳澄皆嘗爵儀真作三賢祠
以祝焉

希賢錄 卷之四

五

王栢之學得自勉齋達善既聞其說即從而受業
且于經書傳註必以朱子論定者爲主真好學而
又能篤信者矣孔與顏孟微言與義千載難明至
宋諸大儒而始著薦達善以爲之教授當時之大

臣固有正見者哉

劉靜修

靜修名因客城人父述邃於性理之學官至工部尚書靜修天資絕人過目成誦口記千言初爲經學見訓詁註釋之說歎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卽曰我國謂當有是後論其學則曰邵至大周至精程至正朱子則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者也生平性不苟合不妄交家雖甚貧非義不取隱居教授隨材成就愛諸葛靜以修身之語因扁

希賢錄

卷之四

墓

其室曰靜修朝臣聞薦詔徵之權右贊善大夫尋以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後復徵爲集賢學士以疾固辭世祖以爲古所謂不召之臣適不強致所著有四書精要易係辭及詩說

時真定安熙字敬仲祖父皆以學行淑其鄉熙既承其家教及聞劉因之學心向慕之所居相去數百里因亦開熙力於爲已漢許之熙方造門而因已沒乃從因及門備問其緒說然因之爲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過熙則簡靜和易務爲朱子下學之功其告先聖

文有曰追憶昔聞卒竟前業澗掃應對信言謹行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徐徐有序聖途發軔以存諸心以行諸已以及於家以行鄉里其用工平實均密可謂吾學朱子者矣時際承平不屑仕進家居教授垂數十年四方來學多所成就鄉人爲之立祠門人蘇天爵輯其遺文而傳之

靜修銳志於學不求聞達起於徵聘而以母老辭歸俸給无所受真篤於天性而廉介自守者其論諸大儒之學並皆確見而安敬仲則又專用朱子

希賢錄

卷之四

墓

下學之功學者尤當效法

黃楚望

楚望名澤家九江生有異質日誦數千言年十六慨然以明經學道爲志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則復思如故嘗作顏淵仰高鑽堅論又嘗夢見夫子授以所授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悟所解經多狗舊說爲非是於名物度數考覈精密而於經學則專精積久而後得嘗作思古吟十首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成宗時江西行省相臣聞其名

希賢錄

卷之四

聖

後江州景星書院山長使食其祿以施教又爲山長於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楚望秋滿卽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言仕嘗以爲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率多附會近世儒者又各以其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狀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真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以示學者既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於幽閒寂寞之際或流離顛沛之時或因疾病无聊或以道途風雨往往得之久則豁然无不通貫凡遠古之初萬化之始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狀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於是易春秋傳註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書之謗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冰釋各就條理於易則以明象爲先因孔子之言上求文周之意爲主作十翼專要等書於春秋以明書法爲主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求向上之功作筆削本旨元年春王正月辨隱公不書卽位義殷周者矣神祿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諸侯娶女立子

希賢錄

卷之四

聖

通考等書以明古今禮俗不同虛辭說經之无益學者必悟經旨廢失之由然後聖人之本意可見又懼學者得於創聞不復致思故所著多引而不發作易學監觴春秋指要以示人求端用力之方其於禮學則於諸家之說皆引經以証其非辨釋諸經要旨則行六經補注又取杜牧不當言而言之義作翼經罪言近代覃思之學推先生爲第一吳澄嘗謂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先生者又言能言距楊墨爲聖人之徒楚望真其人哉然生平雅自憫重未嘗輕與人言以爲其人學不足以明聖人之心志不以六經之明晦爲已任則雖與之言終日亦无益也時有學士李洞過九江請於書院北面爲弟子受一經之學且將經紀其家楚望謝之曰以君之才輟期歲功何繆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鄒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洞歎息而去或言先生自問如此寧无不傳之懼楚望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子以爲區區人力所致耶楚望家甚貧且將老不復能授經當歲大祿家人

恰木實草根爲食處之宴然會不動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爲大戚年八十七卒門人之中惟新安趙訪爲高弟嘗問治經之要先生曰在致思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思也先生於六經之學以所自得而教人者如此又嘗謂周易春秋實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其不傳之旨然後孔門之教乃備云

經書自秦火之後幾不復傳於世賴天心鑒祐聖教難湮得漢時諸儒口傳手疏以至於宋而大道

希賢錄 卷之四

夏

昭明如二曜遙彰五星畢聚雖有異教莫得而晦蝕之豈非後人之大幸哉然而研精殫力以究其不傳之蘊未有如楚望之備嘗艱苦者其處極貧而宴然知其中之得者屢也

蕭惟斗

惟斗名斟秦中人性至孝自爲兒時已不凡初出爲府史上官語不合卽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玩誦不少置卧輒倚其榻於是博極群書凡天文地理律曆算數靡不研究俟均嘗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

斗爲識字人及門受業者甚衆人皆聞其名而敬信之有鄉人自城幕歸者遇盜欲加害其人詭言曰我蕭惟斗也盜驚而奔去又嘗出遇一婦人失釵道旁謂殊无他人獨翁居後耳惟斗卽至家取所有釵以償之其婦復得所遺釵乃愧謝以還世祖分藩在秦時辟侍秦邸以疾辭尋授陝西儒學提舉省憲大臣卽其家具宴爲賀使一從史先至惟斗方汲水灌園從史不知爲惟斗遽使飲其馬卽應之不拒及冠帶出迎賓從史見有懼色惟斗殊不爲意所授亦不赴

希賢錄 卷之四

夏

後累改授至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成宗時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病力請去職人問其故惟斗曰禮東宮東面師傳西面此禮今可行乎固辭而歸生平制行甚高貞履實踐其教人也必自小學始爲文立意精浚言近指遠而一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爲據關輔之士翕然從之稱爲一代醇儒焉

爲府吏而語不合卽引退居讀書至於三十年誰能如此立志如此用工者至其教人必由小學制行

高而踐履實一代醇儒允哉不愧

朱克升

克升名公遷都陽人父梧崗公間同郡吳中行得朱子門人黃幹之學於饒雙峰魯往而受業焉於是大肆其力道德文章卓然名世克升之學得之家庭順帝時以遺逸徵至京師授翰林直學士每勸帝親賢遠佞抑豪強省冗費修德卹民以回天意而定民志不厭憂在旦夕帝亦嘉納當國者惡其切直不能容克升亦知世之不可有爲力辭章至七上乃出爲金

希賢錄 卷之四

墓

華郡學正生平於經傳子史百氏之書禮樂律曆制度名物无不究悉通貫而尤用力於聖賢之道以正心誠意爲主真知實踐爲功天性仁孝勤於著述剖析經傳極其精密而又善於訓迪溫煦諄諄不倦故所至无賢不肖皆樂從隨其大小昏明皆有所造所著自朱子詩傳疏義四書約說通旨其自序有云說詩之難久矣自孔子說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說山之詩我獨賢勞而後世難其人漢儒章句訓詁許於詩則說愈煩而意愈窒至明道先生猶得孔子

說詩之法又數十年得朱子而備蓋詩主咏歌與文體不同詞若重複而意實相承意則委婉而詞實甚峻朱子取法孔孟又法程子少以虛詞助字發之脉絡較朕自明狀虛詞助字之間似輕而重似泛而切

苟有鹵莽滅裂之心未有不以易而視之者諸家惟輔氏說條理通暢間因其說而擴充之剖析傳文以達經旨嘗謂其无敢慢之心堅其欲自得之志積日累月乃若有默辨焉惟以意逆志者必有大過於斯云云其序四書約說有曰詳說之餘能反說約則樂其槩而無不盡詳說有毫釐之差則說約有千里之謬詳而必精精而後約則脉絡合於體統共於講求也幾矣

希賢錄 卷之四

墓

自孔孟以後學至宋儒而大著四姓五賢直接顏曾而邵楊司馬諸公允堪並美賢修聖脉千古爲昭雖其時任學者多而謗學者亦衆朕好德之良愈見尊尚元儒承此修明頗多當時如魯齋靜修草廬皆大顯於時而仁山白雲則隱而彌耀尤其惟及者矣若其篤學積行有功朱子不愧吾儒之

正則壽翁達善惟斗楚望諸公固皆其表表者乎
夫人生而得與聖賢同時誠爲莫大之幸克升從
吳中行處上邇至勉齋而獲聞朱子之正肆力於
道德文章而尤以正心誠意爲主真知實踐爲功
去傲慢之心而堅必得之志知時之不可有爲而
僅居學正觀其說詩與四書真心之有獨得者矣

右賢錄卷之四終

希賢錄 卷之五

江都後學朱顯祖雪鴻輯

男雲

姪潘 姪孫柯重甫

薛敬軒

先生名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自幼讀書史過目輒
成誦端重不爲兒嬉年十二卽能詩賦父貞洪武中
鄉薦延元儒之成其地者爲之講論經史及周程張
朱之書於是豁然有悟悉棄詩賦舊習從事伊洛之
學諸耆宿以爲聖門有人結爲小友先生遂厭科舉

希賢錄 卷之五

業一志以求道精思力踐至忘寢食言動必質諸書
有不合終夜反復尋究時例生徒無舉者謫其教官
充成先生父方司教鄆陵鄆陵生徒從來無舉因命
先生應鄉試遂中河南第一明年登進士蓋永樂中
也宣宗思振風紀擢監察御史時相三楊欲識其面
令人要之先生辭不往曰職在糾劾無相見禮一日
陽於班行中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屈乎相
與嘆歎不已差監湖廣銀場同列以爲賀先生舉古
人詩曰此鄉多寶玉慎勿厭清貧至則黜貪壘正風

俗手錄性理大全潛思密玩嘗值雪盈尺不輟中有
所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寐或時手舞足蹈嘗察延
州銀課不足苦累地方抗疏罷之正統初設各省提
學命先生僉使山東先生欣然曰此吾事也至則首
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按臨所在必先考其行
誼而後及文藝集諸生親爲講授隨其才器成就之
並不求全責備諸生感慕皆稱薛夫子有生貧而所
退者先生問教官此生祭祀有掌否曰掌磬先生同
聖門著教尚矜不能磬八音之一生能鈞聲固足器

希賢錄 卷之五

也其曲養人材如此王振用事問三楊吾鄉誰可太
用三楊同口薦先生召爲大理右卿諸生聞名哭送
數百里爲位而祝之先生至京入宿朝房三楊過之
不值語其僕曰若主之召王監意也朝退當詣謝先
生不往又使語之又不至振更餉先生先生又卻之
振曰夫能以美官予人者我也今不以美官而以餉
薛公之卻空也乃改先生大理卿先生不謝如前李
文達爲先生所厚門人復強之先生正色曰安有受
爵公朝謝恩私室者振聞殊不悅過諸塗又不下禮

一日振議事東閣下諸卿皆拜先生獨不屈振望見
衆中頎然立者知爲先生也因貌恭而心銜之會振
有從子恃勢欲陷一婦人死下御史鞠已誣服先生
爲之三覆三反力辨其冤御史王文素憾先生而譖
振因嗾言官劾先生受賄出人死詔廷鞠振曰是固
當死竟坐死繫錦衣獄待決人皆爲先生危之先生
怡然曰死生命也爲人辨冤死亦何愧手持周易讀
不輟及臨刑時神色自若適振有老僕痛哭費下振
聞問何故僕曰薛夫子賢者而坐大辟今日將刑故

希賢錄 卷之五

泣因爲振言先生生平振意始解會有大臣申救得
免放歸爲民先生家居七年杜門不出雖鄰里罕見
其面造詣益粹弟子來學者日衆先生拳拳誨以從
小學及大學由灑掃應對以至精義入神不事語言
文字而惟責之躬行之實問及科舉之學則默然不
答終日衣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閭閻錫徒步來學
及別先生告之曰程門教人居敬窮理而已王振死
起爲大理寺丞尋致仕戶部侍郎江淵言先生心術
正大操履淳潔躬行實踐漢明理學宜置之館閣以

資啓沃不立聽其歸去乃名還陞南大理卿南京鎮守太監興安時無抗禮者先生至安特降階爲禮退謂人曰此與王振作對者何可屈也午節饋扇先生以爲此朝廷禮不受又中官金英奉差過南京公卿俱郊迎更餞之江上先生獨不往英乃言于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彼雖不送吾不怪也歸言于帝遣使召將大用而中官沮之御史劉孜亦薦先生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君子之儒不立置之閒遠乞召供館閣之職上未允方爲大理卿時蘇松有飢

希賢錄

卷之五

四

民貨粟富家不得遂火其屋而竄於海王文奉命往按籍至五百餘家坐以謀反衆皆畏文莫敢言先生抗章力辨止坐其魁三四人王文大恨曰薛某舊性尚在必報之先生聞而笑謂辨冤獲罪又何愧也正統復位改元天順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一日召入便殿上方熱服先生不入俟上易服乃見所陳皆太學誠正之義時有矜迎復功者先生曰凡事取必于智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尋爲會試考官錄成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或謂此數

字久不言矣請易之先生曰生平所學惟此數字耳時方罪于謙與王文俱坐極刑先生進言陛下復登寶位此天意也今正月陽生乃天之道陛下用刑宐體天乃詔減等帝初復位日接見先生禮遇甚優已而連日不見又遣使徵卿于西番先生力諫不聽又曹吉祥石亨用事李賢徐有貞皆罷先生歎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遂引疾求去石亨雅敬先生親來視疾曰先生旣不肯留願爲先生請勅卽家塾敷教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許魯齋去位元世祖賜以

希賢錄

卷之五

五

勅書爲教鄉里魯齋懸之屋梁終不以示人若資其養何若不辭官耶亨歎息而去先生在閣僅五月歸行至直沽風雨糧乏日中猶未食先生吟詠不絕子淳有慍色先生怒之曰身困道亨庸何傷也先生既歸四方來從學者甚衆市館至不能容先生隨其所寓圖書箴銘常在左右手不釋卷辭受取予一毫不苟玩心高明默契其妙嘗有詩句云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先生所學一遵伊洛微言以爲朱子以來斯道大章無庸著作直須躬行耳平生一

言一動于理稍有微失輒終日不樂必改之而後已
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接人和氣可掬不論衆寡小大
一以誠待造詣高明踐履篤實晚年益臻純熟其教
人也有序言皆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嘗謂五經
四書只一性字括盡故倦倦以復性爲教又曰學者
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于身心體而行之不然
則無異于買櫝而還珠所著讀書正續二錄皆因誦
讀有得輒爲割記以備遺忘未嘗有意著作門人子
弟集其詩文雜稿爲河汾集大約皆切理之言後遺

希賢錄

卷之五

六

疾衣冠危坐而逝贈禮部尚書諡文清隆慶中從祀
孔廟其鄉祠賜額曰正學

明儒之盛並美有宋而諸力見地亦多有不同先
生精思力踐卓立不撓識精養純從真正讀書而
得嘗言韓魏公范文正諸人皆一片忠誠爲國之
心故其事業顯著名望孚於天下前朝從祀不過
四人而先生居首允矣一代之儒宗不愧千年之

組豆

曹月川

先生名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永樂時以鄉薦爲山
西霍州學正生平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實踐日事
著述有四書詳說孝經通解儒家宗統家規輯略等
書座下足着兩磚處皆穿靜專之功如此其事父母
也養志愉色及居喪五味不入口寢苦枕塊始終不
易旣葬廬墓六年不事浮屠巫覡上書於縣請毀淫
祀年荒勸賑存活甚衆父好善信佛先生與言聖賢
之道作夜行燈一書呈父誦之謂佛氏以空爲性非
天命之性人受之中也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

希賢錄

卷之五

七

其由之路也其言甚精父卽從之在霍庠十年士子
皆服其教循循雅飭一于禮義郡人亦皆薰化方岳
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庠
士必請先生主去取後調蒲州學正霍庠士子上章
懇留蒲庠亦上章爭之霍章以先上得允後卒終于
在郡人爲之罷市巷哭雖童子亦悲泣其德之化人
如此正德中大司馬彭公澤稱先生爲本朝理學之
冠欲舉從事孔廟嘗致書河南撫李公謂我朝一代
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誠意劉公濬溪宋公至

于道學之傳則斷自月川曹先生始焉而通紀中以爲先生學行猶在吳康齋之右云

人子之事親也最貴者論其親于道先生之父好善而信佛則所謂好善者固未是吾儒常止之善也先生每夜行燈呈父而父卽樂從此豈世俗之孝所謂肉親者至于教士而士從感民而民化彭公以爲道學之傳斷歸月川知其佩服者深矣

丘瓊山

先生名濬字仲溪廣東瓊山人幼孤嗜書從親友借

希賢錄 卷之五

八

讀或從市肆假抄間有積書之家必豫計納交有遠涉數百里積久至三五年而後得者甚至爲人厭拒博學強記世無與比景泰時中二甲第一首選庶吉益讀未見之書究心本朝文獻授編修陞侍講進學士時士子爲文以奇怪相高甚或不可以句先生主南京鄉試及會試凡險怪詞語皆痛斥之怨排不恤及爲國子祭酒尤諄諄爲學者誡之文體乃歸渾厚又是時士有慕道學名而行過爲詭異者先生因會試發策言之俾士習趨于中正掌太學者十餘年論

者謂其師道尊嚴綜理微密慎取與恬仕進富于是間是非臧否常與人異趣奏對勅諭引經証史條達詳明讀者知爲有用之儒嘗言祖宗用人于科目歲貢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兼茂經明行修諸科下至富戶老人亦在所用蓋以天下之大人各有能有不能故以此待之使盡用而無遺也願復諸科以收天下之才

又嘗以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但其書至修身齊家而止而治國平天下之道尚缺乃采經傳子

希賢錄 卷之五

九

史有益治國平天下者分門輯類附以已見爲大學衍義補百六十卷又以成天下之大務易訓先幾更條四目曰謹理欲之初察事機之始防奸邪之漸炳治亂之原而總之曰審幾微自爲一卷以首補誠意正心之要書成上之孝宗覽之大悅批荅有云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賜以金帛命發坊刊行掌國子監事後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典機務先生疏言臣之壯也亦欲有爲今老矣閱久歷多始

知天下事思之非不爛然第恐行時不如言時人心不似我心所進大學衍義補平生精力盡在是書倘採一二見諸施行雖不用臣如實用矣又言衍義補一書臣所竭思盡慮搜古鑒來固非若康成之訓經義泛濫無裨安石之假經言紛更變亂明主不棄進之內閣是臣書遭逢之日也臣請擇其要次第奏上乞下內閣儒臣會同斟酌擬詔施用或有窒礙姑留俟後臣決不敢護短求勝帝曰謨猷人告大臣之職卿究心當世久矣所欲有言其卽以聞先生上言臣

希賢錄 卷之五

十

本書中有曰廣圖籍之儲者竊惟圖籍所載皆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美行誼事功之大天地山川人物風俗之所載禮樂刑政制度文爲之所出今賴知古後賴知今者也是以自古帝王急爲先務卽漢唐宋創業之君始有天下莫不先收圖籍迨其中世稍有散闕輒分行天下懸賞購求至授官以酬之五代亂離猶然不廢高皇帝至正丙午年卽首求遺書旣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又廣賜士民間及沒入于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自古

藏書不一所今並其任于翰林竊又惟高皇御極三十年所有制作多出宸衷非若前代帝王假手詞臣之比今頒行者惟祖訓大誥四書其他雖有編梓臣民稀見至其編在內閣書目者猶有御註洪範尚書存心錄精誠錄省躬錄志戒錄文華寶鑑爲政要錄醒貪簡要錄農技簡要錄務本訓女戒外戚事鑑忠義錄武臣鑑諸書是皆聖祖心思之所運手澤之所存至于當時儒臣所纂則又有洪武聖政大明帝紀皇明寶訓等書盡藏內閣天下無由覩記請如洪武

希賢錄 卷之五

十

六年翰林學士詹同宋濂等纂集日曆輯爲一書上而朝廷用以資治下而學校用以教人科舉用以取士亦不刊之典也至若列聖相承代經六帝致治之踪惟賴寔錄寶訓二書書止內府內閣各儲一部旣無金匱石室之儲又無名山副藏之制設或一時有失後且求諸草澤之中訪諸傳聞之外真贗莫辨非但大功異政莫得而紀而明君良臣爲人蒙汚或亦有之矣臣愚過計欲乞于文淵閣近地別建重樓專用瓦石勅寫各書藏以銅匱皮樓上層其他所藏文

書可備異日纂修者亦各寫錄盛以鐵匱度樓下
則祖功宗德傳以無疑國家典章俟之不惑帝嘉納
之時太監李廣漸進左道親近用事先生因上疏陳
時政之弊略謂漢唐宋世至百餘年後往往中微以
至不可振起皆以繼體之君世道豐亨宮闈逸樂不
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
恤人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信任非其人用度
無所節因循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取敗
亡之歸向使其君若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預知其

希賢錄 卷之五

主

勢因上天之垂象汲汲反躬修省以祈天永命國祚
豈止于此哉今災異迭見咎徵可畏宜釐弊政盡復
舊規以應天意更願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
謹其好尚勿流于異端節其財費勿至于耗國公其
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臣
姦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幾可以回
大災消物異因擬上二十二條凡萬餘言大抵皆設
為答之辭如云自今以後臣下有言佛道二教可
延福祚者請折之曰古之好佛者無如梁武帝從違

者無如宋徽宗然武帝餓死臺城徽宗殞身漠北皆
致酷禍效何如也有言工作之人勞苦當加陞賞者
請折之曰國家于百工技藝有官者各有俸祿無官
者亦有糧給其作勞成效皆其職分當為乃欲一次
畢工一次陞賞國家安得許多錢糧官爵餘皆類此
上覽奏甚喜益加向用批答以為切中時弊命議行
之先生時年已髦其後上日英明頗遠近習而聽信
內閣先生啓之也先生穎悟絕人無書不讀自弘治
登極進大學衍義補即蒙眷注馴至內閣尤加倚任

希賢錄 卷之五

主

有言必聽有議必行然髦期多病乞休疏至十餘上
不允惟免朝參專令內閣辦事生平著述甚多其為
已之學見于朱子正學的蓋採朱子生平微言要義
做魯論而作其經濟之學見于大學衍義補至于世
史正綱謂秦隋之末有未可遽奪漢唐之初有未可
遽予之類以明正統之大義又為家禮儀節考諸儒
論說以補朱子所未備以立世教之大綱明朝大臣
中律已之嚴理學之正著述之富未有出先生之右
者

先生生平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其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無爲中官之作其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自處一如韋布止置一園京城東私第始終不易其廉靜三也爲學以自得爲本循理爲要嘗誠其門生謝遷王鏊兩學士讀書循理毋徇飲廢事又嘗而檢修撰毛澄廷對策中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之處以故翰林後進亦多憾之其卒于位也家人治裝惟圖書數萬卷帝爲輟朝特進左柱國本傳謚文莊賜賻祭葬遣行人護歸官其孫尚寶司丞

希賢錄 卷之五

南

後復以曾孫繼其官賜祠于鄉曰景賢

一代之中全人最難若先生者德言與功俱爲美備真儒家之麟鳳垂光百世者

胡敬齋

先生名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幼輒穎異有太志六七歲時受學于家塾言動如成人及將冠受舉子業知無所得而厭之聞吳聘君講義理之學于崇仁里慨然徒步往從事於是一意以古人自期以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而專用心于內其學以

主忠信爲本求放心爲要于書無所不讀于理無所不究存諸心者不以一時而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而或遺謂聖賢成始成終在于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子如賓客雖在柳樵篳篥之細亦必區別精嚴不相淆亂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間朝衣簪食每有超然自得之意一切紛華勢利舉不足以動其心而隱微幽獨愈嚴愈密應接賓客終日儼然而性度寬和談論疊疊不倦人故往往樂從之游每曰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辨

希賢錄 卷之五

五

居家惟以悅親爲事執親之喪哀毀踰節三年不入寢室事兄甚恭有疾躬爲調藥家人化之篤宗族訓子姓不倦歲時祠薦悉遵古禮嘗曰堯舜之道不外孝弟夫子之道不外忠恕士之游情高遠者非也故其爲道必始于卑近以漸進于高遠循循有序家食有餘推以與人後益窘迫簞瓢飲食處之泰然或爲之籌畫先生曰以仁義潤身牙籤潤屋足矣四方來學及門甚衆于是築室梅溪山中聚徒會講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嘗曰學不爲己根本已失雖

有顏孟聰明亦不濟事又言人之爲學易偏苟無真儒爲之依歸則高者入于空虛卑者流于詞章功利是以依乎中庸爲難又曰好高妙厭卑近好奇異厭平寔喜寬縱憚繩束學者之通弊又曰學者工夫寧下勿高寧沉勿浮貴博不貴雜貴精而不貴佞又曰以真心行仁義是爲王道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又曰一日克己復禮此王道之本也又曰聖賢之教雖多不出存心處事存心以敬而處事以義後人處事多是智計才識未有義以方外之實學故獲禽

希賢錄

卷之五

主

雖多而終是詭遇惟見得分明則王道霸術判然兩途而不相混矣其立論大指如此嘗欲周游四方以充廣其聞見于是與二三高弟適閩歷浙入金陵泛彭蠡所至英傑相迎諮請其益以豪放之士易流於曠蕩不憚反復使不迷于所向時學使李君齡聘先生主教白鹿書院又嘗以諸生致請講學貴溪桐源書院並爲立學規使永遵守大率以崇正道斥邪說爲首務一烹考亭成法自孟子後獨推二程朱子爲正傳他不與焉所著居業錄論聖賢德業經傳指趣

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而于其端佛老尤凌辨而詳闡之惟恐其陷溺人心而變亂士習淮王嘗請講周易待以賓師之禮焉先生言爲學大端不出存心窮理二事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良曰翼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齊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人不去敬上做工夫只去心上捉摸照管要求虛靜所以入于虛空不知敬則自虛靜不必去求虛靜此心存便有主不是無心晦菴所謂靜中知覺也聖學以此做根本存養省察皆由于此此

希賢錄

卷之五

主

敬該動靜兼內外未窮理時當主敬以立其本既能窮理又須敬以守之方纔不失蓋能主敬則惰慢邪僻之心不生德性常得其養而天下之本在我由是窮理修身可以馴至篤恭而天下平易管邇絕思慮以求不雜程子所以說欲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有意于坐忘卽是坐馳敬則自無此患矣惟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安乃動中之靜敬便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操存工夫也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捉住一

心存在這裏也讀書論事皆推求到底卽是窮理非是懸空尋得一個理來也自正學不明名教無主學者纔要心上用工便入于虛空纔有志于事業便入于功利皆見道不明故以近似者爲真也又言天命之性與生俱生不可須臾離故未與物接之時此心未動此理未發然此心寂然在內則此理全具于中故戒懼以存養之若果無心無理則存養何用惟有物在內故須主敬存養也近日學者做工夫不得其真多入異教似是而非蓋其高妙之言足以動人然

希賢錄 卷之五

五

彼之存心適以空其心之體滅其心之用彼之見性不過想像其形似非真見乎天命之性而萬事萬物之理無所不該也故爲心學之害者莫甚于禪而今之爲心學者多人之以其喜虛靜好高妙忽吾儒下學之卑近厭應事察理之難而欲徑趨高大無滯礙之境故也又有敬齋集海內傳誦萬解中從祀孔廟先生爲人嚴敬清苦力行可畏其議論定由涵養體驗中來故能廣大精微高明而平寔不爲名位所動異端所惑而甘心蓬蒿足以羽儀乎一世昔

人謂明代理學之倡惟薛敬軒胡敬齋讀書居業二錄粹然一出于正然敬軒身居館閣立朝事業彰明較著敬齋以布衣終身而敦本尚寔有體有用與敬軒誠可易地故雖與白沙同出吳康齋之門而所造則迥乎各異云

朱備菴

先生名善豐城人九歲通經能文元末隱居纂述孝事繼母高帝定天下設學校時豐城尚爲富州州守請先生訓導南昌守復聞先生於朝授郡教授郡徵

希賢錄 卷之五

五

赴京廷試第一除翰林修撰署院事兼知制誥後以奏對失旨謫教遼東尋赦還鄉授翰林待詔時民間婚姻之訟甚多兩浙江西尤甚蓋以姑舅兩姨子女法不當婚故爲仇家所訟至有婚嫁已久兒女成行有司尚爾逼奪使伉儷分離子母永隔冤憤難伸者先生疏言尊屬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謂父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謂尊屬已不可以卑幼匹之若已爲姑舅兩姨之子而彼爲女門地相當長幼相若爲子孫婦爲女選夫室莫先此此律不明獄訟繁興甚可

傷憫願下臣奏弛此禁帝漠然之明年授文淵閣大學士帝與羣臣論治先生言致治在任人擇衆賢爲耳目則視聽周任衆知爲計慮則澤施溥今天下太平迨任賢才宜留聖慮他日講心箴家人卦皆稱旨後以疾告歸卒諡文恪

明初將略其偉而相業未盡文臣之中金華青田其最著者矣求其從學中得力由處無訾者則先生爲得正觀其奏弛婚律及與高皇論治之言固有裨倫常而知治要者

希賢錄卷之五

王

方正學

先生名孝孺台州寧海人父克勤明初知濟南府有異政先生聰穎絕倫雙眸炯炯如電讀書一目十行俱下髫髻時已善屬文見典冊所載聖賢遺跡輒欣然願慕年二十持所爲文請業於宋濂濂一見大加賞異曰吾備位禁林數年間天下之士多矣未有如子者後以薦召至京師太祖見其舉動端莊謂皇太子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每而試舉子輒親定高下註選至先生獨不註謂此異人吾不能用留爲

子孫光輔太平先生既歸杜門著述會有讎家牽累有司械赴京上立命釋之家居益窘嘗臥病絕糧亦處之泰然授徒石鏡若將終身其後復徵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謂今非用孝孺時乃除漢中府教授詔許水陸給舟車赴任

先生在當時卓然一代儒宗太祖大漸遺令必先召孝孺及建文嗣位卽召爲翰林侍講直文淵閣先生以周官輔君每變更舊制時諸王以叔父多擁重兵難制而代王貪虐先生請以德化導之蜀王素以賢

希賢錄卷之五

王

著乃遣代王往四川侍教蜀王已而靖難師起燕兵大至其勢日迫建文戒諸將無使朕有殺叔父名燕王遂直抵南都先生言計不能行燕王卽位族滅諸臣下而先生特憐先是上發北平僧道衍密啓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口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好學者悉矣上首肯之及師至金川門建文地道中遁去人皆不知傳言中自焚先生卽哀服晝夜號哭鎖撫輒之以獻先生不屈繫之獄遣人諭旨先生堅不從及議頒卽位詔召先生先生以

其哀見且號慟不止上降榻慰諭謂此吾家事先生何自苦因授紙筆命先生作詒先生大哭擲筆于地曰死即死耳終不肖草上大怒乃命磔于市宗戚坐死者至八百餘人先生學術淵源河洛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忠義之氣凜然蜀王嘗聘至蜀甚加敬禮賜號正學齋故稱正學先生所著述甚多因時厲禁皆毀惟遜志齋集四十卷成化初始梓行世而永樂末年亦謂方孝孺輩皆忠焉後至天啓嘉先生忠烈特予祭葬命所在有司新其祠宇

希賢錄

卷之五

五

明太祖之于先生一見而重其才目之爲異人又有吾不能用爾爲子孫輔太平之語及其大漸又遣命先名先生蓋開創之初方重刑賞而先生學士教化觀其欲行周禮正繼世守成之相也不幸遇燕王之變禍起家庭先生以死殉之至于百折不回寧舍十族不肖少奪不惟報太祖知遇之奇而所以立萬古綱常之正者蓋至今猶凜凜生氣焉夫聖門之學莫大于求仁而求生害仁殺身成仁孔子固言之切矣孟子生于戰國見人習爲游

說惟恐人自失其本心故亦特言舍生取義蓋孔

孟之旨無非所以立人之道者也但仁則慈祥之

意多義則堅決之情勝宋儒如濂溪明道慈祥之

意多者也至伊川晦菴則堅決之情勝矣當時嗜

利之徒附和奸黨詆程朱爲假道學孰知質之孔

孟正吾儒所謂真道學也哉元儒雖多中亦有辨

有明一代真士大儒不可勝述而洪永與建文之

際余獨有感于先生先生早受知于太祖爾之以

光輔子孫而先生即安貧守困味道著書卒之萬

希賢錄

卷之五

五

死不辭一心自矢先生之于君亦祇自行其志不愧生平之正學而已厥後啓禎之世瑞陽興災義烈之士昭天揭日史不勝書大抵皆先生一人爲之首倡也哉

周文修

先生生平卓犖有大志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嘗輯歷代忠節事爲書以自省覽名觀感錄更有論語類編衍太極圖詩經集義邇言家訓進思集芻蕘詩

等書建文時爲衡府贊善燕兵入城先生具衣冠詣
應天府學拜禮先聖畢卽自縊於廳下時解縉楊士
奇金幼孜俱在朝約先生同死而俱不果惟先生獨
踐其言從容就義焉

從來節烈之事尚可激下一時而從容以就必由
生平之學問先生輯觀感錄所志固有定在矣況
又編論語衍太極圖言家訓易堯進思其本於正
誼明道者又豈一日之積乎紀言先生死後縉爲
之誌士奇爲之傳謂先生子曰當時我若與汝父

希賢錄 卷之五

五

同死今日誰爲作傳夫先生之爲人恐亦不待解
楊之大手筆而後傳也

李時勉

先生名懋以字行安福人少稟秀異勵志顏曾永樂
初進士是歲領進四百七十三人上命解縉選其英
敏者二十八人爲庶吉士讀書文淵閣以應二十八
宿先生在選內與修太祖實錄書成自刑曹改翰林
侍讀值三殿災詔求直言先生同侍講鄒緝上疏略
言陛下嗣紹高皇統緒建立北京本所以爲子孫不

撓萬民尊仰之基然肇建以來工費浩大羣臣不能
淡體聖心以致措置失宜百萬之衆終歲在官既不
得遂其父母妻子樂生之心使耕種失時農蠶廢業
猶且征求日深所取無極至于輸粟粟以供糗薪剝
桑皮以爲楮料衣食已罄而官司征歛日甚一日率
費數萬貫不足以供一杜一椽之川羣輩工匠假托
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出屋宇已摧孤兒寡婦叫號
哭泣寒暑暴露莫能自蔽倉皇別徙與突初置又復
重驅莫知所向此皆陛下之所不知而京師人忍不

希賢錄 卷之五

五

免怨譴夫京師天下根本而人民又京師根本京師
之民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今貪官汙吏徧布中外
朝廷每一差遣卽是其人生計州縣官吏賄賂公行
逢迎恐後間有廉潔自守不爲承應還命之日卽罹
讒毀無以自明是以在外藩司而下間有差遣官至
望風應接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小民所積幾何而內
外上下誅求如此今山東河南山陝諸處水旱相仍
老幼流離顛仆道路而京師之內聚僧道幾萬餘人
日食廩米皆百餘石此皆耗蠹以養無用又報效軍

士厚與糧賜使之就役游行往來恣行擾害是乃奸
詭之人懼還原伍假圖規避豈真有報效之心可任
用者又歲令有司織緞鑄錢齎往外蕃買馬收貨所
出數千萬計而所收曾不什一竭天下所有以奉之
又入貢之人皆覘虛實以圖便利乃使羣居輦轂鞍
馬弓矢牛羊衣服盛供帳厚賞資以待之至于宮觀
禱祠靈財耗國又其一端夫奉天殿者陛下正朝之
殿也災首及之自非省躬責已改革政化疏滌天下
窮困之人曷間上天譴怒夫國家所恃長久者天命

希賢錄 卷之五

秉

人心也而天命又視人心爲去留欲得人心必敦教
化必修禮讓必遂其生養必足其衣食使知父子君
臣之義淳道德仁義之風休養田里之間不見貪殘
虐害之政自將災沴不作而太平可臻更有沙汰冗
員清理刑獄賑濟飢荒罪黜胥吏罷遣僧道優恤軍
士及慎選舉嚴考覈等凡十四事時上已決意都北
京方欲招撫外蕃疏中所陳已忤帝意然尚允行其
他事及先生坐謫下獄已罷職不敘後以楊榮薦復
職洪熙卽位勅羣臣言事先生復上書條舉時政違

節帝怒縛至便殿命武士以金瑯撲之折其三肋脇
斷不相着及用挺棍而斷骨忽自接臥病一月而愈
人皆謂先生忠誠所感尋改御史令日問因一起言
事一章比章三上語復規切帝色大變謂夏原吉曰
時勉廷辱我吉言時勉小臣廷諫過激顧反見聖德
之大命下先生錦衣獄是夕帝崩宣宗卽位命縛勉
見必殺之已命卽斬西市毋令人見使者傳命出端
西有門而縛者從東旁門入因相左遂得見帝問爾
何觸怒先帝疏何語具數之勉數至六事少止帝曰

希賢錄 卷之五

秉

未盡胡止對曰天威在上臣不能悉記帝稍霽曰是
第難言爾今草安在對曰已焚之遂得釋命與修兩
朝定錄書成陞侍讀帝嘗至史館撒賜金錢諸學士
皆俛取先生獨正立帝命至前出餘錢賜之

故事中官送書文廟祭酒設茗延欵正統初先生爲
國子祭酒時王振用事先生不往候振已訢之及其
進書又罷茗不設振心益憾使人廉先生事無所得
適彙倫堂前有大樹陰翳妨諸生班列先生令芟其
旁枝振因言先生擅伐官樹入私用取中旨與司業

前勅國子監前錦衣校至先生方閱課卽起免冠受
縛徐呼諸生前品第其高下顧係屬更校乃去是時
天方暑枷三日不釋合監生徒三千餘人周旋左右
有石大用者見先生老頓具疏請代枷奏已入適會
昌侯生日諸公皆過侯家爲壽助教李繼雅嘗游諸
公間因諸公以懇于侯太后正使人賜侯家物侯因
附奏太后遂得解先生爲祭酒凡六年崇廉恥抑奔
競別賢否示勸懲倣胡安定教法隨才成就規條嚴
肅而恩意稠至諸生有疾病或不能婚喪者扶持贈

希賢錄 卷之五

五

給之後乞致仕合蓋生徒鼓吹遠送傾朝出餞商賈
爲之廢市一時傳爲盛事及先生卒撫臣爲請贈諡
尚書胡濙等以爲如先生者官雖不過四品而學行
節槩出前臣上遂諡文毅成化時以先生先朝遺直
改諡忠文加贈禮部左侍郎

明臣書奏多不朽者先生應詔之言字字切直最
宜動聽而適非帝意故不見納至仁宗時金璞折
肋仍復直陳已命立斬而由門一誤遂得見帝聲
威獲釋殆冥冥之中有以鑒其忠而巧全之其後

司成太學秉正作人幾危闔怒而卒亦獲解致仕
而歸如先生者我心實向往之

陳光世

先生名敬宗慈谿人永樂初進士選庶吉士預修五
經四書性理大全重修高廟實錄除翰林院侍講宣
德中陞南國子司業進祭酒先生爲人高明力學教
人以持敬爲主規條整肅倅雍之政辨于朝常時有
咸寧楊鼎者年二十餘舉鄉試第一聞先生嚴教卽
求入南監閉戶讀書爨食躬作時禁夜燈國學尤甚

希賢錄 卷之五

五

鼎穴小巖照讀爲徹者發先生特貸之時鼎尚未有
室有郡守欲妻以女鼎曰遊學在外不告父母不敢
從也先生聞而益重之第其德行爲國學最而鼎後
卒顯

正統中先生考績赴京王振慕而請見欲致之門下
以周忱與先生同年托以達意先生言某忝人師表
而求謁中貴何以見諸生忱乃爲振言先生書法極
高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則彼將謁謝振乃具羊
酒綵幣求書程子四箴先生走筆書成而歸其禮幣

終不往見楊士奇嘗請聞其過於先生先生直語之
士奇謝曰公真吾師

先生在職十九年以不附振終不遷轉士大夫益高
其風節所教生徒多位卿貳而先生不調時李時勉
爲北監卒酒而先生南監人稱南陳北李焉生平動
止有常一語不妄片章尺楮皆闢名教景泰之初引
年致仕家居不輕出入被其容接者莫不興起後卒
諡文定

首善之地風教所關不得其人安乎人材之少國

希賢錄卷之五

手

家不獲收其實用也有先生之品行幾堪借模羣
彥砥礪頌流至楊鼎者亦士林所希見立其爲先
生之所重也哉

吳敏德

先生名訥常熟人自幼穎悟七歲能背誦五經及長
博洽羣書力學尚義永樂時以儒士召入便殿素對
稱旨留侍闕廷洪熙初侍講沈度復薦先生經明行
修授湖廣道御史出巡浙江赫然有聲仁和縣庠有
宋高宗御書九經論孟碑多委布行路先生拾泰全

楷置之殿廊李公麟畫聖賢像有秦檜爲記先生全

磨而削之表陸贄奏議修岳飛祠墓議論舉措有先

賢風繼巡貴州恩威並著後陞至南左副都御史居

臺中十餘年敬慎廉直先生之學由博入約自體達

用以行諄爲先爲文根抵羣經波瀾兩漢嘗以淺學

後進爲韻府羣玉秀才著有小學集解性理羣書補

註思菴集文章辨體等書守臣上言先生學行醇正

著書立言渙通治體宏微赴禁密以備顧問其後在

朝旣久以老乞致仕宴勞而遣之周忱巡撫江南見

希賢錄卷之五

呈

先生環堵蕭然欲爲新其第先生言某素不愛華佩
用勞民傷財枕乃止年八十餘卒鄉人列于子游祠
內追諡文恪

始余少時卽久寓毘陵數登君山望海其後又游

蘇者數月流連虎丘陽靈巖坐天山閣遙觀太湖

蕩人胸臆思欲一至常熟訪言子之踪而每因雨

阻庚午仲冬淫兒與任城潘君徧覽吳下風景相

與謁子游祠歸來詳述其事如身至其地親見其

人焉敏德先生是真文學列之于祠可謂繼美矣

魏仲房

先生名驥蕭山人永樂會試一榜授松江府學訓導尊嚴師道教而且愛學舍諸生有夜讀者先生躬攜茶粥往慰厲之九載考滿諸生請闕乞留復任三載會修永樂大典召爲太常博士後陞考功員外郎轉南太常少卿正統時官至吏部左侍郎先生爲人好分別是非或時面折人當官廉勤祇慎雖王振亦重之遇振于途不避車居官舍止攜一蒼頭一日帝御便殿問以事從容陳奏帝慰是之後嘗被命往南京

希賢錄 卷之五

五

考察有所存俸金臨行莫竊適里中同年子爲刑曹郎先生便付之不加識鑰郎以爲請先生拂然曰何待前輩之薄也遂爲郎之塔竊窺如其數而賈易之比先生歸召工鑿金金則賈先生一歎息而已乃其工私語蒼頭曰向有某官舍人託我爲賈金蒼頭以告曰毋洩寧以金豈可失歡已而郎出知某郡謁先主求教先生言君爲人練事何郡之難爲弟須簡勅舍中雖在至親不可忽易郎每念先生言已而舍中稍露其塔賈金事始大驚及入覲如數償先生先生

駭不受曰原金具在無易者其爲人長厚類如此後改南吏部尚書獄內有瑞麥白兔之祥先生皆弗奏天旱命恤刑有一男子呼冤者諸司以其年少欲緩之先生反覆問獄詞曰是真巨憝天旱正爲此何得姑息獄決果雨景泰元年先生至京引年請老大學士陳循爲先生門生詣請少需且以北冢宰處先生先生曰君位輔臣當進賢爲天下奈何私我竟致仕去乘小舫時阻于津關其子稍立仗舫頭先生曰藉此耶命去之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食不別治生首笠

希賢錄 卷之五

五

課田與傭峻維處嘗至郡城勸衛官舟官舟問誰從人曰魏公也官未審先生曰弟應以魏驥仍未審先生曰應以蕭山魏驥終不言尚書年九十八卒就枕口占有云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遺書子完勿請營葬勞擾鄉里既卒而復言辭不亂良久就化時成化七年也先是御史梁昉疏先生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之因命禮部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勅未至而先生卒有司業得請如例祭葬營墳使至先生有老妾趣子完曰而忘父

言乎完卽詣闕辭免帝曰老臣清儉身後尚爾可許其辭先生樸不勝衣而好學不厭孝友刑家信義重鄉里居官爲良吏典教爲明師門生舊屬顯達者不可勝計縣官爲之請謚曰文靖

教士而盡愛養居官而抗權倖立身行己之大端也若賈金置不問冢宰去不居此等心胸又豈易及

蔡虛齋

先生名清字介夫福建晉江人成化中鄉試第一後

希賢錄 卷之五

五

成進士餽躬厲行動學古人自幼好學至老不倦淡于仕進病告在家一意講學江南士多從之游弘治初以母命赴選得禮部主事吏部尚書王恕稔其學行奏改吏部司勳時與語訪談論先生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弊民力日絀當大有以振作之又薦引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時庶古十鄒智以論事下獄罪且不測刑部尚書何喬新方在告先生詣喬新強之出喬新卽疏救智得前自嶺南未幾先生乞便養陞南吏部文選郎一日

心動遂乞終養至家兩月而父歿人謂孝感所致正德初卽家起江西提學時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藩臬皆先朝見次日乃謁孔廟先生至力請僚屬同日行禮先謁廟而後朝王宸濠生日令各官着朝服賀先生曰臣子見君則朝服無見王者去轍而入宸濠怒一日宴藩臬濠嘲先生曰公乃不能作詩先生對曰某平日于人無私蓋私與詩二音相近警之也濠益銜之其後濠奏求護衛已得請矣而先生怏怏有後言濠聞欲誣先生以非議詔旨先生正色對之遂

希賢錄 卷之五

五

疏乞致仕濠猶伴善挽留且欲以女妻其子先生力辭而歸家極貧雖至副使猶貸于人以給用先生體素羸弱而色清氣和外簡內辨與論天下古今一以禮義折斷其言剴切精淡常帷燈臥榻旁或夜分與諸生講論寢後有得亟起書記其淵軌貞風使人妄消跡息嘗密爲箴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餘條皆自箴自砭之辭兢兢然惟恐得罪天地君親負慚師友嘗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八字最爲要訣又曰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

萬曆中大學士李廷機爲之請贈禮部侍郎

先生淡于易學得其傳者同邑陳琛至今言易者皆推晉江琛字思獻資稟明邁閉門獨學不苟同衆于世無所倚涉正德時進士授刑部主事乞改戶部嘗權淮安府稅每正額足後輒大開關門恣商往來自與賓客談學賦詩部主責其弛慢先生曰若充類至蓋鈔關之設不比禦人乎轉南吏部考功郎郎請告家居嘉靖中起貴州按察調江西提學並辭不赴先生之學得意在文辭之外常以詩酒自適于山巔水涯

學不明則聖賢之道不著又嘗卽其臥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天又嘗自云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以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己之私所謂入寶山而空手回者也時瑾方擅權欲引名士以掩人心先生歸未數月復起爲國子監祭酒命未至而先生卒所著有四書及易經蒙引皆推原朱子之意又有虛齋文集四方學者宗之先生自以虛名齋因稱曰虛齋先生

齋者矣

周廷芳

先生名桂秦州人爲臨洮衛軍士戍蘭州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問段可久集諸儒論學先生時往聽之可久勗以聖賢可學而至教示其方遂究通五經篤信力行存心真至發言不妄見者稱爲濂洛關閩君子焉諸儒尊之爲良友遂爲遠邇道宗時恭順侯吳瑾鎮陝是爲本軍總兵廷先生訓子累請不赴曰本軍見役死不敢避若欲訓子則禮無往

教後始令子就學州有水泉先生移居其間淡不輟
中動必以禮成紀之人薰化其德遺風餘韻至今猶
在隴西焉

以成士聞學而能慕至于篤信力行得諸大儒之
正爲學者之所宗又能以師道自尊不耗侯家之
席真矯矯自樹立者吾揚泰州自胡安定後至明
而心齋特著于海濱至有採薪業甓亦知自進于
學者以先生視之則皆爲不可及云

劉崇觀

希賢錄卷之五

果

先生名觀吉水人正統中進士以疾告歸愈後遂堅
臥不起脫粟澣袍質行終身每旦祇謁先聖畢卽凝
坐一室養性讀書四方來學隨才造就學者稱臥廬
先生縣尹劉晟爲築書院虎丘題曰養中所居四壁
書儒先人德進道之方左右列責志恒心二圖爲誠
明敬義四箴以自警嘗言小學一書雖老不可廢又
言朱文公之言尊信之足矣不必他求也吉水先後
有三儒而先生尤稱篤行焉

正統時進士方進而以疾告歸遂堅臥不起想有

見于時事之變歟觀其質行終身一味力學尚循
朱子有人如此正不待事功之著矣

楊惟新

先生名守陳邗人父爲縣吏有陰德景泰元年鄉試
第一明年成進士遷庶吉士時帝宮中嘗以金銀爲豆
剪銀爲花撒地令宮人宦侍爭拾爲開笑先生賦銀
豆謠京師傳之其詞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爲豆
驅良工顆顆勻圓出天巧朱面進入蓬萊宮御手親
將十餘把琅玕亂灑金塔下萬顆珠玑走玉盤一天

希賢錄卷之五

果

雨雹敲窗瓦中官臨拾多盈袖金瑤半壓羅裳絳
得天顏一笑歡拜賜歸來坐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
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烟
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銀豆灑
金塔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殫木皮與草根夢
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糴操瓢盡作溝中塵
明主由來愛一頓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
粒活取枯骸百萬人情詞悲切如此讀者爲之下淚
先生丁父憂又復承重家居七年學益淵達讀易書

春秋三禮孝經四書章句多有更定天順二年授編修尋命教習內侍先生辭不許成化時充經筵講官嘗講武成至末因進言曰昔魯論稱舜無爲周公稱武王垂拱而天下皆治後世人主有濃嚴中禁委政內侍者有高居無爲肆情艷寵者而皆以召禍則憂勞之心先異而安危利菑以自斃也此聖狂治亂所以判惟陛下慎之後陞侍講學士先生素羸疾靜默自守蒼髯鶴立若山澤之癯一官五品十六年泊然自處舊時所教內侍多貴幸有欲爲貨緣者先生峻

希賢錄卷之五

早

拒之方弘治爲太子時出閣講學先生選日講預修文華大訓陞少詹兼侍講學士先是修大訓事涉中貴者率削去先生獨不肖在廷大臣數薦先生可大用及孝宗卽位論進宮僚官奏擬南京吏部右侍郎帝手塗南京二字留之時王恕爲尚書劉紹與先生爲左右侍郎三人協心相與凡人材忠邪平險先生侃侃言之恕率聽信先生復以經筵禮法峻整早朝侍衛森嚴難以盡羣下之情習國家之務請經筵之外更開小經筵以講學擇端介博雅之儒侍班進講

倘或未明輒賜清問早朝之外更御午朝以聽政陞下退朝又當常御文華前後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政其說甚詳帝嘉納之會修成化實錄充副總裁仍兼部事先生請解部務專務史職不允頃乞致仕命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職如故後卒計開帝爲嗟悼賜諡文懿已而實錄成贈禮部尚書

先生孝友天摯篤于信義平居和易至所執持莫能撓奪喬新嘗以治大獄忤權貴幾中奇禍衆謂喬新固執先生獨壯之先生之學自六經子史旁及北流

希賢錄卷之五

聖

莫不綜探卒歸諸道其較定羣書則抱遺經以求聖人于言表弟守陞官至南吏部尚書爲文師昌黎學師伊川蒞官精勤嘗與先生對署南北翰林院事時皆榮之

只銀豆一謠關於民生國計者不淺至于教內侍而終不肯借徑于內侍端人正士孰有如先生者孝宗爲太子時卽已濫知先生既卽位而手塗南字留諸左右亦可謂君臣一德矣宜其經筵詳說帝悉爲之嘉納也若其弟之文師昌黎而學師伊

川亦不愧爲先生弟者哉

陳士賢

先生名選臨海人自少沉靜端慤不妄言笑天順四年試禮部考官在濟讀其文曰必古君子也力置第一及見貌頗不揚潯益喜曰聖賢不相既成進士授御史出按江西藩臬有過自紉者先生語之曰悅不以道選不願也成化初羅倫杖謫先生獨疏申救復劾奏諸大臣之不職者改南京提學先頒冠祭祀儀于學宮歲時肄習既至徐行締視周旋罄折絃管正

希賢錄卷之五

聖

登洋洋翼翼居宿學宮中夜以二燈前導巡行誦讀兩廡燈燭如晝吾伊不絕教人必本小學灑掃應對以至六經及通書西銘皇極經世太極圖其自爲禮卽東西階舉足先後造次不爽除卷牘糊名之舊曰已不自信奈何信人提學三年變色之語不見于章縫折筮之筭不加于典皂而人畏之如神明尋遷河南按察又改河南提學汪直被命出巡都御史以下跪伏趨拜先生徐入但長揖直曰君何官先生曰提學副使直曰若能大都御史耶先生曰提學何可比

都御史但業忝人師不敢先自訓辱詞氣嚴正舉止

安詳直亦遂好語曰先生公務既無相涉後毋勞枉

也其後仍轉按察河南首釋淹囚除罷諸弊之名舊

規者爲政一從簡易顧獨于賦吏無所寬貸聞母喪

還士民哭送爲之立祠服除擢廣東右布政由右轉

左先生坐堂上令輿隸別之閒處分治生業不廢使

令民以狀來告者予一票令持示所告家使自來詣

立替道振鐸以徇社村子弟擇鄉祭酒長者教之嶺

南素苦鎮守中官先生嚴條約束和買減泛役掌市

希賢錄卷之五

聖

舶太監韋眷指尅供辦添採方物先生因詔書減省

貢獻請悉停罷雖不盡行亦得減半眷又造私舶通

番爲番禺知縣高瑄所發其貨鉅萬雖都御史不敢

詰先生移文獎之其他沮害井一事會嶺南地震水

溢撫按藩臬殊不涉心先生獨從便宜發倉賑濟眷

遂奏言先生比暹縣官和同貪墨擅賑侵欺朝命遣

刑部郎李行與巡按御史徐同愛會鞠同愛畏眷不

敢異適先生有所黜吏張樂意必怨遇誘令誣証聚

堅不從同愛執加拷掠乃枉判逮繫士民數萬要遮

桀制大用辟除乃得出行至南昌病發李行阻其歸藥先生竟卒于旅舍時南昌有翰林張元祐家居爲治先生殮畏以疏銘曰陳公清儉絕衆殮服以是爲立而張聚同逮至京從獄中上書畧言先生夙崇正學一蕝孤忱予處羣邪之中獨立衆憎之表韋魯通番敗露高瑤按法持之遷移文與借誠爲監司激懦懲貪之盛舉乃眷橫行胸臆穢穢清高勘官頤指煥煉一時並無佐証臣本小吏詿誤觸法被選出罷選無他心臣甘沒齒眷意臣必憾選厚賂陷臣臣雖賈

希賢錄 卷之五

五

役寧敢欺表眷知臣不可誘選喉勘官逮臣拷掠百端忍死無異勘官乃依傍眷語文致選罪削官被逮選故剛正屈辱不堪憤懣旬日嬰疾而斃臣積斥罪餘秉耒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之卸屈而慮盛世之長奸冒昧披陳尚冀天日不報未幾而以他事罷眷先生平生以古聖賢自待其學以克己求仁爲要潛修默會不求人知所服惟先人故衣每食飯一盂韭數莖雞子半枚而已河南奔喪牛車一輛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道而提學南京時韓雍家居亦自減

其駟從焉弘治初工部主事林沂上疏追理先生冤詔復其官禮塋之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謚忠愍

瓊山取士不以貌見已加人一等而先生居官造士直已沮奸一一皆君子風真不負瓊山之賞識至于廢吏張聚不懷私憾百苦備嘗必欲爲先生辨寃亦流品中烈烈者哉林公爲先生追理亦足以遂張聚之公心矣

吳康齋

先生名與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幼讀書鄉校即最

希賢錄 卷之五

五

然有立年十九讀孟子章句見朱子以程子繼統于終篇歎聖道何寥寥至是又見伊洛淵源心慨慕焉已讀程子少有微心奮然曰大賢亦嘗有過人固資學于是盡棄應舉文字謝絕人事獨處小樓收斂身心沉潛義理後漸有得父溥爲國子司業剛介自守先生往省粗衣敝屣人莫之識父命歸娶娶後共往京師謁父然後同室人皆迂之先生父有友謂其父曰與阿甥談有富貴不淫貧賤不移之意今雖見迂後必大顯先生強毅堅忍痛自澆厲恆慮學之無成

道之不止至于中夜奮興展轉達旦其服膺孔子朱子之爲人寤寐見之日進不已所讀書湖陂二處耕牧之事皆躬親之開館授徒四方來學者飲食教誨師道尊嚴或卻其束脩而惟取其志聖人之道其教人也由涵養以及致知先據德而後依仁勿忘勿助而弊無聲無臭之妙然窺其闕者蓋少矣正統中江西按察臣上言自古有國家者必有懷才抱德不屑進取之士如漢之周黨宋之邵雍孫復當時咸加褒贈以勵風節竊見崇仁縣儒士吳與弼守素尚義好

希賢錄 卷之五

聖

古通經上無所傳聞道甚早待妻子如賓客視財利如鴻毛年過五十不求聞達弟子樂從鄉人敬式真儒林之清節盛代之逸民乞勅取到京授以文學高職如不願仕量與褒嘉亦足敦勵風操景泰中御史徐謙郡守王宇先後列薦兩名不起嘗歎曰宦官釋氏不除欲天下治難矣天順初年詔處士中有學貫天人才堪經濟隱居高齋不求聞達者所司具實奏聞時石亨以迎復功恃寵專擅朝議不厭欲借寵賢德以取衆望復以先生爲言上乃使行人曹隆賁勅

往聘與之偕來時先生年將七旬及陛見帝口授左春坊諭德朝士悚然以爲盛事先生疏辭並納還賚幣不許命學士李賢引見文華殿從容顧問辭職意先生自言老疾不堪又不許賜宴文華殿遣中使送紗羅羊酒薪米至其寓舍帝顧問李賢曰此老非迂者必令就職居數日名講中庸有御桃之賜先生再疏辭職請以儒冠入侍復請稍待疾間一接秘閣羣書以益閒見帝皆不許先生蓋以薦出石亨非其本意尚幾左右顧問有所發明而帝必強之就職用是

希賢錄 卷之五

聖

堅辭帝又命賢諭意欲祿之終身先生亦終不受乃復遣行人送還故里賜銀幣命有司月給米三石先生上表謝恩條陳十事而返表中首舉程頤言人便以聖爲志言學便以道爲志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願陛下斷然以堯舜自任雍熙自期勿疑勿二次言願博訪儒臣知此道者講而明之其餘皆切時務先生生平共讀朱子書也嘗夜無膏至傷燬火之光武在田間或在枕上默誦精思暇則彈琴詠詩鳥鳴花發有爲魚沂雩氣象嘗于軒中讀孟子甚樂有云天

地自開日月自長卻子謂心靜方能神白日眼明始
會識青天于斯可驗又嘗于月下詠詩獨步綠陰時
倚修竹好風徐來心中甚是平淡更無昔人所謂至
樂攻心之事嘗值家中窘甚誓雖寒餓死不敢易其
初心焉又嘗一夜值大雨而屋中漏無乾處先生之
意泰然嘗于冬月單衾徹夜寒甚腹痛至以夏布帳
加覆亦無厭苦之意真一代之人豪也先生爲人斬
然峻絕郡邑藩臬有司深爲加禮先生一切辭避迨
朝命臨門官吏師生皆來會集鄉里聚觀驚詫先生

民家皆巾衣端拱有聘君之風焉

先生學力既深性情復曠真下學而能上達者既
遇主知終甘獨善觀通紀所載與李賢及復語亦
似過于高自位置者然余知先生當時實以石亨
之薦不樂因之一出也及門之中敬齊白沙所造
各異白沙名獻章新會人切讀孟子至達可行于

天下而後行卽自矢曰爲人當如是其從康齋學
也于古聖賢垂訓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人處歸
而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於是舍繁就約
惟事靜坐久之渙然自信以爲聖功在是固游大
學試和龜山此日不再得詩祭酒那讓爲之驚歎
以爲真儒復出屢言於朝由是名振一時雖倫莊
景皆與之游歸而從者日衆爲之朝夕講學優游
自足無外慕凡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誦而
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之所
及者則待人之深思而自得之後以布政彭韶薦
召至京令就試吏部懇乞終養特授翰林檢討事
母篤孝每在外母念之心輒爲之動歸而果然嘗
言人子事親苟能使親至於適雖聖人不能有加
其足於天者無所事於人又非但事親一事蓋其
古趣與敬齋之始終一敬有不同者故敬齋當日
亦嘗之爲禪而楓山整庵諸公亦皆有所不滿焉

陳剌夫

先生名真於漳人也年十七八卽能自拔於俗人畏

泰山中華心致志學舉子業或薦於有司開試事防
察過嚴曰此非所以待士士亦不宐以此自待遂棄
歸一意爲聖賢之學初讀中庸覺無統緒繼讀大學
乃知爲學次第執以爲據又讀大學或問得朱子主
敬之說曰此大學之基本也求所謂敬則見程子以
主一釋敬無適釋一遂推尋此心動靜求一以爲持
養工夫曰養一於靜則客念不生持一於動則外誘
不奪大學誠意一章乃學者之鐵關而主一二字又
此章之玉鑰也又曰人於此學誠真知之則行在某

希賢錄卷之五

事

中然而氣質有偏勝嗜欲有偏重此聖門論學學問
思辨之後又必加以篤行也嘗作程朱正學纂要首
採程子學制次採朱子論說以補正學工夫次作
圖一著聖人心與天運一著學者法天之運次言正
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天
順初請闕上之爲當事者所寢歸家讀提學憲臣所
頒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
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既崇正教則科舉
亦定正考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

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欲定考德並考
文之等纂爲條例告之當路當路亦漫不之省先生
既無所遇聞吳聘君學名欲往質之乃貸其家所有
俸得五金攜其兄子一人以行且戒之曰我死卽瘞
於道題閩南布衣陳某之墓足矣行至江西翰林張
元禎方家居留先生宿叩其所學大加稱許曰先生
學得其真雖不見聘君可也乃還自以書布衣上書
因以布衣白號既沒郡守彭公爲立石道旁表之曰
泉南布衣陳先生之墓

希賢錄卷之五

事

先生之學既正所著大有裨於名教而不遇於時
至鬻家之僅有者遠質聘君終且不顧先生之志
不亦卓哉乃元禎之言有云如聘君者不見可也
似有不滿於聘君者而觀元禎之晚出不終則終
有遜於聘君者矣

元禎南昌人自勿聽博涉羣書潛心性學探索
經傳多有獨得一時相與講論者各樹門戶而元
禎粹然中立所著多未脫稿學者稱東白先生官
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人仕籍者四十年而

是居家者三十載天下之士想望風采晚年以纂修再出爲時所忌詆以營求入閣遂卒於京邸則何如知止之爲高也乎

羅彝正

先生名倫永豐人君重嚴毅居喪甚謹踰大祥始沾酸臠之味成化二年試進士先生策對萬言不屬草極論人主當崇正學因引伊川言一日之間當接見賢士大夫之時多而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從窮見之欲其截去下句先生不從時中貴人往來其間

希賢錄 卷之五

聖

趣納策先生曰正及公等既奏上天子以爲第一授修撰居數月大學士李賢遭父喪上用奪情故事使內臣持詔留賢先生詣賢所告止者三賢不能用時賢父八十有七賢自入仕違其父者三十五年先生乃上疏極言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天下後世所瞻望今欲正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夫孝者天經地義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末有不孝親而能忠君者也爲人君者當舉先王之禮以教其臣爲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以事其君請卽以宋論仁宗嘗用

故事起復富弼弼之辭有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用故事起復劉珙珙之辭有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亦不抑其情二君未嘗以故事強其臣二臣亦未嘗以故事殉其君然而功澤加時名聲垂後蓋君既教臣以孝故臣有孝以移之於君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王黼陳宥中賈似道之徒卒皆援例起復而生靈以困社稷以傾貽禍當時遺羞後代蓋君不教臣以孝臣亦無孝可移於君也陛下誠於退朝清燕之時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諫博問之賢講聖學之要圖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諗風俗之盛衰詢邊防之緩急見衆人之所見知衆人之所知察佞順之言而容抗直之諫則衆賢萃策豈必一人何待達先王之禮經然後天下可治哉臣願陛下斷自聖衷令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其未起復者悉許終制則綱常正而倫紀明風俗厚矣云云疏上賢怒謫先生泉州

希賢錄 卷之五

聖

市舶提舉御史陳遜奏倫所言皆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乞宥之以彰聖朝孝思之治不報吏部尚書至輯編修尹直詣賢所請如宋文彥博收唐介故事以留先生賢謝不能用先生雖見尹直聲振一時至是始著令令百官終喪而士之不言以養忠厚者亦爲之一變謫三年召還復修撰尋改南京未幾辭疾隱金斗山中與無牧往來授徒註經一切僦遺俱不受時欲飯客親無宿儲妻子貸於鄰家乃得爨進賢令某聞其困分賜以堂食錢先生並却之居數年卒學者稱一峰先生章楓山謂其氣魄大剛毅不可及又謂其感動得人可正君而善俗焉先生自少力學非聖賢之說不講動靜語默一循乎禮惡衣惡食不以爲羞與人子言依孝與人臣言依忠與居官者言民所疾苦如其自身慷慨樂善遇事無所迴避楊文貞相時以百官俸薄得受與隸折薪錢遂以爲例獨先生不受道旁嘗遇死屍至解衣覆之其立心嗜義毀譽欣戚死生禍福皆所不顧所交皆一時傑士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嘉靖時以御史唐龍言贈左春坊

諭德謚文毅

先生立心制行誠不愧乎古人觀其對策之言選得程朱之正其欲李賢終制真切著明大裨彝紀何李賢之不能聽也宜其違父者至三十五年矣市舶召還隱居著述甘貧施教先生之風槩不賢於李賢之事業也哉

章楓山

先生名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初舉禮部第一除編修與羅倫黃仲昭莊昶諸人爲同榜以名節相激勵

是時倫爲修撰仲昭編修昶檢討其冬命詞臣預擬明歲元夕烟花燈詩先生與仲昭昶同上疏曰陛下卽位之初首下溫詔赦田租絕貢獻獨進升倖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天下欣然頃因災異敕諭羣臣同加修省日擊耳聞拜手稱頌以爲陛下真游心經術邁跡堯舜今觀烟花燈詩舊式率多燕安鄙褻之詞臣等復賦諒不出此輒相私語聖明必不留情或以歡宴兩宮助孝養之節一然大孝在乎養志豈以煙火爲樂臣又伏見兩宮母后恭儉慈仁久著中

外方今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邊域之情尚窺江西旱
數千里其他災傷之處未能悉數雖蒙詔卹公私匿
乏殊可寒心此正陛下宵旰焦勞兩宮母后夙憂之
日臣等論思爲職若以燕安鄙褻之詞進之君上是
不以堯舜仁義之道望之陛下也伏願採芻蕘之言
端耳目之好移此視聽爲文王之視民如傷爲大舜
之江河若決省此冗費以活流離之民以賞勞役之
士則千戈息百姓安奉養兩宮莫大於此書曰不役
耳目百度惟貞惟陛下深思力行書奏上怒謂元賓

帝賢錄卷之五

張燈儒臣應制歷代故事朕取上奉兩宮何致妨民

宮政命加杖謫調外縣職先生降臨武知縣刑科毛
弘等言三臣初出草茅不顧其身敢言直諫實盛世
事乞復其職以慰人心特旨俱改南官先生爲大理
左評事是時三人除官纔四十日京師稱三君子而
羅倫以論李賢坐謫至是亦召復編修又通稱翰林
四諫焉先生考選福建按察通商便民救荒除盜時
泰寧有盜假托行部至縣先生使知縣招諭既降其
脇從數千人立時解散同僚有言於部使謂先生儒

學不知兵願自行勦部使使其條往盜則已平乃悉
戮招降者要功先生阻與之爭絕口不道考績赴部
以親老乞休吏部尚書尹旻慰留之曰君年四十有
一爾不犯罷軟不犯貪酷不犯年老倏然求退以何
爲名先生曰古人正色立朝某可考罷軟古人一介
不取某可考貪古人視民如傷某可考酷又某年未
艾鬚髮早斑可考老疾旻憮然驚歎爲奏得請焉先
生平生學問尊稟程朱無敢悖異於鄉郡前儒何基
王柏金履祥許謙深所仰企既歸奉親讀書求心自

希賢錄卷之五

得弟子執業者四至餉之僅有藟飯家居二十餘年

屢經論薦弘治中謝鐸爲北祭酒召先生於南先生
時遭父喪力辭詔增司業員虛席以待終制赴官一
時南北祭酒蔚然相望先生作率南士開示近裏見
若無奇至其論說理道探幽索隱經史儒書一舉成
誦談天下古今事若身處其間而辨其虧成然後知
其於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所不理會也祁寒暑
雨衣冠終日六館之士儼然畏之正德初上言治道
五事再疏乞休未允及滿三載引年不待報而去前

後入疏始得請時朝政日紊劉瑾擅權公卿多遭斥辱惟先生知幾早去後起南京太常卿辭不就再進南禮部右侍郎亦不赴南京禮科給事徐文溥上疏通來儒學不明巧偽險怪誣侮先儒罔惑人心變制中服標張門戶竊見致仕禮部侍郎章懋精淡純粹誠心正學不求表異海內學者翕然宗師先朝吳興弼陳獻章皆以布衣太臣論薦崇之殊禮今如懋者皇上用之太常陞之禮部亦不爲貶臣謂安舉先朝崇儒之禮遠倣三代養老之政或遣使存問或安車

希賢錄卷之五

奏

徵起以昭異轍以光聖德巡撫御史亦以爲言詔懋學純行正筆重齒高有司時加存問以稱朝廷優禮耆宿之意先生自幼潛心大業慨然有范文正公之志書無不讀身體力行涵養深至或勸爲文章先生以爲小技弗暇又有語常著述者先生曰先儒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已先生登仕籍五十餘年居官不過數載立朝僅四十日擢進易退城府不見其跡者四十年天下高其節嘉靖卽位時先生年八十六特陞南禮部尚書致仕尋賜璽存問學者稱爲風

山先生有語錄及闕然子集行世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懿金華知府王某奏先生清修苦節遺孤貧困不能自存命月給米二石

余幼讀先生文在諸先輩中固卓然雅正與諸大家並美者及後觀明史見其奏疏及以親老年甫強仕卽乞休其用心何如也知幾早退隱居教人卒受世宗之優渥完名全節先生又有之矣

邵二泉

先生名寶字國賢無錫人以古文古行知名成化時

希賢錄卷之五

奏

進士初知許州以禮教爲治諭諸生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人皆感動嘗改曹操廟以祀漢獻帝又從昭烈之封不曰獻而曰愍尤急民事躬課農桑倣朱文公社倉法爲備荒計弘治中提學山西敦尚道義以身爲教遠邇向慕正德中累遷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劉瑾擅權先生一無所通瑾數令人危言撼之先生不爲動乃捏青勅令致仕先生少孤力學弱冠著名性度端雅謙虛和易雖公務叢委而條貫整飭臨事講學未嘗疾言遽色人悅而歸之如川之赴

海嘗曰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於聲色貨利博
戲之事絕不之及惟靜思著書開拓古今淵源自出
一家名重海內後雖誅起爲禮部侍郎以母老乞終
養嘉靖初復起禮部辭不就所著有容春堂集極所
欲言而無冗長艱苦之色李東陽稱其所作蓋欲進
於古人後於口無擇言言必有中者矣先生紬繹經
史欣然有會日記月載名日格予以附格物之義經
書所得載之簡編名簡端錄卒贈太子少傅謚文莊
先生懿行若此可謂一代全人其願爲真士夫不

希賢錄 卷之五

李

願爲假道學二語尤爲名言足以警世蓋近世所
謂道學者往往類於堅僻心口未必相應惟言與
行自求其相顧乃不失爲真道學也先生之言爲
功不淺矣

楊方震

先生名廉豐城人父崇受業於吳康齋之高弟胡九
韶先生漸濡其學蔚爲儒者成化中鄉試第一試禮
部第三選庶吉弘治初授南戶科給事益留心於世
務凡民隱吏治賦役兵政等莫不究論後補刑科別

地震劾奏大臣首薦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宣備
日講復請優禮吏部尚書王恕叙復因事獲譴者薦
引知名上劉大夏謝鐸林俊等可備任使屢上時政
多見采行後求便養改南兵科陞光祿少卿嘗書張
天漢監司竹縣舉家不食笋十二字於屏入賀千秋
節上言輔導皇太子須留意四書慎選官僚日與游
處庶可得傳德保身之助正德初陞太僕少卿環滁
諸生執經門下先生爲之剖判同異開引指歸謹尚
廉耻敦崇風化莫不感服後補南通政陞順天府尹

希賢錄 卷之五

李

弊政罷行倖私屏息皆前尹所未爲者陞南禮部侍
郎聞駕將南巡上言極諫嘉靖初陞南禮部尚書取
大學衍義撮其切要進之經筵屢疏乞休給驛廩典
夫以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先生留心伊洛之學
居敬窮理老而不憚才智幹局綜世達務其文章言
議推理明法足以決疑定是爲人清簡嚴重就之則
言溫氣和愛人好士出於誠意著述甚富而所輯國
朝文臣及理學諸臣言行錄尤行於世

以正學而更留心世務既居敬以窮理復愛人而

好士潔已薦賢敦崇風化諄諄於輔導太子慎選
官僚先生之於學不皆得其大要哉

王子衡

先生名廷相儀封人弘治時進士選庶吉與李夢陽
何景明崔銑號四傑授兵科給事條論時政不避危
忌正德中爲御史巡鹽山東旋爲巡按革弊振憲鎮
守內監憾之及提學京畿中官納賄屬事先生又峻
拒遂合力以構先生下獄貶謫後乃僉事四川又副
使山東皆提督學政先生敦士節振萎習諸士翕然

希賢錄卷之五

奎

化服嘉靖初陞副都又巡撫山東歷陞至兵部尚書
改左都仍兼兵部領十二團營以臺政分條類奏帝
皆允行扈蹕承天加太子太保賜玉帶廐馬歷事三
朝以忠誠不欺爲先遇事當爲毅然必行博古通經
究諸實用諸書靡不該貫所著甚多自言仰觀俯察
三十餘年言積數萬其於仲尼之道衛守甚嚴不敢
以異端雜之

直言時政不徇權闕此猶前賢之多有者至歷事
三朝而忠誠不欺難矣且其爲學仰觀俯察二十

餘年其中之自得者可知而又嚴於衛守不雜異
端真得程朱之正者

何廷秀

先生名喬新廣昌人剛介簡重自秀才時不妄交人
布衣蔬食父文淵官至吏部尚書成化時先生既舉
進士銜命淮西淵有門人尹巢縣者寓金帛壽淵先
生力卻之尹曰以壽尊公非爲足下也先生曰附人
可耳不妄附子使選授南禮部主事後改刑部遷員
外先生執案律比精審無所寬貸同官皆自謂不及

希賢錄卷之五

奎

陞福建按察爲民興利除害時大學士彭時從弟彭
華爲翰林學士先生與之同年移以書曰古之觀人
國者不觀其國之強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用人
賢否愚不能知但見陞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曰某
以親舊當道得之某以通書政府得之某以納賄構
門得之僕始聞時以爲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則亦
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旣以徇利而進身至多事
之秋焉肯捐軀而報國愚謂當崇獎廉退抑遠奔競
振名教於風頽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

窮合者君子柔媚易親者小人於此察之十得八九
果君子則拔而用之不必親故不必識面也果小人
則黜而退之親不可私嫌不可避羣言交屬不可徇
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來揮之不去之人出矣
閣下職號論思時政之得失人才之賢否知之素矣
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豈徒
發揮經義而已哉尊兄少保先生實秉國鈞古人有
云政將及子可不豫慮而熟圖之耶後轉按察河南
時值大水流民艱食先生發粟給布全活甚多爾觀

希賢錄 卷之五

雷

京師僦車以行所携惟朝服圖書陞湖廣布政荆襄
大水巡撫檄先生賑濟先生撫恤如河南民懷吏畏
清徹湖襄陞右副都巡撫山西兼督三關兵備山西
連年旱歉賑救復如河南奉勅理獄未減甚多所治
爰書疏奏明簡帝覽而善之召爲刑部侍郎時大同
弗靖朝議以先生久習山西請勅以往先生築城堡
集精銳守衝要而歲復大飢帝復命賑所活者三十
萬人招還復業者十四萬召爲刑部尚書京師雨水
爲災下詔求言先生言臣備位司寇請以律對夫大

明律一書高皇親定諸條事例列聖所推廣情理輕
重可謂至備乃官吏講解往往未明害辭害義夫衷
者中也不輕不重之謂請勅都察院大理寺會議講
明律意務求厥中當事者劉吉嘗憾先生輕已因格
不行先生爲人望所屬時相萬安輩不欲其在朝薦
往南京以遠之時司禮懷恩言行素卓嘗有外廷無
一人之歎一日詣內閣言君新卽位如何令喬新陞
去南京萬安默然先是大理有關先生舉用所知屬
官而御史郝魯怨先生不以薦已遂誣先生爲外家

希賢錄 卷之五

雷

訟事行賄吉取中旨下先生及諸根連錦永獄或勸
先生懇先生曰懇已則自文懇人則涉訐吾有解印
去爾項之錦衣治無驗予先生致仕廷臣奏請起用
並求中雪皆不行而魯卒爲仇家曜兩目犯罪論戍
士論快之先生博學嗜古聞有異書輒從人假錄卷
軸至三萬餘多自較讐箋註與丘瓊山以文學相善
而氣節過之彭韶蔡清慕其爲人皆自納爲弟子年
七十餘卒巡撫林俊言先生敝歷中外始終全德致
仕十餘年足跡不入城市聲色貨利素不撓心著書

立言老尤造妙可謚爲文史部覆奏有旨令具喬新
致仕緣故吏科吳世忠言喬新學行政事莫不優長
忠勤剛介老而彌篤因被御史鄒魯私憾受誣喬新
一辭不辨欽然退歸杜門著書人事寡接喬新之名
充滿士大夫之耳聽人毀死人皆謂殃慶之公今正
陛下大伸勸懲之時也乃事亦竟寢正德中廣昌知
縣張濬復以爲言乃贈太子太傅謚文肅廕一子人
監

甚矣世間公道之難也以先生之廉介賸書平刑

希賢錄卷之五

李

廣賑謹論格於私憾薦賢致啓覺端幾於公道淪
喪矣乃先生甘心退歸置誣不辨卒之謫者被謫
士論交伸而邑令上陳贈謚蔭子卹典備至公道
又何嘗不在世間哉

羅整庵

先生名欽順字允升江西泰和人性稟端慤不好游
戲初入塾卽循守規矩異於常兒稍長篤志於學識
者知爲遠大器弘治五年鄉試第一明年殿試第三
授翰林編修先生開戶下帷謝絕交謁有執贄求見

者弗納初見禪家誦道歌以爲其理神妙故有加者
既而取五經四子及濂洛關閩諸大儒書潛玩既人
乃喟然歎謂二程朱子早歲皆曾學禪及於吾道有
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又力排之蓋見之審
也因自悔從前所見乃此心之虛靈而非吾性之實
理於是研求體認於道心人心之分與盡心知性之
說窮極與旨以庶幾於不惑後陞南國子司業時祭
酒久缺監規積池先生爲之釐正士習六館肅如已
而祭酒章懋至察先生所爲太敬服每事必諮訪而

希賢錄卷之五

崔

後行正德初先生考滿時劉瑾擅權朝士悉出其間
或謂先生宜一通意先生不可曰是舉吾生平而棄
之也瑾聞果怒削籍爲民瑾誅復職上疏言修德勤
政作士氣審時宜四事累遷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轉
左先生上疏言久任良法而並及超遷之說大意以
爲超遷與久任卽爲流通超遷於前自可責其後之
久超遷於後固無負其前之淹時雖未能用而議者
以爲確論先生攝部事甄別精濳有責錄內監媒進
者先生必論奏付法司治罪銓政爲之一清陞南史

部尚書以父年踰八十乞休終養後服除起補舊官
又改吏部尚書皆力辭致仕先生自言早年受學不
過爲祿仕計年幾四十始有志於道而官守拘牽工
夫未能專一致力辭家宰之命不拜自是家居村門
掃迹以著書明道爲事足跡不履城市者二十餘年
潛心體究而後淡有以自信天人物我內外本末皆
一以貫之而無遺嘗言此理誠至易至簡然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大學者則博學審問慎
思明辨篤行廢一不可循此五者正所以求至於易

希賢錄卷之五

至

簡也苟厭學問之煩而欲徑達於易簡之域則是好
高欲速爲斯道之害甚矣先生一遵程朱以上溯孔
孟又集諸佛書博窮其指辭而闢之使不得以其似
而亂吾真嘗謂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
性相似而實不同吾儒之有得者固是實見禪學之
有得者亦是實見但所見不同使誠有見於性命之
正自不至於猖狂妄行矣所著困知記六卷深明性
命之理及古今學術儒佛未陸之辨蓋無所不用其
誠迺撫都御史張公言先生攘斥異端有功聖門

宏隆尊年之典使縉紳學士知其以正道正學見優
朝廷士趨民習莫不率厲乃詔撫按及門存問年八
十三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先生志趣恬淡蹈履矯潔身雖早退而憂國懷君未
嘗少忘聞朝政得失動關欣戚家居絕迹請謝門徒
每旦整衣冠登學古樓子弟入序揖畢端坐展卷誦
讀雖獨處無惰容居無臺榭宴無音樂微言細行無
纖芥可訾諸鄉間則之而化於禮讓子姓僮僕守其
教而弗遷昆弟怡怡以道義相淑至於辭榮之決進
退之嚴可質神明而貫金石四方士子無間識與不
識皆以爲當代之儀型焉

希賢錄卷之五

至

先生之時白沙陽明自標宗旨先生獨師程朱深
思力踐不爲空言其於學問之原出於苦思真粹
涵養本原以達於經世宰物無一毫越於聖門宗
旨者在明儒中真薛文清公之流矣豈多得哉

崔子鍾

先生名銑安陽人弘治時舉於鄉就紫太學與馬理
呂楠諸人同志相勉後舉進士選庶吉正德時授編

修遇劉聖史館長揖而已他日諸史館旅見先生與
何鼎長揖如前瑾謂翰林輕薄崔銳尤甚會修孝宗
實錄成瑾偽傳旨降俸別調及瑾誅召還史館先生
上書李東陽勸其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強兵毋
以文章自好瑾告病去嘉靖初擢南監祭酒開誠善
誘明教條正文體日衣冠坐集諸生問難會大禮議
起先生疏言皇上求備禮於本生至孝也然當詳稽
禮經大順人情今獨任己見曷有極已疏入罷歸臨
行不役官夫囊無江南一物惟攜古書數篋公卿及
諸生送者千餘人退處十年四方來學教以研經飭
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學者稱後渠先
生後因立太子慎選官僚起少詹事兼侍讀學上尋
進南京禮部右侍郎卒賜塋祭贈尚書謚文敏
清操勁節偉然一代名臣其勸李東陽語所見正
而且大至言道在五倫之語則尤盡學者之要

曾振之

先生名鐸景陵人弘治時進士第一授編修謝絕交
游沉潛學問以清節著聞正德初爲國子司業適李

東陽生日僚長趙永約先生往壽先生問何將曰兩
方帕耳先生曰是當如君入索帕則無有躊躇久之
曰記有枯魚卽令取魚往時家人已食其半先生竟
攜半魚與永俱東陽欣然沽酒煮魚與飲三人大歡
乃罷尋以父老乞終養旋丁艱邑有犬而角者先生
曰是殆兵象已而劇賊果大起嘯聚劫掠頗相戒無
犯魯公家鄉里人依之存活者甚衆後起復職歷官
南北祭酒虛心約已端飭自勵清慎教士堅力行抑
競進而憂時濟世尤爲慘切又復請告嘉靖初劉
尚書林俊言先生志尚真純道足以鎮雅黜浮學足
以訂頑起懦一時撫按臺省先後論薦五推卿佐皆
不應作一小園亭卑隘至礪巾櫛居於其中非稔交
淡昇不得至惟與童子俱讀書賦詩以自娛卒詔諭
祭謚文恪文臣四品舊無謚先生以清節得之辭華
養正而令節休風足以激昂貪鄙焉

持半魚而壽東陽固未有之僅事乃卽煮魚歡飲
令人想見高風觀翰修已復而能謝絕交游沉潛
學問則清操之著有自來矣

魏子才

先生名校崑山人爲諸生時每春秋朔望必詣學廟肅容瞻拜如親承之弱冠舉於鄉弘治時進士遷員外郎自以爲少年能仕人情物理或未曉暢每訊重獄必虛已求教於前輩或反覆思維寢食俱廢有愆不平者雖甚喧貼必盡其辭省視囚人疾病飲食必爲調劑暑月頻使薰滌會審監刑澹服素食慘見顏面持平秉正直已行志後爲兵部職方郎稱疾家居究心學問言今之學聖人者聽其言則賢聖考其行

希賢錄 卷之四

三

實凡夫當將一切名利之心斬絕淨盡立志如天之高而循序用力跬步皆在實地乃可至於聖人之域家居簡重不以事物經心羸病杜門聞一善士亟疾求見貌恭色溫而出處取舍審之至誠執之至確嘉靖卽位起督廣東學政先生首德行興小學以校士聘賢士以爲人師禁火葬斥淫祠取書溪故傳衣鉢毀焚之簡細科嚴誦謁道絕粵人有爲言官者媒孽其短先生德譽素孚終莫能抑後督學河南祠伏羲於畫卦臺立經祠以祀子貢漆雕開請封孔子後爲

世博士以守微子廟尋以桂薦薦轉國子祭酒時張璁爲相卿佐入謁皆踖踖隅坐惟待先生爲上客酬對每心服之尋薦爲經筵講官明年致仕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動遵古禮友於兄弟與士大夫竿牘往來皆刻責修治之語其篤志聖賢真如飢渴之於飲食李夢陽嘗過先生論學先生勸以沉潛淡造夢陽因問平生之病痛所在先生曰公才甚高但虛志與倚氣害道之甚者也夢陽歎曰使吾早見公二十年焉得有此先生爲人畏天以終身卒謚恭簡

希賢錄 卷之五

七

少年筮仕不以自多而審於刑刑職兵稱疾究心於學問斬絕利名之私終身以畏天爲心志高而履實如先生者能不服膺

馬伯循

先生名理三原人弘治時以春秋魁鄉試游太學與呂傳龍銑交相切劘文章德義名震都下正德時登進士授吏部稽勲改文選典郎中不合引疾歸三年復任典黃華等諫南巡被杖歸授徒講業嘉靖初復起率同官伏闕爭大禮再被杖歷考功郎中時考察

外官內閣篆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魏校河南蕭鳴鳳陝西唐龍三提學先生力爭曰是三人者有數人物若欲去之請先去某既考察京官有附勢者先生輒首黜之遷南通政復起光祿卿皆謝病後復薦起引年致仕先生嘗言身可細道不可細行可則仕惟孔子能之下此惟當守經以故屢進屢退自筮仕以至謝政無日不從事學問一以窮理居敬為主四方學徒轉相授受自縉紳士子以至田夫野叟無不欣慕雖遠裔亦聞其名安南貢使至問部郎曰聞馬公

希賢錄 卷之五

五

道學名所願一見今何不在仕列曰朝廷不薄馬公馬公自高尚也又高麗使至亦問馬主事聖朝第一人宜加厚遇乞頒賜所爲文使國人矜式其見重如此年八十餘夫妻同居土窰中以地震覆壓而卒隆慶時贈右副都御史賜祭塋

名震都下至於四遠皆聞從前亦每有之但文章德義未易二者兼耳乃貧居土窰以地震卒天之報善顧若此歟然而年踰八十已登上壽而遐方使至亦推其爲聖朝第一人則歷之不正以揚之

也哉

張維喬

先生名岳惠安人曾祖茂仕桐廬縣丞清介絕俗家藏書數千卷父慎知英德縣有聲先生成童盡讀家所藏書宗尚程朱正德時闈試第一謁鎮守太監先生止長揖既第進士與同郡陳琛林希元偕居荒寺閉戶講易人多竊指以爲泉州三狂生先生沉毅樸古以道學文章自命後以事功顯先生歷仕時爲相者張璁夏言嚴嵩皆秉權勢先生頓頰不爲下獨徐

希賢錄 卷之五

五

階知而交好之始授官行人正德寢疾豹房先生疏言自古未有入主寢疾獨侍宦者宜令大臣經筵科道官輪直起居太醫院日呈藥方內閣庶閣節通遞可備意外之患不報車駕南巡與同官諫止蜀跪廷杖謫南監學正嘉靖登極盡還前諸諫者先生復職吏部欲選先生利道先生不應惟念母老乞南陞武進員外轉祠祭並在南儀承重祖母及母憂先生居家結茅於其縣之淨峰益讀書其中時陽明之學甚盛先生持程朱說渡江與辨至三日不合歸立學

二十餘條以自勵曰居敬窮理蓋聖賢所指以教人者王氏諱言窮理專任良知安知無或指人心爲道心認氣質爲天性者生平讀書晝夜皆有課程至於天文兵法等亦每旁涉手校以致博學窮理之義雖豹以御史行部未視事輒先過先生先生補主客郎嘉靖方定大禘禮下相張璁議璁求始祖所自出之人實之禮官知非是強從其奏侍郎李時以問先生先生曰國姓德祖而上高皇帝所不能詳也上明聖旨議大禮而舉大祭有恬然祭非其祖哉如執政

希賢錄 卷之五

五

議不可時以告璁璁竟以初議上內批如先生所言璁乃大駭亟欲致先生館職先生謝不見出爲廣西提學時行選貢法璁主其議無論廩次輒取年少有文者先生不如璁指入賀聖壽改提學江西又不謁璁謝是時江西正尊王學先生約士守程朱毋徒口良知卒以貢事謫廣東鹽課提舉御史行部至潮會先生病足致書守巡使者請好謝御史下官病足未任庭帙也御史不憚檄署南海縣先生又因辭御史因劾奏同官請先生謝先生曰吾無罪於御史何謝

爲御史聞乃追還劾疏會報先生守廉州御史乃言所以待先生者出恩意廉邊交南吏往但荷歲而已先生省禁令減祿役督民耕種有墾地廣衍先生令開墾不知取本法先生教之車馬堂上無事坐讀書與諸生忘分爲師友廉人遂皆知學先生屢以招降安南及征瓊州叛黎功顯陞俸級賜銀幣不一而足陞右僉都御史未幾巡撫江西江西士大夫言西土貧困草公善治先生言吾無他才獨思用民一錢如針刺體血爾時相夏言治生塚使司議費於廣信

希賢錄 卷之五

五

七縣縣措千金先生曰是將範金爲柳耶縣百金帝又賜相嚴嵩第名其閣曰迎恩命官治之所司請費於先生先生批牘與千金皆相顧嫌少則盜以五百再請不復益因貽嵩書曰閣迎上恩亦訓恭儉俗情不察衆將侈其輪奐而岳仰體相公德意節裁之二相亦無以咎乃反陽爲謝先生有所善友密以告先生曰某寒骨稜稜死時止少馬革一張耳其他自分已定公母念也其年陞副都提督兩廣兩廣督府故饒供億先生守儉不取用又不以遺權貴檄州縣吏

非名不得至轅門至者不得手一物明年討平封川
諸巢又征馬平諸獍等寨平之名爲刑部右侍郎巡
按御史言先生忠純果毅有古大臣風今賀連反側
未定不宜遽去有旨復留一年明年征賀連克之名
入爲兵部左侍郎尋陞右都人掌院事廣川貴州間
有山曰嶧爾者苗相煽人保兩省守臣經畧不時定
至四年不克嵩子世蕃故衛先生言於兵部推先生
以原官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先生至與諸監司熟計
言貴苗不戢是爲湖苗煽端因劾奏貴撫奪其官而

希賢錄 卷之五

庚

前爲總督撫處苗者與嵩親復從中撓先生先生號
令不得獨行意貴苗出大震動帝切責先生先生乃
圖上用兵十數事名勵諸將屬分兵入先生入銅仁
身督之擒斬俘獲巢若窖藏發毀殆盡獨許保黑苗
跳匿林菁不可得有酉陽宣慰使冉玄者嘗殺官奪
印懼誅因嗾黑苗曰張總督在吾與若不安席乘今
兵稍撤兵奪一城總督受罪去矣思州城小而貧易
入乃合苗突之殺吏民百餘執守李允簡以去奏至
帝方以齋戒止封世蕃復言於嵩謂先生宜速治徐

階持不可左都屠喬兵部尚書張經謂嵩嵩言先生
法當逮僞曰公寬之海內正人也嵩曰人安有正否
賊陷城孔孟不貫矣二人相視氣阻經寄先生書言
公生死懸嚴氏手旦夕矣先生曰妾也安有立脚如
張維喬坐不與宰相錢死乎既而知故書香至先生
曰自古刀鋸鼎鑊皆士君子致命遂志之地豈聞迂
徑求免者既帝齋畢封開乃不逮止奪一官以兵部
侍郎兼右僉都職銜戴罪任事先生搜賊急苗大震
擒獻許保自贖先生以聞嵩謂使者曰黑苗尚在須

希賢錄 卷之五

庚

勦絕俄得旨如嵩所語且令三省巡按御史具覈奏
報而冉玄思州之謀露先生上玄罪狀當逮治而玄
先使人挾萬金入世蕃所求輕宥先生又許其事請
下錦衣捕玄所使人或謂當爲嚴氏諱先生曰正以
破其庇玄之謀何諱也疏入世蕃愈鬱恨時先後推
先生尚書者再嵩皆阻之於是無敢有請召先生者
或諫先生苗黨安可絕嚴氏父子在公終不內徙曷
猶自貶先生笑指其髮曰種種矣吾昔少年張相屢
招不得我一見今乃入錢買官乎吾知捕黑苗應上

青而已未幾黑苗亦就擒湖廣巡按常勛報令藩司
出庫羨三千金送先生所聽其犒軍意欲先生轉行
嵩所以結其歡也先生盡貯辰州府謂太守曰吾死
取其中三十金具木爲殮他毋毫髮動及黑苗報至
嵩疑旨下兵部覆議時誦豹爲兵部侍郎言宜召還
否則當復破石都御史階言嵩尤力終不得階報先
生曰力請公召內不得奈公古執何豹亦言公於元
相太疏簡然先生自稱平生據經不能從諸道人拜
齋禁中且忝尚書郎不能自事宰相兄無內徙意也

希賢錄

卷之五

全

其冬卒於沅州督府先生總督五年不攜家芥頭第
取村樸不解事者守巡兵備視殮閱其衣牀蓆褥皆
枝梧綻裂駭曰有是哉公之簡儉也喪出沅人迎哭
不絕聲明年三巡按疏報言功得旨復先生官贈太
子少保子卹典及謚

當嘉靖時帝雖英明獨斷而嵩父子竊柄甚一時邊
臣爲自全計饋遺相屬先生獨不通一書故川兵有
功則薄其賞徵失利輒被譴然亦賴帝之明卒以功
名終徐階謂先生子曰嚴氏擅政二十年邊督臣不

入一錢而身名俱全者惟尊公一人而已所著有聖
學正傳更定禮記恭敬大訓及兵鑑諸書

曾祖爲小吏不愛金而能蓄書至曾孫而能盡讀
且以程朱爲主不尚虛高之說以養成剛大之氣
雖轟烈烈不逢君之惡不耗民之財叠遭權相不
肖一路以希內召而寧終於外浩然之氣殆千古
常仰者哉

何粹夫

先生名塘懷慶人自幼好讀書至忘鹽櫛未冠卽博

希賢錄

卷之五

全

通經史爲諸生時卽志聖賢之學嘗以許文正薛文
清兩先生爲師法弘治時發解明年第進士選庶吉
改編修不納泛交不入要門時劉瑾用事諸翰林約
見皆長揖及入前有晚者先生在後厲聲曰何爲背
約出卽乞歸瑾誅起修撰先生真率恬淡勵志躬行
外無僕從內無媵侍所居垣舍隘陋塵榻雖朝冠朝
服不尚鮮明正德初進講經筵上見之怒諭廷健之
得賜延和曲教調開封府同知兩疏乞歸隱居南堂
四方從學甚衆嘉靖嗣位起山西提學尋改浙江

試至紹興舟中望見岸上有夏屋渠渠者問左右曰
其人何貴乃起此宅曰宦宅也先生驚曰宦則安能
然左右皆竊笑陞南太常卿歷改戶禮工三部侍郎
乞致仕已許御史毛鳳韶薦先生敦樸正大允宜邦
禮改命在京調理然終不爲上所喜謂其介而不通
遂陞南右都尋致仕先生家居與呂柟王廷相諸人
究辨經書性命之旨行已教人切近精實隆慶初贈
禮部尚書諡文定

師法前儒抗禮闕倖是真能勵志躬行究辨經書

希賢錄 卷之五

全

性命之旨者乃以真率簡樸見怒於上終不大任
甚矣得君之難也

呂仲木

先生名柟高陵人少時卽志聖賢之學危坐莊誦祈
寒暑雨不越戶樞居母喪哀毀骨立弱冠爲提學楊
公一清所知旣舉鄉貢就業太學與崔銑友善同邑
有爲戶部者謂諸詞林曰吾鄉有顏子弘治賓天諸
生哭臨具禮涵先生獨大哭出涕衆目以爲迂正德
初舉會試廷對第一識者皆喜曰此真狀元也劉瑾

以鄉人致賀先生峻卻之疏請帝入宮御經筵親政
事瑾惡其言又夙不通問欲中以禍先生遂引疾歸
瑾使校尉尾之至真定無所得而返及瑾誅乃起舊
職上疏勸學乾清宮災應詔言六事一日逐日臨朝
憲政二日選選官寢饋儲貳三日郊社禘嘗欽承
祇肅四日日朝兩宮承順志五日遣去義子與丞
僧遊軍六日取回天下鎮守內臣又累疏勸帝舉直
錯枉不報復引疾歸值父病晝夜視湯藥步履不敢
聲一年鬚髮盡斑及父卒痛哭至嘔血葬時雨甚僻

希賢錄 卷之五

全

踊泥中道路環觀皆爲泣下先生自少窮匿及貴家
居讀書守道一無所營嘉靖卽位起入史館纂修實
錄經筵當進講適仁祖淳皇后忌辰先生口奏宜存
慘服之禮罷酒饌之賜朝論譴之復疏請尋溫聖學
以爲新政之助必克已慎獨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
通衆志大凡議起先生意見與時不合未幾奉詔修
省役以十三事上言自劾皆格心責難之論帝曰此
大臣宰相職也呂柟忤慢乃引爲已咎下獄謫解州
判官會所守卒先生攝州事率其士民躬行禮讓州

引道不拾遺行不相忤久之轉南吏部考功郎士民
哭送其輅震野渡河猶聞不絕相與立祠生祀之尋
罷南尚寶卿東南士來受業者冠履錯沓既考績擢
南太常少卿頃之太廟災乞罷不許陞國子祭酒躬
行率下取禮儀及爲詩樂圖譜令諸生講肄疾者問
而醫之喪者弔賻死者哭歸其輅才者擢之教榜擢
曆獎之一切請托斬絕不行人稱其以道自立御史
薦其德行文章一代碩儒當今師表擢南禮部右侍
郎先生立身與人仁信自將時霍韜爲尚書與相夏

希賢錄

卷之五

金

言相惡韜榜言過於衡先生諷之曰此告於天子者
公以語路人可乎及言諫韜短先生曰公位宰相容
天下之賢何所不可二人賴先生稍解然皆疑先生
有黨先生終不較白嘗過府太守守子讀書樓上守
遽令止謂恐傷氣既又戒左右時進食扶掖上下先
生曰公愛子至矣願推此心以愛百姓又過一府太
守餞之郊席近養濟院先生送饌院中謂守曰以公
佳徵公之無告先生爲人凝厚端嚴格毅門人從數
十年者未嘗見其偷語椅容所在四方之士就而問

學先生教之以誠寧近毋遠寧粗勿精自日用以至
人情事變倫常物理推而遠之天道皇王之大一以
身體力行爲宗時有問及陽明之學者先生曰講其
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又
曰學而行之誦知行之不令無損也學而不行講知
行之令無益也在官父有書至再拜使者受而跪讀
其他親友書至受讀亦各有禮聞期功喪必爲位哭
奠卒之日高陵人爲罷市四方門人皆爲位哭提學
及郡守皆祀之正學書院海內人士無識與不識皆

希賢錄

卷之五

金

稱曰關西夫子

關西地土既高且厚故其學者亦多傑出自橫渠
以體一分殊之旨並美於周程而後馮少墟規模
朱子亦得其要而仲本先生則尤有獨詣者觀其
事親盡孝告君無隱教士以誠而言陽明之學則
心平氣和全無爭競之意而惟以身體力行爲事
薦者稱其爲一代碩儒當今師表洵不誣矣

張常甫

先生名邦奇鄆人也生而危瘠苦學耽經籍十七舉

鄉試弘治時進士選庶吉授檢討非人不交非物不取時然後言擇地而蹈時謂大雅君子正德時劉瑾用事一時爭附先生乞告歸省食貧孝事父母舉足發言率覘視容色讀書之暇時從出咬個作當道勸駕勉至京師力求便養出爲湖廣提學副使出教示諸生曰學不孔顏行不會閔雖文如班馬無益也與諸生談學根極理要必人人曉暢乃罷先生奉親在楚不樂久居復乞歸嘉靖卽位起提學四川復以去親遠乞休撫按奏移改福建歷陞吏部侍郎久之謙學士掌翰林院事後以母老累疏終養皆不許尋以原職掌詹事九載進禮部尚書終以母老數乞歸待改南吏部又改南兵部以便之帝方時時欲用先生而先生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先生之學以人性無不善以聖賢必可師澄神一志以釋洙泗濂洛之旨爲人仁孝切至臨政持大體不苛議論依忠孝每言事必稱引天下長者功名之際恒自退抑不與時競惟時時發憤曰賴天之靈髻鬢有間顛毛種種未有所底人亦有言行邁履稅胡然有造是誰之咎人

卷之五

金

靖恭正直含弘寬厚博達通明清儉莊肅先生兼而有焉

爲人而非人不交非物不取立身既正而又以孔顏會閔勗諸生勿徒工文字教人亦正生平舉足發言必覘二親容色尤孝之所最難者宜其在楚在京一以便養乞歸爲事也

黃伯固

先生名鞏莆田人以進士起家累官兵部武選郎中時正德有南巡之命且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諸

希賢錄

金

大臣莫敢言者先生正疏畧言陛下臨御以來祖宗紀綱法度蕩然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陛下先儒有言曰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又易傳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聖人主靜君子慎動陛下盤游無度流連忘返又無故自稱將軍國公則誰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將軍國公事陛下天下皆將軍國公之臣矣古天子行號爲獨夫有欲爲匹夫而不得者臣切爲陛下懼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流離奔蹄爭先挈妻

子避去卽今江淮大飢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而又重以蹙之幾何不爲盜賊速之死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臣謂急宜翻然悔悟下哀痛之詔罷南巡撤行宮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飢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使還共家且自古未有小人用事而不亡國喪身者江彬行伍庸流竟狼倣誕陛下賜姓封伯托以腹心付以總督京營使其內擁外挾此騎虎之勢必亂之道也天下切齒唾罵

希賢錄 卷之五

文

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何惜而不以之謝天下況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無所寄而遠事游觀屢犯不測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豫建親賢計承大業臣謂陛下倒置矣伏望豫選宗室親而賢者養於官中以待皇子誕生之後俾就外藩此宗社無疆之休四海之望也帝覽怒甚下鎮撫嚴治三加訊杖坐繫一月除名爲民先生歸杜門著述嘗貸米以留客日中未爨不以爲意嘉靖改元起大理丞尋病卒行人張岳疏言先生趨向至高學術甚正

有定心養性之功故氣節剛勁而不激有格物窮理之學故議論持正而不詭加以清修之苦才具之優使天假之以年效忠有未可量者伏望博採公論量予卹典士氣民風必有所補詔贈大理少卿先生體質修羸沉敏好學疾病支離之際尚自手不釋卷識者以爲精金美玉焉

諫武宗疏言言危激真不朽名奏也奈人主之不聽何張君之疏足以表先生學術之真美玉精金非泛比矣

希賢錄 卷之五

允

舒國裳

先生名芬進賢人正德時進士第一授修撰明年孝貞皇后崩帝未踰月卽欲往山陵又革一應擺路軍馬先生上言切諫謂陛下三年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猶儼然焚炙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又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逃匿未有輕身不嚴侍衛者又上車服疏言天子等威莫大車服而下同庶人非所以辨上下定禮義又言孝貞作配茂陵未聞失德而祖宗之制既非迎主必入午門昨乃以孝

貞太皇太后主從陛下駕入旁門使他日作史者以春秋法書之則必曰某月某日車駕至自山陵迎奉貞太皇太后入長安門則讀者之疑不解矣立明詔中外以示改過二疏反覆數千言又明年車駕欲南巡諸大臣莫敢言者先生與儀制郎萬潮考功郎夏良勝庶吉士汪應軫風約諸曹連章留駕上怒至擯跪午門者五日加杖謫先生疏謂今日之事有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碁局以華除年間爲故事復刺閣臣謂一切安危之迹不苦口以救而聽主上之自壞言甚激烈杖後卧病院中掌院懼禍標之出先生曰吾官此即死此爾及謫福建市舶先生裹瘡就道或勸待痊先生曰死吾分也安敢少留世宗卽位起諸逐臣先生方以父喪服闋復官旋以諫議大禮再被杖責會母喪歸尋卒先生風神圭立負氣卓厲家無立壁端居竟日未嘗晝寢夜則引過自訟銳然志聖賢之道於五經皆有疏論而最好周禮謂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有表率之功又嘗

帝賈錄卷之五

年

周茂叔爲吾道中興之聖人建圖屬書貫六經語孟而一之闡學得之洛洛學得之濂正叔言伯淳得不得於遺經幾背師矣伯淳仲晦而下迄今亦孰知茂叔耶時方尊陽明之學先生謂必窮天地之高厚參百王之憲章極禮樂之中和知鬼神之情狀與夫萬變之所以應萬物之所以名然後可謂之道問學此則有不可僞爲者今才智之士飾虛聲以鼓後進明尊德性之說易於掩覆黨陸者特竊其一節異朱者未覩其大全非心爲道者也卒時予跪泣請言猶以未及表章周禮爲恨世名先生爲忠孝狀元先生立朝危言讜論不顧時忌直以死爲分內事惟其學有定見詣有寔地故確然不易如此先生所謂不可僞爲者也吾於先生蓋心慕之

帝賈錄卷之五

年

方松厓

倖至命爲義子賜以國姓以都督掌錦衣衛事怙寵恣橫貨無厭嘗以鈔一萬發浙江易銀三萬餘先生疏言浙省諸郡蠶麥失收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朱寧蒙寵賜予無算餽遺不貲囊篋之中必不少此此蓋負恩之賊伏乞陛下割偏愛之私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急行浙江巡按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歛鈔銀急急還民怨猶可解不則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有出於尋常之所不料者陛下是時悔之晚矣疏入朱寧始懼委過下人遣卒追所發鈔而以銀

希賢錄 卷之五

奎

還民時寧怙寵恣橫舉朝無人敢言獨先生攻之寧心憾甚先生亦三上疏乞休嘉靖更化廷臣交薦先生以母年踰八十懇乞終養吏部援例奏行有司月給米三石以旌其廉孝累起副都兵部侍郎及南刑部尚書皆以終養辭不就先生嘗言近世學者務爲宏闊之論自謂出天入神超詣獨到而以聖賢教人次第爲小子鈍根事其妄如此而中實未然其識之精卓如此

學本庸常原無奇特只爲妄談超詣故實行反至

缺然松崖忠孝之節廉勁之操精確之見養親爲事顯秩不居完名全德豈非一代偉人哉

熊悅之

先生名浹南昌人博學精易正德時進士授禮科給事宸濠將反鋼先生及御史熊蘭之親爲質二人以其反狀密付御史奏聞嘉靖時奉使四川疏其地之副總倚江彬內援行惡者視其職人皆快之大禮議起出補叅議未幾召修明倫大典擢右僉都尋轉左掌院事會有誣告大獄刑部覆審改坐東廠執奏先

希賢錄 卷之五

奎

生如所改再疏帝疑先生有所徇庇革職間任其後車駕謁山陵帝與近直追論舊臣論吏部起用陞南禮部尚書尋召入兵部踰年改吏部先生以母年九十求去帝固留之賜粟帛存問帝嘗箕仙臺先生上疏極言仙妄帝大怒批示嚴嵩嵩爲婉解乃罷然帝尚念先生加官太子太保會加陶仲文伯陽子恩蔭先生復疏爭疏留中先生遂稱病求退帝怒奪職爲民命押回籍先生篤好程朱厭術數之學居官恒以不保晚節爲慮歸田十年足跡不入城市聞朝政失

體四方災變輒憂心形色隆慶登極乃復舊官卒謚
恭肅

甚矣哉左道之惑人深也而人主尤甚秦皇漢武
皆一代英主明之世崇亦復不殊二帝顧乃蔽於
奸相而篤好神仙先生直諫力爭以至凌觸帝怒
先生亦無如之何矣

唐荆川

先生名順之武進人嘉靖時會試第一與王鏊鼎景
淳薛應旂稱明文四大家歷官春坊司諫以抗疏奪

希賢錄卷之五

金

職家居二十年杜門著書力行聖賢之學爲海內推
重嘉靖中倭寇江南起爲職方郎視師江浙與撫道
日夜治戰守之備提援師犄角躬擐甲胄率諸將搃
寇曰擊來船一較擊去船十蓋來者多真倭去者多
有從也若擊其去雖勝不武數出奇算斬獲甚多以
功陞右僉都巡撫鳳陽時歲大饑先生捐俸又請餘
鹽截運米爲粥以賑民賴以活者百萬時疾已甚猶
巡歷海上核戎旅考荒政挾掌盡瘁卒於泰州之夢
暇淮揚之人德之建祠以祀

先生文體既醇事功復偉在四大家中尤爲傑出
余嘗從昆陵友人得其全傳後因播遷失去心甚
疚焉然卽其備倭賑乏二事觀之亦可想見其力
行聖賢之實矣

蔡伯瞻

先生名偉宋蔡襄之後總帥受學已有孝弟稱後見
程端禮家塾日程皆宗晦翁教人法歎謂學常如是
卽手抄服行慨然有求道之志嘉靖時領鄉薦不調
有司舌耕爲養旣十年就授羅田學所以教士者卽

希賢錄卷之五

金

舉業之中默誘以聖賢之學擢德安令一以節愛爲
本每退食取小學近思錄及伊洛淵源本朝薛胡二
子粹言覽誦卽升堂亦必袖出以當嚴師良友遷杭
州府判入覲事竣卽乞終養蒙宰李默雅知先生命
考功固留歸署錢塘印一月民共稱頌擢撫州同頗
著治績丁艱葬畢以泉中倭棘募建寧有考亭遺風
遂移居之先生學尚程朱而重躬行其所置力惟在
飲食衣服男女起居動靜語默辭受取予之際其自
治甚勤或簡點少懈過失復生輒撫膺泣下長跪自

劉作日曆以自識平生名考德錄居嘗服膺晦翁之言所云世間事須臾變滅不足置懷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者著有四書折衷易經聚正云

學不務實高言炫奇非健健之行也觀先生用力之親切責已之真誠就舉業內而誘人以聖賢佩服翁之言以窮理修身爲究竟只此已盡吾儒之要正無俟更有所求也

又有蔡穀中河南光山人四齡便能搗管弱冠成名研心實學不以世味少營其志萬曆辛丑進士起家

希賢錄卷之五

宋

庶常天啟時爲經筵講官陞國子祭酒進字學要覽爲經筵日講諸臣講讀之用計經書八卷會編八卷廣規三卷共二十四萬餘字謂皆生於包羲之一畫義皇以一畫生八卦堯舜演爲危微精一十六字字學百千萬億音韻意義點畫相從皆肇於是是中之一字堯舜禹湯文武相傳皆是物也孔子言君子依乎中惟聖者能之則知一中字包涵天地之道收盡百千萬字之繁真萬古帝王傳心之要臣在成均日誦高皇監規皆執中之訓而演其義爲廣規皆竊明

一中之學以收百千萬字之本源云云其著述擅著海內而又兢兢奉職以斥私奉公獎勸勵情爲求已之事後以諸臣推薦爲榮伯不阿權璫遂乞歸其學自五經以至百家天文樂律河清兵餉無不窮究所著六經解四時志以及火攻書皆刻行箚中尚存多種不勝淵博凡有解會樂與世人共知共見必思上獻當宁下禪後來公勤一念始終不渝焉

天下萬理不越一中此則從一畫中推出百千萬字可謂自本暨末博說反約者矣若其著書盡舉

希賢錄卷之五

宋

則皆美而可傳者偉人也

鄭中孚

先生名世咸福建長樂人方總帥輒題其齋曰志樂顏瓢貧甘范甌弱冠舉於鄉既成進士會臺臣關詔從諸進士推擇衆競趨之先生曰纔脫章句隳司耳目耶授戶部郎後改刑部出爲廣西按察尋改廣東後復除江西貴溪夏言再召入相諸司往賀開角門延入先生卻退呼關者曰相國固尊然奈何令邦人夫縮縮旁趨還吾刺去爾門者開中門乃入時言未

有子巡撫汪某偕言有事上清宮祝釐先生從諸司往拜祝詞乃爲言祈子佛然不拜出後轉浙江布政言以再相過武林先生復不與諸司郊迓轉江西按察時分宜嚴嵩代言相族黨譴暴更張於言先生輒用三尺繩之有抵重法者獄已具巡撫傳將改諭先生持之不能奪有熊憲副者嚴姻也以輕值占廢寺田千餘畝先生鬻以賑飢熊持嵩手書求解不得遷四川叅政念嵩終必整已遂投劾歸歸而薪米不贍耕鋤自力且十年嵩敗起湖廣參政陞南右通政

隆慶初擢右僉都轉左副都華亭徐階爲王氏學廷

議舉守仁從祀先生言守仁治世能臣謂其紹周程宗孔孟則有不足者且其率天下徑趨直行使聖門講學明理之功屏棄不用將有毫釐差千里謬者後轉刑部侍郎會有詔採珠及珍石先生疏言當納忠諫崇節儉不報遂乞歸耕鋤如故里中不知有侍郎云

先生任江西時議請贖錢以備庾賑且謂升斗而徵之篋篋而糜之是好國法也取盈於公府而尾閭於

樞門是奪民命也灑灑乎言讀之惻切有辭以傳者先生通籍數十年在朝在野參半自對大僚臨下與農民處一本至誠其學一以濂洛爲宗取六籍及儒先語日誦繹之錄其精者獨証於心曰心嚴師翁師心直諒爲友展也宋儒實獲我私年八十有二卒禮官言其歷官權貴之鄉媚竈是耻辭榮寂寞之野杜門自高人謂盡之賜祭葬贈尚書謚恭介志道樂貧秉正尚實一心以宋儒爲歸本乎至誠不媚權貴卓然君子人也

鄧汝極

先生名元錫南城人少時博覽經史即有志爲已之學十五喪父哀毀如禮事嫡庶二母至孝家門凜肅十七時做古社倉法行之鄉里里民耆而貧婦寡而節者咸聽其貸不取息入其人死並以所貸爲助葬資十九爲邑諸生徧謁其地之先生長者講求學問久之領鄉薦念母年高不赴會試杜門潛修邑令送行資勸駕先生謝不受居三年母氏力促行至吉州就鄒守益學會有聞越寇復馳歸侍養又三年母復

強之不第而遂遂堅執不出授徒講學於天峰山時
學方重証覺而九容九思四教六藝皆以爲多先生
曰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愼是無心也及門者
皆彬彬有造居母喪一準古禮廬墓三年南城之人
皆稱爲吾邑之孔子所著有智釋函史剛衍聖賢齋
萃今古南城令以薦萬曆初祭酒復以爲言徵詣京
師辭疾不赴當道先後薦聞以翰林待詔徵之有司
敦促就道未幾卒

孝母而不求仕進以愛人爲心其教及門也九容

希賢錄 卷之五

一百

九思身心交治前有吳聘君後有先生後先輝映
矣

顧涇陽

先生名憲成無錫人生而沉毅異常兒十歲讀韓文
諱辨卽請於師曰親名當諱乎師應曰然自是每遇
父諱輒宛轉避家貧就讀鄰塾歸必篝燈自課常至
達旦自書其壁曰讀得孔書纔是樂縱居顏巷不爲
貧萬曆丙子鄉試第一會試二甲第二授戶部主事
與同志者交相切磨調吏部汲汲以澄清爲務會京

朝人計時都院左都司計是非皆與時忤先生上言
爲持平之論謫桂陽州判先生至桂陽士人皆進而
問業後司理處州專務教化大有惠德復司理泉州
值大計羣吏舉先生公廉天下第一諄推吏部考功
主事明年內計考功郎越南星一秉公正畧無瞻徇
計典出輿情甚慍而先生與李元冲實左右之政府
票旨切責南星降調去先生與元冲上疏謂臣等與
南星生平以道義相期許及在同部又以職業相切
磨惟茲內計之典始而咨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余

希賢錄 卷之五

重

南星被罪臣獨何辭以免伏望皇上念南星自謀則
拙謀國則忠還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勸倘終以爲
專權結黨乞將臣等一並罷斥無令南星獨蒙其責
不報未幾先生司選益以進退人才爲已任一切推
用頗與政府異議政府大不悅遂以會推家宰閣臣
事削籍歸

先生嘗謂天下事君相同心方可有爲其次閣銓同
心亦得一半今皆無之止有三十巡撫十三提學可
以選擇而使若盡得人士習民生庶可小補方日汲

汲與司官留意而銓部堂司又皆賢者一時人心蒸
蒸不變然中貴人之干請不行柄國者之奸惡相方
遂相繼罷去自先生去而隄防盡決矣

先生會諸同志論學時論方尚空宗而陰壞實教先
生謂佛家三藏十二部只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
而已七佛偈了然可見取要提綱力剖四字其說
甚詳其所著證性篇中

無錫縣中故有東林書院為宋楊龜山講學處後廢
為僧舍先生聞於當道畫楊祠構精舍會吳越士友

香齋錄卷之五

五

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為教要在躬行力踐以救一時
學者虛高之弊先生嘗曰孔子所謂工夫恰是本體
世之所謂本體高者只一段光景次者只一副意見
卜者只一場議論而已其後詔起南光祿少卿先生
以年衰不欲仕進遂乞骸然與時局忤甚朝議紛紜
動以東林為口實而黨論且大起矣已而微疾近贈
太常卿謚端文著有大學通考實言還經錄證性篇
等書行世弟允成亦以學行風節名於時先生簡其
庶幾能見大意焉

明儒之學多入於二氏先生一遵洛閩不參異見
而議論醇密足以宣明聖蘊真有功於大道者至
於居官盡職司銓矢公本正學而見之躬行余於
先生蓋無間然矣

馮少墟

先生名從吾長安人萬曆己丑進士謂士人即釋褐
不可忘做秀才時以庶吉應館課直抒己意不事詞
章嘗曰文人何如聖人著做人說訂士篇及疑思錄
等書時朝會多飯中貴家先生獨自攜茶具不往疏

穆東錄卷之五

五

斥權貴人皆斂戢以直道紬歸下帷林卧圖書四壁
後起至掌南都院改工部尚書推吏部辭致家居杜
門著書四方從學者至五千餘人其學以心性為宗
誠敬為務天地萬物一體為量出處辭受一介不苟
為守與泰中人士講明聖賢之學者二十餘年著述
日多不營產業不畜妾媵不赴宴會不事欣奕謂異
端本非是不得謂之似是深懲末學虛談無實在朝
則著直聲居鄉則施教化門人出而服官者輒以廉
吏顯人推其學為橫渠之後一人焉

文人何如聖人一語喚醒末學之夢至其直已教人力闢異學大端固已可見矣况其節要一篇又溪有合於朱子者乎

鄒南皋

先生名元標臨江人萬曆時進士觀政刑部首輔張居正丁父憂奪情視事編修吳中行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孝思交章劾共忘親貪位居正大怒上方倚眷命各加杖先生憤甚視四人杖畢即上疏辭更切至越二日亦命杖謫戍貴州後歸謝絕一切

希賢錄 卷之五

五

惟事學問至泰昌立名起太常寺卿天啟時陞左都御史疏論輔臣方從哲及李可灼進藥之罪泰昌登位僅一月而崩可灼進紅丸故也泰昌仁政比美堯舜先生言乾坤所以不毀者恃此綱常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有信史請早登光宗皇帝一月之政以垂信焉嘗會三法司審經畧熊廷弼撫臣王化貞熊言職起田間原議駐扎山海並無廣寧字樣先生以為失地喪城事同一體難辭其責及覆疏中言熊才識氣魄睥睨一世往年鎮遼而遠存去遠而遺失關係亦

非小可料事多中遠過化貞獨是剛復之性牢不可破一聞兵敗先奔卽有蓋世之氣不足贖其喪師之罪矣先生之論持平如此

先生嘗疏請理財言安石在宋急急以理財為務衆皆詆之不知此迂見也戰國富強故孟子以仁義為富強今國家衰弱又當以富強為仁義然理財而舍屯田鹽法水利三項卽桑孔無可籌矣

先生上言今之急務惟在朝臣和衷時科臣朱童蒙疏論憲臣開講學之端恐啓門戶之漸宜安心守分

希賢錄 卷之五

五

愛惜精神以東林為戒先生疏辨曰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問法度風俗進退人才舍明學術其道無由若以臣等講學宜斥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今學者止知青紫之榮惡聞講學蓋未知不問道卽位極人臣了不得本分事此臣所以自少至老不敢頽墮者也時馮從吾亦辨國朝以理學為重昨因東事暫輟經筵旋因言臣又復舉行人皆稱快然臣子望君之講而自已不講是欺也童蒙欲臣等修職業惜精神然講學正講其職業如

何修精神如何惜耳上俱溫旨慰諭謂朕留心學問
豈禁臣下講學且仕學相資何可偏廢其後先生乞
休四疏始允旨云卿耆德真儒忠誠端亮方賴總持
憲紀表率羣僚乃屢疏控陳情詞懇切特從雅志准
馳驛回以需召用仍加太子少保以示眷懷先生臨
行猶上去國情深疏瀝瀝三千言皆一時藥石

先生生平忠厚正直以理學自命觀政時卽劾首
輔奪情謫伏多年至泰昌時復起天啓陞用建首
善書院與楊貞復諸公共相聞發既見時事之非

希賢錄 卷之五

東

有東林黨之目力辨旋歸晚節尤善先生之學亦
難窺較觀其生平言行相符立朝忠誠不變蓋從
義利之關得力者讀其義語一編亦可想而見也

高景逸

先生名攀龍無錫人少有異稟言動不苟萬曆中領
鄉薦從同里顧憲成講學讀大學或問知入道之要
莫如敬遂以程朱爲學的已而成進士謁選授行人
適四川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請改易傳註頒行所
自爲書於天下先生奮然曰小人無忌憚至此遂止

崇正學闢異說一疏得旨程朱正學崇尚已久豈可
輕議近來士習玄虛何裨實用高攀龍所言有聞世
教張世則勸襲浮詞來奏姑免究未數日復上今日
第一要務疏欲帝法祖操心講學勤政發帑理財盡
釐數千言言甚愷切留中不報論者謂二疏關係學
脉紀綱甚大先生素所蓄積見其梗槩矣

先生奉使還京時太倉相王錫爵當國與銓部相狃
招小人有附閣攻部者先生憤激上君相同心惜才
遠佞疏下部院會議諸先生揭陽尉先生赴謫所自

希賢錄 卷之五

東

地氣象又惡小樓悟明道萬變在人實無一事之訛
自謂出門至此學力凡三轉手眼

先生假差歸構水居於蠡湖會蘇常諸友辨學觀聽
者踵至又與憲成修復道南祠爲東林書院與同志
講習其中自敦進道之序則曰吾至丙午則信得孟
子性善之旨丁未方信得程子焉飛魚躍與必有事
焉之旨辛亥方信得大學知本壬子方信得中庸三
子之旨蓋先生自癸亥去國至是凡三十年學益進

而望益重天啓初起光祿大夫明年晉少卿署寺事
綜理微密耗蠹畢清又言外戚中官家皆奸細竊宅
請誅某某以銷隱禍又宗伯孫慎行追論紅丸事下
九卿科道會議先生謂舊輔交結鄭戚不知有君持
論甚峻益指烏程方從哲也時諸貴戚近習皆側目
先生思中傷之未幾轉太常少卿有恭陳學要以立
治本疏疏內復及方鄭遂傳旨重處福清相葉向高
力持罰俸而躡學之禁起左都鄒元標副鄒鳴從書
皆譴皆歸先生曰躡學何罪頗空法紀之臣躡學何

希賢錄 卷之五

夏

名欲行聖明之世力請移疾不允明年乞差還里貽
書給事王志道論兩朝事大要言人臣爲國當杜漸
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脫罪爲君父種禍君警
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奈何諱之加以誣誣
也無何起刑部侍郎疏辭不允比入都而副都楊漣
疏論魏瑞二十四大罪疏中及枚卜益指南樂魏廣
微廣微甚與瑞合而外廷諸臣以事權相倚其機
漸惡會左都缺廷推首先生時越南星爲太宰先生
以舊出其門爲嫌力辭不得臺省急推先生甚以爲

天下事不得引嫌廢至公命下控辭不允先生既入
臺激揚風采發崔呈秀巡按淮揚時贖貲鉅萬視職
還成天下快之然呈秀潛伏京師急走魏瑞求洩憤
而廣微又以偃蹇益恚遂與內合謀以傾正類借
會推晉撫事爲一網打盡之計而先生與南星俱罷
去矣明春詔獄起從騎四出逮楊漣左光斗等六人
至京各坐重贓先後拷死又欲坐先生賴錦衣中有
力持者至三朝要典成坐移官一案削籍追奪先生
忻然曰非此異日無以見諸公地下

希賢錄 卷之五

夏

先是京師議毀鄒元標等所建首善書院削元標等
籍至是議盡毀天下書院而東林尤所最忌首毀之
而東林遂爲瓦礫區先生屏跡湖上玩易不輟斷橋
以謝客者逾年至是復逮繆昌期周宗建等先生自
度不免先一日蕭衣冠謁龜山祠作別聖文歸而有
傳吳門信者先生微笑曰其然乎吾祝死如歸爾是
夕聚家人酌如常無一言及家事第曰舊田可得千
金足完從綺費俟天明蕭然就道矣因就寢至夜半
復有傳信先生整衣起從容入書齋作字二紙復之

內寢歎語半响取所封紙置几上指示兩孫勿先發明日以此付官旗隨命兩孫出有頃聲寂然諸子推戶入見榻上楊然香無踪跡急啓几上封視之則遺表與別友人書也表中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矣故北向叩首從屈平之遺書中則云僕得從李元禮范滂博游矣一生學問至此亦得少方諸子大驚急趨視池濱則先生已赴水死矣崇禎登極瑞伏誅詔褒卹東林諸臣受禍者贈先生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謚忠憲錄其子焉

希賢錄 卷之五

車

先生之學以程朱爲的以復性爲主以知本爲宗以居敬窮理相須並進爲終身之定業四方從游者至先令讀小學近思錄等書次卽令靜坐以養深厚之氣

先生嘗言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于聖萬賢只一敬字做成又言佛氏一切平等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綱紀得世界聖人因物付物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我無與焉所以能開物成務其開陽明無善無惡之說謂道

性善者以無聲無臭爲善之體陽明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一以善卽性一以善爲意也故曰有善有惡意之動佛氏亦曰不思善不思惡是以善爲善事惡爲惡事也此何可言明善先生爲學教人總不出此欲學者進則以此施之天下退則以此修之吾身宛然程朱家法生平於書無所不覽尤深於易著有周易孔義乾坤姤復諸說又輯朱子節要一書與近思錄相表裏其餘著述甚多皆有關於世教

先生於學所見至醇所詣至粹毫不參以異見與

希賢錄 卷之五

車

程朱之的系也梟時國事日非瑞禍將熾先生正色立朝立其爲羣邪所忌借東林爲一網之計先生之不爲楊左諸公者一問耳然而豫構水居讀書體道從容赴死學守兼全余於幼年日聞時事心已竊慕先生後在常鎮憲署屢晤先生猶子葉旃今屈指計之倏忽五十年矣

金正希

先生名聲休寧人初就外傳時讀論語忽問其傳曰孔子何人答曰聖人也問安在當往見之曰孔子久

歿今二千年矣遂大哭衆皆笑先生父獨異之自幼
疑重簡遠目不邪瞬早補弟子員其爲制義本理抒
文軼今錄古名著海內尤篤性命之學於書靡不究
覽崇禎元年登進士授庶吉士時承平既久翰院故清
華館中往往任達競慕風雅以書畫游藝爲事而具
文一切先生每正襟危坐同官有怪問者先生曰釋
褐事君憂方劇也已而京師被圍天子御平臺召廷
臣條上方畧問所以退敵者先生慷慨言事謂同官
劉之綸及武臣申甫可用上卽日召二人入對以綸

希賢錄 卷之五

臺

爲兵部督師甫爲副總而勅公爲御史監軍是時敵
勢旣大甫戰歿於蘆溝輪轉戰死於永平於是言者
劾先生書生誤國上置不問欲還先生館職而政府
尼之仍以御史巡西城已而覃思封父母先生亦因
疾告歸癸未年流賊大亂先生與鄉邑長練鄉勇守
禦時簡遣總兵唐龍方以勇畧爲上信任龍素知先
生因召對極言先生賢上遂特命簡用部提僉事閻
旋庶常皆弗聽手詔擢翰林修撰命卽入陛見先生
行至淮丁內艱疏請終制未報而聞逆已陷京師先

生痛哭累日夕謀舉兵而士英已奉弘光於南京
先生知士英必銜之貽之書謂當急大警毋以一人
而府天下疑毋以一郡而散天下勢士英不憚明年
士英等果誤國南都陷微且納款先生懸洪武像於
明倫堂率諸生父老哭三日夜而前所訓習鄉勇咸
感憤畢集遂起兵會隆武立於閩加先生兵部右侍
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兵恢勦於時諸義師起
者皆倚先生爲勅時有二王至徽少年喜事者爭附
自以爲功而二王亦頗帝制自爲公致以書曰春秋

希賢錄 卷之五

臺

之義國有君而敢私立名號者謂之僭今新天子撫
有七省顧欲以數村落不逞之徒分土而王實以劫
爲資一旦財賂則若輩烏獸散耳誰復爲王左右者
二王乃沮又有某郡丞欲奉楚宗人先生亦斥之弗
聽未幾諸路師皆敗先生督兵益力大學士黃公道
周率師援徽道中士卒病莫能進而所守要地俱陷
先生知不可爲乃戴方角巾披袈衣緩騎出召諸軍
士相與訣謂來師曰我實誤微願以一身家受僇毋
他及來師因以兵擁送先生至舊畿入見內院洪洪

故崇禎朝賜尚方劍督師者先生呼其字而詰責之
 以爲必非亨九亨九殉節多年先皇帝設九壇素服
 哭祭海內莫不聞豈其再生乎洪慙麾令出次日加
 繆先生猶肅冠望孝陵拜哭曰嗚呼臣力竭矣今死
 敢告從死者四人而先生門下中軍江天乙聞先生
 就繫迫及之麾之不肯去願從先生死過山谿猶相
 與賦詩又先生初起兵籍諸義士名甚衆及事敗懼
 其受咎以語記室王世德世德曰某幼孤幸得從公
 義所獲多矣請爲公訴帝言訖抱籍入水死是歲黃
 公亦敗死先生歿後故吏科都給事熊開先爲先生
 上疏請勅贈禮部尚書謚文毅焉

希賢錄 卷之五

晉

先生忠義於時窮勢極無可下手處知其不可而
 爲之爲前朝三百年義士之報是時殉國者甚衆
 史冊紀載自詳而余尤於先生嚮慕者蓋前朝之
 誤人多謂在時文而先生獨以時文稱大家第一
 東鄉艾千子論文甚刻所選文定文待旣以先生
 與震川並稱而又專刻歸金令稿以傳世
 卒當義死節仰答朝廷爲光日月先生之

希賢錄五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朱顯祖撰顯祖號雪鴻江都人順治丙戌副榜
 貢生其書載自周至明諸儒言行各繫以論斷其
 意蓋欲仿伊洛淵源錄然去取多不可解退邵子
 司馬光於朱子後升張栻呂祖謙於范仲淹前未
 免輕於予奪其列明儒以薛曹邱胡爲冠配宋之
 周張程朱邱者邱濬也斯則更屬異聞矣

洛學編四卷

〔清〕湯斌輯

雲南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樹德堂刻後印本

洛學編續編一卷

〔清〕尹會一輯

雲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年懷澗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洛學編四

卷》提要

癸丑冬湯子荆峴洛學編告成索老夫一言以弁其首余惟洛爲天地之中嵩高聳峙黃河亘延自河洛圖書天地已洩其秘而渾穆醇龐之氣人日由其中而不知是道寄於人而學寄於天至程氏兩夫子出斯道大明人知所趨舍學者於日用倫常

洛學編

序

至庸極易之事當下便有希聖達天路徑是道本於天而學寄於人蓋洛之有學所以合天人之歸定先後之統所關甚鉅也厥後廢而復明絕而復續學問淵源天中尤盛宋興伊洛元大蘇門至有明而兩河八郡各有傳人余移家夏峰每懷徃哲悵

微言之未泯喜絕學之當新湯子少負遠志壯歲即以病請孜孜以斯道爲已任十年以來余見其學日進而心日虛洛學之興端有所屬因念斯道在人求之卽得表前賢以勵後進如射者之趨的必括於度舟子之涉海必操其舵所謂呼之使靈卽

洛學編

序

二

之使覺千載上下南海北海心同理同又何有於洛與濂關閩耶蓋學以希聖爲詣而其最初發志一直便向希天上至其中道路之迂曲識見之偏全自不能強之使同迄証所歸川流者以此敦化者以此自不得有異也我輩生諸賢之後教澤在望

蘋藻常修誠屬厚幸聾聵老生睹此編之成不禁喜躍爰題數語以識湯子興學之功云

康熙十有二年歲次癸丑季冬既望九十叟孫奇逢拜題於夏峰山房



洛學編

序

三

凡例

一關學編首列聖門諸賢按七十二子中宋衛陳蔡約得十有六人因系統聖門不敢以方域論故前編斷自兩漢正編斷自程子

一漢初經師多出齊魯修明周禮惟有緱氏至戴聖刪定禮經王弼注疏大易俱有功聖學一以治行不檢一以祖尚老莊並罷從祀故不敢與緱氏諸賢同列前編

一橫渠世家大梁父知涪州卒於官諸孤皆幼遂倚寓鄆縣則橫渠實中州產也藍田呂氏原籍汲郡

洛學編

凡例

一因久列關學俱不敢附入河洛正學收薛西原考西原原籍偃師生長亳州亦猶藍田呂氏也槩不敢泛入

一薛文清公本貫河東發解中州平生師友半在河洛實中州明儒之宗故詳列其傳使學者有所考焉非敢扳附名賢以自增重也

一此編原爲論學而非同史傳故雖勳業烜著節義凜烈不敢泛入卽編中諸儒有功績繁重者亦不能備載以自有史傳可備採覽也

一事實俱本原傳間取門人紀述不敢妄加增刪懼

失實也

一平日間見寡陋又屏居荒野典籍闕略搜羅未廣有生平仰止最切而全傳未得止採通誌數言殊覺寥寥至語錄文集兵火之後訪求爲難有家藏善本倘肯惠教總成全書亦善與人同之意也

昭代崇重理學名儒輩出中州嗣續濂洛定不乏人因時日尚近著述多未行世俟事久論定另有編輯

洛學編

凡例

洛學編目次

前編

漢

杜纘氏先生子春

鍾次文先生與

鄭仲師先生衆

服子慎先生慶

唐

韓昌黎先生愈

宋

洛學編目次

穆伯長先生修

正編

宋

程明道先生顥

程伊川先生頤

邵康節先生雍

呂原明先生希哲 附呂居仁

尹彥明先生焯

謝顯道先生良佐

張思叔先生釋

劉質夫先生綱

李端伯先生範 附孟敦夫厚

朱公拔先生光庭

邵子文先生伯溫

程可久先生迥

元

許魯齋先生衡

姚公茂先生樞 附姚牧菴疑

明

薛敬軒先生瑄

洛學編目次

曹月川先生端

閻子與先生禹錫 附同邑白堯佐良輔喬

王凝齋先生鴻儒

許函谷先生誥

何栢齋先生瑋

崔後渠先生銳

王浚川先生廷相

王蒼谷先生尚綱

尤西川先生時熙 附門人李子仁士元謝仲

魯惺菴先生邦彥

孟雲浦先生 化

呂新吾先生 坤

楊晉菴先生 東明 附楊述復圖

徐涵齋先生 養和

王惺所先生 以悟

張洗心先生 信民

賀景瞻先生 仲獻

呂豫石先生 雅祺

劉湛六先生 理順

王獲嘉先生 慕祥

洛學編

二

洛學編卷之一

睢州湯斌潛菴輯 男 沆較刊

前編

漢

杜綏氏先生

杜先生子春河南緱氏人治周禮漢永平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識時賈逵鄭眾往受其業二子為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衛次仲賈景伯馬融鄭玄亦作周禮訓詁皆祖子春云

鍾次文先生

洛學編

卷之二

鍾先生與字次文汝南人也少從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尤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重複以授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于官

鄭仲師先生

鄭先生象字仲師梁人也從父興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

世建武中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
嫌帛聘請求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
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
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
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強也及
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於辭永平中辟司
空府以明經給事中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
北邊遣使求和親顯宗遣衆持節往衆至逼令衆拜
衆不爲屈固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
誓乃止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遣使報之衆上

洛學編

卷之一

二

疏諫不從復遣衆衆不得已既行在道連上書固爭
之詔切責衆遣還繫廷尉會赦免後帝見北使來者
得衆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爲軍司馬拜中郎將遷武
威太守左馮翊建初六年爲大司農以清正稱受詔
作春秋剛十九篇八年卒

服子慎先生

服先生虔字子慎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
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若干卷又
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漢靈帝
永拜九江太守免遭亂客行病卒

唐

韓昌黎先生

先生名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生三歲而孤隨伯兄
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
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
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先生從喪出不四日
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
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諷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
疏極論官市德宗怒貶山陽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
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拜河南令遷

洛學編

卷之一

三

職方員外郎坐事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
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
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
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案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
宰相議不合先生亦奏言淮西連年四向侵掠得不
償費以三州殘弊困剿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數可
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
喜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
西奏爲行軍司馬先生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
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往鳳翔迎佛骨入

禁中王公士人奔走膜頌至爲灼體膚委珍貝勝脊
任路先生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裝
度崔羣曰愈言許恬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
及此顧少寬假以來諫爭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
表謝帝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
天子事佛乃年促耳改袁州刺史初先生至潮問民
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爲民害爲文祝之其夕暴風
震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
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先生悉計
庸得贖所沒者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

洛學編

卷之十

四

隸召拜國子祭酒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
走聽聞者相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
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先生
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
令度事從宜無必入先生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
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旣坐廷湊曰
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先生大聲曰天子以公爲
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
前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
乎先生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

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
有居官者乎衆曰無先生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
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旌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等
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先生曰然爾等
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謹曰善廷湊慮衆安
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先生曰神策六軍
將如牛元翼者亦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索之公
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先生曰若爾則無事矣
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先生歸奏其語帝大悅
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負聽出入口人所以畏鬼

洛學編

卷之十

五

者以其不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
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轉京兆尹兼御
史大夫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辛年五十七贈禮
部尚書諡曰文先生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
與洛陽人孟郊郡人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先生
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經仕
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
昔誘勵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
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弘獎仁義爲事常以爲自魏晉
以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詰之指歸遷雅之氣格

不復振起矣故所爲文務返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新唐書贊曰唐興承五代王政不綱文弊質窮拋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別蠹計究備術以興典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刻以模刻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楊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驚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况楊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

洛學編 卷之一

六

謀排難恤孤矯拂喻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義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衆融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子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衷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宋

穆伯長先生

先生名修字伯長汝南人師陳搏傳其易學圖書

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先生得之後以授李之才之才授康節邵先生而易學遂大著宋初學者方從事聲律習爲駢儷隨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先生獨倡爲古文河南尹洙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遂以古文經學名天下其後歐陽蘇曾相繼文章上接兩漢者由先生倡之也性嚴少合有題其詩于禁中壁間者真宗見之深加賞歎問侍臣曰此爲誰詩或以穆修對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以不薦丁謂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是上不復問先生與謂有布衣舊謂赴藥潛先生猶未仕相遇漢上謂意先生當

洛學編 卷之七

七

先致禮竟不一揖而去故謂銜之登進士第爲穎州文學參軍故當時稱曰穆參軍云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丐于所親得金鑲板印數百帙攜入京師燭之有儒生數輩至肆共取閱先生奪取怒視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全部相送遂終年不售而世亦以此知韓柳文云

洛學編卷之二

睢州湯斌潛菴輯男

沆較刊

正編

宋

程明道先生

先生名顥字伯淳河南人高祖羽太子少師父珣大
中大夫先生生而神秀爽叔祖母抱之行不覺叙
歷後數日方求之先生未能言以手指示瞻所往果
得之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過目不忘感酌倉
泉詩曰中心如自問外物豈能遷十五六時與弟伊
洛學編卷之二

川以大中公命從周元公受學慨然有求道之志遂
厭科舉之業已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幾十年反
求諸六經而得之二十六舉進士調鄆縣主簿令以
其年少疑於事未習也易之而先生折疑獄如神令
大奇之有稅官貪怙勢力自詭能殺人監司州將未
敢發聞先生至輒宣言外人謂某盜官錢將至簿將
發之某勢窮心殺人先生笑曰人之可言一至于此
食君之祿詎忍為盜苟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
其人默然私償所盜卒以善去南山僧舍有石佛處
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守令莫敢禁

洛學編

卷之二

九

止先生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或現光有諸曰然戒曰
侯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在當取其首就觀之自
是不復有光再調上元至簿上元田稅不均先生為
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攝邑事訴訟日不下
數百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頗
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官
之府府京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
先生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葬所不
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
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咸
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奉官將釋服先生曰
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諸盡今日若朝而除
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願非
至夜不敢釋也一時相視無敢除者某山龍池有龍
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使取二龍至中塗中使獲
一龍飛空而去人遂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歸
之始至見人持竿粘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使勿為自
是邑民不敢畜禽鳥移澤州晉城令座右書觀民如
傷云某常媿此四字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
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

五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姦僞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不知爲學先生擇弟子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扣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改著作佐

洛學編

卷之二

十

郎詩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材爲先上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常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時王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上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上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歎實以爲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喚做啞御史只是要格君心凡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辨丁早而戒

于漸一日上從言及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所作章疏不飾辭論惟開陳詳說欲以誠意感悟上心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真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安石浸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安石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安石多爲之動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謂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又曰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民心今

洛學編

卷之二

十一

參政若要倣不順人心事何耶安石初議改法攻之者至有肆詈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棄曰揚已矜衆吾所不爲又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介甫性狠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天下以爲知言又云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

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既而除京西提刑改差鎮寧軍節度判官爲守者嚴刻多忌始意先生曾任臺憲必不盡力賊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免軍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和與甚歡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于朝命以八百與之天方大寒昉肆虐衆逃歸州官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納諭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

洛學編

卷之二

三

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于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于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一夜馳至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衆皆感激自効數日而合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遂求監局便養監洛河竹木務用薦改太常丞神宗猶念之不置會修三經義語執政曰程顥可用執政王安

石不對有自洛入對者問程顥在彼否連言佳士後以呈變應詔論朝政益切還朝差知扶溝縣事會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司農視貸籍戶同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餒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諸邑供帳競務華鮮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于民法所禁也今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餘歲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吏

洛學編

卷之二

七

捕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日見之邪遂自經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下興衰哲宗卽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也年五十有四文彥博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

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于道不知所向則不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又言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于金石孝弟通于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如時雨之潤胃懷洞然微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行已內主于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爲學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

洛學編

卷之二

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于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于此是皆正路之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而先生之門學者衆矣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

如羣飲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叙病世之學者捨近趨遠處下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至于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開風者誠服親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述責之事人皆病于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

洛學編

卷之二

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卒得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謚純公從祀孔子廟庭

程伊川先生

先生名頤字正叔年十四五與兄伯淳同受學于春陵周茂叔年十八上書闕下述王道黜世俗之論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因遊太學時海陵胡瑗主教事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文大驚卽延見

處以學職呂希哲與伊川鄰鄉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舉進士不第遂不復就試以明道淑人爲已任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學不足不願仕也哲宗初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各疏其行義於朝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再辭等召赴闕除秘書省校書郎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命爲崇政殿說書念上春秋富當豫養成德疏經筵三事其一謂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宜選

洛學編

卷之十一

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從容訪問不獨漸磨道義至于人情物態稼穡難積久自然通達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官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于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伺上在宮中動息必使經筵官聞之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故事暑月輟講又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如此乞令講官朝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諫以輔上德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先生每進講必宿齋

預戒冀感動上心而講讀官以祿薄例得兼他職差判登聞鼓院先生曰古人以蒲盧喻教謂當以誠化也若營營于職事紛紜于訴訟時至上前然後著其辭說以頌舌感之不已淺乎辭不受所論說常於文義外反覆推明務歸于啓沃帝在宮中行漱水遊蟻間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此惻隱之心也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惡檻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一日所講書有帝藩邸嫌名中官以黃覆之講畢進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

洛學編

卷之十二

駑心生爾請自今舊名嫌名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遷流慕思彌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請張樂置宴先生又言除喪卽吉因事用樂而已矣今特設是喜之非古人不得已除喪之意乃輟樂諸以德禮匡輔類如此先生謂司馬公經筵中得范淳夫爲善也公曰淳夫今修史進用有階矣先生曰非謂然也願自度少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可開陳是非悟至心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侍經筵終日儼立不少懈帝諭以少休不去而先生入侍容色甚莊或問曰君之

嚴視路公之恭執善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勿主禮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勸講不敢不自重也在職累月不請俸吏亦不致諸公規知之俾戶曹特給郊廟霑恩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願起草萊被召再辭職不獲而後受命願爲妻求封子經筵承受張茂則皆招諸講官啜茶觀講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講竟不往文彥博嘗與呂公著范純仁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由是大臣多不悅而翰林學士蘇軾以文章名世好狎侮見先生端嚴以爲不近人情者僞也於是黨論起差管西京園子監以丁大中公憂去官服除除直秘閣仍判西京園子監辭監御史董敦逸糾其疏有怨望輕躁語罷奉祠紹聖中黨禍作放歸田籍編管涪州謝良佐曰聞此乃族子與門人那恕爲之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赴涪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

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危無怖色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徑去不顧在涪涪周易與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歸不以爲喜自涪還洛容色髭髮皆勝平昔自謂學之力也元符末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園子監先生欲引疾旣而就職尹焞疑之先生曰上初卽位被太恩不如是何以承德意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所欲耳崇寧中言者論其因奸黨論薦得官雖嘗正罪罰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毀朝政有旨追毀出身文字所在監司覺察所著書於是先生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卒於家年七十五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要於今日用先生氣已微張曰曰道要用便不是言訖而逝嘗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年七十二年校其筋力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喟然曰吾以忘生狗慾爲深恥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現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先生天性端嚴學

造純慤自知自信中立不倚始甚愛表記中君子莊敬曰強安肆日偷之語守爲學要其修身行法莊重有體肅如也蓋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則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免伊川爲作行狀乃不載其事明道謂青苗法可且放過而伊川乃于西監一狀校計如此可謂不同矣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

洛學編

卷之二

五

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何如曰却不得此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此曰爲有不通處後來再論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見伊川見處極高游酢楊時來見一日伊川喚坐二子侍立不敢去久之伊川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曰暮矣姑就舍二子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

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後日事矣

邵康節先生

先生名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祖德新遷衡漳父古徙其城後徙洛爲洛人先生少以才自雄欲樹功名于當世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築室蘇門山百源之上李之才挺之攝其城令自造其廬問曰子何所學曰爲科舉進取之學耳挺之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物

洛學編

卷之二

五

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於是先生盡受其學嚴事之卽旅宿飯必欄坐必拜也彌刻厲自進蔬素不厭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席數年道旣通慨然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及四方可乎於是走吳適楚周流齊魯梁晉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結廬洛上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浩然樂也名其居曰安樂窩講學于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先生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清明坦易不事表暴不修防吟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燕笑

終日不取甚異于人也故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大夫過洛有不之公府而必至先生之廬者病長寒暑當大寒大暑時輒不出常以仲春秋乘小車行遊洛城中隨意所之士大夫家聽其車聲爭倒屣迎致雖兒童僕隸亦歡愛尊奉以爲我家先生來也或留三五宿或至經月忘返與人言依於孝弟忠信以風諭於道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人才者多矣文游公彥博富鄭公弼皆以元老碩望至尊重在洛見先生尊禮之與倡和游居程純公每見之退輒太息以爲內

洛學編

卷之二

聖外王之學也遠近學者從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問與深知論天下事雖究心世務者不及也端明殷學士司馬光兄事之而純德篤行具爲鄉里所嚮慕鄉人至相與語曰毋爲不善毋使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其畏慕如此會新法行監司承風旨爲嚴切吏州縣者苦操切不可爲爭欲投劾去先生勉之曰此賢者盡力之時新法誠嚴第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徒投劾何益時州府以吏法故家食貧至經月無酒不能餉客爲薄粥代之好事者時載酒以濟其乏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曰病且老不復能爲從事

矣熙寧十年夏感微疾笑謂司馬光曰死生亦常事張載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堯夫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載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堯夫曰無可主張者伊川又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堯夫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人傳有新報堯夫問有甚事曰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却幽州也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生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

洛學編

卷之二

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明道誌其墓曰自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元祐中韓維尹洛請識於朝常博歐陽棐議曰雍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爲學者之患在于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于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于四方萬里

之達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淳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易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按謚法溫良好樂曰康能固所守曰節謚曰康節先生所著皇極經世六十卷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爲之序

呂原明先生

先生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先生然教之事事循循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

洛學編

卷之二

坐也焦千之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少有過差千之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服方略降顏色時先生方十餘歲即從之遊故德器成就大異衆人既又從胡安定於太學後遍從孫復石介李觀遊始與伊川俱事胡安定先生少伊川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橫渠皆與先生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先生亦未嘗專主一說務略去枝葉一意通養直截簡徑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爲辭說以知言爲先自得

爲本躬行爲實不尚虛言不爲異行以恩稱官元祐中除兵部員外郎充崇政殿說書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爲本紹聖初出知太平州坐黨謫居和州徽宗初復官知單州召爲光祿少卿直秘閣知曹州尋奪職知相州邢州奉祠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處之晏如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確得失久之方罷嘗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仲父舜徒守官會稽人

洛學編

卷之二

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愼乃所以求知也又云後生初學自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又云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卽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政和中卒年七十八子好問資政殿學士孫本中字

居仁少從楊時游酢尹焯遊紹興初特賜進士果官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謚文清所著有春秋解童蒙訓師友淵源錄各若干卷行於世孫祖謙祖儉南渡後寓居婺州世有中原文獻之傳

尹彥明先生

先生名焯字彥明一字德充世爲洛人少孤事母陳氏至孝爲舉子時教授蘇昞一見奇之謂曰子以狀元及第卽學乎唯復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耶先生疑之一日昞因會茶舉蓋以示曰此豈不是學先生有省遂往見伊川受學伊川告以敬問敬曰至一之

洛學編

卷之二

吳

謂問王一日無適之謂自是服膺終身紹聖初年十九應進士舉策問詠元祐黨籍先生嘆曰吾尚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某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汝有母在未容廢祿仕也先生歸白其母母曰吾但知汝以善養不知以祿養先生喜出告伊川伊川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復應舉四方學者及伊川門必令先詣彥明開誘之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伊川既沒先生授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洛人士以事伊川者事之大觀中諫官范致虛言程頤倡爲異端尹焯張澤爲之羽翼乞細勿用

先生深自韜隱而聲聞益盛靖康初种師道以檄行可備勸講薦召至京師梅執禮呂好問邵溥胡安國合奏乞特擢用先生度時不可爲力謝病歸賜號和靖處士次年金人陷洛家盡覆先生死復甦門人昇置山谷中而免建炎四年劉豫卑辭厚禮聘之不從以兵恐之先生夜爲赴水自沉者得亡去徒步奔蜀至閬止於涪曰先師之所嘗讀易也聞三畏齋以居人罕識其面紹興五年侍講范冲舉以自代召赴行在再以疾辭帝曰焯可謂恬退矣張浚力請召至七年授崇政殿說書勅有司敦遣乃就道會諫官陳公

洛學編

卷之二

王

輔詆程學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焯也生事之二十年沒守其學又二十年矣使焯厠經筵所敷繹不過其師說使舍所學以言則欺君父也留不進於是大臣言焯拒劉豫有不可奪之節其所養可知詔趣行既至召見曰朕思卿久矣侯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退而喜曰聖主也道義有行乎乃就職每進講前夕必齋沐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次日乃入侍講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敢不敬乎又曰人君其尊如天吾所言得入則天下蒙其福不入則反是安敢不盡誠敬八年除秘書少監頃之乞歸

田里不允上諭參知政事劉大中曰尹焞學問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中得老成人領袖亦是朝廷氣象冬時講筵初開講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先生曰此安而有之上語中書舍人呂本中曰此尹焞受用處朱震疾亟薦先生自代趙鼎亦推先生可以繼震九年除先生在通直權禮部侍郎是時秦檜力主和議先生在病中上疏力諫以爲不可又以書切責檜檜大怒先生力辭乞歸得觀祠而去次年乞老寓會稽十二年方赴召時祭告伊川墓而後行曰能行所學則未嘗不辱師門則有之高宗嘗稱曰觀尹焞所

洛學編

卷之二

吳

行盡一部論語可謂知焞矣疾革督門人問學曰有疑便問病亦何妨其純至如此所著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行世年七十二

謝顯道先生

謝先生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習舉業已知名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門號四先生初良佐往扶溝見明道受學甚篤明道謂之曰賢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曰且靜坐良佐質小魯然誠篤每理會事未深徹其類有訛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

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良佐初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明道曰爲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於淵向下更有淵在於是良佐恍然於何思何慮之體也曰心本一之離而去者乃意耳語浩然之氣曰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明道許之曰是子展拓得開將來可望後卒業伊川所伊川問所造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有是理賢發得太早在於是良佐孜孜於省克甚力作簿自

洛學編

卷之二

吳

記日用言動禮與非禮以自繩嘗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與伊川別一年來見問所學對曰惟去得一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因語在坐同志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良佐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試於太學對曰蔡人抄習禮記決科之利耳伊川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以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于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

此心而後可語也。夏佐乃止。是歲亦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良佐語之曰。游子嘗問某一切外物能放。置得下否。某對之曰。實嘗從此上措功來。安國問何也。曰。物無根者易拔。樹木有根。故難拔。雖枝條落盡。已復生。人諸欲皆有根。能於欲根淨洗。所從來痛克之。令無所繫。則無事矣。建中間。召對除書局。忤旨去。監京西竹木場。生飛語詔獄。獲官嘗言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

洛學編

卷之二

面下工夫。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曰。彼安能陶鑄我。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閒工夫。枉用却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又言舊多恐懼。常於危階上習之。得善筆愛之。欲書令壞。乃已。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多從佛學。惟良佐與楊中立不變。曰。惟謝楊二君長進。晚益平質。或問敬曰。於儼若思時。見之問矜持何如。曰。矜持而過則病也。太學博士朱震請教良佐曰。待與賢說一部論語。震私念今日暑迫暮。何從得款待說論語乎。已飲之酒數行。起居游語如常。

已忽擢。曰。聽說論語。舉子見齊義師。見二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內外一以貫之。由凝掃應對進退。卽上達天德。一部論語盡於此。或問良佐。色慾想絕。多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年。又問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今日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並無健羨心。所著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世。謚文肅。

張思叔先生

先生名釋。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讀。

洛學編

卷之二

書爲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傳呼道路。先生頗羨。慕之。問人何以得如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先生始發憤。從人受學。執勞苦之役。教者憐其志。頗勸勉。之後能文。入縣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爲也。因至僧寺。見道楷禪師。悅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恭叔行已官洛中。先生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他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爲空祝髮也。及伊川歸自涪陵。先生年三十始從之學。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有得。蓋謂守此則無不可爲之事。後窮理造微。伊川甚許之。妻以族女。學者從之漸。

衆尹焯嘗謂伊川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下解
悟焯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言
恐繹不及焯伊川以爲然伊川嘗言晚得二士又言
張繹俊尹焯魯俊恐他口過之魯者終有守也先生
長於爲文又善辨事伊川沒一年先生亦沒和靖被
召嘗曰思叔若到今日當召用必能有爲於世嘗記
伊川言行一編名曰師說

劉質夫先生

先生名絢字質夫河南人髫髻卽事兩程先生受學
明道語人曰他人敏則敏矣然未易保也斯人之志

洛學編

卷之二

星

吾無疑焉以祖蔭爲壽安王簿遷潞之長子令邑俗
故淳古而先生又誠心愛利丁母憂父老數千人選
道留久之乃得去富鄭公歎以爲古縣令也元祐初
以侍講韓維薦授京兆府教授侍御史王巖叟正言
朱光庭言春秋學廢已久絢治春秋深通試太學博
士先生明粹溫恭孝弟樂善不爲異端所惑故其履
也安內口加重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既病謂李
端伯曰吾病每眩將但正心端坐氣卽下平居持養
氣可忽乎治春秋專以孔孟之言斷經意將殺尚以
例類質與士大夫啓手足自盟殯安然而逝先生在

程門與人但有所知惟恐不與人共程學之興先生
及端伯有力焉伊川曰質夫沛然又曰明道平和簡
易惟劉絢庶幾似之謝上蔡云向見程先生言春秋
須廣見諸家之說其門人惟劉質夫得先生意旨最
多

李端伯先生

先生名顥字端伯洛陽人才識穎悟舉進士元祐中
爲秘書郎闕肆開發伊川謂其才器可大受與劉質
夫相繼卒伊川哭之哀悲傳學之難焉又云明道語
錄只有李顥本無錯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收動或

洛學編

卷之二

星

脫忘兩字便大別李顥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
錄得都是朱子曰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諸公所遺
尤深所得尤粹時洛陽有孟厚字敦夫從伊川學獨
處一室糞穢不治伊川曰學不在此假使灑掃得潔
淨莫更快人意否一日伊川曰子何不見尹焯張繹
朋友間最好請學敦夫見和靖曰先生令厚來見二
公若參明厚所願見如思叔莫不必見否和靖曰只
不必見思叔之心便是不必見焯之心也後伊川之
葬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敦夫與尹張范絳邵溥送
焉

朱公拱先生

先生名光庭字公拱河南偃師人舉進士調萬年鎮是時純公主郭縣簿關中舉以並稱元祐初以溫公薦入爲左正言入對首辨大臣忠邪繼請天子燕閒與儒臣講習輔聖德諸進退大臣損益政事論奏無虛日宣仁甚咨納焉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黨論作補外數月復召劉丞相摯罷改封麻還落職知亳州有惠政人戶祝之改潞州鄰境饑流民裁路旁來安集日爲飲食之至不暇食遂病卒先生少受學於胡安定已從孫復受春秋已又從二程先生於洛服行

洛學編

卷之二

所聞造次不怠見善如黃育惟恐不及見不善如避水火惟恐及之後謁明道於潁昌退謂人曰光庭於春風中坐三月矣愈益渙然歸坐卧一室室兩旁各一牖隔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而中以思無邪無不敬二語榜之意以敬一天人貫上下也父喪廬墓側三年事諸父盡道御諸弟友家人悼睦無間言爲人方正望之可畏而卽之謙恭虛已常若不足也常謂釋氏爲世教大患高明之士既沉溺於性宗中下之材又纏縛于因果故力排異端以扶聖教家素裕自奉甚薄仕至朝列猶糲食不厭

其沒也正公祭之文以爲篤學力行至于沒齒不渝蒞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可質神明賈金石雖尚論古人難其比也其信許如此

邵伯溫先生

先生名伯溫字子文康節之子入聞父教出與司馬君實呂晦叔二程子交故所聞日博而尤習世務以薦授大名府教授調長了尉初蔡確罷相邢恕自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詣闕恕召之先生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遣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先生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貽異

洛學編

卷之二

聖

日悔康竟往恕果勸康作書誦確有定策功爲他日保家計康遂作書如恕指蓋以康爲光子得其言世必見信旣而梁燾以讓議召恕遂力言確有定策功且以康書爲誣燾不悅康始悔之紹聖初章惇爲相惇嘗事康節欲用先生不往會當赴吏部銓明道謂曰吾危子之行也先生曰豈不欲見先公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子文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之理盡矣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可忘矣惇方與燾獄故以此諷之惇悚然山監永與燾

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解訪之者先生見范祖禹于咸平見范純仁于頴昌或爲之恐不顧也徽宗卽位上書辨宜仁誣誘解元祐黨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除知泉州請罷歲輸瀘南諸州綾絹絲綿數十萬以寬民力權提點成都路刑獄賊史斌竊劍門先生與蜀帥盧法厚合謀防守賊竟不能入蜀人德之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康節常語子文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子文載家使蜀故免於難先生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奸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爲宰相當

洛學編

卷之二

五

以宰相待之范忠宣知國體者也故欲薄其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用心也劉摯樂蘇劉安世王巖叟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卒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先生游及相始贈秘閣修撰嘗表其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建言廢崇寧世以此三言盡先生出處云所著河南集間見錄皇極系述辯誣辨惑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近百卷

程沙隨先生

先生名迥字可久寧陵人避時康亂南徙餘姚登進

士歷知進賢上饒數縣嘗曰令與吏服食者皆民之膏血也曾不是思而橫欲害民鬼神其無知乎故政寬而明令簡而信緩強撫弱導以恩義積年謗訟一語解去猾吏奸民久而悛悔欺詐以革暇則賓禮賢士從容盡歡進其子弟之秀者爲之陳說詩書疑義隱德潛善無間幽明皆表而出之以勸風俗或上官所未悉者必再抗辨不爲苟止所著有古易考春秋傳文史評經史說等書字官朝奉郎朱熹以書告先生子緬曰敬維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人非獨章句之儒而已曾不一試而奄棄盛

洛學編

卷之二

五

時此志士所爲咨嗟而不能已者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也絢巴陵尉能理冤獄孫仲熊亦有名

洛學編卷之三

睢州湯斌潛菴輯 男 沆較刊

正編

元

許魯齋先生

先生名衡字平仲號魯齋懷之河內人也父通避地河南已巳生先生于新鄭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校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卽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稍

洛學編

卷之三

長

長嗜學如饑渴值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尚書疏義避難岨嶠得王輔嗣易說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陽基道有梨衆爭取啖之先生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人曰世亂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自是出入經傳泛濫老羣下至醫卜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既而往來河洛間從姚樞得程朱易傳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書益大有得謂從學者曰吾今乃始間進學序矣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

學入從事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爲進德基本篤信

力行以其身先之嘗與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之如

神明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及樞被徵獨處蘇門

遂慨然以明道爲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

于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者之任也凡喪

祭嫁娶必徵于禮以倡其鄉人從學者寔盛家貧躬

耕粟熟則食不熟雜糧藁茹食之處之太然歌誦

之聲傳戶外如出金石有餘卽以分族人及諸生之

貧者人有所遺一毫不義弗受也居姚樞雪齋庭有

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晚視而去家人化之如

洛學編

卷之三

長

此甲寅元世祖出王秦中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素稱兵火欲學無師聞先生來莫不喜於是郡縣皆建學世祖卽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先生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奏以爲太子太保陽爲尊用實不使數侍上也先生曰禮師傳於太子位東西鄉師傳坐太子乃坐今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五辭改命爲國子祭酒未幾謝病歸至元二年復召至京師命議中書省事先生上疏論立國規模用人立法爲君難教養臣法令五事帝嘉納之四年歸懷五年復召還六年會

與姚樞等定朝議又與劉秉忠定官制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爲圖上之帝甚悅時阿合馬專政以子忽辛有僉樞密院先生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除中書左丞固辭不許因謝病帝召其子師可入謝旨且命舉自代者先生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貴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曰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久欲開太學會先生請罷益力乃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先生謂蒙古生質朴未

洛學編

卷之三

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善士中涵養數年將來必能爲國家用請徵弟子耶律有尚姚燧王梓劉安中等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先生待之如成人愛若子弟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其教人也因其所明開其所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稍暇卽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揖讓應對進退或投壺習射負者則讀書若干遍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欵周折或未甚領解則引証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曰敬敷五教在

寬今學中大體固須嚴密然就中節日必寬蓋人之品不同有夙成者有可成其大可成其小者難一律強也且不止因其材又當隨其學所至漸進之夫教人與用人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略其所短漸摩成就故其教諄懇懇至而從學者尊師敬業日改月化雖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先生自詣學不問家事賓客皆謝絕曰學中若應接人事業必妨外人怨謗是已事諸生學業上命也故業專而致成十年以權臣屢毀漢法乞罷還懷十五年詔王恂及郭守敬等定新曆恂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

洛學編

卷之三

理宜得衡領之命以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先生以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與太史令郭守敬等製儀象主表其法視古較密悉去諸曆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教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十七年曆成名授時曆頒之六月以疾乞還懷皇太子請以其子師可爲懷孟總管以便養且使論衡曰公母以道不行爲憂也公身安則道行有時矣惟勉自愛先生既歸絕人事居山中課耕自治誠切不厭而整閭門之內若朝廷十八年三月病革家人祀先先生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于相考起奠

獻如儀既撤家人餒怡怡如也顧語其子曰我平生爲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遂卒年七十二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計俱爲位而哭有數千里來祭弔者人服其教金科玉律聽其言雖武夫悍卒無不感悟也有未嘗及門但傳其緒論而折節力行卒爲名世丞相安童一見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千百與千萬也王磐氣蓋一世少所許可獨曰先生神明也謚文正從祀孔子廟廷

姚文獻先生 附敘卷

洛學編

卷之三

先生名樞字公茂其先永平柳城人遷居洛陽効力學志期甚高識者稱其有王佐之略元太宗時與樞惟中北覲太宗重之賜錦衣金符以行臺郎中從軍至德安得趙復與語異之挾與俱卧起時復闔門過難不欲生伺先生寐熟亡去先生覺遽乘月馳馬走積屍間號之至水際復已被髮徒跣號泣欲自沉先生手挽之而歸委曲勸免從與俱北所謂江漢先生也是時洛闔學未行于北方獨金儒張文舉稍以程易教授未廣也至是復以所記憶程朱諸經傳註手錄出之先生與楊惟中首受其學會先生與行臺長

不合棄官攜家蘇門許夢爲室作家廟祀四世堂龕宜聖像以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配讀其間竟日危坐四書傳註及小學鑱版傳之四方以化民成俗自任風日清佳則鳴琴百泉之上適世樂天若將終身許平仲間先生得伊洛之傳盡室來蘇門相依以居世祖在潛邸以禮聘至敷陳治道數千言世祖奇其才使授太子經二年以爲太子太師不拜改大司農四年拜中書左丞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十三年拜承旨後二年卒年七十八謚文獻從子燧字端甫生三歲而孤育于伯父公茂年十三見許平仲於蘇

洛學編

卷之三

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爲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爲之人謂有作者風稍就正于平仲平仲曰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廢人之見役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至元七年平仲以國子祭酒教貴胄奏召舊弟子十二人端甫自太原驛致館下元貞初爲翰林直學士修世祖實錄拜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仁宗居藩邸開宮師府端甫年已七十遣正字呂洙如漢徵四皓故事起爲太子賓客未幾除承

旨學士尋拜太子少傅辭謝曰昔臣先伯父樞密除是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授承旨知制誥得告歸再召不起卒于家年七十六謚曰文端甫先在蘇門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于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圖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朱子凡例之後其學有得于平仲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爲世名儒云

洛學編

卷之三

國

洛學編卷之四

睢州湯斌潛菴輯 男 沈較刊

正編

明

薛敬軒先生

先生名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先生初生肌膚如水晶五內皆見家人欲不舉祖仲義聞啼聲曰非常兒也卜之吉乃育之自幼讀書史曰慨成誦端重不爲兒嬉年十二能詩賦時元儒魏希文范汝舟諸公以御史謫戍父延與講學皆結爲小友不敢以

洛學編

卷之四

星

師自居退謂人曰聖門有人矣既壯讀宋四子書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所作詩賦專心性理之學精思力踐言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不寐尋父司教鄢陵故事庠無舉者謫教官戍父乃強先生應河南鄉試遂舉永樂庚子河南第一明年辛丑登第學士楊文貞欲延訓諸子先生固辭居父喪服闋會宣廟思振風紀擢雲南道監察御史時相三楊欲識其面令人要之先生辭云職在糾劾不敢見也一日於朝班中識之曰薛君見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尋陞湖廣銀場鹽倉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晨夜玩讀

潛思有得卽秉燭疾書深探密旨以通宵忘寢正統
政元初設提學憲臣郭璉薦授僉事山東先生欣然
就之曰此吾事也首明理學以朱子白鹿洞學規開
示諸生俾先力行而後文藝諄切誨誘隨其才器成
就之諸生感慕皆呼之曰薛夫子時中官王振專政
思引一正人以鎮衆議一日問三楊吾鄉誰可大用
者皆薦先生因召爲大理寺右少卿諸生泣送數百
里爲位而尸之尋轉左三楊以用先生出振意欲先
生一見振不往再使語之又不在振先遣餽則又却
之一日振問薛卿安在三楊爲遜謝以李賢故及門

洛學編

卷之四

星

令道意先生正色曰原德亦爲是言平安有受爵公
朝拜恩私門耶振聞憾甚一日振會議東閣諸卿皆
拜先生獨立振知其爲先生也連揖之中實啣焉會
御史臺有寃獄振從子山實主之先生爲辨其寃三
覆三反臺臣王文誥事振又曲庇御史奏先生出入
人罪振又囑言官劾先生受賄故庇死獄請廷鞠先
生呼文字曰若爲御史長當引避文怒奏強囚不服
問理振曰是固當死竟坐辟繫獄待決人皆危之先
生怡然曰辯寃獲咎死亦何愧手持周易曰玩誦不
輟冬月臨刑門人皆奔走哭先生神色自若曰吾道

固然兵部侍郎王偉申救之子淳等三人願代父死
振有老僕是日伏闕下哭振問故對曰聞今日薛夫
子將刑故也振意少解既而三覆奏得宥戍邊尋放
歸田通政李錫嘖曰真鐵漢也先生家居六年日杜
門學道弟子從者甚衆造詣益達正統乙巳以言官
程信等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乞致仕學士江淵
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守備中官興安袁誠
時無抗禮者先生至安曰此與王振作對者何可屈
耶午節餽餽先生曰此朝廷禮不敢受蘇松饑民貸
粟富民不得遂火其廬竄海中王文即訊坐謀叛論

洛學編

卷之四

星

死連數百家先生抗章力辨之獲免者衆文謂人曰
此老倔強猶昔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
先生獨不往以此重其爲人至言於衆曰南京好
官惟薛卿耳御史劉孜薦先生粹學飭躬進無所求
退無所累誠君子之儒宜召供館閣親勸講不報壬
申秋召爲大理寺卿復乞致仕不允裕陵復位用楊
善薦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李賢迎
賀曰先生道其行乎先生慨然曰某自外臣驟進誠
意未孚殆其難哉一日召入便殿上方燕服先生登
立不入上遽易法服召乃入語及平日誠意正心之

學劉切動上意左右太息曰此正薛夫子也于謙王
文生極刑先生曰陛下復辟天也今正月陽生乃天
之道二臣罪開陛下用刑宜體天乃詔減一等時有
矜迎復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伐未謀凡事取必
於智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道也彝令主會誠
錄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或請易曰平生所學惟此
事故轉左侍郎上留心致治日召見會議遣徵卿於
西番持不可不聽又曹石專用事徐有貞李賢等皆
落職乃嘆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遂引疾乞致
仕石亨來視疾曰仰先生不留當爲請勅卽家塾王

洛學編

卷之四

異

教事且以爲養先生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教令
設教魯齋戀之屋梁終不以示人若教以爲養何若
不辭官耶亨嘆息而去得命卽發在閣五閱月耳舟
至直沽遇風雨乏糧口中未舉火吟咏不輟子淳愠
見先生宴然曰身困道亨庸何傷居家八年南陽當
國每以書候終不答或問之曰昔溫公居洛未嘗答
政府書固退居之道也終日儼然隨其所寓圖書簾
規常在左右接人無大小貴賤以誠教人有其言
平易簡切不事穿鑿歸于精微晚年玩心高明默養
其妙有不言而自悟者常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

此心惟覺性通天爲學專務體驗躬行不務論說嘗
曰聖賢千言萬語皆說人身心上事惓惓以復性爲
教居敬爲功所著讀書錄河洛集行於世天順甲申
六月十五日忽遽疾衣冠危坐而逝年七十有六贈
禮部尚書諡文清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
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
必歸焉弘治九年科臣楊廉言讀書錄粹然一出于
正請刊置太學并賜祠額曰正學隆慶五年辛未從
祀孔廟

曹月川先生

洛學編

卷之四

異

先生名端字正夫通池人天資穎異讀書靜專坐下
足兩磚處皆穿示樂戊子舉於鄉事父母最孝及遭
喪五味不入口寢苦枕塊始終不易旣葬廬墓六年
不用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存活
甚衆父好善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卽從之於是
作夜行燭一書與誦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
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
之路其言甚精爲霍州學正十餘年日事著述教人
務躬行實踐士子皆服從郡人亦皆薰陶而化方岳
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座

洛學編

卷之四

畢

從祀孔子廟庭

閻子與先生

附同邑白堯佐良輔喬廷儀

先生名禹錫字子與洛陽人負氣自許不肯脂韋世俗亦不事邊幅與物無忤童時領敏讀書日記萬言長傳極羣書性至孝九歲喪父哀毀過人正統甲子年十九領河南鄉薦明年授昌黎訓導丙寅以母喪徒步歸廬于墓終制有強暴見化白蟻出集之應有司以聞詔旌其閭旣而聞河汾薛文清公講明濂洛關學遂謝舉業從之遊得其大指而歸以考功員外郎紀振薦爲開州訓導遂以其所得爲教四方從

洛學編

卷之四

至

著日衆學舍幾不能容州之民無少長皆化之曰無爲閻先生所刺也稍涉不義卽相誡曰毋令閻先生知之一時洛人至比之司馬端明云天順丁丑李文達王忠肅姚文敏相繼論薦爲國子學正尋陞監丞諸生事干謁者悉不得行不遂者或以賈怨癸未諱嶽州府經歷諸生詣闕奏留者至再甲申陞南京國子監助教復轉監丞掌京衛武學事世祿子弟悉知讀書由禮登甲科者相望而中外擁貂蟬握虎符號稱儒將皆亦多出其門四典文衡尤號得人久之聲望愈隆起拜御史提督畿內學校勵名節敦士風抑詞章之習明本原之學取周子太極圖說通書爲士子講明之一時人士皆粗知性理又疏陳塲屋數十弊皆賜施行世方仰其有爲無何無疾而逝公卿大臣多惜之士子如失怙恃宦遊三十年囊無餘貲死之日環堵蕭然門生屬吏賻而殯之著述甚富有自信集晦菴要語二程全集薛文清公讀書錄河汾詩文司馬法吳子註解孫子選注武學詞範行于世時同邑有白先生名良輔字堯佐初請業薛文清公不許良輔乃束修爲贅居其門至日昃而色愈恭文情以其誠置弟子列居歲餘受其業而歸登景泰辛未

進士拜監察御史按察者俱有名歷官太僕卿所著
有太極解律呂新書釋義中庸膚見行於世喬先生
名縉字廷儀少穎敏師事薛文清成化壬辰舉進士
授兵部主事累遷郎中出補四川泰議時馬湖府知
府安鰲殺叙南衛千戶曹明獄久不具御史檄先生
鞠治一訊卽服未幾苗蠻叛王師出討敕先生督餉
苗蠻平上賜文綺寶鈔以旌之仍晉階二品弘治初
致仕卒所著有性理辨惑諸書行世

王穀齋先生

先生名鴻儒字懋學南陽人聰悟天成書過目成誦

洛學編 卷之四

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爲府史者嘗致先生佐書
府中知府段堅見先生書顧奇史史對曰史里人王
生書也堅卽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中人卽留
讀書府中續食授衣遣入郡學爲諸生提學副使陳
選異其文曰此高才生文章經世者非直舉業也未
幾鄉薦第一成化丁未成進士筮仕南京戶部出納
倉庾權舟督稅皆有條式聲績遂著弘治九年陞倉
事提學山西十五年進副使提學如故在晉九載教
人以涵養爲本文藝爲末正己率人簡約條束生徒
請益因材開發竟日不倦教之不率至再三益懇惻

得敗悟輒喜士以故益信嚮孝宗勵治思賢嘗召見
劉大夏論人材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
夏曰誠如聖諭正德改元乞致仕賜告四年家拜國
子祭酒不數月夏去七年又家拜南京戶部侍郎十
年召入吏部歷左右侍郎嘗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
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時吏部尚書陸
完有才名顧與宸濠通先生亟稱夏忠靖王忠肅二
公賢可師法感動完完意不說十四年三月陞南戶
部尚書是歲六月宸濠反完敗先生出督餉留都至
九江聞變遡流欲入武昌約守臣起兵討賊又聞康

洛學編 卷之四

陵南巡益憤懣疽發背卒諡文莊先生博聞多識學
有體要宏裕輿術交發互溢尤明國家故事凡祖宗
設政任人及先輩立朝行已歷歷能言皆有按據至
論時務要夾成敗可否通窒援証今古如探囊指掌
待物開誠和而有禮不問人私人亦不敢以私問也
所著有凝齋集若干卷

許函谷先生

先生名誥字廷論靈寶人襄毅公仲子十歲善屬文
弘治乙卯與弟讚同舉於鄉已未成進士授戶科給
事奉命清理延緩倉場有苗中官者督三邊貪縱罔

法誥具狀劾之直聲遂著正德初以舊德遺老起襄毅公爲大司馬大臣子弟例不居言路改翰林院檢討逆瑾欲納交先生痛絕之瑾怒矯詔黜襄毅公籍罰邊儲三百石先生謫廣西全州判官歷險冒瘴與魑魅伍終無戚容會奔襄毅公喪服除卽絕意仕宦是覽潛修受徒講道若將終身久之當路交薦稱其探蹟研微見道淵邃可備顧問時有詔凡守正不阿爲逆瑾所斥者皆錄之起尚寶丞復以病請告里居十餘年嘉靖改元復起南京通政司參議時講學者北稱函谷南稱陽明先生入南都人士咸執席問難

洛學編

卷之四

四

輔臣薦宜充經幄改侍講學士爲經筵講官上輯臨聖學四事一曰則圖書以明道原二曰主聖經以求道是三曰辨諸儒以祛道惑四曰屏雜說以防道害進講則切古昔興衰治忽之際如指諸掌帝皆虛懷聽納益加眷注尋擢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獎風節抑華競以經世爲士筌尊德爲學軌人士翕然化之太學生有遐方旅櫬者幾三十人先生購地葬之復賜給衣食不給者數十人奏罷教職不稱者二人及劾勲戚習禮不律者一時成均肅然先是文華殿左室列三教師像帝欲從古易以木主先生以所著

道統書上之帝悅卽撤其舊像立皇帝王師八主南向周孔二主東西向命輔臣與諸九人瞻拜王前面諭之曰朕奉先聖先師於此庶起敬慕以遜志於學卿等其罔朕素先生衍喜怒哀樂章入講帝謂諸欲以一人之情通天下之情所言良是尋擢吏部右侍郎時天下入計先生門戶清肅人無敢私謁者乃具奏以戒諸司帝從之復上疏乞休帝不允擢南戶部尚書舍場經費多所裁省復上疏乞休帝以留都園計非諸不可不允會將入朝疾作卒年六十四先生天性孝友敦重人倫以身率世不數數於人其學本

洛學編

卷之四

五

諸實行達之世務嘗曰聖賢所傳心法六籍所遺義要在用世緩人耳苟無益於時文將奚爲所著有通鑑前篇圖書管見道統源流詩考易參春秋易見中庸本義太極圖論性學篇等書謚莊敏贈太子太保學者稱爲函谷先生儀封王肅敏論曰函谷論太極曰氣理兼備不涉於無論性曰理氣渾全本無支離俱不可專以理言卓乎命世之見矣

孫鍾元先生曰莊敏公立朝風裁難進易退便是聖門家法至其所學以踐諸實行達之世務爲主尤爲緊切真是有體有用余嘗論學有其解有獨

解言前人之言行前人之行衆聞而安之耳目不驚此共解也言前人之所未言行前人之所未行羣起而攻之翻駁成案此獨解也獨解非深造自得獨聞心需未易言函谷與陽明並峙南北而陽明與紫陽異同公形氣性理之論亦不尋宋儒成說蓋學求自得總期不謬於聖人耳固不顧曲直之訾議也

何栢齋先生

附門人周大經道妻于靖樞劉次山

先生名璿字粹大懷慶衛籍武陟人生而端凝不事嬉戲人謂爲癡兒七歲時入郡城見家有彌勒佛像

洛學編

卷之四

四

像抗言請去之十九以聖賢之學自屬闢詩文正薛文清言一行或得其遺書則欣然忘寢食曰二先生世未遠而居甚近忘所師法學其謂何弘治辛酉河南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編修不納泛交不入要門能勤慎職事士論重之劉瑾竊政一日贈川扇於諸翰林有入而跪見者先生獨長揖瑾怒不以贈受贈者復跪謝先生正色曰何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前對曰編修何璿瑾大恚出卽乞歸謂崔子鍾曰吾兩人不可易節子鍾曰某安義命久矣璿誅擢修撰先生直率恬淡勵志躬行

外無僕從內無媵妾所居舍塵穢恒積雖朝衣冠不

尚鮮明以進講經筵觸犯忌諱調開州同知修黃陵

岡堤岸成管東昌府同知卽乞歸隱居南村四方從

學甚衆旣遭父喪值武宗崩輟講授哀毀骨立嘉靖

改元擢山西提學副使不果起再擢提學浙江敦本

尚實士氣丕變未幾晉南京太常寺少卿轉正卿與

湛甘泉郭杏東修明古太學法學者翕然宗之閣臣

薦先生可大用始入京相晤輒面數其十三愆衆爲

愕然改工戶禮三部侍郎乞致仕上已許之御史毛

鳳詔薦先生敦樸正大堪典邦禮改命在京調理及

洛學編

卷之四

五

再乞休遂陞南京右都御史尋致仕家居與關中呂涇野儀封七浚川靈寶許松臯諸人簡札往來究辨經書性命之旨行已教人切近精實涇野以此之聖門出賜爲文浩瀚暢達陰陽律呂以及醫卜術數亦皆通究所著有儒學管見陰陽律呂管見醫學管見諸書學者稱栢齋先生素有足疾遭母喪袒跣至廬坐立二十二年癸卯九月卒年七十一先生性激氣剛涵養和粹雖世局變推而獨不受染臨事毅然不可奪難進易退有高世之節門人請梓文錄曰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

以來儒者之論方苦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儀封張
詩東曰聞諸先生有言明興一百年惟河東薛文清
爲篤行醇儒然克守文清之典型者粹夫也閩中林
對山曰當柏齋時以學名者皆務爲高論以爭相陵
駕惟柏齋不言而躬行關中馬谿田曰公家居時東
南學者入于達磨之門更相傳習柏齋力距而闢之
合三說觀之先生之學可知矣門人周道婁樞劉涇
俱懷慶人道字大經嘉靖丙辰進士擢御史巡按宣
大時大同逆黨成擒人情洶沸道請戮元惡餘罔治
軍民帖然駕南狩還科道四人起從道與焉途次劾

洛學編

卷之四

五

大將軍等爲瑞人所擠樞字子靖嘉靖乙酉領鄉薦
會朝紳議禮不相下又議陽明之學且爲洛陽黨樞
著克伐怨欲論四章爲陸祭酒林司業稱賞授廣宗
令劉巡撫籍民兵樞謂擾民上鄉兵議劉面從實心
啣之適樊御史問安民去貪之畧樞應以所令勿反
所好作去甚論刺之樊人恨以事褻職廣宗民肖像
祀之涇字次山嘉靖丁未進士由庶吉士改御史歷
知鳳翔登州兩郡官至副使嘗刻柏齋集能倡明儒
說

崔後渠先生

先生名銑字子鍾一字仲鳧河南安陽人父陞四川
參政歷官廉慎有古循吏風與僉事曲銳齊名蜀人
爲之語曰崔參曲貪屹如雪山先生天資穎敏誦覽
絕人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四方知名士秦偉馬理
呂柟寇天敘馬卿張士隆友務明經修行母慕高虛
母訓訓詁一以洙泗爲師弘治乙丑舉進士改庶吉
士授編修纂修敬皇實錄正德初逆瑾竊政卿佐皆
往謁先生遇之獨長揖瑾怒他日史官旅見又與何
璿長揖如前璿益怒謂張綏曰翰林後生多輕薄崔
銑尤甚綏曰北方類此人倡古學挫抑之不可實錄

洛學編

卷之四

五

成瑾矯旨以練達政務爲名出翰林諸臣於外調南
京稽勲主事益約同志講論經史部有積儲胥役易
以惡米先生治之尚書曰公謫仙也何爲此對曰何
勳非忠何忠非分五年庚午瑾誅還職時武宗以邊
釁棄萬機而時事大棘輔臣方以文藝奔走士大夫
漸爾成風先生上書茶陵勸以及時悟主救民薦賢
理財強兵毋徒以文藝自好懇懇千餘言時論題之
九年御史王廷相下獄瀕死亟詣執政曲救出之繼
廷進講以納諫爭去讒頑戒逸豫爲勸時權倖錢虞
輩在側大賢之十一年丙子考績陞侍讀明年丁丑

以疾請告梁儲素重先生固留之值同考會試時率託私其子拒不許遂力疏歸作喻問見志構後渠書屋董耕授徒意泊如也嘉靖改元起修纂武廟實錄仍充經筵講官二年癸未擢南京國子祭酒開誠心崇正義明經學正文體獎雋懲惰日衣冠坐講堂諸生朝夕問難響答不倦且周貧拯急問疾賻喪多士悅服三年甲申議大禮有欲引先生爲助者恥於黨附拒之時江南北大饑人相食乃抗疏勸世宗勤聖學辨忠邪以回天變且言近者張璁等以獻議超遷蔣冕汪俊呂柟鄒守益等以異議罷斥段續薛蕙等

洛學編

卷之四

李

下獄皇上求備禮於所生至孝也然當詳稽禮經大順人情今獨任己意亦曷有極自分得罪已報致仕歸囊無江南一物惟圖書數篋而已諸生送者千餘人多從渡江涕拜而別歸田讀書洎上遠近從學者衆教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又曰日誦六經不力行則得其字耳心無定靜之力則行乃迹耳家居十六年杜門著書以闢道異經爲志朝臣多引薦者愈自晦約或勸通問當道曰有義命十八年己亥東宮立慎選官僚召補少詹兼侍讀學士一時想望風采比至咨政講學無虛日尋轉南

京禮部右侍郎時都御史王瑋言句容朱家巷爲常祖鄉墳址具在宜表揚先生獨持不可曰興王之墓難可臆斷失實爲罔事竟寢明年庚子署戶部清耗釐弊秋入賀聖節時值風竈之變上疏自劾溫旨慰留過家疾作遂乞致仕欲續十翼解春秋注孟子刪定宋元史病劇未克二十年辛丑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文敏生平端嚴抗爽無世俗依阿態素履嶄然出處無玷鄉人擬之程伊川呂居仁改正經史折衷章句咸有確論文章追琢入古世稱宗工所著松隱齋言中庸凡大學全文政議十翼讀易餘言郡志

洛學編

卷之四

李

沮調及刪定二程遺書中說考晦菴文鈔文苑春秋諸書行世學者稱後渠先生先生研極六經尤深於詩於易謂好奇者浚義於象流爲鑿而尚占之法入失不傳夫皇義畫卦文王周公繫辭孔子作翼一也謂易道加詳焉可矣乃曰有義易有文王周公易有孔子易支矣哉作周易餘言於詩謂毛之說闢雅也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無傷善之心美哉訓乎周之后妃廣於求助精在得媛未得而求之已得而樂之協衆善以事一人志在相夫忘其明也樂乃有與畧于色也是闢雅之義也後之說闢雅異焉曰宮人樂

得淑女以配君子則宮人當於何屬之豈文王未納室先畜嬖御歟今六經之文缺謬有間矣近古者猶得其音庶君子無輕乎變古焉又言詩大序微粹非卜子不能卽小序猶之不可廢也作詩解論二南曰文王之詩謂之雅則文王未王也非王朝天下之故謂之風則文王王業所基非列國可以也故巽其稱曰南論斷曰周王業太王基之文王康之武王周公成之周公以人臣而有功於王業故繫之斷不得于君故爲變夫子序詩首二南曰始基之矣終斷曰既成而昌之矣故反十二國之變冠檜曹之思開小雅

洛學編

卷之四

奎

之治非簡其孰能之論衛風曰夫子存微而天下因詩於變風首二南之化也周得后妃而致二南衛失莊姜而召狄禍故詩首國風本性命而正人倫也禮始冠婚明基兆而防來變也錄桑中衛之淫邪矣錄溱洧鄭之淫昭矣必曰諸篇皆淫風也夫子胡然而累載之乎論魯頌曰聖人以著變也風雅皆有變焉曰頌美其功何謂變曰周頌用諸廟魯頌用諸燕周述先魯禘君周王也魯侯也周之詞典魯氣溢而辭誇非變而何夫魯頌文之極弊也不繼以商則幾滅質矣故受之以商魯無風何也曰治春秋之例也有

所諱故遜詞以盡臣恭有不能諱焉故不泯實以垂戒南山猗嗟著之齊桓莊之內政泯矣故三桓始牙魯馴不競以亡其深解類此論尚書曰孔子刪書爲百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可也晉人晚出之書傳疑可也書錄事之大與變者平世小節無與焉堯典禪也甘誓世也湯武伐也盤庚遷也大誥攝也顧命防也呂刑衰也文侯之命亂也王棨而伯典故秦誓終焉書始堯典咨于四嶽終于秦誓榮在一入其聖道之要乎論春秋曰春秋以王律伯將以復書之政焉故知書與春秋之旨可以裁世變識本末又

洛學編

卷之四

奎

曰唐虞禪夏后繼湯武放伐世久而道降物豐而變起然代天理民不以富己其道一也春秋王威奪而侯攻佚無能任湯武之事者伯乘其隙假名義以主盟天下幾欲敗物伯又衰則舉一世胥盜而已夫子刪書與詩又作春秋標前之盛著後之衰申王之純正伯之詐定是非垂勸戒而說者求奇競博刻核於一字末哉末哉以爲至哉程純公之學也經無故訓所明者意行無枝蔓所存者性仕不以能見諫不以直著讓知而任咎亡已而繫衆警者贊其忠信頌者說其德義有宋以來斯人而已約哉正公之學也釋

經不泥見奇不問敬者合內外之道也理性即命至矣一天與人也是故可貴賤可患難矣非君子其孰能之宋文公性既高明濟之洗殺窺探於渾淪細入千絲毛發道指諸掌關邪如挾其肺肝然每讀一篇輒心目開朗或解而志奮也其篤信程朱如此退處相臺作樓儲書取孝經四書易書詩春秋儀禮周禮小戴禮曰此本言也取程易傳程志程文略曰此幹旨也取左傳溫公通鑑宋元綱目文章正宗陶詩選詩曰此支言也韻學與焉曰數卷樓其論學曰天生烝民物必有則故學躬修九容行采九德心不强操

洛學編

卷之四

而存守不徑趨而約矣曰讀經見諸行事因事驗其經旨是故卒至不駭可以御變矣通言不狎可以出令矣小物克慎可以舉大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曰常情聞毀則憂而思思則勉於善矣聞譽則喜喜則矜矜必放是毀益而譽損也學者不聞規過之直寧受毀可也無觀善之朋寧遠譽可也曰覺心之放即求也知我之病即藥也矜已之是即非也妬人之長即短也曰克己者猶御敵進而無却養德者猶水漬物漸而不驟慎思者如深井汲其泉而愈新辨疑者如解絲理其結而自整曰天道恒進故人心好上

天運有常而人則躐等故思窮於微眇而行忽於茫徐辨徹乎宇宙而心荒於日月是以切已求要之爲貴其論之精如此然性剛毅志在衛道關邪多詆訾或未盡得其情云

王浚川先生

先生名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十三四歲時即以能賦詩古文名弘治壬戌登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與大梁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武功康海東吳徐禎卿鄒杜王九思以古文倡天下先生於國朝典章時政機宜尤究心焉以直忤時謫亳州判識薛蕙于稠

洛學編

卷之四

人中親授以成其學尋知高淳晉御史督學北畿有權閹三王二劉者以賂干先生引使者於庭焚其書王劉銜之及按陝西時權閹廖鏗山鎮股創無度先生嚴禁裁抑鏗誣奏王劉協力相搆逮繫詔獄九卿科道抗章論救謫贛榆縣丞歷陞提督四川山東學政自御史歷茲蓋三督學政皆正學術嚴考校在蜀會何景明督學關陝共約爲條教行之至今教人養士之道尚尊爲成軌晉湖廣按察使數決疑獄平李見寇亂以山東布政居母憂著喪禮備纂起巡撫四川沙保向信猖獗三巴震撼率兵剿除悉俘其衆績

奏賜劄書褒嘉督兵部侍郎督修邊功清查騰驤邊腹官府賴之晉南兵部尚書謂祖宗根本重地守備重權不宜久屬魏國專司請如各處文武推代上嘉納之守備更置推代自先生始召掌都察院事仍原職提督十二團營一日肅皇帝諭羣臣欲令太子監國以便顧養人心錯愕不知所出先生奏太子春秋方幼知識未定一旦御事恐事失分別且壅蔽將自此而生後雖覺無及疏入其事報罷尋加太子太保上將南幸承天累疏懇留上皆溫旨慰答即命廷相輔行掌軍務及行在兵部都察院事一日上問沿途

洛學編

卷之四

四

勞費具以實對裁省甚多有玉帶廐馬之賜先生位九列弟與子猶布衣所親嘗問以爲請先生曰以吾之竊厚祿而載高位亦足庇弟子矣彼學既無成強冒朝廷名器其將謂何與人處凡可濟人事無不爲之而不自以爲德至於一字許可必慎一介取與必謹好集書老不釋卷以身心爲體驗凡有益國事有補聖學雖負天下之謗不恤肅廟初建稱親之議諸臣聚訟張文忠引先生所著論以證之大禮尋定自世儒轉相傳襲爲致良知之說或幾以禪定亂德乃力辯之謂嬰兒在胞中自能飲食出胞時便能視聽

此天性之知神化之不容已者自餘因習而知因悟而知因過而知因疑而知皆人道之知也剖析甚明嘉靖中嚴嵩秉政貨賂公行先生應變自陳疏言大臣法小臣廉刺嵩甚切其守堅定不避權焰類如此所著有溝斷集台使集近海集吳中稿華陽稿泉上稿家居集慎言雅述諸書共六十卷奏議公移歸田集共三十卷卒年九十一隆慶初贈少保謚肅敏許文簡公讚謂先生持守類洪洞韓忠定參贊類青溪倪文毅掌憲類安福張簡肅若方之古人宋李沆之忠義魯宗道之骨鯁二陸之理學蘇黃之詞藻皆可擬也可謂備悉其形容矣

洛學編

卷之四

五

王蒼谷先生

先生名尚綱字錦夫歙縣人五歲讀孝經七歲就外傳日記數百言或謂曰子後當及第應之曰讀書寧止爲榮進已耶比長盡通五經諸子尤達於三禮年十八以儒士舉於鄉壬戌成進士授兵部主事調吏部歷稽勲驗封兩司尚書張綏依阿逆瑾勢焰薰灼每有私囑輒以正對且反覆理論綏不堪其銜之不蘭月綏坐瑾黨伏誅楊文襄公爲尚書先生議論亦多不合遂乞補外出爲山西參政疏請侍養家居十

九年樂道安貧養親教子於蒼山谷中築讀書臺養粹疑虛脫落瀟灑起四川參政不赴再起陝西以母命就道時陝西值邊警文襄起爲總制見先生喜曰吾今日乃知王錦夫也卽以兵柄付之不閱月奏捷文襄特疏以薦未幾聞母喪奔歸終制適歲大饑奏救荒十三事復除山西參政遷浙江右布政使巡按御史李佑倣奪去撫諭列先生曰御史爲朝廷耳目之官乃怙勢凌人尚可仕乎遂棄官歸吏部奏李佑職在激揚論事不實復移檄起先生於家督促再三次年始入浙卒於官所著有蒼谷集十二卷薛方山

洛學編

卷之四

六

日齋徐文追秦漢詩逼蘇李一時藝林咸稱作者然實非先生之所尚也先生平生每右兩程而左三蘇崇理學而鄙詞翰使假之以年當必有繼往聖而開來學者而世顧以功名事業期之又豈足以知先生哉

孫鍾元先生曰當時推理學者必以公與何文定爲首稱謂王浚川李崆峒何大復孟有涯諸公乃文章氣節之士夫文章何妨於理學而理學不專在文章如耽於文章則一文章士而已矣氣節何妨於理學而理學亦不專在氣節如耽於氣節則

亦一氣節士而已矣公生平立節固其所長而文章非其所短終不肯以一節著若則學問之所得深矣知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到文之之時豈復有知廉勇藝之可名夫子所云禮樂卽夫子所云好學歟

尤西川先生

附門人李子仁元謝仲川江陳道敬麟董淑化堯封

先生名時熙字季美洛陽人嘉靖壬午登鄉薦見王文成公傳習錄讀之豁然有契於是厭棄詞章一意聖人之學除署元氏學事教士端趨向重躬行闢姚江宗旨而不徒以文藝爲課丁艱服闋復除章丘論

洛學編

卷之四

充

章丘亦如論元氏也陞國子學政徐文貞公時爲祭酒特重之每令六館師生以先生爲準年四十念古人道明德立語因自詰曰我今道明耶德立耶不覺淚下已慨然曰學無師承終屬懶散夙志之謂何乃介寮友項漁浦師事劉晴川晴川文成高弟也先生自慶不及事文成猶及事文成門人乃以體驗於心泊一切見聞悟入者悉請質焉無何晴川以言逮獄則筆所疑契時時從狂狷中印正不少輟又因得切磋于朱近齋錢緒山何吉陽唐一菴周訥緒諸君子陞戶部浙江司主事管潯墅鈔關所權僅足國課繼

毫不以自污至奉已澹泊人所弗堪先生處之怡如也年四十五以母老乞終養歸洛三十餘年足跡未嘗濡公門終身蓬蓽布素常至空乏居常獨坐小齋見後進來學者喜動顏色與之言終日無惰氣其言曰士不講學久矣人苟不順流俗肯來講求道理不必所見皆同卽是同志但當虛心切已共求精一耳又曰講學是解縛之法有世俗縛有賢傳縛有聖經縛有師說縛有意見縛皆是名利做根解得此縛纔是學其答問也隨人淺深誘各不同有欲向靜處收放心者曰放者心也前須心靜若身靜治其未耳

洛學編

卷之四

主

却恐或爲外道所攝聖門一貫只指本體若忠恕便就應酬上說則曰本體無物何一何萬應酬是本體發用就此處用工問致知則曰飲食不知滋味必有寒熱之病身體不知痛癢必有痿痺之症人心不知好善惡惡必有偏私之病病去則本然者復自知方便成天下之望望矣其爲說大抵祖文成致良知而要歸於提省人心使知所向往不容自己晚年有慨於傳文成之學失其真至謂良知上還有一層者謂然曰良知無終始無外內安得更更有上面一層於是令學者只於見在職分用功而曰道無淺深職分固

道之實地也且孔門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論學也曰主忠信謂終身可行者其恕乎此非文成宗旨而後學所宜遵耶其立教平實易簡使學者循之可以入道而不至以虛見爲實際可謂有功夫成矣所著有擬學小記聖諭衍行于世門人洛陽李士元謝江陳麟董堯封能崇師說新安孟化鯉尤著云士元字子仁弱冠時卽有志聖賢之學會西川先生講業洛中卽首爲依歸初授如皋教諭常進諸生語之曰性命之理只在人倫日用間故其爲教獎行檢析經旨一時士風翕然丕變後晉國子監助教端軌彰志一

洛學編

卷之四

主

若在如皋時轉慶陽府通判督糧靖邊營尋遷代州知州諸所興除爲民永賴者不可枚舉後以絕無餽遺致怒當道中傷罷官時牛生素善黃白術慮子仁歸無餽口計願以其術售答曰三十年所學何事竟笑而却之居里日以九先生爲觀型篤信不移未幾以疾卒尤先生滋然曰斯道孤矣江字仲川嘉靖丁未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南陽邵唐藩餽聲名赫起以望擢工科給事會山陵興工往督其事條便宜裁冗蠲省帑金數萬計工竣例應遷秩時分宜當國嫌仲川不附已止增俸一級值世宗議進香仲川獨陳不

可忤旨廷杖未幾遷禮科都給事中尚書趙文華受詔南征作威福流毒上下仲川率同官疏其奸拂執政意矯旨再杖罷爲民怡然曰以直道賈罪非名教所棄絕今而後講學素志庶可慰矣穆宗繼統召還罪譴諸臣撫按交薦仲川杜門日久與長安諸老不相聞問同年有作宗伯者遺之書曰道之顯晦雖由命而通情達志未可盡廢也仲川得書不答後亦無報謝以故同時得罪諸臣俱被登用惟仲川止復冠帶所著有岷陽諫草岷陽詩集與滋心語錄行於世麟字道徵素厭博士家言謂與理道無當後念家貧

洛學編

卷之四

圭

親老乃稍稍屈就之遂登嘉靖癸丑進士嘗語人曰吾雖以此取科第然詞章記誦殊非心得之快也蒞仕河間推官謹廉隅絕餽遺屬吏無敢干以私莅任初夜止小寺間哭聲尋聲復之得婦人屍廉知張姓奸逼狀遂坐之法民有兄弟爭者積誠感悟皆泣下請罪相友愛如初尋拜禮科給事甫七日建言廷杖創籍聞尤西川倡道里中遂執弟子禮有按部使者及門輒引分遜避父母卒鄉人有以訾辰致賀者作永嘉詩以却之所著有歸田漫錄行世堯封字淑化嘉靖癸丑進士擢御史按四川值三殿採木蜀民疲

於奔命淑化極力調停公事畢而民不告病世宗每解史而不名尋陞都御史擢江爲江陵所銜奪官江陵敗起撫甘肅累官戶部侍郎諡恭敏贈尚書子定策萬曆甲辰進士擢御史疏曰古人以講學爲實今人以講學爲名臣鄉曹端尤時熙孟化鯉三賢皆以孝弟忠信爲踐履以杜門却掃爲閑修出爲真經濟處爲真學問蓋確論云

魯惺菴先生

先生名邦彥字鄭卿號惺菴睢州人七歲失怙家貧甚出就外傳稍知經義即以聖人爲可學被服造次

洛學編

卷之四

圭

不離儒者嘉靖己酉省試第一庚戌成進士官行人司行人奉使唐藩王享以厚幣辭曰天子親兄弟之使某備特節焉交損而退君之賜也無所辱大禮勞以篚簋曰受餐館人已宿飽矣敢辭滿一考當還備侍從不且拜曹郎無還故署者時嚴嵩柄國先生素不與通故事選郎貴倨用事諸曹無敢鴈行進者先生獨與抗禮以是遲久不遷先生念母老遂請終養以歸杜門却執潛心經術時海內學者多宗陽明先生獨專主程朱曰從來論學皆主敗濂溪獨曰主靜一字不同便成岐路今師心自用以聞見爲支離

以踐履爲義外夷考其行果聖人之徒也與哉隆慶
改元搜訪遠逸臺省交薦起吏部主事改光祿丞皆
不拜上疏陳十事首言聖學以敬爲主次請諒闇之
內停罷游議三請大臣輪對便殿四謂言官當崇大
體大臣當略小嫌勿使吾君輕其人並疑其言五言
內臣宜近正人六言大臣當有匡輔之實不宜專以
擬票題覆爲事七請倣程頤奏開延英院之意儲真
材備用八請躬行節儉風示海內九請祀薛瑄胡居
仁曹端諸儒并刻小學因知記頒布學宮使人知趨
向十言近日文法日密忠信日薄宜敦渾厚以回風

洛學編

卷之四

五

尚皆鑿鑿可施行時執政內陳先生疏偶及之鄉人
留不果上見者以爲有經世之具先生經學既深留
心世務聞朝政得失憂喜形於色辭對朝貴大夫多
危言忠告人私相語曰魯君論太高宜其不調也楊
襄毅掌銓貽書曰海內以公出處卜世道耿楚侗曰
臨大節不可奪吾信魯君矣所著有河圖洛書說大
學講中庸解就正錄皆平正精實多前人所未發嘗
語人曰中庸不可能也學之從猶介始通方之人不
足與議矣平生細行必矜非禮弗履萬曆二年八月
卒年四十有七巡按御史疏請從祀大梁總祠報聞

孟雲浦先生

先生名化鯉字叔龍號雲浦新安人年十六時慨
然以古道自任嘗曰古人爲學必正心修身無愧作
而後卽安豈沾沾舉子業哉聞尤西川先生倡道洛
陽往師事焉讀擬學小記曰濂洛眞傳其在於此凡
西川所言手自記輯成帙曰西川要語以貢肄業太
學與郭青螺黃慎軒孟我強聯會講學以道義相砥
礪萬曆癸酉中河南鄉試故事同年具呈坊價先生
瞿然曰吾輩方將起家清仕路抑奔競乃先行請託
耶獨不列名庚辰成進士授南戶部主事時相欲致

洛學編

卷之四

五

先生爲重終不往謁丁外艱服闕補戶部江南山東
大饑先生奉命往賑全活無算尤厚資善士改驗封
主事丁內艱前後喪制一準家禮斟酌合宜可爲法
式居喪不茹葷不入內不妄言笑起復補積勲歷文
選往例銓法先白政府然後具疏先生以用人爲朝
廷公典無先白大臣理中璫請託毫不假借都給事
張棟以建言國本謫先生特疏起之忤旨削籍歸蹇
出都行李蕭然家僅徒步歸家設會講學寒暑弗輟
四方之士聞風負笈所著有尊聞錄文集讀易寤言
諸儒要錄行世呂豫石曰先生之學以無欲爲宗其

教人則專以孝弟忠信慎獨爲要不爲高深懸冥之論至平至實至易至簡至純至粹門人王以悟自標卅師先生信先生尤篤其贊先生曰仕以達道學本無欲知言哉

呂新吾先生

先生名坤字叔簡號新吾寧陵人離襁褓卽不妄言笑不與群兒嬉戲初讀書苦訓詁家言雜亂乃一切棄置默坐澄心體認本旨久之了悟年十五五經皆通讀性理諸書欣然有會作夜氣鈔拓良心詩立論專主躬行作省心記以自檢嘉靖辛酉舉於鄉隆慶

洛學編

卷之四

主

辛未成進士丁母憂萬曆甲戌對策授襄垣令襄垣劇邑治尚嚴明鄰境清濁二漳河隄潰漂田廬無算先生設法積穀立河倉以備修築民不知役飭學宮設學田時進諸生講說經術期月政通人和明年調大同培植柔良裁抑豪橫政聲如治襄時先是襄垣土豪某被先生大創幾斃去之日追數百里及之曰某蒙明公創誨因知悔悟今而後不復犯法矣知大同時山陰王家屏以大宗伯服闋赴京過大同其姊夫以人命坐抵向先生言之答曰獄已成不可反矣嗣家屏任冢宰向僚友曰天下第一不受請託無如

大同令也特疏薦之戊寅陞吏部主事故事新曹郎尚緘默卑伏不敢輕有可否先生獨崢嶸不少畏避在部十年當轉京卿爲忌者出爲山東叅政分守濟南先生曰學者通籍以來無往非行義之日何必京堂哉單騎就道時山東旱荒先生建議平糶緩征全活者以萬計創冬生院以恤殘疾境內泰山海內香火雲集奸民僞爲山神搜盤攝人財物先生發覺其奸狂誕填息庚寅陞山西按察使辛卯陞陝西右布政使壬辰陞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先生謂吏治無良未有不自大吏始者凡事皆自責自任饒遺贖義

洛學編

卷之四

主

盡杜絕之知天下將多事更嚴邊防養將材募勇略造戰具嚴馬政密間謀計軍費所轄邊垣延袤千里經理盡然具有成績朝廷倚以爲重癸巳擢晉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協理院事明年甲午陞刑部右侍郎尋轉左在京四年與董范之議朝鮮之議石門之議堅守一說屹屹不少動是時天下多故國是日非災異叠見先生草憂危疏數千言上之惡之者中以奇禍舉朝爲危先生不端引疾乞休家居遇邑疾苦輒身任之如修城力主其議地畝錢糧差徭多所調停邑人至今賴之福清當國嘗薦於上都門相知囑令

致謝先生曰宰相爲國薦人公也若致謝是以謝爲求矣竟不應權璫某齋書帛至先生曰大臣交結內侍律有明禁況素未識面平原函付回其守正不阿類如此林居四十年自奉儉約不置生產惟日與門弟子講論不輟有負笈自千里而來者稱沙隨夫子云先生嘗謂六經簡易明切諸儒因之聚訟而製道深文而晦道拘泥而隘道遂失其旨六經者天地萬物之史天地萬物者六經之案也而總寄之聖人聖人之心道之府也聖人之身道之輿也聖人之言道之輪也天地以道鑄聖人聖人以道鑄天下又曰世

洛學編

卷之四

夫

道任自然聖人立世教而約之以當然禮法者維持世教之善物也國之存亡民之死生於是乎係巢由披卷佛老莊列決禮法之防而潰之近有念不及民務學不本誠敬心不存惕勵憂勤拾畧雲餘唾開方便法門以自適其猖狂恣睢之意薄庸言庸行爲士直視三百一十爲枉桎世道名教蕩無吟域宜自吾儒經史外諸清奇高遠窈冥支誕之言悉付諸火作道脉圖又曰一身罪過都是我心承當五官百體無罪兩間罪過都是我身承當天地萬物無罪作呻吟語嘗推理欲生長極至之說以警世復爲圖以廣之

謂凶人之與衆人其初非與聖人遠也潛滋已久不覺自移故舜跖只爭一念年八十三卒于家臨終作返輓歌自餞自撰墓誌銘曰述性直不委婉嚴毅少溫煥居官持法而清涼居家義勝而恩薄當事過激涵養功疎奉先人天理二字於膺堂不敢失墜遺命勿用風水陰陽家言所著有家庭真家禮疑去偽齋集閩範實政錄交泰韻等書贈刑部尚書賜祭葬湯斌曰余居近先生之里見其邑之城郭井野里甲賦役之法與夫冠昏喪祭燕饗豐約之儀皆先生手定數十年無改改易者兒童婦女至今猶稱

洛學編

卷之四

夫

呂夫子也其實政錄所載如鄉約保甲義倉社學編審丈量養老字幼種種俱有成規周詳通變而無繁瑣難行之患余潼虔之政實奉先生爲師至呻吟語性命理欲之辨天道人事之宜言之痛切令人讀之如冷水澆背真體用兼備之儒也其子孫守其遺教周旋步履俱有常德居官清白能世其家先生之學真非可以聲音笑貌爲之者矣余每過寧陵必瞻拜先生之祠低徊留連不能去也

楊晉菴先生 附楊述復

先生名東明字啟昧號晉菴虞城人萬曆庚辰進士

授中書舍人考選禮科給事中神廟靜攝深宮君臣
際隔先生具保安聖躬一疏又請立東宮又請預教
太子並留中又請崇重孝經論劾樞臣疏凡數十上
轉刑部萬曆三十年河決大稔齊梁淮徐間數千里
人相食先生繪流民圖上之神宗惻然傳示兩宮聖
母中宮皇后省覽遂出帑銀三十萬往賑全活幾十
萬人巡視京營因日久法廢軍耗於占役馬疲於僱
倩切禁冒濫督衛改觀旋掌吏科乙未分校禮闈稱
得士因抗疏左遷陝西布政司照磨先朝御極起太
常少卿晉大理光祿卿始建首善書院與鄉南阜馮

洛學編

卷之四

全

少墟名賢數十輩相與羽翼聖學後轉南京通政使
卒贈刑部尚書所著有性理晰疑金臺會語山居功
課青瑣藎言諸書行世同時有楊先生潤字湛加一
字述復商邱人萬曆壬午舉人師楊復所以正心爲
則與里中孝廉王國順以道學自勵初仕興化縣置
祭田數百畝以祀范文正公又立講堂興學課士如
大學士吳興大司寇解學龍皆出其門後知霸州時
內侍居霸者多擾害地方先生攜印抵都謁司禮監
痛陳其狀司禮遂戒其下不得犯楊知州法一境肅
然致仕後霸鄉老來問訊者嘗數十人涕泣不忍去

徐涵齋先生

先生名養相字子存號涵齋又號近恒睢州人少工
舉子業研究經傳解悟疑義爲文雄市自得取法先
秦兩漢復潛心性理之學曰爲學不宗濂洛非學也
嘉靖己酉登鄉薦丙辰成進士奎仕餘姚時倭寇猖
獗創建南城民免鋒鏑表章陽明之學與多士朝夕
講習三年興起甚衆轉兵部車駕司主事以守正不
阿忤時相罷歸遂以明道淑人爲己任日聚生徒講
解經書性理辨晰幾微窮極淵奧遠近從學者常數
百人駝岡錦水之間比屋絃誦也平素事親極孝父

洛學編

卷之四

全

病侍湯藥寢食棉沐俱廢治喪一遵古禮不用浮屠
不識平客籍紳家多取法焉弟養大進士早歿撫其
遺孤成立萬曆丙申卒年七十六所著有四書說略
禮經輯覽近恒文集藏于家

湯斌曰先生孝友篤行孚于門外平生以講學爲
事余少見鄉之前輩傳先生緒言益得陽明之心
傳者也當今餘姚時去陽明卒未久僞學之禁尚
嚴先生獨聚諸生於講院闡明陽明之學以此忤
當道意中蜚語罷歸家居開講生徒來者至堂不
能容蓋數十年所未有也

王惺所先生

先生名以悟字惺所陝州人萬曆甲辰進士授邢臺令陞兵部主事歷官山西叅政先生童時聞孟雲浦之賢卽裹糧求爲弟子誠苦備至旣而引見西川喜謂得人稱之曰王生其貌口休休耳其氣日充充耳其心日空空耳旣成進士澹泊若寒素在邢臺刻復古論俗論士諸約適邢大饑條上利病二十事設廠煮粥雖窮鄉山坡必躬親嚴飭民沽實惠或置綿衣或以俸錢代贖鰥妻子者舉卓異擢兵曹歲時事請罷內市嚴禁衛杜異端皆關切大政不報時有閹門

洛學編

卷之四

全

歐御史者具疏論遣置鼎新會與士大夫論學出參山西政蕭然行李單車就道甫三月卽告歸與張抱初張春宇呂豫石諸人倡明師說於正學書院祠會於分陝龍興寺又會於甘棠學者如歸其言曰自道學不明世往往薄躬行爲無奇其上者溺情訓詁藉口翼道下者以文人振懸虛要妙之說自列於儒林此皆吾道之蠹耳夫躬行豈易言哉終身體之不能盡堯舜之猶病文之望道未見孔子之何有未能皆學不能盡處又與張抱初論學詩云自昔由來說克艱立心只在危微間男兒事業參天地合下先須透

此關又云終日紛紛何所求幾人知向此中修孩提一念通天地翻棄寶山學比丘營口須迴顧此擔子如何擔究竟如何結果歲月不多恐碌碌過去分校順天鄉試鹿忠節善繼出其門

張洗心先生 附申子淵

先生名信民字孚著澠池人因讀易至洗心藏密語有契遂自號洗心童時嚮慕月川言動奉以爲程聞新安孟雲浦倡道兩關往從之毅然以斯道爲已任以明經知隴西士鮮知學爲建社學刻洛西三先生要言訓蒙要纂等書啓迪多士任事不避權貴論檢

洛學編

卷之四

全

校與馮少墟商訂學問日夜匪懈歸田後秦晉及汝穎睢陽之士雲擁川至室不能容臺使者李日宣請主詔陽會過其廬恨相見之晚建正學書院日與王惺所張泰宇孟宇鍵呂豫石諸公講太極周易天啓之季學遭厲禁就小東山下建靜室養晦其中崇禎初撫按交辟結維社發明致中和之義且疏請爲太學師所著日抄理學彙粹剖疑講學會解月川年譜訓蒙要纂四禮述一喙錄仰止葉洗心錄行世申志深字子淵延津人歲貢攻苦力學坐卧一室者四十年繩牀木几當手足處皆痕深寸許著有

時習語錄一卷子如損萬曆乙酉鄉試能世其學
嘗慕伯玉寡過未能之意有望遂譚一卷孫紹芳
拔貢性孝友重行誼聞黨無間言著資治說約數
萬言孫徵君爲序以表著之萬侍御泰有傳

賀景瞻先生

先生名仲軾字養敬一字景瞻獲嘉人少近癡嗜讀
書無他好遠色茹淡萬曆癸卯舉於鄉庚戌成進士
知醴泉縣俗刁悍里胥作奸先生力清諸弊以外艱
歸服闕補青浦青浦冠紳之蔽書牘無虛日先生誓
不以法假人監司臺使者至不沒民膏以飭厨傳士

洛學編

卷之四

金

子季有考月有課清粟官民屯悉貯于倉粟糴糶責
在民加耗抑勒責在軍軍民兩得其平修海忠介祠
爲文以見志陞刑部主事具疏奏父鳳山先生之冤
先是鳳山先生爲繕部郎經營乾清坤寧兩宮力塞
漏卮杜絕請託爲忌者中以考功法先生奏辨得旨
公論以明陞本部郎中湯道衡以誣逮訊先生具疏
申救道衡得釋出爲鎮江知府丹陽姜志禮以忤璫
罷歸一日部劄下郡爲冢宰趙南星獄辭劄尾書姜
志禮三字巡撫行提勘先生曰志禮爲四品京卿不
奉旨誰敢擅提巡撫厲色曰不行提必得罪先生曰

固知得罪然不敢辭若今日奉時局異日以擅提京
卿責狀將何辭對擇禍莫若正巡撫無以難也丁卯
陞陝西西寧道副使因璫私人劾奏鐫級遂拂衣歸
癸酉起補武德兵備杜餽遺絕竿牘所屬營衛勦精
操練嚴沙汰利器械信賞罰清占役以其清汰餘糧
銀爲買馬置火藥後敵薄城所賴以制禦者卽先生
所備也御史袁化中與楊左諸公同死璫禍先生捐
俸葬之丁繼母憂歸甲申二月寇氛橫逼所在納款
先生撫心太息曰人臣大節難虧讀書貴有實用僞
官到縣先生欲置賊死奸行素曰伯父無官守可不
死不如詣闕直陳死君父前先生恐路梗不能達死
小盜手無益僞官要先生入城先生大怒曰賊敢見
我乎謂弟姪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此入彼再
無中立一生功力視此一日吾家自先典膳公以來
世受國恩國家一日有急不以死報何以對吾皇何
以見吾祖考況河北千里名區豈可無一殉義之臣
乎妻恭人王氏妾李氏張氏王氏余不忍手刃有願
從死者隨吾入墓不願者吾亦不强也卽登樓取酒
與弟姪輩飲弟姪出卽扃戶自盡妻王氏妾三人俱
相隨以次縊於梁間是日天忽晝晦烈風折木發屋

洛學編

卷之四

金

人以爲忠憤所感云先生孝友忠義本于天性生平學問於春秋爲多作春秋歸義悉破諸儒牽強遷就之例以求合先聖筆削之心首嚴春王正月之辨而於弑君篡國中外名分考據詳核辨駁明切後之君子有志春秋者不能不取衷也又有柏園初草冬官紀事八卦等集共八十餘卷議論多出獨見不依傍前人亦不存道學名目真近代豪傑之士云

呂忠節先生

先生名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人父孔學有隱德以孝旌先生爲諸生時卽毅然以聖賢自任登

洛學編

卷之四

全

萬曆癸丑進士授兗州推官以孝弟感民民爲之化擢吏部郎謝饒遺絕囑託冢宰某爲給事所彈公在考功覆奏不徇冢宰意冢宰大怒公曰不公安足服中外口可鉗耶不如是有挂冠神武門去耳冢宰尋亦悔謝曰我過矣房師魏南樂倚璫執政求遷弟某官先生持不可曰吾詎不知師之介弟歟朝廷之制吾不敢私也當熹宗初正位人心弗定諸閣導之幸小南城鹵簿已出先生先請見于慈慶宮門約省臺抗疏調護聖躬近侍不得干預政事防微杜漸不可一步輕動旋予假省親八年家居立芝泉書院修明

洛之學時天下方以講學爲譁先生與鄒南皋馬少墟曹貞予往來講論不輟河南會城建魏瑄祠公以書詞諸紳曰瑄爲丈夫豈可效陰狐令士氣凋喪耶甲子推考功郎魏璫矯旨另用烈宗御極起尙書卿轉太常上保泰防微八事授南戶部侍郎清駁侵冒以百萬計任五年餘餉可支三年庾實不苦竭授滿兵部尚書汰冗登勇兵實不濫復羣多士立豐茂大社講明正學未幾以父病乞歸集郡士立伊雜社以守先待後自責與王惺所張泰字李虛齋王文苑孟守鍵許松麓劉澄遠諸人大會於正學書院講太

洛學編

卷之四

全

極周易發明致中和之義嘗述象山之言人不可以無學猶魚不可以無水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乎人之道處生浪死其在富貴者適足以播惡遺臭戊寅流寇詭撫當事者議安置河汝人心洶洶如沸維祺力爲挽止冬十二月賊勢猖獗侵窺河維率家人分守北城絕家丁殺十餘賊次日西城忽潰諸子以無守土責爲言維祺曰受國深恩與城存亡義無可逃況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賊至被執曰非呂尚書耶稔知公善當謀出維祺慨然賊遂掖出城門賊渠曰呂尚書今日請兵明日議剿何逼人太甚維祺厲聲罵曰

恨無兵馬殺汝狗彘事至此止有一死時福藩已被賊縛公顧之曰綱常爲重萬萬不可跪賊賊令之降先生曰世寧有屈降呂尚書哉北向拜闕曰聖恩未報臣心已竭西向拜父母從容就刃而死維祺嘗言一生精神結聚在孝經二十年潛玩躬行未嘗少怠每論孔曾相傳得力於戰兢十二字故曾子易簣示門人曰吾知免夫非謂免于毀傷蓋戰兢之心死而後已嘗疏進孝經請頒學宮所著有孝經本義或問大全存古篇明德堂集奏疏音韻日月燈行世

湯斌曰呂明德先生之孝經大全賀景瞻先生之

洛學編

卷之四

允

春秋歸義張湛虛先生之易經增註俱有功聖經

可領置學宮

劉湛六先生

先生名理順字復禮一字湛六杞縣人幼孤奉母至孝稍失意輒啼泣母悅乃已事兄如嚴父弱冠舉於鄉久之不第以風教人倫爲已任恬澹自持而常病語人曰學貴絕欲吾生平困於病然其所得卒亦不出此也崇禎甲戌歲進士爲廷試第一人莊烈愍皇帝喜甚顧左右曰朕今日自擢得一德行者老蓋以先生歷十試且策語多危論也授修撰司起居注管

理六曹章奏纂修大明會典先生皆與焉繼爲經筵講官開陳詳切上每嘉納之太子出學復選任焉嘗入侍東朝一宮僚以體豐滯几間太子忽笑衆皆笑先生挺立端視丰采隱然太子笑爲頓止上聞愈益眷之矣兵部尚書楊嗣昌議奪情忽中旨內用中外駭然相繼論劾嗣昌力詆言者曰君綱在父綱上戰國分裂誼固可逃天下一家無可逃也先生深疾之繼而易吉入閣先生大痛卽歸草疏曰陛下立賢無方輔臣白處失宜嗣昌果有嘉謀卽在兵部儘可入告如劉大夏戴珊故事以俟服闋入侍未晚豈有政

洛學編

卷之四

允

本之地先忘其親乎且嗣昌只宜引罪豈宜罪人君綱父綱之論悖道極矣嗣昌殆病狂喪心者耳嗣昌見其草深啣之已而館中皆謁賀先生又不往復向所親曰文弱不能滅賊可謂進退失據矣於是嗣昌大怒嫉忌者奪其講席轉展書先生不起久之上念其名遂畀經筵兼知制誥其在制誥也雖撰予不一率皆端士勞臣鼓忠褒勤之詞至于宦官恩倖爲上所寵注者終不得邀其一語故每當其視草競相詡曰此劉公語也持之以爲榮是時聞寇蹂躪中原先生習知寇形且以諸將無辦寇志不過釐金錢集都

洛學編

卷之四

卒

門分賄權資爲蔽恩計而秉銓司樞職封駁者亦憑是爲予奪獎劾感憤隱憂義形於色每於衆中論天下大勢以爲積薪厝火禍將不救汴圍急復議援勦之策請分屯河北撫練死士如李抱真澤潞故事以圖恢復當事率以爲狂不能用也繼而賊破潼關入三秦先生嘆曰事去矣遂遣其長子歸留妻妾處京師自分必死甲申三月賊薄郿城先生括所藏得百五十金送城上犒守者翼日黎明入朝欲請上發帑金募死士爲背城計抵長安門警衛散落觀班寂然遇一宦者曰大家已不知所在尚欲誰謁也是時城中賊騎已充斥矣還至寓有門生來謁請所向先生曰既及吾門須辨一忠字客去送之如平日儀歸杜門具袍笏北面再拜起書一紙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既占科名豈敢苟全三忠祠內無愧前賢筆勢端勁無異暇時寫已正冠自盡妻萬氏妾李氏皆死甲申諡文正

國朝改諡文烈與祭田春秋致祭先生生平學問以誠爲主一言一動必準於禮造次顛沛未嘗偶違親戚子弟無少長每見必正容揖讓卽密友終未見其嬉笑燕情之色人有過必婉曲導之請改方已有貧

困疾病瀕于死者設法救濟保全人骨肉倫理者甚衆至遇時事有闕則痛哭流涕披露肝腸雖觸嫌犯危弗恤也卒至國變從容殉節以死非誠之所積而能然乎所著有文集十二卷行世

王獲嘉先生

先生名慕祥字承休睢州人原籍獲嘉故因以爲號云性至孝八歲母病晝夜號哭侍藥卽經月不懈母憐其幼令之睡乃屏息假寐母微動輒覺勵志讀書以大儒自期二十四歲始入郡庠端莊凝重履繩矩對妻孥如賓客以移風易俗爲已任於北城設壇

洛學編

卷之四

卒

一南城設壇二集里中子弟講孝經小學風雨寒暑不愆期又立質對會取質人對神之義凡存心行事朔望條書一疏相率焚於神前纂釋聖訓五冊憲使通行各屬令老儒朔望登講遊其門者百餘人嚴立課程先德行而後文藝稍輒卽嚴訶之人所行非善有潛自改悔者曰慮爲王先生知也後生子弟嬉戲見先生來至有踰垣避者金忠節公父顯名爲郡學傳忠節建言削籍省親至郡見先生嘆曰伊川之流也令其諸弟皆從學焉所著有具明山房文集聞見錄諸書皆根極理道頗多發明云

賦

自古聖賢不擇地而生而未始不依山川之靈氣以聚昔尼山垂統於洙泗之間亞聖見知於百里之近中間顏曾子思邇傳聖學皆生長於兗州之境故千古之言學者莫不以鄒魯為宗云洛居天地之中擅河嶽之勝賢哲代生淵源會合是亦學者之鄒魯也洛學編者睢州夫子承其師孫徵君鍾元先生之命而作也徵君本保定容城人隱居衛輝之蘇門山體認伊洛之學積三十年嘗作理學宗傳一書以明天

飯

人之歸嚴儒釋之辨於是睢州夫子已通籍矣謝病歸田從學先生之門乃益務躬行心得而會通夫千古傳心之要與其作洛學編也上書徵君曰某近著經書訓註不一欲定為一編非數年工夫不能草草脫稿今奉先生命暫輟經書從事洛學又云義例體裁必求明示稿本觀夫子之言則知是編所係不後于經書而徵君與夫子繼往開來之心先後同揆矣中州學正自子貢子夏而後源遠流分唐昌黎韓子

關佛老崇仁義得聖道之大端至兩程子出深探濂

溪之心源窮理盡性接千古不傳之秘故程子者儒學之大宗也若許文正姚文獻講學蘇門佐與元太乎之還而明之曾正夫倡道靖澠居一代理學之冠其後尤孟紹述于洛西魯呂振興于宋郡此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雖所至或有淺深氣象不無少異而中所有得心心相印針芥不爽辟如高曾祖而諸牒昭然而旁派支派不敢與大宗同抗然則洛學編之本于理學宗傳猶通書之本于太極無二道也夫子傳伊洛之學發

飯

二

明居敬窮理之旨辨別空虛頓悟之非聖賢近裏著已之學于是益精純而無弊猗歟盛哉洛學昌明興高而峻矣近漸水末學忝受業睢州之門牆將鉅是編以垂諸無窮而謹識其高山景行之志如此康漁壬辰九月望日受業王廷燦跋於崇川之敬修堂

續洛學編序

曩聞孫徵君既輯理學宗傳則以北學編屬魏蓮陸先生而以洛學編屬湯公文正余監撫豫疆既得讀洛學編心嚮往之遂援釋菜國故之義祓於大梁書院既又商榷續耐自徵君文正二先生外復得耿逸

序

庵張仲誠張清恪實靜庵冉蟬庵諸先生俱洛學編以後之遺獻也既敬其人奚可不臚其事余固弗及文正公之蒐採該博紀別精審然竊有志焉弗能已也今夫洛自出書以迄於今坱圉苒苒權輿橐籥繼繼承承數千百年間天不變道亦不變緣

督爲經造車合轍後先相望厥義維均自

洛學編板於癸丑又六十六年矣此六十六年中雖僅得七人抑亦未可云不聚也七人之內沈潛高明指趣不必盡同各履其實以要於一致淵源有自何多讓焉乃質之衣縫掖者或張口哇哇弗克寘辨並

序

二

且惜其里居爵謚嘻亦太甚矣先哲之就湮後學之寡識悠悠歲月遂熄薪傳是余之大懼也敢弗承文正公之志而續其後哉抑考徵君北學編序以遺海樵子七篇而憂之若余之寡昧爲憂滋甚有能諗余以所遺者則以似以續昭茲來許豈惟余

拜嘉亦學道者所深幸也

乾隆三年戊午秋七月博陵後學尹會一

題於大梁使院

洛學編卷之五

博陵尹會一元字

續編

大清

孫夏學先生

先生諱奇逢字啓泰號鍾元直隸容城人明萬曆庚子舉於鄉國初遷居河南輝縣講學蘇門山遂爲鄉人譽徵不仕世號徵君先生少與宗以鹿忠節公爲友以聖學相砥礪隨時隨處體認天理以爲爲本以慎獨爲宗見義必爲無所避就甫踰弱冠

洛學編

卷之五

丁內外艱喪塋壹準古禮率兄弟廬墓凡六年學使者李蕃以純孝聞命旌其門當天啟乙丙間逆秦魏忠賢竊柄毒虐忠良大興鉤黨之獄桐城左公嘉善魏公大中吳縣周公順昌皆雅善忠節公亦素重先生及左魏被難左之弟光明魏之子學博投兩家足時高公以樞輔督師榆關忠節公事軍事其父鹿太公暨新城張果中與先生同志爭出身營救先舍兩公子弟於鹿太公庄上先生作書求救於孫公略云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直臣之

首橫被奇冤自非有胷無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同
浮邱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墻之士與歌黃鳥
昔盧次梗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紗布衣行哭於燕
市謂元美等曰諸君子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
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逵巷求
爲引手康德涵義激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邱廓園
之品固當直驅獻吉何次梗敢望某無能哭訴尚負
輸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遂巷憐才扶世之感稍一
引手且有出德涵上者况諸君子以道義臭味之雅
受知於閣下最深且久豈無意乎孫公得書輒具疏

洛學編

卷之五

二

請入觀面陳關門機事忠賢聞之遽御床而泣謂將
清君側喜宗詔止於途遂坐左魏以賊各繫千萬榜
追之先生與鹿正張果中謀釀金輸納炎蒸騰一驥
奔走數百里外各得金數百齎送都門而兩公已俱
先斃於杖越一年周公又以檻車被逮擬贓五千先
生復爲謀畫得數百餘金而周又杖斃矣是時逆黨
方張諸公素所交游皆搢手鍵戶噤不敢發聲獨先
生忠義所激奮不顧身人皆爲先生危之而卒免於
禍三公道骨藉以歸里是以海內有范陽三烈士之
稱先生與鹿正張果中也保母客氏與忠賢表裏爲

奸其弟光先藉勢傾結士大夫一時蟻附者恐後屢
招致先生不得介所知覬名馬先生固卻不受孫公
將薦先生於朝其客茅元儀爲先生言之先生固辭
而止御史黃宗昌禮科給事中王正志成薦先生可
大用俱不赴歲丙子兵薄容城先生率兄若弟及族
黨俱入城鄰邑相依者數十百家有司紳士分城而
守而先生獨領西北隅雉堞久圯未築而兵突至先
生隨禦隨築鄰邑多陷而容城巋然獨存巡撫都御
史張其平上其事詔優秩擢用會南都大司馬范公
景文亦以軍務馳聘先生俱辭不赴時烽烟四警城

洛學編

卷之五

三

堡殘破先生率子弟門人入易州之五公山族黨相
依者愈衆先生飭戎器練鄉兵厲人心儲糗糒爲守
禦計暇則敦詩習禮於干戈搶攘時隱然有太平揖
讓之風 國朝定鼎以病瘍屢徵不起因田廬充采
地僑居於衛幕蘇門百泉之勝遂家焉率子孫躬耕
自給弟子日進而睢州湯公潛菴出其門先生講學
不立門戶能通朱陸兩家之畛域又樂易近人不繩
人以難行之事故見者服其誠信聆其議論無不信
聖賢之可爲上自公卿大夫以及田畝野老有就先
生相質先生披衷相告弗吝也天性孝文讀父書觸

手澤輒承逢忌日懷容蔬食終身如一故夫子道
貧不能自存者推解無倦色而成人之美完人之節
力持風化老而彌篤所著有四書近指讀易大旨尙
書近指理學宗傳家禮酌歲寒居答問孝友堂家規
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取節錄諸書行於世卒時
年九十有二葬輝縣子孫五世遠勝者三十餘人
尹會一日先生之學或以兼通陸王爲疑然考其
生平隨時隨事體認天理而功歸慎獨遊其門者
高明沉潜成德達材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蓋有
非一曲所能測其涯涘者至周旋在鄉諸公之難

卷之五

卷之五

四

壹似氣節之爲而卒遠於禍觀其在白溝邂逅浮
邱語間聞心氣和平雖提騎環伺莫能乘其隙毋
亦見其大則心泰而誠至則物自歸忤者皆手然
則先生之養可知矣

湯潛菴先生

先生諱斌字孔伯號潛菴睢州人八九歲時菴里中
耆儒王慕祥講小學退卽習儀節徵實行慕祥異之
年十六就傳郭外值流寇陷州城毋趙氏罵賊死先
生痛徹心骨益自刻苦後避亂三衢山中每中夜讀
書忽有所觸輒痛哭悲號聲振林谷哭已復讀山中
人咸哀之亂定歸里門順治戊子舉於鄉已丑會試
中式壬辰成進士館選庶吉士扃戶無所造謁甲午
授國史院檢討時方議修明史先生疏言宋史修於
元至正而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於明洪

卷之五

卷之五

五

武而亦並列丁好禮普顏不花之義前明抗節死事
諸臣似未可樂以叛書 詔嘉諭之乙未簡翰林科
道出任監司先生得陝西按察使副使備兵潼關於
是王師方下滇蜀潼關當孔道征調旁午民率竄走
山谷先生與帥約資糧屏屢供如部符外不得稍溢
帥肅隊帖然過境李廷玉者贛州巨寇也贛爲四省
上游崇山深箐賊伏戎於莽有年先生自潼關擢江
西叅政分守嶺北設計擒獲而地方以寧後以父老
乞歸里听夕色養益沉酣性命之學渡河至夏峯受
業於孫鍾元先生所學愈益日進居家二十年踐履

篤實涵養純粹然推一代巨儒當湖陸稼書以先生不欲詆斥陽明致書辨論學術甚力後得先生書語人曰余書是孟子好辨章意潛菴來書是孟子反經章意終亦不復有所抵牾云戊午詔舉博學宏詞魏總憲金副憲交章共薦御試甲等授翰林院侍講尋轉侍讀出典浙試稱得士還充明史總裁官既又直經筵每入講必沉思積誠以感動嘗於書義之外推明時政都無忌諱同列爲先生震恐先生自若也甲子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遂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蘇蒞任後正己率屬問民疾苦禁後廢典教化凡諸便民者皆奏請行之見屬吏必反覆丁寧告以持身行政忠君愛民之義數月効其不奉令者由是吏治肅清月吉講聖諭又定期集生徒講學經小學習俗爲之一變丙寅春特晉禮部尚書掌詹事府詹事以輔導青宮先生聞召卽行吳民送者十餘萬人其轉移風俗成效畧具毀淫祠一疏中疏曰臣才具庸劣奉命撫吳陛辭之日蒙我皇上諄諄誨諭以移風易俗爲先務聖駕南巡又諭以敦本尚質使民還淳返樸臣仰承德意月吉齊士民講解上諭十六條又定期至學

宮講孝經小學使人知重倫常而敦實行一年以來風俗亦漸改觀竊以吳中之俗尙氣節而重文章閨閣詩書以著述相高固天下所未有也但其風俗淫靡黠者藉以爲利而愚者墮其術中爭相倣效無所底止如婦女好爲冶遊之習觀粧艷服連袂僧院或羣聚寺觀裸身燃臂虧體誨淫至於飲錢聚會迎神賽社一簫之直可數百金刻造賭具編作淫詞流傳天下壞人心術婚喪不遵家禮戲樂衆靈祿服送喪仁孝之意衰任卹之風微矣而無賴少年教習拳勇身刺文繡輕生好鬪名爲打降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臣皆嚴加禁飭委曲告誡今寺院無婦女之跡河下無管絃之聲迎神罷會艷曲絕編打降之輩亦稍稍缺迹若地方有司守臣之法三年之後可以返樸還淳且浮費簡則賦歛足禮樂明則爭訟息固吳中之急務也然此皆地方官力所能行不敢上煩諭旨惟有淫祠一事挾禍福之說年代久遠入人膏肓非奉天語申飭不能永絕根株蘇松淫祠有五通五顯五方賢聖諸名號皆荒誕不經而民間家祀戶祝飲食必祭妖邪巫覡創爲怪誕之說愚夫愚婦爲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十里行傍伽山俗名上方

山爲五通所踞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驚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之聲晝夜喧闐男女雜遯經年無時間歇歲費金錢何止數十百萬商賈市肆之人謂稱貸於神可以致富借直還債祈報必豐里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耗民財蕩民志此爲最甚更可恨者凡少年婦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熱之症必曰五通將娶爲婦而其婦女亦恍惚憂與神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爲哀反艷稱之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之說更甚矣夫蕩民志耗民財又敗壞風俗如此

洛學編

卷之五

八

皇上治教如日中天豈容此淫昏之鬼肆行於光天化日之下臣多方禁之因臣以勘災至淮益肆猖獗臣遂收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焰土偶者投之深淵撤行有司凡如此類盡數查毀撤其材木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繼而疑以爲從前曾有官長厭其妖妄銳意除之神卽降之禍殃皆爲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師巫最黠而悍誠恐臣去之後必又造怪誕之說箕歛民財更議興復愚民無知必復舉國若狂不可禁遏請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令地方官加意巡察有敢興

復淫祠者作何治罪其巫覡人等盡行責令改業勿使邪說誑惑民聽天威所震重寢當醒人心既正風俗可淳更通行各直省凡有類此者皆行禁革有裨世道豈渺小哉上嘉納之蘇松兩府賦役繁重自有明已然實爲三百年以來之痼疾先生籲請寬減另定科則格於部議未及准行至於改徵積欠爲分年豁免蘆課版荒捐前明神廟所加九釐餉減准揚徐諸州縣水災正供寬逋丁甦驛困諸事不憚再三入告當先生之內召也上眷注愈隆先生思所以報主者愈切凡會議太事上必問湯斌云何先生

洛學編

卷之五

九

生正論諤諤不顧利害天下方仰望風采而忌之者亦衆旋調工部尙書丁卯卒嗚呼以仁廟之聖先生之賢君臣遇合千載一期雖傾軋者百端而終不能搖動豈非大儒之效歟所著有洛學編四卷睢州志五卷明史稿二十卷並詩文二百餘篇藏於家乾隆元年賜謚文正遣官致祭復御製碑文樹於墓道以表之

尹會一曰先生忠孝性成篤志聖學反躬實踐不慕高遠或勸之著書曰學貴日新今日之所是異日未必不以爲非何敢妄作有味哉先生之言也

士不剛健篤實而先耀其采可乎所著諸書皆不
得已而後言若其居官奏疏乃先生經國討議以
布優優之政者忠肝古誼余嘗莊誦而如見之

耿逸菴先生

先生諱介字介石號逸菴登封人初名冲璧一日讀
北山移文至耿介拔俗之句遂更今名順治辛卯舉
於鄉壬辰成進士由檢討出爲福建巡海道時海洋
多奸宄出沒先生相度形勢壘築石城一道以防寇
盜除積弊革冗費戒貪墨恩威大著康熙壬寅轉江
西湖東道因改官制除直隸大名道直隸旗逃之案
株逮者多一案牽引至三四十人先生在任將及期
年計三百餘案不肯蔓延無辜一人民咸感之丁內
艱回籍遂絕意仕進詣蘇門執贄於孫夏峰先生篤
志躬行慨然以倡明絕學爲己任興復嵩陽書院適
長洲張廌如爲登封令合志振興來學者衆士風蒸
起嗣以宗伯湯潛菴先生薦授少詹任輔導未幾疾
作乞休歸里復理書院之業日孜孜以講學爲事湯
文正稱先生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服官冰蘖自矢家
居淡泊自甘潛心經傳學有淵源老成夙素罕見其
儔君子之道人善寧有溢美哉所著有理學要旨孝
經易知中州道學編敬恕堂存稿行於世

張仲誠先生

先生諱沐字仲誠上蔡人登順治戊戌進士授內黃令爲治重農桑務教化自正供外裁革羨耗壹意與民休息令家各書爲善最樂四字於門以相提警註六論敷言皆戶曉之朔望集諸生講學於明倫堂懇切諄復環而聽者罔不聳動在官五年以事去有薦之者又起爲四川資縣令治資悉如治內黃一載告歸與夏峰孫徵君遊潛心默悟力任斯道主講游梁書院學規釐然門人循之有實效晚年關白龜圖以教授四方學者所著有五經疏畧圖書秘典學道六

洛學編

卷之五

五

書學者稱爲上蔡夫子云

張敬菴先生

先生諱伯行字孝先號敬菴儀封人康熙乙丑進士官中書丁外憂家居越三年建請見書院於邑之西郊與鄉人講明正學已卯夏大雨儀封北關堤決水淹城先生募人夫囊沙土填築得無患總河張鵬翮鴈赴河工以勞績屢著遷山東齊東道值歲荒詔加賑卹憲檄猶未及下先生運動倉穀數萬石給汝上陽穀等縣饑民將挂彈章先生怡然曰爲民請官吾何愧焉恐山東官吏皆以某爲戒矣事亦旋寢還江蘇按察使丁亥

洛學編

卷之五

五

聖祖南巡以先生爲江南第一清官超擢福建巡撫至則置社倉毀淫祠褒廉吏糾貪墨訪猾隸奸胥寘諸法教化大行閭閻故爲理學藪乃建鰲峰書院列學舍百二十楹祀有宋諸賢選士肄業親勗諸生以明體達用之學在閩三載政聲日上遂移撫江蘇是時兩江總督噶禮氣欲赫奕性更貪橫先生不名一錢直已守道凡有興革舉劾動輒齟齬因以疾辭不許辛卯秋江南鄉試科場弊發先生廉其責具奏聖祖遣重臣二人鞠之詞連噶禮禮力持其事使者蓄縮不敢問先生毅然上疏劾督臣噶禮平日營私

壞法穢迹彭聞及通同考官爲奸利相庇護狀請卽行解任一併研審噶禮亦誣先生他事馳奏先生遂與噶禮俱奪職對簿案歸獄於先生擬褫職治罪噶禮得不問下部議覆亦如之

聖祖別遣兩重臣覆按如初下部議覆又如之聖祖特下詔曰張伯行居官清正天下兒童婦女所共知也此議是非顛倒着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矢公確議具奏於是九卿不敢主前議猶兩持之

聖祖復諭曰治天下要於至公朕臨御五十年諸事以公心處之張伯行清廉天下所共知也噶禮操守

洛學編 卷之五

西

朕不能信彼伯行在彼江南陵削牛矣語云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命然後天下又安朕自幼讀書研窮性理如此清官朕不爲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凡爲清官者何所賴以自安平朕初遣官往審爲噶禮所制再遣亦爲所懼故等既係大臣却張伯行清廉當會議時何竟無一言及朕有諭旨方言其清晚矣汝等體朕保全清官至公之意使正人無所畏忌則海宇長享昇平之福矣翼日奉命先生復任噶禮革職其餘正法有差先生之解官也江南士民如失慈父母奔走號呼遮道請留者以數萬計及奉命下

歡動若雷各勝其門曰聖明天子焚香以祝篆焰凝結衢巷間先生建紫陽書院集諸生講濂洛關閩之學其規模次第畧如在閩時已而詔遣使者審海案使者劾先生狂妄自矜請褫職嚴訊疏七上乃許

議成擬大辟封車至京聖祖曰此人朕固常用之命署總督倉場侍郎尋管理錢法授戶部右侍郎仍兼倉場事世宗卽位還禮部尚書乙巳以疾卒於位追贈太子太保謚清恪所著有困學錄二十卷續困學錄二十四卷正誼堂文集四十卷續集十卷居濟一得五卷行於世至於纂言之書凡數百卷其

洛學編 卷之五

茲

五十餘種皆以朱子爲宗不稍惑於異說先生嘗論朱子曰韓昌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也蓋當孟子時邪說流行溺於人心如楊墨之害仁義告子之食色言性鄉愿之同流合污皆背先聖之道而馳者於是乎正之息之距之放之雖以爲好辨勿恤焉若朱子時則世學不明異端之熾起尤甚學老氏者談道德而遁於虛無學浮屠者談心性而流於寂滅他若王蘇之誇誕險詖陸子之頓悟近禪凡爲吾道之害者幾幾乎淪肌浹髓不可拔藥朱子辭而闕之日有孜孜心良苦矣朱子

之功直上躋孟子之列者也其崇信朱子如此嗚呼先生之於道可謂不遺餘力者矣

洛學編

卷之五

十六

寶靜菴先生

先生諱克勤字敏修號靜菴柘城人康熙壬子舉於鄉與耿逸菴湯潛菴兩先生講正學任泌陽教諭泌邑小而僻兵燹之後民鮮知學士習不振先生倣朱子白鹿洞規而擴之分立五社各置勸善規過簿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又立童子社少者讀孝經小學稍長讀五經性理人皆興行公餘擁書自娛餐粥不給晏如也戊辰成進士改庶常以內難家居執經者接踵因念宋有四大書院中州居其二西曰嵩陽東曰應天耿逸菴已葺嵩陽而應天湮沒無可問深以

七

洛學編

卷之五

爲憾爰相基於柘城東門外創朱陽書院躬親課業悉踵泌陽之法士崇實學者日衆服闋授檢討以疾作乞假歸里碑力書院增其式廓爲經久作人之計舊士重集新學踵至先生於侍親寢膳之餘優游訓迪有終焉之志未幾卒所著有理學正宗孝經闡義事親庸言尋樂堂家規泌陽學條規等書行於世

冉蟬菴先生

先生諱觀祖字永光號蟬菴中牟人康熙癸卯舉鄉試第一雅志好古不汲汲進取而殫精著述潛心理學登封耿逸菴先生特延主嵩陽書院先生昌明道學著爲學大指十八則及天理主敬一圖以示生徒問業者雲集一時稱盛辛未成進士改庶常官檢討旋乞假歸里脩然寂處銳意實學時儀封張孝先先生方闢諸見書院延先生主教事相與闡明洛閩之學壹遵程朱粹如也年八十有二卒於家所纂有五經四書詳說及詩文雜著約二十種

洛學編

卷之五

修或就其家採擇云

洛學編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湯斌撰斌字孔伯號潛菴睢州人順治己丑進士官至工部尚書諡文正是書述中州學派分爲二編首列漢杜子春鄭興鄭衆服虔唐韓愈宋穆修謂之前編次列二程子以下十三人附錄二人元許衡以下三人附錄一人明薛瑄以下二十人附錄七人謂之正編各評其學問行誼蓋雖以宋儒爲主而不廢漢唐儒者之所長後耿介作中州道學編乃舉唐以前人悉刪之則純乎門戶之私所見又與斌異矣

續表忠記八卷

〔清〕趙吉士 盧宜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七年寄園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續表忠記

八卷》提要

序

談常山之忠節尚豎鬚眉讀厓海之詩歌且揮涕淚
唯地下之精英不死貫星斗以爭先斯篋中之姓字
常新走風雷而未散何況丹心碧血照耀塵寰白骨
青燐蒼涼宇宙父老之眼觀鑿鑿子孫之口述津津
有如續表忠記者哉嗟鍾山之氣盡歎燕市之塵汚
地坼天傾攘臂猶爭門戶日前月削袖手而棄山河
始也寵宦寺之金貂禍生張讓既也碎封疆於銅馬
慘甚黃巢一時殉難忠臣含冤義士或則骸裹血衣
籍表忠記 一 汪序
或則屍橫馬革或仰天路絕痛酷吏之覆盆或挽日
戈殘昌兇徒之白刃或死甘閉口尚指腹內文章或
鬼號斷頭猶舞手中旌節或攀龍髯而莫逮七尺捐
生或履虎尾以爭先全家致命以及絃驚鴻雁殞百
戰之弟兄綴結鴛鴦作九原之夫婦歷觀麥秀黍離
之代無茲英魂毅魄之多雖勝國激勸深恩已經贈
卹卹

本朝寬仁大典業荷褒揚但井底殘函金匱豈能徧藏
而塚中斷竹石渠未必全收留服曉之烟雲竄胚胎

於星宿當此五十年之近不求聞見之真茲從千百世而遊誰辨是非之確上扶元氣下振頹風此漸岸先生既蒐羅乎陳簡而黔江大令爰彙輯爲新書始自東林惠水之英迄於北關螺山之烈忠堪表也何妨接遜國之幽芳紀可續乎不徒作傳家之至寶嗚呼燈前夜雨把一卷而神飛紙上陰風聽三更之鬼哭珠璣玉碎不急收於帷蓋滕囊物換星移必漸消於寒烟劫火杜鵑有血啼恨何窮精衛無靈填冤不滿慰精忠於千載端賴文人留浩氣於三光允勅正續表忠記

汪序

史新安後學汪灝紫滄拜序



序

元之吳立夫輯宋祥興以後忠臣志士遺事作桑海餘錄求之海內藏書家僅存其序而書究不可見好古論世者每深惜之余嘗有感於勝國之際一時士君子以身殉國者在在而有之而其事不必盡傳思廣搜博採衷集爲一書又苦耳目之渺淺野乘之驕駁不足恃以傳信故歷久未就止據見聞最確者筆諸寄園雜錄而已丁丑夏四明盧公弼抵

釐

下攜所撰述示余曰此某罷對公車以來做錢相國

續表忠記

一 隨字

士升遜國表忠記義例朝夕采輯審之又審而存焉者先生其正之余詳加翻閱見其書上自天啓改元下迄崇禎甲申諸君子之死國禍死國難者或一人獨立一傳不厭其繁或數人共立一傳不嫌其畧記事核而論斷精肆力可謂勤矣惜乎所載尚多呈漏而一事畢辭者之鮮所決擇也因出余寄園雜錄相與參考而增損之名之曰續表忠記誌不忘所自也嗟乎士君子成仁取義絕脰捐軀當時百折不回之槩豈皆爲立名計然精誠所結固有歷千百歲而

不可掩者忍聽其終於泯滅乎昔韓退之聞張籍述于嵩語而詳書張許二公及南霽雲事歐陽永叔既傳王彥章於史及見畫像又補前所未及蓋甚慮一人之失傳一事之偶遺耳余與公弼幸生勝國諸君子後相去未遠今執筆以傳其生平敢承訛襲謬不加之審慎歟城陸翼王爭光集番禺屈翁山成仁錄實先得我心余此刻未敢信爲一無罣漏亦止竊附立夫桑海遺意而已

康熙戊寅冬日浙岸恒夫趙吉士撰於寄園之新又續表忠記

堂



二 趙序

續表忠記目錄

卷一

顧端文公 憲成 傳

趙忠毅公 南星 傳

鄒忠介公 元標 傳

馮恭定公 從吾 傳

杜壯武公 松 劉忠烈公 鎮 合傳

潘節愍公 宗顏 傳

張忠烈公 銓 何忠愍公 廷魁 崔大理公 備秀 合傳

續表忠記

目錄

傳

高忠節公 邦佐 傳

張烈愍公 振德 傳

貴撫王公 三善 傳

總督朱公 燮元 傳

卷二

熊襄愍公 廷弼 傳

葉文忠公 向高 傳

劉文端公 一燦 傳

大學士韓公熾傳

楊忠烈公健傳

左忠毅公光斗傳

魏忠節公大中傳

周忠毅公朝瑞袁忠愍公化中合傳

顧裕愍公大章傳

吳氏雙忠御史裕中中書懷賢合傳

萬忠貞公璟丁學士公乾學夏太常公嘉遇劉

太僕公鐸合傳

續表忠記

目錄

二

總督何公士晉傳

巡撫方公宸穉傳

孝子魏公學淵傳

卷三

高忠憲公攀龍傳

周忠介公順昌傳

周忠毅公宗建傳

周忠惠公起元傳

繆文貞公昌期傳

黃忠端公尊素傳

李忠毅公應昇傳

滿武愍公桂傳

侍郎劉公之綸傳

張莊節公可大傳

徐忠烈公從治傳

郡守朱公萬年傳

行取知縣張公瑞傳

副使洪公雲蒸傳

續表忠記

目錄

三

澤遼二州和平二縣諸忠合傳

陸忠烈公夢龍傳

隆德令費公彥芳傳

陝西八忠合傳

夔州府同知何公承光傳

卷四

曹氏三忠文詒文耀變蛟合傳

李進士中正馬布衣足輕合傳

潁州諸忠合傳

潁州雙義 劉廷傳廷石合傳

張大同 殷淵二公子合傳

萬孝子 元亨傳

御史馬公 如岐知州黎公弘業合傳

鹿忠節公 善繼傳

隨州知州王 肅徐世淳兩公合傳

援皖諸忠合傳

孫文忠公 承宗傳

盧忠烈公 象昇傳

續表忠記

目錄

四

老將張令 女將秦良玉合傳

穀城令阮公 之錫房縣令郝公景春合傳

商城諸忠合傳

郡守傅公 梅傳

卷五

呂忠節公 維祺傳

洛陽諸忠合傳

汝州諸忠合傳

郊令李公 貞佐署尉事顧公王家合傳

南陽諸忠合傳

副使張公 克儉推官鄭公日廣合傳

尚書周公 士樸傳

商丘四忠合傳

大梁客阮先生 漢問傳

傅忠壯公 宗龍傳

秦督汪公 喬年傳

郡守顏公 孕紹傳

鍾祥令蕭公 漢傳

續表忠記

目錄

五

河撫王公 漢傳

蔡忠烈公 道憲傳

郡守李公 振吳傳

劉氏三忠 熙祚永祚綿祚合傳

卷六

賀文忠公 逢聖傳

武昌諸忠合傳

廬州府別駕趙公 興基泰軍鄭公元綬合傳

豫撫高公 名衡傳

總督孫公傳度傳

陝西西安諸忠合傳

西安縉紳焦南二氏合傳

僉事王公微傳

陝西三邊諸忠合傳

鄠陵令劉公振之傳

太原諸忠合傳

巡撫蔡忠襄公懋德衛忠毅公景琰朱忠壯公

之馮徐公標合傳

續表忠記目錄

周忠武公遇吉傳

卷七

范文烈公景文傳

成介愍公德傳

金忠潔公鉉傳

馬文忠公世奇傳

王節愍公章傳

汪文毅公偉傳

許忠愍公直傳

倪文貞公元璐傳

凌忠介公義渠傳

施忠愍公邦曜傳

周文忠公鳳翔傳

陳恭潔公良謨傳

吳貞肅公麟徵傳

劉文烈公理順傳

孟忠貞公光祥節愍公章明合傳

王忠端公家彥傳

續表忠記目錄

卷八

李忠肅公邦華傳

吳莊介公甘來傳

申節愍公佳孕陳恭節公純德合傳

劉忠壯公文炳鞏貞毅公永固合傳

御史金公毓傳

郡守何公復郡司馬邵公宗元合傳

張氏五忠合傳

孝廉劉公會昌傳

御史王公與肩傳

長洲許秀才葵傳

蜀撫陳公奇傳

成都劉御史之勃劉推官士斗合傳

兩川死節文武官紳合傳

成都諸忠合傳

川西道張公繼孟傳

巡撫高公斗樞傳

續表忠記

目錄

八

續表忠記卷之一

漸岸恒夫趙吉士纂編

四明公弼廬 宜彙輯

顧端文公傳

附弟禮部郎九成內閣王家屏又客氏魏忠賢崔呈秀始末

有明萬曆間黨部之目起是時顧憲成與郭正域講

學於京師之演象所開臣中時行亦與其會繼而憲

成歸與高攀龍錢一本及其弟允成會講於無錫東

林書院蓋即楊龜山祠堂舊址而修復之者一時名

流共趨之四明沈一貫爲首輔當初登翰苑時不宣

續表忠記 卷之一

顧端文

曲附江陵屢被摧挫以志節稱及宅台揆懲江陵之失務遠權勢杜苞苴以清慎自守因議處楚宗與正域語不協正域方典秩宗持其說堅不移值妖書事起語連宮禁及國本人情洵洵四明心疑出於正域而并與憲成忤臺省中羽翼四明者勢張甚於是各從其類而吟別塗岐此東林浙黨所由始也衍東林之緒者爲鄒元標馮從吾趙南星孫丕揚再傳爲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又傳爲文震孟姚希孟馬世奇倪元璐黃道周劉宗周諸君子皆與東林相終

始者也。若浙黨之流變，自山陰而後，又有宣黨、崑黨、
之目。皆脫胎於浙黨者，再變為魏黨與東林黨，更甚
他若齊黨、越黨、楚黨，又皆從魏黨中蟬為旁門矣。魏
黨極而烏程韓城遙接，四明之衣鉢江左興而貴陽
懷寧仍鼓逆奄之濁波，皆始終與東林為仇。是則甘
禍人國而不之恤者也。東林之中亦多敗類，初則李
三才以豪侈招尤攻，東林者指為戎首，後若假箕仙
而杖母倚貪相而賈權，或率先投閭而修表勸進，或
清宮輪欵而蒙面黃扉，披猖末路漸滅名教者，亦不
續表忠記 卷之一 顧端文

可勝紀。然溯諸創始之日，領袖東林者，寧得謂非君
子哉？故續表忠記而首顧端文，憲成以明君子小人
消長之幾，為一代理亂興亡所繫，使後之論世者知
所裁焉。憲成字叔時，號涇陽，無錫人。幼端敏，聽塾師
講養心章，請曰：「思謂寡欲莫善於養心，心為主，欲為
役，主強則百物退聽矣。」里中目為神童。由鄉舉第一
成進士，授戶曹江陵病，傾國禱羣望，憲成拒不與。同
官代署名馳往，削去其剛介如此。調吏部丁亥大計，
糾工部尚書何某語侵內閣，落職判桂陽州稍遷處。

州泉州司理壬辰大計清廉第一，仍入吏部銓。曹地
望清華，一遭謫謫不能再踐，獨憲成出而復入，無敢
訾議者。以輿論素孚而亦未嘗倖得之也。三王議並
封憲成為四司倡力爭，疏言祖訓東宮原不待嫡元
子並不封王，貽書責輔臣輔臣自劾三誤議遂寢。癸
巳佐家宰趙南星司計盡黜要人子弟姻婭，衆大譁
而門牆高峻無可指摘，於是借淮撫以領之。淮撫李
三才字道甫，臨漳人，年少早貴，與南樂魏允貞允貞
兄弟允貞皆舉進士稱三魏允貞與同年顧憲成劉
應南俱鄉試第一海虞辰三解元皆不附江陵者兄允
長垣李化龍以名世，相期允貞為吏部郎抗論政府
不當蹈江陵轍以甲第私其子，得旨切責。左官三才
方在戶曹疏救亦謫外，自此得時譽。歷山左藩臬大
盜巨猾剪刈無子遺民歌思之，再遷漕督撫淮十年
奄寺方出筦曠稅陳奉在淮尤無狀，三才獨能捕其
爪牙悉心力相拮抗，明神宗卒用其言撤奉又疏言
朝鮮不必加兵，各省稅璫皆當亟罷，時論偉之。第有
才而無守，多取多收，採物情用財如流水，又挾縱
橫術好與異己者為難，一日憲成過淮上三才設飯

續表忠記 卷之一 顧端文

常蔬三四而已詰朝百味具陳訝而詢之曰昨偶乏

即寥寥今偶有故羅列因此不疑其侈而爲之延譽

糾三才者乘間中之三才盛氣辯憲成又力爲洗雪

羣小借以玷東林而元黃日起矣後東事亟經累乏人朝復思李之

才畧以戶部尚書起用未上而卒甲午領選汲引才望非執政意執

政欲用其私人復尼之又貽書首揆言近日輔臣以

摸稜爲工遂致賢否混淆引張禹胡廣爲戒有執政

語憲成曰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

之憲成曰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由此

續表忠記

卷之一

四

顧端文
史明

滋不合適起閣臣王家屏中蜚語上怒削籍歸後起

南光祿卿不出而卒憲成前後宦績皆在吏部惟攷

攷人才以澄清爲已任所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可否

者皆國本重計社稷遠猷至其學高邑爲神道碑吉

水爲墓誌錫山爲行狀甚詳大旨祇二語曰本體惟

性善二字工夫只小心二字心不踰矩孔子之小心

也心不違仁顏子之小心也而其嚴辨者則無善無

惡心之體一語而已又言辯四字於告子易辯四字

於佛氏難辯四字於佛氏猶易辯四字於姚江更難

以告子見性粗而佛氏見性微也佛氏自立空宗猶

顯而易明吾儒則陰懷實教更隱而難別也又言中

庸云道不可離是人真念頭上一點過不去的所在

若○在○事○上○背○理○而○不○安○則○應○用○有○時○於○須○臾○之○義○尚

疎○若○在○心○上○違○仁○而○不○安○則○體○道○無○間○於○須○臾○之○義

爲○尤○密○耳○逆○璫○時○追○削○原○官○崇○禎○收○元○贈○吏○部○侍○郎

諡○端○文○弟○允○成○字○季○時○號○涇○凡○癸○未○進○士○對○策○及○宮

聞○國○本○甚○切○直○執○政○不○敢○進○呈○置○三○甲○南○總○憲○海○瑞

爲○貪○婪○御○史○所○污○允○成○與○同○榜○進○士○彭○遵○古○諸○詩○賢

續表忠記

卷之一

五

顧端文
于臣

合疏攻其欺罔旋授禮曹與郎中于孔兼等爭三王

不應並封再具疏請冊立與同官岳元聲詰輔臣於

朝房又與通政使魏允貞禮部郎陳泰來爭考功郎

趙南星不應去位與允貞等俱謫外允成得光州判

竟不起充成生平深惡鄉愿而以狂狷自處曰今日

之中行夫子之鄉愿也疾革語諸子曰吾弟凝神定

慮俟吾天機若撥入他念便屬暴棄我爲身計則身

非我有若爲子孫計則人一乾坤於我又何與耶憲

成兄弟皆卒於萬曆時故不與奄難而東林之名實

由憲成起故羣目為黨魁而黨禍亦竟與有明之國運相終始

林明對曰王相國家屏號對南山山西人與歸德沈文瑞素負直聲四明謂其涼涼有朝氣入不合當國本論起時惟家屏與言者合力請不令會禮科李獻可疏請豫教制籍家屏封還御批上諭給事鍾羽正等中教蒙議家屏三疏乞休許之歸德亦拂羽正等因會推閣臣有不拘資格之旨遂以家屏等名上得嚴旨家宰陳有年爭之謂家屏為相有名若宰相不廷推將來恐開捷徑乞休去家屏幸不用選郎顧憲成論救亦謂籍論者謂王沈二公雖入論屏而有志未伸人咸惜之趙古上曰明亡於國獻而實兆禍於朋黨蓋本根先撥而後枝葉隨之也若涇凡之惡鄉愿固已履其弊而有味乎言之矣

續表忠記

卷之一

六

顧端文

魏志敬母劉氏娶焉氏生一女嫁楊六奇少孤貧好酒色能石手執弓左手殺蛇射多命中日不知書而猜狠自用惟以賭博為事人以傻子目之久而落魄遂自宮將妻改適萬曆十七年選入隸司禮監孫運名下派與御馬監劉吉祥照管復本姓後改名忠賢中官舊例本官者視甲科之大夫考照香老叔者視房考皆如師生亦若父子然其日同官者猶之同門也孫運名下又有徐應元與賢為同年而神宗時四川稅監丘乘雲乃運之掌家又徐貴者亦運之名下於賢為前輩乃乘雲在京之掌家也賢因貧困請乘雲任希乞徐潤徐貴早悉其無賴狀於乘雲賢不之知也丘一見大怒鎖賢空室中絕飲食者三日意欲斃之僧秋月力為解釋丘得給路費十金遣之歸德為致書所善內官馬謙賜其厚遇賢馬謙方為總理食者方妃名下林廷宣女謙之所侍如古所稱對食者方用事凡賢困乏謙每資之適天啓生母才人王氏後封孝和皇后者缺人辦膳賢資緣承應其引進

者魏朝則王太監安之名下也朝初與王裕乳姐定典縣民侯二妻客氏通賢亦乘間暗通客氏客氏厭朝而意向於賢天啓即位數月兩人爭權客氏醉罵朝吹噓將兩夜而直達御前天啓問曰客氏你要隨那個我為汝上張客氏既心向逆賢王太監安亦惡其名十人職行敗露遂批魏朝煩勒令朝告病辭御前逆賢始得專客氏天啓朝二人言是聽而見人不掉之患成矣司禮監掌印王體乾實黨逆之元兇東平李永昌朝監復羽逆賢之凡文武糾劾忠賢者共七十餘疏聚置不報逆賢從此放手為惡南昌蒲州去而崑山南樂進崔呈秀首贊奄幕廷臣又有五虎之黨惡賊衛更有五彪之助逆南樂取籍紳便覽一部以已意標識不附奄極重者三點次則二點一點葉向高韓爌等共六七十員其附奄者三圈二圈一圈阮大鍼又進點將錄錄微水謂演義羅織天罪地煞一百八人崔呈秀進天鑒錄李鼎進同志錄凡遇聖選合錄中有名者即行罷黜其大僚削奪則傳特旨行之或

續表忠記

卷之一

七

顧端文

令逆黨具疏糾泰正人君子盡納錯網中無一或遺者因而縱騎四出人皆重足初尚疑皇上何以知其係邪黨某係門戶某係熊廷弼之姻家某係劉綎之宗族久之逆賢與奄黨公然指出某錄有名毫不之諱也七年八月廿二日天啓崩信王於廿四日登極逆賢猶掌司禮監御史楊維垣於上春祭之亦彈劾呈秀然猶未敢指及忠賢也十月二十三日兵曹陸澄源二十五日武選錢元德二十六日御史吳尚默皆直攻忠賢而嘉典貢生錢嘉徵日門河惡欵上命內臣朗誦諸疏令忠賢跪而聽之雲指失魄竟不能出一語伏地哀泣而已准子告城縣夜半與其名下心腹李朝欽同趨於南關旅店崇禎元年二月十一日御史卓邁奉旨交遲逆屍梟示河間府之西門客氏九月初三日泰歸私第五鼓宮門開衰服赴仁智殿天啓梓宮前出一小雨將天啓胎髮瘡痂及累年刺髮落齒

焚化痛哭而出十一月奉旨籍沒步赴浣衣局差
乾清宮管事趙本政答死發淨樂堂焚屍揚灰人
心始快忠賢死時年六十歲客氏四十八歲先是
忠賢初直東宮有道人歌於市曰委鬼當朝立茹
花滿地紅蓋先兆云

天啓時有貼匿名於宮門刻奄罪狀并其黨七十
餘人奄怒疑出皇后父張門戶諸臣被逐諸人所為
奄黨欲因此與大獄盡殺門戶諸臣後國紀以動
搖中宮事成則立魏良卿女為后先詭言后非因
紀女乃盜犯孫二所生為因紀乞養者又募朝臣

能參國紀即優擢江以酬之奄黨構成疏稿屬
一御史上之御史故雖投奄門下應日後禍必烈
又不取件奄意遠颺事走履聲索莫知所出天
曙乃得脫卸計貽一曹郎曹郎成進十時暮矣浮

沉郎署開操江可立致熱中甚同周應之疏上得
嚴旨因紀往作回籍而上待中宮意終不移張皇
后又賢明憤忠賢亂政多所規諷一日帝幸后宮
見凡上書一卷問何書對曰此趙高傳也上默然

奄益怒次日伏壯士數人於便殿後上御殿後得
之懷中拔刃帝大驚遂殿後問忠賢將誅因紀
行刺謀立信王為株連計奄王體乾曰主上凡事

憤憤獨於夫婦兄弟間不薄脫有變吾輩無難類
矣忠賢懼乃殺之以滅口然天啓亦竟忘之不再
問也奄黨頌忠賢功德如醉如狂豐城侯李其請

封魏上公為王監生陸萬齡請祠忠賢於國學李
映日頌忠賢為周公輔成王宗伯某頌忠賢功德
與皇帝並稱而不名尚書周其連上三十九疏請

容封忠賢子姪為公侯伯尚書郭某連上四十疏
請給庄田祿米尚書薛某連上四十七疏請給第
宅錢券崇禎中或呼忠賢為九千歲或頌上公問
出各世或頌上公帝簡篤生或稱元老應運華與

律斬而世界始清

續表忠記

卷之一

人

顧端文

崔呈秀薊州人由進士以御史觀蠶維揚發甚同
道考核高華能糾其賦濫已開擬遣成遂投奄幕
事奄曲謹如父奄亦竟以兄子畜之相得甚僮驥
屏工部侍郎督三殿大工奄每至工所必得甚僮驥
屏人密語移時乃去奄性甚猜忌呈身門下者多
致隙末獨呈秀始終無間恒云崔家我惟其言
是聽旋晉兵部尚書弟崔某秀開府東南為全浙總
兵官子崔某場中文僅三篇半已輕出旋復中
式呈秀初與三河縣娼妓蕭靈犀脫納為小妻寵
冠後房淫屬其兄蕭惟中為密雲兵道中軍都司
呈秀母死竟以殿工奪情視蕭朝列及崇禎改元
奄黨自先反嗟不為朝野所容乃疏請終制實伏於家聞
秀自知不為朝野所容乃疏請終制實伏於家聞
忠賢敗逆料必及於禍中夜盡出其實玉孟等與
靈犀痛飲每飲一盃輒擲碎之漏盡與靈犀同寢
後奉旨剖棺戮屍疑秀革職問遣崔某從惡賊覆
試日若被其曉者竟不能成一字與蕭惟中同寢
刑書伏其辜呈秀死時年五十五歲

續表忠記

卷之一

九

顧端文

虛宜跋點將錄曰宜書讀倪文正公元璣所題元
祐黨碑而慨然三歎也文正之言曰此碑自靖國
五年毀碑而繼然三歎也文正之言曰此碑自靖國
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鳥知
後人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
十公而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
知其姓氏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
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
將錄一百八十八人自葉公向高而下鉅鉅在人齒頰
間者亦不過數十公餘不樂見聲籍今皆指而信
之曰此君子也甚有人品不純臣節不終者彼時
亦得寓附於君子之林豈非此錄有以成之哉故
表而出之使人知明之天啓稱是宋之崇寧皆所
以種亡國之禍而宋則授權於奸相明竟操制於
庸尹為江河日下耳他若天鑒錄同志錄選佛錄
姓名大約相同奄黨有正氣錄乃其自道案亦一
百零八人皆在崇禎所定逆案之內又逆案以七
等定罪自客魏而下凡奄寺逆孽以及文武各官

共二百五十八人今皆置而不錄亦包荒之意也
董劍鏐曰阮大鍼切質風雅名而喪心病狂誣織
善類乃至於此鏐以乙酉春在鍾陵見其上戎政
尚書任勢張甚短髯且種種矣至馬士英退朝出
西華門則黜然一於思也及左良玉討君側之奸
黃澍檄大布馬阮但知聚兵力以防上游而明社
屋矣

趙忠毅公傳

銓曹爲集羶之地亦爲叢鏑之區以百煉而化繞指
者往往然矣若四操其柄始終以公忠體國乃卒投
荒而死論古至趙忠毅南星不禁慨然於主聽之不
聰而正人君子之必不容於羣小也南星字夢白隆
慶庚午井陘令鍾遐齡在關中夢大鶴蔽空垂翼而
至旋得南星卷甚奇之榜發語南星期之甚厚因字
儕鶴本貫真定高邑人甲戌成進士初理汝寧理署
固豪猾窟胥史磨牙搖毒噬螫所轄官吏恒縮氣不
敢息南星廉得其狀悉屏之所抨擊皆神明獨運柄
不旁落郡以大治擢戶曹江陵病朝士徧走羣望南
星與顧憲成姜士昌二三同志戒勿往爲紀事詩曰
二豎能憂國干官爲祝年傳播人口以清望轉吏部
具剖露良心疏規切時政再引疾一丁艱入吏部者
凡四陸莊簡光祖將去位特疏起之且貽書敦趣復
任考功癸巳大計佐孫太宰鑰激揚不少借每靜坐
篝燈精心參酌有蟲巢於耳繭成而不自覺援筆註
考嚴於要津而恕於散秩遇權勢姓名當斥者輒奮

乙之三政府各有所庇皆不免以此見忤喉科臣詆之李總憲世達言鑰之甥星之姻家亦在黜中人情咸服二臣實無他不聽落籍歸田幾三十年鍵戶著書布衣蔬食怡然自得也天啓初起刻卿大理卿周某知其柄用郊迎結歡益鄙之歎曰吾入山三十年不意士風至此尋總西臺癸亥內計去癸巳五察矣計典混淆愈甚南星作四內議與張冢宰問達獎鯁直制邪佞一與癸巳等輩小滋不悅尋代張爲冢宰益以澄清爲任謂長安交際殷繁士大夫朝氣皆疲

續表忠記

卷之一

主

趙忠義

於應酬亭午入署已憊憊不支請以全力盡職業率子部大夫昧爽而入著爲令甲自神廟靜攝以來銓政日弛候選者有坐缺計缺歷選挖選之弊四司官陞轉請告皆引下首白代有頂首之謠徑竇旁岐怨謫全集南星具再剖良心疏且云小民皆在水火之中而可以救民者莫過於巡撫其次則知府最急知府賢則州縣不敢害民而坊之又必自懲貪始嗣後穢跡昭彰者撫按具奏追贓正法貪風漸息則仕路自清又上嚴杜干進疏謂面皮世界書帕長安士風

如此公道泯沒雖使臣有返老還童之術與執簿呼名之吏何異適足敗其生平而無補於國家請仿諸司母循請託嚴杜苞苴於是高攀龍爲總憲楊漣左光斗副之魏大中長吏垣袁化中掌河南道鄒維璉司文選皆南星所茹而進之者羣小側目愈甚時天啓以冲齡踐祚喜馳馬演武劇且酷好營造手操斤斧不輟逆奄凡有啓奏必乘其解衣磅礴時俱漫無可否而太阿在奄握矣先是奄知南星爲海內第一流欲收人望囑其甥傅應星介某中翰贊於南星

續表忠記

卷之一

主

趙忠義

揮之不答又每於公所見奄必正言是規奄久銜恨政府附奄同譖內外交煽其父允貞與南星舊好稱通家子薄其行不之禮嘗語人曰魏見泉無子人閣後走謁南星三及門矣聞者勿爲通怒曰擯我耶人可擯宰相不可擯也遂索原刺以歸恨彌甚及副憲楊漣劾奄二十四罪總憲高攀龍劾崔呈秀貪汚南星爲攀龍會試舉主羣小遂指南星爲黨魁且謂不去南星害必支蔓偕會推晉撫事矯旨與攀龍並罷此甲子十月事也明年大興詔獄許顯純曲煨汪文

言、蟻、南、星、扶、同、受、貽、黨、庇、熊、廷、弼、奄、黨、迭、起、而、羣、吠、
 遣、戍、大、同、髦、年、例、應、得、贖、中、旨、不、許、子、清、衡、外、孫、王、
 孫、麗、皆、以、追、賊、荷、校、遠、輸、城、旦、清、衡、得、陝、西、莊、浪、孫、
 麗、得、雲、南、永、昌、南、星、坐、短、轅、以、殘、書、一、篋、自、隨、臨、岐、
 執、孫、麗、手、仰、天、祝、曰、汝、兩、人、往、戍、所、宜、閉、戶、讀、書、彼、
 蒼、不、終、憤、憤、也、至、代、蹤、居、一、小、樓、顏、曰、吉、祥、又、掃、除、
 土、室、顏、曰、味、藥、齋、開、卷、拈、題、蕭、然、自、得、史、韻、一、書、其、
 絕、筆、也、當、難、作、時、夫、人、馮、以、子、清、衡、收、繫、故、側、室、李、
 以、父、子、同、日、就、戍、故、皆、痛、噎、而、死、骨、肉、之、慄、無、踰、南、
 續、表、忠、記、卷、之、一、
 星、者、而、怨、尤、胥、泯、亦、可、覘、其、生、平、之、定、力、矣、崇、禎、登、
 極、已、經、肆、赦、巡、撫、乃、奄、黨、故、行、留、滯、不、遣、其、歸、踰、三、
 月、卒、於、戍、所、年、七、十、八、贈、少、保、諡、忠、毅、制、詞、有、云、朱、
 崖、夜、夢、英、爽、逼、人、翠、竹、冬、生、精、忠、動、地、於、南、星、非、諛、
 云、

姚希孟誌銘曰夫之乎號其危乃光也婦則女壯
 不可與長也秦否乎茹平陂互藏也純剛為川爰
 缺其斯也光臣何辜緒衣戍邊九廟宜惕恍也黃
 雲漠漠白日荒荒也魂之歸些豺虎既靜麟乃
 翔也冬牀用奠同穴允藏也琴瑟既御巾櫛在旁
 也茂柏深松生氣旁皇也過而式之外同休懷也
 我銘永垂與短繁漆燈千古同煌煌也
 趙吉士曰忠賢一府堅牢索死善類如刈草菅公

以三朝元老年幾八十杖策投荒九重如不聞者
 武侯之歎息痛悼手桓靈良有以也

續表忠記

卷之一

五

趙忠毅

鄒忠介公傳

有明理學之傳莫盛於江右能維持名教以道事君而身任天下之重者在江右莫若鄒忠介元標元標字爾瞻號南阜吉安府吉水縣人萬曆丁未進士觀政吏部江陵丁外艱科道疏請奪情翰林吳中行趙用賢刑曹艾穆沈思孝疏糾之得旨廷杖元標方懷疏傷脫諸人受杖畢疏即上指江陵薄行喪心且曰居正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太甚當是時江陵以師相輔幼主操生殺柄炙手障天上疏者續表忠記卷之一

已蹈不測而元標以新進小臣撻鱗觸忌置死生禍福於度外朝野傳誦其言直聲大振亦廷杖八十謫戍貴州都勻衛貴州古荒服地明時乃設郡縣自陽明子遷謫龍場建書院於會城人始知有學問都勻尤僻處萬山中苗獍雜糅語言侏駘又被譴之官多借詩酒自娛元標獨創書院以講學爲務教化大行苗童獍婦咸敬而愛之元標亦自謂此心此理之同果可行於蠻貊也廵方使者至衛操閱元標必鐵帽戎衣持戟負弩雜軍伍中巡方知而謝之元標曰此

君命也敢隕越耶在都勻者六年江陵敗召爲吏科給事中內庭火災條陳修省忤旨降南刑部照磨浮沉郎署偃仰林泉者又二十餘年學益進望益隆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焉泰昌初起大理卿轉刑部侍郎言今日急務惟在和衷朝臣一和天地應之何今日論事論人者各持偏見偏生迷迷生執執而爲我不復知有人而禍且貽於國又言經撫不和山中朝之議論愈焚則經撫之神情不固三軍之視聽不肅惟任彼指揮無復遙制則廣寧有警山海豈能坐視而經撫不得不和又言因客氏譴言官在諸臣以狎恩必怙寵慮有陰借客氏而不知者所冀收回成命作天啓元年盛事繼轉總憲劾首輔方從哲濫賞李可灼定王化貞失陷廣寧熊廷弼輕棄右屯罪人服其公先是元標里居時創仁文書院聚徒講學至是興憲副馮從吾建首善書院於京師謂天下治亂繫於人心人心邪正由於學術追阜比既啓君子尊而信之小人忌者益衆兵科朱童蒙先發難糾書院講學之非元標疏言隆慶時徐階當國手書識仁定性

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嘗小其相業萬曆時臣等亦每月集於演象所執政諸臣多與其會若謂講學惟放廢諸臣消其礪礪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也一語為濟窮救苦之良方而非盡性至命之妙理亦視道太輕視林下諸臣太淺矣逆奄陽以優詔答之奄黨隨糾其後元標五疏乞休又溫旨特留即移家出城予告馳驛去瀕行復上去國情深疏於君德封疆滅餉發帑諸事不憚諄切言之蓋其憂時戀主之心不以一去而遂愀然也元標門牆高峻顧粹然藹然人

人咸得至其前而持論亦復平恕有追論江陵相業者元標獨曰江陵過在身家功在天下絕不以一己之嫌怨參也然遇軍國大政人才消長之際輒意氣全涌目光電射又確乎不可拔焉再召時奉母夫人以行至彭澤母夫人舟已出大江元標坐後舟泊邑取夫不時至恐母舟野泊急欲得夫呼尉至厲詞詰之夫始集家僮喜謂不如此則舟不前元標深自愧悔復呼尉至以好語勞之遺以所著祥刑集退又自訟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尉

續表忠記

卷之一

木

鄉忠介

而忘恭敬心萬一有陶靖節其人者束帶而去豈不為世謬人其省身克已如此歸卒於家奄禍日烈削職追詰命崇禎初復官階加贈太子太保諡忠介

臺山葉向高者善書院碑記畧曰鄒先生之學深參熟證以透性為宗以生生不息為用境地所詣似若并解機元旨而包括於胸中焉先生之學反躬實踐以性善為上以居敬窮理為程其議力所超又若舉柱下坐乾而悉馳於教外要之於規矩準繩倫常物理尺寸不踰與世之高談性命忽畧躬行者大相徑庭則二先生師世淑人之模範又無不同

趙吉士曰公少以氣節著後投荒萬里家居三十年涵養陶鎔歸於自得獨於邪正之介辯之甚嚴常曰學問中一段機權詭譎之術先儒必無此家法觀其生平之踐履亦可謂知之明而守之固矣

惜乎不竟其用也嗚呼是豈公之不幸哉

盧宜曰嘗讀公理財疏云戰國富強故孟子以仁義為富強今國家衰弱又當以富強為仁義然舍屯田鹽法水利而外即桑孔無以籌矣此誠救時之旨也雖謂儒者之經濟必迂闊不可行哉

明紀編遺曰吉安有三羅先生一尚書整菴欽順一修撰一舉倫一贊善念菴洪先在成化正德嘉靖間皆篤行明道之君子而氣象畧不同整菴精遠從周知下手似曾子一舉剛大從養氣下手似孟子念菴沉靜從克復下手似顏子究其踐履處皆是水鏡不足近日士大夫仍帶宦情世情也三先生已歷立千仞得忠介起而紹明之其守先待後之功鉅矣

續表忠記

卷之一

尤

鄉忠介

明天啓初。馮從吾爲憲副。與總憲鄒元標。會憲鍾羽正。一時稱西臺三正人。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陝西長安人。甫指卽深契。王文成人心。有仲尼句口。誦心維管以文。人何如聖人。廣厲同志爲德。清許乎遠所契。重舉進士。由庶常改御史。巡視中城。有中貴投刺者。必峻却之。嘗是時。神宗臨御久。經筵几席。塵封從吾具疏。特請朝講。且謂今當入覲之期。萬方畢集。咸欲一覩清光。而不可得。則必疑而相議。不曰皇上困

續表忠記

卷之一

三

馮恭定

於薙藥之御。而惟飲長夜。必曰倦於窮窵之娛。而晏眠終日。雖近頒勅諭。謂聖體違和。冀可借此自掩。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天下人心。豈可得而欺哉。况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忤。輒斃杖下。旣非靜攝。又廢朝政。恐不足以服天下而信後世。望皇上勿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恤。勿以目前之晏安爲可恃。勿以將來之危亂爲無虞。上大怒。欲杖之以長秩。節獲免。又疏逐相門狎客。胡汝寧出督蘆鹽。復忤要人。削籍不出門者九年。

不踰戶者六載。燕寢三楹。竟日危坐。親朋罕睹其面。惟問學者至。一釋子肅而入。坐久。碾來牟剪葵菹爲供。更端問難。壺壺忘倦。遠近從遊者。日益衆。天啓卽位。與鄒元標同赴召。適有遼警。京朝官爭遣其孥。從吾獨盡室以行。無何。廣寧陷。經撫攜手入關。從吾具疏昌言。謂不逮治。何以站守。關將吏時論譴之。又謂國家無事。士大夫不知節義。臨難抱頭鼠竄者。踵相接。宜喚起親上死長之心。非講學不可。因與元標倡立首善書院。集同志相切劘。羣小咸側目而逆奄方竊柄。亦不樂。天子近士大夫於是。兵科朱童蒙疏劾建壇講學之非。元標上書自理。從吾亦疏言。二祖開基。表章六經。天子經筵講學。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二字。實爲本朝令甲。昨因東事。暫停經筵。言者以爲不可。今復舉行。豈天子宜講。士大夫反以爲諱乎。臣等將以講學提醒人心。激發忠義。童蒙欲臣等修職業。惜精神。正講其職業如何。修精神如何。惜耳。上雖優答之。而奄黨又吠其後。元標與從吾五疏乞休。各予告回籍。繼而起從吾。總留臺不赴。卽家拜工部尚

續表忠記

卷之一

三

馮恭定

書疏辭奄禍益烈尋遭削奪秦撫亦奄黨借從吾以媚奄日以窘迫爲事毀書院擲夫子像於城隅從吾痛切剝膚吁嗟病榻趺坐二百日不就寢飲恨而卒崇禎改元贈官保諡恭定自浙撫首請建祠於西湖省直聞風而起者共四十所有上樑迎像行九拜禮呼九千歲者有赴祠上樑值三王之國竟不迎送者有以至聖至神爲祠聯者延綏祠則借用琉璃瓦前州祠則借用冕旒金像又有以沉檀爲體眼目口鼻手足一如生人賜賻則實以金玉珠寶髻上空一穴

續表忠記

卷之一

至

馮恭定

陶靖

四時以花簪之獻媚無所不至西江疏請雖後值崇禎登極不允而先賢澹臺祠已被拆毀惟陝西一省紳衿無一人請者給事中閻可陞疏言皆馮從吾廉恥之教所漸摩深也他若東省鄉紳程紹謝啓光恥於列名而峻詞堅拒道府中爲建祠掛冠者則有梁廷棟王堯民揚州則有王激來復皆鐸錚可紀又兵備耿如杞胡士容以不拜逆像而賈禍陷辟黃汝亨以君子之澤譏逆而被毆殞身此尤頽波之砥柱於今爲烈矣鍾羽正字叔廉益都人貞操潔履歷宦有

聲先爲給事中萬曆時與同官李獻可等疏請豫教李膺譴逐餘奪俸羽正奮然曰余實倡此議而獲譴反輕將覲顏交戟下耶再疏祈同罪上怒謫邊方雜職卽日策蹇出都門一以讀書講學爲務安貧閉戶幾三十年竟無一刺入長安泰昌卽位起官議轉副都從吾先已爲僉憲羽正力謝曰馮公僉署已久使後入者先之是長競也柏府何地以是風有位可乎卒躋馮於副而以僉自安暇則講學於首善書院及見鄒馮被議去國上疏求罷得旨報聞進工部尚書

續表忠記

卷之一

至

馮恭定

內官冬衣銀兩今歲乃支去歲之銀忠賢得志變成憲許令本年支領羽正執不從羣奄喧嚷部堂上羽正封印出城竟以不附逆奄引退

趙吉士曰恭定之學首嚴似是而非之辨嘗作善利圖題曰聖狂分足處善念是吾真若要中間立終爲踣路入其精嚴如此在關中時有一細民與公講會從此口不二價是亦公誠能動物之一徵也

杜武壯公劉忠烈公合傳

附總兵王宣趙夢麟遊擊喬一琦劉招孫

自三路敗衄而遼事終於不振。與其難者則總兵杜松、劉鋹爲烈云。杜松號鶴林，原籍崑山。其先以武功世襲榆林衛，遂爲榆林人。少負胆決，精騎射。軍中目爲飛將。萬曆間，火落赤糾套騎吉能屢爲邊患。松從總兵官麻貴爲前鋒，屢破走之，積功至坐營中軍。二十三年，領兵出常樂塞，先登陷陣，功最進。實授叅將，繼敗火落赤於安定。又敗鐵雷於磚井，威名日起。請告歸。松在軍，能與士卒同甘苦，而紀律甚嚴。凡師

續表忠記

卷之一

五

杜武壯

行頓舍，鷄犬皆寂。又驍果善戰，西部畏之。松去邊四年，舊隸帳下者咸思松。百姓保亭障，聚畜牧者，復引領望松。西部乘間入犯，烽火傳寧塞，督撫交薦。詔起原官，協守延綏東路。炒忽擁衆寇孤山之紅崖堡。松率精騎直前搏之，斬其部長十二，奪駝馬鎧仗無算。追擊其二旗，炒忽子素驍悍，以爭旗中矢死，號慟而去。松屢破諸部，諸部屢入塞，輒失利，畏之比爲狼。以其面赭，號曰紅狼。山是不敢窺邊，論功進都督僉事。掛征西將軍印，專守延綏。三十四年，大敗火落赤於

安邊塞，捷聞告廟。加松級廕子，予銀幣。吉能邀王封，不得大舉寇邊。又勾東西部入犯，松分馳應禦，咸重創去。松自總旗起家，積功至開府，佩將軍印，歷行陣幾三十年。大小數百戰，每戰必陷陣，逐北所向莫當。諸部入犯，望松旗幟輒怖。曰：紅狼至矣。皆徐徨退走。多棄其所掠人畜輜重去。西陲倚爲保障。第賦性伉爽，恒與文吏左文吏，或謂其功不敘，亦未嘗有所介。介而孤立，行一意，故自如。復告歸。四十六年，

大兵破撫順，陷鐵嶺，中外大震。言官爭薦以原官起

續表忠記

卷之一

五

杜武壯

駐瀋陽，破家募士及蒼頭廬見得數千人疾馳出關。至潞河，軍民聞其來，遮道懽呼如堵，增爭欲一望顏色。松免胄示之，曰：松武夫，不識字，但不學書生貪財怕死耳。軍民望其頭面創痕斑斑，然多泣下者。四十七年春，兵部奉旨咨經略楊鎬分四路出師。松與總兵王宣、趙夢麟等爲一軍，出南路，經略原期三月別諸道並進。松自負夙將，輕敵，先二日三鼓嚴裝出撫順，宣與夢麟阻之不聽。大兵所忌，惟松與劉鋹。聞松先出，亟簡精銳三萬騎

悉力禦之松越五嶺渡渾河已焚克二柵半渡忽萬騎遮擊軍衝爲二車營鎗炮在後水急不能卽渡林間伏四起自午至酉血戰力竭全師殲焉松及王宣趙夢麟俱死松尤碎首淪沒寸骨不存松素與李如柏不下誓師日李謬語松曰吾願以頭功讓公繼又訛傳李自清河進兵已獲全勝松怒李誰已奮而前進陷伏中如柏實遷延左次未嘗徑前聞敗全師而退楊鎬劾松貪功輕進以致喪師廷臣咸雪松冤請誅如柏以謝松而如柏之誅竟不行

續表忠記

卷之一

美

杜武壯

劉鋹號省吾南昌人父顯號草堂爲大將負重名鋹束髮從征臂有神力能舞大刀盤旋空際因號劉大刀其以功名顯也始於征九絲蠻繼則征倭而大著於播明萬曆時九絲蠻阿大等叛鋹父統兵進勦鋹爲裨將九絲處萬山中轉餉甚艱逆舟而上水勢直下如建瓴有趙本二灘尤險惡長年循高崖牽引多墜岩谷死至派僧夫數千人猶不足成都知府陳大壯鳩工鑿灘梅雨漲漂沒其衆鋹布恩信蠻多降者乃得因糧於敵率土司奢效忠等深入巢穴詰旦爲

重陽蠻俗以是日賽神天大霧又恃其險陡謂漢人必不能至皆盡醉不設備天更大雨半夜銜枚攀絙而上斬守關者蠻大驚自相殘殺蹈籍鋹師奮擊大破之執阿大於鷄冠寨斬阿二方三先後下寨柵六十餘獲諸葛銅鼓九十三面他蠻聞之皆懼服日具牛酒獻軍門當是時鋹父子威名震於全蜀九絲平而朝鮮之倭難起倭與朝鮮接壤朝鮮世爲中國外臣萬曆癸巳倭陷朝鮮酋長清正等分踞其支郡朝鮮日告急乞師而樞臣狃於封貢爲倭所賣終不就

續表忠記

卷之一

美

杜武壯

乃大發兵征之鋹獨當其西團結樓船鼓而前破其順天寨諸倭初甚猖獗有輕中國心惟畏鋹莫敢抗者會倭王平秀言死乃棄朝鮮去倭平而播州楊應龍反官兵分五路進討鋹得綦江由東溪入並峻嶺茂菁楠木山羊諸峒素名奇險爲賊目所盤踞力戰克之應龍子朝棟統苗兵迎敵鋹身自陷陣諸苗大驚曰劉大刀來矣朝棟潰圍走僅以身免賊胆益落進逼海龍岡海龍賊倚爲天塹飛鳥騰猿亦不能越鋹集各路兵咸趨岡下先登克其土城應龍閭室自

焚生獲朝棟并其愛妾田雌鳳敘。鉦功冠諸軍。戊申

調征雲南又督陝兵征火落赤舉創百戰所向皆捷

四十年征猺猺得級三千三百有奇忌其功者中以

蜚語罷歸常乘畫舫之旁郡岸上有少林僧自矜拳

勇索敵無敢偶者鉦船尾一老嫗呼僧曰吾船上第

七娘子來忽少婦帕首袴褶面微紫年可十八九纖

足登岸與僧周旋者三僧舒左臂從後高舉少婦聚

觀者大噪婦曰可少下僧如其言婦曰再少下語未

畢忽旋身以足尖蹴僧喉僧仆地幾死少婦神色不

續表忠記

卷之十

天

杜武壯

變鉦在船中憑几大笑放船去有識者咋舌曰此南

昌劉大刀也門下多畜異人禿鶯乃敢將虎鬚耶戊

午遼左難作詔徵天下兵廷臣多知鉦者共言鉦可

當一面亟起原職仍爲總兵官初鉦之破楊應龍也

所用皆川兵又素練遇有緩急如臂指相使故所向

有功及鉦罷皆不願他屬散而歸農迨鉦驟起川間

疏請諭蜀父老招集舊隸戲下者而各路兵已動勢

不能稽時日惟欲亟於出師以紓遼困疏上不報乃

自遣人疾馳召之未至卽嚴督鉦出關山東路從諒

馬仙趨寬奠而

大兵已預知師期得早爲備又偵杜松兵最勁先設

伏壅沙以斃之西路馬林亦敗鉦獨領所部深入三

百餘里連進十餘寨忽望見杜之旗幟若來會戰者

亟馳赴之既合乃覺其非

大兵揮鐵騎四面蹙之鉦與養子劉招孫俱死鎮江

遊擊喬一琦身陷重圍力竭亦投崖死事聞各邀卹

贈加諡是歲司天占火星逆行京師風霾晝晦黃塵

四塞有頃赤光射人如血又鉦出師日五星闕於東

續表忠記

卷之一

天

杜武壯

方松垂發牙旗折爲二白氣竟天二匝自此東方遂

無寧土原四路之舉本欲分道合圍彼此呼應期於

必勝也詎意兵動而師期既已先洩兵敗而各路杳

不相聞連喪兩大將所失馬械軍資無算神宗光宗

相繼賓天而奄禍烈流賊四起矣

趙吉士曰四路刻期出師而師期何以先洩出師

既有定期而南路何以獨先洩鎬爲總督而無以

齊進止行軍法此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

潘節愍公傳 附通判董爾礪

明萬曆己未遼東四路出師。大將馬林亦一路也。林以左次而潰。監軍道僉事潘宗顏死之。宗顏號士讚。北直保安衛人工詩賦。通天文兵法。由進士官戶曹。東事亟。疏言援遼調兵用間之計甚悉。旬日間章凡六上。下部議漫不省。部發遼餉需。監督者諸曹皆展轉規避。或語宗顏曰：遼東危地也。董餉任重也。公初為主政。尚可力辭。宗顏曰：遼人望餉如枯苗仰甘雨。刻不可緩。若皆力辭如封疆何？遂叱馭行。時宦遼者

續表忠記

卷之一

辛

潘節愍

甫蒞任。卽托故潔身去。會開原道引疾銓部。就便推宗顏往。宗顏申嚴軍令。尤禁淫掠。犯卽正法。以狗聲采肅然。時馬林爲大帥。分汎開原。宗顏與同事深知其怯而無紀。未出師前。曾上書經略楊鎬曰：開原重鎮。馬林何堪獨當一面？乞易他帥專闢。而以林爲後繼。庶其有濟。否必債轅某爲國家計。亦爲制府計。非爲一身計也。經略吐其言。己未三月。議四路出師。宗顏監林軍。從靖安堡出。開鐵翼日抵二道關。杜松已敗於渾河。

大兵乘勝向林軍。林軍悶杜敗而譁。將飲衆以退。

大兵猝乘之死者枕藉。宗顏與通判董爾礪斷後督

遊擊賓永澄守備江萬春等返闕。力竭俱死。林先乘

間遁去。果如其言。事聞。賜祭葬。再贈大理卿。廕錦衣

世百戶。諡節愍。立祠永澄等亦賜卹如例。

明名臣言行錄曰：公嘗言用兵謹候太白。戊午八月以後。太白西向。利先起。利深。人明。春太白在東。則不利。用兵然能知用兵之不利。而不能使兵之不出。豈非天哉？論開有催戰之機。關外無統一之權。公明知其敗而義不返顧。竟與前大帥俱死。嗚呼難矣。

續表忠記

卷之十

辛

潘節愍

張忠烈公何忠愍公崔大理公合傳

附袁經略應泰內姪

姚居秀僕唐世明武臣尤世功等餉臣陳輔
堯等士官秦邦屏何妾高氏金氏張夫
人霍氏

有明天啓辛酉遼陽破。經略既以身殉。巡按御史張
銓監軍。道何文魁。崔儒秀皆抗節而死。固人謀之不
臧。亦天心之有屬也。銓字見平山西沁水人。弱冠受
知於魏介肅公。允貞成進士。初任保定府推官。入爲
御史。出按江右。咸有聲績。嘗言解墨吏之組甚於推
廉吏之殺。故出而行部。抨擊貪殘不少。假借人成畏

續表忠記

卷之一

五

張忠烈

之還臺而遼事潰。撫順失守。銓條上方略。參楊鎬。非
禦變之才。薦熊廷弼。有干城之器。咸中機宜。庚申邊
報日亟。戰守之議紛如。築舍銓疏言塞外之山川險
易。諸將未能悉諳。懸軍深入。保無抄絕之虞。且突騎
野戰。我之所短。以短擊長。以勞赴逸。以客當主。非計
之得也。爲今之計。竊以爲不必徵兵各省。騷動天下。
但就近調募。益以遼兵。俟經略分布要害。修復城堡。
多製火藥。練習行伍。且以固吾圉。而厚撫北關。多行
間諜。然後乘虛抵隙。謀出萬全。若徒加賦選丁。紛然

四出恐。憂。有。不。止。於。遼。左。者。不。報。又。言。李。如。栢。杜。松。

劉。鋌。以。宿。將。並。起。宜。責。楊。鎬。嚴。加。約。束。以。一。事。權。唐。

九。節。度。相。州。之。潰。可。以。爲。鑒。及。後。師。敗。悉。如。銓。言。萬。

曆。四。十。八。年。夏。疏。言。自。古。國。家。之。業。未。有。不。由。於。民。

窮。財。盡。者。今。自。軍。興。以。來。所。司。創。議。加。賦。每。敵。增。銀。

三。釐。乃。三。釐。未。已。而。至。七。釐。七。釐。未。已。而。至。九。釐。地。

方。止。此。財。賦。民。間。止。此。物。力。正。賦。尚。通。何。況。加。增。一。

加。已。難。何。況。再。加。今。縱。不。能。滅。於。七。釐。之。內。斷。不。可。

加。於。七。釐。之。外。譬。之。一。身。遼。東。肩。背。也。天。下。腹。心。也。

續表忠記

卷之一

五

張忠烈

有。背。有。患。猶。藉。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潰。危。亡。
可。立。而。待。今。竭。天。下。以。救。遼。遼。未。必。安。而。天。下。已。危。
爲。今。日。計。惟。在。聯。絡。人。心。以。固。根。本。豈。可。腹。削。無。已。
驅。之。使。亂。現。今。內。庭。積。金。如。山。以。有。用。之。物。置。無。用。
之。地。與。瓦。礫。糞。土。何。異。而。發。帑。之。請。叩。關。莫。應。加。派。
之。議。朝。奏。夕。可。豈。財。爲。陛。下。之。財。而。民。非。陛。下。之。民。
耶。若。使。民。窮。財。盡。盜。賊。蜂。起。將。民。非。陛。下。之。民。豈。財。
終。陛。下。之。財。耶。迨。至。土。崩。瓦。解。方。思。變。計。而。勢。已。無。
濟。臣。愚。竊。爲。陛。下。深。憂。之。疏。上。亦。不。報。時。廷。議。避。才。

識練達者按遼銓臺資已十年例不當行乃臺中諸御史多魂消風鶴無敢磨其任者銓獨慨然曰臣子以身許國東西南北惟君所使耳遂攬轡而東聞經略袁應泰方受降投袂曰遼禍在此矣抵任力爭弗能得袁固循吏由永平道陞遼撫適延弼被論代爲經略刑白馬誓神其壯弟熊之紀律嚴副將已下稍不當意輒以賜劍從事每一令出無不寒毛變色故在遼一年戰守之具頗集袁則坦衷疎節期以至誠感人於熊所布置亦稍有更張蓋長於撫綏而短於

續表忠記

卷之一

書

張忠烈

戡定亦其才有不逮也先是熊在遼時凡來自徼外者悉置之廢城一角而不用爲兵其私自闌出者立斬以徇有自稱生員回鄉者攜一八歲小兒與俱熊收置親近用菓餌啖之詢得其隱窮之乃前在開原作內應者攜小兒使人不疑也及袁履任西人繹絡來奔總兵李光禁拒而不納尤世功童仲駿涕泣力諫皆不聽天啓元年三月瀋陽破監軍欲誅降者已就縛矣袁見其背負重創慰遣之而罵縛者銓言之不聽兩監軍言之亦不聽方以受降爲得計而外間

已充刼一城兵科蕭基聞之策其必敗亟疏言西人居沙漠瞰腥羶是其本性若有如許牛羊車輛何不往彼駐牧乃遠來投我據報西人五六千此非一日一夜悄悄而來豈無知覺尾而殲之易於反掌今縱之使來乎抑暗藏叵測乎卽降者真矣而能保無他慮乎彼既窮而歸我必須給以衣食今兵餉尚爾告匱彼且何時得飽能信其必無反覆乎繫繫數千言直挾其隱詎意經略身負重任置羣策如充耳竟挑而不悟也天啓元年辛酉二月十八日

續表忠記

卷之一

書

張忠烈

大兵渡渾河臨遼城銓與經略分城而守始議遷降人於城外勢已無及袁語銓曰泰不才微上方寵靈哲以身許國按臣無闕外責尚可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計銓曰不然吾世受國恩豈有城破身存之理未幾叛將斬開出迎城中降人四起如鼎沸三月二十三日薄暮小西門火發內應者開門城陷經略登樓拜疏佩印劒自裁內姪姚居秀從之僕店世明撫屍大慟焚樓而死大兵入擁銓出署責之拜不可欲殺之引頸待刃送

之還署銓拜關遙辭父母乃自縊見者咸歎曰忠臣忠臣竟棺而殮之先是保定有兩是亭祀楊中丞繼宗許忠節達及銓爲郡司理時夢入此亭兩公起而揖曰方虛席待公果符其夢贈兵部尚書卹典咸備祠額昭忠特擢銓父五典至兵部尚書經略以妄收降人輕信叛將致失遼陽恩卹中格久之乃予贈廕銓既與經略同殉而一時抗節者又有兩監軍副使何廷魁僉事崔儒秀

廷魁字汝謙大同人生而慧絕博極羣書成進士爲

續表忠記

卷之一

美

張忠烈

涇縣令發奸摘伏老吏袖手與邑中大僚忤調寧晉入爲刑曹出守歸德兩調衛輝河南以福藩就封衛輝爲孔道而朱邸建河南府中涓宿衛瓜距新脫非賢守不能彈壓也轉副使備兵遼陽遼事亟拜命之日盡室而行時長星竟天日光如炬廷魁素習象緯之學履任卽申請防遼云變徵天象有兆必先今以三月缺糧之兵形枯似削半年無料之馬骨立如柴糧料之支持幾賣絲而糶穀牛車之搜索直竭澤而焚林萬一變生不測是內與外皆危機也察形審勢

關係匪輕乞申飭城守嚴加戒備經略漫不省又與爭納降事亦終不悟瀋陽陷同事者咸道其拏廷魁曰吾不敢爲民望聞濟河之報請於經略乘半渡急擊勿聽薄城未合請盡銳出戰又勿聽城陷從容歸署懷印綬自投於井二妾高氏金氏從之婢僕六人俱死贈大理卿諡忠愍廕子賜祭葬

儒秀字徹初陝州人生時母夢神人抱持以授幼卽峻整如成人成進士爲掖縣令掖劇邑也多豪猾素難治儒秀鋤擊不避嫌怨數月令行禁止再令絳

續表忠記

卷之一

美

張忠烈

令翼令文安皆與邑中要人忤屢中考功法而強項猶昔公餘究心奇門遁甲之學由戶曹陞僉事備兵開原辭墓而行曰觀天象遠禍未弭經撫在上非監司所得專惟以身殉耳納降議起力諫不聽叛帥有異圖覺之陰廕其妻子爲質經略常憂兵馬甲仗無足恃對曰恃人有必死之心耳遼圍急分守東城矢集如雨不少却頃之經略所統精兵先潰降人競起城開有欲挽之潰圍出者正色却之慟哭戎服手刃叛將妻子步至都司廳事自縊贈大理卿廕卹典與

何廷魁並祀昭忠武臣尤世功等餉臣陳輔堯段展等土官秦邦屏並得卹典從祀輔堯揚州舉人由縣令歷知膠州性廉介有愧以山繭紬者却之不得懸之庫中後陞永平同知展涇陽舉人山縣令歷自在州輔堯轉餉出關與展同駐藩陽天啓元年日暈異常展移牒經略言天象示警宜預飭邊防踰月而瀋陽陷展死之輔堯方奉命印烙左右以無守土責勸之去輔堯曰孰非封疆臣子何敢逃死望闕再拜自到忠烈家在沁水東北名寶莊父五典所築以防亂

續表忠記

卷之一

美

張忠烈

者後流賊點燈子自秦入晉犯之忠烈子道濬道澤皆官京師衆將棄去忠烈夫人霍氏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不保等死死於家不愈死於野乎躬率僮僕固守殺賊甚衆賊不能克四日而退冀北道王肇生表曰夫人城

虛宜曰張公之易名副其實矣惜爲經略所誤徒以死爲報稱耳崔公當城破時猶手刃叛將妻子強項之衆今猶想見之若張夫人智勇兼備使爲男子以紆國難雖烈丈夫何以加焉熊經略察及小兒精神大於身矣西市之死天耶人耶

高忠節公傳

附羅參將一費義僕高永武弁盧科遊擊張世顯

大兵徇沙嶺廣寧望風先潰死疆事者文武各得一人文臣則參政高邦佐也邦佐字以道襄陵人以進士由壽光知縣入爲戶部郎出守永平稅監高淮橫甚獨裁抑之屹不爲動歷陞大叅分巡廣寧當是時遼瀋初陷人情崩駭所恃惟經撫而戰守各執一見經則剛復護前其筆鋒舌刃所向辟易人咸怨而忌之撫則收爲大言自謂布聯絡法得六萬軍即可蕩平遼陽而內寔恒怯無膽略本兵積與經忤中朝士大夫多袒撫而抑經紛紛聚訟皆成築舍反置疆事於度外識者已知廣寧之陷可翹足待矣邦佐欲調劑經撫而勢不能因病告休已得請天啓二年正月二十日

續表忠記

卷之一

美

高忠節

大兵渡三岔河撫臣聞報股慄惶惶走問陽邦佐策騎疾趨右屯謁廷弼曰城中雖亂亟提兵入斬一二入則人心自定公卽不行請授邦佐兵孤城尚可守也廷弼不納邦佐仰天長歎曰經撫俱逃大事去矣松山吾分守地當死此人多勸邦佐馳入關謂身已

請告在事外可無死邦佐曰吾一日在事則一印臣子也偷生入關何面目見天下士乃作書與母楊淑人訣親揮硃批令家僕持信入關略曰本道奉命分巡廣寧家有八旬之母泣別出山抵任來胼胝勩勤飲食俱廢意圖仰報君父不意天不厭亂三岔失守惟有一死以殉封疆耳除西向叩闕南向拜母自經公署以明臣節外所有隨任家僮二名遣還原籍報信誠恐關津阻滯合給印批呼僕高永高厚語曰我受國恩誓以死報好收吾骨歸見吾母汝輩各自逃

生母相累也沐浴冠帶以印綬自縊於松山官舍永謂厚曰吾不忍吾主獨逝無給使令於地下者遂抱邦佐屍哀號仰就其綬跪而自縊勢且迫經略命舉火并二屍及公署焚之而經撫遂相繼入關高厚年僅十九有武弁盧科感邦佐德棄家護厚到京事聞贈大理卿諡忠節義僕高永優恤都中勅建山右三忠祠祀邦佐與張銓何廷魁而武臣一人則叅將羅一貴也初一貴受知於巡按御史方震孺從戎伍拔置叅將守西平堡

大兵渡河攻之堅守一日夜復佈十面雲梯盡力環攻一貴隨方應之竟不能下有降將知守者為一貴遣使招之一貴在城上厲聲曰豈不知羅一貴是好漢肯降人乎亦豈招降旗火藥盡乃自刎後贈都督同知外有分守遼海道顧願值寧海之變力屈自縊後贈太僕卿世廕本衛副千戶又有遊擊張世顯則死於賊家堡者也世顯大同衛人側儻有大志不修小節幼孤業儒為同儕所輕不勝憤激遂棄去究心左氏及孫吳兵法中武進士授烏龍關守備有威名

天啓元年陞遼東戚家堡遊擊明年正月大兵渡河世顯提兵逆戰出入於陣者凡三所向皆靡繼而湧至他部皆走家丁控馬請暫避之世顯喝曰有軍法在誰敢退者血戰重圍刀削頭顱之半死於陣其文臣與邦佐共事而逃者一時蓋有五監軍而邦佐獨死

陳濟生曰天啓元年三月二十日遼陽陷死者經略一人巡按御史一人叅副金各一人而武臣餉寧潰經撫相隨入關卒伏國法其死者惟叅政高公一人武臣則一叅將而已國土日蹙而人材愈下論其世者不亦悲夫

鄉謂曰人以公投屍烈祠不得歸葬爲恨者是大不然首鼠乞命生而若死惟經溝瀆死而徒死乘箕化碧死而不死何必牛眠馬鬣若封若堂之爲表樹耶趙吉士曰公已得請又有八十四歲之老母在堂而膝下尚無子嗣他人處此皆依回不能引決者也公乃視死如歸以忠成孝非烈丈夫其孰能之

張烈愍公傳

附敘論劉希文 張大人錢氏女 淑安淑慶 僕顧美嚴榮 劉夫

人白

四川苗奢崇明反與其難者則有與文令張振德云振德字季脩崑山人幼負至性長爲諸生授徒糊口十年一破緡針紉之痕紛如襖綉恬如也以選貢授與文令縣故九絲蠻地萬曆初設縣治密邇土司奢崇明窟穴崇明拐竊漢丁積以千計前令置不問振德至流配窩拐奸僧以清禍源招回縣民被拐者三百餘人崇明以金遺振德嚴拒之執法不少貸天啓元年八月崇明以朝廷徵兵援遼而叛振德方供事蜀閬九月十六日夜半還縣十七日土把樊龍等反於重慶人情洶洶與文居民不滿百家土牆不踰數尺典史劉承澤問將若何荅曰督率吏民乘城死守事不可爲吾行吾志而已時又兼署長寧篆二十一日長寧簿以騎來迎振德不可請迎錢猶人與眷屬避之振德曰兩邑皆吾守也避將何爲復不可抵暮持兩印巡城意氣自如晨興檢匣中得白金一兩有奇付其次子緄曰吾爲邊令五年上不得罪於朝廷

下不得罪於百姓。今欲守而無可守之民。欲戰而無可戰之兵。惟有手兩印。以身殉國而已。汝若得全。勉力爲善。以卑吾未竟之志。他無所囑。書竟。左右皆失聲。振德言笑自如。自是出入皆吉服。刻刻辦一死矣。二十三日。賊薄城。振德手劍跨馬。率弓快數十人。戰不敵。賊衆擁入。巷戰死。傷幾盡。疾馳入署。左手持兩印。右手握匕首。正色危坐堂上。夫人以下人持一利刃。環坐後堂。積薪堂側。賊不敢犯。日暮。賊縱火焚民舍。振德曰。此吾授命時矣。向闕叩頭舉火。遂同夫人錢氏女淑安。淑慶俱自刎投火中。僕婦蘇氏沈氏長幼同焚者共十一人。家人顧美嚴榮先以巷戰死。明日賊首至。火所於烟焰中。見振德鬚髯怒張。面色如生。兩印在手。堅不可取。皆口呼忠臣。臣羅拜而去。事聞。贈卹。咸備諡。烈愍制詞有曰。生吾所欲。矧一十餘口。赴義如歸。國猶有人。蓋二百年來。養士之報。致祭歲時。立睢陽之廟。世官環衛。字羽林之孤。讀耆哀之錢。孺人故德化知縣春沂女家。海上年十三歲。聞有倭寇從母登樓。約曰。寇至則自投樓下。孺人敬諾。

續表忠記

卷之十

張烈忠

刺繡自如其堅定如此。振德殉難後。又有教諭劉希文。華容人。貢生。署篆甫半載。賊復至。誓死不去。妻白氏亦慷慨有丈夫氣。從容語曰。君爲國死。妾安得不爲君死。乃盡遣其家衆夫婦同罵賊不屈死。而振德之婿顧推官。咸正後二十餘年亦死。義於南京。趙吉士曰。公既閨門殉節。而復有同華容夫婦視死如歸。荒微外吏。先後同心。豈非明禮義。識廉耻。所趨者一歟。若顧公者。則又聞公之風而起者矣。

續表忠記

卷之十一

望

張烈忠

貴撫王公傳

附副將秦民屏同知梁思泰等

貴州苗叛。新撫王三善提兵解貴陽。圍復勦苗深入。為降苗陳其愚所殺。三善字彭伯河南永城人。由進士初授荊州節推。以高第入為吏部郎。風采炳然。歷太常少卿。天啓辛酉。貴苗安邦彥叛。聚眾圍省城。安氏世襲宣慰使。雄長水西。役屬諸苗。凡土目土把見安氏必披袍膝行。長跪白事。傳至安位童而慙。諸務皆決於安邦彥。邦彥性鷙鷙。素負不臣心。結婚奢氏。逼為聲援。及奢崇明以徵其兵。援遼不樂行。而叛邦彥見西北多事。有輕中國心。且與崇明姻婭。為唇齒。內不自安。壬戌之春。亦舉兵反。圍貴陽城。貴陽名為省會。而城中山多烟戶。少民貧。儲蓄素匱。一旦變起。倉卒人心皇皇。無同志。圍且十月。外救不前。糧盡掘草根煮。鼓甲為食。舊撫李樞與巡按史永安誓以死守。與僚屬將領盟。永安作飲血歌見志城。且旦夕。王三善新受命為貴撫。屬以楚蜀兵星馳援黔。迄冬十一月。兵不盡集。三善召諸將語曰。貴陽待救如頭燃。曾不能須臾待。吾輩失黔則死法。進黔則死敵。余何

續表忠記

卷之十

吳

貴撫王

不以忠義自奮。於是分三路兼程而前。而自從中路。當賊鋒。十二月初二日進母猪洞。三日次新安。是夜訛言賊至。營中驚擾。議退兵。三善叱曰。退則盡粉耳。吾以死捍之。堅壁不動。卒亦無賊。四日命劉超為先鋒。抵龍頭營。三善身尾其後。相去不二里。聞礮聲。眾股慄。三善曰。前驅遇賊。我當為後勁。以張其翼。策馬而出。未一里。捷音至。初超兵遇賊而却。起下馬斬二人。以徇。持刀斷賊一標。賊首阿成最驍勇。超與步兵張良俊直前。賊其首賊遂披靡。三善兵適至。勢益振。奪龍里城。時貴陽之圍飛走俱絕。邦彥度外援難遽至。城中食盡。勢且自潰。去貴陽十里有關名油榨。險絕懸天。半三善已奪龍里。與貴陽相去僅四十里。寂無知者。第見諸苗紛紛解圍去。城上人竊疑之。須臾五騎奮策疾馳抵北門。城下大呼曰。新撫院領救兵已大破賊。越龍里而來矣。城上聞之。歡聲雷動。及三善抵貴陽。迎之入城。不可曰賊去。未遠。軍心未定。吾大帥也。豈敢即安壁於門外。設帳大雪中。賊遠遁。陸廣河外。三善疏元兇未擒。當用勦為撫。而總督一意

續表忠記

卷之十

吳

貴撫王

王撫議不合遂決意自將渡烏江次黑石屢破賊兵
 進向漆山三善每戰必朱衣裝冠示士卒必死軍心
 益奮顧左山頗峻麾軍據其巔賊下柵來爭定番州
 卒龔鼎發勁弩仆一賊目陣動揮長刀直前死士十
 餘繼之兩軍堵牆而進賊大敗焚其營屢戰斬馘無
 算賊不復能軍我軍安行渡渾河直抵大方大險
 遠阻絕爲安氏千年窟穴前此漢兵未有至者諸苗
 膽落三善駐宜慰宅遣人誘安位出降欲執之以購
 邦彥而安位終不出邦彥畏三善兵鋒亦不敢出戰
 續表忠記 卷之一 賈撫王

乃密遣陳其愚詐降龔乘間殺三善三善信之不爲
 備駐兵既久糧不繼乃焚宜慰宅還貴州陳其愚隨
 行忽傳山後遇賊三善勒馬回視其愚故縱轡銜之
 墮地三善大呼罵賊伏發賊割其首去副將秦民屏
 死之同知梁思泰等從死者四十餘人總督同籍聽
 勘後監軍御史傅宗龍獲其愚轡分之三善贈卹有
 加自三善解重圍抵大方焚宜慰宅大創諸苗後川
 撫朱燮元改撫貴州節制五省陣斬邦彥安氏終不
 復振而省崇明父子亦竟伏誅

明名臣言行錄曰或咎公貪功失律者乃其焚黔
 巢解黔圍功在西南終不可泯至以蒙經略並冷
 尤爲不倫夫身失遠而甘同其亡與身復黔而犯
 衆其禍天下後世必有能辯之者
 盧宜曰宜歷龍里抵貴陽遇一老人言公果於任
 事義不返顧得邸報亦置而不發恐朝議紛紜徒
 亂人意也終以不合於制府掃置援絕兵敗身殞
 然則公之死非死於降苗而制府死之耳此妨賢
 病國之臣所以貽禍甚烈也

續表忠記 卷之一 賈撫王

總督朱公傳

王撫既陷大方之難。而定蜀以定黔者。蓋有朱總督
變元。變元號恒岳。浙江山陰人。魁岸奇偉。望若天神。
善飲啖。每食常兼十數人。為諸生應省試。渡江携酒。
五斗行輿者。嫌其重立。飲至盡。神色自若。登輿竟去。
觀者駭異。中萬曆壬辰。進士積官至四川右藩。蘭州
奢崇明者。以宣撫司世守其土。天啓元年。奉調征遼。
崇明有子寅。性皆悍。禁不循漢法。漢有司亦寬其。銜
轡羈縻之。莫倖無事。崇明益輕漢人。儒柔妄意天下。
續表忠記 卷之一 王 總督朱

桿柱置軸柱間。轉索運桿。千鈞之石。飛擊如彈丸。苗
車不得近城。又募敢死士。以大砲擊其牛。一牛中砲。
而仆。則旁兩牛牽犁。不得行。行者漸多。牛益擾亂。所
載數百人。弩矢無所施。死士乘勢奮擊。城頭老幼。敲
銅器呼噪。以助其聲。賊遂大敗。有裨將劉養鯤。與賊
將羅乾象善。導之來歸。變元方臥戎樓。呼與飲。乾象
裹甲佩刀。變元不之疑。卽令臥帳前。酣寢達旦。乾象
感激。誓以死報。絕而出。火賊營。火四面起。崇明父子
倉惶脫身走。成都圍凡百二日而解。擢僉都巡撫。四
川專委討賊。定敘州。復重慶。賊乃退。加兵部侍郎。總
督川湖陝西。三年七月。入蘭州。清其巢穴。拓地千餘
里。先是。苗賊誑諸苗。謂已得成都。諸苗轉相煽惑。水
西安邦彥。挾其倖。宣慰使安位。同反黔撫王三善。為
賊所刺。朝議晉變元。兵部尚書賜尚方劍。改撫貴州。
兼制貴湖川雲廣五省軍務。變元先授計降苗。斬奢
寅。首來獻。變元謂崇明新敗。膽落。餘黨不足慮。遂專
意討水西。將進兵。而以丁艱去。閱二載。黔地未靖。崇
禎二年。仍特旨起撫貴州。總督如故。於是選將練兵。

合滇黔蜀三省進勦陣斬安邦彥并誅奢崇明安位
懼而納欵要以四事一貶爵一削水西六目之地一
獻殺王巡撫者一開畢節等驛路位弭首聽命乃爲
奏請詔許之復移師誅五洞苗剪水西之羽翼黔中
遂定自貴陽上下六衛及楚之清平偏鎮四衛一千
六百餘里設亭障通商旅咸就疆索矣方蘭州初定
諸將欲郡縣其地變元不可惟以外四里歸永寧衛
而以內之硤瘡者分給降苗使各守其土因疏言制
苗之法必先固本水西自河以外六目九司之地已
續表忠記 卷之十 奎 總督朱

悉入版圖沿河要害復築城堡近控苗地外連滇蜀
如指臂相使諸苗必不敢復起爲亂而諸將新經百
戰皆願得尺寸以長子孫宜卽新疆授之使知所勸
從之未幾安位死無嗣朝議又欲郡縣之變元終不
可疏言水西有宣慰公土有各目私土公土宜歸朝
廷私土宜俾世守乃召將吏集議以爲衆建土司使
其勢少力分則易於控馭各欲保土傳子孫則不敢
爲逆乃上疏曰臣按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
奢氏反蔣安氏反水西而黔之定番彈丸小州爲長

官司者十有七二三百年来有反者非他司好逆而
定番忠順也蓋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力小者保世之
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諸渠長及有功漢人俾其
世守仍革除苛政參用漢法可爲長久計制威報可
敘功加官保廉錦衣二人戍寅卒於官天子震悼祭
葬優卹蓋黔蜀之亂終變元有內歷十餘年乃定
趙古上曰公分裂上司私土俾世守其職遵奉聲
教蓋以苗治苗不可謂非計之得也迨
國朝定鼎蘭州既就戎索又取水西之地立爲威寧
一府大定等三州改諸衛爲縣所存土司皆削弱
不振奉冠帶祠春秋之恐後矣蓋四時制宜是
川黔之苗患始杜若公之功在西南者偉矣
續表忠記 卷之十 奎 總督朱

續表忠記卷之二

漸岸恒夫趙吉士纂編

四明公弼盧 宜彙輯

熊襄愍公傳

成天下之大功者，負天下之大才者也。然負才而遂，謂天下之才皆莫我若，則人必競妒其才。一蹶而身名俱喪於國家，又何賴焉？讀編年而深爲熊襄愍廷弼惜之。廷弼號芝岡，江夏人，軀長七尺餘，望之，嶽立，音吐鐘動，目若電光閃閃，少髯，多膂力，十指如懸。

續表忠記

卷之二

一

熊襄愍

槌能左右射，年二十九領省試，第一成進士，初理保定，入爲御史，承勘寬、莫、新、疆、劾巡撫趙某棄地內徙，罪旣而巡按遼東，事竣視南京學政，執法嚴，士子就試雖盛夏，若負霜雪，又持身廉，屏遠膏膩，一時名冠西臺。然稜稜露崖岸，不屑與人申欵曲，巡撫荆養喬交相訐解，組歸先，是廷弼按遼時，條上機宜，請數地界，飭營伍，急撫北關，爲外衛人莫之信，甫十年，萬曆已未，杜松等三路敗，弼撫順，清河陷，沒驗若左券上思，其言召廷弼，仍以御史渡遼，安慰軍民，隨趙提巡。

續表忠記

卷之二

二

熊襄愍

撫兼兵部侍郎，代楊鎬經畧，持尚方，以便宜從事。是時承平久，畏言金革，大帥惟知冒糧虛伍，攫金錢奉朝貴，一旦變起，倉卒鋒刃未接，已膽落宵奔，幕府功罪混淆，人無固志。廷弼出關至十三站，而鐵嶺失，瀋陽逃，單騎疾馳入遼陽，誓師卽斬逃將劉遇節，以殉建壇，躬祭死綏將士麾下，擡眉聳聽，壁壘旌旗一時改色。修築頽屯廢堡，爲堅守計，嚴飭兵丁不得私渡三分河，逃者始定，常布衣小帽，雜卒伍中，遠出偵探，不專寄耳目於間諜，遠近望風畏之。乃進理虎皮驛，又進理瀋陽，移兵守之，乘九月深雪，瀋陽合操，遂赴撫順，鼓吹直前，一路四顧無人，烟撫順城中，惟存關廟馬神廟，廷弼大哭，隨行軍士皆哭，耀兵分隊返駐奉集，相度形勢，擬移撫順於代子河南，據河爲險，先經理奉集，以衛遼陽，再議恢復，開鐵日夜造車營，開窖燒磚，令母兵採木一株，四兵合備一鑊，一鍋以聽後令，蓋將以間築撫順城也。會萬曆泰昌相繼，寶天天啓卽位，方幼，冲廷弼與中朝議多不合，上遣給事中姚宗文、閩邊姚故同列臺省，一旦磨特簡稱閱。

科持內府體統廷弼心易之甫開燕幕吏傳有外警
廷弼介而馳命局吏欵姚姚色動未幾廷弼還笑曰
老掌科毋恐此邊關常事耳燕罷姚偵得外實無警
意廷弼戲之恨甚又議以四千金西借兵力金入兵
不出廷弼復貽書諷之凡輪札相遺故置之不甚裁
答總視爲書生不諳大計爾相失臺省李希孔毛士
龍方震孺疏攻宗文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疏攻廷
弼舉朝譁於五都之市徒以左右袒互相詬誶於遼
事茫無濟也廷弼亦引疾乞休命袁應泰代之計廷
弼在遼不及兩年而東障無虞西堦無烟遼左之頑
城如新喪膽之人心復定奉集瀋陽二空城儼然重
鎮不可謂非廷弼之有造於遼也廷弼去遼時疏言
廟堂不知軍情第憑塘報緩輒開言師老馬上催戰
及敗又愀然噤口不敢言戰字比見收拾纔定而愀
然者又復責戰矣言雖慙實切中時弊第自視過高
才情氣魄推倒一世鄙薄朝紳皆醜陋不足掛齒眼
對大吏叱咤風生兩司白事不敢平而視士芥將帥
動輒施鞭扑持三尺不少假凡有興作刻期鳩工紳

續表忠記

卷之二

三

熊汝霖

袍子科役無一免嚴逐遊客不令遷延地方稱容
說而勝心過激所向護前雖府怨招尤而不恤勘科
朱童蒙言官吏軍民遮道代訴數萬生靈皆舊經畧
所留而功在存遼罪在任性亦定評也廷弼謝罪僅
五月而瀋陽陷遼東破經按諸臣俱死廟堂追咎去
廷弼之失益思其言乃降馮三元等而削姚宗文籍
仍授經畧專守山海關敦趣就道輔臣劉一璟上議
也廷弼聞命卽起仍賜尚方假便宜令九卿祖饌都
門外以寵其行本兵張鶴鳴復設餞三十里外真有
所私廷弼岸然曰今日且不必言邊事鶴鳴由此恨
之逆奄新竊魁柄殺太監王安廷弼蔑視之無加禮
而廷臣與廷弼角者皆隸奄門下日夜媒孽其短特
以封疆任重倚毗方專母敢頌言攻之然皆耽耽視
也本兵張鶴鳴撫黔定亂負盛名自許知兵又以前
郊餞故與廷弼不相下王化貞新任遼撫氣甚銳化
貞兵十三萬治廣寧近而逼廷弼以五千人守右屯
去廣寧差遠化貞大言必能靖邊廷弼堅謂廣寧必
失河西必危其乞留臣言以券一疏允爲先見然朝

續表忠記

卷之二

四

熊汝霖

論○向○化○貞○者○蓋○意○其○武○可○成○功○而○恨○廷○弼○之○侮○人○過○甚○也○廷○弼○亦○素○自○詡○以○爲○舍○我○無○可○獨○當○一○面○者○開○化○貞○遠○以○此○自○任○意○不○平○復○以○爭○毛○文○龍○功○罪○互○詆○之○章○日○上○廷○弼○意○在○慎○重○主○畫○關○以○守○而○不○欲○戰○化○貞○意○在○過○河○主○戰○而○不○欲○守○且○欲○用○西○人○又○輕○信○內○間○廷○弼○屢○貽○書○言○之○化○貞○終○不○省○本○兵○張○鶴○鳴○亦○主○化○貞○議○而○撫○撫○與○經○畧○如○水○火○鶴○鳴○自○請○行○邊○亦○欲○調○劑○經○撫○而○經○撫○終○不○和○廣○寧○遂○陷○初○化○貞○於○辛○酉○十○月○進○師○所○恃○惟○西○兵○旣○以○重○資○購○之○壬○戌○正○月○二○十○一○日○沙○嶺○一○戰○陣○方○交○西○兵○先○遁○師○大○潰○大○兵○尚○未○至○鎮○武○廣○寧○聞○之○化○貞○帳○下○督○有○爲○內○間○者○疾○呼○於○道○曰○兵○敗○矣○百○姓○爭○奪○城○門○走○部○將○江○朝○棟○急○入○化○貞○卧○內○告○變○化○貞○方○視○案○牘○茫○然○未○知○聞○朝○棟○言○趨○出○廐○中○馬○已○被○盜○去○倉○皇○覓○騎○奔○至○間○陽○驛○廷○弼○自○右○屯○至○化○貞○向○之○大○哭○廷○弼○笑○咍○化○貞○曰○六○萬○軍○蕩○平○遼○陽○今○竟○何○如○化○貞○慙○議○守○寧○前○廷○弼○曰○晚○矣○此○時○冰○解○之○勢○誰○與○爲○守○惟○護○難○民○入○關○勿○使○失○所○足○矣○廷○弼○意○化○貞○之○敗○可○以○自○驗○其○言○且○已○

在○關○內○王○在○廣○寧○勅○書○專○令○守○關○關○以○外○非○其○專○轄○真○可○倖○免○不○知○經○撫○之○責○功○罪○一○體○廣○寧○雖○失○寧○遠○尚○可○守○也○委○而○去○之○烏○得○無○罪○哉○言○者○並○以○私○逃○論○奉○旨○化○貞○逮○問○革○廷○弼○職○聽○助○廷○弼○亦○自○請○法○司○議○者○平○心○論○之○廷○弼○再○任○經○畧○不○取○一○錢○不○通○一○餽○連○章○屢○揭○終○日○焦○唇○敝○舌○與○人○爭○國○事○如○家○事○且○逆○奄○盜○弄○威○福○士○大○夫○拔○墮○鬚○眉○一○望○茅○靡○設○令○稍○事○委○蛇○卽○可○生○出○獄○門○而○終○不○改○其○強○直○之○性○以○致○獨○嬰○顯○戮○乃○化○貞○棄○地○宵○奔○反○得○廷○昇○福○堂○甚○有○以○其○名○入○薦○牘○者○此○忠○臣○義○士○所○以○拊○心○而○泣○血○也○法○司○會○審○時○上○命○問○廷○弼○廣○寧○可○復○否○曰○可○復○則○不○失○又○問○何○以○不○可○復○曰○以○平○章○如○是○之○主○張○以○樞○部○如○是○之○調○遣○以○經○撫○如○是○之○籌○畫○以○臺○省○如○是○之○議○論○而○謂○廣○寧○可○復○乎○不○可○復○乎○此○言○上○聞○而○一○時○廷○臣○爭○欲○殺○廷○弼○不○可○挽○矣○與○化○貞○俱○坐○大○辟○在○獄○四○年○會○楊○漣○劾○奄○二○十○四○罪○黨○人○疑○出○廷○弼○手○有○蔣○應○陽○者○故○廷○弼○部○下○將○及○下○獄○代○爲○投○揭○白○寃○時○入○監○左○右○之○攜○有○遼○東○圖○畫○爲○厥○衛○所○緝○獲○坐○妖○言○棄○市○牽○涉○廷○

弼五年八月四鼓中貴捧駕帖至廷弼洗沐整冠登
堂曰我大臣也死當拜旨提牢主事張某見胸前懸
謝恩表曰爾不曾讀李斯傳乎因安得上書廷弼曰
此趙高言也盛世安得有此遂死西市傳首九邊絕
命詞云可惜復可惜報國寸心赤幾度事戎行九死
衽金革雖無衛霍奇三驅遁聲跡掃蕩直需時圻銘
瀚海石人事一朝變頓成芻狗存繫獨余數奇實惟
國家厄蒼蒼天蓋高微誠何由格萬憤結中懷棄兌
坐焚炙我心已死灰我骨已枯腊我燐騰火清我血

續表忠記 卷之二

七

熊襄懸

化水碧月冷烏啞啞危樹撼孤魂依故骸羣蠅
作弔客嶽嶽高岡松矯矯秋旻翮目炯掣電焚氣轟
巨靈孽衝口倒峽流信手奏刀砉左握靈蛇珠右搦
雄狐戟顛倒羣策奔叱咤千夫辟只今赤白囊晝夜
飛羽檄婦人冠赤幘將軍服巾幘援袍思鷹揚舍我
其誰適試叩囊底餘猶令風颺息云何剪敵忌甘心
快毒螫長城萬里壞將星中墮璽他日倘鼓鼙安得
起死魄絕筆歎可惜一歎天地自行刑時挺立不跪
強項如故廷弼死而遼瀋廣寧竟不可復識者咸惜

廷弼才不竟其用亦不自善其用坐爲樞撫所掣肘
身死名債悲夫長子兆珪束身砥行有聲庠序間見
其父與朝貴牴牾每乘間泣諫不從及坐賊十七萬
勒限嚴追久繫囹圄中出而告貸莫措迫而自刎崇禎
改元乃免遺骸尚未收次子兆璧詣闕泣請御史饒
京以爲言不許輔臣韓爌力頌其寬乃准歸葬南渡
贈官追諡褒愍自後廟堂每追思廷弼而化貞至崇
禎四年亦死西市

續表忠記 卷之十一

七

熊襄懸

池與行長安道自日見公歸寓腦裂死本兵部罪
於公得歸故里流賊破額身首俱碎亦天道也崇
禎時輔臣韓爌發龍錫揭請葬公有不死於封疆
而死於門戶諸公道始明焉
而名臣言行錄曰宋室不競欲殺岳武穆剪敵忌
而不壞長城者獨一秦檜耳今舉朝皆檜欲求公之
不死遺事之克振其可得乎讀經畧奏版未嘗不
服其才悲其遇而恨小人之誤國也噫
趙吉士曰公生平敢於任事議論經濟皆卓卓可
見諸施行則一代偉人也封疆一案罪在不守寧
前與王撫撫騎入關耳然而公罪究薄於王也使
三方之進退盡屬指揮經撫同心以紓國難或
不足而守日孤理之而孤措之則廟堂之操政本
債國事誰曰孤理之而孤措之則廟堂之操政本
者不得辭其責矣若其死於國議與死於遼東傳
總皆死於黨人也悲夫

葉文忠公傳

老○臣○歷○相○三○朝○始○則○調○護○東○宮○後○復○維○持○奄○難○者○今○
猶○追○頌○福○清○云○福○清○者○臺○山○葉○向○高○也○幼○稱○奇○童○就○
縣○試○許○令○夢○熊○大○奇○之○聞○邑○有○俞○氏○女○未○婚○召○俞○令○
婿○向○高○卽○在○公○堂○拜○花○燭○如○徐○華○亭○受○知○於○提○學○御○
史○聶○豹○事○萬○曆○癸○未○成○進○士○入○詞○林○歷○中○允○泰○昌○在○
東○宮○出○閣○向○高○主○對○句○寫○做○指○次○明○切○喜○語○近○侍○曰○
此○飛○鬚○先○生○也○向○高○鬚○長○恒○被○風○披○拂○故○云○當○是○時○
四○明○柄○國○不○協○於○江○夏○妖○言○起○向○高○爲○南○少○宰○貽○書○
續○表○忠○記○卷○之○二○九○葉○文○忠○
規○諷○四○明○大○忤○其○意○以○此○在○南○不○調○者○十○二○年○品○望○
益○重○四○明○歸○乃○入○閣○萬○曆○久○不○視○朝○宮○中○共○晨○夕○者○
惟○鄭○貴○妃○與○左○右○大○璫○數○人○羣○臣○章○奏○榮○不○批○發○京○
朝○官○缺○者○榮○不○點○補○大○僚○乞○休○者○竟○出○國○門○不○復○候○
旨○而○監○視○四○遣○民○怨○沸○騰○甚○且○騷○擾○激○變○四○方○紛○起○
向○高○隨○事○具○密○揭○以○進○上○或○從○或○否○外○廷○或○聞○或○不○
聞○亦○惟○匪○躬○自○靖○而○已○繼○而○朝○政○日○頽○東○宮○不○講○學○
枚○卜○不○行○起○廢○考○選○諸○邊○兵○餉○吏○部○察○典○兵○部○軍○政○
皆○置○寢○欄○內○閣○朱○廣○卒○李○廷○機○去○惟○向○高○一○人○調○旨○

部○院○大○臣○現○在○供○職○者○不○過○三○數○人○科○道○初○亦○上○疏○
請○之○請○之○不○得○成○歸○咎○於○向○高○以○爲○焉○用○彼○相○非○不○
知○其○心○力○費○盡○無○可○如○何○第○指○謫○交○加○庶○幾○上○聞○或○
得○所○請○而○上○終○付○之○不○問○屢○疏○乞○休○又○不○聽○其○去○向○
高○之○地○益○難○而○心○益○苦○矣○臺○省○又○遣○書○責○向○高○不○能○
率○九○卿○伏○闕○向○高○曰○伏○闕○事○我○朝○凡○兩○見○未○嘗○一○聽○
皆○杖○死○數○十○人○大○損○主○德○況○正○嘉○問○止○爭○一○事○今○之○
事○多○矣○將○何○所○指○乎○母○論○上○不○聽○也○卽○幸○而○聽○一○二○
事○矣○其○他○之○不○聽○者○又○將○伏○闕○乎○久○之○則○亦○爲○故○事○
續○表○忠○記○卷○之○二○十○葉○文○忠○
矣○宜○該○部○連○疏○苦○請○而○躬○於○文○華○門○候○旨○衆○咸○服○之○
黔○國○庄○丁○收○租○橫○索○向○高○奏○歸○之○有○司○民○乃○得○安○西○
北○東○林○浙○閩○之○爭○調○停○必○輒○於○正○癸○丑○典○會○試○特○命○
卽○閣○中○票○旨○且○增○額○示○眷○向○高○感○恩○深○重○於○東○朝○調○
護○尤○力○皇○太○子○生○母○貴○妃○王○氏○薨○向○高○力○持○喪○葬○咸○
得○盡○禮○鄭○貴○妃○寵○既○專○夕○而○母○愛○子○抱○上○意○獨○眷○福○
王○幾○啓○奪○嫡○之○嫌○矣○羣○臣○屢○請○之○罔○日○期○屢○易○而○未○
有○行○意○向○高○婉○轉○調○停○得○旨○造○福○王○府○第○人○心○乃○安○
妄○男○子○王○曰○乾○效○妖○書○故○轍○撼○及○宮○闈○謂○咒○詛○皇○太○

子語多涉貴妃通政司叅疏上向高隨具揭付內臣告之故且日上問方進上果覽疏震怒莫知所處掀翻御案左右辟易曰此大事閣臣何以無言璫應聲以揭進大約謂小人奸計當靜以處之母爲所動上覽之威頓霽絨疏不問皇太子取揭稿對以皇上既置不問殿下亦毋庸更覽太子深是之向高遂揭言東宮輟講八年福王之國無期致啓羣疑實難家喻上又以聖母稀齡爲辭向高請上豫慶卽遣王行所撥土田四萬頃向高疏減其一又請王自辭其一漸續表忠記 卷之二 十一 葉茂忠

有次第次年二月聖母崩撰遺詔明著婚封定期并釋楚宗又蠲稅額之半中外懽呼一日貴妃遣人來言曰先生全力爲東朝願分少許惠顧福王向高正色曰此正老臣全力爲王處人稱萬歲千歲及吾輩云百歲者徒虛語耳皇上壽登五十不爲不高起此寵眷時時行資贈倍厚宮中如山之積惟意所欲若時移勢改常額外絲毫難得況積年口語可畏王一之國百口米解更得賢聲老臣爲王何所不至耶貴妃心動乃如期行先是禮部定儀注王之國別皇太

子四拜坐受無他語向高密啓皇太子必當加意太子深然之欲下座答拜福王固辭乃立受答其二握手泣別送至宮門福王過望帝與貴妃皆大喜太后山陵題主例應次輔上特遣向高亦異數也襄事畢遂請省葬不允固請乃加少師坐蟒馳驛又令留數日母卽行向高疏勸舉政用人并薦名臣鄒元標等有旨褒答且遣內臣齋藏經賜其邑黃蘗寺并闢其山川以歸張差事起上歎曰葉閣老在事不至此秦昌卽位命召向高天啓復趣之入時南昌在閣與老瑞王安同心輔政向高入南昌遜之居首揆朝政一新未幾王安見殺南昌以言去國逆奄勢益橫以向高耆碩未敢失禮向高亦曲加調護朝士倚之文震孟以言事忤璫欲杖之向高力爭謂此乃今上首科狀元且文丞相孫也奈何得罪神明蓋燕俗敬事信國遂得解他如救章允儒帥衆周宗建之廷杖高攀龍劉宗周之重處向高力居多嘗曰昔年事神廟以手代口所請多允今日與內臣執辯以口代手所處益難閣中一片地幾成口舌場矣後卒如向高言欵

續表忠記 卷之二 十一 葉茂忠

人汪文言者故王安客出入向高門下亦與楊左諸
君子往來羣小借以傾諸君子而向高亦不安其位
矣當副憲楊漣劾奄二十四罪時九卿科道疏連上
冀向高為助應曰閣臣與廷臣所處不同廷臣主發
奸不憤激則不盡情閣臣主平章若附和反致債事
因具密揭言忠賢之勤勞朝廷寵眷已隆盛滿難居
宜聽歸私第善全終始楊漣一人之言容有過激未
幾而諸疏繼至矣又未幾而臺省九卿復有公疏矣
留都各衙門公疏叠至矣舉朝聞然即臣等亦被其
續表忠記 卷之二 主 葉文忠

者在骨肉之間後所處者在壁姬之際其艱難倍於
尋常萬萬讀向高傳而論其世亦可以諒其心矣
趙吉士曰公之相業善於因事就功此正學問經
濟大過人處豈小儒淺見者所得而測其涯涘哉
易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其公之謂歟
虛宜曰公在倫屏多所補救而請止廷杖功尤不
淺此皆公之妙用也廷杖與東西廠錦衣衛皆前
代所未有而殺人甚慘舉大小百官之命反懸於
二三旗校之手此外又有囊頭之辱以宜廟之明
主而獨創此刑柳御史嚴愷等三人雖曰此三人
者沉湎酒色久不朝參故與眾慝之然此例一開
迨正統而斥及尚書侍郎以祭酒李時勉之剛方
可執其後死於廷杖者更不可數計故事凡杖者
以經緯兩腕四服連赴午門外每入一門門扉隨
開至杖所列校百人執棍立兩旁司禮宜駕帖訖
續表忠記 卷之二 主 葉文忠

指摘甚者疑為忠賢畫策當與焦芳同傳矣揭上大
與奄忤又言內操一事祖宗朝所無聚數萬甲兵於
肘腋間今時雖無可慮他日終成隱憂止之便益拂
奄意已而向高甥御史林汝翁以畏廷杖潛遁羣奄
圍向高第大索向高疏言中官圍問臣私宅搜索朝
官二百餘年來所無臣若不去何顏見士大夫奉旨
慰留向高決意引退恩禮有加嗣後南昌蒲州皆遭
削奪向高歸二年甲子卒於家贈卹獨優向高初去
國疏至六十二再去疏至六十七始放行蓋前所處

生午門西扉下之左錦衣衛使坐於右其下趨走
者皆服緋緋與縛受杖者定左右屬聲喝棍棍則
一人持棍出獨於應杖者股上喝打即行杖杖至
三則喝令著實打或伺上意不測喝令用心打則
必無生理矣五杖則易一人喝如前每喝環列者
羣和之喊聲動地聞者股慄凡杖承以布四人昇
之杖單舉布擲諸地幾絕者十恒八九世宗朝刑
部尚書林俊遺表切諫畧曰臣見成化時廷杖三
五人皆容其厚綿底衣裹以重毯疊帕鋪卧褥數
月淤血方消正德時逆瑾始令去衣去衣以鐵釘
杖舒芬黃景等一百三十人死者陸宸等十一人
嘉靖三年羣臣爭大禮聚哭左順門杖豐熙等一
百三十四人死者王恩等十七人此其最酷者矣
神宗時爭首輔張居正奪情杖翰林趙用賢吳中
行主事艾穆沈沈思孝鄒元標五人天下冤之其後
神宗益厭言者疏多留中廷杖浸不用至天啓四
年太監王體乾奉勅大審復開其端杖戚畹李承
恩以婦忠賢又杖樊生事萬曆御史吳裕中以威

脅廷臣公特疏言以數十年不行之陳政而三見於旬日之間萬璫已亡林汝蕙汪文言亦將就斃廷杖之事萬萬不可再行以全好生之德其後雖殞諸君子於詔獄不復廷杖則皆公疏之杜其機牙也又曰聞廷杖者杖畢負而出亟剗去腐肉剗黑羊股肉以補之肉雖聯合而半已終不落天陰則刺痛宜里中傷文懿公守陳曾受杖亦用此法而行杖時視受杖者之足如箕張則可生如靴尖一斂不可救矣

劉文端公傳

有明萬曆庚申歲一月三朝宮闈事變。區測其扶危定傾。奠宗社而翼幼主者。在閣臣中。首推劉文端一燦云。一燦號是菴。南昌人。父曰材。官布政。兄一焜。官巡撫。一燦與仲兄一焜同舉進士。門第高華。號為三劉。一燦嚴氣正性。樂善持公。丁巳京察。有欲中繆宮允昌期者。一燦方為翰林。掌院力持得免。泰昌卽位。召福清於家而進。一燦宗伯入東閣。與蒲州並命。一時慶綸扉得人。不及一月。上不像一燦受顧命。次日。續表忠記 卷之二 其 劉文端 晏駕。羣臣進將哭。臨為守門內侍所阻。楊給事漣厲聲叱之。乃入。舉哀畢。一燦卽問皇長子安在。太監王安曰。李選侍匿禁煖閣中。要封皇貴妃。一燦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安曰。徐之公等慎勿退趨而入。上見安呼曰。伴伴來救我。安軟語選侍。皇長子不出。諸大臣不肯退。第一出見羣臣。卽還選侍初領之。旣而悔。攬上裾不釋手。安直前擁抱皇太子趨而出。英國公張維賢捧右手一燦捧左手升寶座。呼萬歲。事乃定。選侍猶趣呼皇長子還閣。一燦不可。請暫居慈寧上。

喜願語安曰伴伴今日安往得髯閣下伴我乃無恐
一爆髯修故云翌日周家宰嘉謨楊給事連左御史
光斗疏請選侍移宮首輔方從哲議展期一爆不可
日有先朝故事在今處慈寧暫耳新天子不居乾清
將誰居選侍即日移城鸞宮上乃入居乾清而移宮
之訪起矣當是時首輔以人言去福清召未至一爆
內與老璫王安外與同列韓爌同心輔政收召名賢
人以爲太平可致而覺孽漸萌有不得竟行其志者
內侍李進忠田詔等盜內庫金寶上傳饒死羣奄疏

續表忠記

卷之二

七

劉文端

辯一爆引例執奏封還原本而內侍恨逆奄援陵工
邀敘一爆引祖制抑之又與福清救言官之劾逆賢
攻客氏者而客魏恨謂逆事鑿空東江不足恃西援
未可信議棄廣寧者三尺不可貸而島帥寧撫與逃
將恨遼瀋失陷一爆念前經畧熊廷弼固守經年臺
省交章構陷坐撤長城遂於經筵面奏廟堂提撥中
外精神全在用舍賞罰各得其當不慮邊臣不用命
疆宇不寧謐因擬諭令查究論劾廷弼諸姓名法司
治罪得旨處分仍起廷弼爲經畧人心大快而言路

之側目護黨者交恨於是合謀逐一爆先造蜚語謂
一爆不欲福清入政府給事某疏殺王安隨即例轉
其黨指一爆爲王安報仇而謀翻移宮者復詆譭萬
端一爆去志遂決抗疏至十二上乃得請陛辭疏勸
皇上延見儒臣留心經史復爲王安熊廷弼聲冤累
累數百言痛切明快直道大昭逆奄與攻廷弼者恨
益深一爆去後身受削奪而大獄煩興衣冠塗炭祖
宗二百餘年培養之元氣銷磨殆盡士運厄而國運
隨之然後痛恨於羣小之貽禍也亦已晚矣削奪後

續表忠記

卷之二

太

劉文端

風波時起常從容語所親曰吾孤生餘年命如懸絲
仰賴九廟神靈與一腔心血耳彼以三案殺我則與
應山同日以封疆殺我則與經畧同科持忠入地復
何所憾讀書樂道危坐竟日坦然若無所與者崇禎
登極詔復官階遣行人存問至九年乃卒計開輟朝
優贈諡文端

趙吉士曰公進則以道事君退則樂天知命身履
端揆而屋廬如故僮僕數人門庭如素蓋有學
問行乎其間而非功名之士可同日語也黃宮詹
道周詩曰二十年來塵土裏無人更說南昌劉鳴
呼所感深矣

大學士韓公傳附姓孫歷城知縣承宜昭宣

明泰昌朝顧命大臣。以忠清正直著者。推南昌與蒲州。皆爲逆奄所摧抑。蒲州後雖再起。亦不克其用。而去復死於闖賊之難。云。蒲州者韓熾號象雲。由進士入翰林。歷官至禮部侍郎。泰昌登極。進宗伯。拜東閣。未幾。上不豫。首輔方從哲奏。進李可灼紅丸。次早上。崩。諸臣方咎用藥之悞。從哲請賞可灼銀五十兩。於是摘交加禮臣孫慎行疏。引許世子以貴從哲比。於弑君。盈廷大閭熾獨言。國家有大體。以光皇聖明。續表忠記。卷之二。九韓大學士。而目之曰弑筆之於史。何以示後。且諸臣借受顧命。不能奏止均之罪也。安得獨坐首輔。請諭告中外。使議法者勿以小疑成大疑。編年者勿以信史爲謗史。則先帝高朗之令名。與皇上光揚之大孝。正終正始。永世有辭。熾疏出而戍可灼以成獄。從哲得以善去。卽慎行等亦不以異議爲嫌也。福清召至熾與南昌。三人同在政府。天下引領望治。而逆奄與客氏漸竊朝柄。導上佚遊。副憲楊漣二十四罪之疏。上僉憲左光斗吏科都魏大中繼之。司寇王紀臺省周宗建李

應昇黃尊素等章蒲公車。南京都院大臣陳道亨等。國學祭酒蔡毅中等公疏。抨彈天啓皆置之不問。熾屢進揭帖。亦抑而不省。福清知勢不可回。先乞休去。熾與南昌竭力支撐。奄勢益橫。朝政益非。冢宰總憲皆跟踰去位。熾力言一日而去。兩大臣軍民失望。且御批竟發不復到閣。而高攀龍一疏。經臣票擬。又蒙御筆改移大駭。觀聽。旨復切責熾。乃上疏自劾。略曰。臣以謏劣承乏中書。詰戎宜先營衛。而觀兵肘腋。無能抒宵旰之憂。忠直尚稽召還。而撈掠朝堂。無能挽雷霆之怒。以至先後多官之黜。諭旨中出之變。在聖明祇肅紀綱。乃中外懼典黨禍。既不能先時深念。有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挺持。爲封還之懇。亟請褫官治罪。旨又切責。予告去。封疆獄起。摘熾票擬輕庇矯旨。削籍坐贓二千兩。家人韓三拷死獄中。熾悉變田宅以償。因棲息先墓。勢方岌岌。天啓崩。得解。崇禎立。召熾復相。逆黨力爲阻執。不聽。既陞。見慰勞甚。至旋取禁中凡羣臣媚逆章奏。槩行發熾。以六等治罪。案成疏言。彼重處者知媚逆之不可爲。卽寬政尚從視

削此量懲者幸身名之未盡辱縱稿項亦屬恩波頒
行天下咸服其公一日上以汰兵裁驛二議問嬭言
汰兵當清占月及增設浮兵若衝地舊額固不可汰
驛遞疲累常責按臣核減以蘇民困其所節省者當
卽蠲之本處地方以示德意上深是之經略既刑遣
骸尚未收次子兆璧泣請嬭力以爲言上感動乃許
收葬時廷臣齟齬東林者爭撼逆案冀援引一二人
以漸更置嬭堅持之羣小耽耽力請致仕乃賜銀幣
命行人馳驛送歸十七年閩賊渡河入晉破平陽陷

續表忠記 卷之二 王韓大學士

蒲州時嬭已病亟繫其幼子以肩輿昇嬭去受驚而
殂子得放還嬭姪孫承宣中崇禎甲戌進士爲濟南
歷城知縣戊寅冬城破正衣冠自縊殉節而死承宣
弟昭宣最勇健由嬭廕官至青州兵備道甲申四月
大兵定燕京棄官歸戊子起兵戰歿於陣

文秉先撥誌曰韓三之獄奄黨欲牽附蒲州崔呈
秀等復從中主之王體乾李永貞等先宣言世廟
時夏文應故事逆賢已有成心幸韓三至死不肯
妄承雖追賊而得免奇禍云
盧宜曰野乘贊公家居幾二十年無求田問舍之
事無梯山駕壑之舉無嚙咽骸骸之態無崖岸巖
絕之容擬之古人殆李文靖一流而所遇又不同
矣

楊忠烈公傳 附郎中蘇繼歐

有明三百年相臣前有三楊曰楊榮楊溥楊士奇最
後楊一清能實逆奄劉瑾於死爲尤著諫臣亦有三
楊曰楊爵楊最楊繼盛最後楊漣首攻逆奄魏忠賢
以死爲尤烈而一代盛衰之概約略可見矣漣字文
孺號大洪湖廣應山人萬曆丁未進士初令常熟劇
甚政廉明豪猾懾服縣大治俸薄不足贍家口其兄
破產資之以高等優擢諫垣漣之在諫垣也章數十
上如叅經略熊廷弼兵部尚書黃嘉善皆侃侃中機

續表忠記 卷之二 王韓大學士

要而功莫大於移宮節莫壯於劾奄萬曆寢疾久皇
太子希得進見漣告首輔方從哲當直宿閣中每日
率百官候安如宋文潞公故事不必見上亦不必令
上知第令內侍知大臣在門足矣又傳語東宮伴讀
王安皇長子當力請入侍遲明而入日暮而退以備
非常及泰昌卽位甫十日不豫先是鄭貴妃新集女
樂十人將進萬曆因病調攝而停至是卽以進賀帝
體素羸一夕連御二生二旦次日得疾御藥房內侍
崔文昇用大黃泄之遂洞下不止漣抗言藥悞請召

皇長子入侍。且寢鄭貴妃。封后。命未幾傳錦衣宣漣。并閣部大臣咸疑上怒。且予杖。閣臣皆漣言。過愬漣。不爲動。執之愈堅。既入上目注漣者久之。慰諭諸臣。出辛未再召上顧皇長子。曰科臣楊漣說渠宜常在朕左右。極是。又諭封李選侍爲皇貴妃者。再甲戌上大漸復召諸臣及漣入。受顧命。顧命大臣事也。漣以七品官得之。益感激。思報上。崩諸臣將哭。臨內侍守門持挺亂下漣。厲聲叱之。乃入。先是受顧命時。選侍披幃立呼皇長子入。復趣之出。啓上冊立爲后。上不續表忠記 卷之二 三 楊忠烈

定事且不可知。雖不自以爲功而忌其功者多矣。官既移言者分。左右袒互訐不已。漣復疏言。臣於當日卽語諸大臣。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大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卽本日緝獲盜寶罪璫。只宜殲厥渠魁。毋滋蔓引。大抵宸居未定。先帝之付託爲重。平日之寵愛爲輕。宸居已定。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卽當體皇上如天之度。臣之議移宮者。始終如此。伏乞皇上於皇弟皇妹時勤召見於李選侍酌加恩數。庶幾仰體先帝遺意。疏上報聞。漣持論本平。終爲羣小所側目。適孫如游入閣。漣出孫門。忌者指漣爲之地。於是屢疏求退。乃予告御史高弘圖。深惜其去。特疏請召漣。隨陞副憲。魏忠賢與客氏諸殺王安。漣家居時。見官府可駭。事不勝憤。慨輒推案起曰。吾必誅此豎。以報先帝其出也。託少子於執友而御老母以行意。如受顧命時。得行其志。不知羽翼已成。豐節見斗而莫能摧也。旣而忠賢逐老成。冒恩廕。創內操。用立枷稔毒。愈肆漣疏列二十四大罪。盡發其奸。忠賢惶恐泣訴御前。客氏與奄

續表忠記

卷之二

王

楊忠烈

黨王體乾曲爲彌縫溫旨慰賢且責漣尋端沽直然
自漣首請上方而攻忠賢者疏且捆至矣會推冢宰
漣以註籍不與矯旨責以規避被職而恨漣刺骨必
欲殺之第移官名甚正難以坐罪復逮汪文言構能
廷弼大獄廷弼者漣垣中所推也能爲臺省排構漣
疏直之謂議經略者終難抹煞其功憐經略者亦難
掩飾其罪功在支撐辛苦得二載之倖安罪在積衰
莫振恨萬全之無策熊得解任聽勘漣持論實平奄
黨迎奄意誣漣與左魏等納賄故縱遣緹騎逮漣先
酷拷汪文言逼使引漣文言仰天笑曰安有貪賊楊
大洪乎有甥見其受刑慘毒悲失聲文言叱曰孺子
真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子泣耶死不承漣至
許顯純迎奄意酷刑坐賊漣惟呼太祖高皇帝不少
屈卒斃於獄時年五十有四漣之死土囊壓身鐵釘
貫耳慘毒萬狀暴屍六晝夜蛆蟲穿穴僅以血濺衣
裹置棺中畢命之日白氣貫斗櫬歸無葬地置於河
側天下冤之諸君子在鎮撫司而黑如墨頭禿如僧
用尺帛裹之衣服上膿血如染漣鬚髮俱白更爲可

續表忠記

卷之二

王

楊忠烈

憐皆坐賊而死發撫按追比家屬漣素貧家既破老
母妻子寄居譙樓上親戚恐禍及無敢留者追賊限
急瀕死忠賢殛乃免當就逮時士民團聚洶洶道府
委曲開諭不散勢且激變漣帶刑具向士民叩頭哀
懇乃解起程之日哭送者數萬人所過市集板檻車
看忠臣炷香設醮祝生還者自荆達豫綿亘千里送
至黃河者以千計販夫菜傭亦爭以數錢投縣令甌
中代爲輸贖八十老母及三子僅出城永訣旗尉昇
呵不許隨行至河南許州鄉紳郎中蘇繼歐與漣爲
舊識送飯一席被偵探削奪蘇懼後禍自經崇禎改
元乃磨卹典特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諡忠烈廢其
子之易爲郎已追在官贓銀三百兩給還贍母繼歐
亦贈太常卿從優予祭葬漣與左光斗爲同年生同
貳憲府同劾逆奄同以七月二十五日死故天下得
楊左如漢李杜云
李進之三朝野記曰羣小計陷六君子初擬移宮
以止屬楊左與顧大章無償且苦於無職封疆止
周朝瑞爲熊廷弼顧大章同奄黨爭辨與楊左同
人又無預於是合兩案爲一局而首倡封疆之
以定殺人之謀又獻申通王安之說俾殺之
而諸君子一網盡矣

趙吉士曰公處危疑之際若政府者錯擇不敢登
公獨毅然任嫌怨而不恤方諸呂端之鎖閣韓琦
之撤簾何以異焉迨後身罹瑞禍九死不同於諸
楊尤烈矣

續表忠記

卷之二

主

楊忠烈

左忠毅公傳

附容城孝廉孫奇逢阮大鍼始末

皖城兩進士並列臺省一爲左光斗以抨擊逆奄而
死於正命一爲阮大鍼以黨附逆奄毒螫清流且延
禍江左而究死於非命光斗號蒼嶼生時月當大斗
故以命名九歲能作粥賦長老競奇之由進士授中
書陟御史風裁卓犖視北直屯政請倣漢力田科以
屯入多寡爲殿最使人自爲田又請置屯學設博士
弟子因屯糧置餼詔俱報可屯功大舉鄒元標道過
見之嘆曰往三十年都人視藁秸猶扶桑也今畝棲
續表忠記 卷之二 主 楊忠烈
若此人苟有才天氣地力皆可得而變也萬曆不豫
內璫劉朝矯東宮旨索世廟戚晚絕庄光斗還封不
啓曰尺地皆殿下有今日御史受命巡田安敢私自
進奉乎又糾巨璫陳登奪子粒爲屯蠹當按憲紀肅
然一時稱真御史隨改督學獎才絕倖倣古弓箭社
教士習射及山東白蓮教起奏功者半儒生泰昌升
選李選侍猶踞乾清光斗抗疏言內庭之有乾清宮
猶外庭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
天得共居之其餘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卽當

移置別殿。非但避嫌疑。亦以別尊卑也。選侍李氏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乾清而殿下反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垂舛名分。倒置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恐武氏之禍復見於今。臣誠有不忍言者矣。楊漣既已堅持復得。光斗疏佐之。乃移熾鸞上巳正位。言者葛藤不已。光斗復言。宮未移則皇居宜肅宮。既移則大體當存。若內侍盜寶株連輩。亦應槩從寬典。如田叔燒梁獄詞者。其守正持平如此。泰昌賓年號未定。光斗曰。今日以天啓存。泰昌非以

續表忠記

卷之二

五

左忠毅

泰昌更萬曆也。當以萬曆四十八年八月爲泰昌元年。議始定。當是時。言路初開。光斗轉僉憲楊漣爲副憲。魏大中爲吏科都羣賢茹進而吏科阮大鍼性傾險。與光斗同郡。臭味素不投。又新以補缺與大中忤。投身逆奄。刑科傅樾亦結奄。傅應星爲兄弟。大鍼嗾樾借汪文言劾光斗。并及大中。奄矯旨下文言獄。光斗疏辯發其冒認。兄弟事而楊疏上奏。疏內叩馬獻策。語隱指大鍼。因忠賢進香涿州。大鍼途中獻百官圖。或云卽媚逆以殺人也。楊疏光斗實贊之。復具

續表忠記

卷之二

五

左忠毅

專疏繼其後。逆奄與其黨恨甚大。鍼復箠鼓其間。必欲殺此三人。會推冢宰矯旨責以鉗制徇私。光斗與楊俱革職去。封疆獄起。緹騎至光斗父母年皆八十餘。一慟絕地。光斗大哭曰。兒不幸遭父母憂。似不敢蒙面屈膝。甘作奄豎。乾兒正恐百世不改爲父母羞也。行過白溝。與孫孝廉奇逢。月下相向。柝聲聒耳。緹騎左右環侍。光斗舉止自若。時客氏弟光先素不禮於士君子。語所善者曰。被逮諸老。囑我婉轉謀之。庶必有濟。孫以語光斗。光斗曰。我輩素具鬚眉。寧可向婦人女子求活耶。下獄對簿。文言已前死。許顯純周燾其詞。坐光斗贓二萬兩。先是光斗爲北直屯院。曾以十三場籽粒爲定典。開承遠之利。鹿太公集鄉民告之。故皆雨泣願計畝捐助。又爲學院時。廉而公所拔皆知名士。通省諸生聞追賊急。各願代輸。甫兩日。即得數百金。先賞入都。計且陸續運送。而光斗已斃於獄矣。時年五十。有一死後徵賊盡籍田廬。十不得一二。并及宗戚財俱盡。家屬繫獄者。纍纍。母周太夫人哭死。長兄光霽累死。兩弟光先光明幾死。倖免而

大○鉞○竟○高○陟○京○鄉○奄○誅○大○鉞○遣○戍○諸○君○子○同○邀○卹○典○
光○斗○贈○副○都○祭○葬○廕○子○弘○光○時○加○諡○忠○毅○弘○光○者○福○
王○世○子○以○避○難○依○鳳○督○馬○士○英○煤○山○變○擁○至○金○陵○卽○
位○士○英○素○與○大○鉞○厚○起○用○之○舉○朝○力○爭○不○得○竟○筦○樞○
柄○士○英○雖○居○政○府○故○疎○鄙○一○切○線○索○皆○大○鉞○所○提○撥○
大○鉞○日○夜○與○其○黨○謀○翻○逆○案○且○計○陷○光○斗○弟○御○史○光○
先○濁○亂○朝○紀○左○良○玉○以○避○閩○南○下○聲○言○討○君○側○馬○阮○
盡○抽○京○口○兵○退○上○游○金○陵○遂○破○士○英○率○黔○兵○假○奉○太○
后○南○遷○與○大○鉞○至○紹○興○僉○事○王○思○任○上○書○太○后○乞○斬○

續表忠記

卷之十一

主

左忠毅

士○英○以○謝○天○下○臺○省○劉○明○孝○林○時○對○交○疏○攻○大○鉞○逐○
之○士○英○窮○無○所○歸○依○營○帥○方○國○安○紹○興○又○破○謀○挾○監○
國○投○獻○軍○前○監○國○先○已○脫○走○乃○擁○殘○兵○數○千○請○入○閩○
不○許○士○英○遜○至○天○台○山○寺○獲○之○與○國○安○大○鉞○皆○降○繼○
獲○閩○中○龍○楨○得○三○人○連○名○請○駕○出○關○願○爲○內○應○疏○在○
已○降○後○大○鉞○方○遊○山○間○之○自○知○不○免○投○崖○死○仍○戮○其○
屍○士○英○斬○於○建○寧○國○安○斬○於○杭○州○

林○時○封○曰○阮○大○鉞○者○薄○有○才○技○而○蕩○軼○名○教○爲○鄉○
評○所○不○齒○資○入○吏○垣○投○身○奄○幕○專○與○東○林○爲○難○凡○
逮○死○諸○君○子○皆○與○其○謀○人○以○巨○魁○日○之○奄○敗○罪○列○
城○旦○每○思○乘○間○翻○案○賴○威○廟○持○之○堅○遂○絕○意○仕○進○

續表忠記

卷之二

主

左忠毅

流○寓○金○陵○廣○買○技○妾○以○歌○舞○自○娛○雅○善○填○詞○有○春○
燈○謎○燕○子○箋○諸○劇○傳○播○詞○場○馬○士○英○者○黔○省○世○家○
子○爲○宣○府○巡○撫○以○罪○罷○職○亦○寓○金○陵○相○得○甚○歡○大○
鉞○聞○以○女○妓○遺○之○士○英○益○喜○成○寓○金○陵○相○得○甚○歡○大○
鉞○逐○之○所○請○甚○哀○周○言○逆○案○雖○翻○廢○籍○中○誰○爲○若○
知○交○可○用○者○以○士○英○對○時○編○戎○籍○忽○起○風○督○然○
莫○解○既○知○大○鉞○薦○其○德○之○後○據○立○福○藩○晉○控○席○破○
格○起○用○大○鉞○舉○朝○爭○之○馬○估○權○求○勝○密○請○召○對○超○
擢○江○防○兵○部○侍郎○一○時○衆○正○相○繼○上○國○羣○小○連○類○
以○進○任○意○欺○翻○世○界○重○理○三○案○至○欲○斷○楊○左○之○棺○
與○同○文○之○獄○撤○江○防○以○禦○左○兵○而○宗○社○覆○矣○
黃○宗○義○作○陳○貞○忠○墓○誌○略○曰○周○鍾○光○寺○民○讀○書○句○
曲○貞○忠○與○吳○應○憲○實○讀○書○全○村○皆○好○持○清○議○裁○量○公○
卿○當○是○時○烏○程○氏○改○八○年○以○禁○銅○東○林○爲○事○而○宜○
與○復○相○又○思○援○手○大○鉞○會○詩○民○保○舉○入○京○勅○楊○武○
陵○并○及○大○鉞○貞○忠○與○應○憲○因○草○留○都○防○亂○揭○顧○呆○
爲○首○一○時○勝○流○咸○列○姓○名○大○鉞○杜○門○咋○舌○欲○死○崇○
禎○已○卯○全○凌○解○試○貞○忠○應○其○舉○國○門○廣○業○之○吐○大○

雷公僕我僕誣之大鍼指曰此非雷公耶語未畢墜萬仞崖碎骨而死蓋大鍼先以私怨致雷演祚於死人遂傳爲冤報二說不同姑並存之趙吉士曰語云一黨一黨一黨十年尚猶有臭其左阮之謂乎忠毅殺身成仁而大鍼以七十之年徧地流毒卒乃投崖戮屍稍洩神人之憤論世者猶恨其晚矣

魏忠節公傳

附曹耶魏浣初

逆○奄○初○竊○朝○命○而○先○被○其○禍○者○爲○前○六○君○子○嘉○善○魏○忠○節○大○中○其○一○也○大○中○字○孔○時○號○廓○園○母○薛○夜○半○據○蓐○壁○棟○間○火○光○熒○熒○駭○爲○鬼○燒○緣○棟○上○升○至○屋○梁○之○正○中○而○大○中○生○家○酷○貧○父○訓○蒙○村○塾○孥○家○相○就○歲○輒○徙○不○恒○厥○居○四○歲○善○屬○對○八○歲○隨○父○塾○徧○授○諸○童○子○誦○稱○爲○小○先○生○十○六○歲○往○候○其○叔○病○叔○家○素○康○或○曰○若○叔○無○子○病○且○革○欲○嗣○若○矣○大○中○蹙○然○曰○幸○謝○叔○吾○父○止○予○一○子○若○嗣○叔○則○父○將○誰○嗣○堅○不○許○冠○童○子○入○泮○無○錫○高○攀○龍○過○嘉○善○深○器○之○大○中○遂○執○弟子○禮○已○酉○登○賢○書○貧○如○故○仍○授○徒○賃○屋○三○楹○深○不○倍○丈○簷○低○僂○而○入○東○楹○作○電○勢○欲○傾○一○木○斜○支○之○家○人○出○入○日○數十○俯○簾○繩○黑○脆○垂○垂○址○又○低○窪○晴○霽○亦○濕○閭閻○細○民○所○不○堪○大○中○處○之○恬○如○也○丙○辰○成○進○士○授○行○人○冊○封○代○世○子○鼎○渭○例○有○所○贈○不○受○同○事○者○強○之○謝○曰○世子○與○皇○弟○爭○立○費○金○錢○多○矣○須○令○知○朝○廷○上○原○有○不○愛○金○錢○者○再○使○岷○藩○擢○工○科○給○事○中○當○是○時○天○啓○新○卽○位○魏○奄○私○客○氏○漸○操○大○柄○總○憲○缺○部○推○鄒○元○標○奄○

意有所屬矯旨別推大中力持之又糾黜諸巡撫之不職者人謂大中每發必拔繫驢之縶其實身犯衆怒而不恤也繼轉禮垣時郵典濫甚大中引會典裁之吃不可動甲子吏科都缺阮大鍼爲奄義子已先得之而忌大中不已家宰衡資以大中名上刑科傳檄結奄甥傳應星爲兄弟大鍼嗾劾汪文言而羅織及大中汪文言者內閣中書有口辯每往來公卿間時或刺探意旨招搖於外事亦未可知然無跡可指也文言先已廷杖褫職未幾憲副楊漣劾奄二十

續表忠記

卷之二

五

韓忠節

四罪大中復抗章極論謂漣疏未發票而忠賢疏先下念其勤勞錄其小心矣又明日而漣疏下沒其忠愛罪其沽直矣惡狀代爲任咎逆跡代爲分割自疏自票盡出忠賢之意恐漣疏尚未經御覽也懷冲太子何以不育裕妃何以華封皇上南郊胡貴人何以暴亡有其事未有不傳之外者皇上身爲天子而三官列嬪盡懸於忠賢客氏之手危如朝露能不寒心宜納憲臣之言立斬忠賢驅除客氏爲宗社久長計奄大怒賴閣臣葉向高力救或云韓爌得從輕罰俸先是

大中將請假值計典方舉河南道袁化中疏留大中新旨禁魄遺霍丘令家人以書帕投於途厥衛番役滿長安不得已發其事適晉撫缺奄黨欲得之而趙家宰以謝應祥上謝舊令嘉善忌者以爲出大中意時閣臣魏廣徵頒曆不至享太廟又後至大中同陪祀者糾之廣徵慚憤其鄉人御史陳某遂摘晉撫事攻大中降調與楊左同出國門去乙丑大獄起奄黨聚謀非熊督失陷封疆案不足盡死諸君子遂捏汪文言爲廷弼行賄許顯純酷假文言文言辯甚力至

續表忠記

卷之二

五

魏忠節

死不承乃代砌獄詞急斃之以滅口然朝審日有肯待熊以不死而大中堅不畫題固欲以國法死熊者反誣以受賊良可痛也四月十一日緹騎至大雷電風吼水立士民慟哭送者數千人閭閻百姓爲大中設醮請命於上帝蓋以登籍後每事爲桑梓造福也六月十八日入詔獄受酷刑坐賊三千兩五日一比又切責顯純改三日六君子同被慘毒弛桎則校弛錄則夾弛校與夾仍帶錄桎受棍疊棍所中結爲黑丁黑丁漸陷爲深坎深坎上以膏藥裹焉再宿復加

拷掠藥梟掛去棍棍擊赤肉肉敗生蛆淋漓零落微卒皆酸鼻顯純則揚揚如也七月十九日楊左與大中俱用全刑全刑者一夾敲五十槓子一梭穿梭五十或一百謂之一套楊大號而無回聲左聲呦呦如小兒大中則伏地受刑竟同木偶二十四日復用全刑大初中聞痛楚聲已而寂然顯純令管事二人入獄諭獄卒葉文仲將大中與楊左俱昇至後監顧大章問故獄卒云莫問今夜三位老爺要壁挺了獄中諱言死故云壁挺楊左以二十五日報故大中以二續表忠記

卷之二

十六日終不知死期與死法也天暑發雷領埋旨故久不下三十日始借楊左從牢穴中出骸漲而黑面與鼻平坂坡有零落憂并穢褥掩之入棺家屬不得憑而一哭也奄誅次子學濂刺血頌冤六君子同邀卹典大中特加諡忠節長子學泮葬御壁配食專祠贈誥云相分公姐當蔡京童貫之時士亢君宗開寶武陳蕃之禍以爾臣忠章為子孝位於箕尾識歸天傳說之星炳彼丹青表入地萇弘之血翰林倪元璐筆也六君子為副都楊漣會都左光斗僕卿周朝

瑞御史袁化中副使顧大章暨大中而六皆同逃死於獄者

盧宜曰宜司鐸嘉善得與公孫允構交構字文讓亦名下士即周忠介以女字之者也因見公被逮北上時手書年譜悉公生平又讀錢相國上井序孝子集載里人先夢公今所御葬地忠臣孝子坊額金書煌煌嗚呼間氣所鍾兆先見矣附記 臣鑒錄曰魏忠賢欲招仕籍姓魏者為宗諸誦之者多避弟姪行惟魏給事大中毀其帖以絕之助收魏浣初亦不通名籍遂除冷曹宜謂忠節公固壁立千仞若仲雪先生亦可云不辱其身以不辱其先者矣

續表忠記

卷之二

天

周忠毅公袁忠愍公合傳

奄難作。周忠毅朝瑞、袁忠愍化中抗疏糾抨，咸受屠酷。皆前六君子也。朝瑞號衡臺，臨清州人，由進士授中書考選吏科值泰昌初，卽位朝瑞入垣甫四日，卽上愼初三要指畫多危慙，上勿善也。又請停止金花上益怒，嚴旨降級調外。天啓初復官轉禮科左鳳與楊漣善，移宮事力贊楊爲防微杜漸計。御史賈繼春言先帝彌留之日親諭羣臣以選侍有幼女歆獻情事，臣子當調劑得宜，毋使失所，其言非不近情。第繼春積表忠記 卷之二 周忠愍公
春素反覆爲清流所不與，意亦騎牆觀望。朝瑞遂劾賈喜樹旌旗妄生題目互訐不已，爲小人所側目。又叅輔臣沈某不避嫌怨，遼事孔亟，朝瑞請姑用熊廷弼於山海謂邊塞之所恃者特一廷弼而兵部之早夜圖謀思中傷之者亦獨一廷弼，故反間廷弼之詔皆兵部之所喜，變亂黑白以眩觀聽，只要害一廷弼，不顧遺悞封疆，語甚切直。刑部員外徐某指朝瑞爲黨朝瑞特糾徐鳴鵠悞國謂臣之計用廷弼乃苦廷弼難廷弼想廷弼必不以爲德而某誅臣爲黨豈有

黨其人而置之危地者乎。臣與廷弼從無一面實見邊塞不可不慎交代不可不嚴方恨言之不盡而某反謂臣言之多請留爲後驗幸而不中則社稷之福也。奄勢益橫不樂上御經筵傳旨暫停朝瑞具及時講學疏謂經筵日講暫免之旨如出自聖意。閣臣宜引義力爭如阿奉中涓豈不聞人主當接見賢士大夫况皇上冲齡志氣未定種種借叢皆堪覆國獨有朝講不輟諸臣尚得瞻覲天顏庶幾展引裾之忠猶可白指鹿之詐。今常朝已借題傳免倘併經筵日講一槩報罷恐將來司馬門之報格不以奏。呂大防之貶竟不及知國家大事去矣。疏入客魏恨甚時甫竊魁柄謂不立威無以杜言路之口朝瑞前旣請用廷弼督理山海因與徐某忤至是復脩隙媚奄指受賄庇熊舉封疆移官二案爲一網清流之計楊維垣復從而和之禍遂燎原不可救矣。朝瑞已請假歸里奄矯旨先逮汪文言下鎮撫司打問理刑許顯純承奄意拷掠文言極刑不服乃採用楊維垣賈繼春等誣叅語自爲獄詞與楊左五君子同逮詔獄嚴訊迫賊

乙丑八月廿八日與顧大章同飯鎖頭郭元馳至云
堂上請帶鎖紐將同出有劉鎖頭拽顧袖云且還房
不干爺事內裏要周爺命堂上者許顯純也內裏者
魏忠賢也郭元押至大監用帛帶勒死

化中字熙宇武定人由進士為御史不肯苟同時好

以資望掌河南道會崔呈秀差回考察穢聲狼籍掌

院高攀龍特疏糾之削職去化中實佐其啓事呈秀

銜之又繼憲副楊漣特叅忠賢謂忠賢之惡憲臣既

明以入告矣皇上即念潛邸微勞貸忠賢以不死而

續表忠記 卷之二 聖 四忠教

彼且日日懼死懼死之念愈深將免死之術愈工其

狗黨狐羣失足於中者或愛禍之心轉迫將挺而走

險或騎虎之勢難下且教猱以升其毒不僅在縉紳

而在朝廷矣深宮大廷之內何可使多疑多懼之人

日侍左右而不急為之處分乎若不及今裁抑直至

事敗求如神廟時馮保之下場亦不可得今或傲王

安例置之南海子或做虛受例置之鳳陽祖陵至傳

應星等付法司問擬庶快朝野之心洩神人之忿疏

入奄恨甚必欲殺之晉撫缺會推太常卿謝應祥御

史陳其迎奄意論應祥昏髦矯旨會勘吏部坐御史

論人失實奄復矯旨以偏庇責部院而降吏科都魏

大中等化中亦降級調外奄怒不解織入封疆案坐

賊拷繫詔獄八月十九日子身在獄中開廟暗注大

監夜半顯純令獄卒斃之次日報病故奄誅顯純殛

乃邀卹典南京諡朝瑞忠毅化中忠愍

李選之三朝野記曰楊維垣在羣小中最高為反覆

逆焰燎原時為之驅除正直伐異黨同不遺餘力

及天啓崩崇禎即位忠賢掌東廠如故維垣於十

月十七日首具朝野望治方殷權臣欺擅久著疏

叅崔呈秀阿媚賊臣且云祖制不許上言大臣德

政何況內臣語使忠賢又劾呈秀超遷吳淳夫受

續表忠記 卷之二 聖 四忠教

丘志充全用腹心倪文煥陳璘弟凝秀為浙江總

兵多所牽絀思為脫網計又忠賢會以十萬金創

一佛剎延僧浴光為主奄既敗平時往來者俱絕

跡矣光獨延之飯維垣即疏叅之入盡為光危

光蓋前此曾求光薦引於奄光却之至是色沮恐

其吐實光殊無此意也含笑而已弘光時維垣復

希進用及金陵破乃投置三棺云與二妾俱死將

假此過去亦竟為仇家所殺
虛宜曰媚奄而首與諸君子為難者楊維垣賈繼
春也乃後之首攻崔呈秀以為倖免計者仰此二
人思陵與輔臣語及賈繼春曰惟其反覆所以為
小人一語如見肺腑肝矣

顧裕愍公傳

經撫之獄起刑部郎顧裕愍大章秉獻持公遂罹奄禍云。大章號塵客常熟人父雲程太常卿大章少負異才與弟大韶學生有二陸兩蘇之目成進士教授常州郡庠熊廷弼爲督學御史持體嚴肅稍不常意叱咤風生甚者或予杖大章執會典爭之至聲色俱厲監司郡縣俱在代爲悚惕大章屹然不動廷弼亦無以難大章反加禮焉御史某貪而恣按臨常州謁聖後例當講書大章執卷而前曰諸生止知訓詁不足入聽教官願爲代講遂講鄙夫可與事君章聞發曲盡舉座動色御史懾伏不能出氣陽羨方隸弟子員大章一見深器其文念其寒周之甚篤陽羨旣貴見大章頗有驕色遂絕之不與通入爲國子博士遷儀曹郎與宗伯忤出爲泉州府推官移疾歸起歷刑曹明習法比手批口決迎刃輒解天啓初政府召福清未至南昌居首揆有間劉於葉者葉頗介介及劉以言去國恩禮未周大章力言劉無他意得票擬從優遼瀋之陷也獲內間二百餘飢寒瘐死莫敢問尚

續表忠記

卷之二

顧裕愍

存五十人公曰以一身易五十人命且甘之況一官乎即日研訊論一人頌繫二人餘皆縱遣以久次調禮部會有經撫之獄王司寇紀素才大章謂主議非大章不可留之在部楊鎬王化貞皆犖重賄投津要希冀末減熊竟無所營求朝議咸欲辟熊而輕楊王大章謂誅心則廷弼難輕有論事則化貞實罪魁不當同科應山諸公皆持此論奄黨大慍楊維垣遂出疏叅大章受熊賄四萬代爲營脫大章疏辯謂行賄應行於議釋之人不應行於定辟之人力持之兵部尚書張鶴鳴行邊奏某內間事謂某遣家人交通降將詞連其族事甚具王尚書問諸司皆唯唯大章獨曰內間大事也主僕至親也豈有主遣其僕而姓名俱不知者況某已刑訊十餘次姓名終不能供甚不可解謂之信獄可乎王大笑蓋某實係無辜爲番役所誣也審畢王問降將之族當坐何罪諸司不能對大章曰據律應流後王奉譴侍郎楊東明署部事欲定讞以降將族當論斬大章直前曰降將之族不同謀不同居者止期親論斬楊作色曰謀叛誅及三族

續表忠記

卷之二

顧裕愍

何論期親大章曰章所執乃大明律老先生所述乃漢律也。○
 漢○律○也○。○
 者○所○側○目○而○王○尚○書○前○率○同○官○伏○闕○請○誅○奄○其○疏○出○大○章○手○奄○銜○之○甚○遂○入○封○疆○案○以○鬻○獄○坐○大○章○與○楊○左○諸○君○子○同○下○詔○獄○五○人○先○後○拷○死○大○章○亦○以○追○賊○脩○受○極○刑○慘○毒○異○常○許○顯○純○煅○煉○成○獄○乃○移○刑○部○定○招○語○大○章○曰○爾○十○日○後○還○到○此○比○較○毋○得○妄○言○我○之○是○非○卽○言○我○亦○不○懼○大○章○至○部○九○月○十○三○日○在○城○隍○廟○會○審○慷○慨○對○簿○曰○章○奉○旨○定○罪○若○辯○是○抗○旨○也○若○續○表○表○記○卷○之○二○
 不○辯○則○欺○本○心○欺○天○下○後○世○且○五○人○者○皆○前○死○矣○借○章○以○實○五○人○之○招○章○既○自○誣○服○又○代○五○人○者○誣○服○何○以○見○五○人○於○地○下○乎○諸○公○能○昭○雪○此○案○則○萬○代○瞻○仰○不○能○有○鎮○撫○原○招○在○夫○復○何○言○法○司○不○能○詰○依○舊○問○斬○復○責○十○五○板○還○獄○歎○曰○吾○不○可○再○辱○矣○呼○酒○與○弟○大○夏○從○弟○大○武○訣○飲○藥○未○絕○雉○經○而○卒○天○啓○乙○丑○九○月○十○四○日○也○時○年○五○十○奄○誅○遼○卹○典○南○京○諡○裕○愍○
 盧○宜○曰○公○入○詔○獄○時○獄○中○有○黃○芝○生○焉○一○輩○六○辯○燦○然○有○光○芝○瑞○物○也○而○生○於○犴○狴○間○失○其○地○矣○君○子○道○消○神○告○之○矣○

吳氏雙忠合傳 附御史夏之令後軍經歷張汝
 逆奄魏忠賢矯詔杖殺吳御史裕中於午門。又下詔勅房吳中書懷賢於鎮撫司拷掠死。裕中字某江夏人由進士歷官御史素負強項聲時忠賢新用事開部臺省多奔走其門次輔貴池亦入奄幕方進遼東傳於經筵殺熊廷弼蓋迎奄意以熊不肯附逆故又楊忠烈二十四罪之疏上盡發奄惡接踵彈射者章滿公車熊與楊皆楚人也忠賢遂與楚人仇不解吳御史又熊之姻家忠賢尤耿耿視貴池偶失奄意裕中參疏適入惶駭失魄求救於崔呈秀呈秀督三殿大工奄至工所呈秀邀奄到中樞殿西隅密語移時奄領之去次日奉嚴旨於午門外着實杖裕中一百棍爲民杖畢昇至寓死矣楚人皆以目語無敢頌其冤者懷賢字齊仲休寧人故與裕中有宗誼見其死慘甚心竊痛之每人直觀奄逆狀輒憤悶不平及見楊漣疏註其旁曰當如任守忠劄卽時安置適其族工郎吳昌期以忤奄罷官懷賢遺書稱之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語頗流聞逆奄耳目偏長安纖悉咸報

名曰打事件。嘗有四人飲於酒樓。一人者痛哭罵忠賢三人者止之一人者更戟手罵曰。忠賢雖惡。豈能剝吾皮耶。偵事者尾其寓夜半。忽一羣獐漢排闥縛四人者去。奄曰。汝謂我不能剝汝皮耶。姑試之。命塗以瀝青。自頂達踵。用小鐵椎遍敲其身。皮盡脫。其人展轉叫號。立致之死。三人者皆驚仆。良久乃甦。各賜壓驚銀一大錠。而出其殘酷如此。奄甥傅應星聞懷賢語。遽以告奄。大怒。徑遣校尉至寓。縛懷賢及子道升。妾丘氏送東廠。懷賢茫然莫解。比對簿。申入東

續表忠記

卷之二

吳氏雙忠

林案內坐以謗訕朝政。為楊左餘黨。懷賢曰。使其得與楊左齊名。亦復何恨。榜掠備慘。毒終不屈。竟死詔獄。同時有御史夏之令。光山人進士。天啓初。巡視中城疏劾內草廠與羣奄鬧事已解。至是復窮治之下。鎮撫司打問追賊。後府經歷張汝亦疏參忠賢成。被拷死。奄誅俱邀贈卹。

盧宜曰。吳御史身為進士。又係楚人。與江夏應山同遊。地下可以不恨。若吳中翰者。雖於明哲之義未孚。然視受國恩。登兩榜而甘為義子。乾兒者。相去又何如哉。

萬忠貞公丁學士公夏太常公劉太僕公合傳。黃文忠道周於西湖。作兩朝忠烈祠碑。記載天啓中蒙奄難者。前後六七君子外。又得萬忠貞。璟丁學士。乾學。夏太常。嘉遇。劉太僕。鐸云。璟號元白。新建人。由進士授刑曹。調工部。專司鼓鑄。銅斤匱乏。爐座所出無幾。聞內官監貯有廢銅數百萬。移文該監。忠賢怒。不報。謂外官何得稽查內庫。復疏請忠賢。矯旨。格之。終不發。泰昌慶陵為期甚迫。殿門銅樞紐冶鑄最艱。諸璫皆規避。璟奉命督其事。甫一月而功成。偶過西

續表忠記

卷之二

吳氏雙忠

山見忠賢所自營生。曠僭侈上擬至尊。捐膺長歎。疏發其奸。并及廢銅事。累五千言。字挾雷霆。而句嚴斧鉞。謂忠賢性狡而貪。膽粗而悍。磨子姪則一世再世。賞奴隸則千金萬金。立枷士民斃至數十命。驅逐大臣。處置言官多至十數署。近見忠賢所葬墳穴。翁仲簪朝冠而環列。羊虎接駝馬以森羅。制作規模埒於陵寢。前列祠宇。又建佛堂。竭東南之物力。冠西北之旂檀。曾不聞痛念先帝之陵寢未完。曾不聞蒿目先帝陵寢工費之無措。於臣所請廢銅一事。僅一引手。

之勢。可立救燃眉之急。而把握利權。罔知顧忌。纖悉不以假人。盡內廷外廷之人。止知有忠賢。不復知有皇上。浸假而狐假虎威。螾噴龍毒。王振劉瑾之禍。尚忍言哉。疏入。忠賢大怒。當是時。副憲僉憲皆專疏糾。抨臺省彈文。幾滿納言之署。奄以楊左諸公。人望所繫。不敢遽施侮虐。姑先借曹郎以立威嚴。旨廷杖一百。奄令羣豎從私邸拉至午門。陰囑金吾尉必致之死。王體乾田爾耕。喝令重打。屢換打手。尚嫌其輕。杖畢。倒拖而出。又伏小璫於外。挺擊錐刺。遍體流血。且腫。色如墨。人咸不忍見。聞踰四日死。崇禎贈太常少卿予卹典。且特諭曰。萬璟冤死。堪憐。解到誣坐賊銀三百兩。給還家屬。以旌忠直。南京追諡忠貞。

乾學字天行。號自庵。山陰人。附籍宛平。成進士。爲檢討甲子典試江西。奄焰方張。欲抨之。念詞臣無言責。而中外擊奄者多。不勝憤激。於中以試錄代彈文。於第三程策內言中旨頻頒縱騎四出。今且通國爭之。而不勝天下事。變寧可預料。漢用曹節王甫。而張角之兵起。唐用仇士良。劉季述。而黃巢之亂興。本朝汪

直劉瑾之禍。釀之有端。去之有術。其不可用。罔明甚。東陽之委蛇。既未可爲。劉謝之潔已。亦豈得策。而韓文之聲大義。未可盡非乎。顧何以如楊一清。卒清君側之奸乎。奄聞之。怒甚。矯旨與各省考官。方逢年。顧錫疇等。於試題含規諷者。皆削職。忠賢猶銜恨。不置。而家在長安。奸黨高守謙。藉金吾勢。恐喝索賂。乾學叱曰。我以忠直得罪。死生惟上命。肯以賄免耶。諸奸揣忠賢怒未解。忽擁數十人口。稱縱騎掩捕。悉掠家資去。已乃知其僞憤鬱而卒。奄誅子聖學。領寃下法。紀其事。

嘉遇字正甫。華亭人。由進士初授保定府推官。以廉直稱。行取授禮部主事。素與鄒之麟善。之麟後以忤忤趙去。其黨諷嘉遇一至其門。即擢臺省。不爲。勸遂尼之。不得與。考選又屢疏攻首輔方某。并及忤趙言。元某謂臣震撼正人。正人今日豈無然。元某決非正人也。未有正人而但識私恩。不以格君樹人之道。規

其師而以媚主蔽賢之術導其師以致天怒人怨喪師蹙國正人之得名若是其捷正人之收功若是其舛亦無貴於正人矣。時元趙爲首輔門人主持東黨其勢甚橫嘉遇疏凡六上首輔不安其位去而元趙亦因此不振。未幾改南銓高邑爲冢宰調北部以員外署選事亦服其秉正不阿也。而奄黨忌之益甚借會推晉撫事與羣賢並去乙丑五月與六君子逮赴詔獄許顯純酷刑坐賊擬以城旦旋鬱鬱發病卒嘉遇自歸田後家酷貧賃一園以寄跡卒之日篋無餘

續表忠記

卷之二

王

萬忠貞

衣榻止殘編咸惜未竟其用孫相國承宗有詩哭之曰未刷鳳凰羽翻成鷹隼猜其爲名賢所重如此崇禎改元贈太常卿

鐸號河初廬陵人始祖剪官大行忤時幸遣使絕域不屈遇害再傳文懿公宣忠愍公球皆以文章節義顯鐸生而鳳目顴顏聰穎絕倫問好書法繪事有神童之目由進士初授西曹吏粥置業以恤囚全活甚衆資帑金使陝西道遇劫鐸單騎直前賊遙望驚爲開壯繆護持悉遁去蓋備其儀表也。俸滿出守揚州

心傷朝政賦詩有揚城君恩重陰霾國事非之句書僧本福扇頭爲邏者所得邑紳倪文煥奄之義子也居鄉恣侈憚鐸掣其肘喉奄矯旨逮問鐸坦然不改常度揚人以縑素乞書者應之不倦士民數百人悲號叩關刑部侍郎沈演謂聖朝不以語言文字殺人豈可以將毋同之字跡成莫須有之公案。獻上得釋在京候補先是鐸下獄時與勲戚李承恩御史方震孺善承恩者以擅用龍袍擬斬而震孺則以按遼擬戍者也承恩當熟審期意冀申寃曾謀之鐸會鐸事

續表忠記

卷之二

王

萬忠貞

自得釋將仍赴揚州任途遇承恩之子復申前請鐸託同年溫國奇轉懇尚書徐兆魁事覺爲厥疏所糾罷兆魁國奇復逮鐸并僕劉宣鐸在獄以青詞自禱理刑張體乾知奄恨鐸遂誣與假官曾雲龍同謀倩道士方景陽咒咀厥臣酷燬景陽誣服景陽實不識鐸兩造亦未嘗面質皆空中羅織也。景陽已斃獄底刑部尚書薛某承順奄意竟擬鐸立斬景陽戮屍劉富曾雲龍擬絞庭審時鐸再三折辯薛曰當此時只管自己功名那管别人性命鐸曰一時富貴有限千

秋○清○議○難○逃○薛○大○恨○之○獄○決○張○體○乾○谷○應○選○皆○以○緝○
捕○功○受○陞○賞○奄○誅○獲○昭○雪○贈○太○僕○卿○定○逆○案○薛○某○以○
殺○鐸○媚○逆○辟○抵○并○辟○張○體○乾○

趙吉士曰湖山蒼蒼湖水悠悠兩間浩氣何春何
秋腐尹操割正直是贊卓哉諸公碧化丹留
盧宜日觀灼中志所載李允貞籍沒家產進過人
萬兩追交六萬兩又行賄王體乾王承祚王父政
三奄不敢收進之御前共十五萬兩其各項花費
字宋侵吞屋下隱埋逃僕誣拐入獄彼騙者不與
奄分婪者又不知幾何幣藏安得而不空幾倍而卒
安得而不置耶深居九重而視天夢夢良可歎也
附記張烈士者失其名字九也江寧諸生年將
三十力學好奇丁卯夏瑞禍熾競傳僭草矣烈士
自愧不能作徐翟又耻事羿莽狂吟江畔脫衣冠
續表忠記卷之二 重 高忠貞

入水死吳興茅元儀紀其事復為詩弔之曰祖宗
累葉士風淳死國於君別樣新以爾白衣酬主意
補銅未必受恩人

兩廣總督何公傳

語云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於何總督士晉益信。
士晉號武莪宜興人宋丞相執中之裔父為族讐指
擊幾斃復陷之於獄甫輸贖而死士晉年九歲讐且
甘心殺之。與杜後患繼母吳保抱維持備歷苦辛士
晉亦善體母意。深自晦匿歲飢母躬親耕織為鄰家
傭女紅。每夜子母共篝一燈。母織子讀。漏必三四下
無間寒暑終不敢出一呼。母聲懼為讐所覺也。弱冠
登萬曆甲午賢書。母隨病臨訣始出所藏血衣授士
晉。當是時讐勢方張懼其跳軀倖脫復飲泣三載專
意揣摩戊戌成進士。即乞假歸鳴冤當道卒置讐於
理。稱何孝子。初李寧波能治劇再調杭郡超拜給事
中萬曆在御久倦於勤鄭貴妃寵專夕日夜媒孽皇
長子與立。其子後封福王者幸外庭持之堅方猶豫
未決而張差挺擊之變起提牢主事王之案釣得其
隱謂內侍胤保劉成使之而詞連戚晚鄭國泰并及
貴妃獄未竟越宿而張差中毒啞不能言人言益洶
洶廷臣亦有袒貴妃者亦有緘默持兩端者士晉獨

頌言攻之連上安國本消官燬四疏謂皇太子自册立以來告之天地祖宗則天地祖宗式憑之矣告之百官兆庶則百官兆庶翼戴之矣告之九彝八蠻則九彝八蠻拱向之矣當此之時雖內有祗席之私恩外有戚畹之扶助叅以公孫僂之謀挾以中常侍之黨日令荆軻蒞政與東宮爲難天下人心其誰與之祇足取赤族誅而爲萬世笑耳故東宮安則各官安諸藩安海內俱安東宮危則各官危諸藩危海內俱危今當東宮震驚之後人心觀望之時亟宜下法司

續表忠記

卷之二

堽

總督何

明正其罪以謝九廟之靈并諭東宮慎起居嚴侍衛凡與椒房之列者俱令分任其責又請令鄭國泰自具一疏嗣後凡皇長子皇長孫一切起居俱令國泰保護稍有疎虞即便坐罪庶人心帖服永無他慮讀其疏者寒毛起粟謂禍且不測幸帝諒其忠疏又切直明快心亦動乃御慈寧宮召輔臣卿寺臺諫諭以保愛東宮至意令速決張差并斃麗保劉成於內遂以風顛竟其獄士晉已黜江西主考忌者乃倡元功奇貨之說借中旨外轉督浙江驛傳而皇長子竟不

廢得立爲皇太子一時直聲震天下屢進巡撫廣西粵人德之立生祠與王新建並祀再進總督兩廣逆奄竊魁柄士晉爲正人領袖心猶忌之前主風顛者俱起列要地且以黨護王之案合謀傾士晉羅織封疆案內擬與楊左諸君子同逮矣特以士晉握重兵於邊方懼與晉陽之甲不敢遽遣緹騎而左光斗從獄中刺血作書縛於家僕股走粵東報士晉蓋光斗與士晉交最篤自知必死馳書訣別也士晉得書悲憤欲絕誓與俱死將奏請掛冠歸獄於京師而奄黨

續表忠記

卷之二

堽

總督何

御史梁夢環叅士晉門戶巨魁日謀翻局奄卽矯旨削奪得報疾馳至金陵聞楊左諸君子已同斃詔獄知時事不可爲遂仰藥而卒猶列名三朝要典之首坐賊嚴迫逮長子繫獄崇禎登極知其冤悉蠲所坐賊仍復官加贈兵部尚書祭葬廕子思典甚渥士晉盡節時其所報警家猶耿耿視士晉懼罹籍沒譬且乘間覆巢不敢盡室歸里治命長君扶柩回宜興而潛遣側室攜所育仲季兩孤託於嘉善之周宗文錢士晉皆浙閩分較時所得士也兩人已成進士登仕

版聞變毅然以嬰曰自許急掠小舟往迎如母而送
奉之於家兩人又密籌曰吾師留丹將碧而問孽未
刻而世兄年漸長矣不及時授室勉之成立吾輩一
且隨朝露恐吾師之祀淪於若教也何以見吾師於
地下因各以其女女兩孤當是時兩人者已稱丈人
行矣然不敢以姻婭故失師生之禮也每月朔望如
母在錢則宗文必具冠帶登堂肅揖問起居而退若
在周士晉亦如之終其身未之或間也兩人之古道
如此

續表忠記

卷之二

藝

總斷河

盧宜日宜司鐸嘉善庠生何華元即武義公之孫
周太僕之甥孫也為宜言其始末甚悉惟公之卒
也華元獨云仰藥他書既皆不載而公之家傳亦
僅云遂卒於難想當時諱言之華元諱不誣其祖
也并記之

巡撫方公傳

明天啓中諸君子死奄禍者前後趾相錯御史方震
孺與給事惠世揚皆奄所必欲死之者適有天幸卒
不死相繼出獄門而震孺尤稱元佑完人震孺字孩
未原籍桐城後移壽州母孔孺人懷娠時夢正學先
生至其家因命名劬穎異舉體肌肉皆香萬曆癸
丑成進士初授福建沙縣令兩舉卓異入為侍御史
震孺夙以經濟自許尤長於奏議愷摯似陸宣公明
快似蘇端明每一疏出長安爭傳誦之首請開門戶

續表忠記

卷之二

藝

巡撫方

之禁劾聞科譁張險幻貽悞封疆言挺擊一案使張
差而果癲人也何以不癲於他所而手持棗棍敢深
入元子之宮先帝之危且在五步之內雖骨月間原
不可無調停之法但不當因調停而遂謂論奸者盡
小人使挺擊之奸他為烏有也東林中原多依草附
木之徒但不當因不肯以及賢而遂為竭澤之漁瓜
蔓之抄舉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諸賢羅而網之也
又言使乾清而久居選侍則至尊當避居於何地使
貴妃而久處慈寧則孝端必怨恫於無棲且傳宮闈

之線索豈盡虛空。兼以佳冶之薰蒸慘於挺刃。近以
中旨之傳宣恐蹈斜封之隱禍。疏上名大起。然奄黨
之銜恨者深矣。遼左孔亟。自請稿師。言臣本柔脆。書
生當此炎炎烈日之中。猶有熱血黃砂之想。凡以激
忠臣義士專心東向耳。天啓元年六月。命賁金幣出
關。賞郵將士。疏言。河六不足恃。遼十有可乘。我以河
爲界。則士氣先頽。以撫順爲界。則人心自奮。榆關一
路。豈能卽鎖薊門。若靠三岔作家。則人且聞鼓聲而
遁矣。是時三岔以西。四百里無人烟。衆暴足莫前震

續表忠記

卷之二

堯

經撫方

儒獨慨然就道。當宁聞其丰采。遂命巡按遼東。且監
紀軍事。比受命日。陳師對壘。居不廬。食不火。庭廡無
人。狀而意氣益勵。相持七月。感憤時事。疏言。廣寧情
形。毋論戰不成。戰併亦守不成。守又言。山海無外衛。
宜駐兵中前。以爲山海眼目。今經撫心同手異。疆事
必致大壞。後皆一一不爽。壬戌正月。差滿候代。同前
屯造冊

大兵夜渡三岔河。巡撫王化貞棄廣寧走。大帥擁殘
兵駐覺華島。尚存米豆二十餘萬。人民數萬。震孺痛

哭曰。天下安危在此一着。若媾島兵以攻榆關。豈有
幸哉。率都司張國卿親自航海。責以大義。挾之而歸。
自杜松劉鋹三路敗衄後。大帥擁重兵者。風鶴入耳。
卽振策先奔。廣寧陷。沒堅城劇屯。竹破草偃。經撫不
敢駐寧前。鼠竄入關。獨震孺以一書生往來蛟官。鯨
窟中人皆爲之寒心。而奄黨反操白簡。隨其後矣。時
經撫互訐震孺。右經而絀撫。遂與奄忤。奄黨劾其攘
差下部院議總憲鄒元標。奮筆曰。方御史保全山海
無過。且有社稷功。而科臣郭某遂借道學以攻總憲。

續表忠記

卷之二

幸

經撫方

鄒去震孺亦乞歸。乙丑郭再劾震孺。河西賊私黨庇
熊廷弼。失陷封疆。矯旨逮問。縱騎至所居。不戒於火。
長安傳其死矣。震孺慨然卽訊。坐賊六千四百兩日。
一杖比弟震仲。震鼎拮据。誣金甫竣。而揚州守劉鐸
之獄起。林引及震孺并擬辟。至秋決時。次早當赴市。
曹夜半忽傳。皇長子生。得免。奄猶日遣人伺其動靜。
震孺處之怡然。踞一土坑。日讀書賦詩。獄卒某時佐
飲。暖疑而詢之。曰。此我妻某氏。聞公忠臣。手治以獻
者也。因賦羅刹成佛詩以紀之。丁卯八月。作易序年

譜以待駕帖會天啓崩得釋科道交薦而政府有索
賄者笑曰使方子而肯行賄魏璫時九列矣拂衣竟
歸癸酉甲戌間流寇攻壽州父老子弟環向而泣遂
毅然獨任城守事萬衆肉薄攻城震奮冒矢石殪巨
魁賊乃駭遁撫軍史可法上其功僅補廣西叅議有
叛將踞廉州總督沈猶龍檄震奮單騎往撫叛者愕
然曰此巡按遼東方御史也遂降晉巡撫廣西益崇
禎特簡云旣而燕京陷南都立無意復仇震奮痛哭
拜疏馬阮尼之病遽不起易簀時索筆題詩有麻衣

續表忠記

卷之二

李

巡撫方

如雪見先生之句蓋志實未伸云長子至樸仲子維
馨維馨仕閩署瑞金篆上封事曰肅王爲將而不爲
天子此光武所以中興也宋高爲天子而不爲將此
紹興所以終南渡也時以爲名言

大兵南下走南雄乙酉嘔血而卒子居易髮方覆額
亦死之

趙吉上曰惠當刑部堂審時徐御史問曰汝常謂
崔少老爲小人今果是小人否惠曰君等見地高
明或以爲君子世揚愚昧到底只認是小人聞者
大噱嗚呼使惠於是時而五日不汗不且與方侍
御同壽千載哉惜乎屈膝逆聞遂與武懷鞏煇等
同類而爲人所唾也不亦悲夫

盧宜曰奄黨以懷差誣公復誣公受賄鹿熊又誣
公望風先逃賄逃二案固不辯自明卽以懷差論
巡按之差人所據也若遼東巡按之差不獨人所
不敢據方且百計求脫避之惟恐不速而公獨以
此坐罪當事之黑白混淆尚可言耶

續表忠記

卷之二

李

巡撫方

魏孝子傳 附鹿大公正 鄉人劉啓先

魏孝子者魏大中之長子也。大中以奄死孝子以痛父不食死。崇禎卹死禍諸臣建坊旌表於魏。獨有忠臣孝子之褒。尤規耀一世云。孝子名學泐字子敬幼穎異有至性書過目輒成誦年十六補博學弟子兼善詩古文名甚盛九歲時赴外塾爲負布花者擠墜橋下右股折母錢氏病疽方劇告父曰當一意醫母勿醫我既接骨仰臥者數十日睡中有呻吟聲醒則愉愉如無病者日看陶詩自娛安父母心也。大中旣

續表忠記

卷之二

奎

魏孝子

貴廉於官仍授徒養母。甲子大中長吏垣益以激揚爲已任時衆正盈廷天下想望太平學泐喟然歎曰無根之花其能久乎自里中奉書以閒居樂志爲諷大中得書歎曰豈不懷歸勢不能獨潔耳聞者咸服學泐之知幾不待瑤焔之烈也。及就逮學泐蹣跚欲從大中呵曰我死分耳父子俱碎毋爲也學泐陽遵父命陰先檻車而馳告急於定興鹿太公太公者進士鹿善繼之父名正與容城孫孝廉奇逢於大中有舊好且皆慷慨尚義以俠聞善繼方佐督師孫承宗

幕太公命孫化麟孫使弟奇彥走開門上書閣部因巡視前門請入覲奠於陛見時求貸諸君子逆黨懼閣部提兵清君側忠賢遠御榻而號夜半嚴旨阻之追駭益急太公與孝廉家素貧百計捐募學泐必欲入京伺動靜乃變姓名爲金子陶孫仲弟奇遇偕之入京師邏者如織暫留良鄉觀變使其僕過錦衣王涖民王曰令汝小主人自來是誠在我他往良鄉某處我盡知之但戒緝事諸役使勿洩耳學泐潛過王得料理索餽先是大中被逮其鄰劉啓先灑泣

續表忠記

卷之二

奎

魏孝子

請爲家僕以從凡追比輸金皆劉擎以入學泐欲代其役一見父劉微以告大中急揮之以事露必無生理也七月二十四日劉入錦衣輪金大中不復能坐起在桔仆堂下劉膝行而前見額帕垂覆面整之背半露掩之蠅螬腐膚驅之氣半不續微曰捉我兒逸去劉不覺失聲哭隸卒呵之出學泐聞之痛絕而甦大中竟益死獄中學泐扶視歸途中晝夜哭不絕聲聞者無不泣下爭欲識之轉相告曰此浙江嘉善魏公子真孝子也。抵家家人進食拊膺慟曰我父獄中

誰爲進之食者竟不食死崇禎登極特蒙優卹附祠建坊以旌之

趙吉士曰明運百六柄授奄腐謁者有見墳骨無父而忠孝獨萃於一門烈矣若鹿氏一堂二世孫氏兄弟三人誠燕趙之士哉至於捐金赴義而顯純宗族亦多與焉人心固不死也

續表忠記

卷之二



續表忠記卷之三

漸岸恒夫趙吉士纂編

四明公弼盧宜彙輯

續表忠記

高忠憲公傳

君子之明道也必先明乎義利之介邪正之幾用則行其道於天下不用則存其道於千古可進可退可生可死而必非富貴貧賤所能移患難威武所能屈吾於高忠憲攀龍而知其大本在闡明聖學其大用在鋤孽奸邪其大節在不辱其身而合於古人屍諫之義蓋自姚江遙接象山之脉以致良知爲宗旨學者喜其直捷而從之然姚江性地高朗一了百徹若下學豈盡利根而違希頓悟其弊也始則援儒入禪而不自覺繼且以禪篡儒而估其非而一二門牆之士篤守師說以爲依歸實則非有所信於姚江以上紹象山之脉而并不能有所疑於紫陽以直探其異同之介者也則雖理本一致而學遂殊塗矣惟攀龍以性善爲宗以居敬格物爲要以躬行實踐爲主使念念有所持循事事有所歸著而後學者乃得其門

而入焉。譬之不辨東西南北者，極目皆泱泱之區，固罔罔無所適從，設辨其東西南北矣，而非身歷其地，則風俗之純疵，山川之險易，土宜之剛柔，燥濕究且與耳食者等。故知行雖有合一之理，而必無偏重之功。此攀龍之學，所以獨探其本也。萬曆壬午，舉於鄉，從顧憲成講學，輒相悅以解。欣然曰：聖人可學而至也。己丑，登第，出趙南星門，授行人，有疏詆程朱者，力斥之。先是，內計去留，必預白閣臣，聽其更置，定然後具疏上聞。冢宰孫鑣功，郎趙南星矯其弊，政府不悅。

續表忠記

卷之三

二

高忠憲

科臣論計典不公，冢宰奪俸功，郎降三級，調外通政。司魏允貞、禮曹陳泰來、顧允成等爭之，俱謫外。遂削南星籍，而罷孫鑣。攀龍感憤，時事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語，侵政府，謂臣自去冬奉差迄今，復命未及一年，而善類擯斥，幾至一空。大臣則孫鑣、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于孔兼黜矣。近則李禎曾乾亨復乞歸矣。選司又以擢用言官，張棟空署而斥矣。中外不日輔臣惡，其不附已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皇上有去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得。

行其媚嫉之私。皇上有容言之盛心，而臣下反重貽以拒諫之誚。為聖德累不淺。至於輔臣聲音笑貌之間，雖示開誠布公之意，而精神心術之隱實，不勝作好作惡之私。伏祈特諭輔臣，深自省察，疏下部院議處。攀龍聞之，坦然。顧憲成謂只宜杜門，存待罪意。若竟坦然，亦為未得攀龍深旨之議。降極邊雜職甲午，赴揭陽典史過汀州，坐旅舍一小樓，甚適。手二程書至，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日得之矣。乙未，歸居湖上，與憲成修復。龜山東林書院一依白鹿洞規。集吳

續表忠記

卷之三

三

高忠憲

越賢士大夫講學其中。泰昌卽位，召為光祿丞，屢遷。常少首陳務學之要，以大學衍義進。雖優答之，逆賢不悅也。攀龍與人甚易，而持論甚嚴。疏論李可灼、崔文昇用藥之悞，以趙盾責首輔，斥科臣請禁講學之非。有云：講學何事？頓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出自聖明之世。天下傳誦其言。疏入，報聞而已。再移疾，有邪氣所干，元氣大伐，語以身為喻，真有感動。癸亥，差歸復舉東林之會。日宦情秋露，學境春風，是可次擇矣。起刑部尋擢總憲。時崔呈秀以御史巡按淮揚，攀龍

過其地者凡四深惡其貪邪狼狽之狀及總西臺呈
秀回道考核臚列其實迹特糾之呈秀百計求解而
攀龍前無可緩頰者遂擬遣戍呈秀恨入髓乃投身
逆奄爲義子必欲殺之會推晉撫僉舉謝應祥逆賢
矯旨責部院含糊偏庇而降吏科都魏大中等攀龍
與冢宰趙南星引咎辭去大學士韓爌等力言不聽
皆相繼出國門奄猶耽耽視逆黨密迎其意叅李三
才指攀龍爲同黨削籍李實空印之禍起復加牽織
矯旨逮問攀龍聞旗校將至先一日謁別道南祠歸

續表忠記

卷之三

四

高忠憲

坐後園呼諸子舉原無死生以示沐浴焚香手繕遺
疏夜半密起叩闕自投園池遺疏在案曰臣雖削籍
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稽
首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值立水中不仆
拱立北面肅若對君人咸痛而異之逆賢復矯旨謂
預知自盡誰爲漏洩逮公子世儒究問奄誅贈宮保
兵部尚書諡忠憲攀龍嘗曰良知二字不若中庸二
字孝弟二字終日味之不窮終身行之不盡下學上
達在此又曰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體如是

用亦如是而工夫要在主靜主靜要在慎獨惟天理
至靜靜如是動不如是者氣靜也靜如是動亦如是
者理靜也理明則氣自靜氣靜則理益明觀其泰然
於死生之際則其生平學問之功可槩見矣文肅
震孟常語夏考功允幾日生平只服一高忠憲事
合道其爲名流推重如此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無錫
人與周順昌周宗建周起元李應昇黃尊素繆昌期
爲後七君子合前六君子建祠京師所稱死節最著
之十三人也

續表忠記

卷之三

五

高忠憲

趙吉士曰世之所謂道學者敝衣角巾儼然有道
長者之容而世即隨聲附和羣奉一先生以爲趨
彼亦自以爲是居之不疑求其對衾影而無愧者
鮮矣公臨終別友生書曰一生學問到此亦少得
力蓋猶自視欲然也嗚呼必若公者乃可當道學
之名而無忝哉
虛宜曰嘉善有卞伏生門下士也一日趨錫山侍
公坐甫定時按浙御史亦公及門聞者報謁伏生
以治下諸生虛左遜御史御史以未入境受下
敢以公祖自居且同宿衛門當序齒辭之堅伏生
遂登首座繼而同飯公察伏生榮席意應安舒深
加歎賞亦公推誠樂善之心所流露也

周忠介公傳

附諸生王節朱祖文等義士顏佩章等

逆奄屠戮縉紳大都射隼高墉反遭毒喙者居多若遠處里門不與朝局又素不立門戶而以忠憤所激卒死詔獄則周忠介順昌是也順昌字景文號蓼洲吳縣人爲諸生卽砥礪名行少善飲母夫人戒之終身不復醺成萬曆丁未進士理福州明習法比如老吏性又方鯁稅奄高案在閩勢橫甚郡邑進謁者于板庭叅如屬吏順昌抵任獨不往又廉其役犯法者輒捕治之積與家忤不恤也擢司文選乞假歸蘇撫周啓元以忤奄削奪順昌爲文送之多所指斥繼之者奄黨也洎任後順昌以送啓元文示之新撫愜魏大中被逮過蘇順昌往慰之流連三日因以女字其孫諸校屢昵之嘆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語忠賢吾乃吏部郎周順昌也因呼忠賢名罵不絕口人皆咋舌奄黨倪文煥劾順昌不當與罪人連姻且誣其署選時賊罪矯旨削籍順昌猶向人刺刺罵忠賢不止前撫周啓元之獄起與御史周宗建等次第被逮順昌故廉吏慷慨敢言事既家居數與有

續表忠記

卷之三

六

周忠介

司爭論閭閻疾苦及他冤抑狀吳人德之甚故事縱騎至檄縣官自詣主名吳令陳文瑞順昌所拔士也叩門撫牀而泣順昌曰此意中事也毋效楚因爲夫入吳慟絕而甦者再諸子伏地哀號聲徹衢市順昌神色自若內兄吳爾璋曰范孟博囑子數語千古酸鼻公獨悠然乎笑曰母事亂人懷也文瑞亦請稍了家事曰吾無家事可了旁有一素榜曰此龍樹菴僧扁題者先已許之乃一不了事呼筆書小祇園字大如斗體法遒勁投筆而起甫出門士民號冤聚送者續表忠記

卷之三

七

周忠介

惶駭、流汗滿面、不能出一語、旗尉文之炳等持械擊百姓、且厲聲曰、東廠嚴旨、逮官豈容鼠輩置喙、顏佩韋等譁曰、衆謂天子詔耳、乃出自魏忠賢耶、旗尉曰、速剗若舌、旨出東廠、將何如、佩韋等大呼擊之、炳從者、兩集諸校、或匿斗拱間、或升屋走、而李國柱以重傷斃矣、餘皆哀號跪而乞命、惟云罪在東廠、我等皆爲東廠所悞、此丙寅三月十八日也、是日城中正沸、他尉逮餘姚黃御史、尊素者泊舟齊門、登岸凌侮街市、一人偏袒大呼擊者如蝟、沉其舟、始知城中有變、

續表忠記

卷之三

八

周忠介

跟蹤逃歸、由此緹騎不敢再出、先是、逮周御史宗建者、廷辱二千石、勢同狼虎、人心久鬱、至是、乃快、順昌自繫官廨、中客引高忠憲諷其自裁、謝曰、昌小官也、安敢援大臣不辱例乎、此行必死死見高皇帝、當請殛元兇、以報天子耳、中夜乘間開讀於野次、偕諸校去、下詔獄忠賢、銜之甚許、顯純迎奄意、榜掠順昌、無完膚、坐賊三千兩、五月初六日、京師王恭廠火、王恭廠者、貯置火藥局也、是日辰時、忽大震一聲、天折地裂、塵土四飛、棟樑窓壁紛飄如落葉、人皆昏暈、不知

所出、乾清宮窓櫺墜斃一小奄、象房羣象狂奔、石駢馬街、石獅子重數千觔、飛至四十里外、墜於通州之大教場、燬廬舍、殺人民、無算、哭聲震天、奄黨膽落、獨忠賢以不殺順昌、則威且中、誦必欲死之、順昌被拷必極、罵忠賢如故、同時入獄者、語或稍遜、卽怒叱之、顯純令以椎擊其齒、齒盡落、問曰、能復罵否、順昌噴血、濺顯純滿面、罵益厲、竟死獄中、旨下、領埋已踰三日、天暑、皮肉皆腐、僅存鬚髮、聞者無不流涕、喪至吳、大風拔木、三晝夜乃止、崇禎改元、子茂蘭刺血頌

續表忠記

卷之三

九

周忠介

冤贈太常卿予祭葬、特祠、又加諡忠介、崇禎慎重名器、罹奄禍、諸君子九卿下不盡得諡、惟順昌身在事外、而橫被慘酷、尤爲可哀、故卹之倍渥、與魏大中同擊校、事聞、奄矯旨下、撫按捕佩韋等、論死、諸生王節等亦被黜、幾成大獄、佩韋等繫獄中、聞順昌喪、至曰、吾輩死無所恨、惟願侍相公左右耳、臨刑皆談笑、慷慨佩韋語、知府寇愼曰、公好官、當知我等死義、非死亂也、明年逆賢顯、純文煥等皆伏法、蘇人合瘞佩韋等五人於虎丘山塘上樹、穹碑大書五人、之墓、張太

史薄為碑記楊解元廷樞題墓門以表之五人為顏佩韋楊念如沈楊馬傑周文元墓即撫按所建忠賢普惠祠故址也而是時為順呂死者又有庠生朱祖文獄急間行走長安納橐輸賊無所出奔走於定興吳橋釀金代輸復經紀其喪以歸亦憤懣發病而卒祖文字完天學者私諡孝介先生

王貞明日江都人言倪文煥家白日見忠介冠帶坐堂上旁有五人皆武裝侍煥家大怖叩頭乞哀或言公正人豈作厲然史記載灌將軍事則冤仇報復自古已然矣趙吉士曰忠介以忤要人得請歸里素獨立無黨固非逆奄所側目也而忠節盛時亦未嘗投契及

續表忠記

卷之三

十

周忠介

就逮過吳知交縮頸蒙面撫軍素奉忠節惟謹亦不敢通一字公獨挺身周旋以女許字其孫復痛罵忠賢不已遂殺其身嗚呼當天柱將折地維欲缺時非得公等指其間凡此人類不幾被戮殆噉噉盡乎迨推齒盡落猶嘆血好而元城鐵漢於今再見矣若五人奮臂一呼而縱騎不敢復出障狂瀾而炮內焰為功於世道人心豈淺鮮哉張太史溥五人墓碑記曰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罵之談笑以死懸其首於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千金買五人之腹而雨之卒與身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為五人也賢士大夫者同鄉吳公默太史文公震孟姚公希孟也李遜之三朝野記曰崇禎元年九月廿六日秋夙舊例必以民犯強盜叛逆及真正人命列於前候上勾決幾名而止若官犯則列名於後是年御筆獨將後開逆案倪文煥等五人勾決先是中宮以誕育元子大慶請停刑上曰生子固大慶事諒有

罪亦大慶事當並行不悖旨下政府揭救面救再三上曰不殺此輩則逆案為無名政府曰此輩不過是患得患失之鄙夫耳上曰既是患失便可以無所不至政府乃不敢言時方久早行刑後大雨周端孝先生傳

先生諱茂蘭字子佩忠介公長子也年十九補博士弟子有文名忠介死奄禍崇禎卽位茂蘭與魏忠節次子學濂刺血頌父冤疏甫就姚文毅希孟見之曰疏中鼎湖勸進皆語忌也茂蘭請改之希孟曰子血豈無盡乎泣曰父死之謂何正恐灑之無地耳卒易其疏上為斬御史倪文煥戊蘇撫論呂尚書輸鬼薪

續表忠記

卷之三

十一

周忠介

優卹死禍諸臣允御史袁鯨請取死禍最著十三人建祠京城追塑遺像於祠中又立專祠於其鄉皆緣茂蘭與學濂之血疏而發也茂蘭又與同難諸子共推學濂為文設祭詔獄中門讀文未畢諸子狂號觀者皆哭左右入告崇禎亦揮淚曰忠臣孤子甚憫朕懷寃始盡雪先是諸君子之下詔獄也逆奄乾兒許顯純酷拷畢命及捕繫顯純卽訊諸孤咸挾利錐刺之拔其鬚髮盡獻庭如沸崇禎聞之亦不之罪也滄桑後棄子衿杜門石隱妹婿文乘湛持相國子也為

吳日生名易吳江人進士連染而死茂蘭養妹於家撫其遺

孤甚篤康熙辛酉河南湯翰林斌典浙試歸過姑蘇

叩門請見茂蘭以素不相知堅辭之翰林請愈堅不

得已見之握手盡歡拜忠介祠定交而去未幾翰林

撫吳扁舟間行至其家訪地方利弊官吏賢否茂蘭

告之悉然皆公言之無私囑也撫軍亦諒其誠褒彈

興革一如茂蘭言甫下車首祭忠介祠茂蘭隨赴轅

門外叩首謝後遂絕跡終其任不再往撫軍每過訪

之亦不再見也郡庠行鄉飲禮特令舉為正賓堅卧

績表忠記卷之三主周忠介

不出亦不往謝撫軍益高其節敬禮始終無間識者

兩賢之晚年註叅同契有得丙寅示微疾曰今日方

開脩然而逝時年八十有二學者私謚端孝先生

虛宜曰宜於南雷文定讀先生墓誌獨不及睢州

往還事在嘉善時先生之甥魏儒熙為宜言之甚

詳其清風亮節於忠介公可云克負荷矣諡曰端

孝豈溢美哉

又曰公既贈太常寺卿而先生又上書請封三代

給諫命上諭禮部查例不得先生生勳哭繡會典

得一條云凡以死勤事抗節不屈身死綱常者其

卹典取自上裁卽投揭於部覆上奉俞旨從優贈

三代一時死忠者咸得援例遷恩實先生啓之也

乙酉南京破蘇為浙閩孔道先生守故處恐罹兵

變命其弟携家人若溪齋諸輔以行迨後故處無

恙入若者反被剽竊失其二并黃文忠道周手書

贈序亦失之先生日夜泣不止曰聖恩已全給而

今反不全何以慰先人於地下耶未幾

大兵自閩旋有騎後復更周氏處甚原里人駭愕

先生挺身前問所由騎探簾出二帕與石齋序付

先生曰此忠臣家語命幸入吾手今歸而家世守

之先生驚喜跪而受之其人振策去追問之曰吾

夸蓋大王得勝也先生因作寶綸行紀其事人以

為忠孝所感亦儒烈語宜如此

績表忠記卷之三主周忠介

周忠毅公傳

逆奄牙距初張卽具專疏以抨之者則周忠毅宗建也。宗建字季侯號來玉吳江人曾祖家宰恭肅公用在正德時爲諫官擊中貴人外祖顧太僕存仁亦侃侃啓事俱著剛直。堊宗建幼有繩武志嘗聞大父談楊忠愍事宗建曰楊公之死乃不死耳彼滿鸞安在大父深器之。萬曆癸丑成進士初任浙之武康攝德清以能治劇調仁天和啓辛酉入爲侍御史首言遼事之壞不壞於無兵無餉而壞於大臣之無識既起

積表忠記

卷之三

南

周忠毅

熊廷弼於田間而問科一遣徒亂人意秉國鈞者漫無主持隨人高下大臣無識若此尚可與言天下事哉況新造之勢其鋒甚銳而謂三年可以竣事臣不信也若去則遽言進戰來則復思退避其貽悞封疆非淺矣又言國家之治亂由於議論之公私而納言之銓除在眞品母容夾雜以同升朝論在與評母輕出言以佐闡國家要以邊事爲首務母自起室內之戈今日先以君德爲大本母徒爲將順之節蓋爲計典與三案而發也人咸傳誦其言當是時嗣君初政

衆正彙升總憲鄒元標副憲馮從吾講學京師建首

善書院於宣武門內大學士葉向高撰文宗伯董其昌書丹縉紳同志者雲合宗建實董其役不日落成於天啓元年十一月間講已爲羣小所側目黨論漸興魏忠賢初用事結客氏狼狽爲奸人以壁鼠視之宗建獨曰虺已爲蛇乘霧將不可制會雨雹持疏內臣窺伺宜防曰如魏進忠者目旣不識一丁心復不諳大義一切用人行政墮於其說必且東西易面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矣進忠卽忠賢時天啓二年

積表忠記

卷之三

主

周忠毅

五月尚未改名也及後流毒縉紳禍延宮闈乃服其先見云天啓遣客氏出宮次日復召入又上疏力爭引王聖趙嬖陸令萱爲戒奄與客氏並銜之熊王之獄起宗建疏言平心以論撫臣侈口遼不足平者也經臣則苦口遼不可玩者也前者功罪一體之說自是激厲經撫正論然使畧無分別則經臣死不心服此又在廟堂處之務得其平耳疏入不省王將遣劉朝行邊又疏言魚朝恩童貫可爲嚴鑒奈何以刑餘爲方叔以腐豎爲召虎乎力陳九害三不可疏上不

報○然○是○時○劉○朝○卒○不○遣○則○宗○建○一○疏○之○回○天○也○宗○建○
歷○與○客○魏○忤○奄○黨○在○科○垣○者○挺○身○攻○宗○建○宗○建○言○汪○
直○劉○瑾○其○人○皆○梟○獍○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絕○不○久○而○
敗○今○權○貴○之○報○復○反○借○言○路○而○伸○言○官○之○聲○然○反○假○
宦○豎○而○重○臣○若○不○直○聲○其○罪○將○內○有○忠○賢○為○之○指○揮○
旁○有○客○氏○為○之○操○縱○中○有○劉○朝○等○為○之○助○威○而○外○復○
有○蠅○附○忠○賢○者○為○之○驅○除○排○解○其○貽○害○國○家○又○胡○抵○
耶○時○有○吳○江○令○以○貪○中○計○典○謂○由○宗○建○所○摘○發○甘○心○
投○逆○合○謀○傾○宗○建○削○奪○歸○里○丙○寅○奄○復○矯○旨○遣○縱○騎○

續表忠記

卷之三

末

周忠毅

逮○入○詔○獄○備○受○酷○刑○至○肉○節○糜○拆○大○呼○二○祖○列○宗○共○
扶○擊○賊○壘○被○箠○楚○偃○卧○不○能○出○聲○許○顯○純○罵○曰○此○時○
尚○能○說○魏○公○目○不○識○一○丁○否○蓋○塞○宗○建○前○疏○語○也○六○
月○十○八○日○夜○半○被○沙○囊○壓○而○死○年○四○十○有○五○奄○誅○磨○
卹○典○贈○太○僕○卿○南○京○諡○忠○毅○

趙○吉○上○曰○公○首○先○擊○奄○而○卒○死○奄○手○視○恭○肅○公○亦○
有○幸○不○幸○焉○然○逆○折○其○明○而○揚○於○正○庭○實○自○公○發○
之○革○宗○伯○既○以○首○忠○表○其○閭○門○而○後○書○其○坊○額○曰○
首○揚○忠○烈○於○公○議○副○其○實○矣○
趙○宜○曰○泰○昌○初○立○士○僕○少○德○完○請○寬○封○賴○失○事○諸○
臣○為○魏○忠○節○所○糾○忠○毅○疏○解○之○一○時○同○志○幾○成○木○
火○蓋○忠○節○旣○朝○廷○之○法○而○公○欲○開○使○過○之○門○要○不○
害○其○為○君○子○之○爭○也○

周忠惠公傳

逆○奄○魏○忠○賢○勒○取○蘇○杭○織○造○太○監○李○實○空○疏○誣○殺○原○
任○江○蘇○巡○撫○都○御○史○周○起○元○於○詔○獄○李○實○者○北○直○雄○
縣○人○選○入○內○官○監○充○正○途○讀○書○後○為○泰○昌○伴○讀○天○啓○
元○年○差○督○蘇○杭○織○造○實○素○慙○疾○惟○聽○掌○家○樊○得○和○孫○
昇○所○提○掇○既○奉○命○南○來○威○福○自○睢○欲○令○蘇○州○同○知○楊○
姜○行○屬○禮○往○例○惟○織○造○通○判○以○專○輅○用○庭○參○同○知○於○
織○監○不○相○統○皆○客○禮○見○姜○性○又○強○項○執○憲○綱○不○相○下○
實○遂○誣○姜○悞○運○啓○元○三○疏○直○之○言○織○監○而○干○察○劾○大○

續表忠記

卷之三

七

周忠惠

權○將○置○撫○按○於○何○地○不○特○下○逆○輿○情○抑○且○上○關○國○體○
姜○職○事○修○舉○有○賢○聲○而○無○劣○跡○不○過○爭○照○各○監○舊○規○
不○肯○行○屬○禮○被○誣○姜○一○小○吏○去○之○何○惜○獨○惜○賢○奸○從○
此○混○淆○紀○綱○從○此○倒○置○耳○又○言○袍○船○售○倒○八○隻○今○捐○
增○二○隻○歲○歲○要○加○派○修○造○之○費○驛○驛○要○設○處○夫○原○之○
費○實○不○過○得○奸○猾○船○頭○些○微○規○利○而○不○顧○有○司○加○派○
之○擾○不○恤○萬○里○挽○拽○之○苦○不○念○漏○關○開○萬○千○之○稅○言○
甚○痛○切○至○引○仇○士○良○為○鑒○疏○雖○不○行○姜○得○削○籍○善○去○
以○此○與○實○積○不○相○能○時○有○科○員○以○年○例○外○轉○蘇○松○道○

猶矜內府體統用刑嚴酷人多濫斃啓元具一夫慘死萬姓憤激疏直抨之某遂竄身端局以自解反矯排擠正人之旨被啓元職羣兇意猶未厭勒取實空印奏本至京奄黨李允貞串同劉若愚孫昇牽織七君子誣啓元擅減袍價悞運又托名道學有東林邪黨周宗建等附和干請亂政授民矯旨都着官旃扯解來京而七君子相繼死矣蓋實以他事失歡於忠賢使其黨入京請罪永貞以爲必參某某乃可解故其禍益烈啓元字仲先海澄人解元進士初任浮梁

續表忠記

卷之三

太

周忠惠

調繁南昌內召爲御史累至巡撫素以廉介自持被逮之日士民醵資爲助乃得行至京誣賊數萬拷死詔獄崇禎初贈卹如例南京追諡忠惠先是啓元之罷官歸閩也吳中故事諸縉紳應作一序以贈其行時莫敢觸筆周忠介順曰獨偕曰削行如周公最榮可無贈耶順具稿略言夫以察吏忤權故被譴以去天子卽奪公以官未嘗不予公以名公去而名益高於公何悔惟是二載德政幾同雨露沾濡且歲值大稔苦心調劑力請留漕粟之半加惠茲土議開三江

故道貽吳中永利公殆未可一日去者奈何竟以譴去雖然公去而郡邑有所恃不肯以身殉人監司有所畏不敢以刑快意繼公撫吳者終不能趨炎附熱翻一成之案且使彼之曲徑而入媚竈而來因以得美官者亦色阻心怵負世大誦而海內使節秉鉞之臣猶或能以察吏安民之責挺持於震風凌雨之中則公雖去所留於吾吳者正多而於以風天下甚遠謂公以一去報天子可矣然則公雖以譴去又何悔焉文成識者謂啓元之去榮矣而啓元與順昌之危

續表忠記

卷之三

太

周忠惠

機亦自此伏矣

趙吉士曰公之禍李實啓之李永貞成之按劉若愚灼中志永貞後見忠賢勢敗潛逃被獲思陵押發鳳陽途中服砒不死絕食旬日又不死復逮至京會審法司將永貞與劉若愚李實孫昇俱引奸黨律斬平臺召對帝曰李實李實孫昇俱引奸黨是殊上座聖付閣臣傳看既而永貞李實昇着卽會官處決劉若愚秋后處決李實充淨軍并戍孫昇自未下永貞自知不免又在獄中自縊兩犬皆縊隨跌暈頸皮俱破不得死戊辰七月十六日未時縛赴正義街臨刑尚跪向監斬官訴冤人皆唾之

繆文貞公傳

有明一代以詞臣而罹奄難者前則正統中劉侍講球迄後天啓又有繆宮諭昌期昌期字當時號西溪江陰人少時名甚噪顧偃塞場屋至萬曆癸丑始成進士年已五十二矣拆卷時主考葉文忠向高見其名喜曰此人老於名場終被我收拾門下其見重如此選庶吉士同年有不得者以東林目之昌期不爲動曰顧涇陽先生知我以小友進我我眞東林也蓋昌期爲諸生時涇陽曾延之家塾欣賞其文章道義續表忠記 卷之三 手 繆文貞

相○得○甚○歡○故○云○乙○卯○五○月○挺○擊○之○獄○起○昌○期○語○人○曰○
一○御○史○以○風○顛○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御○史○以○首○功○
奇○貨○四○字○抹○煞○忠○臣○義○士○此○語○傳○而○主○風○顛○者○咸○欲○
刺○刃○其○腹○矣○移○疾○歸○天○啓○初○補○原○職○時○逆○奄○漸○已○驕○
橫○殺○泰○昌○伴○讀○王○安○遂○宰○相○劉○文○瑞○一○環○昌○期○主○試○
湖○廣○程○文○一○論○引○趙○高○仇○士○良○寓○規○諷○犯○奄○怒○顧○以○
其○久○在○名○下○陽○收○人○望○姑○容○之○首○輔○葉○向○高○會○試○舉○
主○也○昌○期○正○告○以○內○傳○不○可○奉○顧○命○大○臣○不○可○逐○老○
師○三○朝○元○老○當○以○去○就○爭○之○力○遏○其○漸○毋○令○中○涓○于○

滑○福○清○雖○額○之○然○亦○迂○其○言○莫○之○省○也○奄○營○墓○於○玉○
泉○山○倩○所○知○謂○昌○期○曰○魏○公○生○墓○告○成○必○得○如○椽○一○
言○昌○期○正○色○曰○生○平○恥○諛○墓○况○肯○爲○刑○餘○辱○吾○筆○耶○
客○曰○身○履○虎○尾○不○畏○其○咥○乎○壽○寧○事○可○監○也○昌○期○大○
恚○叱○曰○壽○寧○曾○困○李○獻○吉○今○日○壽○寧○安○在○奄○聞○益○怒○
壬○戌○冊○封○河○南○之○建○德○王○癸○亥○歸○里○甲○子○復○命○遷○左○
論○德○應○山○二○十○四○罪○之○疏○上○昌○期○密○語○桐○城○曰○內○無○
承○外○無○文○襄○一○不○振○而○國○家○從○之○可○幾○倖○乎○左○默○不○
應○疏○上○人○咸○謂○應○山○令○常○熟○時○與○昌○期○厚○此○疏○實○出○
其○手○昌○期○亦○未○嘗○辯○也○過○福○清○有○客○在○座○福○清○曰○大○
洪○此○疏○亦○太○容○易○此○人○在○上○前○時○有○匡○正○一○旦○去○之○
恐○難○再○得○昌○期○拂○然○曰○誰○爲○此○說○以○欺○老○師○可○斬○也○
福○清○色○變○昌○期○趨○出○福○清○號○於○人○曰○西○溪○殺○我○或○云○
福○清○因○應○山○疏○上○曾○具○密○揭○勸○帝○聽○奄○退○歸○私○寓○優○
以○思○典○大○拂○奄○意○因○借此○自○解○而○奄○怒○遂○不○可○解○矣○
左○魏○之○被○言○也○杜○門○間○寂○昌○期○時○過○慰○之○而○高○趙○
與○楊○左○魏○諸○君○子○之○逐○也○昌○期○咸○送○之○出○國○門○明○知○
爲○訶○者○所○見○勿○避○也○推○掌○南○院○疏○格○不○下○有○小○瑞○到○

閻厲聲曰此人還留他在此送客越數日請告傳旨
開住丙寅織入李實空印疏內逮入拷死年六十有
五○被○收○時○邑○令○至○逮○執○其○手○妻○妾○皆○不○得○訣○別○惟○銀
鐺○解○薄○板○屏○目○期○慷慨○就○道○無○戚○容○詔○獄○死○狀○秘○不
得○聞○四○月○二○十○九○日○橐○餽○中○傳○出○片○紙○自○此○而○絕○五
月○初○二○日○獄○卒○以○死○報○終○莫○知○何○日○也○其○殮○也○十○指
墮○落○捧○拘○置○兩○袖○中○蓋○奄○以○代○楊○草○奏○恨○甚○故○令○獄
吏○加○梏○拳○焉○其○他○楚○毒○可○想○見○矣○崇○禎○予○卹○典○贈○正
詹南京謚文貞

續表忠記

卷之三

圭

文貞

盧宜曰劉侍講以血裙葬公以墮指殮死無辜復
歿無忌辰慘矣顧獄卒之斃忠愍者以懷恨死羅
文恭曾記之而奸黨之死文貞者毫不動念焉不
特獄卒之不如竟與虎狼而同類矣

黃忠端公傳

蘇州一擊緹騎而後七君子中惟黃忠端尊素得免
逼窄之擾然亦卒死詔獄云尊素字其長號白安餘
姚人性慷慨磊落以忠孝自許而天才超邁下筆輒
數千言潘江陸海不是過也年至三十猶偃仰童試
中自信益堅讀書神情益壯家酷貧授徒者雪問意
豁如也丙辰成進士初李寧國以高第入爲御史鄒
馮二公創書院講學尊素進規於鄒曰京師非講學
地徐文貞已叢議於盛世矣母使小人得借爲口實

續表忠記

卷之三

圭

忠端

也鄒雖善其言而不能用天啓初高邑以冢宰掌計
調鄒維璉於考功爲羣小所側目尊素抗疏直之工
部萬塚甫奉廷杖之旨諸臺省赴閣請進搢救止有
羣奄叢集咆哮尊素叱曰內閣絲綸重地司禮非奉
命亦不得至若輩何爲乃稍稍引去萬旣受杖尊素
語應山曰可以去矣應山曰苟濟國生死以之尊素
曰言不用何濟君子不顧死生不可不顧出處也南
樂附逆奄以爰立高邑應山諸公屢以正論折之幾
無所容尊素進規曰乾六龍一亢姤豕至矣姤一豕

躑躅元黃至矣今羣賢之能戰亢矣南樂其姤時也
不務用晦俟時而跡涉於用壯其能濟乎南樂助祭
後期魏大中疏攻之尊素曰此固失於敬慎然小過
也攻之急勢不返顧二憾交作勿可爲矣尊素洞燭
事機所策咸中特賦性寒謬好持清議臺省中咸倚
以爲重羣小遂日爲黨魁時客魏勢已蟠結外庭尚
相顧值地震特疏言阿保重於趙姚禁旅近於唐末
蕭牆之禍慘於敵國外患人咸咋舌副憲二十四罪
之疏上卽具專疏繼其後謂忠賢與其黨植根既固

續表忠記

卷之三

黃忠端

把持益密臺諫折之不足干戈取之亦難始猶與士

大夫爲仇仇繼且以朝廷爲孤注尚忍言哉又言廷
杖非祖制必權奸借以快其私而禍且移於國使後
世史官書之曰某年某月工部郎萬璟以言某事死
杖下豈不重爲聖德之累語甚激切逆奄益銜恨彰
德進玉璽忠賢勸上御門受賀特疏言宋哲宗得璽
蔡確等爭言祥瑞改元祥符其後開朋黨之禍弘治
間陝西進玉璽止命取進祖宗故事當法其據經守
正類如此乙丑黨禍大作削籍歸聞楊魏拷死爲位

慟哭是夕夢楊公曰大禍未解丙寅被逮緹騎過門
門爲市人所擊沉其舟駕帖俱毀諸校涸水得免又
聞周吏部開讀之變逃至浙江報明跟蹤奔回浙江
撫按疏奏官旂失落駕帖事奉旨黃尊素着撫按差
官解京自此緹騎不敢再出兇焰稍熄尊素聞報卽
挺身投牒當道自赴都門就鎮撫獄全刑拷訊誣賊
二千八百兩同年門舊各爲伙助甫完不免六月
十九日遇害賦絕命詞一章時諸君子皆已畢命惟
尊素與李忠毅應昇在而隔居各室不得會聚是日
續表忠記

卷之三

黃忠端

尊素以拳槌壁遙呼忠毅與之別曰仲達我已先去

李曰兄先行我隨至矣聞者悲之獄卒以病故報越
五日方發領埋肌肉漲潰幾不可識別矣崇禎初贈
卹如例南京追謚忠端

趙吉士曰公以忠孝自許亦恒以忠孝勉人楊李
徐家宰石麟會試出公本房每聚首卽談古今忠
孝事公死於奄徐亦死於義師與弟兩相成矣

李忠毅公傳

附錄 吳鍾嶽

諸君子蹈奄難者○蘇常二郡爲最○蘇常諸邑○中江陰○尤最其繼○繆文貞○昌期而死者○又有李忠毅應昇○應昇字仲達○號次見生時○母夢日升於天○故名○應昇之姑○卽昌期之室○於應昇爲丈人行○齒不相若○同讀書○砥行務以忠孝相期○應昇性尤方嚴○自名書室曰落○落齋○年十九○學使者熊廷弼深加嘆賞○取冠童子二十○歲舉於鄉○主考則孫承宗也○聯魁會榜人爭艷之○惟業師吳鍾嶽以豎立○謂居恒視公車高第如續表忠記

卷之三

李忠毅

李忠毅

天上人今搖筆得之○不過如是而已○卓然自立○從今日始○應昇深旨之○初授南康府推官○甫任吏以積案六百餘進○應昇剖決如流○吏咸咋舌○巡按沁水張銓臭味甚投○倚之爲重○在康五年○洗冤釐弊○止飲勺水○自具家藏精以往○尤加意造士○復修白鹿洞書院○嚮風者遠近雲集○旬有小會○月有大會○親宿院中○與諸生質疑問難○行取擢御史○以激揚○自任尤長於奏議○每一作筆○灑灑數千言○愷摯明快○如陸敬輿○蘇長公○爭相傳寫○時魏奄新用事○導天啓賓○內操傳免常朝

羣臣希復陛見○創立枷以示威○又以軍興加派無算○百姓怨咨○咸具疏侃侃言之○吉水鄒元標○無錫高攀龍○先後總憲○皆器重應昇○凡大政大議○必與商確○有章奏○必屬起草○由是望重○西臺而忌之者○亦多○工部萬崇○以忤奄死○杖下應昇疏請○念死諫之臣○作敢言之氣○且云○璟六尺之孤○遠勝八旬之母○倚間旅視○無歸○遊魂戀闕○臣僚飲泣○道路咨嗟○咸謂此非皇上意也○彼時羣璫橫擊○血亂神飛○監杖張威○傷痕甚重○兼以倒拖逆拽○搜蹤踏摧○殘人非賤○隸法非訊○囚罪非死○續表忠記

卷之三

李忠毅

李忠毅

刑命非草芥○動杖一百○尤不經見○且以杖輕之○故杖行刑之人○是必欲衛士畏威○立斃朝士於杖下○而後快也○爲左右計得矣○聖德寧不重傷耶○直俟宸衷悔悟○平旦興憐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而後問罪○左右卹死錄孤○嗟何及矣○昨禁地失火○天譴甚明○部郎之杖血方腥○祝融之烈燭旋作念○此可爲寒心○伏黃綬容言○官喜怒中節○毋致積威○所劫人與遐思○人怒而莫之敢言○天怒而莫之敢告○而皇上真孤立於上矣○疏入○深觸奄怒○孟冬享廟○南樂後至○魏大中

糾之辯疏有此輩路馬等語應昇直叱其非謂廣微
父允貞爲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
奈何比之路馬叱爲此輩伏乞嚴論廣微退讀父書
保其家聲母倚三窟與言官爲難庶可見乃父於地
下疏上賴蒲州救得罰俸又專疏十六款欲糾逆奄
爲應山所先應昇遂繼之謂忠賢之罪千萬真無
可辯也千罪萬罪又不勝辯也而皇上反代爲辯則
中旨真可聽其僞傳乎閣臣真可聽其爰立乎外庭
真可聽其交通乎老臣真可聽其驅逐乎直臣真可
聽其禁錮乎生殺真可聽其自操乎爵祿真可聽其
掌握乎奸細真可聽其深藏乎兵柄真可聽其在手
乎出入真可聽其僭擬乎臣知非皇上意也無非爲
其小忠小信所欺耳夫其不遽爲王振劉瑾者正其
深於爲王振劉瑾者也末復切責閣臣謂君側不清
焉用彼相一時之富貴有盡千秋之青史難欺不欲
爲劉健謝遷者恐不能爲李東陽倘畫策投歡不
幾與焦芳同傳耶時總憲高攀龍劾崔呈秀疏亦出
應昇手呈秀暮夜叩邸拒之甚峻及被黜銜恨呈身

續表忠記

卷之三

李忠毅

李忠毅

復起與二魏合謀奄黨應募幼應昇專爲東林護法
援其大教主高攀龍號召羽黨黃尊素等得旨削籍
奄怒不解勒李實空印疏砌應昇名與忠憲諸君子
同逮邑令至應昇拜別父母攜手登舟不一入與家
人訣見者皆爲墮淚而應昇之神情意氣無異也丙
寅三月十九日晨抵常州郡城束身待罪業師吳鍾
巒迎於道館設其家候開讀賦詩論學吳師命其二
子出見應昇曰先生幸語吾兒此後不必讀書吳曰
書何必不讀勿學子真讀書可耳應昇又笑曰還須
勿令從真先生遊也翌日故人徐元修從江上來悲
憤欲慟應昇止之曰元修何必然但他年史筆借重
數語便堪不朽耳吳曰昔蔡元定竄道州晦翁餞之
蕭寺坐客有泣下者晦翁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嘆曰
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兩得之矣不圖今日
親見此景真一古命酒共酌應昇浮大白自賞
日飲酒恨不足今日足矣二十一日忽報南察院前
有數千人聲言李宦忠臣何忍見其就逮與姑蘇不
約而同知府曾櫻卽往曉諭翼捍至院署士民填街

續表忠記

卷之三

李忠毅

李忠毅

塞巷馬不得前應昇下馬拜求方解散二十二日開

讀尚慮民情洶洶陳兵嚴衛應昇拜闕畢留宿署中

先是應昇從吳遊時假館此署者數月署中有清風

亭應昇恍然疇昔吳曰此行可謂不負所學應昇曰

差不令此亭笑人耳二十三日遂行索吳師所讀易

經袖珍本吳授之曰吾祝汝為薛文清手灑然而別

瀕行兒童婦女望其舟咸為流涕或有勸效高忠憲

者答曰應昇如草草畢命陷吾親縲紲中死不瞑目

今歸死詔獄吾分也至京下鎮撫司拷掠追賊問六

續表忠記 卷之三 李忠毅

月初三日裂裳啖血手書訣父又貽子以詩曰白雲

渺渺迷歸夢芳草萋萋泣路岐寄語兒孫焚筆硯好

將犁犢聽黃鸝遂死於獄卒顏紫之手蓋許顯純承

奄意也年甫三十有四崇禎登極贈卹如例南京諡

忠毅子遜之字膚公立言砥行亦賢者

錢謙益曰江陰之東原里名長潭相去六十里牛

官諸欄北屋如櫛中有兩異人焉一為文貞公

一為忠毅李公忠毅奏疏辨奸指倭五男中理

如長垣之九首百足不能終自解免因憫公上裁

亦畏其舌鋒也趙吉士曰公痛掃逆氛言言斧鉞惟知志在朝廷

忠之至也逆知其身必死而不敢遺累及親子之

至也視彼畏首畏尾患得患失者相去豈遠乎

滿武愍公傳 附孫祖壽

明崇禎時三邊總兵官先以威名顯後以節烈著者

首推征西前將軍滿桂先世沂州人初學集載滿以

軍功隸宣府長身黑面翹然行伍中天啓二年大學

士孫承宗奉璽書佩賜劍躬自行邊桂方為寧前衛

指揮與各弁腰弓插矢伏謁道左孫奇其貌召與語

凡諸部之強弱各邊之虛實與山川之扼塞險阻指

畫堦前如聚米印砂孫大異之即日拔為本標中軍

司旗鼓事當是時孫以使相之尊操生殺之柄三邊

續表忠記 卷之三 滿武愍

將校不下數百人每左右顧無足當其意者獨拭目

桂屬以旗鼓司軍中進止人咸駭異及見桂威嚴端

重儼若天神又自持廉無聲色之好與厮養卒同甘

苦所部皆樂為用乃信孫之善於知人而桂之必能

不負其任也未幾孫代王在晉為經略決策興版築

守寧遠寧遠孤懸關外諸大帥尤世祿等咸色動孫

方沉吟守者難其人桂直入帳中謁孫曰公所遲留

不決者非以守寧遠乏人耶公能築之桂能守之請

即以桂往矣孫大喜桂星馳赴汛招攜貳集流亡開

屯練兵不半年吃然成重鎮邊場嚙指無不知有滿將軍者三年秋係敘關外勞臣題桂署總兵官時遼東新破難民渡河來者率爲他部所邀掠桂忿甚與副將尤世祿襲擊於大凌河難民獲濟孫益喜以飲至禮勞之

大兵破覺華島進攻寧遠桂與道臣袁崇煥悉力死守慷慨誓衆曰今孤城援絕欲歸無所正我與公等效命之秋也且寧遠城堅糧足器械利攻必不拔從而薄之可以得志又我與公等立功之會也衆皆

續表忠記

卷之三

手

滿武歷

踴躍用命寧遠卒完論功實授平遼總兵官既而王之臣代高第爲經略盛稱桂忠勇爲邊臣第一袁崇煥以爲掩已勿善也移桂守山海山海雖去寧遠稍近然爲京師門戶桂綢繆整頓威名大起中樞咸推其將略佩桂征西前將軍印仍賜劍以重事權賜劍異數也總兵官得之竟與經略等七月春錦州被圍桂與崇煥協謀固守戰於狼籬山勝之益鼓而前時大兵樹白龍旗設大帳綿亘數十里鋒甚銳桂至寧遠城撤軍入濠少休望見塵起急督紅旗軍逆戰良久

久桂馬中二矢忽騰他騎而上大呼馳之所向辟易自卯至酉戰益力錦州圍解論者謂有邊事來以此功爲第一下詔大發帑金勞將士進桂左都督加宮保崇煥卽位復推桂鎮寧遠迨之臣罷桂亦召還會他部數入宣大邀賞西北戒嚴大同鎮臣缺廷推桂復拜征西前將軍鎮守其地時大同恃款武備久弛視諸邊尤弱桂至遍歷沿邊八路七十二城堡悉却諸將餽遺革占役清冒糧整軍器再月而軍政大舉已已冬十月

續表忠記

卷之三

手

滿武歷

大兵進薄都城亟起諸鎮入援以所部五千人兼程而進桂在行間久屢建大功威名震遠近朝廷望桂尤急旦夕問兵部偵桂軍至否又豫發帑金二萬待兵至勞之十一月十八日至德勝門城中懽呼載道詔與袁崇煥互爲犄角桂躬率健丁奮鬪身復中二矢氣益奮上聞桂傷使中官賁牢體慰勞令入薊城少休越二日累創復戰上念其忠勇特進爲武經略以示殊寵益感激圖報大戰於安定門下已而上逮袁崇煥於理催戰愈急十二月十七日全隊趨至宣

大軍不能支遂潰與裨將孫祖壽疾鬪而歿於陣死
六日始得桂屍又三日得祖壽屍京師卒完贈上柱
國太保諡武愍

盧宜曰自萬曆已未至崇禎已巳十年中連喪三
大將中壘折矣其何能國良可慨也

續表忠記

卷之三

書

滿武愍

侍郎劉公傳

庶吉士劉之綸以書生而自許知兵卒能捐軀報國
功雖不成論其世者悲其志矣之綸字元臣四川宜
賓人爲孝廉時遭土司奢崇明之變卽以兵法部勒
其鄉里子弟爲捍禦計地方藉以安堵人甚德之崇
禎戊辰成進士選庶常詞林故事惟解讀書習典故
專攻話勅旁及詩古文翔步花磚備天子顧問而已
惟綸與同年生金聲獨好談兵同館中多嗤之者兩
人不之顧益深相結復有布衣申甫亦習孫吳製戰
車火器兼通術數與兩人相往來二年已巳元旦有
黑氣起東北亘西方甫見之大驚趨語兩人曰天變
如此公等知之乎今年當喋血京城下深可畏也時
邊氛寧謐兩人雖異其言未之信迨十月果戒嚴金
聲條上方略得召見因薦之綸及甫命以素服入對
稱旨特擢之綸兵部侍郎督援勦兵而授甫爲京營
副總兵改金聲爲御史監其軍募兵出戰然槍倖所
募皆長安乞兒也都城外敵騎充斥烟焰照平臺勢
不得不速戰以紆宵旰甫出兵得勝門營於柳林滿

續表忠記

卷之三

書

侍郎劉

桂爲總兵官節制諸軍甫自以奉勅行事不爲下桂不悅桂部卒私掠民間甫軍捕獲桂輒取去兩人滋不和及桂陷陣而殞都人震恐甫兵連敗於柳林大井後結車營於蘆溝橋

大兵繞出其後御車者惶懼不能轉殲戮殆盡甫亦陣亡之綸誓師前行距遵化城八里屯娘娘廟山

大兵全隊自永平至之綸嚴陣以待發砲砲裂營中

自焚力戰自午至酉矢集如雨度不支大呼曰死死

貢皇上解所佩印授家丁問道上之飛矢貫顙而死

續表忠記 卷之三 姜 侍郎劉

三年正月也屍回鏃深入不可拔金聲用齒嚙之乃

出以授其家聲又悼甫之陷陣而歿也疏言甫受不

世之知出師未捷安敢求卹但甫受事日淺而冒死

直前義不返顧今觀其遺骸矢刃殆遍非喋血力戰

者不至此甫固以身報國矣帝亦傷之命予卹典

肅宜口解嚴後廷議付卹卹典講官文震孟曰之綸以庶常條脩三品恩已逾格死後報國固其分也何庸復加優贈乎遂中格益見若之恤典猶嚴而館垣之持正如此金御史口噴箭鏃不忘死友又古道照人矣

張莊節公傳 附子徽

登州兵變鎮守總兵官張可大死之可大字觀甫其

先孝感人世襲南京羽林左衛指揮登萬曆二十九

年武進士歷浙江都司調守儀真貢船被劫於帆船

計擒其魁陞陽電叅將征黎用黑番爲鄉導入其洞

平之調舟山修城禦倭築堰灌田兵民咸德之晉南

錦衣可大諳練韜鈴兼善詩古文公餘雅歌投壺一

觴一詠恂恂如儒者任陪京著錦衣志等書人稱雅

瞻陞山東總兵官時崇禎元年也會三方佈置之議

續表忠記 卷之三 三 張莊節

起登萊爲神京門戶王客兵雜處新舊餉兼支繁瑣

無緒可大至定經制汰冗冒外地立水營爲汛守內

地立陸營爲城守備禦嚴而歲省浮餉二十餘萬自

遼土淪喪議者謂恢復必先四衛而復四衛必先旅

順或議隘南關嶺或議築長城烏可大以鹽塲口居

兩山間其隘可守外距木羊城二十餘里內距旅順

關十餘里首尾易顧更設銳城於黃金山最高頂而

金州鞏於磐石矣遂決計城之城成議者乃服高麗

貢道舊由山海關遼陽失後改由登萊可大以麗船

往來內地奸究易生請從覺華島登陸乃由關門入
皆未雨之籌也妖賊作亂衆至萬餘圍萊可大破走
之三年冬京城戒嚴奉詔勤王三年還鎮至四年而
登兵有吳橋之變先是毛帥文龍鎮皮島遼人孔有
德等歸隸麾下文龍待之甚優有德等亦樂爲文龍
用文龍處海外凡有奏報或恢復失實事亦有之然
於國家形勢則屹然重鎮也及袁崇煥出督關門疑
文龍跋扈難制殺文龍他將代者於有德等亦僅以
老兵置之有德等既失所依皆落魄無聊又心憐文
龍無罪橫受屠酷恒怏怏每思投隙而起未得其會
也四年大凌河告急登撫孫元化建議欲復遼土宜
用遼人欲固遼心宜用遼將於是令有德等率兵千
餘人赴援十二月行至吳橋天大雨雪以市民間食
物啓囊遂劫庫殺官而有德等家口皆在登城乃倒
戈而回破所過州縣盡肆焚劫新城受禍尤慘可大
聞變亟率兵往至朱橋驛值元化言撫局已定阻可
大毋西行及登城被圍可大議遠徵各郡兵會勦而
元化仍主撫議不聽欲乘其初集勒兵出戰又苦禁

續表忠記

卷之三

張莊節

張莊節

之分可大汎崙守水關而令遊擊張濤禦之未及交
綏濤兵反與有德等合脫回三十四人求入啓門納
之次早有德等攻城昨所入三十四人攘臂大呼全
城應焉五年正月城陷可大方守水城知勢不可爲
解所佩大將虎符授旗鼓吳振姬問道歸山東上之
殺其妾陳氏遂自縊於署內之太平樓後蒙優卹而
登撫等竟泛海歸天津可大子薇字瑤星宿學工詩
隱居金陵構松風閣於棲霞之麓不下山者垂五十
年廿於窮約鍵戶著書自號白雲山人當事高其節
續表忠記 卷之三 張莊節
造廬訪之非閑戶謝卽踰垣走終不得見也卒之日
年八十八友人遺以美木薇聞之語其子曰嗟乎吾
貧士也焉用此且先皇帝柳棺三寸先將軍葉葬孤
城君父尚爾况臣子乎亟易之及易乃卒
趙古士曰有明之季惟敗於撫之一字耳撫流賊
者猶曰此仇民也至於叛兵而亦撫之不已殺猱
升木乎顧當事者必奉撫之一字如金科玉律焉
夫前局敗而後復踵之甘於連臂入甕終不覺悟悲

徐忠烈公傳

登州兵變。連破萊州。山東巡撫徐從治死之。從治字仲華。海鹽人。十歲讀陳琳檄。而歎師問之曰。恨不生當其時。手馘老瞞耳。舉進士。知桐城縣。性彊直。不善事大吏。請改武學教授。陞部郎。出知濟南府。陞兗東道。白蓮變作。從治監軍出勦。謂大將楊肇基曰。兵法攻城爲下。賊精銳聚犯紀城。而夏店踞鄒滕之中。吾擊首尾。則其中必兩救。不如持其中。堅中堅。破兩城。皆毀矣。楊從之。擒賊首。赦脇從。皆從治始謀也。歷陞右藩。蓮妖再發。巡按御史主撫。與從治議不協。中以計典去。崇禎四年。登萊兵叛。仍起監軍。道未幾。卽拜山東巡撫。萊城被圍。城中蒙頭而炊。負戶而汲。從治意氣自若。棲止城樓。守禦甚力。先是登撫孫元化惑於撫議。致叛黨翻城內。應登庫火藥器械甚富。皆前撫陶則先所貯。以備不虞者。悉爲叛兵所有。益橫比贊畫。至事張穀。臣復奉撫議。以出援師。皆畏賊。左次主者亦聽之。以撫事成。則萊圍自解。更遣使爲之求撫。從治指大罵。抗疏白其狀。曰。穀臣以撫爲叛。

續表忠記

卷之三

罕

徐忠烈

兵解而叛。兵卽借撫以爲緩。兵急攻之。計殺臣使每一至。則外攻轉急。穀臣曰。我不當絕兵出擊。以激其怒也。則必使其任意攻我。我拱手以萊授之。如孫元化送登州已事。而後可成。穀臣之撫平當叛兵之過青也。舊撫余大成擁師三千。追擊甚易。元化貽書云。撫局已就。我兵不得往東一步。以致壞事。大成如其戒而止。及至登城被圍。明知張濤兵陰與相通。又使濤引兵出戰。是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也。且信誑開門致登城數十萬生靈盡罹鋒刃。今萊城被圍。叛兵積表忠記

卷之三

罕

徐忠烈

頃刻而死。萊人大臨守門者皆哭。初兵部條上方略曰：萊撫守萊東撫駐青，調度從治，謂東撫控壓全齊，駐青不足繫萊人之心，而入萊則可以繫全齊之命。委一身於孤城，示全齊以必死，其見蓋已遠矣。事聞，贈卹有加，賜額曰忠烈。從治死時年六十有一。

續表忠記

卷之三

聖

徐忠烈

郡守朱公傳

附知縣秦三輔吳世揚知州陳所聞等

登萊兵變，與其難者復有萊州知府朱萬年云。萬年字某黎，平人。萬曆中舉於鄉，歷官守萊州。有惠政，崇禎五年二月，叛兵既陷登州，乘勝來犯城中。士民洶洶欲竄，萬年下令嚴禁，憑城固守，被圍數月。萬年飭守具給軍食，未嘗乏絕。外圍益急，城中守禦益堅。叛兵知城不可下，又恐援師四面集，數詭詞乞降。當事信以為然，而不虞其詐也。命萬年往受之。萬年曰：「叛兵殘破郡邑，殺朝廷命吏，自知蹈不赦律，必無降理。」且未經大創，其志甚驕，往則徒損國威耳。知府食祿為王臣，此身固不敢惜，也不聽萬年毅然遂行。果為叛兵所執。萬年誰之曰：爾執我無益，可以精騎從我呼守門者出降。叛兵果以精騎五百擁萬年至城下。萬年大呼曰：我已破擒，誓必死。彼精騎盡在此，可發砲急擊之。毋以我為慮。守將楊御蕃猶不忍萬年復頓足大呼。叛兵怒將殺之大罵，而死城上人見萬年已死，遂發砲叛。兵所擁精騎死過半，其鋒頓挫。事聞，贈太常卿，賜祭葬，有司建祠官其一子方叛兵之還。

掠新城也知縣三原秦三輔訓導王協中禦之並死焉陷黃縣則知縣洛陽吳世揚以大罵死縣丞張國輔叅將張奇功守備熊奮渭以力戰死陷平度州則知州畿輔陳所聞以自縊死三人並起家乙榜俱邀贈卹餘亦蒙恩而登撫謝璉與萬年同往亦被執

趙吉士曰有明之代養廉之典甚優而酬忠之禮尤渥凡死綱常死封疆者皆贈官廕子賜祭葬或賜諡立祠婦女則建坊旌表前若婦難諸臣至累榮後尚被褒揚啓禩而降累累多人較前代爲更盛報禮之重豈徒然哉

續表忠記

卷之三

四

鄧守宋

行取知縣張公傳

與登州之難者鄉縉紳則有行取知縣張瑤瑤字某蓬萊人天啓五年進士授開封推官爲治嚴明絕請寄抑豪強民敬之若神政聲冠全省撫按交薦崇禎四年與萊陽宋攻並行取入都時沂州宋鳴梧爲吏掌科舊制臺省雖七品官得風聞言事聞部大臣一受糾抨多不安而去人咸畏之御史猶轄於總憲惟六科無所統屬均稱內府體更尊吏掌科操百官賢否黜陟於六科中尤高自簡貴若外吏趨謁必勞門者錢乃得通姓名瑤往無所予門者有煩言瑤素剛直不能忍詈之鳴梧以爲褻其體也不悅援攻爲給事中而抑瑤僅授府同知瑤大怒撫政行賄狀列疏上聞冢宰惡其侵已也亦劾瑤饋遺奔競鳴梧復極論之遂謫河州判官未赴旋里五年正月叛兵逼登州瑤率家衆登陴拒守城陷瑤猶揮石奮擊賊擁至被執大罵不屈見殺妻女四人並投井死贈光祿少卿先是叛兵陷新城舉人王與獎張儼然死之其昭他縣者貢生張聯台蔣時行亦死之皆格于例不獲

續表忠記

卷之三

聖

知縣張

旌禮部侍郎陳子壯以為請乃贈與獎儼然俱宛平知縣聯台時行俱順天府學教授其後死難者皆如

前制

附記 陳子壯疏曰舉貢死難無卹典舊例也然既登於天府恩獨厚於流官九泉之下能無怨恚此者武舉人李調禦賊捐軀已蒙卹卹武途如此文儒安得獨遺乞量贈一官水為定例制曰可盧宜曰知縣朝廷命官也以命官而見扼於閹者王人反謂養其體而排之噫臺省之所以尊亦顧其人之樹立何如耳若屑屑焉惟爭此體統則亦無貴乎其為臺省矣然而明季時固相習成風也

續表忠記

卷之三

吳

知縣張

副使洪公傳

福撫熊文燦遣兵備副使洪雲蒸招海盜劉香老被執不屈死之雲蒸字某長沙人由進士初任諸暨縣由部郎歷江右藩叅再調廣東先是海盜鄭芝龍芝虎同劉香老陸梁海中為商民患凡商舶往來與居民之入海捕魚者若與盜遇必繫其一於盜舟勒令輸銀多者數百金少亦數十金縱其餘歸家飲銀往贖踰期不至則將所繫者敲扑之或贖者往而盜踪飄忽無定反遇他盜掠其銀去為盜所繫者多死官司不能追捕乃設厲禁不許入海而沿海居民依海為生者益困時文燦方為福撫招之降芝龍兄弟私念囊橐已充初不欲與官軍為難且免風濤播遷文燦復曲意詢之許其安插泉州泉州故芝龍桑梓地得以高枕負嵎遂就撫而香老仍囑強入廣往來牛田馬耳諸洋常犯小理犯長樂及廣之海豐芝龍出戰多失利香老益驕且滋橫崇禎七年文燦欲以招芝龍者招香老香老笑曰巨魚失水與鯢鱔同我能海中望岸上不能岸上望海中也而故為就撫狀文

續表忠記

卷之三

聖

副使洪

燦不省其詐。遽造雲蒸。往香老大笑留之。不令返。如是者一年。上聞狀。歎曰。豈有招海而反蹈海者。勅文燦戴罪而合廣福兵會勦於田尾。遠洋八年四月。香老逆戰大敗。時芝龍以遊擊爲前鋒。香老脅雲蒸出船頭。止芝龍兵雲蒸山大呼曰。我兵備副使洪雲蒸也。將軍第來前賊窮矣。急擊勿失。賊怒殺之。而自焚其舟死於火中。

盧宜曰。文燦之技。惟知有招撫耳。亦思虎狼之性。肯一日忘山林哉。倭不許芝龍安插泉州。便其窟穴。亦未必即能革面也。文燦之終以撫敗。宜矣。獨是廟堂之上。究無人議及於此者。其於國事奚啻泰人之視越人耶。

續表忠記

卷之三

吳

副使洪

澤遼二州和平二縣諸忠合傳

明崇禎五年。流賊入晉。攻陷諸州縣。紀官紳之抗節者。張光奎。澤州人。進士仕至山東叅政。時流賊蹂躪山西。監司王肇生知歙人吳開先有勇略。假便宜署爲將。使擊賊。賊犯澤州。開先戰於城西。賊敗去。從沁水轉掠陽城。肇生率開先之兵禦之。開先恃勇輕賊。謂草寇不足櫻其鋒。渡沁戰於北留墩。下擊斬數百人。炮火盡後。無援者。賊衆大至。欺其孤軍力竭。四面蹙之。全師盡沒。賊乘勝以八月再犯澤州。光奎時里

續表忠記

卷之三

吳

澤遼諸忠

居與其兄光璽。千總劉自安等勵衆固守八日。城陷。光奎等並死之。澤大州也。烟戶如織。且至富。驟爲賊破。遠近皆震。他賊紫金樑等從沁州武鄉轉攻遼州。州紳楊于楷饒於貲。爲一州民望。元年舉進士。授行人。五年奉使藩府。事竣旋里。十一月賊至于楷散家。財募鄉勇。與知州信陽李呈章鼓厲士民。乘城固守。已而力屈。城陷。兩人先後被執。俱罵賊不屈死。在籍刑部主事張友程舉人趙一亨侯標並死之。六年四月賊攻平順。知縣浮梁徐明揚設守。或以彈九邑。又

無備當避之郡城不可城陷不屈死其年四月陷和順副使藥濟衆罷官家居被傷不屈投井死

趙吉士曰賊初起不過飢民嘯聚尚可撲滅而一候于大吏之招撫再候於地方之弛備遂致所向咸靡涓涓不絕流爲江河後雖全力禦之崩潰四出矣

陸忠烈公傳 附遊擊黃其勳石宗德

聞賊入靜寧州再破隆德縣因原道陸夢龍率兵赴援陷陣而死夢龍字君啓浙江山陰人起家進士初任刑曹梃擊之獄起曹郎同訊者三人咸附瘋癲之說盡匿張差所供爲鄭國泰守庄及龐劉二內侍引進語第云差收積薪草爲鄰人李萬倉等所燬差憤赴朝聲寃行至東華門遇一人謂持梃入可當寃狀遂俛入東宮迫署印侍郎張問達速謝及提牢主事王之宗發其奸疏下部夢龍以典試廣東註門籍問續表忠記 卷之三 陸忠烈

達強起之令共事三曹郎不欲再鞫趣問達具疏請旨以疏入必留中其事可寢夢龍堅持不可曰已奉旨提問復請何旨今具疏欲提張差耶差已在獄又誰提衆曰提馬三舅輩夢龍曰此皆細民一提立至堂堂法司乃煩天子詔耶耶問達曰將若何曰差所供內犯有姓無名此須訊實衆急曰此事何敢再訊夢龍曰此事何可不再訊他小事尚須覆鞫豈開涉官聞可草草耶衆皆語塞問達卽令再訊衆猶執不可曰倘訊而狂吐不軌謀奈何夢龍曰因慮其不承耳

今反慮其承耶及會訊司官七人惟傳梅與夢龍意合餘皆主瘋癲將訊衆猶囁嚅後堂夢龍曰法官乃畏囚若此耶衆曰訊終不便或把夢龍臂曰今不得已而訊止問兩內官及馬三舅李外父的名爾更問一語不得且曰訊亦不可加刑夢龍見諸人遑遽失色笑曰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倘得禍余自承之乃就坐夢龍呼刑具者三默無應者擊案大呼始具差長身駢脅睨視傲語略無瘋癲狀夢龍呼紙筆令畫所從入路衆笑曰令癲人畫圖君亦癲耶

與內侍劉成龐保姓名一無所隱主筆者聞供二監名徬徨不敢下比供至擊小爺三字益惶駭欲去之夢龍不可即中馬德澧亦持之衆又曰頃某御史傳言不得入此三字誰敢入夢龍曰但道陸員外不肯匿誰敢匿當是時言路自何士晉刑官自王之案傳梅馬德澧與夢龍數人外鮮不納鄭氏賄者夢龍持之尤力羣小恨次骨某御史復揚言曰已具彈章矣亟從衆則免夢龍曰吾不畏死寧畏彈章耶獄乃決萬曆四十五年山督廣西學政轉九江道亡命李瑣者自宮入淮府王命署承奉出入王宮誘王蹈非法人言淮難將作夢龍捕得之王大怒夢龍往見王大人言曰人言殿下反職謂殿下不反亦不能反王問其言驟面發赤曰僉事言何往也曰臣言不狂顧殿下不能反而今有反跡何也王益怒詰其故曰大盜李瑣所在行劫皆以殿下爲名事急則入王宮僥倖漏網今瑣已弋獲事猶可解而殿下反怒官司之捕瑣者道路口語籍籍萬一臺省以殿下交結匪類具疏上聞殿下不特不能爲李瑣解又將何以自解王默

然久之曰如僉事言爲之奈何曰殿下但聽職治瑣則事立解矣於王固無預也王敬諾於是遠戍殲地方以安宗人養端結無賴程鵬多通草澤省中士民咸言兩人將反奔徙貌貌巡撫啓角門延入問計夢龍曰天下無此反法縛之一步卒力耳曰如宗人何曰但斬鵬則事立定矣果如其言再監貴州軍叛苗安邦彦犯晉定借總兵黃鉞以兵三千人赴之偵者言賊大至曉行大霧滿山夢龍曰急驅之稍霽賊知虛實矣鉞不應夢龍遽引親丁直前薄賊賊奔鉞乃拔營而進三山苗叛思州告急夢龍往援問知府胡柟曰君識獅子哨去賊巢幾里曰二十里夢龍卽夜遣中軍吳相進搗其巢奪苗鼓亂槌聲震山谷苗大奔潰焚其巢而還天啓五年謝病歸六年巡撫閩洪學復薦起監偏沅軍繼進廣東臬司會撫按議建庵祠夢龍曰鎮吾頭不與也沅中風移疾遽行奄黨誣以貴州任內舊案降一級問住崇禎五年起副使分守東兗撫按方有登州之役赴謁進曰諸軍本來攻賊今反列戍而守何也賊憑城用砲則勢在賊昨出

而趨我此我用砲之時也賊守則不敢攻我守又慮其來犯相持既久深秋將盡賊夏屋火食我軍露處風雪交至何以禦之馬日踣斃而日徵州縣之馬攻城將騎而上耶總監高起潛曰君不知攻之難待其食盡馬亦盡取之易耳曰攻城十月矣賊強而我力益困士氣不作城中芻粟未必可盡昨出城馬甚駢騷亦何時盡耶起潛語寒然卒不用其言夢龍還守東兗事卒壞又平汶上東阿諸賊地方迄以安堵夢龍先後兩監軍守兗東攝兗西窮搜諸賊皆以少擊衆身先士卒屢蹈危地其運機最密好出人意惜足於總監又制於撫按不能竟其用也調陝西泉副備兵固原地寒俗窳山無草木貧者載道裸而號多斃夢龍設煖窩收之日給粥三甌至明年二月散使歸農全活甚衆進右叅政七年八月賊入靜寧州再圍隆德率遊擊賀其勲石宗德赴之猝遇賊數萬夢龍所領不及千人勢不敵欲依山阻險以待援兵之至而崗上伏發矢石如雨下有裨校呼其亟去夢龍曰我豈爲逃走兵道耶火藥盡兩將環抱而泣夢

龍曰何作婦人態死忠耳張目大呼馳上手刃數賊而中刀一髮際中刀四右臂箭鏃如蜩北向叩首於鞍曰臣力竭矣最後一矢貫頸而斃年五十九其勲宗德皆死之越四日賊去獲夢龍屍顏色瑩然氣猶怒事聞贈太僕卿加諡忠烈夢龍慷慨好談兵客訪之輒投石超距舞大刀以示勇毅然有廓清羣盜志至是戰死聞者莫不惜之

贊曰公治軍倣俞將軍大猷雖僕隸亦教以兵法果敢善戰又精於智算使當時盡得其用何憂強賊哉故掘其搜櫟并速當時恤懦無謀愈井川事之禍爲慨焉

續表忠記

卷之三

王

陸忠烈

盧宜曰忠烈見事明快其所辯論無不分臚中理迎刃輒解而張差一案係護東宮逆折奸謀尤功在社稷矣

隆德令費公傳

陝西隆德之陷也固原道既赴援而死其縣令費彥方亦以節著云彥方字爾英浙江崇德人以乙榜授江西上高令上高地瘠而貧歲不登彥方不欲以繭絲副功令輓漕殿謫像幕崇禎五年再遷令隆德秦地自延綏竊發蹂躪無完土武臣莫肯用命失機則以賄免守土官率望風解竄營救於樞要天子亦以武備久弛罪不在小臣也而寬之多不死於是行間不戰郡縣不守賊益橫行無所阻彥方至招流亡繕

續表忠記

卷之三

王陸德令費

城郭勸農設賑民困稍甦七年賊分爲二支一走長平犯涇陽一趨郿剽盩厔衝突飄忽臨鞏平涼所在不支彥方聞報益募兵爲固守計而防弁先逃賊破靜寧州閏八月二十九日賊抵城下彥方登陴設守流矢傷左鬢不爲動然城無兵衛遂陷彥方被執賊掠其署蕭然壁立詫曰窮如是其好官耶縛而不殺逼之使降先是彥方以九書乞援於固原道陸夢龍得報曰第堅守旦夕卽親自提兵來而書爲賊所得設伏六盤山以待夢龍至陷伏中戰歿賊怒其乞援

也遂害之彦方挺立受刃腰領皆穿穴以死事聞當
優卹而逃奔賄樞部謀卸罪議彦方城守謀疎久之
乃贈奉直大夫靜寧知州

趙古士曰防弁棄城先逃而反歸罪於縣令之謀
疎亦思兵之不存謀於何有然則守土者其將擇
空拳冒白刃而即為謀之密耶其於國事果有濟
焉否耶
盧宜曰賊因公之窮而信為奸官信手為賊吏者
不特貽羞於正人君子即盜賊亦惡之真無所容
於天地之間矣

續表忠記

卷之三

壬陸德令費

陝西八忠合傳

附董令父嗣成弟三元妻李氏
吉令子士樞士模鄉紳魏炳

明崇禎七年流賊亂秦中列城如破竹其同時死疆
事可紀者二曰龐瑜字堅白公安人家貧力耕自給
夏日轉水灌苗執書隨牛後誦讀聲與轆轤聲相和
由歲貢授京山訓導崇禎七年陞崇信知縣瑜素善
易精爻象將之官筮得姤之革驚曰吾其沒於西乎
驅車至縣縣故僻野無城郭頻遭荒旱居民死徙之
餘所存止百餘戶賊警震鄰馳詣平涼請兵於監司
陸夢龍夢龍標兵僅數千人方分出討賊無以應瑜
續表忠記 卷之三 壬陝西八忠
歸集士民流涕大言誓以身死職閏八月天大雨土
垣盡傾賊掩至瑜急解印付家人馳詣上官而身坐
堂皇以俟賊摔之下令跪瑜罵曰吾待死久矣狗賊
何敢忍朝廷命官賊怒拔刀擬之罵益厲賊掠城中
無所有執之郊外殺之剖心裂屍而去事聞贈固原
知州二曰董三謨黎平人舉於鄉崇禎中授山陽知
縣吏事精敏下皆畏服賊陷其城三謨與父嗣成弟
三元妻李氏携子女皆死三謨多惠政百姓素感其
恩及全家殉難賊退百姓羣聚而哭之後贈光祿寺

丞立祠嗣成三元並祀妻女建坊旌表一日朱呈瓏
 潘府宗室也居長治由貢生爲秦安知縣縣瘠素乏
 守備賊至居民望風先遁城遂陷執之詣寧羌郭外
 令賺寧羌城呈瓏大呼守陴者曰我秦安知縣朱呈
 瓏也不幸城破爲賊所執汝等須勉力固守我忍辱
 至此者欲令知我死處耳遂大罵賊殺之寧羌迄嚴
 守賊終不能下贈光祿少卿一日吉永祥輝縣人輸
 貲入國學爲鳳縣主簿七年四月已謝事將歸賊至
 知縣棄城遁或勸之去不可曰吾身在城中則此城
 卽當與身爲存亡也乃倡義拒守力屈城陷北面再
 拜曰臣雖小吏旣已食君之祿不敢以謝事逃死見
 賊大罵被殺二子士樞士模皆死教諭李之蔚鄉紳
 魏炳俱不屈死一日婁琇籍失知涇州視民如子民
 甚懷之城陋而率土荒儉編戶寥寥無以資守禦七
 年間八月賊至城卽陷不屈而死一日蒲來舉籍失
 知甘泉縣賊來犯守備孫守法等擁兵不救城破來
 舉手刃一賊傷六賊而後死一日呂鳴世福建人由
 恩貢爲麟遊知縣性介特以風教自任地被兵燹鳴

續表忠記

卷之三

陝西八忠

世曲意拊循甚著恩信七年八月賊陷其城被執賊
 問其廉而惠亦惜之未忍加害鳴世發憤絕食六日
 而卒事聞咸邀贈卹
 趙吉士曰賊流毒秦中故縣官紳死難亦最多此
 姑舉甲戌年考有姓名政績者已八人矣

續表忠記

卷之三

陝西八忠

夔州府同知何公傳

有明自崇禎元年十一月陝西白水王二反○饑民嘯聚羣起爲盜○轉寇山西支蔓於河南北及湖廣四川○摧陷州縣以數十然未有陷大郡者○至七年二月四○川之夔州府破○遠近皆爲震動而抗節死者僅一府○同知何承光也○承光貴州鎮遠人萬曆中舉于鄉歷○官至府同知時流寇大起犯荊州者連陷遠安興山○歸州遂長驅入夔門○當是時承平久百姓不聞金革○聲盜雖起而恃山川扼塞漫不爲備○倏傳賊至官民○續表忠記 卷之三 李 夔同知何

皆震駭落魄守夔副使道與通判推官及奉節知縣○皆望風而逃承光方署府事毅然口身膺民社而鼠○竄求生法之所不貸也○與其死於法而辱及父母何○如死於賊而上報朝廷○遂率民固守而備禦一無可○恃力竭援絕城陷承光整冠帶危坐堂上賊至大罵○不屈賊殺之而投其屍于江○後贈夔州知府賊他部○自漢中西鄉來者亦以是月犯大寧知縣高日臨字○儼若鄱陽人由恩貢生治邑有聲賊至見勢弱不能○守嚙指血書牒乞援上官而躬率家衆及民禦之城○

續表忠記

卷之三

李 夔同知何

北門衆寡不敵戰敗被執脅之降大罵不屈賊碎其○體而焚之訓導高錫及其妻女巡檢陳國俊及其妻○皆遇害次日陷巫山巡檢郭繼化禦之陣歿陷通江○署事通判李基棄城遁指揮王永年力戰死之四月○守備郭震辰指揮田實擊賊百丈關兵敗被執死○趙吉士曰蜀中稱天險必曰夔門創開又賦當初○起時尚未燎原乃賊之入蜀也如出無人之境賊○之破棧也卽在瞬息之間各官奔竄者後亦未嘗○明麗受書不待智者已知有土崩之勢矣

續表忠記卷之四

漸岸恒夫趙吉士纂編

四明公弼盧宜彙輯

曹氏三忠合傳

附總兵艾萬年

三忠合傳者傳遼東曹氏兄弟叔姪一門死於王事也。兄曰文詔與弟文耀姪變蛟本貫大同皆起自行伍深入敢戰崇禎初文詔已累官致副將矣二年白水王二反府谷王左掛王嘉引等相繼起三年嘉引殺孤山副將李釗六月以文詔代之羣盜皆饑民不逞者嘯聚爲亂延撫楊鶴主撫不以聞盜益衆各自標置倏降倏叛全陝幾無寧宇十月嘉引陷河曲據之四年六月文詔率裨將文耀變蛟艾萬年參謀袁廓宇收河曲追斬嘉引於陽城獲一千六百級軍資鎧仗數萬計寧塞遺賊走唐毛山山陡不得上變蛟騰凌其巔賊渠應弦而倒斬數千級叔姪名由此顯八月晉文詔臨洮總兵敗點燈子於桑落鎮又敗之於霧露山文詔單騎至其營諭降賊目陳爾先等以七百人歸命九月擒點燈子於石樓縣之康家山點

續表忠記

卷之四

曹氏三忠

燈子者清澗書生孟長庚於本處石油寺日則讀書

夜則點燈抄寫鄉人訛言長庚如黃巢造兵書謀反長庚不能自白恐官司捕之遂倡衆作亂當是時諸

賊初起王嘉引最強點燈子尤狡譎及二賊相繼就擒諸賊望風懾服文詔奏凱歸秦威名甚著十月同

延撫張福臻賊李老柴於中部督師楊鶴逮問十一月秦撫洪承疇總制三邊十二月遣文詔同左光先

等五路分勦文詔縱反間賊內自疑掃地王授首五年正月楊鶴論戊三月文詔同甘肅總兵楊嘉謨大

破賊於西濠斬賊目杜三楊老柴又率遊擊曹變蛟

追敗之於張麻村再追至咸寧關得賊目紅軍友七

月可天飛再圍合水焚東關左光先巷戰文詔以千

八百騎往援至花園寺賊匿精銳山谷中用千人且

關且引抵南原伏四起城上譁言曹將軍已歿守陴

者皆哭文詔瞋目持矛匹馬入賊萬衆中殊死戰士

望見歡呼氣百倍賊大敗僵屍蔽野初十日又同變

蛟嘉謨勦賊銅川橋文詔身自陷陣賊互相犄角投

崖墮死者無算越日又合固原總兵楊驥再勦賊於

續表忠記

卷之四

曹氏三忠

甘泉之虎兇四大破之追奔五十里斬首七百級八月勦賊鐵角城文詔陣斬獨行狼李都司降白廣恩齊一勦誅甘泉劫餉賊石耀十月乘勝逐賊至耀州賊竄促共殺其目可天飛郝臨菴以降又追餘賊於隴州平鳳界平之巡按御史范復粹上幕府軍功斬級三萬六千六百有奇文詔功第一當是時殲賊幾盡原賊之初起也匹夫瓦合倔強山谷間其橫悍鬪狠者不過王嘉引等數人旋已撲滅中外大臣以為既得禍首自可搜牢至盡豈意後之燎原遂至此哉

續表忠記 卷之四

三 曹氏三忠

賊流入山西分七大股股萬人或五千殘破州縣六年正月文詔奉合勦之旨再渡河抵晉率艾萬年李早遇賊萬眾過汾河奮擊破之又破賊孟縣獲首功千級再追賊於定襄與別將猛如虎殲賊姬關鎖於黑山又敗賊於西堰於碧霞村混世王瑄又敗賊於開府村斬級四百有奇又敗之范村斬級數千又破之榆社太原賊漸平三月賊從河內上太行文詔破之於澤州賊遁入潞文詔以兵四千赴陽城中途遇賊棄之不顧民咸失望曉抵沁水延至薄暮倏旋師

奮擊斬級千餘始服文詔饒有方畧不徒恃其勇也四月賊駐潤城文詔抵周村疾驅出賊不意斬一千五百級又破賊於小河村遼城毛嶺賊日紫金梁老狷狷過天星皆先後為文詔所追殺賊聞文詔來輒膽落六月調援河南解涉縣圍又敗賊於徧店村他賊聞文詔去復返晉官軍多敗劔總兵張應昌兵譁而潰七月改文詔為大同總兵其改大同也緣文詔在洪峒時與其鄉紳劉御史相失及文詔在豫御史適以巡按至懷慶時蜀師敗績賴文詔力戰大破賊

續表忠記 卷之四

四 曹氏三忠

歸甫解甲馳見御史而御史以為慢已也語侵文詔文詔拂衣起而叱之御史据撫紉文詔廷議謂其恃勝而驕因功大不能難姑改鎮以抑之未幾大同兩縣失事遂致其罪論成八年前御史吳姓按秦薦文詔可大用比撫晉上書追頌其功洪督亦請賞文詔責後効用自助上乃以文詔還之命為援勦總兵計文詔被罪不與討賊者二年賊益支蔓不可圖禍且中於畿南三月承疇聞鳳陵變由秦入豫次汝寧令文詔逐賊隨州斬級三百八十既而賊矜承疇出復

聚於秦承疇反顧根本乃部分諸將復檄文詔自楚
來會令由雒南抵商州搗賊巢拊其背而遣之而身
自入秦勦賊之流突西陲者文詔至商州追賊抵金
嶺川賊據險逆我師參將曹變蛟力鬪俘斬無算是
時賊中聞大小曹將軍名益怖懼六月副總兵劉成
功艾萬年勦賊於寧州之襄樂一本係賊於亂馬川伏發萬年
敗艾萬年亦驍將也與文詔善承疇在邠州憂之文
詔聞其死瞑目大罵拔刀砍地自請擊賊卽以其所
將三千人行遇賊真寧之湫頭鎮變蛟爲先鋒直前
衝賊斬五百級乘勝窮追陷賊伏中賊四起合圍有
叛丁識之曰此曹將軍也圍益急文詔勇氣百倍手
殺賊數十人乃自刎洪督哭之慟請於朝贈
宮保卹典有加文詔與萬年並敢鬪文詔尤善謀有
大將才大小百戰未嘗敗北隨州之邀擊商雒之窮
追身不解甲者兩月尤爲賊所憚文詔死諸賊咸酌
酒相賀三邊內地諸官軍聞之皆爲奪氣變蛟收集
散亡仍隸洪督歲下十一年四月入蜀變蛟率張天
祿賈成芳逐賊羌中大戰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又

續表忠記

卷之四

五 曹氏三忠

敗賊洮河多斬獲上首功賊李自成奔潼關秦撫孫
傳庭設三覆以待變蛟執長刀驅賊入伏亂相蹈籍
飛走之路俱絕其倖免者棄刀與騎迸逸漢南山中
百姓預奉軍令持白梃遮險遇卽棒殺降者猶數萬
委兵仗如丘陵自成妻女俱失從七人跳免時曹兵
最強各鎮依以爲固賊聞其至卽脂胸不敢進變蛟
每戰輒不食與下同甘苦又能收降人爲之用威名
與其叔文詔埒十一月京師戒嚴變蛟已爲臨洮總
兵從洪督入衛松山之敗不食死而文詔之弟文耀
先與文詔同收河曲亦陣殞忻州迄今潮戰績者於
曹氏兄弟叔姪猶動色云

續表忠記

卷之四

六 曹氏三忠

趙吉士曰曹氏之死緣烈矣若變蛟者未嘗讀書
明大義而獨能執節靡他名垂千古不且與松山
並其高耶顧未聞卹典之從優何也

李進士馬布衣合傳

附盧氏舉人靳謙吉靈寶許輝等

明崇禎六年冬流賊入中州陷盧氏邑紳進士李中
正力戰死之轉掠宜陽布衣馬足輕亦以捍賊被殺
中正字某葛曆已未登會榜至天啓二年廷試授承
天府推官考最入爲兵部主事崇禎初謝病歸六年
羣盜大起河北以十一月乘冰堅長驅渡河而南遂
由澠池犯盧氏時中州承平久上下恬熙不修備禦
聞賊至吏民惶駭知縣望風膽落棄城走賊遂以十
二月二日入城中正感憤率家衆及里中壯士願從

續表忠記

卷之四

七

李進士

者奮擊而衆寡不敵遂見殺賊縱掠城中執舉人靳
謙吉抑使跪不屈大罵而死再攻宜陽布衣馬足輕
豪邁自喜而性篤孝友弟戚婦言求折產而居足輕
取瘠者讓其膏腴於弟人咸義之歲大饑出粟六百
石賑貧者又盡捐風道焚券數千金人益歸之是冬
賊渡河足輕舉家避之石龍岸賊踵至三女有姦色
慮爲賊污悉投崖下死足輕被執賊慕其名欲降之
厲聲大罵賊怒并其三子殺之迄死罵不絕口家衆
皆遇害惟存次子駿一人後登賢書時中州以布衣

續表忠記

卷之四

八

李進士

死難者靈寶許輝幼習道家言爲賊所掠誓死不從
大罵而死新安劉君培有義行是年冬賊渡河擣子
及從孫避難道遇賊欲殺其從孫君培曰我尚有子
此子乃遺孤幸舍之而殺我賊如其言二子得免同
縣馬山性剛直土寇于大中陷縣城獲山役之負米
叱曰我良民汝逆賊安有良民爲賊負米者大罵而
死同縣李登英亦慷慨罵賊死偃鄉裴君合幼孤母
苦志育之君合孝養惟謹寇亂聚衆保沙岸寨賊至
攻圍十晝夜不克說之降大罵不從後寨破被磔陝
州張我正我德兄弟皆有勇畧嘗集衆保障鄉里一
方賴之十四年賊掠其里率衆禦之賊三賊俄而大
至衆悉奔奮臂獨戰賊愛其勇欲生之自刎死我德
急歸恐妻子受辱驅一家二十七人登樓自焚孟津
孫挺生讀書試有司不利學星術有奇驗預知十五
年有寇禍編茅河洛以居賊踪跡得之語其妻梁氏
曰此匹夫殉義之時也夫婦誦賊同死蒿縣傳世濟
與兄世舟並爲土賊于大中所執將殺之兄弟相抱
而哭賊心亦動將釋其一世濟卽奪賊刀自刎世舟

獲免同縣李佩玉御史與玄孫也崇禎末中州蹂躪無完土佩玉聯絡遺民捍衛鄉井與鄰境數寨相犄角往往尾賊後奪其輜重賊憚之不敢出其境後賊夥圍別寨佩玉往救勢不支力戰而死里人聚而哭之王蔡劉時寵篤於孝行其父宗禮以年老不能行命之速避遂自殺時寵痛哭殺一子三女夫婦自劉其妹適歸寧亦從死一家死者八人後崇禎八年十月賊再陷盧氏知縣白楹亦自劉而死

忠宜曰此中州被賊之始也其後屠陷各城殺將吏千計荒荒無完土茲姑就六年初起時約畧及之

續表忠記 卷之四 九 吟述

潁州諸忠合傳

明崇禎八年正月流賊破潁州一時官紳士女死忠節者為獨盛云。潁州尹夢蒼雲南太和縣舉人也以廉惠得民正月方謁上官於鳳陽聞賊大舉來寇立馳還夢蒼以初十日至賊即於此日抵城下槍聲募兵木集偕通判趙士寬指揮李從師等率吏民登陴固守賊踞城外高樓鑿城垣傾陷數丈守者恟懼皆散走夢蒼為長跪求協力眾徑去不顧夢蒼雖文吏故饒膂力能過賊衝獨持大刀當城壞處手刃賊袍續表忠記 卷之四 十 潁州諸忠

神朱殷賊魚貫上夢蒼連刃十數賊身亦破數刀最後腕力脫遂為賊所刃從師亦為賊刃所中夢蒼同門弟姪七人俱投水死士寬字汝良山東掖縣官生為鳳陽通判駐潁州行法不撓備貴民咸頌之當以之犯顏也士寬亦以公事赴壽州聞報或勸姑遲遲其行以觀變者士寬日食君祿而避其難將何面目見人一日夜行三百里疾馳歸潁不入署竟登城與夢蒼同設守甫入而圍合賊又以大砲攻城東北隅城崩賊乘以入士寬猶拔金鉞招死士巷戰力竭赴

黑龍潭死夫人崔氏與二女同縊僕王丹亦嘗賊死

諸生韓光祖與子進士獻策協守甚力及城陷賊執

光祖脅之跪叱曰吾生平讀書止知忠義城亡與亡

誓不偷生也遂大罵賊怒殺之碎其屍妻武氏投火

死一妹一女與獻策妻李氏俱投井死妾李氏方有

娠剖腹剔胎死次子定策孫日賊身被數鎗死惟獻

策獨存鄉紳張鶴鳴弟鶴騰子大同另有傳中書田之

頴知縣劉道遠光祿署丞李生白訓導丁嘉遇舉人

白精忠鄭三杰皆死頴州衛指揮王廷俊千戶孫升

續表忠記 卷之四

田三俊百戶羅光慶田得民王之麟俱戰死諸生被

難者劉廷傳廷石另有傳等一百三人有檀之槐者賊

入城守母樞不去一賊掠其家之槐提石杵擊之斃

他賊繼至見其持杵反走之槐復斃之賊叠至連殺

數人乃中刃而仆賊磔殺之婦人死節有姓字可紀

者三十七人烈女八人閭城官紳士女無一向賊乞

憐者賊怒甚遂屠其城市間咸邀贈卹

趙古十日頴州死忠節者最盛亦惟頴州死忠節者尤衆而以懷成其盛此尤人之所不忍見而者矣若諸忠者以身殉國雖石淵海枯而名垂不朽又何憾焉

頴州雙義傳

流賊破頴州張尚書鶴鳴闔門遇難其有兄弟盡瘁

而死者是為諸生劉廷傳廷石廷傳字惟中幼孤

鞠於叔父雲南布政使九光及長貌魁梧沉勇有知

畧飲酒至一石不亂作詩歌不其屬草多激昂語善

運槩尤喜談兵當萬曆末知天下將亂慨然以功名

自許遇他郡名豪皆傾身與之交以此聲動四方諸

慕氣節者多歸之座上客日以百數暇則用兵法部

署之與從弟廷石俱為任俠於河南北間廷石者九

續表忠記 卷之四

光子亦諸生也楊應龍反播州調諸道兵及頴類兵

隸尺籍者不願行將殺護行吏為亂廷傳廉得其謀

欲以計潛弔之若為不知者攜尊酒豚肩邀於園門

外十餘里所其魁數人久習廷傳知其來必有為也

待待之爭下騎曰公何為至此廷傳笑曰酒肉示

之日間諸君出師特來相道且囑諸君好建功名為

鄉黨增光耳諸魁皆謙讓意氣轉和於是縱坐拔佩

刀割肉相飲啖酒酣廷傳徐起言曰國家多事此正

壯士立功之秋也諸君勉之母令四方笑吾頴無人

數人者○默不應○良久乃曰○當如公言○廷傳知其意○動○
曰○諸君亦念室家乎○數人者聞言○色悽然○廷傳遽起○
大言曰○有基在○諸君室家無憂○凍餒也○手狐自滿○引○
曰○保爲諸君任之○衆且感且服○皆匍匐泣下○曰○某等○
知公意矣○公實生我○我等豈敢復有異志耶○是日○微○
廷傳○救解○幾至生變○有羣盜大掠村市中○將抵州○
守故文中○不知所出○集紳衿士民○廷議○廷傳緩步○至○
州○守索知其負○騰決掛而問計○廷傳仰面大聲曰○此○
狂○孽○子○也○今且走矣○脫來薄城○特成擒耳○州守姑欲○
續表忠記 卷之四 圭 頴州雙溪
藉其言以定衆志○卽謬曰○劉生之言是也○命廷傳率○
衆○討之○盜果遁去○頴賴以安○當是時○流賊起○陝右○蔓○
延○汝洛間○頴當賊衝○人皆倚以爲重○崇禎八年○春○賊○
攻州城○城外舊有樓○高於城數丈○張鶴鳴弟所建也○
當賊將至時○先數日議城守○州守與紳衿咸曰○賊來○
苦○踞此樓○以窺城中○則城豈能守○衆咸請張毀之○州○
守又哀懇再四○張堅持不可○賊至○果奪而踞之○俯射○
城中人○皆洶洶欲潰○廷傳盡從其客入見州守曰○事○
急矣○樓旁故多狹巷○可繩下○壯士百餘人○誘賊使戰○

別乘問焚其樓○賊勢可蹙也○時鶴鳴年老矣○猶自○
知兵格其議不行○廷傳力爭不能得○諸客皆曰○語相○
繼引去○明日城陷○廷傳危坐於堂○不動○賊渠厲聲呵○
問廷傳○頃日叱之○遂被害○年五十七○初廷傳與廷石○
同爲使○廷石少年使氣○廷傳則恂恂折節○下人○廷石○
請爲迂儒○廷傳笑不計也○未幾○廷石爲怨家所中○上○
官將捕治之○廷石脫身他逃○廷傳遣人招致於家○陰○
爲畫策得免○乃大服○廷傳死○廷石先與賊戰○身中大○
創十餘輿至於牀○猶口占數百言向鄰邑乞兵殺賊○
續表忠記 卷之四 苗 頴州雙溪
不踰日○死○劉氏爲頴世族仕宦多然○語任俠者至今○
猶推廷傳兄弟○
趙吉士曰○公兄弟皆頴州諸生○非受國家高爵厚○
祿者○此而大義所激○奮不顧身○死於義○猶死於忠○
也○見弟同被榮名○豈偶然哉○張尚書嘗語賊陷○
而猶請凡一樓○所謂知兵者○竟如是也○耶○予與頴○
州劉功坊壯士方楷同入晉陽關○文之暇○請詢○
及此○未嘗不歎息痛恨也○

張殷二公子合傳

醴泉有源。芝草有根。固矣。然亦有慷慨蹈義。幹父之
蠱。如張殷二公子。所當亟爲表揚者。張大同字同甫。
潁州人。原任尚書鶴鳴長子。太學生。能文。所交皆名
下士。又好謀人。緩急不侵。爲然諾。四方稱張公子。乙
亥正月。流賊破潁州。鶴鳴年已八十五。避匿他所。大
同居本宅。題其門曰張大相公書房。在此賊入。強之
跪。不屈。問尚書何在。曰要殺便殺。吾父不可得也。張
氏僕導賊於民舍。縛鶴鳴歸。拷索藏金。大同曰家財
皆吾所掌。與父無涉。賊不聽。搜其室。皆古玉及陶器。
遂縛鶴鳴。倒懸諸樹。引滿注鐵。劈其軀。分之。大同拾
頭。嚼齒大罵。賊併欲殺之。旁賊姑爲好語。曰旣殺其
父。且留其子。但令獻金贖命可也。大同復罵曰死賊
吾父以無金被殺。吾室果有藏金。先救吾父矣。今父
死。義不獨生焉。愈烈。賊先去。其鬚復砍其半。而罵仍
不絕。賊支解之。鶴鳴弟副使鶴騰年八十二。亦罵賊
死。

殷淵字仲泓。鵠澤人。父太白以進士歷官至閩南道。

續表忠記

卷之四

五

張殷二子

卽楊嗣昌奉賜劍誓師時所斬以徇者也。淵性至孝

從父之任。數年不一顧其家中。衣屢綸。恒手自浣濯。
初習舉子業。奇肆不循繩尺。屢試被放。卒不肯爲尋
行數墨之文。隨其父往來川陝間。多結遊俠少年。舞
稍擊劍。常以數十騎破流寇。萬餘賊中咸傳殷公子
神勇。下可犯。獻賊叛。殺總理熊文燦。以招撫貽悞。
嗣昌自請督師。赴襄陽。調兵合勦。太白監興安一路。
獨後。卽期嗣昌斬太白。號令諸軍。淵被髮徒跣赴闕。
鳴父冤。報日夜泣。泣必欲制刃於嗣昌。嗣昌適以
戰敗。失其印劍。襄陽又爲賊所陷。聞報自裁。淵不得
竟行其志。恒鬱鬱甲申二月。縣城破。勒諸生就選。較
不應者死。或勸之。叱曰好頭顱。暫寄頸上耳。賊必不
可見也。約山中義勇入城。勦賊事露。被殺年僅三十。
有八懸首城門。父老過之多泣。下者淵未舉事前數
日其配岳氏病聞賊至。祈速死。卒以不近醫藥而歿。
虛言曰尚書抑經和撫貽悞。身死國不足惜。監
軍獨殺師。斯亦自罹於法者。爾公子以死報父
卽以死報國。其志皆可哀矣。

續表忠記

卷之四

五

張殷二子

萬孝子傳

附留守朱國相等

原陽守顏容

身代父死而卒能免父於死斯可謂之孝子矣孝子

姓萬諱元亨字爾嘉南昌人幼穎異年十五補博士

弟子能默誦五經通具大義父文英司李鳳門遭母

喪已辭上官行有日矣因病卧解中孝子侍藥八

年正月十一日流賊破潁州屠之其別部掃地王太

平王即於十五日由壽州犯鳳陽鳳陽為祖陵重地

向無城郭所置班操各軍隸人籍者半屬空名餘皆

市井白徒也留守朱國相率指揮袁瑞徵等千戶陳

續素忠記

卷之四

七

萬孝子

其忠等以兵三千逆戰於上谿山頗有斬獲俄而賊

數萬湧至矢集如蜚遂敗國相猶苦戰手斬賊二十

餘力竭自刎餘皆歿於陣城乃破賊杖殺太守顏容

暄隨及司李署司李居官廉署中惟賊幃破几四壁

立賊無所得孝子先已移父卧旁破舍內賊索李官

孝子泣語父曰兒不得復事吾父矣急著青衫出大

呼曰死賊索官何為吾乃官也賊脅降孝子大罵賊

怒瞋旁賊加刃孝子惟呼阿爹阿爹賊不知其鄉音

若何以為真理官也不復更索父竟得生方孝子出

而大呼時其師萬師尹倉惶出視賊并欲殺之孝子

又呼曰若已得官何與渠事賊亦卒舍其師去計孝

子死時年僅十六歲後蒙卹典賊殺守陵內監六十

餘人焚享殿燔松三十萬株龍興寺高皇帝御書第

一山亦燬閭高牆放罪宗掠陵監所遺響于小奄十

二人縱酒奏伎就其旁刳孕婦注嬰兒於梨以為笑

樂盡燒公私解舍而去中都蕩然一空容暗漳浦人

起家進士城陷因服匿於獄賊釋囚獲之容暗大罵

賊怒杖殺之血浸石堦宛如其像賊退滌之不滅士

續素忠記

卷之四

大

萬孝子

民乃取石立塚建祠祀之二時同死者千戶陳永齡

等四十四人舉人蔣思宸亦投縋自盡後給事林正

亨錄上其狀咸邀恩卹賊去孝子父病痊竟得歸故

里乙酉舉兵廣信閩中授兵曹為黃道周監軍城破

舉家赴水死

盧宜日鳳辰蟠松三十萬一抔集上悲夢飯西江

夢香暮雲迷魂遠惹幃剪不斷賊渠橫劍索理官

孝子攝衣奔相見厲聲叱賊氣何雄但生吾父酬

吾願吾願願今身可死全而歸之神燕燕問年孝

子甫十六擗天壯地真鐵漢讀詩欲廢夢我篇為

展心誠香幾瓣

御史馬公知州黎公合傳

附學正康正諫訓導趙世選州判錢大用

吏目景一高運判馬如虬生員如虹黎公母李氏妻楊氏等

闖賊陷和州州紳御史馬如蛟閤門死之。州守黎弘業亦抗節而與城俱殉。如蛟號訥齋壬戌進士與倪公元璣黃公道周俱出韓若海太史日縉門初令浙江山陰清操自勵所食米咸自和輦致凡歷道路一千三百里見者驚異入爲侍御史首叅魏黨之主持要典者落其籍直聲大起故事內廷正旦端陽中秋宴會皆商人供辦後乃給直重爲商困如蛟偕給事中鍾外巡視銀庫力請及期先給從之又奏汰內府各監局官匠歲省俸銀二萬餘兩米二萬餘石巡按四川定斬賊安邦彥奢崇明功罪人服其公辛未監試武闈有武舉先以技勇聞於帝榜發遺名帝疑有意抑之也并提監試下獄落職歸而爲德於鄉和人感之八年論平邦彥功復故官弘業於崇禎七年來知州事甫及暮廬州鳳陽咸破賊不入境人有懈志弘業曰和爲高皇帝龍興地當吳楚水陸之衝一有不虞長江之險與賊共之彼能忘耽耽焉諸

續表忠記

卷之四

九

御史馬

馬如蛟深宵其言時丁外艱在草土卽與黎誓皆以身許國起而涕泣語衆曰州太守爲朝廷計蛟爲身家計爲桑梓計亦均爲朝廷計雖鬼號哭地沸天荒必與城存亡不返顧也於是散家財練鄉勇與弘業嬰城固守而學正康正諫訓導趙世選如蛟兄運判如虬生員如虹亦俱分城而守誓死不貳乙亥十月廿六日賊薄城下駕雲梯環攻城上用砲擊死數百人賊復頂方桌掘城根擲火燒之賊多死者夜半怪風大作城上火盡滅守堞者不能支賊蟻附而

續表忠記

卷之四

辛

御史馬

登如蛟率家丁巷戰手持刀大呼殺賊血朱殷淋漓袍袖力竭而死兩兄及男婦死者十有四人弘業回署繫印於肘跪母前泣曰兒不肖貪微官累母至此奈何母李氏口汝勿以我爲意事至此有死而已遂自縊又視其妻楊及一子三女一妾皆縊乃書壁云爲官不負民爲臣不負君忠孝誠已盡死生安足論右手自刎不殊左手出其喉仍不死聲呦呦猶罵賊死於亂刀之下賊籍其官舍惟圖史數種而已州判錢大用偕妻妾子婦俱死吏目景一高被創死正諫

同妻汪氏子婦章氏投泮池死。世遯罵賊不屈被殺於南門城樓上。後贈兩人皆太僕卿。子同殉者咸。卹黎字孟擴廣東順德人。康字基祁門人。皆乙榜趙。緩寇紀作趙光遠。字韋所山陽人。歲貢到任甫九日。今從淮安府誌。虛宜曰余嘗讀和州人曾可崇之失城記有口人。心未收關隘未守奸細未除亂民未靖嗟乎名藩大郡相繼淪陷以及京師之亡不出此數語也豈獨和州也哉。

鹿忠節公傳

附通判薛一鶚

孫閣部當關。鹿忠節善繼爲軍中贊畫。其後在籍皆死國難。云善繼字伯順。定興人。祖久徵。由進士初令息縣。時詔天下度田分畧。上中下壤。息獨以下壤報上官。屢却之久。徵曰。度田以紓民。乃病民乎。執不移。故額田二萬八千頃。至是占隱畢出。溢田四千餘頃。則以現賦均派之。閭閻民沾其利。內艱服闋。補襄垣。先是歲旱。荒民多流徙。以逋賦責現戶。民不堪。久徵請除懸額七百戶。而惟徵現在者。民獲甦而流亡復業。

業擢御史出按蘇松。條列杜刀訟禁火耗等十六事。嚴行之。吏民丕變。萬曆十四年還朝。值上以軍政事貶黜言官。抗疏申救。謫澤州判。久之遷榮澤知縣。未任卒。父正以貴公子。砥礪節概。縣令宋繼登欲與相見。方糞苗。投鉞而往。宋嘆息有加。禮逆奄時傾身急諸君子之難。所稱鹿太公者是也。善繼履道坦坦。惟義是求。少時讀王陽明先生傳。習錄慨然有必爲聖賢之志。常過容城與孫孝廉奇逢。壁脯酌酒定交。於楊忠愍墓下。登萬曆癸丑榜。與吳郡周順昌。吳橋范。

景文讀書舍交甚篤授戶部郎當是時邊左用兵方亟邊兵缺餉至五月有餘勢且岌岌督師請餉之疏屢上部無以應又請發帑復留中不報大農蒿目而憂計無所出適廣東解金花銀至善繼奏記尚書李汝華曰邊餉急者然眉與其請不發之帑何如留未進之金督部有留扣金花之議若仍進大內則部議終成書餅欲竟解太倉則俞行艱如拔山莫若一面題知一面竟發還左如干上怒願以身任尚書允之中官傳嚴旨勒令補還且馳問太倉庫此銀安在

續表忠記

卷之四

五

忠節

管庫主事劉榮嗣曰發三日矣實未發也復傳旨速補善繼曰有銀安用借無銀又安從補但執善繼語回奏死生有命不敢易隻字中官嘆息而去遂降級調外泰昌即位復原官典新餉盡屏諸耗羨時外解不以時至嘆曰餉不以時士安得飽若孤餉于民民窮又安能應抗疏請發帑不報再疏請又不報天啓元年遼陽陷推才望改職方為尚書崔景榮草疏請逮治逃將有御史庇其私人疏刺之詆為小臣善繼憤抗疏曰臣等固小臣御史豈大臣乎二百年來御

史氣焰橫絕朝端而曹耶昌言常居其半人各有品不可輕也御史復有詆言善繼報曰天下不能爭者威焰不可奪者是非不敢避者艱危不可喪者廉恥御史好為之即日乞休不許樞部以撫賞行邊請用廢弁之坐賊而敗者郎中耿如杞持之不肯覆奉旨司官不得違阻善繼上書葉輔向高曰封疆之壞皆由於債帥中外諸貴人入其賄請於職方職方不得不徇諸貴人之請今幸得一憂國奉公不徇情面之司官而反奉不得違阻之旨胥天下以職方為市永

續表忠記

卷之四

五

忠節

無不債之帥者自此一言始勿謂違阻之司官為易得勿謂去能違阻之司官為小失也福清心服焉天啓壬戌高陽閱關歸既而自請督師題善繼為贊畫當關四年入而促膝密謀出而指使二三大帥實倚為左右手禁餽遺絕燕會朝夕相對泊然兩書生也善繼又布衣羸馬出入亭障間延見老校廢卒與相勞苦每以稽察將士整頓營壘鼓勇敢拔跣馳錄寸長棄小過為事二十年來邊關名將咸高陽所甄錄善繼贊之實多督師將渡河慨遼忌者議省餉減兵

以阻之善繼胎書部科日今之言邊事者大端有二
一曰慎重一曰簡汰夫進取則當慎重振刷則宜簡
汰今之君子則慎重非爲進取而意在退怯簡汰非
爲振刷而意在墮兵總以行其阻撓之計夫百計而
鼓之進不能勝一言之退也三年而集此師不能供
一日之費也不征不戰而去將去兵垂成之緒既廢
前日之禍復作忠臣義士惟有負戟長嘆而已吏部
司官缺太宰堅以屬善繼高陽亦勸其得朝夕侍太
公於京邸善繼慨然曰辭塞上就銓司此常人所以
爲也而謂善繼願之乎相公一日在師中某卽一日
在幕中善繼鬚眉如戟肯回頭作吏部郎乎家大人
范陽男子書來囑善繼好從公於邊老人爲汝加一
餐矣相公以常人待善繼猶可而竟以常人待家大
人乎卒不赴已而左魏之獄起皆平日道義交太公
又仇俠仗義復得周吏部順昌手書爲魏公子學泮
下榻并留僉憲之弟左光明於庄上而容城孫奇逢
亦與左魏成莫逆交太公亟遣其孫化麟奇逢令其
弟奇彥與白溝義士張果中走關門上書閣部善繼

續表忠記

卷之四

三

鹿忠節

爲閣部謀借巡視薊門請入覲奄黨咸言閣部提兵
清君側謀出於善繼嚴旨阻之獄益急太公爲兩人
拮据輸贖或有危之者太公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二公急來投我而中道畏阻不獨衰朽不齒於人我
子亦何顏立於天地間乎捐募共得數百金甫運至
京兩人已斃杖下逾年而周吏部又至善繼已從關
門歸里與吏部同年生臭味夙投借募四出復得數
百金金入而吏部亦斃奄黨李朝欽與太公比鄰三
君子之子弟親友居者行者絡繹於途逆奄耳目甚
近禍且不測而太公之氣彌銳骨彌勁祖孫父子與
孫氏兄弟奔馳籌畫心力俱枯卒亦無所連染天贊
之耳崇禎初歷陞常少復告歸九年七月
大兵圍定興善繼念地處涿南保北背障神京遂辭
丘墓留子化麟侍太公於庄上而身自授兵登陴守
南門七日城破有挾刃索其衣者不應連斫三刀復
中一矢而死家人奔告其父父慨然曰吾兒素以身
許國今何憾明年正月公子化麟伏闕上書得旨優
卹贈大理卿諡忠節賜祠額曰忠烈死時年六十有

續表忠記

卷之四

三

鹿忠節

二化麟先中天啓辛酉解元至是以哀痛卒善繼死
後二年閩部亦闔門俱死同縣薛一鵬字百當性豪
邁聞不平事必攘臂而起雖與有力者忤不恤也由
貢生爲黃州府通判荆王姬妬誣他姬耽世子一鵬
訊得其誣奄人傳太妃命欲竟其獄卒直之遷知蘭
州州有田沒于番吏派其賦于他戶其後田復歸爲
衛卒所據民賠賦如故積三十年一鵬履畝清核竟
除其害至是佐善繼城守遂與同死

趙吉士曰余讀乙丙紀事所載鹿氏一堂三世與
孫氏兄弟三人皆以義動於中不避險阻是當於
續表忠記卷之四

古人中求之而公之正節尤烈矣

鹿忠節

隨州守王徐兩公合傳附徐公子肇樸妻趙氏
王氏判官余塤
隨州承天之後翼也承天爲興獻王弓劍所藏故守
隨卽以護陵視他州任綦重又地處孔道賊出沒所
必由視他州設守尤倍難其前守則崑山縣舉人王
燾也燾字澹仲少孤貧負至性九歲當出嗣有從叔
利嗣產謀擠之河燾忽心動奔歸後晰產悉以讓叔
獨迎養嗣祖母及母惟謹叔感其誠更推膏腴者益
之終謙讓不受也戊午舉於鄉由教諭陞知解州丁
艱去崇禎九年赴復補隨州流寇方橫於楚人憂之
續表忠記卷之四
夫隨州王徐
燾曰爲人臣者其敢擇地而蹈乎星馳赴隨爲守禦
計甚悉王寇李良橋等潛伺爲亂先計殲之不數月
獻賊猝至身冒矢石且戰且守屢挫賊鋒賊有紙城
變鐵城之謠相持六十餘日丁丑二月援絕力窮夜
半烈風大作凜烈如冬守將先遁西城火熾知不能
支馳歸入署冠帶北向自縊州治俱焚惟燾所繼室
獨存燾屍危立如生望之駭走賊去所司查州印得
之足下尺土中事聞優卹南渡加諡烈愍建雙忠祠
與同邑蔡懋德並祀越三年庚辰十月嘉興舉人徐

世淳來守是州。世淳字中明，南唐常侍鉉之後，兵部侍郎必達之冢子也。无爲永嘉教諭，嚴正有師範。陞重慶府推官，再移隨州。甫經兵燹，瘡痍未復，又賊正彼猖。世淳輒叱馭入，隨貽書長子肇，森曰：「吾必死。」衛獻陵不返顧矣。率州人歆於關壯繆之廟，繕南城。譙樓寢處其中，慨然謂僚屬曰：「身與公等以此城爲存亡矣。」潰兵過，隨索餉。世淳授兵登陴，而已單騎入其營，執帥手曰：「軍食不供，有司罪也。請械我以見督師。」帥氣奪，斂衆去。十四年二月，獻賊破襄陽，勢益橫。

續表忠記

卷之四

元隨州王徐

分其兵爲二，一走應城，將窺獻陵。隨州告急，三使乞援。巡撫發一遊擊來，巡道又勒之守郢。四月，賊至世淳，不食者五日，不解甲者三日。再盟於壯繆，大臨以告哀。當是時，隨人皆知城必破，而感世淳忠義，咸誓死無貳心。二十五日，賊躡北城入，次子廩生肇樑從世淳急遁。埋州印於東墻下，勒馬巷戰，賊脇世淳下馬。矢貫於頰，刃屬於肩，眼鼻橫斷，既墜，馬猶罵不絕口。左手掣佩刀，右手握印箱，是鉞刀交下，斷股而死。肇樑趨至，拊屍頓踊哭，且罵賊縛至老營殺之，且死。

疾呼州人告以埋印處。世淳妾趙氏王氏婢僕十八人皆死。賊擊趙出，大罵不屈，先殺其所抱幼女申姑，截其八指，罵益厲。推土石墻壓之，碎顙而死。死三日，吳人石林求得世淳屍，殮之。趙氏與申姑相抱不解，胸懸布囊貯金剛經，遂併棺以殮。而肇樑屍卒不可得。事聞，贈太僕少卿。楚浙皆建專祠，肇樑贈助教，祠長子肇森以弟殉，難讓其廕於遺孤弘曜。隨自十年二月被陷，知州王燾殉難，及是再陷。世淳閭家爲殉，至七月復陷，判官余墳死焉。三陷之後，城中幾無

續表忠記

卷之四

元隨州王徐

子遺問井爲墟

趙吉士曰：按徐太守墓誌，身不滿六尺，弱不勝衣，蓋樂易好修之君子也。而成就乃如此。按臣題疏遇賊而不下州，官之馬生不辱身，埋印而不昇賊人之手死，不辱國，誠爲實錄。而王公與同烈矣。

援皖諸忠合傳

明崇禎十年丁丑流賊老猗猗合曹操闖塌天長驅順流東下前鋒哨大石磯距安慶二十里安慶扼陪京上游爲應撫張國維分地烽火及安慶則陪京恒援而震達爪揚國維自提新募兵二千命永生洲副將欽縣程龍中軍守備陳于王等帥之救皖時軍政不修未浹月藍田汴梁亳州沙市兵四告變左良玉新有功不奉調遣徜徉自如王忠援河南稱病數月不進一軍譁而逃程龍與陳于王等雖起偏裨咸忠

續表忠記

卷之四

三

援皖諸忠

果自奮于王尤驍銳敢戰先奉應撫令同裨將蔣若來協守江浦賊攻圍九晝夜疾鬪得無陷名由此顯皖將潘可大老兵也常建功齊魯北援京師南援閩粵積功至遊擊賊入桐潛隨兵道史可法多方堵截不解甲者數月加叅將至是與賊遇於鄧家店龍與于王等將應撫新兵可大將皖兵分兩營齊舉大炮擊賊賊多死謀夜半盜我營覺之設兩伏以待賊中伏而傷氣益奪將遁去四月二十四日賊夥七營俱至勢復張賊步騎數萬蹙我營總理所遣救兵逗留

不前我兵久戰而疲諸將欲潰圍出不得矢窮力盡程龍引火自焚陳于王亦自刎淨暑十日視其元如生潘可大取關防印襟袂數十處突圍而死求其屍卒不可得從征將領詹兆鵬觸石死王希韓力戰本營士卒皆盡乃死陸王猷力能扛鼎斬殺獨多賊衆合圍生擒樹分其內王弘猷鋸齒斷足罵不絕聲莫顯驍新中武科自請討賊陷陣而死唐世龍奮勇鏖戰馬蹶被砍周嘉方一月新婚力戰受刃少婦王氏絕粒亦死他若王定遠張全斌俞文夔顧應宗蔣達

續表忠記

卷之四

三

援皖諸忠

皆同事死者事聞俱蒙贈卹而尤烈者爲蘇州衛指揮包文達當國維援皖命文達從征卽日整旅語所親曰受國恩三百年此身亦欲用之入內別母再拜而去既抵汎同程潘諸將進勦賊伏四起火器被雨亦不效諸將敗績從者引之却文達策馬益進脇中流矢墜強起拔矢揮刀再戰猶手刃賊十數人賊亦砍其左臂斷首而去笑且罵曰吾所至風靡吳兒何能爲乃奪螳臂當我惟此一將庶幾耳土人悲其死壯其勇立廟祀之而吳中士大夫吳公默張公世偉

咸爲文。聖之黃。倫。淳。樸。復。爲。詞。哀。之。

盧。宜。日。應。撫。之。成。此。軍。也。蓋。慎。選。材。武。良。家。子。冀。以。驅。殲。封。豕。長。蛇。紆。上。流。之。急。乃。一。戰。而。盡。宜。其。同。難。痛。哭。而。東。南。之。勢。不。能。再。振。也。悲。夫。

續表忠記

卷之四

三

援院諸忠

孫文忠公傳

附公子鈐鈴鐫鐫孫之沆之湯之澤之浩之德

大兵破高陽。前少師大學士孫承宗。闔門死之。承宗字稚繩。號愷陽。當成童時。卽穿穴。今古通讀五經。子史負盛名。長爲諸生。修挺玉立。鐵面劍眉。聲如鼓鐘。殷動牆壁。慨然有經世志。常仗劍遊塞下。從飛狐拒馬間。直走白登。又從紇干。青波。取道南下。結納其豪傑。周行戍壘亭障。訪要害。扼塞。相與解裝繫馬。貰酒高歌。用是通知邊事。本末雖宿將老兵。咸遜其曉暢。會不知爲書生也。萬曆甲辰。成進士。出孫慎行門。廷試第二。授編修。張差變起。承宗爲諭德。語吳輔道。南日事關東宮。不可不問。事關皇宮。不可深問。龐保劉成以下。不可不問也。龐保劉成以上。不可深問也。獨皇上能了此。但須閣下密揭啓之耳。吳謝曰。謹受教。於是挺擊之獄定。主試南闈。發策問及之主風顛者。恨甚。丁巳。內計議左承宗於外。掌院劉一璟曰。孫稚繩國之元氣。誠不敢阿諛黨附。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力持之。乃止。泰昌崩。羣臣咸咎李可灼用藥之悞。并責首輔方從哲。引許世子爲証。承宗昌言於閣曰。進

樂實出聖意。當之曰。弑非律令也。庸醫誤傷人。尚有罪。而况萬乘之主。李可灼當論如律。又平人父母疾革。誤藥而傷家人。歸怨長子之失主。張宜也。從哲當削去先朝所予恩。庶當長子失主。張之罰。論實持平。天啓大婚。擇吉傳諭。應穆廟榮妃而無寶。鄭貴妃固爭曰。我有寶。何故請榮妃。我遂列於後宮。采女乎。厚賂客氏及諸近侍。皆為鄭言。司禮王安心勿與也。而難之。謀諸內閣。閣中邀講官共議。承宗時充日講進日鄭所執以難劉者何也。安曰。以無寶。故承宗曰。傳

續表忠記

卷之四

五

孫文忠

諭立后慈寧之事也。其寶故在假榮妃之名。而用慈寧之寶。其何辭以難我。安稱善行之鄭卒無辭。繼進禮部侍郎。仍充日講官。承宗不造。請權要不徵。逐燕遊。惟以積誠悟主。成就君德為務。經筵初啓。內閣戒講章宜簡。講畢勿多獻替。承宗謂同列曰。主上冲年全在六七。講官開導聖聰。若聽內閣刪改。則講筵為無人矣。內閣當擇講官。不當擇講章。卒勿改。黨論之興也。或謂承宗當親某某為君子。承宗曰。附小人者。固為小人。附君子者。未必即為君子。吾輩當斬釘截

鐵自立。大開寧能蓬生。靡死隨聲。附和耶。遼事急。廷臣咸推應變才。拜本兵兼閣學。辰入直。而午入部。憂勞。兄瘁。不敢辭也。邇奄與保和店之獄。錄三皇親門客僕隸各數十人。下錦衣衛掌理刑事劉僑。謁閣下。請若何處分。承宗曰。直明外家。寃盡發。燒節陰謀。此易而難也。錄三家各一僕。無連染。無坐多。賊讞曰。彼私為奸利。主人無與也。此難而易也。僑如言以獻。奄意解事得釋。邊報日亟。招兵議起。勲臣爭先奮臂。承宗請一切報罷。曰。勲臣總京營坐五府。果能清理。

續表忠記

卷之四

五

孫文忠

虛冒則京營十萬眾莫非強兵。若舍見在之。稽核博虛名之召募。臣不敢信也。今草莽布衣。爭集闕下。願結死士一呼。則數萬人可立致。由來于部。郭京之流。好以大言僨事。不可不嚴杜其弊也。百三路喪師而疆域浸蹙。險阻浸失。兵將浸弱。至廣寧失事。而山海以東。竟成旣脫。在逃諸監軍。力倡棄河東。盡關而守之。說經略議築重關於海外。之八里舖。關門僚佐皆言其不可。承宗請身往決之。冒暑就道。當是時。聞鳴泰主覺華袁崇煥主寧遠。王在晉堅特不可主守。

中前承宗欲便衣策馬歷覺華寧遠相度形勢疏言守寧遠者所以守關門也若退處關內則永平動搖必致京師震恐若以百萬金錢浪擲於無用之版築不如以築八里舖者築寧遠之要害可以藩衛其門庭以守八里舖之四萬人常寧遠之衝與覺華相犄角有警則島上之兵旁出三岔燒其浮橋而繞其後以橫擊之可以收四百里之疆土於關城之外累累數千言又條奏東西形勢蒞昌諸鎮事宜及防守三鎮分轄衝邊幾十餘疏上遣中官賜金幣羊酒以勞其還仍掌部事常寧雖不能盡用其言而八里舖築城之議終不行在晉調南京代者難其人承宗自請赴山海督師以恢復爲已任上大悅啓行日御門賜上方坐蟒給專勅便宜行事閣臣送至崇文門外以原官督理關城及薊遼天津登萊等處軍務承宗馳至山海治所閱兵名額七萬而逃潰之餘殘冗浸漣或將數百或將數千各自爲符籍以月餉甚有兵少將多一營兵幾百數而官有十七員者承宗選汰冗員定經制立營房五兵一房三千一營分十五營爲

三部將以營部爲署兵不離將將不離帥教肄分而稽核便商販日至市肆充飭民安而兵不復譁立六館招天下奇才異能集戲下抵關五月規畫初定三年二月出關按視寧遠抵前屯總兵趙率教以空糧買馬置牛燒土種秫屯練修舉承宗大喜卽以已所乘馬予之自前屯一日馳至中右城中僅苫屋兩楹及破几一木燈檠突兀叢骨中質明抵寧遠登首山望海遂跨螭嶺山南望覺華島三山連絡爲內護南則大海從東來以覺華灣環抱寧遠重山疊海天造之以拱衛巖關誠爲必爭之地而深恨棄地者之自扶籬籬也上念久勞開塞使中官賁白金蟒衣資承宗又出內帑十萬兩頒賞三邊將士承宗奏曰中使關涉兵政自古所戒皇上不遣大臣而遣內臣雖使命既行毋容再議但恐或以創而成例且使天下謂皇上有不信大臣之心非國之福也是時逆奄方用事初內操所遣皆提督大奄已寓中人觀兵之意故特疏逆折之在關門經營一年將興師大舉而逆奄勢益橫逮楊左諸君子下詔獄承宗甚痛之曰上冲

年爲羣奸蒙蔽疏入未必覽覽亦未必省也往在講
幄每進講輒心開今得奏對之間進其愚忠極論蒙
蔽之狀萬一感悟死不恨矣遂西巡蘭昌請入賀萬
壽面奏機宜羣奸偵得其隱奄恠甚遠御榻而號上
心動崑山擬諭兵部馬上差人止之午夜開大明門
三道飛騎而往又矯旨諭九門守奄孫閣老若入都
門便鎖鄉進來承宗已到通州得諭馬首遂東奄黨
崔呈秀等連章劾之至比爲王敦李懷光而承宗不
安其位矣抗章求去以高第代之第疎而怯甫受事
續表忠記 卷之四 孫文忠
即撤錦右兵驅屯兵入關邊防益壞畿南之建奄祠
也奄意欲假承宗爲重承宗執不可奄遣人呵督撫
日不得孫閣老具呈不具疏不建祠可也督撫惶恐
請之終不得奄大怒必欲殺承宗而天啓崩矣崇禎
二年十月京師戒嚴朝議通州爲神京左臂守通以
捍京非承宗不可即家起總督如故日暮聞命詰旦
首塗抵近郊而召對平臺之帖下矣又命啓彰義門
雖夜分亦令趨朝承宗至即詣直房未及盥洗兩使
內侍促其入對上慰諭曰邊警已半月備禦一無所

待所恃惟卿如何爲朕調度承宗條對方略且極言
當備三河三河守可以阻西奔兼可扼南下西奔則
援都城南下則踰畿輔守之爲要而固結人心尤第
一稱旨特留調度九門賜尚方劍朝退漏下二十刻
矣通州告急命往防禦以二十七騎疾馳赴通隨復
遵承四城京師解嚴遂命移鎮關門八月出關巡視
還以八疏入奏一日欲定封疆大計當先定封疆大
臣二曰欲約束大軍當先選八部大帥三曰欲分戰
守之兵當先分戰守之備四曰薊門之守備五日遼
陽之戰備六曰合論薊遼戰守七日防插八曰復城
其大旨也承宗兩督山海支挂危疆奔馳數千里所
上封事動輒數千言皆切中機宜而意則主戰力論
講款之害日未服而構之款則心必驕有挾而要其
款則願必奢幸全而竣其局則費必大既款而仍防
與恃款而弛防禍皆不可支其不肯主款以此而揆
樞皆主款事每掣肘不得已十一疏乞休上命閣臣
議去留俱不敢決上曰吾固知無可代承宗者遣內
閣中書宣諭視事下不願其留而上又不聽其去跋

前○寔○後○賜○躋○益○甚○踰○年○復○以○疾○求○罷○疏○至○十○七○乃○賜○金幣乘傳以歸已而邊有長山之敗坐以矯旨復城大凌河致啓弊端得旨冠帶閒住蓋羣奸之文致而非承宗之失着也承宗復條列蘄遼事宜十六款并以復城進兵二事再疏剖晰且曰臣願治臣進兵敗績之罪不宜以兵潰卸罪於進兵使天下以進兵爲戒也願治臣不能復城之罪不宜以兵困卸罪於復城使天下以復城爲戒也得旨報聞承宗里居七年戶無中人十家之產屋舍有完器用相給而已十一

續表忠記

卷之四

聖

孫文忠

月冬仲

大兵復南下攻高陽承宗部署子姓分堞拒守至矢炮俱竭城遂陷勒之降不屈有索金銀者承宗曰若真無耳耶豈不知有沒金銀孫閣老耶望闕叩頭乘間投綬而絕營中皆相顧嘆息屬一老婦曰此孫宰相屍謹視之拔營而去公子七人五郎尚寶丞鑰城陷時解裘血戰力竭被櫛於城下二郎舉人鈐戰敗就縛逼之降徒跣牽曳荆棘刺足心蟲出跗上斫兩臂終不屈而死二郎子中書之沆庠生之滂皆死之

滂刃出腰臂創甚伏地爬搔鏹平其額鼻而死三郎鈴之子庠生之憬被執誑曰引我得見宰相以金帛予汝曳至營中見承宗方踞坐不屈拜而起卽援手曰我得見老爺足矣寧有金帛予汝曷不速殺我揮刃其首砰然墜於前承宗嘆曰此真我家孫子也四郎鈴之子尚寶丞之浩自河間反馬力戰劈腦斷胸矢穴腹貫背而死五郎子之濤執使喂馬不肯沸湯沃頭面糜爛死六郎錦七郎鎬皆戰城下死四郎受重傷臥積屍中僕侯果自任丘逃歸見之脇中三矢鏹深不可拔口張不言果脫故衣裹之負歸城南莊猶未絕見水半瓢灌之氣上而死果於城破四日後求得承宗屍於城南園頭橋告高奄起潛以其喪歸治棺製一被以殮以次行求諸子孫屍乞於親戚松棺柳嬰殮以粗布而五郎七郎屍卒不可得合計公之子五人孫五人從子孫八人皆死婦女童僕爭先就義者三十餘人在高陽者止逃一六歲孫并其母三郎鈴已先歿惟大郎鈴爲高苑知縣長孫錦衣之滂宦於京得免歿後八日之滂馳歸收棺以殮又一

續表忠記

卷之四

聖

孫文忠

月銓自高苑來奔喪子孫所存者僅三人而已高奄
疏聞上命優卹韓城富軸以私憾格其事僅復原官
予祭葬而贈廕易名皆未及南京乃諡文忠承宗抗
節時年七十有六承宗常曰皇上以漢武鄉唐晉公
擬我我則何敢但成敗利鈍非所逆睹生老病死時
至則行庶幾竊比於二公乎亦篤論也

趙吉士曰守關之役帝既知無可代公者便當信
向而不疑矣乃或於諸誅委任不終卒致失國而
公已先殞其身破其家此雖羣奸之慢帝實帝之
自誤也若天啓者又何貴焉

續表忠記

卷之四

聖

孫文忠

盧忠烈公傳附僕顧顯

南人儒緩不習兵革惟解挾毛錐運籌帷幄若由科
第起家手持長鎗大矢決機行陣問者惟盧忠烈象
昇象昇字建斗號九台宜興人天啓壬戌進士身小
而精悍音吐如巨鐘善騎射負膽決少讀史至睢陽
武穆事輒起舞曰吾生得爲斯人足矣由戶部郎出
知大名府盜魁馬翩翩白晝探九斨吏象昇擒而斬
之囊橐翩翩者皆惴服莫敢爲之解遷山東副使崇
禎二年京師戒嚴率兵勤王事定備兵大名六年流
寇大起先是元年三月全秦天赤如血連歲大旱延
安尤甚府谷縣飢民王嘉引倡亂與白水王二等焚
劫蒲州韓城間米脂李自成膚施張獻忠乘機起秦
以延綏寧夏甘肅爲三邊自萬曆末至崇禎改元邊
兵缺餉一百三十八萬譁而逃逃者去爲盜盜日多
又遼事益急乏軍興廷議核兵以節餉被汰者無所
事兵垣劉懋又請裁定驛站意謂可以少舒民力而
河北游民向藉驛糴者益無賴飢民逃卒與被汰之
冗兵驛夫交相煽全陝遂無寧土漸且及豫楚遍地

皆飢民卽遍地皆流賊其勦也斬獲皆飢民而眞賊飽颺以去其撫也非不輸款稱降少者數千多者數萬衆聚而糧不給仍出剽奪繼且叛去所過地方必毀其村舍殺其老幼掠其妻孥卽便棄去流而不守所餘糧食卽聚而焚之地方既被殘破百姓窮無所歸良民亦化而爲盜久之反以劫掠爲便不願復作良民以此賊日益衆各自署置不相統轄不數月所在颺發轉入畿南象昇邀於青龍崗破之又敗之邢臺西流矢中於額又一矢僕夫斃馬下提刀戰益疾

續表忠記

卷之四

聖

盧忠烈

賊趨大名府城又分寇滑象昇選精騎設伏而身自塵之斬級數千象昇每臨陣恒爲士卒先刃及於鞍失馬以步鬪或督戰而酣旁睨他騎距躍上奪其刀便以擊賊常獨將趨利瀕於死者數矣終不爲動賊駭曰此盧閻王遇卽死由此相戒不敢犯而南渡河入豫畿南三郡得完七年以僉都撫治邯鄲所轄房竹六城皆連山密箐賊出沒焚掠象昇令民據險立寨無險者行併村法戰相倚守相助卽復完八年改撫湖廣屢挫賊鋒賊望見盧兵旗幟卽逕獻賊乃東

走向淮南楚復完尋加兵部侍郎總理七省賜尚方劍聞命部分全楚主客兵而自率三千人擊賊於光山羅田或告以宜趨宛洛者曰賊大勢在豫而前鋒皆在楚吾不能舍楚而示賊以瑕也楚氛稍定聞汝雅急倍道而前連戰二日賊乃敗退蓋秦督自亡曹文詔艾萬年二將張全昌外叛張外嘉爲其下所殺威望稍損理臣新受事馭羣帥甚有紀軍令一變故所至輒有功因上疏極言督理宜有專兵專餉請調威寧甘固之兵屬督薊遼關寧之兵屬理所在撫臣

續表忠記

卷之四

聖

盧忠烈

不得以一方有警輒求調援以分督理之兵餉臺諫不得從中苛察俾督理得一意辦賊上是之九年正月李自成圍滁州象昇從定遠來躬援枹鼓大呼直前搏賊聲震屋瓦覆之清流關下圍始解滁得完滁人懽呼曰我曹更生微公救者至死矣又屢敗賊於登封朱家橋楊家樓至七頂山一戰殲自成精騎殆盡轉戰至南陽普衆率諸將祖大樂祖寬等分路逐賊使人告楚撫王夢尹卽撫宋祖舜曰賊疲矣東西攔截前阻漢江可一戰擒也兩撫漫勿應漢以南無

一兵陣而待者三月賊從光化之羊皮灘渡入郎襄
象昇所將祖大樂祖寬二軍皆沿邊鐵騎又養曳落
河爲摧鋒號而復戾飲食嗜慾不與中土同往者
官軍多秦人臨陣與賊以鄉舊相勞苦拋生口棄車
重卽縱之去惟邊兵不通言語交手卽殺殺熟集之
勝賊呼號而走曰何處來此鐵帽子軍其爲賊所畏
如此故常倚以立功然兵過處焚廬舍淫婦女恃功
不戢百姓苦之上初聞中州屢捷甚悅加象昇兵部
尚書旣知楚軍殺良抄掠下璽書鐫責樞部以豫之
士大夫苦客兵請練鄉勇代之象昇曰賊皆百闕惟
邊兵驍悍僅能敵之若用土團皆販區病坊傭保小
兒毋乃驅羣羊而逐猛虎乎說始不行當是時郡邑
凋敝旱蝗穀踊貴邊兵久客思歸牢原不給持矛相
詬謫言句句象昇外禦寇而內調兵艱虞况瘁不敢
告勞惟甘苦自知而已邊報警移督宣大象昇遂不
能專意辦賊識者以爲此南北勝負之機卽天下存
亡之機也再賜尚方劍疏請主戰不主撫與樞部楊
嗣昌忤先是嗣昌以墨纒起掌本兵廷議籍籍至是

直欲緋衣供事少詹黃道周廷諍遣遠謫象昇馳書
諷之曰變禮易制誠非細事但使相業增咷無愧救
時亦或一道嗣昌答曰某決不讓南陽李也象昇晒
之曰羅倫復官當在何日蓋指道周云象昇旣受命
檄督勤王之師會戰適解嚴朝議重宣雲爲神京右
臂遂命象昇總督宣大山西等處軍務時邊民斗粟
千錢乃做行趙克國屯田法丙子丁丑兩年皆有秋
得粟二十餘萬河水合督師從孤踪嶺行冰雪中入
河套望拂雲堆問受降城形勝志欲銘陰山而鐫木
葉以一身爲萬里長城也十年丁外艱乞奔喪疏十
上乃允仍候代會京師戒嚴以麻衣草屨奉詔勤王
陛見面奏曰旣命臣督師臣意始終主戰上壯之命
與樞輔楊嗣昌議嗣昌意主撫象昇堅持前說益與
楊忤鎮守內臣復尼之楊極宣雲晉三鎮屬象昇兵
不滿二萬尅期將戰嗣昌又沮之令赴通州就內臣
高起潛象昇歎曰樞輔欲撓我師期耳吾惟竭股肱
之力以報國而已適嗣昌赴軍中象昇厲聲責其沮
師貽患謂公等專意言撫獨不聞城下之盟春秋耻

之乎且某叨印劍長安口舌如鋒倘唯唯面從袁崇
煥之禍立至縱不畏禍寧不念衰衣引絛之身既不
能移孝作忠以紓國難將忠孝俱失盡喪本來何顏
面立人世乎嗣昌色戰奮言曰公直以尚方加我頸
耶象昇曰尚方劍須從自己頭下過如不奏凱未易
加人若舍戰言撫養禍辱身非某所能知也嗣昌遁
辭從來無撫說象昇曰周元忠赴邊講撫通國共聞
將復誰諱周元忠者目雙瞽常賣卜於遼多相識故
嗣昌遣之而講約大事遺盲老公不信將見殺元忠
摶額乞哀乃放生還嗣昌語塞而去象昇遂銳意進
兵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爾將士共受朝廷恩患不
得死所不患不得生衆皆泣不忍仰視拔寨起率騎
五千至賈莊兩軍相遇總兵虎大威戰稍却象昇大
呼曰虎將軍今日正吾輩効用之秋也戰益力所向
辟易身亦中二矢二刃呼不已曰嚴顏斷頭馬援畏
革在此時矣馬驟遂死於陣僕顧顯從死三軍皆爲
流涕時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也總監高起潛懼得
罪不以死聞千總張國棟報兵部嗣昌問戰敗故欲

續表忠記

卷之四

兗

盧忠烈

緣飾退怯之狀以聞國棟不肯嗣昌怒用三木訊之
者五國棟厲聲曰死則死耳忠臣而以爲逗留力戰
而以爲怯何可誣也終不改口嗣昌復遣帳下督
三人往驗歸言死狀甚確嗣昌痛鞭之其二人稍從
模糊獨俞某曰盧總督實戰死吾小人忍受其節乎
竟斃杖下巡按乃駁加覆驗順德知府于頴曰日者
守臣從定州城外得其骸公屍以白網雜中刀矢血
淋漓麻衣上殮時軍民環聚號慟敢不據實以聞乎
上先中嗣昌譏謂大臣陣亡豈不可惜但恨其調度
乖舛僅予一祭後四年嗣昌敗天子乃思象昇言贈
卹有加追謚忠烈象昇死秦晉楚蜀胥陷甫六年北
京破崇禎殉國矣初象昇爲總理與秦督洪承疇分
道勦流寇皆以邊警撤回不終厥績而象昇死爲尤
烈云

續表忠記

卷之四

辛

盧忠烈

附記 寄內書曰余爲官一十三載歷郡守監司
以及治郡撫楚未嘗有負君民不敢私于妻子家
無長物室鮮治容今督兵入閩危苦萬狀成敗利
鈍聽之天是非毀譽聽之入頂踵髮膚歸之君父
惟願爲吾室者體吾心以媳代子篤其婦規以母
代父教其家訓俾二親怡于堂四穉習于業吾願
足矣寄訓子弟書占人仕學兼資吾獨馳驅軍旅
君恩既重臣誼安辭委七尺于行間違二親之定

省流氛未靖艱苦倍嘗此于忠孝又何居也願吾
子弟思及父兄勿事交游勿圖溫飽勿干戈而俎
豆勿孤矢而鼎鑊名須立而戒浮志欲高而毋妄
殖貨矜愚乃怨尤之咎府酣歌恒舞斯造物之修
民庭以內悃悃無華門以外謙卑自牧凡我子弟
共佩老生之常談若我一身聽彼蒼之禍福而已
宜興縣志曰象昇本書生知兵善射常暴露野宿
兩足淫濕生瘡裹而馳兩臂無肉天脫所賜戰馬
凡十自爲上驥詩言身以馬爲足又以馬爲命也
卒乃受制僉壬大反莫支其死實關國運云
趙吉士曰流賊之皇甫嵩也然嵩能蕩平張角而尚
方略猶漢時之皇甫嵩也然嵩能蕩平張角而尚
書不能殄滅閼獻後且灑血邊關懷忠入地蓋天
子委任旣不專而柄臣又掣其肘豈儒者果不能
辦賊哉

老將張令女將秦良玉合傳

附楚將注之風

楊嗣昌之奉命督師也嗣昌故楚人不欲使賊貽秦
梓謀以蜀困賊故先以蜀委賊而多方以悞之凡蜀
撫戲下兵先被調遣蜀撫邵捷春僅提弱卒二萬守
重慶惟倚張令秦良玉爲左右手張令者開賊奢崇
明降將年七十餘老矣而忠勇善戰能馬上用五石
弩中必貫革軍中號神弩將爲賊所畏秦良玉則石
枉司女土官宣撫使也夙負將略自萬曆末其兄邦
屏邦翰皆以援遼死王事弟民屏又從貴撫王三善
續表忠記 卷之四 五 老將張

死大方之難良玉掌石柱叩諸部便之請襲終其身
常從貴督朱變元定水西安邦彥之亂論土司功良
玉第一崇禎七年閩賊犯夔州良玉統土兵出戰却
敵先登賊胥畏之十三年二月左帥大破賊於瑪瑙
山獻忠窮促走沅溪千江河令與他將方國安復破
之轉入柯家坪其地崇牙錯峙菁薄綿亘賊彌山漫
谷依阻其中令乘勝鼓勇直前爭利被圍於絕坂之
內勇氣逾厲挽強射賊應弦以斃者甚衆而水遠士
渴固終不解秦督鄭崇儉深愛令語諸將曰張令健

將奈何棄之急分路進兵。令方與賊鬪。呼聲動山谷。賊見救至。乃解去。是戰也。令以五千人當賊數萬。相持十三日。所殺賊已數千。雖救自諸將人服其勇。賊去而攻夔。夔與石柱司壤相錯。秦良玉守夔。即以守家。乃自將援夔。川撫邵捷春檄使駐近重慶。與守將張令為聲援。而復分其兵半。授重慶城。知綿州陸遜之乞休歸川。撫委以就便。按行諸壘。秦帶佩刀出見。左右男妾數十人侍。然軍行有紀。能制其下。視他將加肅。為陸置酒。觴行語次。歎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死固不足惜。所恨與邵公同死耳。遜之詰其故。秦曰。開府移妾自近。去其所駐重慶三四十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固已失地利矣。賊在歸巫萬山之上。俯瞰吾營。驅鐵騎建瓴而下。張令破次。及我尚能救重慶之急乎。且閣部驅賊入川。無智愚皆知之。邵公不於此時爭山奪險。使賊無敢即我而坐。以設防此覆軍之道也。未幾。楚兵敗於土地嶺。楚將汪之鳳苦戰久。山行道渴。飲斗水而臥。血凝臆。死。秦良玉偕張令扼賊於竹箇坪。令侍勇輕敵。有賊策一騎於

山呼其壘曰。誰是張將軍。令異之。躍馬出。賊曰。若善弩。今用相報一矢。中其喉。殪三軍。為之奪氣。石柱兵亦覆。良玉單騎見捷春曰。事急矣。盡發吾溪峒之卒。可得二萬。我自廩其半。半給之。官足以破賊。土官家用一箸一帚。調兵者最急。著以能飯者。畢至。則掃境內俱出也。邵知嗣昌與已不相能。且川無見糧。謝良玉良玉哭而出。捷春師遂潰。嗣昌又疏糾捷春。冀卸其罪。捷春撫蜀有惠政。其被逮也。成都人巷哭。蜀王為引救。不得卒。論死。其後獻賊僭號四川。京師亦為自成所陷。良玉毀冠帶號咷曰。吾兄弟三人皆死。王事吾以孱弱婦。受國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尚以餘年事逆耶。悉召所部約曰。有從賊者殺無赦。盡杜通漢路。守以兵。獻賊遍招諸土司。用降人為誘。鐸金印子之以易其官。顧無有人敢入石碛境者。盧宜曰。諸記皆各張令輕敵。以致喪身。然視畏賊而展轉規避者。其相去又何如耶。秦良玉以蠻婦而終守臣節。且料敵甚明。一時衣冠大吏智識反出其下。則又可為長歎息耳。

穀城令阮公房縣令郝公合傳

附御史林鳴球
房縣遊擊楊道

避房縣主簿朱邦問
郝公子鳴鸞僕陳宜

流賊張獻忠羅汝才降於總理熊文燦。繼復叛去。穀城知縣阮之鈿房縣知縣郝景春死之。先是文燦爲福撫降大盜鄭芝龍再爲廣撫除大盜劉香老自詡知兵其在廣也日以珠犀香象遺朝中權貴人遂交口譽之上不之信也。密遣大璫以採藥爲名覘之。文燦厚待璫璫喜語次及寇亂咄嗟無人爲朝廷出力。文燦被酒擊案罵曰此行問諸臣誤國耳若令文燦往詎至此璫壯之露其銜命意文燦雖悔失言一時不能改口復要以增兵加餉數事璫皆唯唯文燦遂無可支吾璫歸奏隨有總理之命文燦實恒怯無籌略將復以招海盜者加諸流賊而不知流賊非海盜比也。盜初起如蜚毛後就擒獮其獷悍陸梁者稱十家內惟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爲最自成跳盪始終不受撫獻忠部下賊渠首輔韓成之子姪行也日夜勸獻忠約降取富貴而獻忠爲刳枝時犯法當刑總兵陳洪範丐其命今聞與左良玉同討賊獻忠

續表忠記

卷之四

五

穀城令

厚遺洪範洪範大喜亦欲因此成大功力言於文燦許之獻忠計遂決。十一年二月文燦受其降處之穀城衆且數萬散布城內外居民洶洶欲竄新令阮之鈿適赴任盡心調劑民獲少安乃上言愚臣辦賊有心受事無地獻忠虎踞邑城其謀叵測所要求之地實兵餉取道之咽喉秦蜀交會之脈絡今皆爲所據而奸民甘心効用善良悉爲迫脅臣守土牧民之官至無土可守無民可牧無賦可徵名雖知縣實贅員爾今廟堂之上皆主撫議臣愚妄謂撫勦二策宜合用未可分言致損國威而挫士氣也時不能用獻忠既降文燦不能以威信相撫馭惟責其寶賂無厭獻忠恒怏怏思叛獻忠初起時於崇禎四年冬曾就撫於延綏繼復颺去蓋其叛而降而復叛此點賊故智也而文燦信之不疑既入穀城擁衆自衛不肯放兵亦不受調遣部賊時出野外劫掠民奔訴之鈿執以告其渠初猶少寘之法掠愈甚既皆不問且日軍門不給餉借餐耳得餉自止由是村民逃徙盡掠及闌闐百姓稍與牴牾卽迎刃相向被殺亦無可訴一

續表忠記

卷之四

五

穀城令

城○驚○然○監○軍○食○事○張○大○經○奉○文○燦○令○來○撫○鎮○其○衆○亦○
不○能○禁○屯○據○兩○年○反○形○盡○露○之○鈿○往○說○之○曰○將○軍○今○
幸○得○爲○王○臣○當○從○軍○立○功○垂○名○竹○帛○獨○不○見○劉○將○軍○
國○能○乎○天○子○手○詔○進○官○厚○資○金○帛○安○富○尊○榮○一○身○威○
備○此○赤○誠○之○効○也○之○鈿○雖○不○肖○上○書○以○百○口○保○公○朝○
廷○待○公○甚○厚○輓○車○輸○餉○釋○絡○在○途○有○何○疑○忌○而○公○乃○
不○戢○其○下○自○蹈○於○不○義○耶○獻○忠○陽○應○之○而○終○不○改○之○
鈿○憂○憤○成○疾○題○壁○云○讀○盡○聖○賢○書○籍○成○此○浩○然○心○性○
勉○汝○殺○身○成○仁○無○負○賢○良○方○正○之○鈿○桐○城○人○字○實○甫○

獻○忠○降○亦○求○撫○尚○在○猶○豫○景○春○單○騎○至○其○營○與○汝○才○
并○賊○目○插○血○盟○遂○率○所○部○輸○款○卽○安○插○房○竹○間○解○甲○
耕○屯○徘徊○觀○望○詣○賊○受○撫○而○環○邸○者○九○房○居○其○三○羅○
汝○才○屯○於○東○白○貴○屯○於○北○黑○雲○祥○屯○於○西○而○汝○才○尤○
狡○黠○爲○諸○賊○魁○獻○忠○曰○吾○必○約○汝○才○同○反○然○房○縣○不○
破○汝○才○反○不○決○也○景○春○子○諸○生○鳴○鸞○力○甚○壯○聞○穀○城○
變○謂○其○父○曰○吾○城○當○賊○衝○羸○卒○二○百○何○以○守○援○甲○過○
汝○才○管○呼○曰○君○當○念○香○火○盟○毋○從○亂○汝○才○唯○唯○鳴○鸞○
見○其○目○動○歸○而○語○其○父○曰○汝○才○終○不○可○信○授○兵○登○陴○

鸞初相失遲明皆至父子抱持哭景春以手畫頸曰此亦不甚痛也鳴鸞收淚慷慨曰兒所苦父子不相見既見敢不死有監軍道已降賊見之心愧亦欲景春降喉獻忠使汝才來說景春曰天下豈有降賊之知縣乎及見獻忠詞益倨獻忠問倉庫銀米安在景春大聲叱曰死賊倉庫有銀米城豈被汝破乎賊怒殺一典史一守備欲以懼服景春終不動被殺鳴鸞抱父屍哭且大罵賊手刃之僕陳宜亦罵賊死遊擊楊道選巷戰死主簿朱邦開亦以不屈遇害事聞兩

續表忠記

卷之四

堯

殺城令

令俱贈僕卿賜祠鳴鸞與文武各官並僕同附三錫後爲官軍所獲磔死景春生平喜詩歌慕楊忠愍之爲人爲製年譜序蓋忠孝其素志也自兩賊再叛撫局大壞是年十月逮文燦伏法死西市

盧宜曰兩賊各擁重兵盤踞下邑雖有智者尚恐無以善其後而以疎鄙之熊文燦當之不待勢盡力訕而早見其敗矣諸公其亦不幸而觀此厄也

商城諸忠合傳

附信陽知州高孝誌光山典史魏光遠等

明崇禎十四年二月流賊破商城爲紀官紳之抗節者知縣則盛以恒也以恒潼關衛人由乙榜於十年冬來知縣事遇士民甚有恩信能以經術潤吏治雖儒者而秦人素習金革甫蒞任寇猝來犯以恒登陴設守能以兵法部勒邑中子弟賊攻城不能克受傷者多乃解去嗣後不復來犯邑賴以安及張獻忠陷襄陽鄰境聞督師自裁咸震恐而賊之勢益張以恒已遷開封府同知方戒行李士民以其前此禦寇績表忠記

卷之四

辛

商城諸忠

支解其孫覺與典史呂維顯教諭曹維禎皆不屈死
循衛萬曆中進士屢官陽和兵備副使分守北門力
戰而死剛中字九如吏部郎之圖子崇禎七年進士
大同知縣以最行取方居家需次賊勢迫或勸其出
避曰吾家世受國恩可臨難苟免耶幸而全國之福
也不濟則與城同盡耳賊入大罵被磔增輝字含素
為諸生以學行顯新令保舉有司薦之願就教未選
亦罵賊死所修另有傳賊既陷商城疾驅犯信陽奸人
內應城即陷知州高孝誌訓導李逢旭程所聞鄉紳

續表忠記

卷之四

李

商城諸忠

進士張應宿皆死之再陷光山典史魏光遠亦抗賊
被殺事聞照新令贈以恒副使孝誌叅政餘俱贈卹
有差

盧宜曰天啓中州縣長吏殉難者贈京卿蔭錦衣
世職賜葬建祠崇禎初改廕國子生贈京卿猶如
故至是下詔曰比州縣不設守備賊至即陷原與
衝鋒陷陣持久力誦者不同如繫于贈蔭何以旌
勸勞臣自今五品以下止贈監司四品及方面始
贈京卿餘贈外僚著為令宜謂此豈愚宗之吝惜
名器哉於甄別之中寓鼓舞之意理固不易也

太守傅公傳

挺擊一案舉朝皆左袒鄭氏其承訊司官持正不阿
者陸夢龍而外惟王之案馬德禮傳梅數人梅亦終
死國難與夢龍同所歸云梅那臺人舉于鄉萬曆三
十五年除登封知縣洩官有善政士民戴之中獄嵩
山隸登封治內公餘因撰嵩史十三篇以博洽稱入
為刑部主事四十二年挺擊之獄起皇長子生母王
氏無寵惟鄭貴妃專席其餘妃嬪稀得進御帝與貴
妃于神前有密誓許立其子而帝生母李太后猶在

續表忠記

卷之四

李

太守傅

庭訓甚嚴堅主立長帝不敢背慈命外廷諸臣亦擁
護皇長子帝雖欲踐前盟而勢有不能是以依違久
不決內侍龐保劉成皆貴妃名下心腹賄構薊州村
氓有猛力者張差持挺直入皇長子宮已踣守門二
老奄歷階而上一奄死持之不得脫差乃被獲發刑
部獄提牢司官王之案鈎得其隱奸謀盡露貴妃兄
國泰行賄數萬金布置已定將以瘋癲蔽其獄梅憤
甚往見夢龍曰人情皆佐奸而甘心儲皇吾雖奉差
將恤刑山右誓必發此奸卽以身殉亦不悔頃見君

承訊必欲竟此獄君固有心人也○能與我共此事乎○侍郎張問達方署部事○夢龍曰○張公遇我厚○遽上疏○何以爲張公地○乃同見問達○反覆備述其情狀○且曰○今此若不訊其實○日後爲憂○甚大○悔且無及○堂印在○公手○公可草草竣局乎○問達既心憐皇長子及聞兩○人言○心益動○乃命與原問官再訊○張差直供○擊皇長子○司官之袒鄭者○即推案起獄○竟不具梅益憤已而○問達納夢龍與梅言○再令十三司會訊○衆皆集梅後○至衆問我部今有兩議○君將何如○梅曰○奸人欲害皇○

續表忠記

卷之四

奎

太守傳

長子萬耳○萬目所咸曉○非他疑案○比安得持兩議○議果有兩請立一標曰○爲皇長子者○左爲賊者○大將左○耶○右○耶○諸公其自擇之○復有言當慎重者○主事王發○坤面發赤○亦厲聲曰○何慎○奸人欲害儲皇○承訊官乃○不敢詰問○耶何慎獄始成○張差已中毒○不能言○比差○棄市○梅慮其潛易躬請監刑○益爲羣小所嫉○尋以京○察奪其官○天啓初○御史焦源溥訟于朝○起陝西布政○司都事都御史馮從吾○推引之入爲戶部主事○六年○奄黨劾其呈身從吾削籍○崇禎初起故官歷台州知

府解職歸○十五年冬○畿輔戒嚴○梅捐貲募兵與順德○知府吉孔嘉設守○甚力○孔嘉洋縣舉人○幼時能白父○冤於御史以孝稱○初授寧津知縣○精明慈惠○獨煩苛○除盜賊○治縣有聲○遷順德府同知○以才調真定○尋擢○順德知府○

大兵臨城○孔嘉悉力捍禦○力屈失守○與妻張氏長子○貢生惠迪次子婦王氏並死焉○中書舍人孟魯鉅張○鳴鳳亦出貲佐守城○破皆以死殉○後均邀卹典鄉紳○里居者清豐則吏部郎李其紀○黃州府推官侶鶴舉○

續表忠記

卷之四

奎

太守傳

富陽知縣杜斗愚○南樂則監正鄭獻書○河間則襄陽○知縣賈太和○永年則山東副使申爲憲○其紀太初爲○憲皆進士○鶴舉斗愚舉人○獻書監生○皆同時死難者○趙吉士曰○明神宗許立鄭貴妃之子爲太子○設誓○于禁中大高元殿○手書誓辭○置銀盒中○付貴妃爲○後日券及儲位○既定○取盒于鄭封識○宛然○啓盒則○紙存而字皆漫滅○帝大駭○信乎帝王自有真○彼挺○擊之謀○徒貽赤族之險耳○虛寅曰○公以爭挺擊一案○見嫉于羣小○致大計奪○官乃焦公訟之于前○馮公引之于後○二公皆壁立○千仞○不因人熱者而獨推轂乎○公則其人品行誼○必有深契乎二公者矣○



續表忠記卷之五

清華學刊

漸岸恒夫趙吉士纂編

四明公弼盧宜彙輯

呂忠節公傳

附弟知縣維祐

有明崇禎十四年正月闖賊陷洛陽。福王被醢。執在籍兵部尚書呂維祺。不屈死之。維祺號豫石文穆公。蒙正之後世。為河南府新安人。祖母牛氏以守節獲旌。父孔學事母孝。捐粟千二百石賑饑。兩旌孝義。維祺成進士。移居郡城。初任兗州府推官。歲旱。單騎行荒。賑粥全活萬計。修保甲法以弭妖變。舉最入為吏部郎。廉狷不受私謁。周順昌連鑣郎署。亟稱之。天啓未卽位前二日。內侍導駕幸小南城。維祺率同列力爭。鹵簿已出乃中止。房師奄黨也。為其介弟求改官。維祺曰。祺敢以私恩紊朝政乎。卒不可。房師怒絕其門。籍不許通。甲子奄勢大橫。告歸。豫省建庵祠募鄉紳助工。維祺曰。如此士風掃地矣。終不與奄毀天下書院。維祺立芝泉講會。祀伊洛七賢。講論不輟。崇禎登極起尚寶卿。遷太常少卿。明年十月陳防微八事。

續表忠記

卷之五

一

呂忠節

續表忠記

卷之五

二

呂忠節

言陛下初何嘗不勤批答。近始有留中者。留中多則疑慮起。恐官府有睽隔之形。當防者一初何嘗不虛懷商榷。惟擬旨不當。乃改擬徑行。內中固有當執奏者。安得盡廢匡救。當防者二初何嘗有心疑厭。其可疑可厭者皆臣工自取。乃扶同之見深偏黨之說復起。將立黃互爭共襲並進。當防者三初何嘗不日御講筵。近始有傳免者。豈以君德成就無關。啓沃乎。當防者四初何嘗不寡嗜慾。慎晏遊。近日得毋偶涉養德養身不可不慈。當防者五初何嘗不慎刑獄。近則有下詔獄者。且登聞鼓擊。恐長讞訟之風。禁地濺血。且啓輕生之竇。當防者六初何嘗不重廷推。近則有用陪者。雖簡拔出自上裁。而用陪終非常典。當防者七初何嘗不樂諫言。近則雷霆時震。思效寒蟬。或有大好惡大利害。誰復月死廷諍。當防者八俄又陳純聖學茂聖德熙聖治三事。言陛下聖學未嘗不純。然學不如堯舜非純也。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不但美色當遠淫聲。當絕宦官。官妾當嚴。即喜怒偏意見偶執皆人心也。願時醒此心。當與賢士大夫講論。

以涵養性情陶鎔意見則陛下之學一堯舜之學矣
聖德未嘗不茂然德不如堯舜非茂也堯舜雖欽明
濬哲猶必詢事考言達聰明日陛下天縱聖神羣臣
莫及然愚者有千慮之得聖人採狂夫之言惟舍已
從人尤見大公無我則陛下之德一堯舜之德矣聖
治未嘗不熙然治不如堯舜非熙也今陛下急於求
治留意富強欲事事綜核人人督責如理棼絲愈急
愈結何不以擔當責政府以庶務責六曹以封疆責
督撫加意親賢專心先務所謂任一人足領袖千萬
人行一事足包函千萬事而陛下之治一堯舜之治
矣優旨答之三年三月由太常卿歷南京戶部侍郎
督糧儲上以南糧逋欠日多特加專勅有侵欺者五
品以下官就便提問維祺念上簡任重而南糧窟穴
最深州縣催徵大抵急北而緩南又南糧多派之宦
戶豪猾包攬積逋至五六年無從鈎剔檄行州縣提
解率以空文具覆甚有卧批不掣遷擢至十餘年者
或有已解府司而又那移別款不復補額者官軍先
已呼噪侮及官司矣維祺乃悉心振刷又請開爐鑄

錢以佐軍需而嚴杜夾鑄私鑄之弊舊例糧米交倉
必三篩三曬耗折滋多若交場給軍者免謂之水兌
維祺燭其弊乃改倉為場聽運軍隨便交納即以支
給兵丁兩皆稱便又錢糧支解自置一簿而自銷之
吏胥無從上下其手積弊始清因疏言今天下大可
憂者非止一端而財用不足為最甚夫不足而止求
之於財用此所以愈不足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
不足不從政事論其源即日言加派日言搜括何濟
於事今出入之數洞而難稽欽奉之條寢而不報題
覆無專司會計無專職諸司之事雜出不經在外之
差趨避惟意可謂有政事乎臣有六議稽出入以杜
侵漁增比較以完積案設本科以重題覆時會計以
核支收定差序以杜營私禁差假以修職業帝稱善
卽行之四年冬上遣中官監視四出維祺力言耕奴
織婢各有司存堅冰履霜漸不可長所可惜者朝廷
紀綱之體所當辨者治亂消長之機也再陞南司馬
叅贊機務力行振刷職事修舉先是流寇從沔池初
渡淮泗晏然維祺卽憂鳳陵單弱勸上宿重兵為衛

廷臣浸弗省及賊走鳳陽犯寶城折而陷巢廬北出陷穎維祺遣都督趙世臣禦之兵潰又維祺性方嚴多與時忤遂中京察拾遺致仕歸而講學里中立伊洛會後進及門者二百餘人尤研極孝經著孝經本義大全或問上之下詔褒揚之日芝生庭中十八葉若與孝經十八章合咸異之洛陽爲福邸分封地王乃神宗愛子當就國時海內全盛上所遣礦使稅使月有進奉廣南珠犀香象滇黔丹砂空青寶石南浙刻絲文紵番舶奇珍陝西異織絨毳豫佳磁蜀重錦

續表忠記

卷之五

五

呂忠節

齊楚金銀礦其他搜括贏美無慮億萬計名大內私財入貴妃掌握凡精鏐環寶分天府之半又撥莊田二萬頃鹽引數千綱歲入復不貲十三年大旱蝗人相食維祺與守上官設法賑濟王惟封殖爲事不憂念百姓亦不喜賓客所好者娼樂婦女沉湎宮中軍中換糒不給口語籍籍或詈道中曰王府金錢巨萬奴隸厭粱肉而令吾輩枵腹死賊手乎維祺聞而愛之具以大計動王欲王法漢時梁孝王故事散財募士以遏天下之衝王不省既而賊果逼洛陽維祺復

屏人極論開曉萬端祈王發帑爲守禦計王雖領之終不省總兵王紹禹領兵赴援請以兵入王箋阻者三不受命薄暮東炬燒土門詐云逐賊抵七里河與賊合反誨賊攻城王見事急始出千金募士而勢已不支紹禹兵竊竊偶語旦暮以城下賊薺王府而分其所蓄或以告且勸之去維祺曰吾固憂之臨難苟免豈儒者事耶夜半紹禹親軍反從城上呼賊相笑語執守道屬刃其頸口噤齟索餉紹禹從旁謬以苦語解之兵以手推之曰此豈老總兵當言時耶揮刀

續表忠記

卷之五

六

呂忠節

殺守堞者燒城樓開北門延賊入維祺北向慟哭子弟牽其衣請避賊維祺曰我以一死上答所受內副所學義當如此去將何之天明賊大至有識之者曰公非賑饑呂尚書乎我能活公可乘間去維祺弗動擁往見其渠時福王匿民舍中賊跡而執之遇於道維祺已被反縛奮其首語王曰王綱常至重等死耳毋誅於賊辱國體見賊渠於周公廟曰呂尚書口請兵餉殺我曹今竟何如維祺瞋目罵曰吾爲天子大臣恨無兵磔汝狗鼠今惟速殺我我死不愧天地不

愧聖賢復何憾賦梓之地不屈申脰就可容色自若
時年五十有五學者稱為明德先生是日也福王亦
遇害賊收王府珠玉貨賂裝緣囊負任以入盧氏山
中前後數十里不絕又發王府中金及倉粟大賑饑
民饑民赴之者百萬燒王宮火三日不絕事聞子優
卹諡忠節弟維祐由選貢生為樂平知縣解職歸十
六年寇陷新安亦抗節死贈按察司僉事福王既殞
思陵在宮中每愴念四方多難骨肉傷殘一日偶倦
勤呼老宮婢使述宮中往事因言神廟獨鍾愛福王
續表忠記 卷之五 七 呂忠節

當王之國時已出宮門而召還者三且約三歲當入
朝主屈指曰三歲一千日但恐父王不能待耳及後
大漸猶顧視鄭貴妃嗔以王為念今何如矣上欲
獻而起蓋是時河南諸王多被賊害幸而脫走者亦
播遷瑣尾不克自振而誨賊破城之王紹禹後被獲
檻車獻俘京師磔於西市
趙吉士曰夫子有言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蓋以死
生之際最足驗人之學力也公云臨難苟免豈儒
者事斯天地間乃有真儒矣
附記 纂慈書湧幢小品曰獻俘之禮先一日設
御座於午門樓前檯正中是日早分遣勳臣告於
南郊太廟教坊司陳設大樂於御路南之東西北

向文武各官朝服刑部堂上官及獻俘官吉服於
御道外東西侍立上常服御皇極門鐘聲止鴻臚
卿請上乘輿樂作內瑞戎裝擁衛前後排列五鳳
樓東西兩黃蓋護御轎登午門樓正中黃帳陞座
樂止鳴鞭鴻臚寺卿招呼報捷獻俘官宣奏畢錦
衣衛堂上官招呼拿俘來校尉擁俘至刑部請付
所司行刑上曰拿去廷臣尚未問聲左右勳戚接
者二邊為四乃有聲又為入為十六漸震為三十
二最下則大漢將軍三百六十人齊聲如轟雷矣
押俘出羣臣稱賀禮畢駕輿

續表忠記

卷之五

八

呂忠節

洛陽諸忠合傳

闖賊破河南府。在籍呂尚書維祺死最烈。并紀死事諸官紳。河南府知府亢孟楡。陳鼎留溪外傳作孟元楡號似何臨。

汾舉人初授洋縣有惠政。瑞王之國供應繁劇。力請

於王中飭從行宦侍與旂尉不得擅擾民間。卽徵及

草木者亦罪無赦。閭井晏然。王以此得賢聲。而官民

歌思孟楡。去後猶不置。又開堰浚渠。民享其利。陞洛

陽守。闖賊陷府城。各官多奪門出走。孟楡不可賊至

欲降之大罵不屈。死後贈太僕卿。福王既執。承奉劉

績表忠記 卷之五 九洛陽諸忠

顯典膳錢福門正李彰雲等共三十六人外執事書

堂官焦如薰良醫張鳴臯杜一經等十一人皆死。監

司則守道王引昌吳橋人身被重傷。賊退數日死。職

官則通判自守文訓導張道脉冗官武職共九人爲

賊所戕鄉紳則知縣劉芳奕郭顯星韓金聲行人王

明同知楊萃推官常克念舉人苟良翰等皆死。而舉

人來秉衡死尤慘。秉衡洛陽人天啓四年舉於鄉。未

仕辛巳正月李自成陷洛陽。秉衡爲賊將劉宗敏所

執。令易服欲官之。不從。羈於南郊民舍。顧見其友語

之曰賊勒我以官我義不受辱身必死我死不足惜

但恨老母在堂幼子在襁死不瞑目爾賊聞燒鐵索

加其脛終不從遂被殺并殺其母劉氏及其幼兒芳

奕慷慨饒知畧與秉衡同舉於鄉爲昌樂知縣有政

聲解官歸值歲大饑人相食傾橐賑救賊氛逼集縣

中義士爲干城社佐有司保鄉井及悍卒內叛城忽

陷自縊於西城成樓克念舉進士爲平陽推官寬厚

簡重政持大體聽斷無冤民至是旋里遂被難顯星

舉於鄉爲許州學正遷翰林待詔未赴抗節死。金聲

績表忠記 卷之五 十洛陽諸忠

明皆進士金聲知邯鄲縣明官行人萃良翰皆舉人

萃官辰州知府良翰未仕所轄各縣一時死於賊者

宜陽知縣唐啓泰金谿舉人罵賊不屈被殺賊連攻

永寧知縣武大烈臨潼舉人強敏有幹濟時安郡王

府中人頗恣橫窟穴奸宄莫敢問大烈一繩以法無

所撓寇掠境上城守計甚設而邑人張論爲四川巡

撫罷歸佐有司數却賊論殺子吏部郎鼎延繼之亦

數有功至是獄囚勾賊來攻城守都司宵遁大烈偕

鼎延及其叔父順天府治中讚同守三日賊於夜半

登城執大烈自成以同鄉故欲活之大烈不屈索印
又不子乃燔灼以死鼎延匿智井以免讚及子監生
祚延死之主簿魏國輔教諭任維清守備王正已百
戶孫世英並不屈死萬安王采鏗亦被盜賊卽移攻
偃師城虛不能守一日而陷知縣徐日泰不屈大罵
爲賊齕割迄死罵不絕聲啓泰掖縣人口秦金谿人
並起家乙榜

虛宜曰或謂福邸惟知謹守鎗壯不肯出全幾募
兵討賊乃其門下有如許抗節之士不能向王抒
一語而徒以身殉何也雖然呂尚書痛哭請之矣
而卒不用況他人哉

續表忠記

卷之五

十一 洛陽諸忠

汝州諸忠合傳

河南汝州直隸大州也。明崇禎十四年其附郭魯山
與郟縣另有寶豐伊陽皆爲賊所破州守與四縣令
亦皆抗節而死於賊。州守則山東掖縣舉人錢祚徵
字君遠魯山知縣楊呈芳則山海衛人也。汝爲流賊
往來孔道土寇又乘機竊發聚至萬人祚徵至欲先
除之簡鄉勇牙兵得千人佯爲城守計且白晝閉城
門示以怯。又爲好言招撫之賊果不疑。夜半忽開門
從間道躡梯踰山谷直搗其巢。賊方縱酒大破之時
又出沒行劫乃令民千家立一大寨有急鳴鉦相救
一寨鉦聲起遠近諸寨競鳴鉦應之各守隘口聚而
擊賊賊不得逞勢遂衰祚徵策賊衆難盡誅而膽已
落乃釋其俘招之其魁魯加勤等果降。汝人得少休
十四年正月流賊圍汝祚徵中流矢力疾乘城二月
初四日大風霾城上以礮擊賊風逆火反樓櫓盡焚
城破祚徵被執大罵爲賊攢刺無完膚而死。汝人立
廟祀之。呈芳爲令撫字有恩亦饒方畧有練總潛結
無賴與進士宗遴諸生熊瑞等謀不軌呈芳捕斬之

續表忠記

卷之五

十一 汝州諸忠

至是城陷亦死焉。寶豐知縣張人龍遵化人。城陷不屈。死妻年少。家奴四人欲亂之。妻飲以酒。俾極歡而密遣婢告丞尉勒兵捕殺之。乃扶柩歸里。伊陽知縣孔貞璞曲阜人。賊薄城以守。禦堅解圍去。他日有事汝陽。道遇賊被執。亦不屈而死。有李得筇者。寶豐舉人。城陷得筇短衣雜衆中。將乘間遁去。爲賊小校所覺。執之。徒跣牽縛。賊以牛金星爲謀主。金星常舉於鄉。勸賊重用舉人。故賊所至卽搜求舉人。官之或勸得筇自言不可。賊役使之。又不從。伺賊寐將刺之。賊

續表忠記

卷之五

主

汝州諸忠

婦大呼賊覺。乃被殺。有語賊者曰。此舉人也。賊懼得罪。弃其屍。後竟不可得。又有劉恩澤者。亦扶溝縣舉人。慷慨能任事。嘗以策干當事。多見採納。十四年十月。賊抵扶溝。衆議城守。而縣令駭不解事。恩澤在座中。蹶起痛哭曰。吾不幸乃從汝曹。木偶以死。自題樓壁曰。千古綱常事。男兒宜讓人。明日城陷。墜樓而死。一時舉人盡節者。南陽張鳳翔。王明物。洛陽張民表。永城夏云醇。商城金容善。光州王者瑄。光山胡植嵩。縣王翼明。並以屬賊。被難此皆有姓名可得而紀者。

趙吉士曰。古云士窮乃見節義。使諸公而生於盛時。其所樹立必有卓卓可垂於竹帛者。惜乎僅以節義顯也。雖然。諸公以節義顯。其所樹立不又多乎哉。

續表忠記

卷之五

主

汝州諸忠

郝令李公署尉事顧公合傳 附王昱顧國

李自成再攻汴不克退而陷郝知縣李貞佐署尉事
汝州吏目顧王家皆死之貞佐字無欲山西安邑舉
人早有志操受業同里曹于汴之門以學行著初選
郝聞河南賊報亟星馳赴任王寇楊同錦雖爲闖賊
所殺而餘黨猶聚焦家寨貞佐簡練鄉兵以資備禦
雖軍事旁午時出近郊勞耕者以酒食月必課士曰
四民復業乃太平氣象士爲四民首絃誦不輟爲四
民倡不亦可乎邑有姊妹二人抗賊死拜其塚祀以
續表忠記 卷之五 主 郝令李

乘勝捲郝不勝必移怒及之因與王家修備加嚴未
幾汴果再被圍賊用火攻火發反中賊賊退果攻郝
貞佐與王家竭力乘城百姓感其忠義願與同死至
三日矢盡炮火竭城乃陷貞佐與王家俱被執賊恨
郝民堅守大肆屠戮貞佐大聲叱曰驅百姓死守者
令也令自死耳何妄殺我百姓爲也復罵不止自成
怒甚褫其衣冠創懸諸樹酷苦之貞佐大呼曰吾必
訴之上帝誓爲厲鬼以殺賊賊斷其舌然後磔之母
喬氏妻某氏皆罵賊死王家見貞佐死慘甚叱曰賊
無道至此恨不能寸斬汝啖汝肉語未畢刀斧齊下
與貞佐同時畢命事聞贈貞佐河南僉事王家亦邀
卹典當城破時貞佐有友人王昱獨不去及貞佐遇
害收其屍并殮其母妻葬於城南郊王家有子國能
文兼工詩賦賊盡殲郝人將及國國給以藏金所在
賊喜同國往發之乘間以巨石擊賊賊支解之郝人
收王家與國屍葬於蛾眉山蘇公墓側每清明日郝
人必祭奠二塚至於今不替縣中舉人陳心學銓授
知縣不謁選而歸爲自成所執欲官之不從被殺舉

人周卜屠知內黃以父喪旋里自成既殺心學更問
卜屠如何曰吾以老母在此若欲仕何故里居自成
曰汝不願仕何以官內黃曰爾時父在母未亡也今
母老多疾安得舍之而官自成曰爲我執縣官奉可
代汝死曰戕人以利己仁者不爲也自成怒亦殺之
施古士曰李公登賢書佩縣印爲百里侯以死報
國理之正也若翊明以據史遂一命微父而卒與
李爭烈觀其子爲父死成忠成孝豈偶然哉

南陽諸忠合傳

南陽爲中州四達之區。乃流賊所必爭。明崇禎辛巳
兩被圍。終受其陷。爰紀前後諸忠抗節而死者。其先
則知府顏日愉也。日愉浙江上虞人。由乙榜授葉縣
令。惠政及民。而強項與上官忤。被劾。部民詣闕訟冤
者數百人。乃還職。歷知靜寧州。猺賊嘯聚。馳請固原
鎮兵合剿。先率壯士數人招諭之。賊弛備。精兵直搗
其巢。大破之。遷開封同知。攝澠池。榮陽二篆。大著聲
績。立生祠。祝之。撫按以南陽要衝。會舉日愉爲知府
至。則儲糧治械。民甚倚之。日愉益奮厲。十四年正月
李自成陷洛陽。張獻忠陷襄陽。敗問至南陽。闕城震
恐。文武共誓報國。儆備甚嚴。五月初七日。闕賊果至。
漏未盡。卽令賊黨冒雨登城。日愉督將士奮擊。士民
羣助之。殺城上賊幾盡。餘賊引退。城獲全。而日愉手
中一矢。項中二刀。遂殞於城頭。闕城莫不哀悼。後贈
太僕寺卿。賊旣不得志於南陽。旁掠附近州縣。九月
大破秦督傅宗龍於項城。勢益張。又聞顏知府死。大
喜。十一月乘勝再圍南陽。其時城守者道則叅議艾

毓初才監司也。字孩如米脂人。戶部侍郎希淳之曾孫。舉辛未進士。知內鄉縣。毓初生長邊陲。知兵習戰。六年冬。流賊來犯。毓初令埋大砲滾地。龍於城外。而城內暗通火線。故於埋砲處。備禦單疎。示賊以瑕。賊果爭馳之。燃線而炮發。賊死無算。乃解去。歷陞至叅議。分守南陽。日愉之却賊也。毓初亦有功。至是自成。用宋獻策計。窺關中。必先取南陽。復驅大隊來犯。楊文岳援軍至。即引退。甫退。又復嘯聚。使援者敵於奔命。而城中援既絕。糧復盡。遂自潰。毓初城樓自縊而與城俱殉者。一曰總兵猛如虎。健將也。起自行伍。虢很善鬪。常隨曹文詔勦賊於晉。手斬賊目姬關鎖於黑山。後屢積功。至開府。每戰樂爲士卒先。溺死者數矣。幸不死。移鎮南陽。賊合圍。用大礮攻城。如虎多方捍禦。乘間開門。搏賊。賊避其鋒。而盡銳陷他門。如虎持短刀巷戰。大呼殺賊。賊死者不計。手及袍袖。瀝血斗。許過唐府。因門北面叩頭謝。上恩自稱力竭。賊刺刃出其背而死。二曰知府丘懋素。廉吏也。甫蒞任。卽簡丁壯繕雉堞爲城守計。甚悉常曰。吾郡處衝途。無

高山大川。可恃。又朱邸所建。賊垂涎久。吾懼與河南開封連臂入阱也。及城陷。賊知其得民誘之。降大罵不屈死。闔署長幼男女咸罵。延頸受刃。無一人乞憐者。一曰叅將劉士傑。亦勇將也。常逐張獻忠於開縣。日暮雨作。諸將以人馬乏。擬詰朝而戰。士傑恐賊之宵遁也。大聲曰。自瀘州逐賊。馳四旬而後。及之。惟敵是求。今遇賊不戰。縱其奔突。誰執其咎乎。請爲諸君先舞刀直進。連勝之。至是亦以陷陣而歿。遊擊郭開如虎子。守備猛先捷。南陽知縣姚運熙主簿門迎恩。訓導楊氣。開皆死之。賊谷麒麟。閩刺唐藩於其宮中。州之王封胥。陷郡邑。亦被賊蹂躪殆遍。

趙吉士曰。憶明史紀事。載猛將軍爲張獻忠敗於開縣。劉郭諸將皆死。及綏寇紀畧。則載猛與諸將死於南陽。若以時考之。是年辛巳。傳汪二公先後俱死於河南。不數月而南陽陷。當以南陽者爲是。蓋以其地之相去不遠也。既死王事。則在蜀在豫一而已矣。又何必問其爲獻忠爲自成耶。

副使張公推官鄭公合傳

附知縣李大覺遊學黎民安鄭妻女子女

獻賊詐破襄陽。襄王遇害。副使張克儉推官鄭日廣死之時。崇禎十四年四月也。克儉字禹型。山西屯留人。進士。忼慨敦大節。初令河南輝縣。著廉能。辟六年。二月。羣盜犯武安。守備曹鳴鶚戰死。轉而攻輝。克儉乘城固守。賊不能下。屯百泉書院三日而去。入爲兵部主事。有薦其才者。召對。稱旨。十二年十月。擢湖廣按察司僉事。監鄖襄諸軍。督師楊嗣昌之出鎮襄陽也。克儉繕城池。備甲仗。儲糗糧。諸務畢舉。嗣昌深倚之。時推官鄭日廣署襄陽縣事。李大覺遊擊黎民安文武協和。各願捐軀報國。日廣字居節。番禺人。丁丑進士。居官有節操。與克儉臭味尤投。同心捍禦。亦甚。悉先是。獻忠就撫於熊文燦。文燦膺總理。重寄性貪鄙。既不能御。以威信。又日夜責其寶賂。無厭。獻忠憤而叛。文燦得罪死。文燦嗣昌所薦也。故嗣昌不得已。自請督師。不鑒前車。仍以納降爲得策。賊得免死。脾胃膏歸農。自擇便地。連營數百里。互爲唇齒。而河南比歲大被饑。民就食襄漢者。日以萬計。莫可縱遣。兩

續表忠記

卷之五

三

副使張

人竊愛之。克儉上書督師曰。襄陽自古要區。在本朝

筦鑰。獻陵視前代尤重。近者西河饑民雲集。新舊降丁雜處。一夫叫呼。皆足致亂。況秦兵以長武之變。西歸。鄖房軍府初立。降營基布。何啻放虎自衛。可不懼乎。嗣昌報曰。昔高仁厚六日降賊百萬。擒阡能可法也。監軍何怯耶。不聽。未幾有開縣之敗。旗幟軍符盡爲獻忠所得。襄陽猶未知敗問也。而嗣昌出師時。凡軍資糧械。咸頓於襄陽。及用左良玉計。大敗賊於瑪瑙山。獻忠幾被擒。作逸去。而獲其妻。教氏高氏并前所執。放氏之兄及其養子惠二同禁襄陽獄。將鄭嘉棟搜大溪坪。又獲獻忠謀主潘獨鰲。并繫獄中。襄陽守年少。僞薄悅。教氏高氏之豔。每晚赴獄。閱囚。託以問賊中事。笑語無紀。獨鰲亦得乘間脫桎梏。防守益疎。嗣昌雖移文爲戒。守笑曰。是詎能飛至耶。漫不省。獻忠既敗。嗣昌輕騎一日夜奔三百里。將抵襄陽。先以二十八騎僞爲官軍。持所得軍符令箭。日哺叩門曰。督府調兵守者。合符信。啓關入。處之承天寺。夜半賊從中起。承天寺火。又燒襄府門。烟焰漲天。放棧

續表忠記

卷之五

三

副使張

橋納大衆獨齎與敖氏高氏亦毀徙戶內外相應城立破克儉倉皇奔救襄府被賊執大罵不屈死日廣奉檄核軍儲於荊州甫還任而難作亟登城率吏民捍禦身被五刃二矢妻譚妾李二子逢明逢泰二幼女俱死越七日家人鄭茂興於南門城上得其屍殮之天覺字寬之金谿人由鄉舉知穀城兼署襄陽縣事間變繫印於肘縊死堂上民安亦金谿人城中火起率所部千餘人搏戰矢盡被縛抗罵死賊執襄王坐王於堂下進以卮酒曰王其勉飲此酒吾欲斬副昌首而道遠不能奔至今借王之命使其無所逃死王遂遇害嗣昌聞報亦惶恐自縊以連失二郡喪兩親藩自知法所不貸也克儉已陞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未聞命竟及於難乃張鄺諸人死襄陽守竟奪門而逃守夏邑人時河南亦大亂久逮不至不知所終趙吉士曰武陵取高仁厚六日降賊百萬自擬舉趾高矣乃言甫脫口卽以身殉趙括之母曰兵凶器也而括易言之何巾幗之不如耶宋鑑曰嗣昌之自請督師原出于不得已其氣固已餒矣而姑爲大言以張之賊豈口舌所能善服耶若襄陽一郡軍資成聚於此猶人之血氣乃軀命所關也嗣昌雖自刎于君父何濟于民生又何濟哉然而帝終憐之抑又何哉

明崇禎十五年八月闖賊破河南商丘縣在籍工部尚書周士樸死之士樸號丹其由進士初知曲沃縣治行有聞泰昌元年徵授禮科給事中疏陳勤問學親郊廟恤宗藩正士風四事復陳敬天法祖崇儉恤民納諫五事皆荷褒納士樸性剛果不屑委蛇隨俗尤事事與中官相撻拄天啓元年詔選淨身男子中官王添爵必入賄始收不與者多幾致激變士樸抗疏劾之御史欽賞邊軍中官劉尚忠鼓陵軍挾賞竟違例槩給士樸又極論之兩疏雖不行直聲大起逆奄漸用事欲竊兵柄導帝演內操士樸抗言內操之卒多非正身倘奸人混入其中蕭牆之憂甚大不聽遂藩繼陷五監軍皆望風先逃倚中官爲宿士樸疏言若盡從寬典槩置不問設後封疆有警皆可委之而去何以作天下忠義之氣乃命所司議處逆奄遣其黨中官劉朝等四人假資送軍器爲名出行山海內外漸露觀兵之意士樸與同官周朝瑞咸專疏切諫忠賢怒奪俸三月而劉朝等終不遣中官李實與

蘇撫周啓元互訐士樸言實侵撫按制有司虐機戶
嚴疏兩劾之中官以索冬衣聚工部堂上侮尚書鍾
羽正士樸言尚書者乃朝廷之大臣非中官可得而
侮也部堂者乃朝廷所建之堂非中官所得而毀也
侮大臣卽侮朝廷矣今羽正去志已決天下後世謂
中官逐一大臣而陛下不爲正法所傷國體匪小諸
疏皆觸忠賢怒考滿當擢京卿故持之不下士樸遂
謝病歸崇禎初起太常少卿五年歷陞至工部尚書
帝命中官張彝憲監戶工二部出納士樸恥與共事

續表忠記

卷之五

主

周尚書

彝憲又專恣於錢糧多所那移士樸請四司出入各
存其庫他司不得擅那彝憲恚疏陳不便帝命部臣
協同批發士樸言祖制批發者不收收支者不批
發所以杜漸而遠嫌也臣若一時苟且廢祖宗舊制
千秋名義其謂之何如必欲臣協同亦須酌其地酌
其人而後可其地則朝房不必庫也其人則科道司
官不得僅同內臣也因引罪求罷帝雖以和衷慰留
而心甚銜之旣而以遂平長公主墳價不照例給發
爲駙馬都尉齊贊元所詆帝怒遂削其籍十五年廷

臣交薦終不召其年八月李自成陷商丘與妻曹氏
妾張氏子舉人業熙子婦沈氏同日自縊商丘爲歸
德府附郭首邑科第人文最盛與其難者官則推官
王世琇字崑良保定人丁丑進士已陞工部主事辦
裝將行僚屬邀與同守慨然曰人臣義不辭難久官
其地臨難而去之非義也遂與同知顏則孔經歷徐
一元商丘知縣梁以樟教諭夏世英里居尚書周士
樸等誓衆堅守賊攻圍七日夜有大紳之子舉人率
家衆斬關出奔殺傷守者數十人衆亂賊乘之以入

續表忠記

卷之五

主

周尚書

世琇則孔並遇害則孔女聞之卽自縊一源分守北
城素饒膂力殺賊最多城陷猶率衆巷戰罵賊死以
樟中賊刃久而復甦妻張氏及子女僕從四十餘人
皆死世英見賊入持刀力鬪死於明倫堂上妻石氏
亦自刎紳衿則工部郎中張泌試主事朱國慶中書
侯忻廣西知府沈仔威縣知縣張儒舉人徐作霖吳
伯喬周士美等六人官生沈倬侯駿等三人貢生吳
伯僞侯恒沈誠周士貴等八人國學生侯棕沈衍等
四人諸生張渭劉伯恩等一百十餘人作霖伯喬伯

信渭伯愚皆邑中名士尤有聲則孔沂州人一源海
監人世英祥待人皆不屈死賊尋陷鹿邑知縣紀懋
助死之又陷虞城署縣事主簿孔亮亦死焉皆歸德
府屬邑也後咸邀贈卹

趙古士曰天啓誤于中官思陵已監其弊矣未幾
而仍執國命公力杜其禍事相摺挂無如思陵
之英察而終不一悟蓋以猜忌之心流為膠固之
見諸奄遂得乘隙以中之亦思呂強張承業千古
幾人哉

商丘四忠合傳

闖賊圍商丘舉人吳伯喬徐作霖貢士吳伯引諸生
張渭協謀設守賊攻七晝夜乃破四人者皆死之伯
喬字讓伯弟伯引字延仲少食貧父盲臥病奉飲膳
潞厠綸迭趨而前俱以孝謹稱母舅曰孝廉劉格格
長者饒於財心憐伯喬貧兒子畜之稍長爲娶儒家
女程氏推與財千金令其專意習舉子業伯喬姿英
上性復伉俠負大志藉其資得與四方賢豪交伯引
少其兄八歲美鬚眉善八法亦好讀書與喬等兄弟
續表忠記 卷之五
自爲師友名日起郡有富人劉瀚格之族父也時聞
格言二子當富貴心竊喜乃以女孫妻伯引而割其
產之半贈之兄弟更得結客通聲氣自中州直走江
淮吳越間引妻亦賢時出資財佐其贈答而力勸引
讀書立名邑有孝廉徐作霖子衿張渭皆名下士故
與吳氏兄弟善由此深相締課藝外恒以節義互相
砥兩人時過喬引家父聞其笑語輒色喜以子所與
交皆勝流也他有聲采若侯方域賈開宗輩咸冷水
乳焉引早舉明經而喬則淹蹇至崇禎丙子乃列賢

書其所交徐作霖者先於崇禎庚午受知於南昌萬
日吉領省解額好古深沉一藝出輒驚其魁舊與伯
喬連鑣上春官傾動長安道獨張渭潦倒諸生中渭
貌奇野鬚句繞其面句髮句髭句少年時戲騎劣
馬馬人立句墮句左臂折句蹠曲句似鮑老句短舌
句無正音醉後談天下事句滾滾句恒以屈其我冠
攝上座者為文開敏日可得十數藝若刻意淘汰者
渭實信手拈來也慕徐渭之為人因名渭自呼狂士
人亦狂之又使酒難近獨推作霖亦與伯喬伯引厚
續表忠記卷之五 壬商丘四忠
商引既樂與渭遊而作霖亦謂渭乃古之狂也崇禎
甲戌作霖計借五策言今天下劇賊虐秦蜀蹂楚豫
百姓播遷極矣不可不及時先收拾人心若崇尚礪
刻密文網恐天下怨禍且燎原主司傳冠已錄其七
其見所陳時務取示文震孟共嗟嘆署上卷而烏程
惡其切直不收伯喬亦報罷伯引執一經迄不第作
霖猶然稱鄉進士而渭為諸生且摧挫老矣歲試渭
卷在平列自袖其文爭之學使者潘曾紱取熟視曰
子文誠善吾失子高拔之後一年他學使又殿其卷

復爭之使者怒黜渭郡之縉紳咸言渭實名士乃復
其故時流賊大起蹂躪中州勢必及商丘新令梁以
樟順天人郎撫夢澤子也字公迪領京兆解額成進
士抵任未久心憂賊縣故無兵問四人者能文章又
慷慨肯任事乃折節下四人者與之謀聯絡紳衿集
鄉勇築城環為守禦計惟渭知天下已亂又自傷年
踰壯功不無所就句醉句恒罵座或箕踞哭句座上
客益以渭為狂竊笑之作霖忽起叱曰若皆乳臭兒
徒肥腸滿腦作何益相何知大計吾輩且且暮莫保
續表忠記卷之五 壬商丘四忠
而反笑渭為狂何哉句舉座酒皆醒商引亦在間作
霖言泣數行下時方修春社於伯喬家皆慘阻不樂
句罷句不旬日賊已臨城城上雖設守皆市人句持
竿木句遠望塵起輒股慄賊於所過地方率先輪欵
者不焚殺守一二日者殺十三四或五六日不下則
必屠其城無噍類以此眾無固志賊四面攀堞入伯
喬伯引作霖皆死賊退求三人死所幸不可得張渭
當城破時賊以刀砍其頤張且斷矣猶右手灑其鼻
之血而以折臂手承其頤聲已澁口猶喃喃罵不止

又一賊從後來復斫其頸乃仆而裔引之父兩日皆
盲者年已七十餘顧獨存伯裔婦程氏匿積薪下亦
倖脫賊去後程氏使人偽爲裔引狀立父前父手摩
之喜既乃審其非是坐土坑上拊膺而呼曰兩兒皆
安往乎老人安歸乎哭大號而無淚不絕聲三日亦
死程氏乞木爲棺手封樹焉賈開宗曰有孔尚達者
裔之同年生也見伯裔死時以目視尚達色不撓程
山人云城破賊疑伯引爲官繫而牽之伯引抗言曰
奴乃以我爲官我雖非官豈肯從奴作賊耶二賊疾

續表忠記

卷之五

王商丘四忠

裔等俱邀卹典

趙吉士曰士之老死屬下者多矣其姓名何沒沒
也三子死雖不知其所不已聲施至今哉張渭自
比青藤徐以狂死而張以兵死爲尤烈矣

大梁客阮先生傳 附尉氏令暢一篇
先生諱漢聞字太冲京師人也初客汴梁落落不可
人意人亦無可漢聞意者第見其嶽嶽亭亭類有道
者不敢呼其字共呼爲阮先生時王孫西亭好客聞
其名延而館之邸中西亭門下凡能文善書騎射擊
劍彈琴蹴踘之流無不畢集西亭視之沉沉耳獨於
漢聞有加禮亦呼爲阮先生西亭架上多內府秘書
人間不恒有漢聞日沉酣其中學益博大梁城中若
王惟儉仲張民表林宗皆饒才筆爲詩古文名走四方
續表忠記 卷之五 王商丘四忠

胥折節漢聞日同唱和亦共呼爲阮先生當是時阮
先生之名幾傾天中西亭歿漢聞哭之慟曰吾不能
頻以涕淚濕西州門也乃徙尉氏閉門著述尉氏學
者聞阮先生來大喜爭執經問奇願爲阮先生門弟
子先生家故貧門下集者益衆飯糲茹蔬皆與門弟
子共之遇風日晴好出遊山水間門弟子競肩籃輿
以從賦詩論道恬如也漢聞雖儒者少年時又喜習
兵家之學著尉繚子解詰戎踐墨諸篇萬曆間出師
援朝鮮敗於碧蹄館漢聞方弱冠跼注度遼北望黃

龍東馳鴨綠從廢將老卒牧圉喚人訪問全遼形勢
慨然有澄清志會東方解嚴挾策而返崇禎初徵遣
逸巡按御史李日宣上其名卒不起流寇擾輦洛漢
聞料賊情形并山川阨塞圖上當事多效見援勦諸
帥騎蹇不肯辦賊乃取古來婦女以勇武見者集為
一編名女雲臺以媿之後賊攻尉氏必欲致漢間時
已臥病據牀猶畫地指陳方略城破為賊所得大罵
而死年七十矣今大梁與尉氏學者猶追頌阮先生
而尉令暢一鵬亦罵賊不屈死一鵬字圖南山西河

續表忠記

卷之五

三

大梁客阮

津人舉人惠民愛士涖任甫數月政聲四起賊至堅
守力不支乃陷死後民競哭之

盧宜曰唐人詩云曾為大梁客不負信陵恩竊怪
信陵何以得此於客也及觀西亭好客而客競歸
之嗚呼何况信陵哉

傳忠壯公傳

其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其在傳曰濟則君之
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其秦督傳宗龍之謂與宗龍
號括蒼雲南昆明人由進士初任巴縣負能名入為
御史視浙江鹽政却羨金四萬兩泰昌晏駕抗疏請
誅內侍崔文昇以正用藥之誤再按貴州監貴撫王
三善軍王被苗黨陳其愚所殺力擒正法以征安逆
功加太僕卿繼而撫畿一年總督薊遼二年轉戶部
侍郎建言忤旨革職十一年流賊逼成都起為四川

續表忠記

卷之五

書

傳忠壯

巡撫一年尋加兵部侍郎宗龍在行間久諳練形勢
競以老將目之十二年八月以才望繼楊嗣昌為兵
部尚書初見上諄諄以民窮財盡為言上是之宗龍
指天畫地言愈力上不悅十二月洪撫承疇請用劉
肇基為團練總兵總監高起潛又揭其恇怯下部議
不即覆上怒其抗藐責回話以戲視封疆下獄在獄
閱兩載十四年寇患亟宗龍年老矣上素識其忠誠
且以夙負用之必盡死力釋之出獄以兵部侍郎督
陝兵討賊令其專辦自成即秦軍在豫者李國奇賀

人龍二將隸焉。又命保定總督楊文岳率總兵虎大威一軍與之。合九月初四日。次新蔡。縛浮橋渡河。趨項城。兩軍畢渡。走龍口。自成亦過河。將窺汝寧。適相值。覘官兵且至。伏精銳林莽間。陽驅諸賊西渡。謀者還報。賊渡河趨汝寧矣。宗龍與文岳兩軍並進。次孟庄。諸將弛鞍解甲。散行村落間。求芻牧。伏兵猝起。人龍捨粹棄軍。走國奇。勢不敵。與虎大威亦奔。兩將僅以標下親兵與賊相持。二更。保兵北隊走。有副將扶文岳上馬馳去。宗龍慷慨語其麾下曰。宗龍年老矣。積表忠記 卷之五 傳忠壯

今日陷賊中。當與諸軍併志決命。爲萬死一生計。不能效他人捲甲走也。乃召裨校李本實等。穿塹結壘。誓必死。自成見秦兵無救於圍外。穿兩濠。困之。十一日。我兵糧盡。殺馬十五。日馬驟亦盡。營中火器弓矢俱盡。十六日二更。潛突賊營。潰圍出師。大潰。宗龍徒步且戰且走。次日未至項城。八里被執。賊詭稱傳家將擁之趨項。至城下。賊呼啓門。宗龍大聲曰。此賊也。身是傳督師。不幸落賊手。城上速用礮擊。毋顧我墮。狡計賊揮刃中其腦。而仆。復大罵。賊抉其兩目。剝鼻。

殺聲起。賊棄之去。家人負入城。項人殮之。天吉寺祭而哭之。後贈宮保諡忠壯。予世廕人。龍逃歸陝西。密旨令孫傳庭斬之。

趙吉士曰。將必與兵習。而後能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豈以兩載狎狎之人。一旦率不教之兵。而勦方張之寇。其敗也固可翹足而待也。何盈廷憤憤卒無人爲帝言之。用人不得其當。而徒嘆討賊無人。意豈果無人哉。

積表忠記

卷之五

三

傳忠壯

秦督汪公傳

附襄城知縣曹思正典史趙原才訓導張信

秦督傳宗龍爲流賊李自成所殺。秦撫汪喬年代之。亦抗節而死於襄城。喬年號歲星。浙江遂安人。由進士任刑工二曹。出守青州。歷登萊道。督學三秦。爲政勤敏。而惡衣菲食。刻苦自勵。不攜家室。隨行止。二僕悉屏所屬。供帳清絕。一座凡獻。決鈞會暨試生儒。皆出手錢。無人幕賓。案上亦無留牘。知青州時。節解費杜羨餘。著爲令。甲行廊置。宦十餘所。備薪水兩造。自炊待。鞠是非立判。又不取饋。吏胥不敢索民一錢。續表忠記卷之五 秦督汪

傳宗龍亦至。感賊勢。披猖與宗龍握手歎。而別且曰。公破賊歸。秦喬年且執露布爲公前驅也。未幾宗龍計至仰天嘆曰。傳公死。討賊無人矣。繼聞總督之命。方簡兵儲糧。未集而兵部催出關。檄踵至。口兵疲糧乏。而當方張之寇。我自知以肉餵猛虎。然不容不出。以持中原心。次郊縣。警師襄城。諸生李永祺率父老迎官軍入城。自成方破葉縣。殺劉國能而圍左良玉於偃城。國能之守葉也。力戰不能支。城陷。自成殺其令張我翼。念國能幼。同里習嬉戲。稍長。同學拳武。續表忠記卷之五 秦督汪

跡而發之中一塚得螻蟻數石火光尚熒熒然剖其棺骨青黑色毛被體而黃腦後一穴如錢大中盤赤蛇長三四寸有角見日而飛高丈許以口迎日色而吞咋者六七反而仍伏乃函腦骨并蛇腊之以獻而焚其餘骨爲灰雜以穢棄之自成恒嗜齒飲恨及聞出師憤踊曰此發我祖塚者亟圖之喬年背襄城而舍交餒一軍盡斂餘卒入保襄城襄城先爲賊破未及修誓以死守登埤坐矢石間殺賊數百人賊憤甚攻益急左右泣曰衆寡不敵城必旦夕破盍自爲計奮拳折其一齒曰此吾死所也五日而城陷循率副將張一貴黨威等巷戰手刃三賊被創自刎不殊執至韓家庄罵不絕口賊割其耳鼻磔屍而去居民感其忠潛瘞庄後知縣曹思正持刀與賊鬪被賊殺死訓導張信屬賊遇害賊退收殮喬年遺官護視乘傳歸里勅建忠烈祠於襄城春秋祀之至今不絕同死者西安同知孫兆祿鹽山人材官李可從監屋人襄城典史趙鳳豸守將李萬慶卽降將射塌天副將張國欽張一貴中軍黨威神木人常與趙大引等擊

續表忠記

卷之五

五

秦督汪

賊於西維嶺擒賊首寶阿婆者也自成恨李永祺因剿別襄城諸生一百九十餘人永祺卒不獲屠其宗親歸途中數遇賊從吏謂曰此死節清官陝西總督都御史汪公柩也若輩欲屍祝之請留不然橐中無物可取也皆愕然羅拜去喬年前去青時青人塑其像與范文正同祠以所撰訓民書供案上民有呼籲立應庭中一槁木相傳郡有大慶則崇崇祀之歲忽垂寶鼎崇遠近神之後同邑余國禎計偕過山東執鞭卒訊及鄉貫輒訝曰公里有汪公者爲吾青州太守其公子遘疾吾青士民登泰山代爲祈禳者以千計今無恙乎曰死矣卒拊膺泣下其得民如此嗚呼喬年竟無子

續表忠記

卷之五

五

秦督汪

毛際可汪總制逸事狀曰當世所稱家乘墓表事多溢美失實今公死已數十年道行罕所紀述而余所習聞則多得之老儒退校及行道素不謀面之人可以知公之大略矣趙吉士曰自成祖塚發後卽矢着其日舉大事無成雖天奪其魄豈非公之功哉而傳督之甘以身殉不效他人掩甲走何烈烈也劉國能李萬慶皆然歸正之死靡他洵足歆俎豆而無愧矣

太守顏公傳

附參議趙挺同知姚汝明知縣陳三接給事周而淳守備趙時肱

顏夫子有六十五代孫孕紹以河間太守。擢城著節。云孕紹號虞明世居曲阜少孤力學舉崇禎辛未進士初知鳳陽邑故凋敝孕紹加意撫綏期年而聲起以能治劇調江都已而內召將入都適上遣宦者楊顯名監嵯政令監司以下行屬禮諸長吏議未決孕紹厲聲曰何議為寧失官毋失身議則終須屈膝耳。卽治裝入都累試當改詞林先是考選優者爲臺諫次部曹再次則府同知時新有詞林之命奔競益甚其品題高下皆同鄉臺諫主之淮安武舉陳啓新落魄長安無聊甚謬作大言輿觀上封事驟得給事吏垣孕紹深鄙之啓新投刺故久不報謁啓新怒具同鄉預擬翰林之疏帝令指實以孕紹及涇縣知縣尹民興歸善知縣陸自嶽對帝怒謫三人于外孕紹得經歷尋知邯鄲縣

續表忠記

卷之五

聖

太守顏

大兵入關畿輔震動邯鄲值其衝城甚庫薄勢且旦夕下人皆爲之寒心孕紹甫聞命疾趨就譙門到任卽日部署守禦又募得勇士千人擇邑人張執塘統

之執塘故列校頗知兵勉以大義皆踴躍思奮開公帑給軍守者難之孕紹曰此城失守皆非我有也竟

出千金犒士夜有兩生以索繫城堞將縋而遁邏得之諸生多爲丐免孕紹曰吾方治軍當行軍法卽拔所佩刀斬二人頭以殉人心益固越三日兵至孕紹與執塘悉力捍禦留攻三日不下解而去時臨洛關沙河城皆破村堡被焚劫執塘獲數人比至縣則填目箕踞曰吾高總監部兵也孕紹曰吾治焚劫吾民者鞭之數百太監高起潛聞之怒適部將侯拱極敗績起潛遂奏孕紹阻撓冀卸罪而歸獄於孕紹上震怒逮問百姓羣聚訟冤撫按力爲調劑始從薄罰鎬三級守城功竟不敘執塘被笞辱幾死將告歸而冀定西山盜起方受命還冀定府同知往捕之賊曰聞顏邯鄲且至今安在孕紹自指曰邯鄲至矣賊投戈下馬羅拜曰我曹恨不生爲邯鄲民公至必能活我相率乞降數日悉平冢子伯璟家居夜夢一人偃臥肢體糜爛不可識一人指曰此太守也及覺聞除書知河間府馳書極言不可往而已抵治所正色曰兒

續表忠記

卷之五

聖

太守顏

輩欲我爲自全計其如君命何視事如故壬午閏十一月

大兵再入關攻城亟與叅議趙珽同知姚汝明知縣陳三接等協力固守援軍皆逗留不進知旦夕城必破頃集一家老幼于室中而積薪繞其外身往城上策守禦外以雲梯攻城將縱火焚之而風反樓堞燬城上人皆奔竄孕紹兒勢不可支歸署命舉火火烈衣冠北向再拜遂自躍入與家人同死珽慈谿人崇禎元年進士歷知南安侯官二縣屢遷河間兵備僉

續表忠記

卷之五

聖

太守顏

事廉靜不擾一家十有四人悉被難汝明夏縣人天啓元年舉于鄉知蠡縣事寬徭賑飢施糶掩骼民歌頌之後官河間與孕紹同殉妾任氏亦死三接文水人崇禎癸酉舉人知河間縣事善決疑獄妻武氏有賢行封孀多故三接遣之歸答曰夫死忠妻死節分也我安忍去及三接巷戰死武氏亦殉珽贈太僕寺卿孕紹光祿寺卿汝明三接並按察司僉事有周而淳者掖縣人初拜兵科給事中卽與同官六人分督畿輔諸郡城守事而淳甫至河間城卽被圍竟與諸

臣同死贈太常少卿居庸路石峽谷守備趙時肱力戰陣亡戲下感其恩信求得其屍葬之延慶衛子孫送入籍守其墓時肱貌奇偉饒膂力每戰必大呼單騎直入以此見殺人咸惜之

盧宜曰宜聞之林壘菴先生云公生一子六孫皆不與難三孫俱貴顯公之忠節益行遠而有耀趙守府繼子亦復繁衍嗚呼天之報忠臣者厚矣

續表忠記

卷之五

聖

太守顏

鍾祥令蕭公傳

附楚撫宋一鶴總兵錢中選

承天者故安陸府附郭曰鍾祥縣。明之興獻王陵寢在焉。其地之重與夙酒等。令則南豐蕭漢也。漢字象石丁丑進士。除知縣事。勤惡詰奸。不徇請託。值寇氛熾。增城堞。建關廂。儲軍食。政務修舉。已歷五載。奉文將入覲。聞賊破襄陽。自誓曰。士見危授命。豈容委而去之。遂以護陵保土。請於督撫。免行崇禎壬午十二月。賊逼境時。汴梁新破。所摧陷皆藩封重地。勢張甚。二十八日。攻獻陵陵軍柵木為城。賊積薪燒之。木

續表忠記

卷之五

聖

鍾祥令

城穿有欽天監博士楊永裕者。投賊自謂有異術。能佐自成。取天下。勸賊發獻王梓宮。比發大聲起山谷。如雷。自成懼而止。除夕攻承天人。洵無固志。漢僞臂大言曰。此正鍾祥令蕭漢効死日也。入署拜辭家。廟出絹悅付諸腰。曰男忠女烈。城破時各宜自盡。吾不能庇城中。百萬生靈尚能庇此三十二口。并兩雛。平授甲登陴。越六日賊薄內城。相持五晝夜。矢石俱竭。漢向北泣拜曰。臣力竭矣。急衝圍奔陵曰。吾以死衛獻皇帝也。賊亦踵至。挺身大呼。鍾祥知縣在此不

得擅驚陵寢賊卒挾之前漢引頸就刃賊曰砍首應云卽砍賊曰剥皮應云卽剝時楚撫宋一鶴

巡按御史李振聲

錢中選留守都司沈壽崇

人並以不屈遇害賊以漢賢而得民欲降之遣偽官

元珪說之百端以管夷吾劉青山為言漢叱之曰管

仲不死以有母在我則白雲望斷惟知向日青山識

真人起從龍淮右賊則草頭鼠竊撲滅旋踵死卽死

耳何喋喋為終不可奪賊批片紙令亂箭射死漢和

續表忠記

卷之五

聖

鍾祥令

胸以受乃南之吉祥寺至則羅列美饌小賊一人主之漢大罵不食求死轉急覓死具不得偶於僧榻得剃刀藏之因取敵紙書椒山浩氣還太虛詩復書鍾祥縣令蕭漢願死此寺於壁隨對壁白刎血橫瀝字淋漓滿壁時癸未正月上元日也自成歎息治觀葬之寺傍後贈大理寺丞璣由戶部郎中來任已擢鳳陽兵備副使未行而與其難振聲初授郢城知縣禦寇有功擢御史出巡湖北被執自成以同姓同邑稱之為兄且贈以金幣振聲不為屈賊數置酒邀飲醉

卽厲詞詆斥賊乃移之襄陽令部將劉體仁伺察之及孫傳庭出關討賊賊復移之裕州有言振聲通書傳庭者賊怒遣其將谷永殺之南門外時九月二十九日也先是振聲被執有傳其降賊者朝野共詆之後賊入山西榜列受職者姓名以誑遠近故相賀達聖與振聲皆與焉二人實未受職也又有鍾祥人從所向者舉于鄉由玉山知縣歷刑部主事性恬靜解職歸以文史自娛與子士默亦皆不屈死

趙古士曰以自成人情忍而獨於肅公乃百計誘降終不忍殺迫公自盡復治視葬之此必有淫服

其心者不然何以敬而禮之若此耶

卷之五 雙解令

河撫王公傳

附參將陳治邦遊擊連光耀父子遊擊馬魁義民劉璽張金

叛將劉超刺殺河南巡撫都御史王漢漢初名應駿字子房掖縣人崇禎丁丑進士授高平知縣調繁河內設法賑荒全活甚衆間則募民修城隍練壯士屹然一方保障巨寇劉二將攻濟源濟源告急於漢祥不應除多出賊不意赴之元旦登天壇山山陡絕賊所巢也漢持刀直上健兒繼之二遂就擒又乘大雪破妖僧智善再破賊楊六郎俱以奇險奏功李自成攻汴急外援不前漢率親兵至金龍口柳林諸處以續表忠記 卷之五 吳 河撫王

大礮火炬爲疑兵遣死士入賊中聲言宣大各鎮援兵至賊所畏者邊兵而汴之城守亦固乃解圍去當是時漢威名動河北其用兵也長於用間不惜重賞購之得當又賚予無算故皆樂爲之死凡先後破賊皆縱間諜入賊中賊中舉動無不預知者當賊圍汴時飛鳥俱絕漢之死士能達書於巡撫高名衡又盡得闖曹諸賊虛實以報漢一縣令耳而出奇制勝雖老將久歷行間亦自以爲不及也故都下稱知兵者必曰王子房干五年二月行取入京召對便殿陳撫

勦大略當上意拜御史監左良玉軍與督臣侯恂援汴兵部發援勦兵大半皆空籍餘悉市上菜備漢款曰以此兵遇賊直發蒙振落耳乃請自立標兵千人騎二百皆選鋒也八月朔夜半襲賊范家灘斬一紅甲賊首乃以此千人者令一裨將督之隸於大軍漢自走襄陽督左兵救汴而巡方之命下先是漢有密疏言良玉兵事甚悉上留中不發第臨朝時每向輔臣太息謂河南巡撫安得如王漢者政府乃改漢按豫而汴城已陷督諸將自柳園渡河入汴追餘賊於朱仙鎮連戰皆捷擢撫河南時各營缺餉兵易譚王者乃聽其搜牢而食民益窮皆去而為盜盜日多漢深念久矣會萊蕪諸生李構生以屯田策干軍門漢感憤時事謂勦流賊全恃邊兵而寧兵盡謀他部多逃邊兵全無可恃夫國家養兵不為不厚而平日糜餉則有兵沿途淫掠則有兵及至大敵當前則無兵夫兵之謀謀非一人亦非一日其將領非不知之特以一渡大河身犯不測盼兵之謀惟恐不速然則將領之誅既不可追而逃兵所過許地方官得勒兵捕

斬回籍者飭有司緝獲重處俾其無所歸庶在伍不致生心且欲大興屯田聚民而散賊卽因兵為屯勦賊而護民區畫未伸而叛將劉超之難作劉超者山西人父為永城估家焉兩中河南武舉第一與巢縣人劉澤清俱以徧裨從貴撫王三善征安邦彥於大方先敗之龍里追至六廣河超功為多屢陞至遵義總兵官猶以功高賞薄忽上書陳功簿語多鞅鞅朝議以其怨望勒歸永城會河北土寇大起李自成攻開封募救者超應詔自招土寇六千殺賊乃起超保定總兵同縣御史魏景琦素輕超超偶與之忤景琦詆超通賊超怒訴之舉人喬明楷生員王奇珍又復誚之超遂殺三家百餘口據城以叛漢疏請討之奉密旨以策授漢乃為本兵所洩超得為備十六年正月十九日率兵抵永城聲言招撫二十日邑紳練國事丁魁楚開北門納漢軍漢坐城頭發免死票超死黨猝發遂遇害泰將陳治邦遊擊連光耀父子及家人劉璽張金皆戰死遊擊馬魁冒死入城負屍以出棺殮於夏邑河南北士民皆失聲哭上聞嗟悼予

優卹超又勒練國事令草公疏訟言漢激變非超本
意上燭其詐令鳳撫馬士英太監盧九德總兵陳永
福討之且檄諸道兵悉會超始懼就士英乞撫士英
邀超出見超長揖猶帶刀士英下與揖手脫其刀曰
既歸朝廷何用是也遂執超并弟越磔於京師傳首
九邊超有才辯少就文試以寄籍不許乃試武及見
討貽書士英曰文臣輅結成勢綱不可拔然而爲守
令則驅民反爲督撫則驅兵反爲臺省則驅將反夫
超非侗愚豈願棄功名捐頂踵冒不諱之聲蹈汗敗
之行爲天下笑哉勢激之使然也其言亦切中時弊
云

續表忠記

卷之五

辛

河撫王

盧宜曰討逆大事也審育機要也而本兵已預渡
之嗚呼思陵之朝政竟如此耶公雅號知兵而卒
死於兵要末可以成敗論也

蔡忠烈公傳附太字周二南舉人爲一等義
明時一省黜陟之權操於巡按列郡賢否之任繫於
節推故事巡按未蒞任屬吏皆不得參迎惟節推咸
候於界上入境例有舉劾耳目不得周知亦惟節推
是問故大吏咸加優禮常格而居是官者大抵由
進士初任以威福自睢凡守上之責率委而去之而
長沙蔡忠烈道憲則不然道憲字元白號江門晉江
人崇禎丁丑進士年甫二十餘佐郡明刑務持大體
吏民愛之長沙地多盜察豪民與盜通者推心任之
一日盜方分所劫財物收者已至愕然不知所自有
羣盜閉戶謀行劫謀成啓戶收者已坐其間爭散去
吏民驚以爲神長沙爲吉府封地宗人多放恣民有
販產輒誣爲藩庄割沒之宅舍佳者夜朱其戶迫使
徙去得賄乃免無賴細民相率爲校尉橫行間開有
司逮治必請之王王多不發民冤莫雪道憲獨先治
而後啓王王怒責之抗聲曰民天子之民亦王之民
方今四海鼎沸盜賊日滋王不思保愛其民一旦挺
而走險王能獨與此曹保富貴乎王悟謝遣之自是

續表忠記

卷之五

辛

蔡忠烈

奸民飲手十六年五月獻賊陷武昌承天巡撫黃祥基奔長沙道憲請王屯岳謂岳與長沙唇齒也併力守岳則長沙可保而衡永亦無虞曰岳非我屬也道憲曰棄北守南猶不失爲楚地若南北俱棄將何辭以謝皇上乎黃語塞乃赴岳州及賊入蒲圻卽揚帆遁去人益洶洶無固志湖廣巡撫黃如魁遠住袁州憚賊不敢進道憲亦請移岳州卽以告祥基者告如魁不得已駐岳數日卽徙長沙道憲曰賊去岳尚遠正可繕岳固守賊來犯岳猶憚長沙來援若棄岳不

續表忠記

卷之五

聖

蔡忠烈

總兵官尹先民等扼守羅塘河如魁聞賊逼怯甚急令道憲等還守長沙道憲曰去長沙六十里有烏道可柵以守毋使賊得踰此亦不從及賊臨城如魁詭言出戰遽率所部遁走惠王先以避難去荊州走依吉邸兩王相見口憂賊顧不知修備道憲又勸王捐貲守烏道請之甚力王亦不應惟堞其宮垣環柝自衛事急將謀出奔會偏沅巡撫李乾德總兵孔希賢自岳州敗回遂與熙祚奉二王走衡州時知府堵引錫入覲未返通判周二南往攝攸縣事城中文武寥寥士民盡竄道憲與舉人馮一第竭力捍禦常有詩曰湘中司理濕青衫半日齋居十日馬其盡瘁如此未幾賊傳城下呼道憲趣之降曰吾軍中知爾名毋自苦道憲手注弩射之會鎮守總兵尹先民降賊八月二十五日城遂陷道憲坐署中爲賊所執再四誘降不屈置小樓中凡二十四日令降將尹先民說之道憲以足踢其齒流血罵不絕口賊大怒寸磔之頭顱已斷兩瞳子炯炯不眠賊咸駭愕死時年纔二十有九當被執時有僕凌國俊隨侍不去賊初勒道憲

續表忠記

卷之五

蓄

蔡忠烈

降國後日如吾至可降去矣不至今日賊曰爾不降亦不得生國俊曰如我輩願生亦去矣不至今日賊併殺之而心服道憲并義國俊瘞之南郊醴陵坡下金陵贈太僕卿諡忠烈立祠西門內賈太傅故里雙忠廟側以殉主義僕凌國俊配迄今祠中香火甚盛歲時奠其墓者不絕先是道憲淮任之明日夢朱時長沙守李芾來謁心異之及殉難乃知忠孝之性通於幽冥云一第字根公天啓丁卯舉人夙負才名爲長沙之望與道憲集士民矢誓堅守願捐軀報國

續表忠記

卷之五

五

蔡忠烈

城破一第走湘鄉將乞師國賊僞守聞之執其母兄一第不忍母兄被戮遽趨歸就縛將斬之一老僧伏地哭祈請甚哀賊乃斷其兩手一夕死而母兄竟得免三南字汝爲雲南人由選貢爲長沙通判盡心修職與道憲深相得道憲死二南力請于上官乃獲題卹優予贈諡後擢守岳州士民固留卽以新衙守長沙迄亦死於王事全時唐德明永州東安舉人未仕遇城陷賊所置僞官索之急仰藥死謝如珂衡州未陽諸生賊來犯如珂集鄉人拒敵力戰死張論永州

祁陽舉人方介寡合恒局戶下帷不入城市寇亂避地深山築土室以居親故罕見其面竟卒於土室中盧宜曰宜過長沙問岳大夫所沉汨羅江無能指其處者儀舟入城求賈太傅故里石碣穹然後人卽其地建雙忠廟與岳大夫並祀庭前一方井泉湧不竭尚以賈公名宜憑弔久之循廟而左不數武卽蔡公祠甚修潔登堂肅揖公神主旁一龕并祀凌僕懸有一額記公死節事甚烈第野乘載公死在十一月廿五日引謝獻庵之言爲証顧長沙之破實振在八月廿五日九月賊已破寶慶宜甲中李公振與爲太守不屈死乃知八月廿五日破長沙而蔡公之死則在九月云宜揖公祠下口占一絕屈賈星沙廟高舉孰與同一腔孤憤血獨許傍雙忠時戊辰冬仲也

續表忠記

卷之五

五

蔡忠烈

太守李公傳 附弟生振瑱

四明以內臣死闖賊之難者為御史陳良謨以外臣死獻賊之難者為太守李振瑱而李竟招魂以葬為尤酷云振瑱字詔枋號縝持世為邑中鼎族振瑱少質時名善書法精於易學入南雍讀書烏龍潭諸名士舉社課有瀛州之目振瑱與焉戊午雍中科試白日間恍惚火光四起主司以必有大物即宿館舍闕卷取高等二十人皆先後成鼎元冠鄉會振瑱名列第七即於是科中式屢試春官不售謁選得保安知州臨邊徵烽烟時警至則征繕固圉亦適有天幸終其任亭障咸保無虞入為工部郎出知寶慶府時壬午之七月也岷藩建國武岡州治係寶慶所轄素不和於民奸人因之生亂王遇害振瑱集義勇與知州譚文祐分道勦之渠魁授首沉撫方上其功獻賊已陷長沙矣初闖獻同起於陝而闖尤猖獗獻附闖為聲援勢恒合及自成誘殺其黨羅汝才併其眾獻忠懼乘自成擾亂中州遂折而入於湖南郡邑兵備單弱猝聞賊至皆望風瓦解八月長沙破直馳衡州

續表忠記

卷之五

李

太守李

餘黨長驅入寶慶振瑱蒞任甫非值武崗用兵後倉卒登陴勢不支賊緣城上左右欲掖之下振瑱曰此

吾死所也賊執脇降不屈乃縛送衡州獻賊逼使跪

罵曰吾天朝守臣頭可斷膝不可屈何不速殺我時

通判何三近同被執賊屢勸降振瑱大聲呼何曰身

死事小我輩讀聖賢書不可貽臭名於子孫何曰固

也吾侍公長遊地下耳縛投衡江竟無收二人屍者

弟振瑒庠生從兄在任亦死於賊屍不可得長子志

伊仲子志傳以和衣招魂而歸倣陳恭愍故事設位

續表忠記

卷之五

李

太守李

明倫堂而哭具衣冠加郁而葬之南京隨破亦竟未

蒙卹典

盧宜曰昔宜里中張毅齋瑋以刑曹死土木之難

亦招魂以葬晉江王道思諱慎中表其墓正與公

同今同祀鄉賢公之姓名雖海枯石爛同垂不朽

矣然明英宗實錄載扈從死事之臣已遺毅齋之

名而近時編年亦無記公與何判姓名者身居後

學可不亟為表彰也耶

劉氏三忠合傳

附道州守備沈至緒至緒婚賈萬榮女雲英

於○今○毘○陵○人○猶○稱○劉○氏○三○忠○云○長○熙○祚○字○仲○緝○次○永○
祚○字○叔○遠○季○綿○祚○字○季○延○祖○純○仁○以○進○士○官○司○李○有○
聲○績○三○人○幼○卽○刻○自○淬○勵○以○兄○弟○爲○師○友○名○卓○卓○庠○
序○間○熙○祚○中○天○啓○甲○子○舉○人○兩○蹶○南○宮○選○興○寧○令○典○
俗○刁○悍○地○產○斷○腸○草○每○茹○以○嚇○人○得○所○欲○乃○服○解○藥○
否○則○甘○死○不○自○惜○爲○所○誣○者○家○立○破○熙○祚○嚴○禁○之○犯○
者○死○勿○問○又○令○民○得○輸○草○代○贖○銀○異○絕○其○種○或○曰○草○
可○盡○乎○曰○不○然○但○使○吾○在○事○而○草○不○爲○毒○繼○吾○者○同○

續表忠記

卷之五

李劉氏三忠

心○行○之○勿○懈○則○此○風○可○革○矣○以○最○入○爲○侍○御○史○百○姓○
攀○留○者○載○道○明○之○中○晚○甚○重○進○士○甲○科○若○乙○榜○起○家○
必○銖○累○而○升○至○藩○叅○臬○副○輒○止○與○臺○省○津○要○梯○級○頗○
殊○熙○祚○以○乙○榜○得○之○亦○異○數○也○十○五○年○春○極○論○安○慶○
巡○撫○庸○劣○債○事○廬○州○副○使○道○貪○淫○罪○風○采○稜○稜○時○吳○
東○復○社○之○獄○起○死○是○熊○開○元○爲○吳○江○令○壁○舉○復○社○課○
諸○生○邑○庠○吳○惻○等○與○郡○中○名○士○張○采○張○溥○楊○廷○樞○顧○
夢○麟○楊○葵○文○震○亨○等○敦○尚○古○學○皆○郡○中○眉○目○好○澄○別○
流○品○嚴○持○清○議○吳○越○人○文○景○從○雲○附○士○以○不○與○爲○耻○

二張先後成進士采令臨川去而溥讀中秘書臧否

人○物○櫻○執○政○烏○程○怒○乞○假○南○旋○采○亦○以○養○母○歸○里○會○
蘇○州○理○刑○周○某○與○二○張○不○相○能○巡○按○御○史○露○章○劾○司○
理○竟○以○墨○敗○周○疑○御○史○受○意○於○二○張○也○謂○已○去○官○山○
復○社○諸○紳○詆○譌○所○致○因○誣○告○溥○等○交○結○諸○郡○生○徒○共○
爲○部○黨○挾○持○朝○政○而○太○倉○劣○衿○陸○某○營○附○復○社○噉○名○
社○中○莫○之○許○亦○怒○走○京○師○望○風○訐○奏○言○風○俗○之○弊○皆○
由○於○士○子○奉○太○倉○州○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
倡○復○社○以○亂○天○下○而○二○張○又○與○侍○郎○錢○謙○益○相○得○謙○

續表忠記

卷之五

李劉氏三忠

蓋○與○烏○程○爭○枚○卜○許○辯○御○前○烏○程○已○倖○勝○而○怒○猶○未○
解○遂○以○復○社○嗣○於○東○林○爲○天○子○言○之○票○嚴○旨○命○南○京○
提○學○御○史○倪○元○珙○覈○奏○倪○極○言○其○妄○上○怒○責○元○珙○蒙○
節○降○光○祿○寺○錄○事○嚴○旨○勘○議○人○情○洵○洵○莫○測○牽○連○六○
七○年○溥○暴○病○卒○采○回○奏○烏○程○已○去○位○上○念○書○生○結○社○
無○他○罪○竟○置○勿○問○上○怒○解○黨○禍○緣○此○亦○解○及○熙○祚○爲○
御○史○與○姜○給○事○塚○交○章○頌○其○寬○言○溥○所○纂○修○經○史○有○
功○典○學○請○徵○遺○籍○備○史○館○上○命○提○學○御○史○進○呈○天○下○
傳○而○頌○之○尋○命○按○楚○獻○賊○蹂○躪○湖○北○癸○未○五○月○破○武○

昌縛楚王沉之江轉入湖南八月陷岳州謀過湖三
卜於洞庭君皆不吉投筊大詬歛千艘於湘潭將渡
風作覆其百艘獻忠大怒還岳連裝編載婦女積薪
灌油投以炬延燒四十里夜中水光如晝遂騎而破
長沙寶慶再破衡州熙祚護吉惠桂三郎趨廣西而
以身當寇入永州拒守奸細內間城陷被執見獻賊
大罵賊怒去其衣懸於竿首引弓示將發矢既復下
之脇其降復使降將尹先民說之熙祚志益堅罵益
厲賊乃縛其兩足繫馬尾曳而馳口鼻耳目皆敗血
續表忠記 卷之五 空 劉氏三忠

大兵入閩嘿取篋中藥一丸吞之嘔血而卒綿祚中
崇禎辛未進士知永豐縣距贛百餘里有九連山界
江楚閩廣間賊倚爲窟穴綿祚請於各撫合兵會剿
時已病猶身履行間以勞瘁卒天子特予優卹亦外
吏曠典也湖南郡縣大都皆爲賊破惟道州以守備
沈至緒力戰得全至緒浙江蕭山人住長巷里中辛
未武進十哲死報國再戰馬驚仆地身殞陣中其女
雲英雷呼持矛趨賊壘奪父屍還賊環擲之雲英左
右支格莫能傷而道州終不破湖撫王聚奎疏贈贈
至緒昭武將軍賜祠麻灘驛春秋祀之授雲英遊擊
將軍仍代父爲守備領兵守道州諱詞有云求屍殺
寇不用城頽哭父捐軀如浮江出讀者偉之會其夫
賈萬策四川人爲督師大勦營中軍鎮荊州分守南
門亦以城陷遇害雲英慟哭辭職扶二柩歸教授里
中兼以書法訓後學族有沈兆陽名士也亦從雲英
受春秋胡氏傳年三十八而卒於今蕭山人又稱長
巷沈氏有女將軍當賊破湖南時衡陽知縣張鵬翼
西充人由選貢除授十六年八月張獻忠逼衡州巡

撫黃如魁李乾德及監司以下皆走士民亦盡室奔

竄○鵬○翼○獨○守○空○城○賊○至○即○陷○脇○降○不○從○戟○尋○大○罵○賊

怒○縛○而○投○諸○江○妻○子○亦○赴○水○死○賊○之○赴○岳○州○也○巴○陵

教○諭○桂○陽○歐○陽○顯○宇○時○攝○縣○事○死○焉○其○陷○臨○湘○也○蒲

田○林○不○息○抗○罵○不○屈○斷○其○兩○手○後○殺○之○湘○陰○之○陷○知

縣○大○埔○楊○開○率○家○屬○十○七○人○投○水○死○其○丞○賴○萬○耀○攝

禮○陵○縣○事○城○破○死○之○宜○與○莫○可○及○為○長○沙○府○照○磨○攝

寧○鄉○縣○事○殉○城○而○死○二○子○若○鼎○若○鉦○在○家○號○慟○奔○收

骸○骨○亦○遇○賊○害○無○一○歸○者○衡○州○既○陷○屬○縣○衡○山○亦○失

續表忠記 卷之五 奎劉氏三忠

守○知○縣○富○順○董○我○前○教○諭○分○宜○彭○允○中○並○抗○節○死○賊

既○陷○長○沙○衡○州○遂○陷○常○德○同○知○鶴○慶○朱○國○治○正○冠○帶

而○死○府○教○授○永○明○蔣○道○亨○攝○武○陵○縣○事○抱○印○罵○賊○死

東○安○令○陳○道○壽○亦○不○屈○死○其○他○文○武○將○吏○非○降○則○逃

皆○無○足○紀○矣

盧○宜○曰○官○觀○仲○綽○先○生○殉○難○事○緩○寇○紀○載○公○守○永

州○城○陷○被○執○而○野○乘○又○云○護○藩○斷○後○為○賊○所○得○二

書○皆○出○流○綺○手○而○不○同○後○鑒○錄○與○編○年○俱○載○入○永

州○死○守○宜○謂○守○永○州○則○賊○不○能○越○永○而○前○故○三○王

皆○得○無○恙○若○途○中○被○執○則○三○王○亦○落○賊○手○而○不○能

脫○公○得○諡○以○此○而○叔○與○季○亦○不○懼○其○兄○矣

續表忠記卷之六

漸岸恒夫趙吉士纂編

四明公弼盧 宜彙輯

賀文忠公傳

附夫人范氏子觀明光明等
守道許文岐大治尹如翁等
新州

有明崇禎十六年五月獻賊破武昌沉楚王於江予

告大學士賀逢聖閭門死之逢聖字克由號對揚江

夏人父亨陽先生以理學名家為人倫師表終歲樂

飢常以鷄豆易米度歲或禦冬以絺意恬如也逢聖

稟承庭訓少受知於督學熊尚文愛之甚與熊廷弼

續表忠記 卷之六 賀文忠

同被優眷或有問二生優劣者答曰賀生夏珦商璉

也能生干將莫邪也其言卒不爽是科熊領解額而

逢聖不售督學顧之太息令自為三年膏火計逢聖

改容謝曰生平未嘗以竿牘干人何可以下第故自

喪所守若少分吾師清俸則不敢不拜督學益歎服

娶卯列賢書屢赴春官又不售就教得應城諭日與

諸生以道義相切劘師資臯比為全楚冠常曰吾歟

歷清華至入政事堂平章軍國無一事足報大官者

惟寒毡七載實心實行庶幾免素餐譏耳丙辰以榜

蔡表忠記

卷之六

工

實文忠

眼及第逢聖里居時與熊廷弼素不協及遼左之變
祖王撫者將歸獄於熊楚紳梅之煥等出揭直之疑
其意有異同逢聖慨然曰此國家大事庸敢以小嫌
介意公揭具草請以屬某灑灑數千言曲盡情理熊
雖不能生出獄門人益服其雅量逆奄濁亂朝紀傷
忠烈譴首揚其惡忠烈故楚人忠賢遂與楚人仇不
解并殺熊司馬凡在朝列者損斥殆盡猶慕逢聖清
望故爲好語曰各省直爲某建生祠惟貴鄉實無功
德逢聖曰地方官爲此舉某實不知奄又言聞上樞
文出公手何云不知逢聖正色曰某爲天子近臣何
敢犯交結律母爲小人所誑奄大恨矯旨削其籍奄
誅起南祭酒六年歷吏部左侍郎旋晉冢宰協理詹
事府崇禎丙子六月與孔貞運黃士俊同人內閣逢
聖務持大體密勿勛勛如救黃宮詹道周尤協輿論
致政歸歷陳道中所見災傷及郵傳困敝狀帝優旨
報焉居鄉惟以德化人布衣草屨徜徉山水間人遇
之不知其爲元老也踰年遣官存問又一年再召入
中書他相應召者盛賓從擁輜重挾寵妾歌兒舳舨

續表忠記

卷之六

三

實文忠

相望高燒銀燭如白日薰蘭蕙麝氣遠數里郡邑
屏道左伏謁暮夜進黃白累累海錯山珍爭奇鼎俎
門生幕客四出招搖惟逢聖刺一傲舟挾蒼頭三數
人蕭然如賈客揚帆竟渡關津大吏欲物色江夏相
公舟不可得已知其去且久咸噴噴歎異上亦廉得
其狀心益向之入朝未久與同列不合壬午復乞歸
慰留不得宴餞便殿感恩悲泣伏地不能起上亦洗
瀾勅容賜坐蟒造官護行瀕行疏謝因救尚書李日
宣等帝報曰克抒蓋忱彌見忠愛朕當書諸座右用
爲箴銘癸未正月獻賊陷廬州執守道許文岐文岐
字我西杭州人世族鼎貴成進士時獻忠適賈於杭
寓比鄰識文岐因爲好語道其居址門第并已所寓
主人姓名甚悉欸留賊營屢逼其降不屈乃殺之再
破蘄水疾馳至黃州乘大霧攻之城卽陷賊勢洶洶
門人尹如今天冷人心憂逢聖趨三百里往謁持一
僧帽一僧衣爲諷答以見危授命知不可奪辭去不
復言五月獻忠向武昌城中大震議撤江上兵櫻城
固守叅將崔文榮不可建議守江議者不從賊果從

續表忠記

卷之六

四

賀文忠

煤炭洲渡先是楚士大夫僕隸之盛甲於天下麻城之梅劉田李不下三四十人其泰已甚寇禍作令其糾率同黨爲里仁會意將藉爲捍蔽也而兇黠惡少反炮烙衣冠推刃其故主以投賊故列城之下如破竹賊急攻武昌楚府親兵開文昌保安二門納賊城遂陷賊有識者指曰此賀佛也揮之令避去逢聖曰我爲大臣不可苟活義當死整衣冠北向五叩頭投滋陽湖王會橋下同日危夫人長子賀觀明死之仲子光明聞難來奔又死之兩子媳曾氏陳氏孫三人皆死之僕董命亦死之闔門就義者二十餘人閱一百七十日屍始出面目如生上震悼命禮官優卹未及行南京謚文忠而尹如翁辭歸大冶城破被執亦不屈死賊錄武昌城內男子十五以上二十以下者爲兵餘皆連項就戮賊持刀者腕爲脫乃佯開漢陽門縱之去門逼水人囂呼踐踏鐵騎圍而蹙之江中自鸚鵡洲迄於道士洑浮醴蟻動水幾不流踰月人脂厚寸許魚鰲皆不可食一城所遺民不過數百皆則斷手足鑿毀目鼻無一全形者初賊下漢陽將渡

續表忠記

卷之六

五

賀文忠

江攻武昌逢聖因長史徐學顏見楚王乞發帑募土王出高皇帝所分金累交椅一曰惟此可佐軍需他何有矣逢聖慟哭而出後獻忠見其庫中金鉅萬輦載者數百車不盡歎曰有如此金錢不能設守朱鬚子真庸兒也縛王於所賜金交椅而沉之江趙吉士曰賊攻武昌公以在籍老臣躬擐甲胄誓衆固守及城陷闔門殉節尤彪炳千古視宋之宰相江萬里後先爭烈矣若楚王者城破身死他果何有哉楊喬年曰有明之初甚重師儒之席若曹學士鄭獬家宰驥皆由此發軔迨其後蔡尚顏唐旣無以自重又何能取重於人公曰惟寒袍七載實心行實政庶免素餐議以此爲師儒則師儒重矣

武昌諸忠合傳

武昌爲獻賊所破。紀其時。與賀文忠同殉國難者。二
日崔文榮。城守參將也。世襲海寧衛指揮中武進士。
授南安守備。崇禎初。臨藍盜起。討平之。以功擢武昌
參將。十六年。張獻忠陷黃州。四月。漢陽隨破。武昌大
震。時巡撫宋一鶴。總兵錢中選。皆死於承天。新撫黃
汝魁。未至省。中諸大吏及府縣正官。皆以入覲行不
特禦賊無兵。而且設守無官。有議撤江上兵爲城守
計者。文榮大言曰。守城不如守江。團風煤炭鴨蛋諸

續表忠記

卷之六

六

武昌諸忠

洲淺不及馬腹。縱之飛渡。而獨守孤城。是坐以待斃
也。衆議不協。五月初五日。賊果從煤炭洲渡江。陷武
昌。縣城中空。無人賊出。營樊口。待後隊。畢渡。旌旗蔽
數十里。捲甲直趨省城。文榮以武勝門當賊衝。偕故
相國賀逢聖。協力堅守。賊攻之不能下。而楚府新兵
已開他門。納賊。文榮方出關。還聞變。闔城扉不及躍。
馬大呼。殺三人。賊攢刃刺之。洞胸而死。一日徐學顏。
楚府長史也。字君復。永康人性孝友。父爲兵馬指揮。
忤要人。下吏學顏。臂血領冤。乃得釋。三登鄉試。副

續表忠記

卷之六

七

武昌諸忠

楊至崇禎十二年。以拔貢授左長史。性方嚴。輔王必
以禮。王甚敬之。楚宗素悍。亦受學。顏薰陶爲之稍戢。
十五年。諸司朝覲。委攝江夏縣事。賊逼與賀逢聖勸
王捐金募士。王不省。城陷。學顏與賊鬪左臂已殊。右
手猶持刀不仆。賊支解之。舉家二十餘人咸死於賊。
同時殉難者。通判固安李毓英。亦闔門自縊。武昌衛
經歷汪文熙。巡檢戴良瑄及僧官一人。皆誓賊死。巡
江都司武進士朱士鼎。字玉節。休寧人。城陷被執。賊
喜其勇敢。用之。執手大罵。賊斷其右手。乃以左手盛
血。灑賊賊又斷其左手。幸不死。歸用銀篋套其臂。運
筆如飛。猶以書畫傳名。又有馮雲路。字漸卿。黃岡人。
績學厲行。年三十。卽棄諸生。從賀相講學。遂家於江
夏。閉戶著書。御史林鳴球疏薦上。其書未及召。用賊
將渡江。貽逢聖東曰。在內以寧。湖爲止。水在外以漢
江爲汨。羅寧湖者。雲路所嘗談經處也。城陷。乘桴入
湖。賊慕其名。遣使聘之。遙應曰。我生平止讀聖賢書。
未嘗讀降賊書也。躍入湖中死。從遊諸生汪延陞。亦
死。同邑熊雯。字渭公。亦以諸生移居武昌。嗜古學。尤

喜邵子皇極書言未來事頗驗十六年元旦盡以所撰性理格言大易參諸書付其三弟曰讀此可以保身立命矣城破前一日遺書雲路言當覓我於其樹下明日賊追至樹旁躍入荷池延諸生明睿江夏人城破賊獨不入其門容慨然曰安有父母之耶覆而偷生苟活者語家人曰速從我入井否則速去於是妻子二女及婢以次投井睿曰吾今曠然無所繫矣亦從容投井而死後人號爲明井賊既破武昌遂乘勝陷嘉魚知縣霍山王良鑑再陷蒲圻知縣臨川曾

續表忠記

卷之六

武昌諸忠

杖俱不屈死皆武昌府屬邑也

趙吉士曰予叔時服號天醉兄承祖字格于遊學楚中賊破黃梅避至武昌予母舅汪應詔字伯宣留之郎中叔曰危城也將爲黃梅續可暫住不可久力疾辭歸舅竟爲賊蹙江中而死新安客于楚葬魚腹者萬餘人亦一大劫也哀哉盧宜曰酒酒江漢條無紀百萬生靈浮梗批田李梅劉全盛時客作盧兄據如蠶一朝滄海揚流塵曲房阿閣化紅雲判刃家翁肆屠割都是里仁會裏人時時手雜城赤社已將論文昌門外賊手草老臣言盡言欲短痛愛黃全不愛身身死死分金亦死夜啼啼鳥悲帝子可憐三百年來金交椅沉沉獨坐在江空

廬州府別駕趙公參軍鄭公合傳附知縣高在

獻賊破廬州府監司府縣俱逃惟通判趙興基經歷

鄭元綬力戰而死興基雲南太和人舉於鄉崇禎間

謁選得廬州府通判先是流賊賀一龍左金玉等五

大部分據英山霍山抄掠遠近暑作而入秋高而出

山城長吏挈其印視事舟中或濱江湖諸間邑聚荒

梗無行人及聞獻擾害中原諸賊遙相嚮附十四年

六月陷英山知縣高在嵩禦賊死十二月陷潛山知

縣李孕鼎典史沈所安及其子皆死十五年三月獻

續表忠記

卷之六

九

廬州趙

賊攻舒城陷之改爲得勝州分遣其黨旁掠郡邑勢且及廬廬比歲不登民多菜色備禦全疎分守廬鳳道食且戾民不附間謀滿城中亦不知五月提學御史以試士至賊遣其親信隨英霍游民徻爲貿易者先入又遣賊數百挾書卷肩襍被雜應試生儒中門者信焉散處試院左右漏三下賊捲甲疾馳肉薄登城城中賊舉火轟大炮以應之各官徐徑失措並縋城而逃興基方守水西門聞變挺刃下戊樓直前與賊鬪斬數人被創而死元綬全邑紳叅政程楷守南

門元殺力、聞死、惜不、屈死、指揮趙之璩守東門巷、
死、賊乘勢連陷含山、巢縣、廬江、及無爲、六安、二州、又
陷太湖、知縣楊春芳、典史陳知訓、教諭沈鴻起、訓導
婁懋履、並死焉、廬州城既高峻、濠亦深、廣屹然、江北
重鎮、兼扼陪京、上游、八年春、賊全隊力攻、知府吳太
樸、有捍禦才、堅守、不能下、後雖屢犯、終不得志、至是
賊以詭得之、遠近郡邑皆震、賊退、太守與知縣懼罪
委之與基、總督史可法、按問諸生、胡來化、毅然而前、
曰、失城者、守令非別、駕也因其死而誣之、何以慰忠
魂、且何以厲生者、來化與別、駕生死異路、無所邀結、
但青天白日之下、良心終不能昧耳、可法義之、降堦
長揖、卽以其言上聞、乃治兩人罪、而贈與基按察司
僉事、惜光祿寺卿元綬、雖幕職、勤而廉、得民及殉難
士民、設典、基元綬位、羣聚而哭之、元綬亦邀贈卹、初
賊之攻舒城也、縣令適以憂去、江都貢生楊廷璧、字
荆璞、爲教諭、與在籍翰林編修胡守恒、協力嚴守、語
人曰、予職非守土、然今日之事、義不容辭、萬一不守、
張許吾師也、至三晝夜、矢石盡、城陷、被執、罵賊遇害

續表忠記

卷之六

十 廬州趙

子諸生濟之亦殉父死、守恒字見可、初投金華司李
有治獄才、舉卓異、召對平臺、稱旨、改編修賊至、率軍
民固守、賊以洞車穴城、穿者數處、守恒輒堵塞之力
屈而陷、賊執守恒、刃其腹、攢刺數十鎗、以死、賊相顧
嘆曰、胡翰林真男子也、金陵贈少詹諡文節
盧宜曰、廬州城破、大吏皆走、獨一別駕效死、不去
卒與別駕同死、彼守土大吏有觀面目將何所施
耶、而尚欲歸獄於死者、不幾舉彼氣而亦捨亡俱
盡耶

續表忠記

卷之六

十

廬州趙

豫撫高公傳

閩賊凡三攻汴汴乃破也始終設守者高巡撫名衡也名衡字平仲沂州人以進士由知縣入爲御史首疏請開言路謂聽言宜廣然非奸民市猾得以惑聖聰處士瑣流得以干朝議也惟以言責歸歸臺諫果有大利害大奸貪他人言之而臺諫不言則治其罪如無關大計借端攻訐者亦罪必不貸則紛囂杜而言路自清又請振吏治謂今日無一事不責之守令然徒責守令而不慎簡大吏猶未澄其原也曩者統

續表忠記

卷之六

七

豫撫高

均失人致懸價待沽因地索直考選大典亦視賄賂爲高下使守令之精神不用以營職業惟用以事鑽求吏治何由而振惟澄敘大臣無可營求則本源清而貪夫亦化爲廉吏帝採納之十二年巡按河南飭戰守覈功罪條奏行間機宜甚悉劾詞林之居鄉不法者以早請蠲田租事多施行期滿帝以其稱職命再巡一年辛巳二月閩賊初圍汴汴周郎分封地定王爲明太祖愛子自啓字來世有恭德開東書堂圖書文物之盛甲於他藩城中士大夫亦重富蓄積充

仍非他郡比豫撫李仙風因福藩被醢世子播遷河北往慰之賊猝至閩城崩恐名衡慨然任守城事守

將陳永福及其子德猛善戰周王又出庫金一百二十萬募人殺一賊者予五十金被傷者與殺賊同賞

賊攻西北隅最急名衡登城捍禦不避矢石賊負戶

穴城壞二十七處投以火被焚多斃又百道環攻賊

死者無算永福矢射自成中目又發巨礮殺賊渠環

甲四十晝夜守益堅賊不能下乃解圍去然終不能

忘情於汴也上聞汴受圍豫撫在河北大憂之及賊

續表忠記

卷之六

七

豫撫高

退乃知名衡捍禦功卽授爲豫撫代仙風十二月閩再圍汴復用穴城法凡賊攻城不用梯衝惟以取磚爲事一賊取得城磚一塊者是日卽歸卧磚盡取土成一穴過三五步留一土柱繫以巨組萬人曳之柱頽而城崩名衡偕陳永福於城上鑿爲橫道聽其下有聲輒煮穢汁灌之著人立斃賊乃用放逆法放逆者用火藥數桶傾於所穴內以火焚之頃刻立崩賊卽凌騰而入汴故宋都城又金人所重築厚且十丈所穴磚土積於外者若丘陵陵然火作內上堅外土浮

內○未○能○猝○穿○火○反○外○擊○塵○埃○漲○天○數○千○騎○俱○殲○自○成○
甫○浴○於○大○佛○寺○倖○免○乃○駭○而○遁○然○終○以○汴○爲○中○州○都○
會○得○汴○卽○將○僭○僞○號○而○并○頓○其○孥○仍○耽○耽○視○也○壬○午○
三○月○闔○三○關○汴○以○其○人○衆○食○寡○圍○而○不○攻○俟○其○內○潰○
帝○數○趣○諸○鎮○赴○救○率○逗○留○不○前○六○月○特○出○侯○恂○於○獄○
命○總○督○山○東○保○定○河○北○諸○軍○赴○之○總○兵○許○定○國○軍○渡○
河○次○沁○水○一○夕○潰○去○七○月○良○玉○軍○大○潰○於○朱○仙○鎮○外○
援○旣○絕○賊○圍○益○固○周○王○雖○復○大○出○帑○金○鼓○舞○士○心○而○
城○中○樵○採○斷○糧○盡○人○相○食○永○福○父○子○亦○困○然○猶○固○守○
續○表○忠○記○卷○之○六○
不○下○自○成○前○後○攻○汴○者○三○賊○死○者○莫○計○今○復○長○圍○半○
載○兵○老○勢○詘○久○懷○灌○城○計○顧○子○女○珍○寶○山○積○不○欲○付○
之○洪○流○及○聞○秦○督○孫○傳○庭○出○師○救○汴○方○圖○改○算○有○汴○
人○獻○計○於○名○衡○決○河○灌○賊○者○時○城○外○羊○馬○牆○周○王○募○
民○所○新○築○皆○堅○厚○爲○高○岸○而○賊○營○直○傳○大○堤○河○決○則○
賊○可○盡○城○中○恃○羊○馬○牆○可○以○無○恐○名○衡○亦○知○計○非○萬○
全○特○以○城○且○旦○夕○下○不○得○已○冀○僥○倖○於○萬○一○因○從○之○
已○爲○自○成○所○覺○我○方○鑿○朱○家○寨○口○賊○先○移○營○高○阜○驅○
掠○民○夫○反○決○馬○家○口○以○灌○城○天○又○大○雨○經○旬○不○止○黃○

河○水○驟○漲○兩○口○一○時○並○決○聲○聞○百○里○如○轟○雷○丁○夫○荷○
鍾○者○隨○波○漂○沒○賊○營○亦○沉○萬○餘○人○河○流○自○北○門○入○直○
衝○東○南○門○出○汴○人○百○萬○戶○皆○死○周○王○僅○以○身○免○名○衡○
永○福○及○黃○澍○等○棲○於○城○樓○絕○食○者○數○日○同○知○蘇○茂○灼○
通○判○彭○士○奇○久○餓○不○能○起○並○溺○死○士○民○脫○者○不○及○二○
萬○將○灌○賊○而○反○爲○賊○所○灌○事○聞○舉○朝○大○震○帝○念○諸○臣○
死○守○孤○城○且○降○水○天○災○不○復○問○決○堤○事○而○名○衡○亦○心○
力○俱○枯○乞○回○籍○養○病○上○允○其○請○尋○加○兵○部○右○侍○郎○給○
事○中○陳○燕○翼○論○黃○澍○決○河○罪○詆○名○衡○主○謀○帝○終○以○城○
守○功○高○不○問○癸○未○
續○表○忠○記○卷○之○六○
大○兵○攻○陷○州○城○名○衡○夫○婦○抗○節○不○屈○死○之○而○闔○賊○之○
初○攻○汴○也○退○屠○密○縣○陷○登○封○以○洩○其○憤○其○再○攻○汴○也○
退○屠○陳○州○陷○睢○州○及○商○丘○魯○山○邙○縣○寶○豐○守○令○多○死○
至○是○而○汴○卒○破○兵○部○郎○進○士○余○爵○禹○州○人○初○授○撫○寧○
知○縣○果○敢○有○吏○才○爲○巡○撫○楊○嗣○昌○所○知○歷○職○方○主○事○
嗣○昌○督○師○請○叅○其○軍○後○從○督○師○丁○啓○府○於○河○南○十○五○
年○開○封○圍○急○監○左○良○玉○軍○往○援○戰○敗○被○執○與○其○姪○敦○
華○皆○罵○賊○死○

趙吉士曰：汴三受開，周工出庫金，募人殺賊，何能不綱繆於未聞之先，而乃懸募於危急之際？王雖能棄財而終不能善用其財也。悲夫！
盧寅曰：長圍援絕，食盡，人相啖，城且旦夕下。決河之策，原於萬死中求一生，乃廷臣在局外者紛紛歸罪於撫，按帝皆置之不問，可謂明於大計矣。而卒無救於危亡，亦獨何哉！

總督孫公傳 附夫人張氏等

明崇禎時督臣討流賊而以威名著者。又得孫傳庭云：傳庭字白谷，代州振武衛人才，敏絕倫，歷試必冠。其曹耦成進士，知永城，調商丘，入爲吏部郎，陞順天府尹，身長七尺，有二魁岸，多大略，父爲邊將，亦習行間事。秦撫甘學淵不能討賊，秦之士大夫譁於朝，乃推過才用傳庭。崇禎九年三月，受代傳庭，蒞秦，嚴徵發，期會，從軍典法，又清理屯地，籍壯丁爲軍，量徵屯課，以濟軍需。秦中士大夫惡其害已，愛之不如洪督。然其才自足辦賊。賊渠閻王高迎祥最强，柘養地最衆，非他鼠竊比。傳庭設方略陣擒迎祥於盤屋之黑水峪，及僞領哨黃龍總管劉哲檻車獻俘京師，帝大悅，爲告廟行賞。養坤降而復叛，亦追斬之。諸賊望風瓦解，威名大起。十一年二月，楊嗣昌入爲本兵，條上方略，洪承疇以秦督兼勦務，而用廣撫熊文燦爲總理，分爲四正六隅。馬三步七計兵十二萬加派至二百八十萬。傳庭遺書力爭之，謂用多而不用精，非徒無益而部卒屢經潰蹶，民力竭矣，恐不堪命。若必

欲行之賊不必盡而害中於國家匪淺累數千言皆切直嗣昌大忤部議秦撫當一正面卒萬人給餉二十萬以商維一帶爲汛守傳庭知其不可用也姑緩其期諸撫咸報募兵及餉而傳庭疏獨不至嗣昌憤甚上章自劾謂軍法不行於傳庭請褫職以激帝怒傳庭奏曰使臣如諸撫哀集郡邑民兵籍而上之遂謂及額則前籍屯軍九千餘已及額矣今臣募兵購馬爲朝廷效實績事未就緒何敢虛張然商維之汛百日之限臣不敢諉也已而議果不行嗣昌益大恚會李自成與洪督相持於邊而過天星等數十部又犯涇陽三原皆內地傳庭擊之楊家嶺黃龍山大破之俘斬二千餘所散降且萬人賊引而北犯延安延安地瘠而荒不能久留諒賊反走之路輕重布伏賊折而南傳庭大張旗幟鳴鉦角以邀之賊一日夜奔三百里至職田庄遇伏而敗復走寶鷄取棧道再中伏大敗折而走隴州關山道又爲伏兵所挫計無復之盡解甲而降無一遁者又逐賊郅寧間身自陷陣獲其渠軍聲益振豫賊馬進忠馬光玉驅宛維之眾

箕張而西傳庭擊之賊還走又設伏於潼關原曹變蛟逐賊入伏自成盡亡其卒以十八騎潰圍遁秦中藉以少安傳庭力居多時文燦所勦之豫寇羅汝才等凡十三股屯聚清函之間聯營數十里文燦尾其後招之降賊佯應之而故延時日傳庭投袂起提兵出潼關擊賊於河南之閿鄉山大敗之賊以文燦手諭馳上且約旦夕降傳庭曰爾曹日就熊公言撫而日攻堡屠寨不已是僞也降卽解甲來更有何說有說卽非真降吾明日進兵矣明日環甲而出將擊賊途中得文燦檄若申飭有司者謂吾撫功已就毋妬吾功而害其成又數里文燦以本兵嗣昌手書至不得已撤兵而還文燦撫功卒不就身雖伏法而賊益橫無救於禍敗矣十一月京師有警召傳庭與洪督入援加兵部侍郎賜劍當是時傳庭獨提兵先抵近郊既與嗣昌不協以軍事得公譴又與中官忤降旨切責不得朝京師洪後至有詔迎勞且命陞見傳庭不能無觖觖嗣昌用洪爲薊督欲盡留秦兵之入援者守薊遼傳庭力爭秦軍必不可留留則寇勢張

而○究○無○益○於○邊○是○代○寇○撤○兵○也○且○士○卒○妻○孥○蓄○積○俱○
在○秦○日○以○殺○賊○爲○利○必○不○能○久○留○於○邊○非○諱○則○逃○且○
不○復○爲○吾○用○而○爲○賊○用○後○欲○制○賊○何○所○取○哉○是○驅○兵○
從○流○賊○也○天○下○安○危○其○機○在○此○嗣○昌○不○聽○傳○庭○不○勝○
憤○鬱○耳○遂○壘○帝○移○傳○庭○總○督○保○定○疏○請○陛○見○嗣○昌○大○
驚○斥○求○復○賞○疏○還○之○傳○庭○念○嗣○昌○在○事○功○必○不○就○既○
解○嚴○引○疾○乞○休○嗣○昌○又○以○欺○罔○中○之○議○革○職○仍○屬○巡○
按○御○史○覈○其○真○僞○御○史○以○真○聲○上○聞○遂○一○併○逮○問○下○
獄○長○繫○舉○朝○雖○知○其○冤○莫○敢○一○爲○申○理○在○請○室○三○年○

續表忠記

卷之六

三

總督孫

兵○散○而○賊○益○橫○悉○如○傳○庭○言○嗣○昌○自○縊○公○論○大○白○思○
陵○亦○愜○十○五○年○三○月○自○成○再○圍○開○封○帝○聽○宜○與○言○出○
傳○庭○於○獄○親○御○文○華○殿○問○勦○賊○安○民○之○計○傳○庭○侃○侃○
而○語○帝○嗟○嘆○久○之○燕○勞○賞○資○甚○渥○命○將○禁○旅○往○援○河○
南○而○禁○旅○之○虛○伍○冒○糧○已○久○一○旦○集○市○人○爲○兵○皆○采○
脆○不○可○用○傳○庭○曰○我○思○用○秦○人○秦○帥○賀○人○龍○降○寇○也○
而○心○不○爲○國○家○用○總○督○傳○宗○龍○汪○喬○年○皆○爲○所○陷○帝○
改○傳○庭○督○關○中○而○密○授○計○斬○人○龍○人○龍○部○卒○萬○餘○無○
敢○譁○者○朝○議○趣○傳○庭○星○馳○救○汴○傳○庭○曰○兵○未○訓○練○難○

以○夾○勝○請○稍○展○其○期○帝○不○聽○得○已○出○師○十○月○聞○汴○
城○陷○疾○引○兵○至○南○陽○自○成○西○行○逆○之○遇○於○塚○頭○先○鋒○
高○傑○等○大○破○賊○後○拒○者○左○勳○蕭○慎○鼎○值○賊○羅○汝○才○怖○
而○奔○大○雨○糧○車○不○繼○士○採○青○柿○以○爲○食○凍○餒○不○支○汴○
既○先○陷○而○援○師○亦○敗○所○謂○柿○園○之○役○也○傳○庭○上○書○自○
劾○詔○令○圖○功○自○贖○特○賜○上○方○以○重○其○權○傳○庭○歸○陝○力○
主○固○守○潼○關○扼○京○師○上○游○且○以○我○軍○新○集○不○欲○速○戰○
而○關○中○歲○飢○駐○大○軍○餉○告○匱○士○大○夫○厭○苦○傳○庭○之○
用○法○嚴○也○不○樂○其○在○秦○復○譁○於○朝○曰○督○師○旣○寇○糜○餉○

續表忠記

卷之六

三

總督孫

咸○上○書○迎○帝○意○催○戰○且○傳○危○語○惻○脇○之○曰○督○師○不○出○
關○收○者○至○矣○帝○亦○望○其○亟○奏○蕩○平○晉○尙○書○鑄○督○師○七○
省○印○投○之○催○戰○益○急○傳○庭○頓○足○歎○曰○吾○固○知○戰○未○必○
捷○然○大○丈○夫○豈○能○再○對○獄○吏○乎○疏○報○師○期○識○者○危○之○
十○六○年○八○月○出○師○潼○關○旌○旗○兵○甲○連○絡○數○十○里○次○汝○
州○僞○都○尉○迎○降○再○破○賊○寶○豐○斬○僞○州○牧○陳○可○新○等○遂○
擣○唐○縣○賊○家○口○盡○在○唐○自○成○發○精○騎○來○援○官○軍○已○入○
城○殺○賊○家○口○盡○賊○滿○營○痛○哭○轉○戰○至○邠○縣○擒○僞○果○毅○
將○軍○謝○君○友○砍○賊○坐○纛○尾○自○成○幾○獲○賊○大○懼○謀○降○自○

成○曰○我○殺○王○焚○陵○罪○大○矣○姑○夾○一○死○戰○不○勝○則○殺○我○而○降○未○晚○也○時○大○軍○露○宿○與○賊○相○持○天○復○大○雨○潭○深○數○尺○糧○車○日○行○不○及○三○十○里○士○馬○多○飢○郊○為○賊○守○攻○破○之○獲○馬○驟○數○百○割○噉○之○立○盡○雨○七○日○夜○不○止○九○月○十○七○日○後○軍○譁○於○汝○州○賊○騎○大○至○我○師○飢○且○困○流○言○四○起○不○得○已○還○師○迎○糧○前○軍○既○移○陳○永○福○督○後○隊○皆○亂○賊○追○至○南○陽○我○師○還○戰○破○其○陣○三○重○矣○賊○之○驍○騎○死○闕○我○帥○陣○稍○動○推○火○車○者○怖○曰○兵○敗○矣○脫○輓○輅○而○奔○傾○輓○塞○道○馬○絀○於○衡○者○不○得○前○賊○之○鐵○騎○凌○而○騰○

續表忠記

卷之六

三

魏晉孫

之○步○賊○手○白○梧○遮○擊○中○者○首○與○兜○盔○俱○碎○賊○空○壁○蹶○我○一○日○夜○官○兵○狂○奔○四○百○里○死○者○四○萬○餘○失○亡○兵○器○輜○重○數○十○萬○賊○乘○勝○破○潼○關○華○陰○追○及○於○渭○南○十○月○初○六○日○傳○庭○與○監○軍○副○使○喬○遷○高○躍○馬○大○呼○而○沒○於○陣○從○騎○俱○散○傳○庭○屍○竟○不○可○得○傳○庭○死○文○武○吏○民○皆○為○奪○氣○關○以○內○無○堅○城○矣○初○傳○庭○之○出○師○也○自○念○必○死○顧○語○繼○室○張○夫○人○夫○人○曰○丈○夫○報○國○耳○母○憂○我○及○西○安○破○率○二○女○三○妾○沉○於○井○揮○其○八○歲○兒○世○寧○亟○去○兒○踰○牆○避○賊○堡○民○舍○中○有○老○翁○者○善○衣○食○之○長○子○世○

瑞○聞○變○重○趺○入○秦○得○夫○人○屍○井○中○貌○如○生○老○翁○并○歸○其○弟○相○扶○還○見○者○皆○為○泣○下○孫○年○五○十○有○一○張○年○四○十○有○二○

續表忠記

卷之六

三

魏晉孫

吳○偉○業○詩○雁○門○尚○書○受○專○征○登○壇○顧○盼○三○軍○驚○身○長○八○尺○左○右○射○上○咄○叱○風○雲○生○家○居○絕○塞○愛○死○士○一○日○費○盡○千○金○讀○書○致○身○取○將○相○關○西○鼠○子○方○縱○橫○長○安○城○頭○揮○羽○扇○臥○甲○輜○弓○不○忘○戰○持○重○能○收○壯○士○心○沉○寒○好○待○恩○徒○變○忽○傳○使○者○上○都○來○夜○半○星○馳○馬○流○汗○覆○轍○寧○堪○似○往○年○催○軍○還○用○松○山○箭○向○書○得○詔○初○沉○吟○歎○起○橫○刀○忽○長○嘆○我○今○不○死○非○英○雄○古○今○得○失○誰○由○算○惟○牛○弩○來○雷○潼○關○城○落○箭○餘○轉○輸○難○六○月○炎○蒸○驛○馬○二○嘶○風○雨○斷○千○山○雄○心○慷慨○宵○飛○散○殺○氣○憑○陵○老○據○鞍○掃○障○謀○成○頻○懸○劍○量○沙○力○盡○為○傳○發○尚○書○戰○敗○追○兵○急○退○守○嚴○關○收○消○卒○此○地○乘○高○足○萬○全○只○今○天○陰○嗟○何○及○蟻○聚○蜂○屯○已○入○城○持○矛○旗○日○呼○狂○賊○戰○馬○嘶○鳴○失○主○歸○橫○尸○撐○拒○無○能○識○烏○鵲○啄○肉○北○風○寒○寡○鵲○孤○鸞○不○忍○看○願○逐○相○公○忠○義○死○一○門○恨○血○土○花○班○故○園○有○子○青○書○絕○勾○注○烽○烟○路○百○盤○欲○走○雲○中○穿○紫○塞○別○尋○奇○道○訪○長○安○長○安○到○日○添○悲○嘆○影○承○夜○見○留○井○橫○纏○繩○斷○野○苔○生○幾○尺○枯○泉○浸○形○影○永○夜○曾○歸○風○露○清○經○秋○不○化○水○霜○冷○二○女○何○年○駕○碧○鸞○七○姬○無○家○理○紅○粉○複○壁○藏○兒○定○有○無○破○巢○窮○鳥○問○將○離○時○事○作○使○千○兵○勢○運○去○流○離○六○尺○孤○傍○人○指○點○牽○衣○袂○相○看○一○慟○真○吾○弟○訣○絕○難○為○老○母○心○護○持○始○憐○遺○民○意○回○首○潼○關○廢○壘○高○知○公○於○此○葬○蓬○蒿○沙○沉○白○骨○魂○應○在○雨○洗○金○蕪○恨○未○清○渭○水○無○情○白○東○去○殘○鴉○落○日○藍○田○樹○青○史○誰○人○哭○蘇○卿○赤○粉○紛○尚○書○養○士○三○十○載○一○時○同○死○何○無○人○至○今○惟○說○喬○參○軍○馮○雲○驤○詩○潼○關○城○下○月○如○水○潼○關○城○上○鼓○聲○死○司○馬○北○望○拜○神○京○臣○報○國○恩○畢○于○此○萬○草○寇○馬○踏○沙○

續表忠記

卷之六

吉

總督孫

黃長戈大戟飛寒鉞彎張舊將嬰城關甲材宮
泣戰場孫公灑血潼關道鬼馬不歸嘶碧草花袍
玉劍委紅泥渭水飛鵝波浩浩水心中何物
就義從容不顧身離鳳玉顏同日死千年石砌
青春幾隊蛾眉愁歌飛鳥輕身墜碧井綠鬢吹
為夜雨苔紅衫化作流霞影有子蒼茫西向秦荒
圖遺跡訪蒿萊昔時夾道旗幟今日常街動野
燐愁雲覆井寒烟古秋風蕭蕭黃葉雨玉骨仙傳
葬此中鬼神常護埋香土牽來素纓古龍驚莊容
衣佩宛如生觀者萬人共嘆息方知天地鑒幽貞
重向戰閭淚沾趙青山一帶愁何極元戎戰骨碎
刀痕魂魄茫茫招不得更有遺孤已二年父老指
點私相傳破果漫說無完卵趙女嬰兒白瓦全同
時飲劍有喬公呼天拊膺氣何雄腰橫寶帶眠顏
環手擲頭顱向晚風眼見山飛滄海立銅駝霜冷
荆墓濕寧武孤城再合圍餘者降旗拜寇入吁嗟
平悲哉國家之亂誰為基英雄數盡際艱危翼虎
已分鶴首策趙卒長平大聚時一門仗節古來少

日月飛光同皎皎青楓夢斷麒麟圖香閣血化鸞
驚鳥有臣死國婦死夫高風大義勵頑愚嗚呼其
形往矣神未但嗚呼其形往矣神未但嗚呼其
趙吉士詩天險潼關開六扇黃河南魏波如箭從
來扼賊重咽喉豈在疲兵貪浪戰天傾明社悲將
終調兵轉餉紛無功老將死盡孫督在赤手空支
賊大紅呼吸軍機變形勢朝廷豈合從中制橫驅
饑卒目兇鋒忠魂午夜先流涕大河血戰尚莫當
誰尤欲散妖星凶泥滓風雨不解事偏教日月銷
誰憐宗社三百年一跌灰飛無敵馬上紅旗催戰急
渭川青嶽碧血化枯州冷雨三更燈似豆陰風獵
獵吹殘編
吉士又評公初迫於秦中縉紳之口跟踰出關幸
而所向皆克矣乃天以淫雨困之致功毀垂成未
可為人謀之不臧也英雄豈必以成敗論哉

陝西西安諸忠合傳

續表忠記

卷之六

圭西安諸忠

○三○秦○天○下○之○脊○也○西○安○三○秦○之○首○也○西○安○陷○則○賊○據○
○建○瓴○之○勢○不○特○三○秦○覆○而○有○明○之○天○下○遂○終○於○不○振○
○其○時○死○難○者○巡○撫○則○馮○師○孔○也○字○若○魯○原○武○人○初○授○
○刑○曹○恤○刑○陝○西○釋○疑○獄○一○百○八○十○餘○人○咸○頌○其○平○出○
○知○真○定○府○遷○兵○備○兩○以○艱○歸○崇○禎○四○年○侍○郎○謝○陞○署○
○吏○部○事○舉○監○司○才○堪○督○撫○者○十○人○師○孔○與○焉○服○闋○再○
○補○懷○來○移○密○雲○中○官○鄧○希○詔○出○鎮○勢○張○甚○師○孔○不○為○
○屈○希○詔○撫○他○事○効○之○建○下○吏○終○不○為○動○抗○疏○言○臣○待○
○罪○邊○疆○志○在○報○國○徑○情○直○行○不○解○附○會○中○官○自○當○獲○
○譴○但○與○其○偃○僕○于○奄○人○不○如○慷慨○於○斧○鑕○遂○削○籍○歸○
○師○孔○才○優○肆○應○諳○習○金○革○特○以○賦○性○伉○俠○多○與○物○忤○
○一○廢○十○年○無○人○推○轂○之○者○至○十○五○年○四○月○詔○舉○邊○才○
○兵○部○侍○郎○張○鏡○心○始○以○師○孔○應○詔○吏○部○嚴○核○者○再○吏○
○部○亦○亟○稱○其○才○十○一○月○乃○以○原○職○監○通○州○軍○軍○時○方○
○戒○嚴○勤○王○兵○集○畿○輔○剽○掠○公○行○又○殺○良○冒○功○甚○有○混○
○以○婦○人○首○者○師○孔○嚴○置○之○法○并○令○諸○營○自○核○其○實○冒○
○者○抵○死○自○是○良○民○獲○保○首○領○師○孔○凡○六○領○兵○備○咸○在○

衝邊兵益練名益起給事中沈宸荃等交薦冢宰鄭三俊舉天下廉能方面官復及師孔踰月遂擢僉都御史代蔡官治巡撫陝西當是時總督孫傳庭方奉新命大舉討賊師孔助調兵食劾据勞瘁傳庭出關蓋以西安之卒行師孔方募兵修脩而傳庭爲大雨所誦敗報至賊於十六年十月初七日長驅入潼關不數日直抵西安師孔厲將士率吏民分城拒守而自守東門天寒勸秦王給兵士人一棉衣勿聽城守者傳餐皆結爲冰不可食半多僵卧城頭勢已岌岌

續表忠記

卷之六

宋

西安諸忠

王參將內應城遂陷秦王被執師孔投井死時十月十三日也師孔後邀贈卹同死者按察使黃綱字季侯光州人與兄袞先後舉進士歷仕籍咸有聲綱由南宮知縣再遷紹興知府丁艱歸七年流賊破光州綱以廬墓在山獲免長子諸生彝如率家僮巷戰力屈罵賊死丁丑備兵臨鞏大破賊於河西陞陝西按察使綱生平清介自矢讀書至忠孝大節慨呼浮大白擊節嗟嘆及膺寇難誓以身許國西安破義不受辱自沉於井妻王氏同殉後贈太常卿諡忠烈秦府

長史章尚綱會稽人聞城陷投印井中冠服趨王府端禮門再拜自經後贈按察司副使西安附郭兩縣一日長安一日咸寧咸寧令從賊受僞職後爲賊所殺長安令吳從義字裕強浙江山陰人由進士初授謁選者率營善地從義獨曰避危疆不就豈臣子分誼且吾貧若稱貸營之後不剝民以償耶卒得長安時流寇充斥詔三邊督師孫傳庭移鎮西安兵十餘萬糗糧芻茭咸取辦於令秦府宗室及縉紳佔業者居十之四名爲寄庄無他役役獨累小民從義不憚

續表忠記

卷之六

老西安諸忠

強禦令豪族均輸無一倖免民獲稍甦而兵亦無譴舉卓異督師陷陣而歿長安勢如累卵從義佐撫軍誓死不貳繼娶胡至署家人以合卺請正色曰此何時也而爲此決二句終不一顧分汎南門賊攻城西門先陷衆扶之下神色不變吏請攜印出走從義曰城亡與亡吾將安往見一僕在側曰吾當以死報國汝素忠謹可奔訃吾家新閨人尚未成禮仍歸其母言畢入開帝廟卸戎服易冠帶望闕叩頭亦投井死年四十有三賊知從義死戒其下毋犯其署家人得

全從義爲童子時夢一長者拊其背曰歲寒松柏其在斯乎寤而誌之至是果驗後贈按察司僉事西安右衛指揮崔爾達投井死亦邀恩卹有丘從周者都司吏也長不滿三尺彊直敢言見自成暴虐乘醉直至其前戟手罵曰若一貧賤細民今妄踞王府將僭偽號而逆天背理所爲如此吾見汝屍之萬段也自成大怒立欲殺之而布政使陸子奇以下皆降賊乃署置百官以甲申正月朔稱王西安僞國號曰順更其名曰自晟改元永昌造甲申曆三月直抵順天京

續表忠記 卷之六

宋 西安諸忠

師破僭卽帝位聞

大兵入關自往逆戰敗於一片石歸而席捲西奔以

疑殺其黨李巖魏黨尚書李精白之子原中賊知西舉人卽民間稱爲李公子者

安不能守由商州走武關以入襄陽僞宰相尚書牛

金星宋企郊等道多亡去過武昌通城縣之羅公山

自成單騎卜於元帝廟被村民以所荷鐮碎其首腦

漿布地而死僭偽位甫數月而滅獻忠隨亦伏誅聞

獻二賊皆無子

毛奇齡後鑒錄曰自成營羅公山輕騎掠食村民方築壁屯守代鼓合圍共擊之自成揮左右營副

積雨馬陷泥潭中揮鋤碎其顱腦崇狼藉布地始尸剝甲見龍衣金印眇左目箭鏃猶在方知爲自成也獻忠於湖廣總督何騰蛟因徂其首祭思陵附記賊大害授戶政府尚書縉紳亦多殉難其從賊最著者乾州進士宋企郊卽吏部郎家居首出降賊爲吏政府尚書從陷京師賊惡其多用親故鎮項屈辱之久乃得釋真寧縣進士鞏煒爲河南學道罷歸亦降賊用爲禮政府侍郎自成建宗廟將致祭煒傲古制爲山龍表衣以進自成怒曰煒爲兩山於肩以歷我立統其衣將加戮牛金星力救獲免金陵以六等斬從逆之罪子奇企郊入首等凌遲皆入三等斬然皆在賊廷迄未嘗正法藍寅日泰地百二河山戰國時開關延敵六國之師所遠巡而不敢進者也獨至李自成以十月初七日破潼關至十三日而西安陷七日之內唾手得之天險名城無一足恃數君子苦支多難於震

續表忠記 卷之六

宋 西安諸忠

風凌雨之中雖天心不可挽人力不能濟然而綱常名義所以常留於萬古而不敝者不重有賴於此數君子也耶

西安縉紳焦南二氏合傳

西安門第之盛曰焦氏與焦並峙者曰南氏焦籍三原兄弟兩中丞皆以清節著兄曰源清號湛一由進士歷官至宣府巡撫年七十始舉一子賊入西安勒源清往見不屈自經弟曰源溥號涵一以進士由知縣入爲御史歷撫大同雷溥之爲御史也天啓新卽位舉朝以三案分左右袒勢同聚訟溥疏言光宗乃神宗之元子爲元子者爲忠則爲福藩者非忠孝端孝靖乃神宗之后爲二后者爲忠則爲鄭貴妃者非

續表忠記

卷之六

三

西安焦

忠孝元孝和乃光宗之后爲二后者爲忠則爲李選侍者非忠貴妃三十年來之心事人誰不知今卽厚待貴妃始終恩禮而鄭養性必不可不奪職崔文昇必不可不正法也李選侍不過一宮人耳更非貴妃比如聖諭阻陛下於煖閣加聖母以凌虐爲臣子所不忍言今卽爲選侍乞憐止可求曲宥前辜量加優典而移官始末必不可抹殺盜寶各犯必不可寬釋也正論危言舉朝側目又請召還爭國本忤稅瑞諸臣幾輔侯馬疏請輸直以甦民困旣而巡按真定忤

要人年例外轉崇禎時撫大同未一年終爲要人所

中罷歸癸未冬闖賊入西安召諸邑縉紳受僞職源

溥爲賊黨所劫執見自成授以總督銜源溥大罵曰

爾爲賊吾乃大臣吾恨不能手刃賊乃欲汚我耶自

成閉諸空室罵益烈鬚鬚皆上指皆盡裂賊稍近舉

手擊之復罵罵不輟賊拔其舌支解之同死者渭南

吏部尚書南師仲號弦蒲進士起家年八十三矣罵

賊不屈曰老臣何惜此餘年報國不食兩日死公子

進士禮部郎居業不屈死從子進士工部尚書居益

續表忠記

卷之六

三

西安焦

初授刑部主事歷陞至福建巡撫海外有紅毛葬者紺眼赤鬚髮猜狠善鬪俗聖富國名賀蘭自昔不通中土閩商貿易大泥咬啣吧者其人就二國轉販焉奸民潘秀賈大泥始引其人據澎湖求市前後巡撫皆不許遂入犯內地濱海大擾及居益履任設方略討平之天啓五年遷督河道晉工部侍郎時逆奄竊柄惡居益敘功不及已寢賞格不行奄黨逆意幼居益倚傍門戶削籍去福建士民詣闕留之不聽乃立祠以祀豎碑于澎湖平遠諸山紀其績焉崇禎元

年起督倉場時陝西四鎮缺餉至三十餘月貧卒遽起爲盜居益爲鄉土憂疏請以陝賦當輸關門者留三十萬紓其急報可二年畿輔戒嚴居益在通州爲城守計甚備再代張鳳翔爲工部尚書以疏救曹郎帝怒其徇私再削籍及敘守城功乃復冠帶城破自成誘降不屈罵賊被炮烙而死其他縉紳亦多死節者賊既得西安妄與王業可成又故鄉桑梓所過村鎮慰諭父老戒淫殺禁剽掠以籠絡人心念舊家皆民望所繫羅而致之百計誘降不達加殺戮及衣冠續表忠記

卷之六

壬

西安焦

視死如歸爲其所脇者十不得一怒而肆行唱噓秦民遂被其毒云

鄒綸口秦地山河百二讀無衣小戎諸什猶想見其慷慨激烈之槩焉觀焦南諸公大節琅琅雖謂與華峰比高渥水比潔可也

趙吉士曰焦氏兄弟以髦年死南氏父子叔姪以國門死其英風烈節已越數十年猶令人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已嗚呼忠孝之成人者深矣盧宜曰按三朝野記崇禎十四年重修太學八月車駕臨雍祭酒南居仁坐講阜陶謨而不與西安之難並誌之以見南氏科名之盛云

僉事王公傳

附兵道來復署道喬遷高知縣楊

秦中縉紳死閭難者焦南二氏外又得王僉事徵徵號葵心涇陽人由進士除廣平推官百蓮之獄起株連者數千人徵悉其枉成理出之落清河水關溉田至千頃丁憂去補任揚州三王之國護從者多所株求徵自王禁戢民以無擾天啓中徽州富民吳養春與弟養澤爭產弟赴京版首其兄佔黃山獲利無算奄提養春拷問又遣主事呂好問追賊變產激變徵民事連巨室數百人下徵按問徵據法爭之力所全活者甚衆各省建祠媚忠賢揚州祠成大吏咸往叩首賀徵與淮揚道三原來復力持不可竟不往一時稱關西二勁父憂罷關補僉事監遼海軍兵變登州破徵浮海歸赴廷尉遇赦不復起自徵爲舉人垂三十年布衣疏食足跡不入公府以名節爲重及後歸田耶掃荒書依然一經生也流寇大起徵創爲連弩活橋自行車自飛礮以資捍禦癸未闖賊入關羅致縉紳徵已先期自題墓石曰了一道人之墓又書全忠全孝四大字授其子永春曰吾且死死豈爲名欲

續表忠記

卷之六

壬

僉事王

汝識我心耳。賊果遣使趣徵往見。引佩刀自誓。乃繫永春去。徵遂絕粒。越七日而卒。里人諡曰端節徵素爲德於鄉。當永春被繫時。鄉人不避賊鋒。請以身代者數百人。賊乃舍之。永春竟得不死。來復字陽伯三原人。進士天啓中。備兵淮陽。璫勢正熾。有胡劉二奄據揚郡。搜括欽賊。橫甚。復正色不爲禮。二奄恚以惡聲相加。復不少挫。忠賢敗。乃免於禍。又善治兵。信賞必罰。海上有大盜。復縱反。開離其黨。巨魁就殄。淮陽人至今思之。其外郡抗節者。又得鞏昌知府喬遷高

續表忠記

卷之六

五

金事王

渭南知縣楊暄。中部知縣朱新堞。蒲城知縣朱一統。白水知縣朱迴楚。云遷高山。山西定襄人。山西誌載喬遷高縣宛紀。喬紀事本末。咸作由進士歷知府署潼關道事。監總督孫傳庭軍。孫於河南失利。退守潼關。遷高分界。南城陷。挺身巷戰。大呼曰。我監軍道喬遷高也。力殺數賊而死。子諸生象觀。同妻史氏俱自縊。暄山西高平人。由進士初授老成。厚重得民。和歲大校。畢力拯救奸人。乘機行劫斃之。杖下民稍得安。賊兵抵渭南。暄已擢兵曹。未行與學官蔡姓者同守。會舉人王明

詰開門迎賊。暄被執。罵賊死。暄自矢。狷介佩服飲食咸從節儉。自諸生至作令。不改其素。蓋廉吏也。新堞汾州府宗室。以十四年恩貢。選授中部。潼關破。賊傳檄至新堞。方巡城。手碎其牌。欲效死守。而邑新殘破。人皆骨慄。乃集父老告之曰。封疆之臣。有死無貳。汝等可各爲計。吾自盡吾節而已。未幾賊至。妻盧孺人妾薛氏馮氏皆請自縊。馮猶未合。垂揮之去。不可垂泣。願從。有女纔數歲。拊其背而勉之。縊。書表封印。馳上京。師冠帶向關拜。又望拜其母。遂自縊。邑人葬之。

續表忠記

卷之六

五

金事王

社稷壇側妻妾與女咸附一統。平度州舉人初任蒲城。西安破。屬邑多降。一統獨曰。吾家七世衣冠。至我臣賊。豈不墜我家聲。或言他州縣甲榜皆已納款矣。一統曰。此事寧論資格耶。體素肥。令家人擴井口。以待會。衙兵叛。奪印趣降。一統瞋目叱曰。吾一日未死。印不可得也。日暮左右盡散。從容赴井死。縣丞姚啓崇亦死焉。迴楚。蒲府宗室。由宗貢生。知白水。明習法律。吏不敢欺。賊潛入城。猶手弓射賊。與學官魏箴史劉進並被難。先是賊既破。孫傳庭軍長驅入關。時兵

備僉事楊王猷叛降於賊潼關衛教授許嗣復分守
上南門城破持挺格鬪罵賊死妻女被掠亦皆自殺
盧宜曰國氛漲天地閉百草離披靡草死惟有
青松顏色開肯與繁英逐流水正氣由來百不磨
亭亭獨立峙堪伍君不見二月狂風捲席起桃花
亂落如紅雨

陝西三邊諸忠合傳

附都司吳繼武副使段復
興等

榆林寧夏甘肅陝之三邊也西安破賊分遣其黨四
出掠地三邊皆陷被鬪禍最酷文武將吏與士大夫
死節義者亦最多王氏一門八元戎世國世臣兄弟
也尤世威尤世祿山西志作尤世威世祿乃世威弟閔亞王而老將
在行間久與侯拱極罷開家居皆榆林人也李昌齡
亦西涼勳舊以故總兵僑寓其地間賊破西安三四
公者日夜聚謀思起兵雪國仇且料賊兵必及亦閩
為桑梓計兵使者都任字弘若祥符人進士性慷慨
續表忠記 卷之六 三邊諸忠
夙負強項聲數被貶謫然持之終不變為晉臬時晉
藩權奄假威福箝制監司多曲意為之酬酢任獨遠
之朔望監司當朝王任不往諸司強之任舉會典曰
朔望朝王惟布都二司不及按察者祖宗以其明刑
肅紀如有不法事按司得而糾察之不令與二司同
朝防微杜漸之義也朝廷之所無任不敢有卒不往
巡按御史與學道袁繼成構難御史身染賊濫性復
恣睢任醜其行心直繼成繼成方杜門候旨諸司未
敢一顧任獨時過袁慰問不絕瀕行復厚贖之為御

史所中降級歸後任榆林道榆林爲勁兵所聚聽天
下雄鎮而歲歉民貧軍餉又久缺兵民交困任至
加拊循皆欽其風望令行禁止無敢忤者又好談節
義念閩氛日熾願以死報國于六年九月巡撫崔源
之罷去新撫張鳳翼未至未幾賊遣僞制將軍李過
徇地至榆林李過者自成兄子賊中所稱一隻虎也
都語尤王諸人曰公等世受國恩忠勇著聞今逆賊
猖獗正疾風勁時草也倘有意爲國某願執戈爲先
世威曰吾老矣豈能臣賊世忠世臣與劉惠二將咸
續表忠記 卷之六 手三邊諸忠
嚙指血漣酒中李昌齡拔劍砍地曰有貳心者齒此
劍督餉員外郎黃岡進士王家錄已陞關南道未行
亦與蓋謀甫定賊傳僞牌至乃焚牌斬使大修戰具
衆推任主盟任率劉惠二將推尤爲帥而與王李諸
人同設守當自成之遣李過也固知榆林兵甚勁且
多世將不易下特令辯士延安舒君睿先哆張形勢
自成又爲手書謬指禍福持五萬金犒城中將士真
以誘降任等叱之去賊遂盡銳環攻城上強弩持滿
競發燃巨礮擊賊數開城出戰老穉皆擊銅器叫呼

殺賊無算家錄又率婦女運水灌雉堞結爲水城賊
望之氣阻第以不下榆林則三邊皆制挺而起志在
必克復穿地道仍用放迸法城遂破諸將巷戰力盡
任被執賊帥曰若固好男子苟降無憂不富貴也任
怒罵不從遂遇害緣寇紀作引刀自裁閩門雉經侯拱極劉將
軍失其大罵不屈被醢王家錄自刎惠顯被縛過神
木飲酖至二升乃絕都司吳繼武山西稷山人由武
舉累至今官亦死之城內原任總兵副將下迨偏裨
計三十餘人皆延頸受刃無一乞降者賊盡屠其民
續表忠記 卷之六 幸九 三邊諸忠
而執二王尤李四人去未至西安四十里曰回軍店
四人沐浴更衣曰將以下見祖宗也對自成皆挺立
仰而視天賊欲踞之不屈自成曰吾虛上將以待四
將軍奈何固執不相與共功名耶四人罵曰我大臣
也汝草頭賊滅且不久毋污我至死神色不變賊初
犯寧夏官軍出戰三勝之殺賊精銳數千賊遁歸西
安關中羣賊聞之多有出關散入河南者及榆林陷
乘勝復來攻鎮守總兵爲賊所誘出降寧夏遂陷轉
攻慶陽副使段復興鄉紳麻僖皆死之復興字仲方

賜穀人崇禎七年進士由部郎出爲陝西叅議道分
守慶陽十六年十月聞賊踞西安傳檄諭降復與碎
其檄集衆固守踰月賊至城上砲石雨下賊積屍滿
濠而攻不退復與勢不支拜辭其母聚妻妾四人及
一子一女於樓寘薪其上復乘城督戰十六日城陷
賊自刎士民葬之西河坪立祠祀之同時死者慶陽
推官靳居聖安化知縣袁繼登居聖字淑孔長垣人
戊辰進士陞刑部主事未行佐復與死守被執罵賊

續表忠記

卷之六

三邊諸忠

死繼登南議人選貢生蒞任未浹歲卽遭變見賊求
速死乃殺之再陷寧州知州董琬亦抗賊死麻僖另
有傳賊別將賀錦犯蘭州州人開門迎賊賊遂渡黃
河涼州莊浪二衛亦降進逼甘肅巡撫林日瑞
由進士歷廬州池州推官行取授戶曹督御馬倉權
關計墅所至有聲出爲河東道被擒妖賊累遷陝西
布政使十五年六月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聞賊
急方訓士馬修戎器而廷議以日瑞不勝任遣楊汝
經來代次年十二月汝經未至賊已來犯日瑞率副

將郭天吉等扼諸河干賊踏冰而過直抵甘州城下
日瑞等入城且戰且守賊使諸生說降斬之以徇值
大雪寒甚士有墜指者賊乘夜坎雪而登城遂陷執
日瑞詣錦誘以美官日瑞大罵遂磔於市天吉與總
兵官馬燝中軍岑維新姚世儒監紀同知光山藍臺
里居總兵羅俊傑趙宦皆死之殺居民四萬七千餘
人初李自成在楚與其下謀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
北直搗京師楊承裕欲據南京斷漕運獨顧君恩不
然曰先據南都勢居下流難濟大事其策失之緩直

續表忠記

卷之六

三邊諸忠

搗京師萬一不克退無所歸其策失之急莫若先取
關中據百二山河建都立業旁畧三邊資其兵力攻
取山西後向京師則進退無患方爲全策自成從之
於是西安破三邊陷秦地悉入于賊

太常少卿麻公傳

麻僖父永吉中進士山廬吉士改御史至按察使以
清操聞僖登萬曆三十五年榜亦授廬常改兵科給
事中代王長子鼎渭許父廢長立幼僖謂代王無君
鼎渭無父並劾之僖生長西陲習知邊務感疆圉多

故疏陳切要機宜一重武科之選一復比試之規一
清納級之途一汰家丁之濫一恤班操之困一急邊
軍之餉雖奉優旨終不能用遼撫楊鎬請用故帥李
如梅僖抗言如梅當蔚山敗時墜馬傷臂已殘廢不
可復用并劾鎬徇私咸服其當黔國公沐昌祚稱疾
乞令孫啓元代鎮撫按周嘉謨等慮其並建二府爲
滇中患疏乞止之僖因請改設流官不報四十五年
京察忌者中以倚附東林降調屢遷太常少卿逆奄
用事落職崇禎卽位復原官致仕家居布衣糲食未

表忠記

卷之六

聖

三邊諸忠

嘗涉足公庭十六年冬賊陷慶陽不屈死
汪紫滄曰唐家中葉驚華鼓鐘篴恢復因靈武一
鎮猶迴萬國心連城何況誇天府甲光耀日揚旌
旌歷年三百雄邊兵婦女乘城都鼓勇男兒肯與
賊俱生何爲天心不悔禍三邊忽忽同時被滿城
流血不見人笙歌賊帳稱賀從茲虛席更泊天
全無財賊生憂煎百二關河巢穴穩安行泰晉入
幽燕我讀此編氣鳴咽誰家亡國無忠節未聞毅
魄如斯冬日月無光天地裂腸斷行人吊戰場一
門更痛尤與王月落燈昏鬼莫哭千秋竹骨炎人
吞
廣宜曰泰山巖巖半天盡太白終南山地輔上風
剛勁牽偉人接段鐵骨甘居酷開來說筆紀諸忠
聖澤未濡淚數行更有捐軀報國者名字無傳誰
與告巖巖三鎮寧河山榆林寧夏與甘肅更有慶
陽亦雄城摧枯拉朽踵相續傷心君父痛難酬地
斷天荒鬼不哭

鄆陵令劉公傳

四明以外吏死闖賊之難者又有鄆陵令劉振之字
而強號冰壺慈溪人劉氏邑中鼎族自其曾祖祖父
及兄皆由進士爲名臣振之雖貴介而恂恂自下生
平讀書尤留心聖學事繼母毛以孝聞先世皆廉吏
一簞一瓢泊如也庚午鄉試爲黃道周所取士三上
公車不售就教東陽諄諄舉聖學訓其及門月有課
季有會不屑以寒氈冷暑頽然自放也東陽僻處山
陬俗多開狠振之加意浹濯積習猶未盡燭及陟鄆

續表忠記

卷之六

聖

鄆陵令劉

陵將去語人曰東陽士風潰矣不久將有變起甫去
而許都之難作人咸服其先見治鄆陵惟以恤民爲
務時流寇大誼將驕而士悍一日有客兵過索犒不
遂竟挾振之去父老聞之呼號奔救願歛民貲賂豪
弁始釋歸其得民如此十四年十二月李自成陷許
州殺知州王應翼自許以南無堅城邑中有奸民通
賊者倡言城小力不支不如降之便振之正色叱之
未幾賊大至城破趨謁先聖秉笏坐堂上賊索印不
與逼降不屈罵曰吾劉氏世以忠孝傳家豈至我而

爲狗鼠所汗耶。惟有一死仰天對朝廷。入地見祖宗耳。轉置雪中。三日夜罵不絕口。賊砍之十餘刀。乃死。時年五十。有六事聞贈太僕少卿黃道周。題其門曰。忠孝大儒。振之自己。未歲書片紙藏笥中。每歲加紙護之。至是家人啓其封。則不貪財。不好色。不惜死。三語也。典史杜邦舉富平人。當振之叱奸民時。邦舉卽曰。公言是城亡與亡。人臣大義。豈可偷生以辱祖宗。乃與振之協力拒守。及許州被屠。人益洶洶有縋城逝者。邦舉捕得立斬之。衆爲股栗。城陷被執。自成知其素得民心。欲降之。大罵曰。朝廷臣子。豈爲賊用。自成怒。挾其舌。邦舉嘆血噴之。仍大罵。遂與振之並遇害。時開封屬城多陷。其同時殉難者。通許知縣費會謀。鉛山舉人費文憲。宏之裔孫。涖官僅四旬。賊猝至。城無備禦。力不能守。乃召邑中父老告之曰。我死若輩可免屠戮。端笏北向再拜投井死。太康知縣魏令望。字子野。武鄉人。舉進士。初授商丘。調太康。信賞必罰。邑大治。賊至。誓衆固守。衆感其威德。之死不貳。賊力攻。乃拔屠其城。令望闔門自焚死。涪川知縣崇薦

續表忠記

卷之六

鄧陵令劉

江。江山舉人賊陷其城。逼降。不屈。大罵死。新鄭知縣劉孔暉。邵陽舉人。治邑有廉政。大寇臨城。力不支。自縊而死。民追思其德。祀之子產祠。商水知縣王化行。城陷不屈。被殺。代者姚文衡。涖任未幾。賊復至。搗印赴井死。

楊喬年曰。公鄉試受知於黃文忠公。延文忠題其門曰。忠孝大儒。公固不愧此言。而文忠亦卽以此自命。蓋早有水乳之融。燈影之合矣。則好色貪財。則惜死亦復何所顧忌哉。若公有明季時。固空同之足矣。

續表忠記

卷之六

寧

太原諸忠合傳

山西巡撫蔡懋德與中軍應時盛既殉太原之難其時文武官紳抗節不屈被賊殺於晉府端禮門外者共四十六人布政使趙建極河南永寧人由進士授知濟縣舉卓異以部郎出爲沂州道再遷至左轄清絕一塵所至咸有聲績家居范王寨爲李自成所屠建極慨然曰食君之祿久矣有官守者家與國不能兼顧也下七年二月初五日賊臨城偕巡撫蔡懋德諸監司毛文炳蒲剛中畢拱辰太原知府孫康周長續表忠記

卷之六

太原諸忠

官盡如此吾何忍遂反耶先是建極五子在永寧既被害後生三子皆夭建極死趙氏一門俱盡毛文炳號夢石鄭州人進士初令壽陽以才調榆次行取爲吏科給事中丁艱歸流賊來犯登陴協守城獲全服關補原職楊嗣昌出督師調及州縣民兵文炳言民兵可守不可調往見驅民從兵百不全蓋由官兵善避而民兵不知避官軍快馬善走而民兵不及走也今以大將統重兵尚不能一戰豈糾合什伯鄉勇遂足以辦賊哉時當大計言今天下之弊莫大乎官續表忠記

卷之六

太原諸忠

方混淆如懲貪之明旨嚴矣而貪風何以不息薦章之廉吏多矣而民生何以靡寧由主計諸臣以奔競爲有才以廉靜爲無用也乞嚴勅撫按毋以萬姓之深仇爲庶司之上考庶幾吏治可清帝皆採納其言久之出爲太原兵備副使固守禦賊城陷被執脅之降不屈授以官不從抗罵被殺妻趙氏妾李氏投井死子兆夢甫數歲爲賊掠去士民以忠臣子贖而歸之剛中陵縣人由進士授太常博士擢兵科給事中十二年有詔起廢疏請嚴舉主以核真才又陳保護

留都六事優旨報焉又劾甘肅寧夏河南三巡撫冒
濫京堂皆落籍去咸服其當山東游饑廷議救荒疏
言二東不幸遭此鞠凶里里小民非不知為盜必死
且冀苟延旦夕遂走險不顧其僅存萬一者不過數
家廉恥自好之良民忍死不移爾然人死而丁猶存
田荒而賦尚在有司迫于功令拘生者以代死者或
一人而承一戶或一戶而代一里小民不堪鞭扑相
率為盜否亦遠徙他鄉丁賦逋欠愈甚終無補於國
課祇迫民以死亡即日議招徠開墾何人願歸故鄉

續表忠記

卷之六

吳太原諸忠

今惟清戶口併里甲俾生存者不代死亡之賦庶流
民自歸則荒田自墾帝納其言十六年遷山西叅議
道督理糧儲賊逼分守東門時調陽和兵三千協守
剛中慮其內應移之南關外及賊攻城果叛降張榮
又引賊入剛中不屈罵賊死首既墜忽躍起丈餘賊
皆辟易拱辰字星伯掖縣人由進士授鹽城朝邑二
縣陞部郎謫浙江按察司知事拱辰工詩嗜讀書積
書至萬餘卷務總大綱不屑屑細事又不善事上官
故官久不達歷遷至冀寧道分守西城猶不廢書及

被執賊適得新刀欲以人試之見拱辰視賊曰睨
此何為拱辰曰欲得此刀砍頭爾賊即殺之康周字
魯侯安丘舉人由遵化令陞部郎出知太原府賊既
入猶率死士巷戰被執說降不從見殺志泰虞城人
以明經為晉府長史署陽曲縣事協守東城城陷不
食死撫標副將惠光祚罵賊死撫標都司張弘業忻
州人賊攻城急度不支豫懷一繩登陴禦賊城陷出
繩縊於城樓妻趙氏縊於署內子凝秀死於陴晉府
典仗官樊子英先見賊帥大罵不跪乘間手提一大
磚擊中其面幾死擁見自成罵如故勒殺之同知李
一清指揮韓似雍千戶王德新司鼎俱不屈被殺此
皆四十六人中有姓名可紀者

續表忠記

卷之六

吳太原諸忠

趙吉士曰嗚呼諸公視死如歸強項稜稜血入
地秋風不捲春草不生紙上寫此筆墨欲鳴呼
諸公于哉邈矣如見其形如聞其聲

山西巡撫蔡忠襄公大同巡撫衛忠毅公宣府

巡撫朱忠壯公保定巡撫徐公合傳

附應時盛徐有聲朱家仕李偉李若葵朱敏泰姚時中朱孔訓牛勇等

西湖忠烈祠所祀外臣三人皆巡撫也。爲作三公傳

而以保撫合之。山西巡撫蔡懋德字公虞號雲怡崑

山人。七歲讀大學卽立志學爲聖賢。年二十一舉丙

午鄉試。時方娶婦人以爲榮。噤然曰。士人立身有大

於是者何足榮。益自下究心先儒語錄以求聖賢之

道。務身體而力行之。已未成進士授杭州府推官。以

積表忠記

卷之六

手

巡撫蔡

廉平內召鄉衮將擬註銓部。與投其門下。卒不爲動。

抑置儀曹。逆奄建祠。宗伯率曹郎往賀。懋德獨與同

官翁鴻業托疾不赴。督學江西親蒞臯比。務崇實行。

常登白鹿洞講孝經大義。士風丕變。遴選恩貢。取揭

重熙第一陳際泰。次之皆名下士。而重熙卒殉國難。

稱得人。備兵嘉湖海寇劉香遊踪及鹽官而湖泖大

盜屠阿丑。逸爲聲援。議合勦懋德曰。可計擒也。奚重

授吾民爲。廉得盜窩皆濱湖巨室。密致之曉以利。害

曰。若輩爲盜窩罪常死。吾今貰汝。亦不責汝。鈞捕。但

吾遣人至彼者。汝陰留之。勿洩耳。盜魁擒汝等。仍爲

良民。吾無所苛求也。皆懽伏。惟命於是。散遣健兒襲

商賈。醫卜之流分布其地。阿丑聞風而遁。有部卒爲

田氓者。值於隘。抱持之共陷泥淖中。追至而獲。餘黨

悉平。幕府上其功。懋德遂以知兵名。丁艱服闋。補井

陘兵備。方久旱。懋德行禱。卽雨。他邑民爭迎懋德。禱

又輒雨。民大愛之。甫三月以遼東巡撫方一藻薦。調

寧遠。寧遠孤懸塞外。懋德內撫軍民。外飭備禦。咸有

方略。災異求言。疏陳心學之要。言自心學。不明人皆

積表忠記

卷之六

至

巡撫蔡

執一自是多偏黨而不歸大。中天下禍亂實原於此。

皆規切君相而一時咸笑爲迂。會楊嗣昌不喜懋德。

言其清修弱質不宜邊地。乃改濟南道。濟南新經失

守。大吏缺人。懋德攝兩司及三道印。招流移安反側。

諸廢畢。舉十三年陞山東按察使。尋遷河南右布政

使。時田荒穀貴。催科無以應。賊布流言。先服者不輸

課。百姓日望其至。懋德曰。此時急催科是驅民爲盜

也。檄州縣停徵上疏。自劾。詔鑄七級仍視事。浙江山

西二撫缺。兩省士大夫各欲得懋德。而山西危疆浙

內地非輿援不可得有將代賂政府者力謝之卒得山西壬午春馳赴任九月京師以邊警徵兵即日誓衆旋奉旨防龍固二關癸未五月方撤防回省聞賊陷河南將窺晉地懋德亟馳河上禦之當是時秦督孫傳庭戰新收而賊在河南時晉地所防止垣曲芮城平陸三四百里及西安破而平陽告急汾州與賊爲鄰榆林又逼近太原南自芮蒲北迄保德延袤二千五百里惟恃一河爲界河又隨地可渡加以嚴冬冰合車馬通行如平地中朝亦以山西爲憂廷臣請

續表忠記

卷之六

至

巡撫蔡

防河者甚衆而無兵可援懋德不得已獨力支吾以三千弱卒當數十萬方張之寇日往來奔走於二千五百里之間惟以至誠激厲將士猶敗賊於大慶渡再敗之風凌渡吉鄉渡堅守四閱月迨賊破榆林太原震動晉王手書促懋德歸守省城賊偵懋德甫離平陽卽布間諜訛言賊已渡河平陽道將聞之皆棄城走三日賊不至懼罪乃遣人迎賊平陽始陷懋德大集城中士民誓以死守而罷官聽勘之命至或勸其因此解任可出境候代懋德毅然曰吾學道多年

死○生○之○際○久○了○然○矣○封○疆○大○臣○應○死○封○疆○奈○何○當○危○亡○呼○吸○時○藉○口○規○避○乎○縱○新○撫○至○吾○亦○與○之○同○死○太○原○士○民○皆○知○城○不○能○守○而○感○其○忠○義○願○與○同○死○盟○廟○之○日○哭○聲○震○野○迄○城○破○無○一○人○叛○者○叩○申○二○月○初○五○日○賊○薄○城○下○夙○知○懋○德○賢○遣○使○招○之○曰○撫○軍○若○降○吾○且○大○用○懋○德○大○其○書○斬○使○人○頭○懸○之○城○上○遣○驍○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訓○砲○傷○牛○勇○陣○死○城○中○奪○氣○初○八○日○大○風○晝○晦○角○樓○砲○燬○賊○乘○勢○登○城○中○軍○應○時○盛○扶○懋○德○上○馬○率○衆○巷○戰○欲○衛○之○出○城○懋○德○遽○躍○下○曰○封○

續表忠記

卷之六

至

巡撫蔡

疆大臣應死封疆吾早有成言矣汝等自去毋庸顧我諸將給懋德前有大井可死復擁之上馬至西門望見城闕大呼曰汝等欲陷吾不義耶復躍下時盛已出城回顧不見懋德更同材官段可達斫賊而入見懋德在地下不肯起亦下馬曰死則同死耳扶至三立祠令可達去曰汝非命官可無死他日收吾屍也遂南向自縊軀輕氣未絕時盛解鐵甲覆之候氣絕亦東向勒死諸標丁王永魁等十餘人同時自刎時盛遼東諸生負勇略慷慨尚氣節爲懋德所識拔

誓死同守賊帥有舊交至城下勸時盛降時盛發神鎗擊之賊帥衷甲不傷嘴指而去時盛退見懋德草遺疏即歸家殺其妻妾并十四歲幼子曰無為賊辱與吾同作厲鬼殺賊也卒踐所志自成恨懋德不降親驗其屍加刃斷頸棄其首於水溝可達遵前命收而拘塋土掩之十指盡腫賊去乃與旗鼓周文郁買棺殮於泰山廟顏色如生南京子贈謚忠襄公子方炳方炳馳往扶柩晉人醵金贈賻白衣冠垂涕以送者數千人

續表忠記

卷之六

聖

巡撫蔡

趙吉士曰學必講而後明固聖賢分內事也顧講學非難踐其學為難踐其學固難而踐之於死生危急之際尤為難若先生所講即見危授命一句可謂知之明而守之固其學已足千古矣盧宜曰公盡忠盡義以身報國顧宗伯錫時議優卹而馬士英柄國格不行至有謂公死節不足惜常聞失守罪者是非顛倒至此國欲治其可得乎

大同巡撫衛景瑗字仲玉號帶黃韓城人天啓乙丑進士初任河南府推官以最入為侍御史劾閣臣周延儒銓臣曾楚卿名籍籍西臺時流寇大起所在用兵餉不繼楊嗣昌迎上意議加勦餉景瑗力陳不可謂民之輸將易盡賊之蕩平無期恐年復一年累民

無已勿聽給事中傅朝佑李汝璣劾首輔溫體仁上方嚮之專體仁亦斤斤自守上惡貪婪而體仁謝絕苞苴上惡朋黨而體仁屏杜干謁上惡專擅而體仁每遇大事必取自上裁第性陰重不洩恒亦護前舉朝多與之忤無敢訟言攻之者及聞二臣言帝怒下詔獄景瑗出身強諫極言二臣從國家起見幸赦之以作敢言之氣帝惡其朋比左遷行人司正從屢陞撫大同甲申二月自成既破太原將攻寧武守關鎮臣周遇吉疾呼求救景瑗命總兵姜瓖督兵往瓖已

續表忠記

卷之六

聖

巡撫蔡

懷貳心不用命先是總督王繼謨檄瓖拒賊河上瓖陰遣部將納欵於賊景瑗方邀瓖歃血死守瓖使人布流言謂衛撫院秦人也將應賊代王信之不與相見永慶王瑱其僕於南門上會景瑗疽生於足不能時出城中軍務皆瓖主之瓖有兄瑄以昌平總兵失律繫獄久怨望遇赦出就瓖贊降賊瓖意益決三月朔賊薄城下瓖射殺永慶王開西門迎賊景瑗督麾下巷戰賊大至衆皆散賊擁景瑗入自成營自成命之跪叱曰吾此膝不屈第二人踞地坐大呼皇上而

哭脅之降。瞋目罵曰：「吾仗節旄爲大臣，期滅汝狗鼠。」

而朝食。豈從汝作逆耶？願見。瓌在側，復戟手罵曰：「賊奴萬段，汝吾與汝朝盟，而夕叛吾死。當訴之上帝，必不饒汝。」賊又曰：「不降，殊汝矣。」景瑗曰：「不能守城，當磔此天子。」磔也。吾肉豈污賊手？遽起以頭觸柱，頭裂流血，被面仆地，終不屈賊義。之曰：「忠臣也不殺拘之海會寺。」令景瑗母勸降。景瑗仰首視泣曰：「母今年八十餘矣，幸自爲計。兄爲朝廷大臣，不可不以死報。遂不語。」母出，景瑗語人曰：「吾不罵賊者，以全母也。」初六日

續表忠記

卷之六

姜

通鑑纂

何守者稍間，自經而絕。賊移其母、妻子、女於空室中，無敢犯者。督糧郎中徐有聲罵賊被殺，兵備道朱家仕河州人，進士雅好內典，政尚寬平，及流寇壓境，有勸其出避者，曰：「時勢至此，生平參悟何事尚惜一死，不以報國乎？」佐景瑗守城，甚力。及賊入，同妻妾子女赴井死。一家死者十六人。山陰知縣李倬亦死之。文學李若葵，閩門九人，自縊。先書於壁曰：「一門完節。」南京贈景瑗兵部尚書諡忠毅與朱之馮並定爲正祀。文臣賊破大同入都，置瓌營中，賤之。不予官，自成兵。

敗西逃。瓌繼降。國朝降後復叛，竟伏誅。

延安府推官顧威，正諸公墓曰：「綱目書劉公幹自經於金華，以爲金不能以威屈，幹也。幹自經，云爾。衛公有老母，賊方陽募公，不殺人情，易動而公持義堅決，從容自裁，可不謂之得正矣乎？若夫封疆之故，蓋難言之。時邊兵缺餉，已八月而鎮臣內叛，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宣府巡撫朱之馮，字樂三，號勉齋，大興人。天啓乙丑進士，初授部曹，權河西務稅羨餘，皆貯公帑，備縮額逆奄用。事遭其黨，督漕勢張甚之，馮不之禮，璫亦憚其丰稜，歛跡去。丁艱，杜門讀性理，曰：「爲聖賢之學者，

續表忠記

卷之六

姜

通鑑纂

舍此無由也。歷陞山東叅議，道分巡青州，巨室有被盜者，株連無辜甚衆之，馮設策獲真盜，大獄立解。樂安土豪李中行冒竊衣冠，以貴雄於里，結有力者爲奧援之，馮廉得其私通海寇，獲硝磺數艘，立抵於法。有力者假聲勢撼之，不爲動。崇禎戊寅，陞副使，進表入京，寄其家於濟南。明年正月，濟南破，妻馮宜人屬其子於胥史家，又藏其姑於委巷，城破投於井。姑聞婦死，亦絕粒而斃之。馮扶柩還京，廬墓飲泣三年。如一日也。辛巳分巡河東，以馮宜人節烈死，不復娶，亦

不○蓄○妾○媵○一○室○蕭○然○惟○念○流○寇○日○橫○秦○豫○接○壤○專○意○
爲○固○圍○計○大○猾○朱○全○宇○招○納○亡○命○潛○通○大○寇○大○吏○知○
而○不○敢○問○之○馮○至○訪○得○廢○將○謝○鳴○進○與○相○善○召○而○諭○
以○利○害○果○執○全○宇○殺○之○部○內○以○寧○壬○午○寇○氛○益○急○山○
西○巡○撫○缺○上○命○舉○知○兵○者○廷○議○咸○推○之○馮○時○兵○餉○久○
缺○司○餉○主○事○不○得○軍○心○一○日○露○刃○大○噪○之○馮○出○撫○衆○
卒○羅○拜○曰○惟○我○公○在○我○等○不○敢○叛○耳○立○與○之○餉○而○執○
首○惡○數○人○誅○之○衆○乃○定○總○兵○某○貪○橫○無○狀○勢○且○跋○扈○
之○馮○特○叅○提○問○文○武○將○吏○始○知○有○朝○廷○法○
癸○未○十○月

續表忠記

卷之六

馮

巡撫蔡

孫○傳○庭○死○於○賊○甲○申○二○月○蔡○懋○德○死○於○賊○之○馮○皆○設○
位○而○哭○二○十○二○日○報○寧○武○陷○之○馮○露○宿○城○頭○分○拒○險○
要○三○月○朔○大○同○逆○鎮○迎○賊○巡○撫○衛○景○瓊○死○賊○鋒○轉○逼○
監○視○宦○者○杜○勳○與○宣○鎮○總○兵○已○潛○遣○飛○騎○賁○降○表○迎○
賊○矣○而○之○馮○尚○勞○苦○登○陴○集○文○武○紳○士○於○城○樓○設○高○
皇○帝○位○誓○衆○死○守○檢○臥○內○衣○被○盡○以○犒○兵○惟○留○官○衣○
一○襲○授○中○軍○日○有○不○幸○卽○以○此○襲○我○時○細○作○充○仞○城○
中○忽○布○訛○言○謂○之○馮○疑○宣○入○謀○叛○請○兵○屠○城○人○心○惶○
惑○且○傳○賊○秋○毫○無○犯○賑○貧○蘇○困○有○闔○王○來○不○納○糧○之○

謠○賊○來○尚○緩○兵○民○望○賊○反○急○而○旱○蝗○頻○仍○疫○癘○大○作○
又○以○用○兵○加○餉○百○姓○益○無○聊○真○若○引○領○沛○上○亭○長○太○
原○公○子○者○勲○款○語○諷○之○馮○同○降○之○馮○厲○聲○叱○之○勲○竟○
緋○袍○入○騶○郊○迎○賊○於○三○十○里○外○三○月○十○二○日○賊○將○薄○
城○之○馮○登○陴○勞○兵○無○一○應○者○三○命○之○咸○叩○頭○曰○願○軍○
門○聽○兵○民○納○款○保○此○一○城○生○靈○須○臾○左○右○皆○星○散○惟○
存○七○八○人○意○甚○叵○測○賊○已○從○南○門○入○滿○城○結○綵○或○帛○
或○布○無○者○以○紙○百○姓○胸○前○皆○粘○順○民○二○字○焚○香○跪○迎○
賊○騎○充○斥○街○衢○塵○埃○四○漲○之○馮○憤○甚○自○起○發○炮○炮○孔○

續表忠記

卷之六

馮

巡撫蔡

半○下○鐵○釘○不○可○拔○索○刃○自○盡○亦○爲○左○右○所○掣○意○在○擒○
以○獻○賊○居○首○功○也○家○人○欲○擁○而○出○走○之○馮○曰○離○此○一○
步○無○死○所○矣○南○面○仰○天○大○哭○呼○二○祖○與○皇○上○曰○臣○不○
意○人○心○離○叛○一○至○於○此○臣○死○必○爲○厲○鬼○殺○賊○以○報○國○
恩○遂○自○縊○城○樓○簷○下○遣○表○勸○上○收○人○心○培○士○氣○且○云○
伏○節○死○義○之○臣○當○求○於○直○言○敢○諫○之○中○願○陛○下○鑒○察○
賊○恨○之○馮○不○降○棄○其○屍○於○城○濠○中○次○早○大○掠○去○十○四○
日○收○其○屍○以○殮○濠○邊○狼○犬○夥○多○屍○經○宿○無○不○傷○者○惟○
之○馮○歷○三○日○夜○面○目○肢○體○完○好○無○恙○百○姓○驚○駭○多○泣○

下者未幾而李鑑等義兵起鑑成都人進士先爲宣撫以之馮代時尚留宣城破賊擒紳矜大戶貫以五木誥索金銀鑑亦被毒四月杪紛傳賊被吳三桂請大兵殺敗鑑因人心怨恨糾集義勇於五月初五日昧爽圍各偽官署擒權將軍果毅將軍防禦使州牧等梟首刳心祭大行皇帝瀝血酒誓師隨奉之馮樞入察院改殮謂必腐敗擬用白綾纏裹及啓櫬顏色如生垂幕中堂次第哭奠三日後築技葬之南京贈兵部尚書諡忠壯一時死難者督糧通判朱敏泰投

續表忠記

卷之六

卒

巡撫蔡

縵死副將甯寵罵賊死繫獄總兵官董用文副將劉九卿及里居知縣申以孝並不屈死保安州有廩生姚時中讀書守禮持論迂古落落無與偶者聞閩州紳士儒衣冠而迎賊生亦效之給其妻子人皆向南行生家在西乃折而東至先師殿題壁曰殺賊無權辱身不義妻子無知何足與計縊於殿楯上學博見之以爲不祥昇屍官牆外路人歎息克棺殮之鑑等亦置其主配享忠壯而葬於忠壯之墓側

趙吉士曰朱忠壯之慷慨殉國尚矣若姚生者以子矜蹈義此固平日衆皆曰爲迂古者也嗟乎忠

孝大節惟迂古一輩人乃能爲之耳若光時亨方且以爲識時務者莫我若也而後竟何如哉保定巡撫徐標號鶴洲臨清州人天啓乙丑進士歷官至巡撫建牙保定甫蒞任流賊勢已支蔓且窺近畿癸未五月召標入對標曰臣自江南來經過數千里見城陷處蕩然一空卽有完者亦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雞犬無聲曾不見一耕者若不亟加寬卹兵燹餘民靡有了遺矣帝歔歔泣下又曰天下以邊疆爲門戶門戶固則堂奧安其要在於脩內治重守令守令賢則政簡刑清而盜自息帝深善其言然是時逼

續表忠記

卷之六

卒

巡撫蔡

地飢民聚而附賊勢已不支而賊之奸細滿城疫氣又大作九門一日而出樵數千人心瓦解甲申正月閩賊僭號西安投偽牒於兵部約戰二月朔帝視朝忽得偽封詞甚悖末云限三月望日至順天府會同館繳羣臣相顧失色大索其人不得又傳檄畿輔標斬賊使碎偽牌拮据危疆意氣益奮時其定知府聞警豫遣妻孥出城標執知府繫之獄會標下中軍謀叛伺標登城盡守禦刳至城外勒標降賊不屈被殺放知府出獄知府遂檄所屬州縣先叛以待賊賊至

州縣望風納款真定去京僅四百餘里寂然無有言者帝竟不知

盧宜日三公皆得易名贈卹而徐公之恩典與民無聞不見於史冊然公死於逆陷死於賊也何軒

卷之六

卷之六

李

周忠武公傳

附兵備道王引懋同知吳鎮總兵馬岱李守傑周夫人劉氏

○闖賊長驅破太原其從保德而渡者闖寧武關至二
○十日乃陷總兵官太子少師周遇吉死之踐巡撫蔡
○懋德之約也遇吉號萃菴錦州衛人夙負忠略由世
○莫指揮積功為副將同總兵黃得功大破賊馬光玉
○於浙川威名大起崇禎庚辰八月陞總兵官賜蟒玉
○後勦河南大破賊降安世王整世王明年敗獻賊於
○光山八月敗闖賊於羅山又敗其黨於生鐵舍九月
○敗賊於同始復敗賊於歸德共斬級二千餘山東賊
○積表忠記 卷之六 李 周忠武
起擊之壽張追至棠陰戰於東平擒賊首李青來宋
連等獻俘闕下除黨悉平癸未敕功進左都督提督
雁門三關駐節寧遠先是懋德禦賊於平陽汾州間
甲申正月賊出潼關太原告急晉王手書敦迫巡按
御史又邀之懋德不得已自率千人回顧省會你親
藩因貽書遇吉日僕素悉公忠義鼠竄偷生公必不
為但拒河力恐不支倘天不祐國賊長驅北上願與
公約公死守寧武以扼其北僕死守太原以障其東
賊畏我二鎮躡其後或可牽制以俟畿輔援師大集

此○雅○陽○之○烈○也○遇○吉○慨○然○許○之○及○賊○勢○漸○迫○遇○吉○請
益○兵○朝○議○以○一○副○將○督○兵○二○千○馳○援○寧○武○副○將○叛○而
迎○賊○復○至○鎮○說○降○遇○吉○怒○立○斬○以○徇○時○二○月○十○二○日
也○賊○自○破○太○原○後○乘○勝○席○捲○氣○甚○驕○將○鼓○行○而○前○直
抵○京○師○果○憚○遇○吉○威○名○恐○蹙○之○乃○頓○兵○圍○寧○武○遇○吉
指○揮○砲○矢○之○下○城○分○為○六○隊○梯○而○上○則○奪○其○梯○穴○城
則○縱○火○燒○其○穴○城○堞○傾○則○囊○土○補○之○復○完○諸○生○楊○鼎
勲○兄○弟○善○火○鎗○遇○吉○燕○以○酒○親○為○簪○花○士○益○感○奮○又
選○城○中○壯○勇○與○標○下○健○丁○激○以○忠○義○出○不○意○殺○賊○精
銳○不○勝○計○賊○恨○甚○雖○挫○不○却○遇○吉○日○則○列○兵○城○外○以
戰○為○守○夜○則○收○兵○入○城○以○守○為○戰○所○殺○賊○無○算○炮○火
既○竭○援○兵○不○集○勢○益○孤○遇○吉○密○令○健○兵○巷○伏○開○門○誘
賊○賊○一○擁○入○城○城○門○忽○下○開○伏○兵○四○起○殺○賊○無○噍○類
賊○又○環○攻○四○晝○夜○至○二○十○二○日○城○乃○陷○遇○吉○復○躬○先
巷○戰○手○殺○巨○賊○百○十○人○矢○攢○甲○如○蝟○毛○身○中○數○十○鎗
垂○死○被○執○罵○不○絕○口○賊○縛○之○演○武○場○旗○竿○上○亂○箭○射
之○共○斃○其○肉○兵○民○感○其○忠○義○雖○兒○童○婦○女○無○一○屈○膝
者○悉○為○賊○屠○夫○人○劉○氏○蒙○古○色○目○人○也○家○丁○百○人○皆

續義忠記

卷之六

李

周忠武

其○族○氏○聞○遇○吉○為○賊○執○跨○馬○挽○弓○率○家○丁○殺○賊○從○辰
至○未○所○殺○近○千○人○復○據○山○頭○公○署○登○屋○而○射○每○一○箭
死○一○賊○賊○不○敢○逼○乃○縱○火○環○燒○合○署○盡○作○灰○燼○寧○武
城○內○殭○屍○數○萬○遇○賊○渡○河○入○晉○攻○而○破○者○惟○太○原○寧
武○二○城○寧○武○相○持○尤○久○自○此○長○驅○入○三○關○大○州○巨○鎮
如○雲○朔○莫○定○紫○荆○居○庸○等○百○十○餘○城○皆○望○風○輸○款○直
達○燕○都○僅○四○十○日○而○京○師○潰○天○子○死○社○稷○矣○遇○吉○死
四○日○材○官○侯○效○義○等○殮○之○八○月○葬○東○門○外○寧○武○人○感
其○義○立○祠○祀○焉○同○時○死○者○監○軍○兵○備○道○王○引○懋○霸○州
人○進○士○以○廉○靜○得○民○與○遇○吉○嚴○兵○固○守○城○破○脇○降○不
屈○賊○裂○殺○之○妻○楊○氏○投○井○死○管○糧○同○知○吳○鉉○貴○州○人
亦○遇○害○南○京○僂○郵○特○諡○遇○吉○忠○武○方○賊○破○寧○武○時○聚
而○謀○曰○寧○武○雖○破○受○創○已○深○自○此○達○燕○京○尚○有○大○同
宣○府○居○庸○陽○和○等○鎮○皆○宿○重○兵○使○盡○如○寧○武○連○袂○受
戮○矣○不○若○姑○回○陝○休○息○相○機○再○舉○已○決○計○來○日○西○歸
乃○夜○半○忽○收○得○大○同○總○兵○姜○瓖○降○表○自○成○喜○甚○傳○諸
賊○渠○酣○飲○坐○甫○定○而○宣○府○鎮○亦○至○且○以○百○騎○來○迎○賊
謬○謂○天○與○優○答○二○鎮○預○加○封○爵○一○意○長○驅○未○幾○居○庸

續義忠記

卷之六

李

周忠武

各鎮并昌平文武相次乞降惟居庸關總兵馬岱自殺昌平總兵李守鐸罵賊死比賊陷京師後多有半面與失手足者乃攻寧武時所傷莫不嚙指告人曰周總兵真好漢殺我等數萬人倘再遇如此鎮將我等皆鬼撲矣自成亦恒嘆曰使守將盡若寧武周將軍吾安得至此

趙吉士曰賊自晉抵燕僅一周將軍挫其鋒耳朱忠壯遺疏云臣不意天命人心一旦至此嗚呼自神廟以來所由來者漸矣盧宜曰按上科李清疏抄錄請祀周忠武公妻劉氏云劉氏親率家丁憑牆射賊卒與合家俱燒以視親仇悍賊之新王夫人勇矣而無其烈以視節

義成雙之趙易發妻烈矣而無其勇知言哉盧宸曰聞劉夫人勇過於忠武弓之強一軍莫能挽城破時率健婦百人上一樓射死賊無算矢盡即舉大白焚死忠武以忠啓婦之烈夫人以烈成夫之忠此尤節鉞中之偉見者也



續表忠記卷之七

漸岸恒夫趙吉士纂編

四明公弼盧宜葉輯

陳虞部調元建兩朝忠烈祠於武林西湖黃石齋先生爲之記其殉甲申之難者京朝官十九人又附以外臣三人而武臣勲戚不與焉

國朝定鼎特命各建旌忠祠祀於其鄉予以贈諡錫以

祀產春秋仲府縣正官致祭今遵守勿替後之論

世者讀列傳而想見其音容聲咳庶幾於廉頑起懦

續表忠記卷之七

之義不無小補焉外臣謂蔡懋德衛景瑗朱之馮三

范文烈公傳附太監王承恩

大學士范景文字夢章號質公北直吳橋人父永年

起家進士仕至南寧知府爲德於鄉人稱范佛子景

文登癸丑進士初任東昌府推官持正不阿值歲饑

設法賑救身親其事全活以億萬計內陞吏部郎光

宗登極所推舉皆先朝耆碩四海喁喁望太平而鼎

湖再泣逆奄漸竊威柄義子乾兒占風承旨請托公

行景文疏請清仕路養士節以勵廉恥謂天地人才

當爲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當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
是非公論當與天下萬世共之言甚剴切繼見諸君
子遠赴詔獄力不能救憤悶欲絕移疾歸景文父方
爲南膳部預告所知曰吾子決不爲中官作奉行吏
已而果然繼以不拜逆祠亦拂衣旋里父子著清節
人咸仰之周順昌被誣賊莫措景文洗案代償又百
計募助禍幾不測不之恤也崇禎初起太常少卿尋
擢巡撫河南已巳京城戒嚴不待詔命率兵勤王加
兵部侍郎移鎮昌平居二年以父艱去七年冬起南
京右都御史明年春就拜大司馬叅贊留都軍務當
是時闖賊蹂躪豫楚勢且順流下金陵景文綢繆戰
守定營制治樓船練火器屹然保障賊卒不敢渡江
楊嗣昌奪情廷議沸騰黃道周出身強諫已干宸怒
景文又率留都各官申救并劾嗣昌且言道周等國
家有數人物用之猶懼其晚乃共推碩果遂嗟抱蔓
殊堪惋惜上震怒削籍繼而嗣昌不稱任使思景文
言特起工部尚書癸未奉命祀十二陵甲申拜東閣
入直因力主南遷之議同列以爲惑衆阻之諸臣議

續表忠記

卷之七

二

范文烈

論紛紛城守迄無善策景文每中夜涕零謂身爲大
臣不能殄賊死亦無益顧舍此別無可以報天子三
月十七日召對飲泣入告聲不能續十九日城陷傳
帝南幸尚不知煤山凶問賦絕命詞有翠華迷草露
淮水漲烟漸之句遂投龍泉巷古井南渡追諡文貞
加官保贈卹特優十九人並祀旌忠祠景文居首列
云。

本朝賜諡文烈

幾輔人物誌云公死於雙塔寺井中

續表忠記

卷之七

三

范文烈

趙吉士曰范公殉節最先他閭臣皆受賊屠酷哀
慘萬狀後卒死賊手且有汚僞命拜僞關而究不
免者慷慨蹈義惟公一人冬嶺孤松獨秀千古矣
其成金二公皆北直人故連及之
李給諫清三垣筆記曰闖賊入京命各官俱於二
十一日廷見是日各官畢集一聚獨仰視大內淚
如泉注四奔錦有回回使者六人亦召入不拜賊
怒欲置重辟使者曰吾君知明朝天子不知易姓
若歸告吾君以貢獻來朝則舞蹈何辭今無君命
故不敢賊終莫能屈
附記 思陵在昌平州虎馬山南距西山口一里
先是崇禎壬午田貴妃薨卜地於此營建未畢都
城失守賊昇帝后梓宮至州署史曰趙一桂同士
民率錢葬之以從死葬葬焉
王承恩墓以從死葬葬焉
順天府昌平州署吏月事趙一桂爲開廣捐葬崇
禎先帝及周皇后共歸田妃寢陵事崇禎明陵生
當昌平州天壽山早職於崇禎十七年正月晉州捕
遺際都城陷沒故主繼前至三月二十五日順天
府僞官李紙票爲開墻事仰昌平州官吏即動官

續表忠記

卷之七

四

范文烈

銀僱夫速開田妃墳安葬崇禎先帝及周皇旨特
 官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葬母違時刻彼時
 州庫如洗監葬官禮部主事許作梅因葬主限迫
 亦再三躊躇早職與好義之士孫繁祉白紳劉汝
 朴王政行等十人共捐錢三百四十千僱夫落開
 其墳中隧道長十三丈五尺闊一丈深三丈五尺
 督修四晝夜至初四日寅時始見墳宮石門用拐
 釘鑰匙推開頭層石門入內香殿侍從宮人生前所
 用器物衣服俱盛大紅箱內中懸萬年燈武蓋殿
 之東間石窠米一座鋪設絨繡上疊被褥龍枕
 孝什又間二層石門入內通長大殿九間石牀長
 如前式高一尺五寸闊一丈田妃棺槨即居其上
 初四日申時後故主靈到即停於祭棚內陳設猪
 羊金銀紙劉祭器同家舉哀祭奠下葬畢職親領
 夫役入墳宮內即將田妃移於石牀之右次將周
 田妃葬於無事之時棺槨俱備監葬官見故主有
 棺無槨遂將田妃之櫛移而用之三棺之前各設
 香案祭器畢早職親手將萬年燈點起遂將二座
 石門關閉當時掩土地平尚未立塚至初六日率
 帛葬鄉耆等祭奠訖泣哀天逾時方止復傳附近
 兩山口地方撥夫百名各備掀掘筐簍昇上築完
 早職同生員孫繁祉亦捐資五兩員塤修築明園
 塚高五尺有奇幸
 國朝定鼎特遣工部復將崇禎先帝陵寢修建香殿
 三間羣牆一週使大明故土不致淪沒於荒郊也
 后升遐猶享血食於後世雖三代開國不逾是也
 地宮刻書某帝之陵合以石板奉安梓宮之前時
 倉卒不及繕石以輓代之朱書大明崇禎皇帝之
 陵於之以錢乃仁和龔佳育所書陵前奉殿祭器
 俱備香案五器全設神牌三石青地雖龍邊以金
 泥之上題恩陵周后田妃諭石碑題誰烈愍皇帝
 之陵
 甲申四月密雲副將張域率兵至昌平城下明血
 書於城中於是生員孫繁祉同鄉官王廷授舉人

楊春茂等倡義殺賊緝賊渠李道春周祥同赴長
 陵祭奠礮之又以偽官劉愷澤等四人獻俘於崇
 禎皇帝之陵亦礮之具文哭奠焉
 御馬監太監王承恩順天人大同告陷上命提督
 京營內外軍務居督府之上三月十八日夜承恩
 執鎗隨駕奪門不得出還至萬歲山從上對縊而
 死奄侍中死義者惟承恩一人焉
 世祖章皇帝有諭祭王承恩墓文或以爲王之臣或
 以爲王之俊皆非也

卷之七

五

五

范文烈

成介愍公傳 附公父文桂母張氏

兵部郎中成德字京升北直懷柔人性剛介疾惡若仇崇禎辛未進士出姚希孟門又與文震孟善震孟被召入都德郊迎執弟子禮語刺烏程聞而憾之初令滋陽以廉能著竟州守派餉屬邑有所私德力平守亦恨之會巡方御史守之同鄉又烏程私人遂被劾逮問滋陽民詣闕訟寃不報德復抗疏力詆烏程章凡十上盡發其隱母張氏伺烏程出道詬之上怒下詔獄受杖坐賊謫戍德家寓順義崇禎九年

續表忠記

卷之七

成介愍

大兵南下破其城家人皆避入地窖中德父文桂曰豈有男女併處一窟乎雖顛沛不可違禮卒不入被獲不屈死德妹及妾童氏蕭氏皆自經後十日德出供至家一慟旋赴戍所妻劉氏及女又以追賊故愁抑死在戍七年事卒自用御史詹兆恒薦補令如阜隄兵曹德痛心時事以幼子夢來託同門友王重而行誓以身殉又見封疆告變爲吏者多隱忍苟活具養節義明廉恥一疏謂宋臣張栻言仗節死義之士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惟在朝廷有以養之而已今

者廉恥道喪由於賞罰不明死賊者褒揚不亟則媚

賊者服狗彘之衣冠而恬不知愧言甚激烈上爲之動容闕賊犯關卽致書馬宮諭世奇曰主憂臣辱我等不能匡救貽禍至此惟有一死以報耳老母舍妹欲先引決弟止之以慷慨從容二義告弟志在爲其難者懼變起倉猝無以自明君常忠孝夙稟宜有同心故以此相商耳城破未知上音問旁皇廳事早暮哭不輟二十日至午門見司馬自賊所出德以首觸其胸幾死復痛罵之恩陵樞出德隨往東華門茶棚

續表忠記

卷之七

成介愍

下號慟觸堦流血被面幾死賊露刃脅之不爲動歸跪母張氏前慟哭母曰我知之矣入室自縊有妹年二十餘因家難未及嫁德顧之曰我死汝何依妹請先死德哭而視其縊德乃投繯而絕惟繼室霍氏與一妾一子留居金壇得免南渡時贈光祿寺卿諡忠毅

本朝賜諡介愍

鄭鴻曰吾觀成氏中閨後先趨死如節與巾幗而鬚眉者哉然非是父易生是子誰謂醴泉無源芝草無根耶明名宦言行錄曰臣子之於君父非可以報施言

也然而知此義者鮮矣人若公之正氣直節至受杖荷戈且家喪亡而身並死久乃得補郎署國家之於公亦已微矣卒乃歸難捐軀盡室隕命而無所瀛惜嗚呼難哉

續表忠記

卷之七

八 戚介感

金忠潔公傳

附母章氏妾王氏 弟綜

兵部主事金鉉字伯玉北京留守衛籍武進人祖汝升進士南京戶部郎中父顯名舉人汀州知府鉉年十八領順天丁卯鄉試第一戊辰成進士釋褐乃歸娶人以爲榮鉉英年取高第益銳志於學乞得揚州府授日與諸生闡濂洛之傳語默進止俱有規格比之胡安定隱國子監博士轉工部主事上方銳意綜核疑廷臣朋黨營私而度支告匱四方用兵亟餉不敷乃遣內監張葵憲總理戶工二部特建專署憲遂僑慢檄司屬廷叅如部堂體鉉上疏力爭請罷總理不報又疏叅葵憲妄自尊大以皇上廼簡之臣子而屈抑刑餘之下臣委贊聖明不敢匍匐中貴之庭致干交結之律自鉉特疏昌言於是兩曹司官迄無一人至葵憲署者葵憲惡甚甫匝月卽借驗放火器叅鉉奉旨切責尋權武林南關稅移疾歸鍵戶研究性理之學與劉中允理順陳儀部龍正交相砥礪奉菽水以養親辛巳丁外艱甲申起補兵曹巡皇城開賊陷大同上疏請撤內監謂大同旣陷且逼宣府宣府

不守大事去矣。撫臣朱之馮忠孝智勇可以率衆固守。特恐監視內臣於中掣肘。不無債事之虞。乞星夜撤回。專任撫臣。以一事權。不報。未幾。內監率合鎮迎賊之馮抗節死。鉉聞報。與弟銓皆大哭。鉉曰。今與爾哭。朱勉齋不數日。爾將哭我。兄弟相對。淒絕。泣。兵曹二十餘日。賊犯闕。母章氏迎養京邸。年已八十餘。鉉跪母前。曰。兒世受國恩。義在必死。今得一僻地。可以藏母。幸速往。母曰。爾受國恩。我獨不受國恩乎。事急。廡下井是我死所。鉉痛哭。辭母供職。三月十九城破。

續表忠記

卷之七

金忠謀

鉉入皇城門。見內監奔潰。再入大內。宮人紛紛退出。始聞帝崩。鉉在御河側。解牙牌付家人。四拜曰。歸送太夫人。餘無所言。投入御河。長班急挽之。鉉怒。以口嚙其臂。急赴深處。時河淺。俛首泥潭中。乃絕。家人歸報。母章氏卽投井死。妾王氏隨之。其弟秀才銓哭曰。母兄死。我豈獨生。然骨未歸土。未敢死也。先殮母時。賊踞大內。人不得入。踰月。賊去。見冠袍浮水上。有內官指之曰。此金兵部也。而屍已無。可識認。家人幸以網環驗實。獲鉉首。奉之歸。配以木身。乃得成禮。而殮。

裏事畢。銓亦自縊而死。初。鉉以駕部巡視皇城。每過御河。輒流連其側。嘗語其弟銓曰。吾一見御河。若依戀。不能舍。何也。後竟投御河中。南渡贈太僕寺少卿諡忠節。

本朝賜諡忠潔

廬宜曰。公之死烈矣。若其所傳。雖弟後有不同。然既已死矣。死忠死孝。同歸於是而已矣。

續表忠記

卷之七

士

金忠謀

馬文忠公傳

附 妾朱氏李氏

門人進士龔廷

司經局洗馬馬世奇字君常號素修南直無錫人祖
濂進士桂林知府世奇少從學於顧憲成高攀龍之
門負盛名操選政四方仰其月旦以定風氣所趨而
浮沉諸生間久不得志天啓甲子始舉於鄉崇禎辛
未成進士選庶吉士館閣中視為祥麟威鳳時義興
居首揆自其為諸生恒願附其壇坫及主會試適出
門下喜甚又見道氣嚴重益傾心向世奇常舉朝廷
大政共相商確世奇必引人義明國體推獎同志愛
續表忠記 卷之七 主 馬文忠
惜人才非公事不以告義興得其裨益甚多進編修
崇禎勤政宵衣漏鼓四下輒御殿世奇造朝獨早每
關門未開輔臣未至燈火熒然相對者世奇與劉理
順而已時賊擾楚豫又塞上頻年不寧上督漕運急
漕軍挾持驕恣橫行運河中世奇疏言漕軍不久且
變軍變不過鼓譟雖燎原猶可撲滅萬一民不勝軍
之暴而作困獸之鬪江南事有不可言者上深是之
丁丑分較得吳适倪長珩等皆名士流寇大起奉命
宣諭山東湖廣山西諸藩府賜予一無所受曰此行

與冊封不同以聖明親親仁民至意而其邀之以為
厚實義之所不容亦心之所不安也已卯典江西試
取劉渤領解渤乃豫章翹楚丁卯倪元璐所擬第一
者也江西學使者侯峒曾自負衡鑒言歲試黜劣卷
四千人世奇大駭曰得毋過當乎孤寒不幸遭此無
論絕進取路且永失館穀矣峒曾悚然曰然則奈何
因語以覆試拔等於是收復者過半閣部惕嗣昌受
殊眷專討賊上言臣當以天下之半救天下之半世
奇嘆曰吾恐彼之半無救而此之半已先散矣給事
續表忠記 卷之七 主 馬文忠
中章正宸疏劾閣臣王應熊將下詔獄世奇力爭謂
使言官杜口何利社稷正宸乃得罷去丁外艱歸服
闋奉母入都義興之再召也世奇方家居祖道時極
言東南民力已竭宜亟蠲逋賦以收拾人心為亟當
是時義興信之深遂援以入告而上向義興方專遂
得旨允行又罷內監撤廠衛諸璫街之刺骨而外朝
聲譽頗起無如義興性好貨班聯中所親暱者惟吳
昌時昌時倚為姦利惟賄是圖御史祁彪佳等劾之
并及義興上乃放之歸諸璫盡發其蒙蔽狀而臺省

攻昌時者益藉藉上自訊於中左門拷掠昌時至折
脛後詔逮聽勘比世奇入都已賜死門生故吏恐餘
波相及爭避匿世奇獨經紀其喪上亦不之罪也癸
未冬闖賊入秦晉獻賊破楚蜀中原鼎沸帑藏如洗
百姓怨咨附賊者日益衆又廷臣朋黨膠結執恩仇
貪賄賂者日益甚世奇因召對言用兵以收拾人心
爲本人樂爲之用雖寡亦強人心不樂爲用雖強
亦弱今闖獻並負滔天之逆而治獻易治闖難蓋人
心畏獻而附闖非附闖也苦兵也一苦於楊嗣昌之

續表忠記

卷之七

其
馬文忠

兵而人無城壘二苦於宋一鶴之兵而人無室家三
苦於左良玉之兵而居者皆不得保其身命矣
百姓恨兵甚於恨賊賊反借勦兵安民爲辭愚民遂
望風叛降而賊又散財賑貧發粟賑饑以結其心遂
視賊如歸人忘忠義其實賊何能破州縣皆州縣之
民甘心從賊耳故日前勝著惟在收拾人心而收拾
人心須從督撫鎮將申嚴約束令兵不虐民民不苦
兵始不然兵之所至民去之惟恐不亟方益堅從賊
之心尚可與勦賊之效乎又言泗陵顯陵被寇諸藩

續表忠記

卷之七

其
馬文忠

慘禍不一凡爲臣子皆有不共戴天之義而猶依違
兩可寧使敗壞封疆不肯破除門戶國家事豈容再
悞乎闖賊逼都門朝臣多假差出京世奇寓書於子
士玉曰吾邸中内外人人思歸多至泣下小人固未
易責以大義吾念汝祖母魂夢每夜至故鄉然此身
已委之於國矣時廷臣上下相蒙政府中樞揚揚得
意如平時三月初四日欽天監奏帝星移座十一日
上下詔罪已每日召對大僚尚挾持羣下使箝口不
言小臣稍有因召對與得顯秩者未嘗爲朝廷建一
議畫一策上見舉朝如此對罷未嘗不痛哭也世奇
每出朝歸邸弛冠帶輒淚下曰勢不可爲矣自十六
日賊薄都城起内外砲聲晝夜不絕至十九日辰刻
忽寂然世奇拊膺曰城破矣亟視之賊騎逼道路哭
聲雷動先是世奇所善兵曹成德以慷慨從容二義
爲詢世奇曰吾輩舍一死更無別法吾不爲其難誰
爲其難者上崩煤山共傳已南幸世奇沐浴肅衣冠
捧所署司經局印北面望闕再拜以印授僕曰上果
南幸速持此赴行在復南向遙拜太夫人曰兒從此

不能長依膝下矣。僕泣告世奇曰：主人盡節如太夫人何？曰：正恐留此身為太夫人辱耳。兩姬朱與李盛服而前。世奇曰：若辭我去耶？對曰：主人盡節，吾二人亦欲盡節。拜辭已入室，自縊。李姬名玉潤，年甫十七，絕而復甦。諸僕救之，李哭而前曰：妾死，主手當使主。妾妾義不後死。復自經。世奇命市棺三，以二殯朱李，指其一曰：留此殯我。作書別母，起題壁曰：馬世奇同妾嗣此坐縊而逝。年六十二。南渡贈官諡文忠。

本朝諡文忠。世奇修頤廣額揚眉大耳，玉色皎皎如神。續表忠記 卷之七 十六 馬文忠

仙中人與人交，不以存亡貴賤易心。尤好獎拔後進。視桑梓利病如身受。公論所在，責育不能奪。誠一代偉人也。及門中與龔廷祥字佩潛，癸未進士最相得。常語人曰：能見危授命者，必此子也。南都為中書城陷，自投秦淮河死。

趙士日公為諸生時，嘗夢啖文信國詩曰：從今別却江南日，化作啼鵲帶血歸。其精神感召如此。則公固日星河嶽之身也。其生也不凡，其死也又豈偶然哉。

王節愍公傳 附子之祿

公諱章，號芳洲，武進人。幼食貧，性至孝。葬父，手自封樹，著聲鄉黨。少遊高忠憲之門，以名節自砥。成戊辰進士，初授諸暨母訓之素嚴，將赴任，受親友祖帳歸。稍晚，母呵跪于杖曰：朝廷以百里付酒人乎？宗老力解，乃已。邑雖僻壤，悍而健訟，章剖決如流，民不敢欺。甫半載，以才調繁鄞縣。暨民爭之，逐鄞民迎章者，久乃得去。鄞際大海，為東南門戶，海上劇盜出沒，宿重鎮。章調刑兵民地方安堵。治鄞如治暨，而鄞人德之。

續表忠記 卷之七 七 王節愍

一如暨民。考滿遷工曹，選授御史。章感知遇，屢陳江南早饑，請寬逋賦。又劾內臣冒功者，詞甚侃直。明年巡按甘肅，關外卽西番所居，不時入犯，多規避。此差章獨慨然叱馭，由嘉峪抵天山，崎嶇數千里，番人聞風懷德。邊境以寧。訛傳西部寇莊浪，巡撫懼急徵兵。章曰：毋庸此。貧寇聚眾索食耳，撫之便策。馬入其帳，果羅拜乞降。洪化番者僧也，其寺建自永樂時。歷年久人畜繁盛，累以內釁構訟，諸將利其貲，議兵之。章曰：彼隸於我，卽我民也。以天子法吏不能平其獄而

反戕盈城之命於心何忍持不可遣官解釋之兩河
早躬自步禱爲文檄城隍神曰御史奉命西巡若枉
受一錢賊殺一人致干天怒請神殛御史毋虐吾民
爾神血食茲土不能上請於帝蘇此一方當奏天子
易爾位檄焚雨輒大注人呼御史雨衛所官有所犯
舊令輪餉贖罪所輪皆歸御史橐致貧者紫紫相踵
章請於朝但嚴責治而免其罰邊卒素貧稱貸武弁
一二十金償以賊首一級武弁卽以此月功坐是多
開邊釁章著令非大舉毋得等級冒功釁端遂弭巡

績表忠記

卷之七

九

王師

撫貪而情劾去之所部十道監司劾罷其四政績卓
然當是時思宗宵旰勵精菲薄朝臣而委任中貴監
軍四出臨敵各抽兵自衛敵退則殺良冒功兵民益
解體爲大吏者惟剝民侵餉以媚朝貴置地方緩急
於不問宗藩差擾驛遞民不聊生章疏凡數十上皆
軍國大計侃侃無所避庚辰讀禮歸起補河南道總
憲李邦華薦章文武才巡視京營既受事按籍額軍
十一萬有奇及閱視半係鬼錄餘多月伍疋羸無生
氣章頓足曰朝廷不惜金錢養士乃竟至此哉晨夕

焦勞義不返顧有南旋索家信者草曰國事如此何
以家爲援筆立書數字曰全晉既殘關門告急臣子
不復問身家矣語不及他未幾賊越真保諸郡直犯
京師各官分門坐守與給事光時亨同守阜城門自
三月三日登陴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意氣益奮賊亟
攻彰義門章手發二礮以擊賊頃之各門礮聲絕時
亨青衣而前曰賊入矣公守此待死乎章厲聲曰事
至此惟有一死時亨曰吾輩死此與士卒何異不若
入朝訪上所在死未晚也從之與時亨並馬行賊突

績表忠記

卷之七

九

王師

至疾呼下馬且持刀問曰降否時亨卽下馬拱立乞
降章不屈賊怒砍章膝墜馬坐地大罵賊益怒手刃
之而去僕望見章怒目張口一手據地坐以爲猶生
也亟呼不應乃知遇害一力士負章抵寓與之金不
受詢其姓名不答而去賊多秦人過章寓輒曰此京
營王御史所居也曾巡甘肅有恩在地方今竟死矣
羅拜而去妻蕭氏在籍聞之一慟而至南渡贈大理
卿諡忠烈

本朝賜諡節愍章宦轍所至頌聲輒起去必建祠其在

縣縣者迄今香火甚盛子之杖字瞻卿閭中以職方
主事監婺州軍兵敗被執有兵士索其金罵曰余安
得金有金即招健兒與若鬪矣斷其兩手復斷其舌
終不屈死於義烏迄今常州言父子死節者獨推王
氏而尤時亨以降賊棄金陵市曹正章廟祀易名時
也。

贊曰甲申王公守城不屈死最先而戊公子抗
節不屈死最烈公不負國為名臣公子不愧為
名臣之子皆是千古矣
虛宜曰公之死與光時亨之死相去不過數月耳
而一則廟食千古一則遺臭萬年一念之差誤以
千里故曰死者人之所其難而為忠臣者必不自
愛其死也
續表忠記 卷之七 王前應

汪文毅公傳 附夫人耿氏

檢討汪偉字長源江南休寧斯千磅人寄籍金陵上
元戊辰成進士令慈谿邑多縉紳其子弟相標目恒
以聲氣作經蒙得憑以為奸利偉居官無赫赫名亦
不善事上官而靜穆廉平執法不阿聲大起崇禎初
政念國家多故朝臣從詞苑起家者儒緩不習吏事
無以應繁劇禦事變乃改舊例取推知之卓異者入
直金華偉名在高等授檢討流寇已大証而偉以特
蒙宸眷益感激激圖報荆襄既破留都岌岌上江防疏
言金陵城一百二十里無守城之法止有守江之法
賊自北來則淮郡為之蔽賊自南下則九江為之防
故禦淮卽以禦江而守九江卽以守金陵今淮上有
史可法九江亦當建一重臣而太平采石卽令南京
兵部侍郎出鎮則聲援接而金陵之門戶固矣南京
兵部與操江事體素不相涉若曰城之中兵部為政
江之中操江為政此則悞國之大者矣至于城中守
禦責之兵部尚書而尚書於百姓尊而不親自古守
城未有不連絡人心而能保其不內潰者則府尹府

丞之名亟宜重其權久其任。下以聯百萬士民之心。上以分兵部操江之責。規畫形勢。莫過於此。帝嘉納之。惜不能盡行。而九江特設總督。亦用偉議也。申申閩賊由秦入晉。三關皆陷。漸逼京師。遣書友人曰。平時誤國之人。終日言門戶而不顧朝廷之門戶。終日言聲氣而不問窮民之聲氣。以致京師單弱。不惟不能戰。亦不能守。一死外無他計也。賊犯關。累日不食。繼室耿氏年甫二十二。從容語偉曰。事倘不測。願從公死。偉矍然曰。若能成吾志矣。城陷。走問乘輿所。續表忠記 卷之七 江文毅

文烈 本朝賜諡文毅。崇禎所簡推知入詞林死節者。惟偉一人。而孟進士章明顧錢塘咸建劉南昌曙又皆以偉門人死節。趙吉士曰。公自入詞林。賊勢已猖獗。即懸岳武穆像於中堂。誓死靡他。蓋其志先定也。若耿夫人者。雖鎮節而彌見其從容視死。秉禮守義之君子寧有間焉。又曰。予童年曾于先曾祖招公飲。時呼至席前。拜揖。公曰。予曰小子。後來之秀。善飲之。甲申三月十九日。公死。國難報至。值端陽。近郭汶溪。范堅蟄柝波。行頭驛。費競渡者數萬人。歡聲震天。范堅蟄信至。立刻奔散。山川黯寂。日本午也。金正希先生開公訃哭甚哀。揮淚曰。吾與長源同譜十七年。昔續表忠記 卷之七 江文毅

許忠節公傳

附族子德尚

吏部員外郎許直字若魯如皋人甲戌進士初令義
烏內艱服闋補惠來縣兩治巖邑皆有聲陞吏部主
事清操若冰雪惟加意善類汲引恒恐不及常語人
曰銓司進退人才關國家治亂非小吾自及生平不
慣俯仰惟爲天地惜人才爲朝廷慎名器而已闖賊
犯關直約同官爲死守計及京師破有傳上南幸者
客羊君輔勸之從駕直流涕曰城外皆賊駕將安往
國亂不匡君危無濟惟有一死而已繼聞煤山之變
續表忠記 卷之七 許忠節

號慟欲絕客以直七旬老父爲解直曰今日不死復
何面目見吾父耶即草家書報父言罔極至恩無可
報萬一惟遵平日忠孝之訓不敢虧大節以辱吾父
耳末及葬母教子外別無他語復賦詩六章更衣冠
北向拜闕南向拜父母入內室自縊一手持練尾一
手上握神色如生客爲貨錢殮之室中惟圖書數卷
無長物也七月歸櫬已踰夏徂秋其父賓客將易
以杉木衆疑其軀已腐堅不聽啓棺顏色如生卒易
之其族弟實夫名云南渡子贈卹諡忠節

本朝賜諡忠愍

鼎革時直有族子名德溥平日喜談節義及聞烈皇
崩大哭數日揚州陷又哭數日每獨坐輒慟哭食必
以崇禎錢一枚置几上祭而後食又刺其兩臂曰生
爲明臣死爲明鬼事露枕見操江都御史不跪命捕
其父乃跪曰吾爲父屈耳都御史感其義乃免其父
惟以德溥聞刑於西市延頸就刃曰吾今日得見先
帝矣

肅宜曰吏部之死亦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難也
然忠烈祠中京朝官亦僅十九人耳至若德溥甘
以身殉而克全其父猶不屈也叔姪間垂不朽不
亦宜哉

續表忠記 卷之七 許忠節

倪文貞公傳

禮部尚書倪元璐號鴻寶浙江上虞人父陳萬曆甲戌進士官至二千石有能名元璐幼卽穎異年十六舉於鄉與弟元珙同登天啓壬戌榜由庶常授編修時逆璫用事附之者立致貴顯元璐謬謬孤行奄黨請建祠國學與先聖並祀廷臣無敢言斥其非者元璐適典試江右以崎嶇平不可尚已命題同事爲之咋舌撒棘而璫已敗幸免於禍璫誅餘黨猶布朝列欲終錮林下諸賢借東林爲題創孫黨趙黨鄒黨

續表忠記

卷之七

三

倪文貞

熊黨之目以一網清流元璐上疏力爭謂臣頃閱章奏見攻崔魏者必與東林並稱如以東林爲邪人黨人將復以何名加崔魏輩崔魏而旣邪黨矣向之攻擊崔魏者又邪黨乎夫東林固天下之才藪也大都稟清剛之氣而或絕人太刻抱高明之識而或持論過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則不可也其援引爲朋者每多氣魄之倚幹濟之杰大約天下之議論寧法假借而必不可不歸諸名義士人之行已寧涉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若彪虎之徒連章頌

續表忠記

卷之七

三

倪文貞

德匪地生祠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充此心也將何所不至哉論者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見其悖矣當是時楊維垣力持璫局而阮大鍼又代草合算七年通內諸臣一疏謂天啓四年以後亂政者魏忠賢而翼之者崔呈秀諸人四年以前亂政者王安而翼之者東林也維垣大喜上之賴元璐此疏力斥其非又疏言維垣怪臣盛稱東林以東林常推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抑知東林中有有力擊魏忠賢之楊漣首劾崔呈秀之高攀龍乎以忠賢之窮兇極惡維垣猶尊稱之曰厥臣公厥臣不愛錢厥臣知爲國爲民而何況乎三才以五虎五彪之罪刑官僅擬削奪維垣不爲駁正又何誅乎廷弼維垣又怪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昭然忤璫之大節而加以說情罔利莫須有之事已爲失不至廷弼行賄之說乃忠賢借以誣陷清流天下誰不知之而維垣猶守是說豈平旦之氣亦盡耗亡乎維垣又怪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以忤璫削奪破朝策蹇人競稱之維垣試觀數年來破朝策蹇之倚較

之超階躋級之輩孰爲榮辱自此義不明于是畏破
朝策蹇者相率而頌德建祠希蟒玉馳驛者至呼父
呼九千歲而不作矣維垣又怪臣盛稱鄒元標謂都
門聚講爲非當日忠賢之逐諸臣毀書院者正欲箝
學士大夫之口恣行不義耳自元標以僞學見驅而
逆璫遂以眞儒自命學宮之內儼然揖先聖爲平交
使元標諸人而在豈遂至此哉尋進侍講又請殿三
朝要典謂要典成於逆豎當事起議興盈廷互訟主
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
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機先
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本各有其是原不可偏
非也迨後二十四罪之疏上此輩門戶之說典於是
逆奄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復創爲
要典一書以固其柴柵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
誦德稱功於義父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
此免死他年卽上公之鐵券由此以觀是三案者天
下之公論要典者魏逆之私書翻卽紛更改亦多事
惟毀之而已上特旨允行於是忠奸判然奄黨無可

續表忠記

卷之七

走

倪文貞

藉口皆元璫廓清之力也又嘗謂神祖中葉以後三
四十年間朝局凡三變其始天子靜攝付之不理聽
臣工之自爲戰此謂鼠聞穴中將勇者勝旣而奄寺
擅權正人多戒心不敢言戰小人亦不曰戰直擒賊
之耳然其時正人雖嬰顯禍其心自喜曰吾君子也
迨後魁柄已振不敢言戰而陰制以謀其時氣戰者
敗謀戰者勝陽戰者敗陰戰者勝凡明主所藉藉以
繩貪人者小人皆借之以阱正人正人旣敗無可自
解則曰吾君子也在小人亦不惜歸名於君子但使
續表忠記 卷之七
無救於禍敗不敢言黨而黨愈熾國事愈不可問矣
時以爲名言崇禎四年帝特重武科始行殿試有舉
子以抄勇聞而爲會試所黜帝疑試官有意抑之也
嚴旨下主試官并監試御史等於獄命元璐副諭德
方逢年再試事竣疏白無弊又申救詞臣黃道周請
召舊府尹劉宗周俱不納先是帝初政革內臣監視
未幾復疑文武蒙蔽分遣四出元璐極言邊臣之情
皆販命於監軍無事則以稟成爲恭寇至則推諉百
出且曰有監軍在吾不得自由也皇上何不信賞必

罰以持其後而必委任近習之人反使邊臣藉口迄
用無成哉八年正月鳳陽破震及陵寢元璐言國家
大辱已極皇上下罪已之詔不當徒托空言而民之
最苦莫若催科今未敢冀停加派惟請自崇禎七年
以前一應逋負悉從改折於下有益而上仍無損民
之稅此猶湯火也及今不圖日蔓一日必至無地非
兵無民非賊刀劍多於牛犢阡陌決為戰場皇上安
能執空牘而問諸兵燹之區哉上雖深是之亦終不
能行也歷陞祭酒時陳啓新以武舉上書驟躋吏垣

續表忠記

卷之七

三

祝文貞

武生李璉遂請搜括巨室佐助軍餉閣臣錢士升力
言其不可擬下之法司上不從衛經歷吳化鯤訐奏
士升弟士晉致士升不安其位去至是黃安學生安
薦廷臣及元璐名朝廷紛若五都之市而市井無賴
咸得挾持大臣之短長名器濫而政體傷元璐深痛
而斥之而烏程方在首擢貌為恭謹其候刻著於心
時發於睚眦且善揣上意恒以一二語中人元璐上
疏規切政府有恩怨勿橫於胸好惡必循其性毋以
意見仇獨立之士毋以聲色拒來告之人皆深中膏

盲遂不能容授意助臣劉孔昭借封典事劾元璐言
元璐正配陳氏尚存其侍妾王氏冒繼室復議下部
議擬行勘體仁票旨登科錄二氏並列罪跡顯然何
待行勘遂落職間住元璐不辯竟歸然天子終思之
不置也壬午以兵部侍郎兼學士召行抵濟寧忽飛
騎傳

大兵至城中如沸同行者恒擾欲遁元璐矢志前進
至一小堡聞砲聲甚逼慨然曰吾當以死守此堡耳
次日復取道而前相去僅三四十里一橫衝卽至元

續表忠記

卷之七

三

祝文貞

璐不懼也到京入見陳制敵机宜帝甚喜卽超拜戶
部尚書浙人例不入計部特邀曠典固辭不許召至
中左門諭曰卿志性才猷非諸臣比勉爲朕任勞五
日間三賜對益天子知之者深矣有言利者進開採
之策元璐疏言開礦有六害議遂寢癸未九月上發
帑金買米元璐面奏折米給軍可省支放所積自多
蔣輔德璟亦力贊之退復具揭而京商豪貴專以國
米召買爲利終尼其說徒嘆息而已冬十月閩賊破
秦疏言賊旣入秦則圖賊之策當先在晉晉備專而

後進可戰退可守請蠲沿河租稅取其半以資防禦
多築敵臺汰冗兵厚死士上嘉納其言而大勢已不
支甲申二月命解戶部仍還經筵三月十七日逆閹
長驅犯闕上急救時政疏未下京師陷知龍馭上賓
卽紗幘絳衣束帶北向拜闕曰臣爲大臣不能保國
臣之罪也又南向拜母乃索酒入書室獻所供壽亭
侯三爵亦自浮滿盡三大白所親勸以效文丞相出
奔舉兵圖匡復元璫指壽亭像曰使吾生存何面目
對此君或言太夫人可念嘿然一淚及顙而止旣而
續表忠記 卷之七 三 倪文貞

本朝賜諡文貞

黃道周銘公墓曰公當昌啓間躡虎操蛇得其要
害故羣奸解耳望日月以走山澤不逢不若崇禎

九年三疏其最著者矣周銓曰誦定國是毀私書知先生之拒邪息諛也
誦救災臣教人利知先生之衛正愛賢也誦省養
十六章知先生之孝也詩人所以歌陟岵也誦時政
厝火之虞枕戈之義蓋兼有之讀先生書見先生
人忠孝之事於是全矣
鄒漪曰古今易名之典以文正爲難明與數百年
惟餘姚長沙皆探席也北都死節乃得公與劉中
允理順而長沙遜正劉謝讓文公爲尤慨云
朱國禎曰甚哉小人之恩也要典一書先列爭者
之疏附以史斷極肆醜詆然後附以駁者之疏其
人則楊維垣崔呈秀等五人也既藏於內府又散
之民間人皆得而見之於爭者無不嘆賞於駁者
無不唾罵而史臣數語段段可羞可恨殆天奪其
魄自投則機中沒頂而不可拔也
趙吉上曰公會試與黃公道周皆出韓太史日繼
之門一時號爲雙壁迨先後仕節死國難而白首
續表忠記 卷之七 三 倪文貞

同歸君子得朋門生光座主矣

凌忠介公傳

大理寺卿凌義渠號茗柯浙江烏程人凌氏世族鼎貴公尤翩翩玉立脩髯清姿推烏衣第一流制義特標玄勝天啓乙丑舉進士由行人授禮科給事中三河知縣劉夢煒甫至任以境內失韜自縊義渠疏言比年來兵興盜起文網益密以甲科縣令畏法而甘心引決何有於小民祈因此一官之不得其死而惻然動體羣臣子庶民之念人傳誦焉宜興溧陽諸邑不逞哨聚焚掠巨室獄訟繁興疏言國家所與立者

續表忠記

卷之七

三

凌忠介

惟此名分紀綱日者發奸之令方嚴告密之門漸啓藩國悍宗入京越奏問閭小故排闥聲冤甚至僕豎可以侮家長廝役可以藉本官市僧可以持縉紳盜賊可以傲失主此春秋所謂六逆也苟夾裂防維無復界限卽九重之上安所恃以提挈萬靈役使羣動也哉給事中劉含輝劾溫體仁下部院議忤旨各貶二秩義渠言國家設部院以司表率復設六科以司封駁大小相維權無旁落法至善也其使七品小臣得上議如綸如綍之王言者重言路正所以尊朝廷

貴封駁正所以慎絲綸也若使諫官不得規執政之失部院反得操言路之權而臣等又唯唯諾諾一任其頤指于國家亦何利哉本兵濫敘廣東廢將爲給事中劉昌所駁昌反被斥義渠言今天下事事相蒙而疆場之欺蔽爲甚官方在在濫徇而武弁之倖功爲甚中樞之不職已見於天下矣乃辯疏一入而進言者卽被鐫責從此糾彈不及奸弊叢生臣竊憂之三遷兵科都給事朝鮮被圍疏劾島帥不救之罪且言東島孤懸一切仰給於鮮使鮮先不支島衆何所

續表忠記

卷之七

三

凌忠介

得食不惟外侮宜防兼亦內潰可慮揣摩情事甚悉居無何島衆果潰挾帥求撫義渠言叛卒鼓噪屢聞主帥廢置任意將踵唐時藩鎮故事請陽撫陰勦募死士以縛兇渠用反間以離叛黨同惡必至相殘而新帥之奉命出海者殲渠散黨宜速速則可以圖功遲則更釀他釁後皆卒如其言左良玉擁兵跋扈奉命援江北沿途淫掠特糾之而流氛如蠅起督撫皆稟承樞部事多中掣因極言爭在呼吸之軍机而既俟成命又俟部覆復俟部咨贖日廢時比驅至行間

而面。目。全。非。先。着。已。不。在。手。矣。山。西。總。兵。王。忠。奉。調。援。河。南。稱。病。數。月。不。進。一。軍。譴。而。歸。嚴。劾。其。罪。得。旨。逮。問。楊。嗣。昌。初。議。以。總。理。熊。文。燦。兼。郎。撫。勅。書。已。行。既。而。皖。寇。急。總。理。移。駐。控。皖。於。郎。撫。又。議。留。特。疏。駁。之。曰。郎。撫。在。熊。文。燦。必。不。可。兼。郎。撫。陳。良。訓。必。不。可。不。罷。宜。改。總。理。勅。書。別。選。賢。能。為。郎。撫。皆。得。旨。允。行。義。渠。在。省。中。啓。事。屢。上。咸。關。切。軍。國。之。名。奏。議。也。當。是。時。鄉。衮。方。柄。因。得。君。人。爭。依。附。門。牆。梯。榮。躋。進。義。渠。獨。無。所。附。麗。皂。囊。白。簡。皆。自。抒。所。見。由。此。名。重。掖。

續表忠記

卷之七

三

凌忠介

垣。磨。勘。癸。酉。試。卷。河。南。貴。公。子。以。賄。中。式。義。渠。閱。其。卷。塗。乙。滿。紙。擬。從。褫。革。而。吏。掌。科。某。於。公。子。為。外。舅。中。以。年。例。外。轉。國。臬。義。渠。引。分。就。職。無。一。言。同。官。不。平。發。其。事。上。取。卷。入。覽。黜。公。子。并。落。吏。掌。科。籍。稍。遷。備。兵。三。吳。歷。陞。大。理。卿。而。國。難。作。三。月。十。九。日。召。對。趨。長。安。門。達。旦。不。啓。竟。無。人。門。焉。者。俄。傳。城。陷。返。寓。門。人。進。士。李。森。傳。帝。煤。山。囚。問。義。渠。以。首。觸。柱。流。血。被。面。淋。漓。襟。袖。李。牽。衣。力。持。而。泣。義。渠。厲。聲。曰。與。若。道。義。交。當。共。相。勗。勉。何。兒。女。泣。為。李。不。忍。見。慟。哭。拜。

本朝賜諡忠介

辭。而。去。義。渠。終。身。疏。食。無。他。嗜。好。性。獨。愛。書。命。取。火。焚。所。評。隲。及。生。平。著。述。索。冠。服。易。緋。袍。設。香。案。正。笏。向。闕。拜。復。南。望。遙。拜。草。上。尊。人。書。曰。盡。忠。即。所。以。盡。孝。能。死。庶。不。辱。吾。父。筆。墨。整。然。點。畫。不。苟。以。書。授。僕。曰。我。魂。先。歸。侍。左。右。矣。諸。僕。環。跪。號。泣。請。後。命。曰。死。後。可。書。我。樞。云。死。節。孤。臣。凌。義。渠。之。樞。遂。就。終。時。年。五。十。二。南。渡。贈。刑。部。尚。書。諡。忠。清。

續表忠記

卷之七

三

凌忠介

肅。宜。曰。名。溪。之。山。婉。且。巖。著。溪。之。水。清。且。澗。孤。忠。嶽。嶽。度。錫。錫。長。身。玉。立。綸。英。前。鼎。湖。龍。去。泣。啼。腸。攀。髯。叱。馭。志。何。堅。魂。歸。故。國。社。已。遷。昔。山。蒼。水。恨。綿。綿。肯。隨。蔓。草。委。荒。煙。雲。車。風。馬。在。帝。邊。

施忠愍公傳

左副都御史施邦曜號四明浙江餘姚人萬曆己未進士由國博轉工曹逆奄竊柄精神多歸誠門下邦曜屹不爲動奄恨之詔拆北堂期以五日蓋借此窘之也適大風拔屋幸免譴責又詔依嘉靖舊式作獸吻其式茫然方勾稽匠氏而神以夢告明日發地得之則嘉靖間所用之餘也會徐文輔以中官監督戶工二部勒諸曹郎行屬禮心恥爲刑餘屈不赴又屢與大璫馬誠忤誠多方傾之邦曜隨機以應卒不爲積表忠記

卷之七

美 施忠愍

動陞漳州知府漳州故濱海去省會遠民皆倚海爲生驍悍者聚而爲盜又倚海爲窟邦曜皆廉得其里貫姓名遇有盜發輒曰此必某也遣役搜捕無或爽者盜咸畏之先是鄭芝龍名受招撫橫踞海島中秦養不逞時出剽掠商漁苦之至是李魁奇亂復援例請撫邦曜堅持不可曰果爾是又爲閩封殖一蠹也贊巡撫鄒維璉悉力定之劉香繼起弄兵勢甚猖獗邦曜羈其母誘之香卒投首芝龍迄亦不得大逞邦曜所安攘實多屢進本省藩叅入光祿歷通政司學

士黃道周以直言觸上怒諸生於仲吉上書頌之邦曜批只可存此一段議論不爲封進仲吉劾邦曜阻遏言路繳原疏上見其批大怒責令開住回籍從哉山講學以其自得者叅請皆歸實際鼓山深契之嘗曰學不可立黨立黨則必爭昔者朱陸之辯虛心求是也今日之辯朱陸私心求勝也言彌多而道彌晦矣逾年再召爲南通政出京已三日特遣中使召還面諭曰南京無事可在此爲朕幹些正務部擬刑侍上曰施某清執可左副都御史其去殉難時止兩月積表忠記

卷之七

美 施忠愍

也邦曜見流氛日熾人心瓦解賊所至地方非降卽逃由官吏脍削早失民心以致臨事潰散因上實圖察吏安民疏而需其責於巡按御史疏上天子嘉之閩賊逼京師邦曜慷慨自誓曰此正臣子効命之秋也又遣書戒家人曰吾業已許國脫有不虞不必迴哀屢策司馬厲兵固守飛檄勦王司馬落藩如平時邦曜怒叱罵而去思宗既殉社稷邦曜慟哭書几曰慚無半策匡時難惟有一死報君恩遂投繯僕解之少甦厲聲曰爾輩若知大義毋久留我卒飲藥而死

年六十南渡贈太子少保諡忠介

本朝贈諡忠愍生平不屈不阿介然有以自守人不致

干以私益三十年如一日也而忠誠體國見義必為

徐仲吉之上書也帝下之詔獄掌錦衣者謂左通政

馬思理庇仲吉致赴獄愆期帝怒并思理下吏罪至

遣戍及公再召不以前嬰嚴譴為嫌復為思理訟冤

請召用兩浙供億不至遣中官王坤借給事三人往

督邦曜率同鄉仕于朝者請停遣中官毋滋擾疏

多未行帝亦諒其忠誠不之忤也家居孜孜以講學

續表忠記 卷之七 畢 施忠愍

為務尤篤於內行周恤宗族曾置一妾比入門知為

故家女即育為己女擇婿善嫁之終身不復再置為

川泉時有餽朱墨竹者姊子在署請收之以為無損

於廉曰不可若受之則令左右得以乘間而入示人

以可欲之門矣性好山水或勸之遊峨嵋曰上官遊

覽動煩下司支應不知傷小民幾許物力矣其克已

愛民又如此

黃宗義銘曰姚江九折出海門英靈磅礴正氣存
三忠之名孰不聞施公繼之血化碧朝不為潮夕
不沒帝座風雷通咫尺大厦欲焚烟模糊幕燕咽
惟畢通鳥誰其聞之大聲呼乘龍冉冉帝上升前

其為王作夢禦蟻自盡者心東流水國既成今
亦自石蕭蕭猶宮對野棠下馬無人拜夕陽道旁
鄰游日大行之變公與倪文正殉難最早豈主臣
問固有精神嘿喻者耶慷慨從容兩兼之矣
趙吉士曰公僅一子名欽為邑庠生未十年亦卒
公竟乏嗣六人全氏寄食塔家晨炊不給一杯荒
土蔓草萎萎似天之薄於報忠也然而血食千秋
行遠有耀豈必以似續之存亡為欣戚耶

續表忠記 卷之七 畢 施忠愍

周文忠公傳

諭德周鳳翔號巢軒浙江山陰人父思觀封股救親稱孝子鳳翔生有異徵聰穎絕倫成崇禎戊辰進士選庶常詞林故清署第以文墨相高鳳翔獨侃侃抵掌好論時事不爲首鼠兩端名日起陞南司業靈壁侯家人辱諸生鳳翔將其疏劾之侯走謁先聖廟伏罪不聽必取其人付法曹責治乃已適大司成許士柔爲檢討時撰高攀龍誥詞閱十年猶未給張至發當國以新令誥詞不得用駢語劾士柔違令貶其官

續表忠記 卷之七 望 周文忠

鳳翔不平特疏申救謂詞林故事閣臣分派撰文或手加詳定或發回改撰未有竟自糾參者誥勅用寶歲有常期未有十年之後用寶進呈吹求當制者誥贈專屬中書乃崇禎三年所申飭未有追咎元年之史官詆爲越俎者也高攀龍純忠正學忤奄沉淵一旦毛舉細故舞文反汗若今之贈卹爲非則昔之削奪爲是忠臣色慘於九原好逆快心於一字非所以厲臣節示後世也疏上公論大白又憤權黨蟠結黃道周等罷斥草疏抗言直聲益著歷轉至諭德時國

本朝賜諡文忠

家多事鳳翔感上恩每一召對矯首昌言其言琅然膏陳吏速化則治不成民重征則盜不息上爲傾聽又嘗論學曰學不可立黨立黨則必爭奚能見道昔朱陸之辯虛心求是也今之辯朱陸私心求勝也言愈多而道愈晦矣論史曰三代而後漢與外戚共天下唐與母后宦官共天下魏晉以下與胥梁子弟共天下宋與奸臣共天下元與宗族共天下皆名言也寇氛日紅軍需告匱朝議欲歛民財疏言今日事勢宜發帑以安民心不宜再加搜括致搖根本都城陷得煤山凶問謂給事中吳甘來曰臣子義在必死然必一見大行梓宮編素慟哭乃無憾矣然之三十一日赴東華門茶棚下舉哀欲絕卽投金水橋下水淺不死乃歸寓遺書訣父曰國君死社稷臣子無不死君父之理幸不虧辱此身貽兩大人羞罔極之報矢之來生向闕再拜自縊絕命詞有碧血九原依聖主白頭三老哭忠魂之句蓋家猶具慶而渡贈禮部右侍郎諡文節

續表忠記 卷之七 望 周文忠

趙吉士曰公之死傳記所載微有異同今以陳太僕濟生所撰公小傳爲據於太僕在都聞公死紀往哭之所傳必不誣而編年又載有二妾從死亦傳聞之誤也

續表忠記

卷之七

周文忠

陳恭潔公傳

附公妾時簡人傳

御史陳良謨字賓日初名天工鄧縣上庠廩生也崇禎登極恩貢入北雍思宗處事上帝詔羣臣名天者悉改之乃改今名庚午辛未聯捷授雲南大理節推大理居雲南西徼甲科鮮官其地良謨持法平允名甚起以高第徵爲侍御史已卯按蜀捐贖錢卹饋遺上察其廉留任二年蓋異數也癸未還臺甲申初正夢拜文信國於堂下信國揖之起曰公與余先後人品相同何爲下拜醒竊怪之仲春以疾乞假休沐卧邸中者四旬矣三月十七日闖賊直薄都城時細作克仞城中荷戈者皆市上菜傭人無同志砲聲日夜轟震然所發皆空砲無一賊受傷者良謨知勢不支謂友人同邑李天祿曰都城旦夕且破爲臣子者除一死外更爲別法惟是先君骨枯淺土老母日薄西山吾又乏嗣日殊未瞑相對嗚咽莫能仰視自後不復粒食矣十九日城陷居民咸頂承昌順民字於首設香案迎賊僕姚文者每出偵探亦頂之歸而未撤良謨平日無疾言遽色至是一望見文輒瞋目怒詈

曰汝敢作何狀見我汝欲汙我耶此地不能容汝汝
亟去手攫而逐之文泣曰偵探非此不可非敢有忤
心也意稍解呼具紙筆題遺囑隨賦詩云中天懸日
月四海所畢照條爾陰霧昏日月失常道仰觀我明
明薄蝕一時變書至此忽颺風颺曰異哉此風隨
續云電風自南來光復天心見大夫百執事其誰忘
明言魏子沉疴久牀第淹數旬背城孰盡瘁巷戰香
無聲如何社稷靈暫爾順民形載舟亦覆舟古今同
一轍順民卽逆民恭觀非一日蒼蒼不可問國亡我

續表忠記

卷之七

陳恭潔

陳恭潔

何存誓守不貳心一死報君恩未又題云爲臣爲子
不能兩全慷慨從容同歸一死大明四州道監察御
史陳良謨書於城陷之日書甫畢煤山凶問至撫膺
大慟曰主上不冕服臣子敢具冠帶乎吾所頂毡巾
褻安所得明中天葆有中在袖適相合卽取以進良
謨頂中監便服天葆曰先生訣矣千秋之事在後死
者良謨曰臣子分詣應爾烏乎名復語僕周鼎曰干
戈擾攘行路甚艱火吾骨歸先塋足矣扁戶自縊上
立掛藍帕噴血滿地姚文破窓入氣尚未絕呼文曰

汝爲我高其懸汝送我終猶我子也文稍移之乃逝
是日申刻也年五十有六樞歸設位明倫堂紳衿士
庶哭而奠之者三旦公旣殉難乃知信國人品相同
之夢蓋先兆云南渡贈太僕卿諡恭愍

本朝賜諡恭愍

盧宜曰公與宜同里燈火相照幼時猶及瞻其丰
采蓋倚倚盛德君子也公無子以兄子久樞爲子
未幾久樞亦不祿公遂乏嗣人事不齊天高難問
悲夫

時儒人傳

時氏者京師人甲申殉難御史陳恭愍良謨之側室

續表忠記

卷之七

望

陳恭潔

也良謨年踰五十無子以禮納之甫百日京師破將
盡節謂時曰我受朝廷恩分當死今呼汝兄弟來庶
可相依耳時曰公以死報朝廷同當公死妾誰依與
爲賊辱生不如死公惟白爲計不須及我家僮進朝
粥良謨揮去時曰公但把捉定啖此何妨良謨起至
書室命僕呼時兄弟來隨作書與母夫人訣并以後
事囑其兄繼而入內見時方靚粧意不悅出語幕友
李天葆曰吾將就死吾妾猶留心膏沐殊可恨也李
亦怪之未幾僕反命曰賊騎滿街行人絕跡奈何良

謨置之不荅時粧畢出衣飾愈具給諸婢遣之出即
閨戶自經良謨聞之曰好亦完我一件不了事遂慨
然就縊其詳蓋得之天葆云後贈孺人附葬諭瑩時
氏年甫十有七歲

盧宜曰甲申之變碩輔勝流蒙而失節者指不勝
屈而小星非位儼之詩有日無余獨之為乃能從
容殉主視彼名縉紳而屈膝闕獻者頻眉誠不如
巾幗哉

續表忠記

卷之七

哭

陳恭繁

海鹽吳忠節公傳

附錄者包甲

太常寺少卿吳麟徵號磊齋浙江海鹽人與弟中丞
麟瑞先後成進士初任建昌司李丁艱補閩之興化
存心忠恕多所平反而亮節清操復弁冕一省以高
第入爲吏科給事中崇禎六年春三月上耕籍田賜
從官宴問民疾苦麟徵奏對詳明上諦視良久明日
發內帑詣所在賑濟悉如其言遷郎某賊汙當斥議
者欲出爲郡守麟徵言郎官所坐狼籍猥與大郡地
方百姓何辜豈堪被其漁獵竟被之入吏垣甫踰月
特疏請罷中官曰臣聞內臣古用之以致亂陛下乃
用之以求治高皇帝惟恐其關預使功臣以牽制而
生嫌陛下又惟恐其不關預慮百官任使之不稱譬
之於奕此危著也陛下之爲此危著羣臣之不肖迨
之也雖然人無盡賢亦無盡不肖惟在上之勸懲何
如耳父之於子至親也未有舍子而信其僕從者求
家政之理其可得耶又言安民之本在守令而守視
令尤重守廉則令不敢貪守慈則令不敢酷守精明
則令不敢叢勝百姓有不受其福者乎請倣宣宗用

續表忠記

卷之七

哭

吳忠節

况鍾等故事重以璽書假以事權撫按監司考其成
毋掣其肘而效可立奏疏雖中格皆名奏議也甲戌
春上御殿令羣臣各舉所知首輔烏程曰臣等名奉
政府不當以汲引自私若皇上下詢省掖諸臣何患
無賢上顧六垣無應者麟徵出班對曰臣所見與輔
臣異薦賢正輔臣事不當則糾彈隨其後若令糾彈
之臣雜主薦舉如吏部數郎官則國家論列短長更
屬何人上稱善又請整飭留都頓宿重兵似南樞節
制之權使各路兵將有呼吸指臂之勢一旦北方有
績表忠記卷之七手吳忠節

而不失之私非其人則合署交攻而不失之激輔臣
應熊雖蒙特簡廷臣或有未諒正宸發一言而卽指
爲朋比萬一懲創之過習爲唯阿朝宁之間寂無聲
采異日卽有借叢豐節之事誰爲皇上觸邪而止佞
者臣懼士氣之日靡而國是之漸消深足慮也因省
葬乞歸里十一年補兵科左請卹故輔文震孟許之
得復爵命予葬廕十二年因病又請告十五年再起
吏科都上望見麟徵在班行中瞻拜遲詳髭鬚迥白
爲目注者移時上召舊輔宜興日益親信麟徵再起
績表忠記卷之七手吳忠節

盡廢屢疏抗言謂限年平配固銓政之弊然舍此無以待中材亦無以彰豪杰今則遷轉如流盡置資俸品格不問巧者速化拙者積薪甚至鎖鑰重寄亦不擇人而授徒開奔競之門何益軍國之計帝深然之益為權要所側目又折拜選郎吳昌時以謬巧為首輔所昵朝夕汲汲惟賄是圖置國事安危不問李賊蹂躪畿輔奉詔求言給事中姜採行人司副熊開元先後糾首輔與宜已忤旨採復以言事逢上怒於御門日面縛二人下詔獄侍臣皆色噤不敢申救麟微獨出班從容奏曰小臣雖出位妄言無非忠君熱腸不知禁忌耳陛下欲悉其意當使之盡言不當使之無言上正容稱熱腸者三復論誠如卿言何以輕訕大臣麟微左顧與宜曰臣聞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賢相封疆事敗壞至此皆因委任失人豈得不責備百輔上同視周周流汗被面伏地謝死罪上一時威嚴頓霽論麟微起由此眷與宜頗衰與宜欲起故相畏羣情向背知麟微為首垣上所嚴重與宜其推挽特令專掌六計因為好語曰今以天下第一負荷授公公知

續表忠記

卷之七

奎

吳忠節

之乎麟微謝仍曰不肖謬見擢敘願申公義以報私恩與宜與祥笑曰甚善未幾果諷有司敘故相守城功麟微封還詔旨大與宜與祥時值大計麟微不卹嫌怨同河南道祁彪佳力持正議凡他政府所庇私人亦皆刊落殆盡其漏網吞舟者又盡置拾遺中仕路一清與宜與從寒上還閱計冊大怒與選郎吳昌時謀更置不得頓足曰舉此人適所以自伐也與宜與昌時朋比為奸利久之事發上親鞫於午門拷掠昌時至折脛文武相顧失色麟微獨出班奏曰臣聞祖宗朝刑人不於廷昌時一部郎即獲罪無所逃宜暴治司寇以明國體上曰如委之刑部萬罪俱解矣上雖不允於麟微言亦無所忤當麟微之清計典也故事計典竣吏掌科即優擢太常麟微獨為政府所抑故久不調至甲申三月初七日始陟奉常闕氛日逼公卿有乘間乞假以出者邸客周生知外事不可為微言動之喟然曰匹夫定交杵曰猶不負叩門之急吾侍幃有年豈一旦臨急難遂可委而去之耶客於邑曰已矣事先生旦晚耳十五日奉命坐西直門是

續表忠記

卷之七

奎

吳忠節

日尚館課庶常十六日尚召對考選而平已失守
闖賊突至城下西直正當賊衝麟徵夜坐撫病卒忽
大砲破瓦落案前榼盞盡傾麟徵手撫如故士卒皆
感泣麟徵建議塞門親督土石填堵守門皆奄豎爲
政高擎青蓋徜徉城上而坐門諸臣反不得擅自登
城憤極奪路而上見賊已蟻集知大勢潰決卽誓以
身報國是夕更深有大瑞密遣二卒手令箭求出城
親詰之語塞厲聲叱之退已而從得勝門出矣十八
日赴西長安門將入朝告急遇魏藻德握麟徵手曰
續表忠記 卷之七 吳忠節

之授命予初念也因朗吟零丁洋裏詩抵暮孝廉哭
別而去卽投纆復爲家人所抱持奮身而絕右手微
曲握拳幾透背白髯戟張含睨如生城破八門齊啓
惟西直堅塞不能通至
大兵入五月初七日遣御史集民夫發掘乃開方闕
賊之陷山西也議者欲撤寧遠守關門挑選士卒西
行遏寇卽京師猝警關門之援旦夕可至天子下其
議麟徵深是之輔臣陳演魏藻德力言不可謂無故
棄地二百里臣等不敢任其咎引漢棄涼州爲證麟
徵復爲議數百言六科多不肯署名獨疏昌言朝廷
漫弗省及烽烟徹大內崇禎始悔不用其言屢旨撤
督臣三月初旬出關徙寧遠數十萬衆日行數十里
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方抵豐潤而京師已於十九日
陷矣不特重麟徵之抗節更服其先見云視淵經紀
喪事俟帝后殮乃闔棺從麟徵遺命也有孫人包甲
者感其義自請塗所殮柩從兵刃中求漆幾殆柩賴
以整四月晦賊縱火焚太廟包乃夜起大慟自投斧
并死從者收而瘞之麟徵生有奇質疎眉廣額脣髭

數寸軀且揭矜嚴有威容終身無怠豫之色而孝於親和於兄弟則又天性之過人也南渡贈兵部右侍郎諡忠節

本朝賜諡貞肅

趙吉士曰明思宗既分撥各官守城矣諸監乃禁之不得登城聞視豎授諸監以意耶抑諸監自爲之而竟不之知耶卽此已成亂政都城刻難可乎步而登諸臣雖守猶之無人之境而已矣

續表忠記

卷之七

妻

吳忠節

劉文烈公傳

附妻萬氏妾李氏

春坊中允劉理順號湛六河南杞縣人萬曆丙午舉於鄉潛心理學慨然有經世之志不以富貴縈心十上春官不第人咸以數奇爲惜理順志益堅學益邃自視廓如也甲戌始成進士廷試前一日閣擬策問外傳人多夙構至期而制詔中獨增一事乃上自發問也適理順對此條甚詳悉閣擬李焄爲首上善理順策拔置第一朝士咸稱帝知人帝還宮喜曰朕今日得一耆碩矣鄉人爭榮之理順曰功名者讀書分內事也所以不朽者正不在此王沂公曰生平志不在溫飽今茲吾懼伊始何榮之有聞者歎服初授翰林院修撰晉中允兼侍讀十二年春畿輔告警疏陳作士氣矜窮民簡良吏信賞罰諸事下所司議行因蠲畿輔山東被兵逋賦皆理順發之也入侍經筵兼東宮講官性簡默謙和而中實介然素不媚權貴更歷楊嗣昌薛國觀周延儒諸相一無所附麗卽由溫體仁之門而言論多納鑒不少徇也楊嗣昌奪情理順昌言詆之嗣昌怒奪其講席壬午邊警深入內地

續表忠記

卷之七

妻

劉文烈

閩獻二賊。陸梁豫楚。秦蜀間殺親藩。陷名城。所在見告。理願雖無封疆責。而深以軍國為憂。同官反有嗤之者。曰。此真杞人也。未幾賊逼京師。僚友或問進止。正色曰。存亡視國。尚何商耶。三月十九日入朝。平旦門未啓。俄傳賊入彰義門。道上皆狂奔。繼聞上崩於煤山。撫府大慟。曰。理願三十年老舉子。荷皇上恩。特拔狀頭。列於清華侍從。不能展一籌。致國事至此。萬死莫贖。自書於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信國踐之。吾何不然。既授巍科。豈可苟全三忠祠內。不愧前賢。

續表忠記

卷之七

宋

劉文烈

酌酒自縊。妻萬氏。妾李氏。及僕四人俱殉。理願精研理學。尤嚴儒禪之辨。蓋慥慥之君子也。其言曰。學禪最便於仕宦。以愛之者雜也。官庭無論自勲爵戚。晚武弁中貴。靡不奉佛。士大夫借參禪徜徉其間。無限穩便。以佛理之圓言。湛語誘人。使悟輪迴禍福。逼人使逃。又有世法宜情。為之援引盤桓。無入不得。宜談禪禮佛。無剩人無休時矣。又曰。宋朝呂中國公著喜釋其相業務。簡靜士罕晉接。躁進者多幅巾道袍。隨僧齋粥。假說禪學。冀以自售。時謂禪鎖夫。以正獻之。

本朝賜諡文烈

清嚴猶為人所中信。乎轉移風氣。不在無位之君子。而在有位之大人也。素為德維系。長子庚午登賢書。偶向本縣關說一事。理願聞而撻之。亟反其物。支訓公車父子重趼不恤也。及中大魁。鄉人書榜於門。曰天從人願。賊多河南人。城破之日。羣趨其寓。見已就義。驚相告曰。此吾鄉杞縣劉狀元也。居鄉厚德。吾等來欲為擁衛。以報公賜。何遽死耶。數百人皆下馬羅拜涕泣而去。南渡贈正詹諡文正。

續表忠記

卷之七

宋

劉文烈

虛宜曰。懷宗六鼎元死。節者二皆以受上特恩也。彼魏藻德者。四年前是一書生。既占狀頭。旋登揆席。共受特恩。更何如哉。

孟忠貞公節愍公合傳

附忠貞妻王氏

刑部侍郎孟兆祥號肖形山西澤州人世籍交河成進士由廷評歷官通政使刑部右侍郎兆祥擢長過腹古貌古心動必以禮在銓部時分考辛未會試後典選門人有以地方請者正色拒之曰纔入仕途便有趨避後將無所不至聞者懷然時西北苦盜東南苦餉愍皇帝枝梧多難日御青衣治事夜覽章奏或至漏盡即盥漱視朝常路大臣惟專急門戶報復相等置主上孤立不顧而江南縉紳與諸生方締鉤黨

續表忠記

卷之七

本

孟忠貞

以文字相高惟兆祥不附和聲氣不受請託不通知交問問朝退掩關鬼然獨處人以爲有包孝肅遺風子章明號綱宜幼稟趨庭亦以忠孝自許人謂其父子一爲蒼松一爲勁栢也繼而兆祥以事忤權監爲所中降行人司副屢遷至今官崇祿持法嚴臣僚惟罪者接踵兆祥濟以平允多所保持益爲正人所倚毗章明亦以癸未成進士在部觀政時流氛日逼朝士皇皇有省郎爲兆祥所取會試門人乘間問曰萬一京師不守奈何兆祥慨然曰莫商量各人自立主

意蓋其定識定力早已卓然於胸中矣守正陽門城陷或勸之還邸兆祥厲聲曰社稷已覆吾將安之仰天大慟冠帶望闕叩頭曰臣力止此矣大臣謀國無能死有餘憾願語章明我爲大臣義不苟活汝未受職可無死對曰人生大節惟君與父君父既死何以生爲兆祥領之遂自經於城樓下夫人何氏聞難卽刻投縊節愍視父母殮畢謂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獨死當往從之王氏曰君死妾亦死節愍以頭搶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死乃遣家人盡出視其妻縊

續表忠記

卷之七

本

孟忠貞

取筆大書於壁曰有侮吾夫婦屍者吾必爲厲鬼殺之妻氣絕取一屏置其上加緋服又取一屏置妻左囑婢曰吾死置此屏上亦服緋而縊南渡諡兆祥忠貞章明節愍

本朝賜諡

盧宜曰余考忠節錄所載十九人中公之父子乃居其二微孟氏則山西一省爲無人矣是父是子居鄉鄰重國重矣許國益其素志也任俾臣曰忠臣何求孝子之門孝子何德資父事君嗟彼袁崇今罕厥倫惟公父子奕世揚芬朱英尊曰天啓壬戌先太傅文恪公諱國祚充會

試錄裁官是科得人最盛先後殉難死者自孟公
外有田公景猷馬公如蛟王公國訓盧公象昇汪
公喬年黃公綱王公徵衛公景璵焦公觀祖黃公
孫茂倪公元礪王公家彥吳公麟微尹公洗龍公
文光祁公彪佳徐公石麒華公允誠黃公道周傳
公冠馬公思理張公國維王公錫襄李公兆共二
十五人盧宜曰觀此而明朝養士之報繁可見矣
嗚呼盛矣哉

王忠端公傳

戎政侍郎王家彥號尊五福建莆田人慷慨有大志
與人談忠孝事輒心開成進上爲開化令調繁蘭溪
以卓異入爲給事中彈擊無所避權貴歛手時閩海
多盜騷擾沿海郡邑撫鎮以兵勦之多失利議重加
召募合力大舉家彥疏言舊制有衛所軍皆餉於官
無別兵亦無別將而統於各衛之指揮每寨設號船
連絡呼應又添設遊擊等官雖支洋窮港戈船相望
今防禦之策莫若仍復舊制而惟在勤於訓練蓋練
續表忠記 卷之七 王忠端
則現在衛所之軍皆可爲勁卒不練則添設招募之
兵猶之驅市人而戰徒糜餉擾民賊終不能盡也時
以爲名言奉命巡青勤于其職所條奏事多施行隆
慶初太僕種馬額存十二萬五千邊馬至二十六萬
言者以民間最苦養馬而所納之馬又不足用若每
馬徵銀十兩加草料銀二兩歲可得銀百四十四萬
兩中樞楊博持不可詔折其半而馬政始變萬曆九
年議盡行收折南寺歲徵銀二十二萬北寺五十一
萬銀入同寺而馬政日弛家彥極陳其弊請收國初

種馬及西番茶馬之制帝褒納之班軍舊額十六萬後減至七萬至是止二萬有奇更有建議盡徵行糧月糧免其番上者家彥時巡京營力陳不可且請免其工役盡歸行伍帝亦納之遵化鐵冶久廢奸民乞復開下部議家彥極言有害無利事亦止又疏糾總河劉榮嗣耽情詩畫率作不先榮嗣獲譴人咸憚之屢遷戶科都軍與餉誦督臣盧象昇有因糧加餉之議戶部侯恂請于未被寇之地繕紳賦一兩者加二錢民間五兩以上者每兩加一錢已得旨允行家彥

續表忠記

卷之七

王忠端

言民賦五兩以上者大率百十家而成一戶非富民不可錙銖需索又請停止召買米豆輸至天津帝並採納焉崇禎八年以艱去十三年起吏科都給事中啓事屢上其關切時政爲人所傳誦者尤在重守令一疏當是時流寇大起家彥謂皆墨吏殘民致良民盡走爲盜盜日多而民生日蹙因上疏曰臣見秦晉之間飢民相煽千百成羣顧其始未有不_{起於一鄉}一邑者當時守令若能早爲之所取周官十二荒政身體而力行之則民不至接踵爲盜盜且散而爲民

未必潰裂至此論者謂此實功令使然惟科急者考卓異督責嚴者號循良由是不肖而墨者以酷濟其貪而一二賢明之吏又爲法令所縛不得展布雖有召杜無從撫字卽當鄭俠不收繪圖秦晉之禍大率由此惟皇上稍寬文網俾爲守令者一意撫綏則盜之聚者必散而散者必不復聚弭盜安民之策誠莫有踰於此者矣十五年十一月屢遷至戶部右侍郎甫拜命都城被圍帝擇協理戎政大臣召見四人特命家彥受勅卽日登陴布列守具每雪夜攜一燈巡城堞守卒無知者明日獎勤戒惰將士咸奮初守阜城門後移安定門自閏十一月迄明年四月寢處城樓勞勩爲最旣解嚴賜宴午門增秩一等十七年二月進推戶部尚書帝以戎政非家彥不可特留任顧戎政掌之勲臣監以內侍而廢弛日久侍郎徒擁協理空名而事權不屬家彥竭力振刷勢終不支三月十七日李自成逼京師襄城伯李國楨督京營帝又命_{中官王德化盡督內外軍務二人皆不知兵悉發三大營兵出營城外家彥爭之不能得由是守陴者}

續表忠記

卷之七

王忠端

命家彥受勅卽日登陴布列守具每雪夜攜一燈巡

少諸軍出城見賊卽降賊卽驅之攻城城上人皆其
儕輩益無固志廷臣雖分門守禦而號令進止悉操
于中貴阻諸臣不使登城家彥徒頓足而哭亦無濟
也十九日京師破家彥守安定門迫欲降之大罵不
屈賊忿拔刀手刃之或云有勸其出亡者家彥正色
曰國被身死吾何足惜北向叩頭辭皇上南向叩頭
辭父母遂自縊南渡贈尚書諡忠端

本朝賜諡

續表忠記

卷之七

癸

王忠

宜曰公所上重守令一疏雖一時救弊之言實
千古不刊之論也若公之死所傳或有不同然既
已死矣自經而死猶之賊所刃也又何間焉而死
於安定門與死於德勝門更可不論已

續表忠記卷之八

漸岸恒夫趙吉士纂編

四明公弼盧宜葉輯

李忠肅公傳 附子士問

左都御史李邦華號懋明江西吉水人英才穎銳與
父比部郎諫同舉萬曆癸卯父子自相繼彌布衣徒
步赴公車人咸敬之邦華成進士令涇縣以治劇考
最入爲侍御史風紀凜然所建白皆關時政之大者
既嚴杜門籍亦不干謁大僚福清常下朝房秉燭照
其面目不知李懋明眉眼何似敢言乃爾福王之國
務足莊田二萬頃乃行邦華疏爭之力刑部郎沈應
奎老人負直節持其疏詣福清曰西臺有人東閣可
默然乎福清上疏極言鄭國泰疏亦入事乃寢巡視
銀庫見老庫止貯銀八萬兩大駭列上祛弊十事多
中貴所不便格不行巡按浙江蠲除贓罰并一切公
費謂巡方以察吏爲要於獎廉懲貪尤所加意歲當
慮四舊使者恒爲手版以記事邦華坐案頭隨目流
覽決遣數百人不爽毫髮吏民驚以爲神時黨部之

目起羣小咸指鄒忠介爲黨魁邦華與忠介同里又其門下高弟性好別黑白或勸其稍事委蛇邦華曰寧爲偏枯之學問莫作反覆之小人忌者益衆丁巳以年例外轉至天啓二年歷官巡撫天津時兵出東方節下單弱到任甫一日白蓮妖賊起陷景州邦華飛追東師返旆蹙賊於前又選部卒千人潛躡賊後各戒以道里時日而不使相同比戰兩軍前後夾擊之賊大敗一戰復景武再戰復鄒滕賊首戮焉是役也邦華不用大舉以爲大舉則賊且烏駭獸奔未必一○時○能○盡○彼○瞰○我○東○師○已○出○備○必○弛○我○仍○以○東○師○蹙○之○所○以○伐○其○謀○而○奪○其○氣○也○分○遣○我○師○而○不○使○相○聞○使○人○自○爲○戰○於○兵○法○爲○與○之○絕○地○也○旣○而○真○定○督○撫○攘○其○功○得○錦○衣○世○職○邦○華○僅○加○二○級○處○之○恬○如○朝○鮮○援○兵○潰○還○索○餉○撫○之○立○定○遼○瀋○新○陷○行○間○言○東○征○輒○譁○邦○華○下○令○樹○出○關○旗○願○者○立○旗○下○軍○中○感○其○恩○信○爭○趨○恐○後○身○先○士○卒○負○土○立○營○壘○刻○期○告○成○練○兵○悉○用○戚○將○軍○法○高○陽○閱○兵○至○天○津○歎○曰○嗟○乎○令○九○邊○胥○若○是○何○憂○疆○事○哉○尋○入○爲○兵○部○侍郎○遯○奄○屠○戮○諸○君

續表忠記

卷之八

二

李忠肅

子高陽方督師請以巡邊入覲羣小狂奔譁言督師興晉陽之甲邦華爲內主御史倪文煥劾邦華爲東林死黨方移疾劄奪隨之人皆爲之寒心仍坦坦也崇禎元年四月起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五月旋改兵部協理戎政晉尚書時戎政大壞其弊莫甚於占役虛冒占役者有其人而爲諸將所役一小營役至四五百人且有買閒包操諸弊虛冒者無其人而爲諸將及勲戚奄寺豪強以蒼頭冒選鋒壯丁月廩厚餉而兵不著伍邦華下令嚴核退還占役以萬計清出虛冒亦千餘人三大營軍原額十餘萬強半皆老弱故事軍缺聽人告補批行營將查核批百人則以百人應批千人則以千人應從無揀退者上下相蒙視爲利藪邦華必親試非年壯力強者不收又慮其人僱倩則朱書其臂令營將驗實收伍自是軍鮮冒濫三營故有選鋒一萬壯丁七千餉倍他軍而疲弱不異邦華令每一把總統兵五百每月自簡五人年必二十五以下力必二百五十觔以上技必兼弓矢火砲月一解送以補選鋒壯丁之缺自是壯丁不費

續表忠記

卷之八

三

李忠肅

一錢坐得厚餉咸踴躍思奮又廉其營中積蠹舞文作奸者置之重典諸奸爲戢舊制營馬二萬六千至是止一萬五千他官以公事出者例得借用諸將徇情卽非公事亦多冒借而總督協理及巡視科道例有坐班馬不肖者甚且折錢入橐致營馬大耗邦華首減已班馬三之一他官借馬必經總督協理驗視若非公事營將不得擅發自是濫借遂希京營歲領太僕銀一萬六千兩屯田籽粒銀一千六十兩爲犒軍士製旂幟之需而各營之紙劄及總協巡視之胥

續表忠記 卷之八

四 李忠肅

徒工食咸在焉乃各官任意取用總督有歲取三千八百兩者協理有至三千五百巡視有至二千五百者致歲用不敷邦華建議先從協理始歲取一千四百而止總督與巡視亦各爲節減自是營帑遂裕又行計日省成法每小營各置一簿簿載十二月月載三十日逐日親注而月終則總括之曰挑選驍壯若干清汰老弱若干教成火砲手若干練集馬上箭砲手若干核出隱冒若干節省錢穀若干核實例馬若干每月上之協理以定殿最焉舊制三大營外復設

三備兵營每營三千人以備正軍之缺餉視正軍而不習技擊益爲豪家所隱冒邦華嚴加查核一時退出者四千有奇又汰老弱千有奇而營馬舊額五百三十六匹者至是亦清還四百餘匹乃疏請歸併三大營不復另設而戎政大釐先是軍隸於營餉領於衛司餉者不轄兵轄兵者不司餉奸弊易叢邦華一以現卒爲據人給一印紙令其赴衛入冊始送倉支糧而冒支悉杜當是時帝銳意圖治知邦華公忠體國奏無不從邦華亦感知遇盡瘁矢報不顧後患而

續表忠記

卷之八

五

李忠肅

諸失利者疾之刺骨怨謫紛然二年十月畿輔被兵羣小乘機構陷流言達大內帝不能無動會滿桂兵禦敵得勝門外城上發大砲助之誤傷桂兵其衆都察院都事張道澤疏劾邦華坐以廢弛營務遂落職閑住自是代者咸以爲戒率因循姑息戎政益不可問矣邦華前後罷免家居垂二十年父尚無恙讀書談道依然兩書生也邦華之學問益純而經濟亦益練顧邦華去而營務益不可問帝在經筵歎息李邦華做得許多實事亦深悔其不當去也已卯特起兵

部尚書叅贊南京機務首定營制詰戎兵遍歷所轄
地方繪圖分五疏以進欲帝知祖宗興王舊地山川
扼塞謂守江東不如守江北請於滁和全椒墾田數
千畝聚衆數千人且屯且練以固門戶守下流不如
守上江請於池陽之間開府采石置哨太平舟車並
制以固咽喉又謂徐州居四方適中水陸交會宜宿
重兵設總督一員有事片檄徵調備緩急而奠陵京
爲萬全之勢疏下兵部未覆旋丁外艱壬午起北堂
院初以真衰真老同辭及聞邊警奮袂歎曰此豈臣

續表忠記

卷之八

六

李忠肅

子辭官曰耶即口戒塗爲文以告大江之神又告先
臨淮王誓墓訣子孫而出行至湖口值左良玉之兵
爲闖賊所敗避賊而東聲言糧盡且欲寄帑於南京
艤艤蔽江而下所過殺掠江流中斷留都士民一夕
數徙文武大吏相顧愕眙邦華歎曰海內安靜地僅
東南一角耳身爲大臣忍坐視决裂袖手局外而去
乎乃停舟草檄正告良玉曰本部院四朝大臣一生
忠孝討逆勤王義旅雲集仰望貴鎮與我同仇以成
偉伐項傳全軍南潰所過殺掠江流中斷陵京震驚

何輕舉若是以列聖英靈皇上神武羣醜遊魂稍稍
膏斧貴鎮不以此時枕戈厲劍與疾討賊乃甘自菲
薄貽誤身名本部院所不解也舊京文武足高喙長
倘不諒心跡飛章上告貴鎮其何辭以對十五國豈
無豪杰入各有心各鎮及麾下將領安保無從中觀
變者舉事一不當辱身家而污青史爲千古笑端智
者所不出也當卽日嚴城士卒疏通江路刻期還鎮
缺餉事俟本部院至皖別爲措置勿過安慶一步以
實流言本部院綿力可竭當爲朝廷弭此大事爲貴

續表忠記

卷之八

七

李忠肅

鎮濟此饑軍其勉聽鄙言急圖後效否則義旗回指
將不得與貴鎮以玉帛相見矣累累數百言責以大
義良玉心折又飛騎貽皖撫發九江庫銀十五萬兩
補六月糧軍心大定運艘商船鹽樁街尾安流頌聲
喧闐沸江小邦華具威儀入其營良玉帙首韉袴握
刀挿矢俯立迎謁首邦華禮辭引見用師弟子儀良
玉請坐樓船大閱邦華慰勞諸將詢問姓名宣諭軍
中矢忠義殺賊報國取富貴一軍懽呼雷動良玉爲
邦華令於軍斬淫殺者四人以徇釋被擄男婦四千

餘人還。清商。鹽船。五百餘艘。臨分。衣號。勸誓。以餘。生。效。頂。踵。帝。聞。之。大。喜。陛。見。勞。邦。華。曰。潰。兵。事。賴。卿。處。分。東。南。半。壁。無。恙。卿。之。功。也。跪。奏。移。時。數。詔。起。立。溫。語。如。家。人。父。子。中。官。皆。屏。息。遠。伏。嗣。後。召。對。百。官。林。立。帝。目。恒。注。邦。華。聞。其。病。遣。中。使。臨。視。頻。賜。猪。羊。酒。米。瓜。菜。其。隆。禮。如。此。御。史。出。巡。有。回。道。考。核。例。邦。華。謂。待。回。道。而。後。黜。害。政。已。多。即。論。罷。巡。按。御。史。一。人。巡。鹽。御。史。一。人。奉。命。考。試。御。史。黜。其。冒。濫。者。一。人。有。為。御。史。無。顯。過。而。先。任。推。官。著。貪。聲。追。而。黜。之。又。

續表忠記 卷之八

李忠肅

一人臺中始知畏法憲紀肅然甲申三月固關破帝召見羣臣泣下邦華退具疏請下明詔厲臣民固守急遣皇太子監國南京又請分封永定二王於江南帝袖其疏遠殿巡行且讀且歎袖已復出紙牘漫漶猶不去手密諭內閣陳演憲臣言是演頗洩其語中允李明睿疏請南遷為光時亨所尼不果併寢監國分封之議而大事去矣十八日外城破移宿吉安會館文信公祠下詰朝內城陷奔赴大內關門堅閉不可撼歸館沐浴正衣冠北面再拜信公像曰邦華鄉

邦後學合死國難請從先生於九京矣取白練書繫腰間曰堂堂丈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誓死靡渝臨危授命庶無愧吾君恩莫報鑒此癡愚緣尾又書人生自古皆有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囑家人謹護總憲印繳還朝廷勿汙賊手勿殮吾屍須待皇上下落移席端坐持束帛繫信公座楣投縵而絕十九日辰時也陳尸中堂眉目軒舉如生賊見者咸咋指曰忠臣忠臣越三日乃殮從梓宮遵遺命也年七十有二邦華生而孝友篤誠以天下為己任鄒忠介識之諸

續表忠記

卷之八

李忠肅

生時最以萬物一體之學既登第謁曾同亨於南吏部署中同亨促席極論古今典章吏治人才世運且曰吾老矣報國微忱舉以屬子故學術淵源得之二公為多皆同鄉先達也南渡贈太保吏部尚書諡忠文
本朝賜諡忠肅生六子長士開與次士國異母而特友愛以試事同行士國墮迅湍中倏忽失所在士開欲救不能亦號慟赴水兄弟俱死奉旨建坊旌表
趙吉士曰公四朝元老寔堪匪躬自監國分封之議不行公心惟辦一死為結局而人品於斯有真

局節於此有定局矣公與高陽皆萬曆甲辰進士一榜得兩名臣盛矣哉

續表忠記

卷之八

十

江西吳莊介公傳

戶科都給中吳甘來號和受新昌人與兄泰來先後成進士甘來由中翰授給事中博聞強記早掇巍科在垣中啓事屢登時大司農畢自嚴嬰嚴謹下獄咸稱其冤第上方震怒無敢批鱗以頌者甘來獨力爲申救七年西北大旱疏言秦晉閭人相食父子兄弟不相顧陛下旣發粟賑濟猶恐被澤者少乃山西難民半爲總兵官張應昌等殺之冒功中州諸郡畏曹變蛟之兵甚下流賊嗟此赤子陛下欲生之而不能

續表忠記

卷之八

十

吳莊介

武臣且殺之而不顧臣實痛之又賞罰者將將之大機權也今封疆之罰武與文二內與外二士卒與將帥二彼受命建牙或逮或逐旣以封疆之罪罪之而跋扈之將帥雖罪狀已著叅論頻加止于帶罪而已偏裨不能令士卒將帥不能令偏裨督撫不能令將帥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將聽賊之自來自去誰爲陛下剪此兇逆者帝納其言下令申飭逆案久定餘黨尚有漏網居津要者乘帝諭廷臣公舉冢宰遂及逆案中人以嘗上意閣臣又陰主之甘來力爲駁正并

泰閣臣逆黨終廢不復用直聲大起丁艱服闋掌戶
科列上練兵足餉十事又疏陳開礦不便上皆報可
時中外多故荆襄數郡賊未至而撫道諸臣率借護
藩爲名爭先避去甘來拊膺曰是棄地方而逃也如
此則城社人民將誰與守抗章上言天子衆建諸侯
將使屏藩帝室故詩曰宗子維城今風鶴纔傳一朝
委去上之不能設奇振旅圖討賊之功次之不能仗
劍登陴效死守之義惟先去以爲民望而撫道諸臣
反假護藩爲名其失地之罪是維城爲可留可去

續表忠記 卷之八 撫道介

之人即名都亦可守可棄之士而撫道亦可有可無
之官功罪不明賞罰不著莫此爲甚疏入上大嘉歎
甘來感憤時事又東其姻家漆嘉祉曰西北事日艱
矣昔所憂在寇今所憂在兵民秦晉之失皆亂兵與
奸民爲之今且及畿輔矣都門列戍登陴聖主焦勞
兵餉而兵聞賊奔民見賊喜人心先已不固則非關
無餉也甲申三月闖賊逼京師兄爲禮部郎至寓執
手曰事勢至此奈何甘來曰有死無二義也賊陷傳
帝南幸甘來曰上明決必不輕由家人進飲食部之

有勸其行遁者蹙然曰吾不能稱兵討賊乃欲苟全
求活耶作書以後事囑其兄見几上疏草曰留此恐
彰君過取火焚之見子家儀奔至相持慟哭曰我不
死無以見志汝父若死無以終養古者兄弟同難必
存其一使皇上而在則土木之袁彬遜國之程濟皆
可爲也否則求真人於白水起斟鄩於有仍是我雖
死猶生矣勉之冠帶北向拜者五南向拜者四引佩
帶自縊初闖賊信亟汪檢討偉與甘來密訂同死後
兩人果踐其言南渡贈太常卿諡忠節

續表忠記 卷之八 撫道介

本朝賜諡莊介

盧宜曰明制六科有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試給
事中印疊疊而後若若矣使非公之捐軀就義不
且徒令賊臣光時亨遺唾于載耶公信秋空一鶴
霜林一隼也

申節愍公陳恭節公合傳

附御史林蘭友趙調書儲徐起鳳等

甲申死節諸公。邀易名之典者十九人而外。又得其二焉。一爲申節愍嘉節。一爲陳恭節純德。嘉節號素園。北直永年人。以進士令儀封有奸猾張甲把持訟獄。事前後令莫敢問。循至立案。其罪抵死。境內震懼。霖雨河決。親負土塞之。舉治劇調繁。杞縣時流寇大起。有掃地王者。擁衆攻城。循登陴固守。手斬賊渠一人。乃退。舉治行高等。入爲銓部郎。屢遷至太僕寺丞。以牧事出巡。近畿闕勢漸逼。京朝官多藉事引去。或

續表忠記

卷之八

申節愍

申節愍

勸循幸而不在外。當稍濡遲以觀變。循慨然流涕曰。固知京師勢不支。第吾君吾親在焉。身爲臣子。安危與共之義。謂何。星馳入都。時三月十二日也。循自必死。十八日爲次子煜行冠禮。曰。此朱尹衡州所謂冠帶。見先人於地下也。歸書長子涵光曰。行已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在朝在野。無二道也。天下事壞於貪生。畏死死於疾。死於利。死於刑。戮死於房閨。鬪爭均死也。數者寧死。不惜獨遇君父大節。反縮首如鼎鼐。且百計求生。此真不善用死者矣。吾受

國恩義當死死得其所。汝亦不須戚戚也。時太夫人

年近七十。迎養京邸。左右以此爲解曰。吾旣以身許

國。忠孝勢難兩全。十九日城破。左右請易服。匿他所

曰。吾來此何爲。入而求避。何如。避而不入也。已聞煤

山之變。視兩僕因守不去。給之曰。往吾拜客。時擇有

善地可隨行。至王恭廠。有井泓然。僕知其意。急挽之

斷袖躍入。呼曰。汝等歸報太夫人。君亡與亡。有子作

忠臣。毋過慟也。時年四十有二。循旣投井。林御史蘭

友方謫冷署。素與循善。未就殮。時家人遠哭。忽一人

續表忠記

卷之八

申節愍

申節愍

毘盧錫杖排闥入。愕視之。蘭友也。拊膺而號曰。公死矣。我知公必死。公視我。豈貪生保妻子者。特以老父在家。圖一相見。當亦與公攜手地下耳。登堂請見太夫人。曰。毋勿戚。富貴子易得。忠臣子難得也。顧循次子煜曰。設位乎。對曰。未也。索筆大書。大明捐軀殉國。忠臣申公之靈。復書柩曰。死爲盡臣。不負君恩於地下。生圖見父。卽就鼎鑊。而心安。擲筆大慟。謂煜曰。善。自愛。從此永訣矣。收淚去。賊從關上敗回。大肆焚掠。煜掖太夫人奪門出。有書儲徐起鳳者。從循已十年。

哭而曰如皆去柩誰與守獨留賊果焚民居徐叩頭
哀請得免及新令徙民居於外城徐遍求同里得錦
工朱攀桂等二十餘人昇柩至天寧寺乃得全南京
贈太僕寺少卿諡節愍純德字靜生零陵人由進士
官御史督學順天方抵任以遵化警回京及城陷卽
自縊楚人瘞於湖南會館之側京山貧士秦嘉系訓
蒙京師積穀三十餘金買地於永定門外葬之立
石表其墓後贈太僕寺少卿諡恭節同時又有趙御
史謨字鎮所雲南昆明人舉人初選貴州龍泉縣王
續表忠記 卷之八 去 申節愍

午以禦上賊功入爲御史巡視中城捕殺賊謀及城
破執誤械之瞋目大罵賊刀杖齊下殺於白帽衛衙
以遠方乙榜竟無人爲之請卹者
趙吉士曰當時諸臣亦有被賊拘執拷掠而死者
以視降賊而拜跪僞廷固有霄壤之殊矣然較范
倪諸公又自懸也諸臣亦或蒙優卹而不能得諡
若十九人而外得諡者惟申陳二公故亦稱二十
一人而趙御史之恩典不及更可悲已 楚人秦
嘉系字公緒與下都門訂交久譚當年陳恭節公
殉難代其經營葬事每爲淚落甲午選吾杭海寧
令政聲大著至今士民頌焉
盧宜曰按高承延筆記崇禎庚辰科傳臚前一日
召對諸進士於文華殿稱旨者二十五人授翰林
科道部曹等官又拔下第舉人一百六十三人貢
生一百人俱留特用授主事知州推官知縣等職

其後進士陳純德馮垣登張經陳繼蔡肱明薦奇
祚舉人郊縣知縣李貞佐貢生戶部郎徐有聲皆
以殉節著云

劉忠壯公鞏貞毅公合傳

附劉繼祖劉文楷黃

國家之有威。晚猶樹木之有枝葉。所以庇其本根者。也。崇禎時。周奎以後。父寵幸無比。流寇用兵。久大農餉。匿諭賊。晚捐助奎。僅輸萬金。猶取盈於后。及京師破。闖賊勒獻至五十餘萬。兩卒拷掠以死。視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鞏永固。舉家殉國者。其賢不肖相去爲何如耶。文炳字洪鈞。京師人。父曰效祖。祖母徐氏。生效祖。繼祖兄弟二人。一女爲崇禎生母。後諡孝純皇太后。而徐氏亦以太后故。封瀛國太夫人。崇禎甫誕。續表忠記 卷之八 九 劉忠壯太后尚在。才人列以失光。廟意遽薨逝。及登極。悲哀甚。每瞻遺像。左右皆云。不似乃命。書工赴瀛國第。授意摹之數摹。又皆不似。瀛國念效祖第三子文炳年雖幼。頗類太后。呼之出持其槩。損益之圖。成乃勅具法駕。南簿由正陽門警而入。上親跪午門迎之。旣入。懸像乾清宮。呼老宮婢及素侍太后者來前。使瞻視。或曰。是或曰否。上泣六宮皆泣。莫能仰視。乃供於奉先殿。然上意終以不得親養太后爲恨。故待劉氏始終有加。禮甲戌。效祖病卒。元配杜氏生子三文炳。文

燿文昭女二長適武清侯子李國瑞次適恭順侯子

吳希彬。文炳以長子嗣晉新樂侯。文炳慷慨忠亮。念世受國恩。恒思得當以報。夙與黃尼麓中。湛然輩。永固相友善。三人者。平居過從。文炳痛時事日非。相對輒潸然淚下。永固字鴻圖。京師人。尙光宗。皇八女李選侍所生。樂安公主。爵駙馬都尉。精騎射。曾於萬歲山三發三中。賞資甚渥。又工詩。善書。折節交名下士。嘗抗疏請以建文帝入祀典。救薊督趙光抃名籍甚。公主又賢。每值宴客。餽蔬菜茗。必親閱焉。客或早散。續表忠記 卷之八 九 劉忠壯必問曰。今日奈何不歡也。母亦禮餌未潔乎。以此客益集。當是時。稱戚晚之賢者。必曰劉。璽甲申正月。闖賊逼京。畿兩人固請召對。奏速遣永定二王一封山東地近。足以屏翰神京。一封四川地險。足以藉爲後圖。上深是其說。而卒尼不行。三月二日。瀛國壽八十。上雖處倥傯。猶遣司禮賜金幣。且進繼祖與文炳兄弟官。璽十六日。繼祖文燿永固分守皇城門。文炳與文炳在。第中愁坐。梨花樹下。黃尼麓踰入。口賊攻西直門甚急。門且破。府中宜早爲計。文炳兄弟奔告。

母命侍婢檢箚中繹作數十徽於樓上命家僮積薪樓下傳以引火物急遣老僕鄭平迎李吳二女歸曰吾母女同死一樓母爲賊所辱也時永固亦馳馬至白戎服懸弓矢哭拜文炳曰京師破在頃刻矣吾輩世受國恩誓爲厲鬼以殺賊今與兄訣吾當就死所分汴地上卽馳去十七日繼祖自皇城門至與妻訣亦貯薪所居樓下而與文燦往託太夫人於申湛然是夜永固與文炳復請召對上以手詔付兩人巡守倉廩然勢已瓦解不可支矣十八日集百官會議竟無一二至者漏初下上復以手詔諭文炳命與永固速擁家丁來護衛文炳亟招承固哭告母曰兒以死報國不能侍母矣母曰兒好爲之母忘孝純皇太后與皇上恩我與汝妻汝妹死瞑目矣文炳復牽文炳手曰汝幼可無死速逃去奉太夫人延劉氏後兄弟相泣拜而永固至同入大內見上君臣環泣上曰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同對曰臣等俱已積薪於家萬一皇城失守皇上當焚宗廟三殿臣等望火起卽闔室自焚從皇上於鼎湖矣上泣而領之文炳

永固與左右皆伏地哭失聲隨命二人出十九日文炳方侍杜夫人飯家人直人大呼曰城破矣文炳飯碗脫地直視夫人夫人卽起登樓文炳從之文炳妻及夫人二女皆登夫人復下樓移二菊盆抵門而上文炳妻及次女首已入纒夫人撒其乘而氣絕文炳入纒氣急不能死掙纒下撫母背而號遂逃去杜夫人纒絕墮瀝血涔涔伏板上長女扶纒瞪目視母九縊不死杜夫人復起就纒至六縊乃絕長女見母死自開樓窗踴身倒撞而下樓高齒落臂折死而復甦見蒼頭旁立曰汝非鄭平乎取金條脫付平曰掖吾登樓平指樓旁井女曰吾與母嫂妹有言矣魂魄相守死後焚樓勿使賊見吾母女屍今可違其言乎平掖以登遂入纒平束纒於耳後乃絕平縱火焚府第盡方焚時文炳永固坐崇文門見賊輒射之矢盡拾地下遺鏃以射賊皆走俄而大至文炳顧永固曰吾與汝畢命此賊黃尼麓在側曰守此何庸當速歸焚府第以盡臣節耳兩人各馳去文炳至第火烈不得入走省瀛國於申湛然家黃尼麓亦至曰鞏都尉已

焚府自刎矣。文炳頓足曰：鴻圖乃先我耶！將投井，顧影曰：此戎服，不可見皇帝。湛然乃免。已，憤與之憤，小不可冠。尼麓曰：何不裂幘，憤裂乃冠之。投井死時年三十。南京贈太師恒國公諡忠壯，繼祖亦投井死。妻左氏見大宅火起，知賊已入，即登樓自焚。二女亦投庭內井中。文耀見外城破，馳百里至渾河間，內城亦破，復入見閨門，焚死。帝已殉社稷，撫膺慟曰：耀不死，以君與母在耳。今生亦何為急？走拜太夫人，遂尋文炳死所，大書一板置井欄，曰：左都督劉文耀同兄文

續表忠記

卷之八

主

劉忠壯

炳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年甫二十一。南京贈太保諡忠果，閨門死者四十二人。華都尉之馳歸也，遇一賊據鞍若有所待，都尉引刀手刃之。時公主已薨，停棺內殿，都尉豫積薪於棺傍，至是盡取主冠裳并書畫玩器置棺側，財物盡散。家人見一蒼頭在曰：汝留此何為？對曰：侍主盡忠，報國都尉手摘所服金頂與之，命取消至以一杯北面，酹地拜。皇上一杯，將公主自飲一杯。曰：此永同報皇上與殿下時也。遂拔刀自刎。年三十一。白戎服上預書駙馬都尉華永固死。

節九字。南京贈少師諡貞毅都尉無子，一女許字襄城伯李國禎。子亂後歸李，南下金陵，破隨李歸。旗李卒，有悅其色欲娶之者，令女伯父華永基往說。女女曰：昔吾父以女託伯父，期城破即殺女。伯父既不能，今乃欲吾再醮，以污我乎？吾先帝之甥，忠臣之女，未亡人忍死以姑在耳。若脇我，惟有一死。即剪面斷髮，終不能犯。遂得奉姑終其身。而文煥拊母背而逃。時年甫十五。後旅寓高郵，號雪舫。工詩，一子為射陵宋曹婿。亦天劉氏，遂乏嗣。宋女守志不久，亦卒。黃尼麓

續表忠記

卷之八

主

劉忠壯

亦坎壈以死。申湛然大興諸生，故名士文炳從學。有年，太夫人至其家，執爨自匿，為細人所發，賊執湛然拷掠甚酷，堅不言。賊怒，乃置湛然於木杙上，壓以礮石，七竅流血，死終不言。太夫人所在後，竟得以壽終。趙吉士曰：余讀寧都魏叔子禧所傳二公事甚詳，蓋叔子於淮上遇雪，舫覓得其樂也。惟不悉黃尼麓為何許人，徒抱執鞭之慕耳。若戚畹之親，又過周奎乃屢召二公，而不及至，帝固已瞭然於中矣。盧宜曰：甲申之難，京師婦女殉節甚多，凡未經意實者，宜不敢遽錄。必期信以傳信也。時有劉誠意喬孫錦衣，葵臣之女，孔徽適榮昌公主第六子，揚光龍聞賊破城，即自投井中死。項見劉氏家譜載之甚詳，誠不辱其身，且不辱其家，與國者持記之以表其節云。

附記 公主薨例有遺念之遺思陵諭驛馬遣
念不必進其冠服冊及有龍鳳袍器則進因進公
主金冊九翟珠冠禮服龍鳳襖龍鳳裙龍鳳絹幣
龍鳳屏椅鳳牀鳳衣鏡等物疏言此係近例起於
遂平長公主墳園及觀祠宇其金冊衣冠宛然在列
大長公主墳園及觀祠宇其金冊衣冠宛然在列
子孫世守設其案不啻主壁琬琰益光朝之制
未有進繳之例也思陵覽奏惻然因還其冠服金
冊祇收龍鳳器物著為令

御史金公傳

附金夫人王氏姪有孫振孫姪婦陳氏

甲申三月十九日闖賊破京師至二十四日保定府
乃陷城守御史金毓峒死之毓峒號鶴冲北直完縣
人居保定郡城祖銓由進士官至司徒毓峒與從子
肖孫讀書慷慨懷澄清志少舉于鄉積二十年至崇
禎甲戌始成進士授中書以陳漕務稱旨轉御史當
是時四方用兵亟度支告匱先加遼餉繼以勦餉練
餉民生日蹙儒帥每與賊遇即捲甲而遁或詭途巧
遇舉朝不憂賊而日尋門戶之水火又官以賄進仕
途如棘毓峒上寬征徭誅酷帥解黨錮慎銓法諸疏
為海內所傳誦出按陝西時孫傳庭治兵關中吏民
苦征繕日夜望其出關稍得蘇息而天子亦屢督之
毓峒獨謂兵未夙練未可輕戰抗疏爭之不納師果
盡覆十六年冬期滿得代甫出境而賊入關甲申春
召對便殿奉命往監李建泰軍馳赴山西至保定而
賊騎已迫郡守何復會試同年生也方到任郡丞邵
宗元尚署府印念國家多難相對涕泣皆誓以身報
國毓峒散家資千金犒士與兩人為固守計紳衿皆

勇躍爭奮。毓嗣從子肖孫與其弟武舉振孫咸在。署
 自成。遇保定遣賊。渠留攻而身則直薄京師。賊圍急。
 毓嗣晝夜宿城樓。涕泣鼓舞諸軍。與太守手持碗。壁
 搏賊。振孫挾矢。燈一賊。渠毓嗣配王夫人。盡出簪珥。
 犒士。士益奮。肖孫兄弟私誓曰。一旦有變。願從叔父。
 於地下。毓嗣聞之。謂肖孫曰。死易存孤難。汝勉其難。
 者。我以弱子為托。肖孫泣而受命。賊環攻不下。相顧。
 指毓嗣名曰。此當時巡按吾陝金御史也。將引去。聞。
 京師變。賊射書說降城守者。或有懈志。毓嗣厲聲曰。
 續表忠記 卷之八 御史金
 果爾。正當為君父復仇。有異議者。斬。慟哭誓與城俱。
 死。懸金募殺賊者。得級無數。二十四日辰刻。南城樓。
 火起。賊乘燭而登。振孫躍馬巷戰。大呼曰。城上殺爾。
 賊頭者。我也。手殺數人。賊支解之。毓嗣裂眦大罵。揮。
 劍斬一綠衣賊。歸署。負印北面叩首曰。臣力竭矣。投。
 三皇廟古井。死。王夫人自縊。姪婦陳氏侍兒桂春皆。
 投井死。賊大索兩孤。肖孫備嘗炮烙體刺。剜無完膚。
 終不言賊亦義之。舍而去。三日後。肖孫收毓嗣骸如。
 生金陵贈卹如例。

趙吉士曰。時畿南郡縣皆望風降款。尤可唾者。其
 定丘知府。聞警先遣其卒撫院徐公。標執送於。獲
 會無標中軍。謀叛。執徐公殺之。放知府出獄。遂。賊
 所屬州縣。先叛。以待其定。繼紳亦未聞有死義者。
 若保郡之紳。希誓死抗賊。廿以身殉。寧非公與何。
 郡兩公為之倡耶。
 又曰。予與金虬亭。肖孫及其子方。簡於辛丑年。
 同授節推。訂交最厚。譚侍御鶴冲公。死事。其悉保。
 郡文武官紳。甘以身殉國。忠勇冠于畿南。實侍御。
 公為之倡。至今。崇禎十七年。李建泰奉命出師。恩陵於正。
 附記。崇禎十七年。李建泰奉命出師。恩陵於正。
 月二十六日。行造將。禮先期。騎馬都尉。萬。特。
 往告太廟。帝臨軒。手勅代朕親征。加勞賜節。一。
 尚方劍。一百餘。皆侍班。余。吾備法。駕。警。驛。節。一。
 門樓。光祿寺。置宴。大合樂。御製詩。餞行。建泰拜謝。
 帝為之起。先欄目。送之。良久。乘輿乃起。是日大風。
 揚沙。建泰行僅數武。利與之左。桿折。觀者以為憂。
 續表忠記 卷之八 御史金

郡守何公郡司馬邵公合傳

附太監方正化

保定府守土之臣死闕難者蓋有太守何復同知邵

宗元一本名宗立復字見元平度州人舉進士初授縣令

忤上官被劾遣戍後廷臣交薦十五年起知英山十

七年二月由部郎擢守保定宗元陽山人由恩貢歷

保定同知有治行李自成既陷山西即遣偽將軍劉

芳亮由固關東犯未至真定奸弁先殺巡撫徐標望

風降附人情洶洶宗元方攝府篆亟集僚屬紳衿議

城守復聞警兼程馳至宗元授以印復曰吾初任未

續表忠記

卷之八

未

郡守何

詰地方機宜且城守事皆公所佈置某若受印代公

是猶臨敵易將取敗之道也封疆事重吾欲暫且歸

印于公而聽公指揮我同僇力可也宗元諒其誠遂

諾而不辭復謁文廟集諸生講見危致命章講畢即

登城分門而守當是時賊勢甚張閭部李建泰受命

出師至保定逗留不敢進謀入城宗元等不許建泰

窮無所歸又慮賊猝至倉徨狼狽身自叩門大呼曰

我朝廷重臣討賊至此安得拒我因舉劔示城上

人宗元曰既云奉命討賊便當仗鉞西征今反入城

避賊耶衆中有欲啓門者宗元曰倘賊詐爲之若何

或云城中金御史毓嗣乃監建泰軍者今先已到家

推往視之信始得率麾下數百人入居公廨正一日

賊大至呼速降城中守益堅巷皆樹柵民無老穉皆

持挺伺道左非有官符不敢行遇異言異服者即棒

殺之外圍益急建泰故疎鄙聞賊鋒銳甚震懼失魄

陰送款於賊城中官紳猶未之知也京師破自成遣

偽將軍劉芳亮射書城上誘降具言京師已覆建泰

隱其書不發召各官計事從容曰諸軍亦聞京師之

續表忠記

卷之八

未

郡守何

變乎出賊所射書示衆衆方傳觀相顧失色多泣下

者宗元後至見之勃然曰吾輩受國厚恩當以死報

豈向狗鼠求活耶時府印猶在宗元所建泰又從容

語宗元曰吾欲得君印印文書爲一郡生靈請命否

則屠矣奈何宗元涕泣被面不應久之大呼曰宗元

一江北老貢生官不過郡丞碌碌無足比數然猶不

忍背主苟活汝爲名甲科受將相任縱不自愛惜

獨不記出師時皇上親祖正陽門以武侯晉公相期

待耶乃喪心至此俯首捫心將何地自容耶建泰聞

言○報○甚○瞠○目○無○以○對○其○麾○下○士○大○譁○欲○加○以○兵○宗○元○挺○立○不○爲○動○曰○我○卽○死○可○見○先○帝○於○地○下○汝○雖○生○有○何○面○目○立○人○間○因○取○印○擲○建○泰○前○曰○任○若○所○爲○欲○拔○刀○自○刎○衆○抱○持○之○宗○元○哭○衆○亦○哭○最○後○張○光○祿○羅○彥○金○御○史○毓○喇○至○其○譙○責○建○泰○羅○彥○語○宗○元○曰○勿○聽○邪○說○當○亟○爲○賊○守○計○仍○取○印○授○宗○元○捧○而○出○兩○人○亦○去○建○泰○羞○阻○不○自○聊○遠○廳○事○前○斜○陽○對○影○咄○咄○自○語○曰○嗟○乎○我○爲○保○定○百○姓○計○耳○乃○受○辱○至○此○獨○夜○縋○其○私○人○出○降○二○十○四○日○雉○堞○盡○傾○彈○丸○如○雨○城○中○負○板○而○

續表忠記 卷之八 守 守何

走○復○自○起○焚○西○洋○巨○炮○風○反○爲○火○焚○死○建○泰○中○軍○副○將○爲○內○應○城○遂○陷○宗○元○羣○印○投○城○下○不○死○爲○羣○賊○所○執○搜○得○其○印○欲○奪○之○大○罵○固○不○與○遂○爲○賊○所○殺○手○猶○持○印○不○解○賊○斷○其○兩○指○取○以○去○方○正○化○亦○死○而○建○泰○竟○率○保○定○推○官○清○苑○知○縣○同○降○於○賊○正○化○山○東○人○初○爲○司○禮○太○監○十○五○年○監○保○定○軍○務○有○全○城○功○至○是○復○命○出○鎮○頓○首○曰○奴○此○行○萬○無○能○爲○不○過○一○死○報○主○恩○爾○帝○亦○垂○涕○遣○之○既○至○宗○元○等○佈○置○已○定○正○化○一○無○所○更○卽○日○登○陴○共○守○有○請○事○者○但○曰○我○方○寸○已○亂○諸○

公○好○爲○之○可○也○及○城○陷○擊○殺○數○十○人○賊○問○若○爲○誰○厲○聲○曰○我○總○監○方○公○也○賊○攢○刃○砍○殺○之○其○侍○從○諸○奄○皆○死○

虛○宜○曰○邵○郡○丞○一○老○貢○生○爲○朝○廷○出○死○力○捍○孤○城○觀○其○斥○建○泰○語○不○與○精○金○比○銳○秋○霜○爭○烈○哉○何○太○守○兼○程○赴○難○早○據○一○死○志○何○決○也○若○建○泰○之○婉○轉○誘○降○甘○受○大○誦○而○不○耻○嗚○呼○爲○名○甲○科○者○竟○奄○豎○之○不○知○耶○起○方○太○監○於○九○原○必○吐○其○面○矣○

續表忠記 卷之八 守 守何

張氏五忠合傳

閩賊入畿南。惟保定府堅守至五日。聞京師破。乃下鄉紳之抗節者。首推張氏五忠。父曰純臣。由武進士官至神機營副將。生六子。長羅俊。次羅彥。羅士。羅善。羅詰。羅輔。兄弟咸具才勇。皆昂昂丈夫也。羅俊字元美。雅敦義行。娶韓女。終身不蓄妾。鄉黨競高其誼。聞忠孝廉節事。必與諸兄弟交相勉。諸兄弟敬且畏事之如嚴父。次日羅彥以進士授行人。歷轉至文選司郎中。崇禎時。官以賄進。權要請託公行。帝稔知其續表忠記 卷之八 張氏五忠

地夜半叩城門。羅彥卒不啓。敏怒。劾其擅操鎖鑰。侵地方權。羅彥舉漢郅都事。以對帝。不問。至是。與同知邵宗元集衆議。城守而新太守何復亦疾驅而入。城守總兵官馬岱素以忠節自許。謁羅彥曰。聞賊分兩道來。一出回關。一起河間。我當出兵駐蠡縣。以遏其衝。且先殺妻子而後往。示我無貳心。我不能兼顧城守事。一以屬公。願公與諸兄弟好爲之。此正男子報國之秋也。羅彥慨然曰。諾。詰旦。岱果殺其妻孥十一人。率兵竟去。羅彥糾集鄉兵約二千人。分陣列守。羅俊守東城。羅彥西北。羅輔等往來策應。賊遣騎呼降。羅俊對衆厲聲曰。苟欲降者。取吾首去。衆益奮守益堅。已聞京師陷。天子殉社稷。衆皆哭。北向拜。又羅拜重訂盟誓。賊攻益急。羅彥謂宗元曰。小民無知。非鼓以大義。氣不壯。乃下令。人綴一崇禎錢於項。以示推戴。故主意忠憤大作。人思致死。羅彥兄弟皆盡領家貲。以犒士。士咸盡力。賊死傷無算。賊知外援已絕。攻益力。李建泰私先投款。其親軍內應。城遂陷。羅俊猶巷戰。持刀砍賊。刀脫。兩手扼賊喉。嚙其耳。血淋漓口

吻間賊至益衆遂遇害羅彥急還家大書官階姓名

于壁投縊死子晉與羅俊子坤並投井死羅善字舜

卿爲諸生兩兄戒毋死羅善曰有死節之臣不可無

死節之士妻高氏攜三女先投井死羅善亦投他井

死羅輔多力善戰晝夜乘城射必命中殺賊甚多欲

會羅俊突圍走羅俊不可口既與一城官民全守便

當與一城官民同死人皆死而我獨生能不負愧矣

影乎羅輔曰兄言是我當作兄同死又射殺數人矢

盡持短兵又殺數人乃死張氏兄弟六人惟羅士早

卒其妻高氏守節十七年至是自縊死惟羅詰從水

關出獲存其妻王氏亦縊死羅俊伯母李氏罵賊死

羅彥妻趙氏妾宋氏錢氏及子晉妻師氏當圍急時

並坐井旁以待比賊入先羅彥共投於井獨趙氏不

沉家人出之再投又不沉乃免羅輔妻白氏在女家

間變欲死侍婢勸止之給以汲井推幼女先人而從

之羅俊再從子震妻徐氏異妻劉氏亦投井死張氏

一門死者凡二十三人芳亮居兩日去留偽將張洪

鎮守張洪之收諸下邑也馬岱在蠡縣自刎勿沫洪

續表忠記 卷之八 張氏五忠

傳而致之以將斃得脫尋爲僧不知所終周遇吉傳

居庸自殺

今兩存之

趙吉士曰張氏一門男婦爭先致死若羅詰不從

木關逸出竟爲若敖之鬼矣苟非諸兄弟平日修

身齊家之化格及于卑幼婦女而何以能視死如

歸哉羅詰之生蓋亦有默相之者不然豺狼叢中

又豈能獨保其生也耶

屠孝義曰聞張公羅彥自經後有三犬守之不去

一跳足賊入其家噬之絕其拇賊大駭取羅彥屍

埋之乃知忠孝之性能格及於異類也信矣哉

續表忠記 卷之八

保定劉孝廉傳

明督師大學士李建泰以保定降於闖賊。紳袍死其難者。又得孝廉劉會昌。字凝極清苑人。幼負至性。十歲居父喪。哀毀如成人。而英姿穎粹。長於制義。尤善詩古文。推爲郡中祭酒。崇禎三年。舉於鄉。會昌既以文章得名。又具胆略。能任大事。甲申春。闖賊陷京師。秦晉畿南列郡殘破如振蒙掃箒。獨保定官紳誓死固守。賊將劉芳亮盡銳來攻。三月二十四日。賊洩水涸。墮雲梯直附城下。會昌與諸當事及郡紳張羅彥等。隨機堵禦。會天大風。西南城樓爲火箭所焚。烟焰漲天。西北角樓下穿數穴。城遂陷。賊搜會昌至西關古廟。曰。京師已破。列郡皆降。爾何胆力。乃敢抗拒。兵鋒耶。會昌裂衲罵曰。我本布衣。無官守責。但恨天下無人致爾小醜淪陷。神京恨不能嚙食自成肉。以報先帝耳。賊怒。疊夾三次。然惜其壯氣。百計誘降。終不屈。遂遇害。縣西關街市過其下者。無不飲泣。及賊敗逃之日。百姓環聚大呼曰。此吾郡劉凝極先生。生不肯棄城死。不肯降賊者也。共收葬之。且立祠合保。

續表忠記

卷之八

三

保定劉

郡諸死節官紳同祀焉。又前邠州知州韓東明赴井死。前平涼府通判張維綱舉人張爾登孫從範不屈死。舉人高澤負母避難。遇賊求釋。母母釋而淫被執。給以至家。取貲賊防稍疎。乘間赴水死。貢生郭鳴世方寢疾。聞城陷。整衣端坐。賊至。持挺奮擊。被殺。諸生王之挺先城陷。一日置酒會家人。語以死難。痛飲達旦。城破。偕妻齊氏三子二女入井死。諸生韓楓何一中杜日芳王法等三十餘人。布衣劉宗向田仰名劉自重等二十餘人。或自經。或自溺。或受刃。皆不屈。于賊而婦女盡節者至一百二十餘人。他若都給事中尹洗貢生王聯芳以城陷之次日被賊搜獲。亦不屈死。賊揭其首于竿。書曰。據城抗師。惡官逆子。見者無不痛而哀之。武臣則保定衛掌印指揮同知劉忠嗣。夙具忠勇。分守東城。拒賊甚力。知不能支。召其女弟適楊千戶者。歸令與妻毛氏媳王氏全處一室。俱以弓弦勒死。復登城拒守。城破。被執。奪賊刀砍殺二賊。被剗目。劓鼻。支解死。武進士陳國政赴井死。守備張大同與子之坦力戰死。指揮文運昌劉弘恩戴世爵。

續表忠記

卷之八

三

保定劉

劉元靖呂九章呂一炤李一廣中軍楊儒秀鎮撫管
民治千戶楊仁政李尚忠紀勳趙世貴劉本源侯繼
先張守道百戶劉朝卿劉悅田守正王好善強忠武
王爾祉把總郝國忠申錫皆殉城死呂應蛟保定右
衛人官密雲副總兵謝事歸總監方正化知其能延
與其守晝夜戮力破敵猶持短兵格鬪殺十餘賊而
死一時殉難者不特冠于畿南諸郡且較之外省亦
獨盛云

應宜曰易水如帶燕山如竈勁節芳名引之勿替
不實於人不沒於地為神為鬼亦厲

續表忠記

卷之八

天 保完劉

御史王公傳

附妻于氏子士和從叔象復象復
子與夔從子與慧與朋與朋于士

熊士

東○魯○科○名○之○盛○推○新○城○王○氏○而○溯○節○義○者○亦○惟○王○氏○
為○最○作○王○御○史○與○循○傳○因○類○及○之○循○字○百○斯○高○祖○樂○
善○好○施○樹○槐○於○門○稱○大○槐○王○氏○曾○祖○系○議○重○光○祖○戶○
部○侍○郎○之○恒○之○恒○子○長○曰○象○乾○尚○書○總○督○贈○少○師○仲○
口○象○晉○布○政○使○循○即○布○政○之○次○子○也○自○曾○祖○以○來○代○
登○進○士○為○名○宦○循○由○庶○常○授○御○史○已○命○督○南○京○學○政○
未○出○都○疏○劾○債○帥○忤○政○府○意○謫○歸○不○再○起○侍○父○承○歡○
脩○然○物○外○甲○申○聞○煤○山○之○變○淒○然○泣○曰○吾○家○祖○孫○父○
子○世○受○國○恩○義○當○死○又○恐○傷○老○父○心○默○處○家○事○自○作○
誌○銘○會○闖○賊○偽○令○賈○三○俊○至○循○求○死○益○力○夫○人○于○氏○
泣○曰○公○義○當○死○我○不○敢○阻○但○夜○臺○寂○寞○我○當○伴○公○去○
夫○婦○甫○投○繯○子○士○和○驚○痛○欲○絕○亦○自○縊○於○旁○及○葬○會○
哭○者○千○人○賈○三○俊○亦○來○眾○怒○爭○欲○奮○前○執○之○三○俊○策○
馬○走○免○金○陵○立○東○道○梗○迄○無○為○之○表○揚○者○先○是○崇○禎○
中○新○城○凡○再○破○其○前○則○五○年○十○一○月○妖○賊○暴○起○循○之○
從○叔○同○知○象○復○及○其○子○舉○人○與○夔○部○勒○家○人○設○守○城○

陷父子大罵不屈被殺其後則十五年十二月

大兵破城稍弟與朋從弟與攻及與朋子士熊士雅
登陣守禦死於兵彘復之從子與慧當五年城破時
守父柩不去執見其渠曰孝子也釋之歸頃之縱火
且及孝子盧孝子伏柩號慟有賊憐之斷其火道得
免賊退孝子行積屍中求得其叔及兄殮之競稱王
孝子科名之盛至今不替云

趙吉士曰甲申殉難諸臣在內大學士范景文等
二十三人或號劉翠二公亦與其列在外山西巡
撫蔡懋德等五人內外俱蒙

國朝特恩祠諡而王公獨以左降家居不得與議者
續表忠記 卷之八 甲 御史王

手今惜之
盧宜曰王氏之科名節義冠於東省實由其祖樂
善好施墓之誰謂忠臣孝子不必積善之家亦可
作效耶而科名更可不論矣

長洲許秀才傳 附北京布衣湯文璣

甲中之變長洲學生員許琰痛哭不食死琰字玉重
幼負至性刲臂以療親疾號許孝子母與內戚制襟
為聘後其家中落有富家欲以女妻琰時母已亡琰
蹙然曰此母命也吾寒此盟不特終身負此女他日
先無以見吾母於地下人益重之甲申四月聞煤山
信即以死自誓五月初九日諸生聚哭明倫堂有御
史破樂導從披吉服謁文廟琰率諸生趨而前責以
大義御史悚惶謝罪去弘光立琰曰國已有君吾其
續表忠記 卷之八 甲 許秀才

死矣始縊於家再於福濟觀皆以救而甦步至胥門
曰是胥江也吾其隨伍相國與波上下乎躍而入適
潞藩泊舟其地見之大驚不知其負何冤也亟呼善
泅者掖之起詢得其故大義之一時聚觀者如堵墻
王命扶至其家善伺之琰遂絕粒五月十九日哀詔
至其向叩頭賦詩三有一個書生雖殺賊願為厲鬼
效微忠之句大聲痛哭而絕先是帝崩煤山京師有
布衣湯文璣感慨自殺書其衣曰位非文丞相之位
心則文丞相之心逆賊聞之亦歎其忠南京科臣李

清特題曰○人○非○膺○孤○竹○之○世○封○而○甘○於○餓○死○非○劫○
○畫○邑○之○強○兵○而○決○焉○自○經○前○擬○夷○齊○後○比○王○蠲○得○旨○
贈五經博士文壇中書舍人並祀金陵旌忠祠

趙吉士曰人之取義成仁所爭只在頃刻耳若積
一遲延喪其所守者多矣不然當彭義門初破時
欲以身殉國者在上大夫豈僅二十一人而已耶
况位不到縉紳身不膺民社能歷九死而不回真
奇男子也
居孝義曰公與湯布衣皆可以無死者然可以無
死而不可謂其死之可哀也死而合於義可以
死矣

續表忠記

卷之八

聖

蜀撫陳公傳

蜀撫陳公傳附守道陳縯知府王行儉巴縣令王錫
忠臣之愛國也甚於自愛其身雖當謝政之時猶矢
匪躬之節若舊蜀撫陳士奇者可以風世而教忠矣
士奇字平人漳州籍驚才夙穎十行立下成進士由
中書轉禮部郎擢僉事督廣西學政丁外艱服闋備
兵重慶再督貴州學政丁內艱崇禎十三年起贛州
叅議道居官廉携眷在署日市肉一觔而已贛縣令
才而累屢訓不敢士奇怒欲論罷之令懼甚念士奇
非貨可動又別無所好可以中其心乃覓其舊房牘
熟讀十數藝他日故挑士奇論文士奇曰汝亦留心
於此乎令曰若公文則絕代所無令雖不才猶能憶
念隨口瀾翻儼如宿記士奇不覺改顏禮之令亦由
此自愛其坦中無我皆此類也明年進副使復督四
川學政凡三典文衡而力杜請託鑒別精明當視學
蜀中戒行時有通家子賦詩以餞士奇色忽不怡閱
竟大言曰詩非不好此宦成之事秀才家便做他將
何工夫去辦舉子業此卽聖賢素位而行之學問也
其汲引後學又如此歷官至蜀撫士奇本文人將學

續表忠記

卷之八

聖

蜀撫陳

時○好○與○諸○生○談○武○或○以○為○知○兵○及○秉○節○鉞○反○以○文○墨○
為○事○軍○政○多○弛○朝○議○乃○遣○新○撫○龍○文○光○代○士○奇○而○以○
士○奇○為○南○通○政○甲○申○正○月○獻○賊○破○夔○州○或○謂○士○奇○已○
謝○事○可○亟○去○不○可○曰○見○賊○而○去○何○以○對○君○父○惟○有○與○
封○疆○共○存○亡○耳○趨○扼○重○慶○重○庆○下○流○四○十○里○曰○銅○羅○
峽○賊○之○由○涪○而○上○也○江○路○所○必○經○士○奇○宿○重○兵○以○守○
賊○入○涪○分○舟○師○溯○流○犯○峽○而○已○則○登○山○疾○馳○一○百○五○
十○里○被○江○津○縣○順○流○下○不○三○日○奪○佛○圖○關○重○慶○山○壁○
立○而○水○環○之○惟○南○錦○門○通○佛○圖○關○一○綫○賊○既○得○關○則○
續○表○忠○記○卷○之○八○
銅○羅○峽○反○在○其○下○兵○民○驚○擾○不○能○支○六○月○十○七○日○賊○
薄○城○士○奇○登○陴○與○守○令○歃○血○死○守○二○十○日○賊○負○民○間○
凶○器○掘○地○窖○於○城○角○傾○火○藥○數○十○桶○於○窖○中○以○火○箭○
齊○射○藥○發○地○裂○城○陷○瑞○王○自○漢○中○來○奔○亦○遇○害○士○奇○
被○執○賊○謬○為○好○語○勸○降○叱○曰○吾○大○臣○也○恨○不○從○先○帝○
左○右○今○死○官○守○吾○願○也○豈○有○降○賊○之○顏○乎○原○乎○痛○罵○
不○屈○支○解○而○死○忽○迅○雷○暴○雨○飄○瓦○吹○沙○大○木○盡○拔○獻○
忠○仰○而○誦○曰○我○殺○人○何○與○天○事○用○大○砲○向○天○轟○之○條○
而○雨○霽○乃○行○戮○同○時○遇○害○者○守○道○進○士○陳○繡○罵○賊○甚○

烈○而○賊○所○尤○恨○受○禍○尤○酷○者○則○知○府○王○行○儉○附○郭○巴○
縣○知○縣○王○錫○也○行○儉○字○質○行○宜○典○人○丁○丑○進○士○由○戶○
部○郎○出○守○獻○賊○縱○橫○巴○蜀○惟○重○慶○苦○守○行○儉○力○為○多○
及○聞○京○師○變○城○乃○破○賊○執○行○儉○強○之○跪○不○應○賊○曰○崇○
禎○已○歿○汝○為○誰○守○亦○不○應○獻○忠○剗○其○肉○縷○析○之○肉○盡○
終○不○出○一○聲○默○然○若○禪○定○者○錫○新○建○人○庚○辰○進○士○時○
重○慶○數○用○兵○錫○勤○事○不○懈○土○寇○彭○長○庚○起○長○壽○隣○水○
間○殺○典○史○為○亂○巴○與○接○壤○錫○督○義○勇○殲○其○魁○搖○黃○賊○
來○犯○力○戰○斬○其○渠○馬○超○及○獻○賊○負○板○穴○城○錫○灌○以○熱○
續○表○忠○記○卷○之○八○
油○多○死○至○是○被○執○厲○聲○大○罵○賊○挾○其○齒○罵○不○已○捶○其○
膝○使○跪○終○不○屈○明○日○昇○至○教○場○罵○益○厲○賊○縛○於○樹○上○
射○之○又○轆○而○烙○之○既○死○復○燬○其○骨○令○其○無○可○歸○葬○見○
者○無○不○流○涕○初○賊○怒○重○慶○將○屠○其○民○錫○厲○聲○曰○太○守○
與○吾○有○封○疆○之○責○故○以○死○相○拒○兵○與○民○有○何○罪○耶○賊○
乃○盡○驅○淪○民○殊○其○臂○合○三○萬○七○千○餘○人○又○取○丁○壯○萬○
餘○剗○耳○鼻○斷○一○手○驅○徇○各○州○縣○兵○至○不○下○以○此○為○令○
但○能○殺○王○府○官○吏○封○府○庫○以○待○則○秋○毫○無○犯○由○是○所○
至○軍○民○自○亂○無○不○破○竹○下○者○而○獻○賊○即○率○兵○直○犯○成○

都

趙吉士曰野史有議公性傲率無他籌略者顧人臣能以死報國抑亦已矣以視間風鼠竄甚而翻城賣國者其賢不肖相去且逕庭而況公已得代而去者耶
盧宸曰公固廉吏也撫軍廉則監司而下皆有所觀感亦有所顧忌而不敢苛求於州縣州縣亦自愛其功名而不須箕歛乎百姓以媚上官是撫軍一廉真通省萬間之虞厦所庇無窮也惜乎未堪多難終死封疆不亦悲夫

卷之八

成都劉御史劉推官合傳

成都劉御史劉推官合傳

成都劉御史劉推官合傳

成都抗獻賊之難者蓋有兩劉公一則巡按御史之勃一則本府推官士斗也之勃字安劉鳳翔府寶鷄人崇禎七年進士由行人擢御史風采清峻尤長於奏議時帝因寇亂頗崇信二氏之勃疏言頃聞聖諭謂三教一理在廷多疑之臣謂不然仙佛之道大約清淨慈悲而已陛下取其清淨者以治心九政事云為無不行以清淨則性情理矣取其慈悲者以救世凡刑罰徵役無不副以慈悲則德施溥矣非真向縉

續表忠記

卷之八

聖

成都劉

流羽客祈福祐也惟近傳營殿閣設齋醮臣乃疑之竊以為仙佛當日於富貴功名皆棄而逃之何有于宮室之美供獻之豐且其視衆生陷危更切于己今值兵荒交迫流移載道饑無所食寒無所衣死無所瘞獲升斗之粟便可活一命施百十之錢便可理一骸是土木齋醮之費以之養饑民同萬年根本之圖也卽以之佐軍需亦一時騰飽之資也若費之無用之地豈不重可惜耶疏出時論譴之繼上節財六議謂國初馬以萬計草場止五六處今為額漸少而草

場○反○增○二○倍○可○節○者○一○水○衡○工○役○之○費○歲○幾○百○萬○請
察○可○以○停○緩○之○工○盡○助○軍○興○可○節○者○二○諸○鎮○兵○馬○潰
敗○時○聞○而○餉○額○不○減○當○嚴○察○隱○日○可○節○者○三○光○祿○宴
享○賜○賚○既○從○儉○約○而○監○局○官○役○額○設○如○故○日○廩○月○餼
不○貲○可○節○者○四○三○吳○與○澤○潞○之○織○造○以○及○香○蠟○藥○材
陶○器○之○屬○無○歲○不○貢○積○之○在○內○則○爲○廢○物○輸○之○自○下
皆○是○金○錢○可○節○者○五○監○軍○贊○畫○之○官○不○可○數○計○平○時
則○以○一○人○而○糜○千○百○人○之○餉○臨○敵○又○以○千○百○人○而○衛
一○人○之○身○不○惟○耗○食○兼○且○耗○兵○可○節○者○六○優○旨○議○行

更○屬○贅○員○不○便○于○官○守○者○一○律○法○越○訴○有○禁○一○詞○告
二○事○不○准○非○兩○造○俱○陳○不○定○罪○今○四○方○奸○頑○以○所○隸
有○司○難○售○其○奸○悉○赴○廠○投○首○道○路○遠○隔○數○千○姓○名○半
多○假○捏○一○紙○株○連○全○家○立○破○不○便○于○民○生○者○一○從○來
尊○卑○相○制○四○維○乃○張○今○緝○訪○所○獲○或○以○子○弟○許○父○兄
或○以○僕○隸○許○家○主○或○以○部○民○許○官○府○誰○念○加○尊○加○貴
之○條○竟○成○相○抗○相○凌○之○世○不○便○於○國○體○者○一○帝○卽○命
飭○行○未○幾○命○之○勃○巡○按○四○川○而○士○斗○于○崇○禎○四○年○成
進○士○初○授○太○倉○知○州○忤○上○官○被○謫○再○起○成○都○府○推○官
折○獄○鋤○強○深○得○吏○民○心○之○勃○至○見○其○僥○有○經○濟○特○疏
薦○爲○建○昌○兵○備○道○千○六○年○正○月○獻○忠○入○蜀○所○至○城○郭
皆○陷○三○月○城○都○戒○嚴○四○月○聞○都○城○失○守○人○益○恟○懼○舉
人○楊○鏞○劉○道○貞○等○謀○擁○蜀○王○至○澍○監○國○之○勃○不○可○躍
入○池○中○士○斗○佐○之○勃○力○叱○其○非○議○乃○寢○之○勃○促○士○斗
赴○新○任○士○斗○毅然○曰○安○危○生○死○與○公○共○之○將○何○往○入
月○賊○逼○成○都○新○撫○龍○文○光○至○分○陴○拒○守○賊○劄○大○木○長
數○丈○者○合○之○貯○火○藥○於○中○外○纏○以○帛○向○城○樓○城○上○人
正○疑○懼○倭○而○却○二○三○里○衆○皆○喜○以○爲○將○去○也○初○九○日

黎明火發西北樓陷木石與塵埃蔽天賊遂入城蜀王率宮眷投井死之勃士斗等皆被執賊以之勃同鄉欲強以官之勃勸以不殺百姓改邪從正輔立蜀世子賊不從遂大罵求死賊酷苦之終不少屈臨死語賊曰寧多剗吾肉無濫殺百姓縛於蜀府端禮門外攢矢射殺之時福王立於南京擢之勃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除書至而成都已破之勃已死當士斗被執時見之勃與獻忠語士斗大呼曰此賊也公不可少屈獻忠怒命捉之使前士斗復反顧之勃語如續表忠記 卷之八 手 成都劉

初遂與妾張氏幼子晉及家僕二十餘人闔門男女俱死王斗字瞻甫南海人

趙吉士口讀劉御史奏疏侃侃真經濟才也惜其僅以節著不克大展其蘊耳節推行事雖不樂見視其疏辭語御史曰此賊也三字真常山舌矣胡德邁曰公疏言言切中時弊可謂發膏肓而快其鋼矣乃帝以優旨議行而部曹惟以一紙奏責百官皆慕氣情歸雖有舍扁亦不能下針砭而施其補救也惜哉

兩川死節文武官紳合傳

獻賊屠酷兩川此天地一大剝運也而諸君子膺民社守桑梓者亦遂陽窮於九二曰崇慶知州王勵精陝西蒲城人由選貢生授廣西府通判仁恕善折獄歲飢毀所繫銀帶以賑富民咸出粟多所全活及聞成都陷士民皆驚竄其僕勸之去不可曰身受國恩焉所逃死賊勢逼具朝服北向拜闕西向拜辭其家從容書於甬壁曰為臣盡忠為子盡孝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書畢登樓縛利刃於柱而露其鋒貯火藥於續表忠記 卷之八 手 兩川官紳

樓下危坐以待及報賊騎渡江勵精身自舉火火烈觸刃貫胸而死二曰仁壽知縣劉三策江西鄱陽舉人崇禎十三年受職獻賊入川矢死守城每對邑中紳士曰事急矣吾惟有不動心三字與地方為存亡耳城陷死之後贈尚寶丞繼之者顧繩詒字敬承長洲舉人賊再至人心崩駭賊遣奸細說降繩詒厲聲叱曰逆賊汝不識顧知縣為何許人吾恨不剗刃賊腹雪君父之仇耳姑寄汝頭於頸速歸語賊仁壽有死知縣無降知縣也城破馳至學宮拜先聖向北叩

頭從容自縊崇禎十七年七月二十日也二曰邛州
巡道胡恒號補蒼湖廣景陵人由舉人歷陞至臬副
駐邛州知州王國臣素與賊通恒廉得其狀譙責之
國臣恨乘恒攝建昌兵備事即披城以叛恒子之驊
巷戰力屈死會雅州諸生傅元修說天全土官高躋
泰出兵襲擊國臣敗走成都未幾爲賊巡鹽御史與
賊將艾能奇率大夥至雅州脇躋泰獻恒及宗室朱
奉鈔等數人又取躋泰弟徵泰詭言攜至成都授職
盡殺之其兇悖如此先是恒託婺源人汪光翰以保
續表忠記 卷之八 至南川官紳

撫遺孤及恒父子俱殉惟媳朱氏孫茂生潛脫民間
光翰求得之多方保護朱得全節光翰復送之歸里
奉鈔蜀府宗室舉進士歷官御史數有建白其崇廉
恥責輔臣劾督師諸疏爲時所稱至是里居遂及于
難又資陽知縣賀庠選字繼登丹陽舉人嬰城固守
城陷不屈幽之別營終不屈闔門死者十有七人南
部知縣鄭夢昌江西人十七年賊至夫婦俱自縊梁
經知縣黃儒福州舉人竭力戰守兵敗被執不屈磔
死壘江知縣劉偉字元升丹陽人由明經任土賊巢

瑞等依山爲阻數出剽略獻忠約爲內應城陷不屈
死通江教諭單之賓署劍州事賊至民逃罵賊死綿
竹尉卜大經南直人城破與其僕同縊榮縣知縣漢
陽秦民陽蒲江知縣江夏朱蘊羅典文知縣漢川艾
吾鼎皆城破不屈死而蘊羅吾鼎且以闔家同殉武
臣則總兵劉佳胤而下合州衛指揮羅大爵敘南衛
指揮曾胤昌都司僉書李之珍雅州衛指揮阮士奇
黎州宣慰使馬京弟馬亭黎州富庄千戶李華宇海
棠衛指揮丁應選六香招討使楊之明俱先後死而
續表忠記 卷之八 至南川官紳

華字年八十死尤慘

趙吉士曰士之歷富貴賤而喪其所守者皆以
其心之易動也况乎死生之際哉正如處女一玷
其節遂終身莫挽後且不復有顧忌是不動心三
字雖劉公一人之言即以此而鑒諸公亦可矣
范從繩曰崇慶公素精書法相傳其書於壁者雖
雨洗風凌墨痕不減後二十餘年州人立廟祀之
行禮甫畢壁即頽觀者駭異乃知忠孝之靈爽雖
歷年久而終不泯也

成都諸忠合傳

闖賊既由秦入晉。長驅犯帝京。獻賊則從岳陽渡江。由荆門走蜀。癸未八月初七日。成都破。成都蜀省會也。兩川夙號天府。錦綺百貨。甲天下。賊垂涎久。自蜀獻王開赤社。好讀書。明太祖甚愛之。呼為蜀秀才。賜予親諸王。倍優相傳。王得鴻寶之書於內府。子孫咸善黃白。冶化積而不用。府藏益充。流寇起。官民恃變。門劍閣之險。皆處堂而嬉。蜀王亦漫不設備。間賊陷重慶。執瑞王。殺舊撫陳士奇。勢日逼。始戒嚴而兵衛續表忠記 卷之八 成都諸忠

單微人無固志。城中大僚惟巡按劉之勃。在勸王捐資募士。戕累上王。不省。七月。驟傳賊至。王不知所為。將以其宮人遜於荒。之勃不可。乃止。新撫龍文光與總兵劉佳引率兵三千。從川北來。設守布置未定。八月初五日。賊薄城下。王始出金懸之。市募民為兵。民恨王莫肯應。募金無所用。攻圍三日。城卽陷。蜀王沉於井。文光佳引投浣花溪死。之勃與推官劉士斗。兩公俱另華陽知縣沈雲祚。字子凌。蘇州府太倉人。由庚辰進士。俱被執。文光馬平人。天啓二年進士。崇禎初歷吏部主事。

以憂歸。起貴州提學僉事。遷貴平兵備副使。以才進。泰政分守川北十六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代陳士奇時。道途梗塞。龍光甫聞命。賊已迫成都。自願慶疾馳赴之。遂及于難。先是賊攻夔門。急雲祚詣蜀王。陳守禦策。不納。城破。幽於僧寺。賊饋食誘降。雲祚擲而罵曰。吾有口食賊肉耳。豈食賊米哉。被賊殺死。同知方堯相。字紹虞。提兵守城。餉不繼。請蜀王發帑。不允。投於王府之河。救者掖之。起次日城陷。不屈。遇害於萬里橋。堯相早以死自誓。題詩於壁曰。時危節見古今同。取義成仁且盡忠。江水茫茫所借力。此身飄蕩赴國風。蓋黃崗國風鎮人也。他若張繼。孟傳。另有任分巡川西副使。為賊所殺。陳其赤字石文。崇仁人。崇禎元年進士。歷衢州推官。西安知府。有吏才。升守西道。自投百花潭死。家人同死者四十餘人。陳孔教字魯生。會稽人。舉于鄉。歷官按察司僉事。不屈死。子以衡奉母孔氏南竄。孔教死。匿不使知。踰年。母詣以衡書室。見副使周夢尹。請孔教卹典疏哀號。殞絕。罵以衡曰。父死已二載。我尚偷生。不肖子使我無顏。見續表忠記 卷之八 成都諸忠

乃父于地下取刀斬喉而死鄒安民浙江人貢生為

蜀府左長史賊圍成都安民分守南城城陷全節死

而賊圍成都時城濠水涸賊將渡濠薄城下文光道

鄂縣主簿趙嘉煒字景思世居會稽縣馳往決都江

又名大堰水注錦江以益濠水未至先一日而成都

陷賊執嘉煒降不屈射殺之而擲其屍於江

附記賊入川過梓潼仰觀文昌廟曰此張姓吾

祖也乃上文昌尊號曰始祖高皇帝又自謂文昌

子孫宜霸巴蜀以甲申十一月十六日稱王於成都

都自號西王國號大西改元大順以成都為西京

晉置東閣五府六部官屬賊黃面長身而虎額人

號黃虎強不及自成而後諂過之性嗜殺較李賊

尤無道恒前采而醒暴一日不流血盈前即快

不樂言問科取士諸生羣集盡殺之棄積華視

如草芥軍民私語犯者斬昏而燃燈者十家俱死

列兵為兩道間留民之壯勇少女入營餘盡斬之

以兵馬為最慘者驅之騎既騎發巨砲合營大震

生取營馬最慘者驅之騎既騎發巨砲合營大震

以奔之馬驚人墜騎為兩驚撫掌大笑集成都五

衛官舍赴偽兵部尚書饒完敬考選至日中盡殺

之完敬伏地不能起以為慢令也并殺完敬聘非

研陳氏為后封其弟為國戚不十日陳氏姊弟俱

極刑偽官制令拜伏呼獎數十入夜有所為漏三

下忽令每兵殺一鼠其心偽官中夜有所為漏三

夜毀屋宇皆投鼠賊門外成交轅門無者代以首是

可旺為平東將軍劉文秀為撫南將軍李定國為

安西將軍又能奇為定北將軍謀乘間襲西安而

盡殺川人以絕顧望凡一兵殺男子一百女倍之

皆授把總以手足為記兵以上較次進級不及數

者生以大逆即於九月十五夜分起會各路所殺

除家口不計外殺軍七十五萬有奇兵者二十三

萬有奇又殺諸生釋道與醫士有奇技者七十

餘里積屍如丘山家口不勝殺者則引紐而此之

於功數平東一路殺男五千九百八十餘萬女五

千八百餘萬撫南一路殺男九千九百六十餘萬女

八百餘萬定北一路殺男七千六百餘萬女九千

四百餘萬餘賊自領者名為御府老營所殺數少

之人不得而知也其餘各營總兵俱以報功數計

縣民聞賊至先期向酒家買酒飲死酒家堆

全錢如聚或免者草殺既盡乃分兵燒毀城郭

以符所割無不盡者剝皮以狗用法移錦江而涸

其流下穿數切實以黃金珠寶累億萬殺人天下

上石以填之然後決堤放流名曰水藏又謂賊黨

也今至數百萬前年出漢中反為賀珍所敗非為

將者不用命則為兵者戀妻子財物懷戒心也吾

欲止留發難時舊人餘盡殺之何如皆唯唯乃發

新附者十餘萬後以所殺未盡詔諸將於演武

亭較五月所上功數將陞賞比至盡殺之於是發

成都由漢川金堂什方綿竹而前日行百里屍連

相接又立過縣法使營中男女向前已前無畏過或

三留一或五留一過畢殺所留者賊本兇徒而仇

劉忠者所部長多欲執之而坑其衆語漫時守朝

元關聞之皆駭適值大兵至因命為鄉導遇賊忠

以朝元無恙不為備是日大霧前不見馬賊方

賊行間介馬於前至賊風坡劉指之曰此賊

忠也發一矢洞脇急回走矢已盡於背大呼墜地

嘗言我奉天司殺自始起迄今幾及十之七矣恨其未盡爾至仲冬之十五日吾殺當止蓋是日賊伏誅為貫盈之先兆計竊偽位一年而賊竟死其黨詐言婢老脚有遺腹將奉之以聚眾遂不再逞而獻賊實無子盧宜曰是時成都死難大吏皆有姓名可記惟誤傳已死而卒不死者成都令也若微員本賊身死而卒無人傳之者則趙主簿亦其一云篇終備載賊之語亦以見其自絕於天為神人所共憤爾

川西道張公傳

張繼孟字伯功陝西扶風人也明萬曆末進士初知
離縣天啓三年擢御史旋改南道繼孟新侍臺班不
樂南去疏言錢神世界公道無權帝令其指實乃以
風聞對詔停俸半年總憲趙南星疏言為治宜調劑
人情不使偏重今天下亦太偏矣進士之官重而舉
貢輕京朝之官重而外官輕在北之科道重而南都
輕甚則科重而道輕長奔競之風銷正直之氣乞因
繼孟之言思偏重之勢勅下吏部極力挽回於用人
續表忠記 卷之八 壬戌 川西道張
之道不無少補繼孟又陳江防八要時適奄竊柄生
祠遍地南京疏請繼孟不肖列名附和斥為東林邪
黨削奪歸崇禎二年復原職叅駁冢臣疏語謬戾其
日惠世揚借題當議夫世揚與楊漣左光斗同心同
事但未同死耳今楊左已有定議何得重誣世揚謬
一其日高集史範發奸已驗特用宜先夫兩人之糾
劉鴻訓也為楊維垣等報仇耳鴻訓輔政此事殊快
人意其後之獲罪非以兩人之叅論也今指護奸者
為發奸謬二其日諸臣所擁戴者錢謙益李騰芳孫

慎行謙益在皇上自有鑒哉若李騰芳孫慎行之才
品天下皆所推服會推時家臣身主其議今又指諸
臣為擁戴謬三其曰欲諸臣疎一面之網息天下朋
黨之局信斯言也則部擬張文熹等是為開一面之
網而陛下之嚴核議罪者反為開朋黨之局乎謬四
且軍臣為御史李應昇所糾今又為御史馬孟禎徐
尚勳吳姓等所論而推轂家臣者先為崔呈秀徐大
化今則楊維垣張文熹等其人之賢不肖可知矣疏
上公論大白名亦大起而冢宰銜恨刺骨遂出為廣
西知府廣西遠惡地從無甲榜任者繼孟慨然叱馭
加意拊循名又大起阿迷土知州普明聲恃其強梗
叛服不常適奉委撫明聲繼孟畜意欲除之乃故為
好語稱明聲才武且有功地方有司不當摧毀以致
變亂明聲聞之喜一日繼孟將謁兵備道於臨安先
誠其下必取途阿迷見明聲將至故熟睡輿中其下
不得請醒而問所次已踰其境數里矣往怒責其從
行者且曰我有事須急至臨郡往返恐後期可沿途
置騎俟我我今回見普公盡屏輿蓋先行獨與從者

馳數騎趨阿迷明聲先有人偵繼孟聞其言益大喜
迎謁語甚歡方持茶餉客繼孟戲曰常聞南中土司
善藥人我不敢飲明聲驚遽指天誓曰方德公無以
報何有此公果疑明聲請先飲竟易蓋飲之不知繼
孟執茶時已預藏毒藥手中置茶內矣明聲留治饌
辭以有事謁兵備急俟回常痛飲明聲已聞其途中
言信以為實因別去繼孟疾馳易數馬印夕達臨安
明聲藥發始覺命其黨率兵追之不能及明聲死一
方遂安士民立祠以祀稍遷浙江鹽運使以忤監視
內官崔璘又左遷保寧知府尋進副使分巡川西千
七年八月佐新撫龍文光守成都城陷被執幽之僧
寺獻忠將僞號欲用諸人備百官而繼孟等皆不
為屈乃被殺繼孟妻賈氏亦從死
宋鑑曰嘗聞張公除土苗普明聲事而未得其詳
及見寄園集中所載而歎公能在頃刻間除肘腋
之患于談笑之中諸苗勢遂不振滇民稍得安堵
公真大傑也哉
盧遠曰成大事在於膽韓魏公未嘗以膽許人蓋
鎮靜之難也然必識先定而後以膽制之斯可出
九天入九地而人不能測耳普明聲雖跋扈而狡
久已在公掌握中矣

巡撫高公傳

附知府徐晉元降將王光恩

文臣而兼武事者蓋亦鮮矣。若夫堅守孤城。殺敵致果。至廟社已淪。猶保此舊國。舊君之土地人民。而不易所守。若鄖陽道高斗樞。誠一代之碩果也。已斗樞字象先。鄖縣人。祖萃進士。仕至知府。以易學名。其家斗樞年十九。舉於鄉。登戊辰進士。初授荆曹。已已恤荆湖廣。壬申。出守荊州。荆爲惠郎分封地。鄭奄盡王。請以王官履畝斗樞。執不可事。得寢民咸德之。流寇大起。荆值豫楚之衝。賊窺伺久。以有備不敢犯。升副

續表忠記

卷之人

空

巡撫高

使備兵長沙。楚郡在河北者。盡罹賊禍。勢且及湖南。而臨藍衡湘間。土賊蠡起。斗樞繕城堡。練鄉勇。爲守禦計。終其任。地方賴之。崇禎十四年六月。晉臬長守鄖陽。當是時。襄陽破。督師聞報。自裁。全楚人心。恒援而鄖城僅六里半。爲甌脫。居民不滿四千。開廂俱燬。所屬六縣。悉被賊蹂躪。滿目荆榛。數百里中。欲覓一橡一瓦。而不可得。郡城先受左兵淫掠。斗樞至。士民相見。咸痛哭流涕。不恨賊。而恨兵。斗樞噢咻拊循。出以至誠。而郡守徐啓元亦服其才略。凡有犂畫咸受。

裁於斗樞。道府協和。人心始定。第戶既凋。殘歲復荒。

儉欲設守。既苦無糧。兼苦無兵。尤苦無將。張獻忠與羅汝才降而復叛。諸新附降丁聚於均州。懼見討。自疑。又以獻忠強憂爲所併。會議至日中。不決。降將王光恩曰。丈夫自立門戶耳。今獻忠反我輩。亦反是出其袴下也。卽公等能我耻之。不能。諸校皆慨然應曰。諾。顧左右坎性盟。光恩卽嚙將指出血曰。此不堪軟耶。王國寧亦出其指血。諸校以次從。分汛守禦。光恩爲贖上制府。明身等不反。幸禁訛言。分順逆。其後亦

續表忠記

卷之人

空

巡撫高

有麗去者。惟光恩始終無二心。且布衣疏食。甘苦與士卒共。善用其下。下亦樂爲之用。斗樞察其誠。因招光恩入郡。同守。顧守鄖之兵不及三千。孱弱半之。斗樞多方經畫。閱三月而守禦之備具。民得耕。負廩田以自給。然風鶴之警。月必數至。斗樞精神益奮。葺城垣。築女塙。日無寧晷。壬午十二月。賊抵鄖。光恩率諸將戰。其力賊肉薄。攻城以火。罐擲之。焚死者無算。而攻不止。亦終不能登。其分股攻城北者。又爲女牆內。烏鎗所中。楚人至是始知城可守。賊可殺。皆助躍爭。

奮賊乃解圍去。癸未李自成已殺羅汝才併其兵又計除老獍革裏眼諸賊魁勢大振既破均州渡漢而北復攻鄖用均州淨樂宮門扉百餘縛為木城作久住計我兵用火罐擊賊走盡撤其木城以入并奪其雲梯六十餘賊氣奪退而營于楊溪舖宵夜聞漢江水石相擊聲大呼鄖兵至自相殘殺其畏鄖如此賊前後攻鄖凡五或親自合圍或分遣餘黨而斗樞與啓元善謀光恩善戰三人心力合併時而焚其陸砦轟以大礮時而搗其水營殺諸餘匪賊雖百道並進終堅守不能下朝廷亦終不知鄖尚為朝廷守蓋自襄陽陷後銓司議用李乾德為鄖撫繼用郭景昌俱以路絕不能入鄖訛傳鄖城久陷置鄖撫不推矣至癸未六月斗樞請援兵疏至京下部議諸曹郎大譁曰鄖之戰守何似乃至今尚無恙耶亟議優獎卽擬陞斗樞為巡撫而問臣有修舊隙者乃以徐啓元為巡撫而加斗樞太僕卿銜然鄖終隔絕未之聞也甲申四月有舊弁從京師伏行歸鄖始知部議而斗樞于三月間遣使偽為行乞狀潛往武昌求益兵至

續表忠記

卷之八

畜

巡撫高

七月乃得楚撫何騰蛟手書始知京師之變暨南都迎立事于是集文武發喪哭臨又數日始知二月間已陞秦撫而地方久為賊陷乃舍組而耕丁亥道稍通東歸至庚戌而奎啓元與光恩亦皆以功名終迄今楚中言城守者獨推鄖陽

續表忠記

卷之八

李

巡撫高

趙吉士曰公淮楚甚久洞悉山川形勢土俗民情又曉暢兵機其堅守孤城難矣而屬縣皆破則尤難賊屢攻圍難矣而聲援俱絕則尤難當賊破襄陽思陵在經筵流涕論大臣與簡諸紳知兵者乃有力譬如公而不能利用良可惜也盧宜曰明季時守土官猶挂危綱者多矣然未有忠苦節可銘鐘而勒石矣乃柄臣猶以舊隙抑之於公固無損也而害中于國者可勝道哉



續表忠記八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趙吉士撰吉士字恒夫號漸岸又號寄園休寧人順治辛卯舉人官至戶科給事中是書記明萬厯以後忠義之士以明錢士升有表忠記記遜國諸臣故此以續爲名所載凡一百二十三人然前所載皆死魏忠賢之禍者後所載皆明末殉節者而參雜以葉向高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馮從吾諸傳體例不純蓋其時去明未遠猶存標榜之風不知諸人致命遂志取義成仁其事自足千古正不必牽附東林而後足以爲重也